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374/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十三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信陽子卓錄八卷補遺二卷

〔清〕張鵬翮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王學質疑一卷附錄一卷

〔清〕張烈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八〇

教習堂條約一卷

〔清〕徐乾學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一一〇

萬世玉衡錄四卷

〔清〕蔣伊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一四

儒門法語集一卷

〔清〕彭定求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二八四

三子定論五卷

〔清〕王復禮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三二四

先儒正修錄三卷先儒齊治錄三卷

〔清〕于準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三七一

續近思錄十四卷

〔清〕張伯行集解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刻正誼堂全書本

六五五

信陽子卓錄八卷補遺二卷

〔清〕張鵬翔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信陽子卓

錄八卷》提要

序

余昔時讀書亦巖精舍環山
志講論夜則青燈熒照烏語
趣觸目會心覺活水源頭汨汨
浮雲富貴孟子得志弗為豈無
人欲毫釐千里人物所異幾希
不於是辨機關割硬寨則大道
云格致誠正中庸云明善誠身
劫夫確有準程然而古今世局
窮達隱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

信陽子卓錄序

人步趨或膠執成見輕議古人
稱顏子曰不遠復无祇悔其自
子之所以能卓立也由是前言
切近身心裨益政治可為法則
次隨筆劄記以牖吾知以翼吾
翔仕路締交當世賢人君子剖
堅初心不敢縱逸遭逢

聖明簡擢敷歷中外四十餘年
生平迂踈鈍拙任大投艱險阻
云洞察人情物理而隨時順應

夜戰兢理欲大開勉強把握上念

天恩報稱之為難下念我輩始終一節之匪易愈覺

書傳所載一一印合而前言行不我欺也爰是檢

校編次分析卷帙名曰卓錄用以自勗且貽後人信

陽子自識



信陽子卓錄序

二

信陽子卓錄總目

卷之一

道體

計四十九條

卷之二

致知

計二十七條

卷之三

存省

計四十三條

卷之四

修己

計七十一條

卷之五

治人上

計四十五條

卷之六

治人下

計九十一條

卷之七

閑道

計八條

卷之八

博物

計七十七條

信陽子卓錄總目 目次

二

及門諸子

道體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也愚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信陽子卓錄卷一

有是理必有是氣故有太極便生兩儀有是氣必具是理故兩儀既判太極即具於其中故曰一物一太極又曰萬物共一太極

理是氣之主氣是理之具二者原不相離故曰二之則不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形而下之器也陰陽之理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之動作威儀形而下者也其理則形而上者聖人制而行之謂之禮施之天下謂之法習矣而不察由之而不著是不能由器以察理故曰終身由之不知其道

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真西山曰即吾心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一性而已當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見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

房氏易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遁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此說可補注疏

信陽子卓錄卷一

楊氏慎曰孔子云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皇極是也皇極者人之極也大傳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人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陽之道而立為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為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為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為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為言至也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極則曰太極濂溪周子恐人滯於形泥於象曰無

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強名之上又加強名
陸子靜以為贊不知聖人立言為鈞深致遠者設
不為泥象滯形者設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論
本然之性又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
賢稟其濁者為愚此論氣質之性

性即理也故孟子言性善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
兼氣質而言自程張之說出荀楊韓之說不辨而
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為密

理無不善而陰陽五行之氣以生人物其交感錯綜

信學子集卷一 通論

三

益參差不齊而清濁純雜於是焉分而賢愚善惡
出矣雖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
乎其中但賢者因其氣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
愚者因其氣之濁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於惡矣
故孟子言性善是專就所稟之理而言孔子言性
相近兼氣稟而言韓退之之言性有三品是專就氣
稟而言程子言性固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
兼理與氣而言如清者為水濁者亦為水蓋水之
源本清流出來便有清有濁理之原本善稟於人
便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周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

性惡楊子性善惡混失之遠矣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也命也即
天命之性也

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
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
體無為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性純是理故有善而無惡心雜乎氣故有善不能無
惡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又靈又曰心
是氣之靈爽

信學子集卷一 通論

四

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此是則彼非彼
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
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
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詳味此
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
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悅諸心夫心而曰洗
曰易曰悅洗心而曰以此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
也其可通乎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
我口尤為明白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私心
自用未有不誤者也

古人多言私欲爲人性之蔽至張子程子皆言氣質之性則知爲人性之蔽不獨私欲而亦拘於氣質故朱子必兼氣稟私欲言之

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而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要慎獨工夫

動亦定靜亦定性之本體然也動靜之不常者心也

傳習錄卷一 道體

五

聖人性之心即理理即心本體常自湛然了無動靜之別常人所以膠膠擾擾曾無須臾之定貼者心役於物而迷其性也夫事物雖多皆性分中所

有苟能順其理而應之亦自無事然而明有未燭誠有弗存平時既無所主臨事自然失措故必誠明兩進工夫純熟然後定性可得而言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則有善有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義禮智是

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親義別序信之道所謂道也行道而得仁義禮智之性於心所謂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智之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心故張子橫渠曰心統性情

仁義禮智即是性循此性而行即是道行道而有得於心即是德性之真實無妄即是誠性之所從出即是命盡是性於心即是忠推是性於人即是恕然則性者萬物之統宗歟

仁至難言孔子之答問仁皆止言用力之方孟子亦

傳習錄卷一 道體

本

未嘗明言其義其曰仁人心也蓋見其甚切於人而不可失爾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然學者類莫之察往往失其旨歷觀先儒之訓惟程伯子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似爲盡之且以爲義禮智信皆仁則燦然之分無一不具惟其無一不具故徹頭徹尾莫非是物此其所以爲渾然也張子西銘其大意皆與此合他如曰公曰愛之類自同體而推之皆可見矣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

所以體仁猶克已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識用力之方矣舉止不可不慎其幾一毫之差悔不可追

或謂性固善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爲善者無幾何也曰此氣質之異非性之罪也先儒橫渠張子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地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值之氣不同或清而純或濁而雜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本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苟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反之之道奈何曰由治已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閑邪存誠克己復禮此治已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已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此治人之教也教之功盡則人之善可復矣

信學集卷一 道體

七

屠長卿曰命烏可不知哉古人云義命又云性命義命原非兩物定分所在即命也知其爲分而安之即義也性命亦非兩物善惡純疵稟之於有生者即性也因善惡純疵所感而吉凶禍福隨之以定即命也

王整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

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今其非有也宵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烏有所謂惡者哉烏有所謂善惡混者哉烏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定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淵澄則明墜於濁水則昏墜於汙穢則穢淵澄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汙穢下愚也天地間腦

信學集卷十 道體

八

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說後儒多未之及易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按人之生也氣聚而精凝則顯而可見是爲物及其死也氣散而魂遊則隱而不可見是爲變謂之變則與物無異矣伊川程子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原無物也鬼神之情狀隱顯聚散而已隱

顯理也聚散氣也自其理之隱顯則知鬼神之情
自其氣之聚散則知鬼神之狀理其情也氣其狀
也朱子曰精氣爲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
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獨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
魂之意自可見矣西山真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
合而已精血之類是流滋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
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則魄也目
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爲也此之謂魄
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
與夫勇決敢爲者即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
少壯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
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於天以
從陽魄降於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
而生離而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盡
誠以炳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
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
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
屈而伸也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
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皆水也此數者合而言
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二氣流行於天地間萬

物賴之以生長斂藏此即所謂鬼神今人以幽暗
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
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故伊川曰鬼神者造
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
之良能

袁表中庸疏曰天地無爲而鬼神司其吉凶故曰功
用造化無象而鬼神顯然有物故曰迹張子謂二
氣之良能亦就感應之自然者而言朱子以陰陽
之靈氣說鬼神靈即良能也

或問鬼神於魏鶴山答云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

之神地載神氣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此地之神維
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山川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
神此人之神也

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吳澄云河圖者羲皇時
河出龍馬背之旋毛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
九中五十以象旋毛如星點而謂之圖羲皇則其
陽奇陰耦之數以畫卦生著洛書者禹治水時洛
出神龜背之拆文前九後一左三右七中五前之
右二前之左四後之右六後之左八以其拆文如
字畫而謂之書禹則其自一至九之數以敘洪範

九疇洛書雖出於畫卦生著之後而并言之者亦言其理之一如言著筮而并及龜卜也此說可與朱子啓蒙相發明圖之畫卦書之敘疇曉然無疑朱子易學啓蒙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耦居側王氏子充曰洛書之奇耦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

信陽子易學卷十 道體

十一

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

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耦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推之如指諸掌矣邵子曰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違於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

楊慎璣語云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耦之方也虛一以敘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耦為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為用故有對則凶

王弼易略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信陽子易學卷十 道體

十二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窟妙解楊慎曰先天之易乾兌離震在左巽坎艮坤居右蓋乾南坤北以定上下離東坎西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所謂性之體也至於文王八卦乃以坎離居南北之正所以位天地而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而坎之二爻則自乾來離之二爻則自坤來故記所謂坤之正位變乾為離乾之正位變坤為坎是也坤道

之光而為離故離火外明以明自外來也元是坤之本體故曰畜牝牛吉乾元之精而為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乎中也元是乾之本體故曰有孚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為虛而陽為實此性之定體即乾南坤北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諸外此不覩不聞之極功所以為性之用即離南坎北是也

胡氏庭芳曰文王十二月卦自復卦一陽生冬至十一月中至乾卦六陽生小滿四月中為純陽之卦陽極則陰生故姤卦一陰生夏至五月中至坤卦

六陰生小雪十月中為純陰之卦陰極則陽生又繼以十一月之復焉陰陽消長如環無端不特見之卦畫之生如此而卦氣之運亦如此自然與月之陰陽消長相為配合大傳所謂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於此可見

王氏禕曰天地之間親乎上者為陽自上而下四萬二千里乃曰陽位親乎下者為陰自下而上四萬二千里乃曰陰位既有形名難逃度數且一歲者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十二辰為一日五日為一候三候為

一氣三氣為一節二節為一時四時為一歲一歲以冬至節為始是時也地中陽升凡一氣十五日上升七千里三氣為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陽升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為一時一時九十日陽升共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而陽合陰位陰中陽半其氣為溫而時當春分之節也過此陽升而入陽位方曰得氣而升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夏立夏之後四十五日夏至夏至之節陽升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天乃陽中有陽其氣熱積陽生陰一陰生於二陽之中自夏至之節為始是時天中陰降

凡一氣十五日下降七千里三氣為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陰降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為一時一時九十里陰降共四萬二千里以到天地之中而陰交陽位陽中陰半其氣為涼而時當秋分之節也過此陰降而入陰位方曰得氣而降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冬立冬之後四十五日冬至冬至之節陰降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地乃陰中有陰其氣寒積陰生陽一陽生於二陰之中自冬至之後一陽復升如前運行不已周而復始不失其道冬至陽生上升而還天夏至陰生下降而還地夏至陽升

到天而一陰來至冬至陰降到地而一陽來至故
 曰冬至夏至陽升於上過春分而入陽位以離陰
 位陰降於下過秋分而入陰位以離陽位故曰春
 分秋分凡冬至陽升之後自上而下非無陰降也
 所降之陰乃陽中之餘陰止於陽位中消散而已
 縱使下降得位與陽升相遇其氣絕矣凡夏至陰
 降之後自下而上非無陽升也所升之陽乃陰中
 之餘陽止於陰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上升得位與
 陰降相遇其氣絕矣陰陽升降上下不出於八萬
 四千里往來難逃於三百六十日即溫涼寒熱之
 四氣而識陰陽即陽升陰降之八節而識天地以
 天機測之庶達大道之緒餘若以口耳之學較量
 於天地之間安得籌算而知之乎
 漢書注云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陽厄一陰
 厄四陽厄旱陰厄水初入元百六歲有厄故云百
 六之會
 卦之反對皆六陰六陽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
 二對也去四正者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
 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各三對也○此李挺之所
 傳變卦圖以三陰三陽為主而變者也六陽六陰

十二對者否變泰咸恒豐旅漸歸妹渙節既未濟
 六對泰變否損益噬嗑賁隨蠱困井既未濟六對
 四正者初經則乾坤坎離重卦則頤中孚大小過
 去之則八陽四陰八陰四陽各六對者遯變大壯
 需訟無妄大畜睽家人兌巽革鼎六對臨變觀明
 夷晉升萃蹇解艮震蒙屯六對十陽二陰十陰二
 陽姤變夬同人大有履小畜三對復變剝師比謙
 豫三對卦之反對者凡五十六而此有三十對者
 否泰既未濟司啓閉之節當四隅之位故重用一
 卦所以先矢卦氣圖每於寅申巳亥一氣交處重
 用四爻以圖觀之否既濟泰未濟正當天門地戶
 人路鬼方陰陽出入變化之道也所謂四正者乾
 坤坎離八正者兼頤中孚大小過皆取其反覆不
 變以為群變之宗後天卦氣所謂四正則坎離震
 兌八風謂之八正之氣則兼乾坤艮巽以其居四
 方四維之正也先天易之體應天之氣者體先致
 用也後天易之用應地之方者用先立體也是故
 先天取其卦之正後天取其位之正以卦而言則
 先天八正卦之象反覆不變以位而言則後天八
 正卦之數反覆不變也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

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河圖無十散為九位洛書有十聚為五類無十者地未成形造物之初天之氣數也故圓以象天有十者地已成形生物之後地之形數也故方以應地易者道之變化範者事之法則圓者為用非體不立八卦數耦用之體也方者為體非用不行九疇數奇體之用也河圖九而卦止於八以五代九則八數方而奠位然中虛

信陽子集卷一

道體

天九以待八者之用則體無非用矣洛書十而疇止於九去十用五則九數圓而運行然中建皇極以幹八卦之體則用無非體矣是故天下事物虛之則體無非用實之則用無非體理之自然也先天圖外圓為天內方為地圓者河圖之數也方者洛書之文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畫易之初蓋兼乎河洛之數備乎方圓之理矣惟變易之道以天為宗所以大禹重行洪範以地承天夫天究於九地盡於十九十者天地之終也究則不中盡則無變聖人弗用也是故河圖之數四十

五八卦之數三十六一八二七三六交數皆九非不用九也藏九於八也洛書之數五十五九疇之數四十五始於五行終於六極實有十事非不用十也藏十於九也藏九於八以體藏用則用不窮藏十於九以用藏體則體不窮此天地變化之機聖人用數之法也

蜀梁山孝廉來先生^禮隆慶時讀易於求溪二十九年文王序卦孔子雜卦悟錯綜取象之義而作易注其言曰錯者陰陽相對陽錯其陰陰錯其陽如伏藏圓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即今

信陽子集卷一

道體

織布帛之綜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為屯在上為蒙載之文王序卦是也定天下之象如乾坤相錯則乾馬坤牛之象名震艮相綜則震雷艮山之象名是也論象有卦情之象如乾卦本馬而言龍以乾道變化龍道變化故以龍言之有卦畫之象如剝言宅言牀言廬者因五陰在下列於兩旁一陽覆於其上如宅如牀如廬是也有卦體大象之象凡陽在上者皆象艮巽陽在下者皆象震兌陽在上下者皆象離陰在上下者皆象坎如益象離故言龜大過象坎故言棟是也有以

中爻取象者如漸卦九三婦孕不育以中爻二四合坎中滿也九五三歲不孕以中爻三五合離中虛也有將錯卦立象者如履卦言虎以下卦兌錯艮也有因綜卦立象者如井與困相綜異為市邑在困為兌在井為巽則改為邑矣有即陰陽而取象者如乾為馬本象也坎與震皆得乾之一畫亦言馬坤為牛本象也離得坤之一畫亦言牛是也必有相因而取象者如革卦九五言虎者以兌錯艮艮為虎也上亦即以豹言之豹次於虎故相因而言豹也凡此象都是無此事無此理而止立其

信陽子集卷一 道體

九

象如金車玉鉉之類皆藏於伏羲文王二圖錯綜之中易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余與潛菴湯先生論來注俱服其精深而許酉山終以缺圓圖少之何哉

在天則乾坤相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而氣化行焉在人則男女相對剛柔摩盪水火相濟而形氣生焉對待者數也伏羲圓圖之錯也如乾與坤相錯坎與離相錯之類是也流行者氣也文王序卦之綜也如屯與蒙同二陽四陰之卦上下相綜兩卦止作一卦之類是也所謂相綜者同一卦畫上視

為蒙下視為屯餘卦做此來瞿唐深悟錯綜之妙發程朱所未發

易解知變化之道云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啟聖人之獨智聖人因數以演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

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陽氣施種於

黃泉孽萌萬物為六氣元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

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芽物也位於丑

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秦道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

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

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

氣洗物必潔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

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

已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

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

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

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

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呂任也言陰氣旅助

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

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

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

信陽子集卷一 道體

三

而雜陽閏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
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
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為天統易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
縱養化柔萬物生長楸之於未令種剛疆大故為
地統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
月乾之九三萬物棟替也通旅出於寅人奉而成之
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
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簇為人統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

信陽子卓錄卷一

圭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統之謂矣張子曰班
固有二長焉錯綜變化而脉絡貫通則長於文談
理若畫沙印泥而適合乎孔孟之旨則深於理
邵子曰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
應天之時也此指春夏秋冬之時而言也又曰坎
離得位而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此指東南西
北之方而言也又曰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朱
子謂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此
指天地上下而言也

古之占法一爻變以變爻為主二爻變占事之始終

三爻變以二卦象辭占事之始終四爻變以二爻
不變占事之始終全不變以本卦象為主全變以
之卦象為主

信陽子卓錄卷一

通

圭

信陽子卓錄卷一

及門諸子較

致知

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應萬事也故知不昧斯能妙衆理而應萬事日用之間知最為切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差者鮮矣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

信陽子卓錄卷二 致知

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之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嘗讀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德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

深無不貫乎一者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

求放心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孟子專心致志之言乃求放心之註解也

司馬君實曰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忘也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終夜不寢時誦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此讀書法也學者不可不知

信陽子卓錄卷二 致知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今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朱子曰近覺先生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專一精研使一書通脫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張朱二子與君實

論讀書法相同古人用功精密於此可見學者苟能如此盡心何患不成

理載於心故非存心則無以窮理心具夫性故非知性則無以盡心孟子言心性非分明學者往往錯認何也求放心只是初下手工夫盡心乃其極致中間緊要便是窮理窮理須有漸次至於盡心知性則一時俱了更無先後可言如理有未窮此心雖立終不能盡吾心盡與不盡反觀內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為盡是甘於自欺非有志於道者

信陽子車錄卷下 致知

三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是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學問之煩而欲竟達於易簡之域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

為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泛不切之患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習誦其說者率多以為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已以求其實聖賢

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體驗二字學者最親讀書皆須體驗放自己身上來不然則書自書自我自我矣濟甚事

楊龜山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讀書須是看聖賢用心處自處臨事時一一要使觀書以已體驗固為親切然亦須徧觀眾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

信陽子車錄卷下 致知

四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

窮理者窮人物之理也人則有降衷秉彝之性物則有水火木金土之性以至萬物萬事皆有當然之理於眾理莫不窮究其極而無一毫之疑所謂窮理也窮得人之理必須盡仁義禮智之性窮得事物之理必須使事物各得其宜所謂盡性也理也性也皆天命之元亨利貞也窮理盡性與天命無

一毫之間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至命雖無彼此之殊略有先後之序此先儒之成說愚竊述之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源頭工夫根本學問又於日用事物人倫天地山川禽獸草木莫不究極其所以然明而禮樂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歲月之交遷古今風氣盛衰國家治亂興亡民之安危兵之勝敗無不窮究方為窮理致治之學

信陽子集卷三 致知

五

先儒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此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隱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生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

尉遲楚學為文問於空同子空同子曰此非力之可

為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如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

呂柟云王守仁以良知教人是渾淪說話若聖人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槩以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於立成

信陽子集卷三 致知

六

法詔後世則曰格物致知曰博文約禮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

東萊呂氏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又曰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置如此觀史學識可進此深得孟子知人論世之意可為讀史法

屠長卿云學道之人精專且久無有不成者蟲之祝

子蟬之脫殼精也犀之孕月蚌之胎珠專也繩之
鋸木水之穿石久也精專且久凡物亦有成者鶴
鹿之長年是也外道亦有成者外道仙人之神是
也精魅亦有成者猿狐山鬼之通靈是也然鶴鹿
雖壽人得而殺之不通性靈故也外道雖神慾得
而燒之不聞大道故也精魅人得而治之不行正
道故也况聞大道行正事養性靈而精專且久何
患不成哉不精不專不久僥倖而求速效非有志
者也

昌黎韓氏曰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

信陽子卓錄卷二 致知

七

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人
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
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沈不
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李德裕曰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
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
麗藻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
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
希聲窮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狀迤
邐觀之者不厭從兄瀚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

恬雨霽寂無人聲蓋是謂也

信陽子卓錄卷二 致知

八

信陽子卓錄卷二

及門諸子較

存省

朱子曰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

敬以直內戒慎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為而理有不得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為氣所掩終不能

信陽子卓錄卷三 存省

十一

長久開通所謂為學者正欲變此不美之氣質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莫能致也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也凡

此二者心纔知覺即遏絕之必使念念皆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

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間斷也

敬為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

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乎人心動靜之際人倫日

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

爾游衍即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事天之道庶乎

盡之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固與天為一矣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

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

是外貌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

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

信陽子卓錄卷三 存省

十二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個敬底樣子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

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之說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

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喻即是孔子見賓承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銘

又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數之戒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惺惺不昧是敬之無間斷處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該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體湛然純一亦敬也

靜中萬理具備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總是一物

心有生雖在關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

昧所以具眾理應萬事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

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

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清其麓厲之氣

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持敬而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

敬是方做工夫誠即是已成就處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為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恣縱妄為偃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

懼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自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禮義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程子曰古之為學專養性情蓋性者仁義禮智乃道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用故養性情即學道也

易有修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

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誠孔孟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而弗失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行不及言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

長短夷考其生平之所為不及古人者多矣豈不可恥吾輩所當深戒

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動

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而津生哀心動而淚生媿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為天一生水之驗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為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於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為心腎在坎言心亨又為心病於木亦為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

信陽子真經卷五

五

象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坎為心離亦為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為耳離亦為耳鼎黃耳噬嗑上九滅耳象傳曰聰不明也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艮三爻屬薰心即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

恐則甚於憂故為加憂訟之有孚室惕中即加憂也加憂即心病也艮之屬薰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為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為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為劑且言此藥非為虛損易中坎為耳痛是經中已著病症矣餌之竟愈愚謂深明於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為醫矣

信陽子真經卷五

六

或問坎為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飢渴害心者也為心之茅塞者也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噫盡矣朱子說顏子不改其樂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把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曹氏端曰顏子所樂者仁也顏子三月不違仁故貧窶不改其樂利仁之事也孔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安仁

之事也

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程正叔曰忠者天下之公理恕所以行之也忠天道也恕人道也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二語為入門工夫愚謂惟精惟一為執中工夫精則擇之明一則

守之固

王守仁曰君子之於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王守仁答倫彥式書云心無動靜者也靜以言其體動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焉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

信陽子書卷之三

七

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

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循而無窮矣故從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周瑛云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其餘為學皆由博以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

本可得一本既得則萬殊可貫矣言其功程次第始學之初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有聰明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

錢一本曰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亂色姦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須細細查考自然日日長進

陳茂烈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子克己曾子曰省學聖之法也

許魯齋曰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葉茂才曰心無偏主雖愚必明心有繫累雖智必昏

信陽子書卷之三

八

門人問易道陰陽詩道性情一乎二乎曰一也陰陽理而草木蕃無言之詩也性情調而位育臻無體之易也

余按孔子毋意必固我誠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願學孔子者也

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其性也老安少懷友信能盡人之性也鳥獸魚鼈咸若能盡物之性也

及門諸子較

修己

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此修身之要也又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爭辨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又曰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

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問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遠矣夫為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實則名自附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為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己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從而求之乎苟此心日逐逐於利

名而談道德以為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學術不造乎高明正大則所就之事業卑陋可知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

呂東萊述伊川之言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西山真氏曰學所以治性情者也漢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故聰明疏達者戒其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墮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先儒有言曰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為不善讀矣

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孔明盡忠於季漢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為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由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

臣之分矣

程子明道曰盡天理便是易孟子有言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易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吳澄云人之處事其心危懼則可保平康其心忽易則必致傾覆理有必至若或使之云爾首篇易知之易敬勝怠而其心易直也使傾之易怠勝敬而其心忽易也字雖同而其意正相反

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無咎雷氏思曰大過之世剛

信陽子集卷中條已

三

得位得中然後可以過越而濟之初六以柔在下豈能有為而拯弱扶衰乎當避難全身而已夫置器者苟措於地則安而無傷矣猶恐其傷也用茅以藉之則安之甚而慎之至也茅之為物潔白柔順猶之避難也苟遯於世則可矣然非潔白則有同俗之汙非柔順則有違世之害必潔白以治已柔順以隨時所謂危行言遜和而不同之道也以此而往何咎之有哉

歐陽永叔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

子修己治人之術

讀書錄曰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為此言而已大抵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為學之日

按羅古今囊括千載可言學矣而長於積聚短於剪裁才不足也馳騁上下颺發雷擊可言才矣而是非或謬持論靡當識不足也三者之中識其最難乎學成於人才與識乃得之天授者也

信學子五錄卷中修己

四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真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涕流卑屈苟賤之態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鴻苞云古英雄之成大事在計畫靈變算無遺策舉事萬全物莫能難孔明高臥隆中講澹泊寧靜之學固以培其神識養其靈機及出為劉氏馳驅神算雄略所向無前而其心愈以冲寂一則曰謹慎二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心體之所以無累

而靈明之所以益充當時知謀算畫之士誰能出其範圍乎忠誠格天則神鬼聽命忠誠感人則智勇奔走若以智籠人則智於我者勝以勇降人則勇於我者勝我一人之識見手足所運用能幾何

然是神識非臨時可以卒辦在平居之培養有素也父母妻子之間飲食起居之際暗室屋漏之地嬉戲顰笑之微皆不可不慎也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神定則氣充氣充則神愈王何以養我神氣曰寡欲而已矣欲豈特飲食男女哉凡人情感於外而動於

信學子五錄卷中修己

五

中一有所貪戀皆欲也欲心一萌精氣洩耗方寸靈光之地已障蔽不徹擾動不寧有道之士智以養恬恬以養智氣充神王何事不了出可以拯物匡時入可以保身立命士何可不聞道哉

夫道欲隄乎隄在則止止則清隄決則流流則濁故隄勿可撤也恒物之情何有紀極即以見在論之沈酒麴蘖耽溺聲色心荒意蕩神惑體疲何勝厭苦寡欲少嗜焚香齋居氣調而體舒神激而志朗豈不美哉

董子繁露曰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

不智而辨慧儂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輔其邪狂之心而儂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也

邵子曰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注云道者天理之公也休戚者人情之私也天下事苟任天理之公則吉凶以正動靜無不利得喪以命居處無非安何休戚能累其心之有

與中讀程書解使驕且吝謂驕氣盈吝氣歉予繹之曰氣盈則量狹不能休休以容天下之才氣歉則識淺不能推解故嗇天下之財

信陽子集卷中

六

易解不歷艱貞則其識不深不受屈抑則其氣不定予持此以觀古聖賢豪傑大略如是

讀易革卦解曰黃革元鞏於初豹文安蔚於終所謂有不為而後有為也合即鹿無虞之象觀之遵養時晦之義大矣哉

讀易說解容貌温厚望之而怒消辭氣和平聽之而忿釋令人猛省

讀易解引白香山詩云只有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悟柔道勝人之義讀既濟曳其輪濡其尾則知任天之事在乎剛明剛不足則不能行故

象曳輪明不足則見不定故象狐濡尾

顧璘曰好辨以招尤不若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同流滔滔而立砥柱不易之操嚴霜凜凜而有和順温厚之氣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保此三鏡以防已過

韻書望之如木雞則其德全矣謂其無虛憍氣也唐順之與楊繼盛語曰施為欲似千鈞磨礪當如

信陽子集卷中

七

百鍊金喜其知智深勇沈之理為之迴環咀味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表表中庸疏曰有一毫依回處便是流有一些黏帶處便是倚又云子臣弟友之事聖人說未能不是謙辭實落見得有難盡處謂之庸德之行須是從心上行將出來不本諸真心而強飾於外徒使人作偽耳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知有餘

許魯齋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

於義命而已

見事貴於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

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

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

而心反為其所累矣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

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分外之事不可一毫與

信陽子集卷中 修己

八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

寬以待下敬以處事立身居官之七要

剛以任道可有也剛以凌物不可有也柔而喪氣可

無也柔而葆和不可無也

人之氣貴乎剛却怕粗氣剛則才大氣粗則才疎才

大而疎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

則才德全矣

為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

者相濟始克有成往往見貪饕之徒相執謙下不

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為此側媚

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為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

者自謂操守廉潔無可誰何與人議論稍不合輒

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已以為不肖則失人

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

則必無畏佞之態修其在己人豈得而是非之也

人有才氣者老而不見用皆汨沒萎弱不及少年此

無學問充養之功聖賢則老而經歷事多閱理益

精操養益熟孔子示人以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

非若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

信陽子集卷中 修己

九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為於事終無益

王世貞說部曰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

夭失身之謂無後

湯顯祖曰虎以燥虧龍以靜全花以上披根以下存

名不可以多取行不可以累危

屠緯真理推云謂材者必福則蘭以香薰膏以油焚

謂材者必禍則蔡以智衛足輔果以智免患謂不

材者必福則馬以老棄鴈以不鳴殺謂不材者必

禍則櫟社之木以朽全其天年魯人之子以替免

於兵難均一中立也里克則殺身馮道則蒙福均

一矯勁也孔融構難高允獲全闔閭備齊不謂難起於越始皇防胡豈知禍生於亥古人云天下之變無窮智不能防勇不能挽君子安義命而已

厲利劍者必以鈍砥擊堅鐘者必以濡木書剛紙者必以柔翰輔強穀者必以弱輻

屠長卿曰力田投種豐凶則聽之天時體道修身禍福則付之命運不力田而希逢年不修身而圖倖福無是理矣

閱江陵集引韓子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余讀而歎曰道

信陽子車錄卷中

十

義之心不可以不熱富貴之念不可以不澹

英雄豪傑皆才氣用事未嘗養之以學往往不勝枝瘠曲牽於應世之跡而輕試其所長朱子謂真正

英雄從戰戰兢兢中得來則學識兼到審機觀變時措咸宜如夫子所稱智者勇者則豪傑而聖賢者也

于孔兼曰士君子能於群譏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概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澹泊冷寂時無歆羨

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

表表中庸疏意云默足以容不但我忘人須人亦忘我始得苟能心未化雖默亦不足以容熙熙于于渾渾樸樸入獸不亂群入馬不亂行此聖人默容之境也此皆由德性問學來豈易能者

昔鷓鴣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今之鐘鈕是也次曰鸛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是也次曰蚺蝮好飲即今牖口所置是也

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性情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

信陽子車錄卷中

十一

宣被股肱邦之光也

張忠定別寇萊公曰讀霍光傳否曰未也萊公歸讀其傳至不學無術笑曰張公謂我矣

表表曰中庸一書前後照應周密完備如在上位不陵下欲其不侵人也居上不驕又欲其不失已也在下位不援上欲其不附上也為下不倍又欲其從乎上矣不變塞焉謂不變所守也言足以興又

欲其以所守而行之矣至死不變謂雖死無傷也默足以容又不欲其死矣橫說豎說極是周匝張南軒曰易君子以遠小人而嚴所謂嚴者嚴

其在我而已

程子曰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蓋人能仁必實
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實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實禮
自足以事長智必實智自足以治人信必實信自
足以得友如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
在己者皆不能盡一有不得即懷責人之心是豈
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學進矣
行有不得反之於己使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已何
與焉使行之非亟當改之不可執其非以求勝於
人也

信陽子卓錄卷中 修已

主

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
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
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
子傲取禍之道也

史記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曰君子目以處誼
足以步目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晉侯視遠而足
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
從何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殺厲公

漢田蚡劾灌夫罵坐不敬又撫其私事論棄市讀史
至此毛髮皆寒蚡景帝王太后母弟挾外戚勢驕

貴一時灌夫漢將軍習見蚡賤時侍酒實嬰所跪
起如子姓一旦貴幸意頗不足故杯酒間機鋒醜
為戈矛蚡遂構訟激怒太后必殺夫而後已何其
毒哉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可為三復

漢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
啖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鄰里共止之
固請吉令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
家棗完去婦復還王吉可謂知慎小謹微之意
丙吉全曾孫病已於郡獄風霍光迎立是為宣帝賜
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

信陽子卓錄卷中 修已

主

口不道前恩

唐郭元振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
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由是觀之祿逮其
親古人所難愛日之誠其可緩乎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
增修預防而德乃進

太公龍韜曰鷲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
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知太公一生作用在此

程子曰始比不以正隙於終者多矣讀易至此當謹
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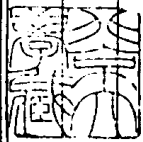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人居則不正

不可因人曲為承順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

信陽子卓錄卷中 終已

十四

信陽子卓錄卷四



信陽子卓錄卷五

及門諸子較

治人 君道

朱子曰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多是事事不管却壞了這寬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

自古國家傾覆之由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患起於飢餓是以先王之於民也備之於未荒之前救之

信陽子卓錄卷五 治人君道

於方荒之際又養之於已荒之餘誠以禮義生於富足一旦飢餓切身民無倚賴遂至越禮犯分非獨慮其身之不能存亦慮其心之或以蕩也是以豐登有餘之日恒為荒歉不足之憂此無他天生人君為生民主必體天心以安民生然後可保其位也先事之備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百穀收成將民間有無成熟分數申達即劉晏設諸道知院官趙抃越州備荒之意也臨事而救之之術如宋仁宗災所被之處必發倉賑貸散利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

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留歲漕或免租

稅寬逋負征薄休力役罷科率役薄開市之征幾去弛

山澤之禁禁舍不能自存者官為收養不得其死者

官為瘞埋較青禮殺哀蓄樂多昏索神更密比緩刑更仁即周禮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之意如此則不至於養之於既荒之餘朱子未有善

必云除盜賊必云除盜賊策古之救荒者亦未有術也

陸宣公曰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

苦則議息征徭此太宗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唐代宗時劉晏理財使有司每旬月具州縣豐歉狀

貴糶賤糶始見不稔之端先行蠲免救助應民之

急不待其困敝流亡餓殍然後賑之由是民安居

業戶口蕃息

宋趙抃在越州備荒之政為世所稱見旱勢之方熾

知歲事之必歉前民未飢已為濟飢之備

司馬溫公曰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

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

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李德裕曰帝王之於英傑當御之以氣結之以恩不

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不以恩愛

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為用黥布歸漢高帝方

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

食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先

主與關張同臥起而稠人廣眾侍立終日皆用此

道故能成功夫御英雄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

方正之士不同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詞足言宜

洞開胸懷令見肺肝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跣

召之不為薄矣

張居正謂唐太宗以天下刺史姓名書於屏風坐臥

觀覽宣宗知涇陽令李行言賢書其名於殿柱不

次擢用如此則人主固知臣下之賢否臣子亦怵

名在帝座得以循名核實賢者知所勸而為善不

肖者知所畏而不敢為非

胡居正云論治須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

宰相分建眾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

材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上德設立政

條分任有司察訪民隱以施勸懲黜陟者監司之

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刑政均賦役理冤

訟者有司之體也

汲黯對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

唐虞之治乎上怒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子 23 - 30

魏徵曰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
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
喜怒或由好惡惡不懲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
所聞也噫徵嘗勸太宗行仁義此即行仁義之用
歟舜舉元凱流四凶而天下治大學論治平歸於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
漢之所以興也賞罰為人主之大權所以奔走天
下風示海內震懾人心全在乎此若好惡顛倒一
家不能齊况天下乎

魏徵告太宗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
信陽子集卷五 治人君通

舜闢四門明目達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
違不能惑也秦二世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
故從來姦臣惑主未有不壅蔽其耳目能兼聽則
不得壅蔽而下情達矣

馬周對唐太宗言天下以人為本使百姓安樂在刺
史縣令耳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
先試以臨人或為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
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百姓未安治在於此史
稱其機辨明銳動中事會良有以也
明宣廟下蘇州等處減租令作詩曰官租頗繁重在

昔蓋有因張士誠田沒入官以私租之額作官稅而此服田者本皆
貧下民畊作既勞動輸納亦苦辛每畝徵米至一石遂令
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可循下
詔減什三每畝一石減去三斗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
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嘉靖二十六年嘉興太守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效之自官田至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五升通為一則

勝國之滅由神宗身不親政信任匪人武備廢弛事
機叢脞延及懷宗雖有有為之姿而無忠幹之臣
文官愛錢武將惜命不亡何待宋明同一覆轍也
信陽子集卷五 治人君通

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人君
內非中弗思外非中弗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
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
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
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訢合網緼積為壽蓄
為富舒為康寧敷為攸好德益為考終命其羨者
則融為甘露凝為慶雲垂為德星散為景風流為
醴泉六氣協乎時七曜順乎軌迨於巢穴羽毛之
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
夫然者中和之氣所致也

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
念高危則思謙冲以自牧懼盈滿則思江海下百
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
戒終慮壅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
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
無因怒而濫刑

許魯齋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
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修既立之後謹守弗失信
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
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失倫遽施於下有不

律書卷之三十一 治人君道

末

可行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
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人無自而入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

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帝王治天下德為本政為具刑以輔之詩書稱堯曰

克明峻德舜曰玄德禹曰祗德湯曰懋德一德文

王純亦不已武王維皇之極此皆以德言也德者

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帝王推此理以化天下又

建制王政以匡正之如此而不從者乃有刑以治
焉為治本末先後具舉有序所以天下無不化之
民後世本有未盡而專恃刑政之末所以治不古
若也與

謂之王者自念慮身心刑于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
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間也
程子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謂之霸者形諸念
慮身心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則假夫仁
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此王
霸誠偽之所以不同也與

律書卷之三十一 治人君道

末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置立法其
末也

為政通下情為急集眾人之耳目為一己之耳目方
可

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
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
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
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
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
其中矣

余觀創業之主生長民間身經百鍊人情世故何所
不曉至踐祚臨下又日與臣民親接所以立法創
制察休戚之本洞治亂之源師古宜今永垂鴻範
後王承統漸以驕盈而近侍小人喜於自便稍立
尊貴之體峻上下之防然漢唐宋間猶未甚隔絕
小臣庶僚亦得與人主竟日面談盡吐胸臆其時
君臣相與親密尚爾藹然近世相距益遠人主臨
朝君臣咫尺邈若山河即近侍進講掇拾老儒數
語背記面誦以塞故事此外不敢獻替一言而群
臣章奏又多忌諱莫有盡言者下情何由上達上

治人君道

八

德何由下宣乎是在神聖之主洞察宿弊虛懷博
訪數接忠賢平臺便殿之名對公卿百官皆得目
觀天顏耳聞天語而仰申其說於至尊之前經術
古今之外閒談世務廟謨邊計之外遂及民情堂
陛君臣家人父子無事不聞無隱不達如是而君
何憂不堯舜治何患不唐虞至唐諫官隨宰相入
閣議事尤為千古卓絕宰相欲行壅蔽諫官得而
發覺之宰相議論不當諫官得而駁正之諫官中
有挾私陰附妄言亂政者又有銓曹之進退在如
此則雖有斯高之姦不得面欺擅權九重四海精

神流貫血脈交通國家綦隆之福可坐而致也
聖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蒼龜白屋
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
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
在一人大謀之術也

收拾人望鎮厭物情存乎豁達協應天人孚格遠近
存乎信義得人死力緩急不負存乎仁恕群下嚴
憚不敢輕侮存乎剛毅審擇利害權衡去就存乎
明智赴機應猝風雨激矢存乎果斷慮變防微罔
召戎首存乎精密博采物議不敢自用存乎虛明

治人君道

九

古之人圖事揆策未有不得此以成失此以敗者
當事者不豁達簡易削去邊幅恐無以得豪傑之心
過於坦率無備泛愛不疑又恐生意外之變是故
度量不可不寬隄防不可不密

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於
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
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
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
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

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

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輔以自佐有英俊以治官尊其位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臯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夫為政有體張弛寬嚴之間不可不酌量也寬非柔靡之謂敦大醇厚也嚴非操切之謂精明整頓也茲二者常相為用也天地間太和元氣盎然流行造化得之以久長人物得之以化育治天下者不

論人君道

十一

務敦大醇厚而急於絞繩峻於束濕刻削天地之元氣而人物將不堪命於是乎貴用寬寬而或無節簡事而流於廢弛愛人而傷於姑息天下玩焉於是貴用嚴肅之紀綱申之法度令天下懾服而不敢肆而後吾慈愛之心得以宣布人物相生相養各得其所寬仁之用也嚴義之用也義所以成仁也天地之於草木春生之後繼以秋殺根本堅固而來春生意茂盛其殺之也乃所以生之也古人以嚴治國蓋滿腔盎然盡寬仁慈愛之意

殷宗中興必資良弼周文創業亦待飛熊漢高以三

傑興劉光武以雲臺奮迹後主庸材孔明在則討賊恢基孔明亡則巴蜀不保符堅雄傑王猛在則橫行中原王猛亡則國奪身死人材之關係於國家大矣明主所以急任賢也

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辟如良玉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眾人德操自貞何難識也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群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

明實錄吳元年七月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以下文綺絹羅夏布及道里盤費各有差上曰

論官道

十二

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十年正月甲辰上諭中書省曰官員聽選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賢斧空乏假貸於人甚至流為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盤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為令

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過者過服則遠來示

威必先大者大懾則小懼

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

賢者事君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善承主意始若無害終實妨賢病國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讒佞

張嘉貞對明皇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

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歿向使用少晚則

無及矣陛下不以臣不肖必欲用之要及其時後

寢無能為也語云人才及其鋒而用之即此義也

信陽子卓錄卷五

主

魏徵言於唐太宗曰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

之意太宗納之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嘗

親錄囚閱死罪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

秋即刑及期囚皆至太宗以其誠信悉原之所謂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唐元宗初即位勵精政事嘗自選守令告戒以言而

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

富足人罕犯法由是觀之安天下以得人為本

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知愚賢否有所不能知雖

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

則所親者或非其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

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言明白透

徹書稱堯之知人本於克明俊德中庸稱舜之揚

善本於大知江充離間父子由漢武之不知人耳

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

信陽子卓錄卷五

主

信陽子卓錄卷五

信陽子卓錄卷六

及門諸子較

治人臣道

朱子曰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未嘗不博收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收置門牆獎勵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

信陽子卓錄卷六 治人臣道

一

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於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

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

能則謹守常法

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

薛文清曰在上者身既修理既明則德望素著不待政教號令之出而民已歸服景仰况於設施之際

信陽子卓錄卷六 治人臣道

二

事得其宜政教號令既出刑罰既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不感悅畏服乎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惜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爵厚祿即有自滿之色

觀臣克艱厥臣及爲臣不易之語祿位果可自滿乎

許魯齋曰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弊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爲所累矣

法與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智之所深慮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應酬世務而不失時宜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斷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姦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獲伸若納賄而縱釋姦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是不惟不能治姦頑又所以長姦頑也乘三尺者忍爲此態哉取人當觀大節三綱五常之道是也孟子論陳仲子辟兄離母大節失矣區區小廉何足道哉

用人各取其長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聖賢取人務得中和粹美士如其不然與其得巽奕闡茸者流寧得峭勁決烈者

爲士者當務修其實求士者必兼取其才如此則小大之才各以時成兩不相嫌而交致其用天下之治庶乎其有賴矣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短長惟謹於自修愈謙愈下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

又何較焉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獨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敢有一毫傲忽之心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人自愛而畏待左右當嚴而惠

僮僕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

弗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為然蓋可
以為防小人之法

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得成相業宰相進賢退
不肖文理密察自有大權妙用而精神畢竟不露
乃謂之包荒與蘇味道之模稜異矣大抵黑白善
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精明外渾厚此大人之
局量

古之人制事不成大都由幾露於不密事敗於輕舉
禍成於少斷變激於大苛智緩於先著患生於所

信陽子專錄卷末 治人巨道

五

忽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
尊必有益於國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
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
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
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前使主超然立於榮
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
勉主於禮義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
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
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德

行事以厲主心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

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

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為福使君終以無憂

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

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飯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

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犯顏面言過失不辭其

誅身死國安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六邪者一

曰安官貪祿榮於私家不務公事懷智藏能不肯

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

二曰主所言皆曰善所為皆曰可隱求主好即進

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
三曰中實頗險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
欲進則隱其惡所欲退則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
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
飾非辨足以行說反言易辭以成文章內離間骨
肉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
杯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
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
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
無別伺候可推因而附會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信陽子專錄卷末 治人巨道

六

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
屏六邪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
臣之術也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
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
也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
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
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
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
其宜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

信子事錄卷六 治人臣道

七

不聽泄治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
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古言人臣體國蓋以國家為身體也人之於身體勞
逸欲均飢飽欲時起居欲慎寒暑欲調養其血脈
惜其精神何所不至人臣以調護身體者調護國
家莫如注念黔首是故節其勞逸問其飢寒教以
義理厚其風俗去其悖淫卹其疾苦法令必審身
範必端祭祀必誠禁零必敬以吾心合天心以吾
氣召和氣以此體國斯人臣之道也

豪傑才氣英爽而貴持身戰兢宅心沈密忌輕俠之

風老成意度寬和而尚砥節精堅遇事果毅惡異
軟之態馬伏波慷慨忠烈襄革捐軀為世英雄乃
其訓教子弟拳拳以輕俠為戒孔光張禹謹畏老
成稱國家黃髮而柔滑諂媚風節蔑如君子奚取
焉

大臣之道懸鑑持衡適於中和而不偏惟虛明之人
辨焉當渾含者而不渾含是為苛察當分明而不
分明是為模稜當調停而不調停是為過激當果
決而不果決是為無斷當簡靜而不簡靜是為生
事當振刷而不振刷是為頹廢當柔和而不柔和

信子事錄卷六 治人臣道

八

恐傷暴戾當剛嚴而不剛嚴易涉異乘當圓轉而
不圓轉未免執拘當執持而不執持必至詭隨器
不深沈則病於佻淺中不開朗則苦其艱深不廣
大則物不蒙福不公廉則人希私門學不知古則
無以法先王所創立疎陋而不典才不通方則無
以達時務所擘畫膠固而難行秉精誠存莊敬體
好生布元氣是大臣著龜也

所貴大豪傑者為其遭時勢之窮際極難之會而能
調停斡旋終濟大事若時易勢順一中人能辦之
何必豪傑也當堯時萬水洑洞四海昏熱禹內秉

精誠外竭胼胝卒也百川就理萬國又寧周衰列國強橫齊桓中主管仲相之尊周攘夷冠帶之國聽約東恐後遂以其主為五霸首勾踐會稽新敗棲身無所范蠡佐之養晦韜光茹苦忍辱卒治吳而霸越漢高欲易太子大臣強諍不得張良招置四皓不動聲色儲位晏然後主庸材西蜀僻壤孔明內理國政外摧強敵保境息民開疆拓土若天不奪公則大業可就東晉削弱苻堅入寇謝安從容運籌談笑命將以八千卒破百萬衆俾晉室危而復安武后革命淫暴凶虐徐有功從慘酷流矜

信陽子集卷之九

九

恕全活群生狄仁傑以密謀授五龍再造唐室上安宗社下保身家李泌於玄肅父子猜忌時善為調停國家又安身名無恙宋英宗與太后失歡兩宮猜忌韓琦從中調和天下安於泰山世豈有難處之事哉夫殉大事以忠料大事以智任大事以膽三者缺一難矣武侯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裴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是殉國之忠也子房之料立六國後趙普之料各鎮寇準之料渡河王旦之料趙德明范仲淹之料好水軍是策事之智也秦軍百萬壓境謝傳圍碁賭野韓魏公曰事不

成不過族耳是任事之膽也三者備而天下尚復有難事哉夫任事非鹵莽之謂也慎事非惟怯之謂也今人不以鹵莽為任事則以惟怯為慎事失之遠矣

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藏珠惟知射利不惜性命墨吏惟知好賄而不愛身命其為與賈胡剖身藏珠何異

大河之水天泉也非尋常之水若所在牧守心仁吏知律事則河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勢若牧守包藏禍心吏不法以行事則河流洶湧駕洪濤於

信陽子集卷之十

十

平野魚鼈遊園林如此則牧守郡吏將必禍焉盛則必衰滿則必溢此一定之數也天地尚有消息日月尚有虧盈而况人乎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亢龍有悔大易戒其沈迷明哲保身詩人開其覺悟子房所以辟穀范蠡所以五湖也有道君子固其宜爾若夫貪戀事權流連富貴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惑亦甚矣

薛文清曰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此為處事要法又曰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輿中讀易否卦包承解曰真為小人者猶易防貌為

承順者最可畏故小人而承順乎君子君子則能涵容之不隨不激是否塞之世而能亨通者此大人之妙用也苟樂其承順則為其所中而天下之事始不可為矣愚謂惑於包承若呂惠卿之於王安石是也不能涵容若寇準之於丁謂是也故不激不隨是處小人第一法

呂居仁曰當官之法惟有清慎勤三字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借使設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

信學堂卷末 治人篇

十一

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曰與其巧精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旨哉言乎

吳起曰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又曰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蓋藹然儒者之言烏得以及人而廢之

張居正申飭學政疏云積習日久振盪為艱冷面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傷於眾口因循頹靡者上未必即黜而且博譽於一時故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挂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託噫今之從

政者其弊在此將何以救之哉

張居正曰人臣既已委職受寄宜思分義所當盡者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國家何賴焉此言深識臣道

徐有功曰鹿走山林而命懸於庖廚者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又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人主之大德

呂蒙正為相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此求賢之一術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信學堂卷末 治人篇

十二

不善者惡之乃為求賢之極則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烏能辨鄉人善與不善耶君子指佞人為小人佞人亦目君子為偽學邪正之分公私之辨非大知不能

韓魏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凡人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辭色也

歐陽永叔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郡以寬簡不擾為急所

至民便既去民思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不為苛急耳所謂簡不為繁碎耳墓誌云公為政以鎮靜為本明不及察寬不及縱吏民安之正為此也

張乖崖曰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則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舉之必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此以公舉人之法也若以黨舉勢衰則賣已若以利舉利盡則叛已古今覆轍可為炯戒

王曾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宰相也薦賢原以為國若令人知市恩植黨所不免矣沂公非不拔賢也不欲人知也司馬君實曰才與德異而世莫之辨此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為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則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遂奸勇足決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顛覆者多矣溫公歷觀古今君子小人之成敗故言之精切如此

錢一本曰無信庸目俗耳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又云天下事我做不如人做一人做不如眾人共做唐崔元暉母盧氏有賢操嘗戒暉曰吾聞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貨貨盈衍惡也比

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於祿廩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暉所守以清白名噫盧洵賢哉而暉亦肖子矣董子曰地出雲為雨吐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也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為人臣而善居功者可以悟矣唐太宗曰君貪喪國臣貪亡身又曰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淵猶恐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而為人所獲者貪餌故也人臣受任居

高位食厚祿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若貪利
害身與魚鳥何異哉

又曰爲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理今所
任用必以德行學識爲本人臣若無學術不能識
前言往行豈堪大任

諸葛武侯云我心如稱不能爲人作輕重

劉伯溫云有相才相器相臣持心如水義理爲權衡

而已不與焉者也與孔明我心如稱同意

呂希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面赤雖在席之

上味嘗戲笑此道行於妻子之效也

傳子書卷本 治人臣道

卷

邵子曰傳欽之諱亮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

能溫此爲難爾全此三德君子保身之哲也

黃山谷謂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朱子曰灑落者只形容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

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氣象耶程珣假倅

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早於無私吝處觀之矣

邵堯夫德器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入

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

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其功大矣人不可無此

氣度

富韓公弼常患氣痞邵堯夫戲之曰好事到手畏慎

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此見道之言也故其詩

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卷舒

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又曰願同巢許稱

臣日甘作唐虞比屋時具此襟懷物來順應達則

不動聲色措天下磐石之安窮則安貧樂道康濟

自己之身若吾留侯其庶幾乎

程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其量則不念舊惡清矣

而復念人之舊惡鮮有不怨者

明嘉靖間徐階爲政書三語懸直廬曰以威福還主

傳子書卷本 治人臣道

卷

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又曰事同

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私則百弊生

宋王旦在兩府三十年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

王旦歸餐必召諸子使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剝與

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

之味

唐德宗謂李泌曰朕言當卿嘗有喜色朕言不當嘗

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

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

所以私喜於得卿也

唐宰相朱敬則貶廬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徒步以歸此先正典型風世勵俗為朝廷培國本為一家養元氣視今之官歸者盈載席捲子弟鮮衣怒馬其賢不肖為何如也

唐蕭嵩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固請見許嵩退修蔣園區優游自怡二子就養年踰八十士論榮之唐世宰相如長孫無忌之親臣褚遂良之顧命魏徵之勳舊不免貶謫視蕭嵩之勇退其明哲為何如也

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有名於時考功郎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皆文彩浮華擢之將誘後生而敝風俗其後二人卒不能自立噫其得取士先器識之義乎

陳瓘曰辟穀非直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勲業地無愧是神仙世之貪財害民蠹國罔上得不義之錢以佞佛作醜可以悟矣

宋尹洙與孫甫好辨論對榻語幾月未嘗一言及湜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於死而師魯未嘗一言

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乃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乎此得孟子待王驩意

范仲淹為推官比去無歸貲止一馬鬻之徒步歸自其少賤時能立節如此矣

鴻苞曰大臣之道剛不欲褊急柔不欲脂韋以無慾為主以有容為大

凡人懼讒而去放意林泉陶情麴蘖往往抑鬱不平而劉莘老方竄逐中惟謂當途者能顧人國事絕不言人之排擠而已之困躓初無異守官之初

或問古人有體有用今人用多而體少余曰全體必有大用戰國之孟子南宋之朱子俱有作用惜乎當世之不能用也

或問文中子何如余曰論人當觀其世六朝喪亂之後上無禮下無學文中子以英少之年挺然以聖賢之學為己任道行河汾一時興唐之佐皆出其門真豪傑之士也

人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搶地思慕懇切此為人子所當為也迂昧之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割

股不已至於割肝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而割肝臥冰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

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涕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萬其勢足以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每讀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

信陽王集卷本治人臣道

十一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瑄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此喻君臣朋友相知不盡者也私自憐三字極有意人君之聘臣宰相之進賢相知必深相信必素而後可出歷觀古今炯戒多矣有相知相信之深一出而成功者伊尹傅說是也有相知相信未深確乎不拔者嚴子陵蘇雲卿也孔明感三顧而出先主終違草廬之言守小信不取荊州狼狽當陽欲奔蒼梧非孔明求救孫將軍是亦劉表而已後人好議論者猶云只合終身作臥龍下此如符堅之王猛唐氏之魏徵不思其

身後之言伐晉伐高麗以致敗亡余謂二君驕忿甚矣王猛魏徵縱不死亦不能阻其行也又下此則范增韓生而已是女子見金夫而不有其躬者也

張詠知益州買婢侍中櫛四年內召去呼其父還之猶處子也可以為難矣白樂天詩云閒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

俸祿不入私門後漢妻子不之官舍後漢班條之貴

食不舉火左剖符之重推衣補葛晉鄧南陽太守

敝布囊身羊菜蕪縣令凝塵生飯丹一硯不藏篋

宋包一鮓不遺親侃

王十朋登宋紹興進士第一歷饒夔湖泉四郡守至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朱子稱其光明正大疎暢磊落為有宋直臣惜不究其用公好詩吟詠甚富早梅詩曰羣芳避路放梅開奔走遊人滿砌苔半樹溪邊衝雪破一枝頭上帶春回月移瘦影供吟興風荐幽香襲滿杯剛被西湖都道盡至今詩客句難裁

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江淮早穀湧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

任之既而商以米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價遂

平

唐元德秀字紫芝令魯山所得俸悉以衣食人之孤遺者

歲滿惟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山水定居焉不

牆垣扁輪歲饑或日不爨彈琴讀書而已房瑄每

見之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心都盡

東海殺孝婦三年不雨冤氣干天和也當吏捕孝婦

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論死嗚呼鍛

鍊之下何求不得即自服且恐有誣况以揆此二

字殺人乎語云刑官不可為真不可為也

信陽子卓錄卷六

主

唐李景讓浙江觀察使母鄭氏治家嚴身訓勅諸子

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

身况無妄而得乎亟使閉坎

浙江武舉陳勇等謁余余謂之曰孫吳之書先詐力

而後仁義非得已也蓋兵詭道也不得不以奇勝

然殺以止殺非仁義不可以守天下爾等存心行

事必以仁義為本詐力不可尚也世人重文輕武

以文士讀書明理武人不然是以輕之自重之道

在忠孝廉節諸葛武侯關壯穆皆可師也

信陽子卓錄卷六

信陽子卓錄卷七

及門諸子較

問道

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

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

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湛然在內有

事時隨感而應動靜表裏本末此心只是箇專一

畏敬佛氏是硬把捉繫縛這箇心方其無事時把

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信陽子卓錄卷七

一

佛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

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

氏之學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為教始則欲人

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

即空而契所謂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

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釋氏言性窮其本末要不

出此三者然此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其復

能向上尋帝降之妙庶乎其可矣顧自以為無上

妙道乃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至於廢人倫滅天

理其貽禍可勝道哉

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以自然藉口卽子有言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顧彼善爲遁辭以爲佛氏不合一法夫旣舉五倫而盡棄之尚何法之不舍耶

佛老之教初無齋醮之說齋醮起於梁武帝道君之事可驗矣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福可求道君得之矣

神仙之術以長生爲說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

信陽子卓錄卷七

二

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不能久享其樂是以好之假使其術信可長生何故四海古今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耶

朱子曰天堂若有則君子登之地獄若有則小人入之至其所以然之故則隱而未發也

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夫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隱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冥福

之辭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以欺罔人主如新垣平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方術貴幸震動海內其後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善夫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神仙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文王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長生之虛誕明矣後人甘心而不悟哀哉程子曰神仙煉形養氣以延年如一爐火置之風地則速熄置之密室則遲熄老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卽康節四不出謂大風大寒大雨大暑也昔

信陽子卓錄卷七

三

周公坐以待旦孔子席不暇煖大舜烈風雷雨弗迷故神仙之事儒者所不道非不能道以其不能至也

信陽子卓錄卷七

及門諸子較

博物

軒轅問於廣成子曰敢問干支之義何如曰太歲在甲曰闕逢闕擁遏也逢萌也東方木氣萌動擁遏未伸故曰闕逢乙曰旃蒙旃蒙柔弱之貌草木寬曲而出其形旃蒙然未能剛也丙曰柔兆柔兆胚胎也南方火氣始胎故曰柔兆丁曰彊圉彊壯也國物之盛大不可以圉也戊曰著雍著猶言土著也雍豐茂也戊為戌之母著著而豐茂陽之體也已曰屠維屠宰制也四方曰維即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已在中宮以宰制四維也庚曰尚章尚高章顯也萬物皆成於秋庚承象土之功高顯而章著故曰尚章辛曰重光金從革辛為頑金須鍊而後成又辛有新義故曰重光壬曰玄默北方水氣之色壬為陽水外視之默默然所謂玄默也癸曰昭陽水內明外暗癸為陰水屬內故曰昭陽此十干之義也又太歲在子曰困敦即混沌也天開於子一陽始生困困敦敦然未可量也丑曰

赤奮若赤赫也奮發動之意言陽氣赫然而發動也寅曰攝提格攝提從手皆引達之意格至也陽氣引達而上萬物皆至於生猶曰振德提擻之云爾卯曰單闕卯象開門之形闕即闕逢之闕卯為木子故曰單闕辰曰執徐徐物各有所執徐徐然振美也已曰大荒落荒亦大也落成也陽氣畢達萬物落成至大至荒不可勝窮也午曰敦牂即困敦之敦牂爾雅音臧一陽始萌敦然藏伏於下言未盛也未曰協洽協洽者浹洽也陽氣合於陰而將變也申曰涇灘涇寤也灘難聲也陰氣盛陽氣為所寤難也酉曰作噩作起也噩嚴肅之貌言陰氣起而嚴肅也戌曰闔茂茂畢也闔掩也言歲功既畢斂華就實也亥曰大淵重泉也亥為陰水獻顯也微陽起接盛陰顯於重淵之下也又曰亥閔也見閔則顯其尤異也此十二支之義也

或問十二辰所肖何謂也曰是非吾儒所講也雖然嘗聞之矣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值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口鼠危月燕子也室火豬壁水獮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卯日雞畢月烏酉也皆火猴參水獬

申也并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
 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戌
 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
 木獬牛金牛牛丑也天禽地獸分直於天以紀十二
 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敢問納
 音何謂也曰天干地支互相臨遇則無專一之統
 故立納音之法猶律呂旋相為宮一音之中納五
 音焉十二辰納六十音猶宮商角徵羽旋相為宮
 而成六十音也律呂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甲
 子亦然甲子娶乙丑而生壬申壬申娶癸酉而生
 庚辰庚辰娶辛巳而無所生者三元之義備天地
 之道於是乎止也相比而異其陰陽故稱妻相異
 而同其納音故稱子敢問納甲何謂也曰朱子曰
 是惟京房之法參同契以之寓行持進退之候離
 為日坎為月坎離日月之正體也月離於日而有
 弦望自望至晦循環出為八干之納甲以卦之陰
 陽消長為晦明陽而明陰而晦每月初三變坤為
 震昏時月出庚故庚歸震初八上弦變震為兌昏
 時月在丁上故丁居兌十五變兌為乾昏時月在
 甲上故月盈壬甲而壬甲從乾望後月生魂變乾

為巽旦時月在辛上故辛歸巽二十三日下弦變
 巽為艮旦時月在丙上故丙歸艮二十八後變艮
 為坤旦時月在乙上故月沒乙癸而乙癸向坤也
 所謂納甲者此也
 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分春秋分也
 至冬夏至也啓在立春立夏閉在立秋立冬雲物
 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八節其禮並同
 禹治水施功之序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
 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充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
 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
 功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
 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
 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
 此詳之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
 於南海鄭玄曰三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又在
 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按漢書地
 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酈道元注水經銳意
 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處馬端臨輿地考云孔
 鄭通儒亦莫知其處是年代久遠遂至堙洵無以

詳焉今按杜氏通典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曰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為瀘水焉瀘水即黑水也長寧周文安公曰三危山在雲南麗江其原委既詳足補禹貢之注矣漾水今在大理之西百里土俗訛作樣備唐書姚嵩道討擊使唐九徵率兵擊吐蕃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築城城之九徵毀緬夷城破之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即此水也黑水祠在雲南昆明縣官渡馬端臨生宋季土宇分裂紙上之言難以考據今三危黑水祠漾濞皆

傳聞

五

在中國成都楊慎寓雲南目擊耳聞得其真書以論四方之好古者

歐陽永叔曰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弗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宋江州刺史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侍郎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以揚子江南冷水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井為第三丹陽觀音山寺井為第四揚州大明井為第五而松江第

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相反而李季卿所說二十水得非又新安附益之耶廬山康王谷水惠山石泉蝦蟆口水虎丘井水廬山招賢寺方橋潭水揚子江西南零水洪州西山瀑布桐柏淮源廬州龍池山頂水丹陽寺井揚州大明寺井漢江中冷水玉虛洞香溪水武關西谷水松江水天台水玉瀑州圓泉嚴灘水雪水○如蝦蟆口水西山水天台瀑布皆羽戒人勿食食而生疾其餘山水江水井水經相反

取虎跑泉烹芥茶甘香可愛明窗淨几之下焚香讀書晤對良友可以共飲否則為李于鱗投異輿夫也按地志兩山之夾為芥諸芥中羅芥為佳朱升曰茗之帶草氣者茗之氣質之性也茗之帶花香者茗之天理之性也治之者貴除其草氣發其花香法在抑揚之間而已乃作詩曰一抑重教復一揚能從草質發花香神奇共詫天工巧易簡無令物性傷

木

丘濬天妃碑云天妃宮江淮濱海間多有之其神為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送實以為靈素三女太虛之中天為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為天二小為地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故稱妃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其祀特重司馬溫公謂水陰類其神當為女子宋宣和中遣

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
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

洪武二十七年詔徵儒臣定蔡氏書傳書成賜名書

傳會選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

右轉陳祥道曰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

牽轉至於日沒日出非日之行乃高宗彤日謂祖

庚繹於高宗之廟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氏洛

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

之七年陳氏標皆不易之論

孔穎達曰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

故云委蛇陸佃云魚屬連行蛇屬紆行詩曰委蛇

蓋取諸此張敬夫云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

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

左傳叔孫豹如晉晉悼公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

拜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

好也敢不拜嘉又儀禮於燕禮鄉飲酒禮皆歌鹿

鳴四牡皇華注謂歌鹿鳴取嘉賓示善道又樂其

明昭之德可則做也四牡取其勤勞王事忠孝之

至以勞賓皇華取其自以不及欲諮謀賢哲以自

光明謂之升歌三終大射禮亦歌鹿鳴三終大戴

記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鹿鳴程

首鵲巢采蘋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劉公瑾曰凡上

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

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

朱傳因之以為此燕饗賓客之詩郝敬曰此詩初

本燕羣臣嘉賓作猶關雎本后妃之德雖鄉射燕

禮用之未可遂為鄉射燕禮之樂歌也又按樂記

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

始也鄭氏曰宵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

四牡皇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蓋以居

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於本鳥名古人鳥字陸佃云鳥又為歎聲鳥見異則

噪故以為鳥呼歎所異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人之死各返其本魂陽也故

升而在上魄陰也故降而在下况聖人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故其歿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孔穎達

曰文王升則以道接事於天下則以德接治於人

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為從而

行之愚按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易曰后以財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云左右即其

義也

管東溟論詩駕鴛章序曰刺幽王也此二章一正一反以為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

王嶽生曰夏時冠周月曾質疑於顧廷麟不能決後閱陽明集却是時月俱改余曰以夏時冠周月是謂悖周聖人豈敢時月俱改則以冬為春以秋為冬矣本經何以書六月雨冬無冰耶若六月應雨冬宜冰則時月却未嘗改善哉楊用修之言曰周建子為歲首以是月為元旦行朝覲會同之禮耳

信學集卷八

九

農時仍依春夏秋冬之序此通論也至豳風之詩時月俱合夏時乃周公述太王時事宋儒不察或執七月之什或執十月之交之篇或泥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紛紛聚訟奚益哉

項喬云魯隱公即位元年實平王四十九年也魯史不書平王之年而隱公之年是書則僭矣孔子魯人也義所當諱然君臣之義終不可廢故於正月之上加一王字曰王周正月也則尊王之義自明矣此與告顏子行夏之時特為萬世立法者不同况曰行夏之時亦可見當時行周之時矣謂夏時

冠周月何其固哉

詩即史也詩亡然後春秋作

尚書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會選以蔡傳為非引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厥居以下為人事註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張居正曰上天之與下民勢若相懸而冥冥之中凡斯民之受形賦性類聚群分者悉隱然默有以安定之然天雖有意於定民而不能自為若輔相上帝奉天命以行事使民生日用悉合於所當居之理常定而

信學集卷八

十

不亂者則王者之事也此與會選之說合則蔡傳非矣又會選謂蔡傳失者六十六條容致正董仲舒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王克曰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致龍奚益哉天子祭天陞自午陞祭社陞自子陞蓋社主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主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若群臣朝參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陞朝班則向東西立以避馳道其義不同

凡祭享之禮戴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祭神明歆

之如庶人陌錢辨香皆可格神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民生脂膏以此尊醪俎饌邀求福祿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民祈禱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也

自朱子作學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之後勉齋黃氏

諱幹字直卿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下則

始自西山真氏諱德秀字希元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

諱字宗道乃做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後有覺軒蔡氏諱字仲覺四

書集疏趙氏諱孫疏格四書纂疏吳氏諱三疏克四書集成

惜之論指病其從溢於是定字陳氏諱字作四書發

明雲峰胡氏諱文字仲虎作四書通而定字之門人道川

倪氏諱士毅字仲翁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

有汪克寬序元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

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刻所刻

四書通義中永樂時所纂大全特小有增刪詳簡

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

誤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字德

居十年為此書但改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

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

釋而改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

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時儒臣奉旨纂

修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

家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

百世儒林之緒而僅鈔襲成書欺朝廷誑士子豈

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

士人盡棄宋元以來實學上下相蒙以饗祿利經

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難乎其

為力矣

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仰觀奎星圓曲之勢

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

文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始變古文以

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籀文亦史籀所作

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郵鄴

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

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八分者秦羽人

上谷王次仲所作也文簡略赴急疾之用隸書者

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繫獄益小篆方圓為隸

書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

書章草漢黃門令史史遊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

時史遊作急就章解散篆體羸書之行書者後漢

穎川劉德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偽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飛白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愔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蔡邕云秦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策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今之草書是也

歐陽修曰飛白書點畫如禽獸狀而點最難工

唐武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黃炎之裔則上古無

百姓乎若為朕言之張說曰古未有姓若夸狄然

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

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

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異其後或以官或

以國或以王父之子始為賜族久乃為姓戰國時

族姓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氏及

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

魏為多由此推之楊用修解書以平章百姓為百

官非無據矣

郊祀志曰大夫祭門戶井竈中窻韋昭曰古者穴居

故名室中曰中窻

進業曰登進農功諸事業餘三年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

登曰泰平餘九年食

王莽作金銀錢布之品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

千五百八十顏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

紛乎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事光

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

卿稍失職矣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

書奏事文帝禪漢改秘書為中書有監有令而亦

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

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

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省主出

命門下省主封駁尚書省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

下為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

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先使兩省於政事堂議定

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為中書門下自是

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參

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及五代即用士人樞密

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

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使掌武事謂之
二府

秦不師古太尉掌五兵丞相總百官又置御史大夫
以貳於相漢因之通志云秦時少府遣史四人在
殿上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主也漢承秦置及武
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遷為之遂罷
尚書為中書之職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
四人分四曹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國二
千石民曹主吏民上書客曹主外國夷狄復置三
公曹主斷獄其一人為僕射通掌圖書章奏其任

信陽子車錄卷八

博物

十五

尤輕至後漢光武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
綜理庶務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
之屬其外又有勳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褒勤舊故
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晉階以其
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為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
媚於眾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
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併職事官通用
為賞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於是金帛重而
官爵輕或以大將軍告身止易一醉五代等殺益

秦三公端揆施於軍校衣紫執象被於胥吏名器
之濫無此為甚宋承五代之弊不能釐正故臺寺
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
多無職業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為
煩文人不復貴所以鼓舞群倫曰官曰差遣曰職
而已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

漢凡諸郎皆掌執戟宿衛以侍衛故通謂之侍郎東
方朔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東漢尚書侍
郎三十六人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
十六侍郎煬帝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

信陽子車錄卷八

博物

十六

尚書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則今郎中之職
秦有三署郎以其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三署郎
初入尚書臺者稱郎中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隋
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謂曹郎本
員之外復置郎也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後魏
諸曹各量事置掌故主事隋初諸臺並置主事令
史
唐制三省之長共議國政後以太宗曾為尚書令臣
下避不敢居乃以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
書令號為宰相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

疾小瘳三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之名始此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始此後為宰相者必加此銜宰相事無不統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故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宋制兩府中書有叅知政事樞密有同知副使簽書而出領方州入為公輔與唐制畧同明革丞相以翰林入閣辦事號大學士秩五品兼尚書則二品寢沿至今無丞相之名而有其實矣大學士六尚書為叅知政事侍郎卿貳即出為督撫轉

信學事錄卷八

七

運使叅政副使則名監司翰林給事御史授此者號外轉在內者不知民情土俗一行作外吏則聽轉移於民在外者不習國典常游歷清班尸位取容而已內外互用乃見真才大哉王言安得旦暮遇之

唐明皇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等為之掌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又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開元廿六年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專掌內命克其職無定員內宴居宰相下選用益重而禮遇益隆宋制略同太祖曰學士之職

清要貴重朕每恨不得為之其榮可知明選進士文品拔萃者為之號庶吉士教習有成授史官游歷公輔非由翰林者不得大拜沒不謚文較唐宋更重矣

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唐因之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為乙第後取以詞章較眾科之目為尤貴宋試論策明試八股而得人為盛

信學事錄卷八

八

唐高祖初入長安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州縣皆有數太宗益崇儒術增廣生員今之廩增所由昉也

唐設國子監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為之入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為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文武七品子孫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統於祭酒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限年考其成今皆納粟陰生官生藉徑倖進竟不知國學之設謂何矣宋明拔監行積分法學成授官猶唐俊異之遺若今徒有其名耳館學舉其成者送尚書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試於考功員外郎後以禮部侍郎主之有明經秀才童子諸科之目明經試經義秀才試方

略策童子十歲以下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子出身今之舉人即唐鄉貢也自書履歷曰貢士人稱曰孝廉倣古舉孝徵廉之意也稱應貢廩生曰明經則無謂矣稱生員曰秀才亦以古有是名耳然其科則異

武舉起於唐武后長安二年其制有馬步射馬槍翹關負重之選然顯者僅郭子儀耳

明宣宗吏部箴周官六卿其長太宰統治百寮以熙功載致治之本實資用賢甄拔簡任爾持衡銓爾雅敬之務公戒私善爾勿蔽才爾勿遺必黜儉邪

信陽子集卷八

九

必進忠貞用舍適宜治由汝興度德定位乃稱任使小知大受官罔不陟精爾識鑒勵爾正直相子於治夙夜無斁

戶部箴君國之道子民為先黎庶既安邦本植焉相古地官實爾之職均節惠和民乃衣食賦稅有經徭役有常民之所供舊典式張庶幾夙夜恪謹乃服上下畢充何有卒殫惟仁之溥而義之盡苛征暴括邦以不振爾惟鑒茲毋縱括克予惟爾任爾其懋哉尚友古人執德不回

禮部箴法天出治莫大於禮稽古伯夷為虞秩宗所

典三禮宗伯攸同政本之地實宣教化品節制度式昭禮樂咨爾禮臣夙夜惟寅秉其直清以交神明安上治民爰及四裔祇循舊章亦義之比治國去禮猶耕無耜咸篤敬之以懋政事

兵部箴部以兵名實古司馬詰是戎兵以固華夏書有明訓儆戒無虞茲用教寧其可弗圖怠則隳政貪則亂法毋為泄泄毋為沓沓思古良臣鞠躬盡瘁是用作箴以勵有位

刑部箴聖人制刑輔治弼教掌邦之禁惟仁是蹈惟

信陽子集卷八

十

何昔之德移情就律何今之刻如鑑如衡刑乃弗忒天不可違民不可罔斷不可續應則如響往體子仁欽哉勿渝庶幾祥刑有永令舉

工部箴虞舜之世垂若百工暨於成周乃設司空漢置水衡將作少府備物致用必謹其度凡諸繕作儀品有秩辨其楛良去華就實凡厥有位宜慎其官順理而治勿苛以殘為所當為毋耗於財逸所當逸毋殫其力必祇必勤必施以公百役具宜惟爾之功

都察院箴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目委以綱紀

糾違繩愆激濁揚清用獻嘉言惟直與明救違民
隱舉察官邪必究大體毋剋毋頗毋以賄遷毋以
勢懾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姸娜緘默徒取充位職
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心必修諸己庶懋爾績
庶輔予理

通政司箴出納政令后龍是職周仲山甫亦謹朝夕
崇卑一氣流貫無間有過弗流體乃為惠爾職於
斯必敬必忠命必下究情必上通讒說殄行師用
震驚爾謹爾明予治乃成維樞維機維喉維舌爾
飭無怠庶儆在列

信陽子集卷八

主

大理寺箴有虞用士弼教明刑秦漢相繼廷尉是稱
一以輔治列之九卿有翼有承鑑空衡平易簡明
慎書戒欽恤祗率勿違乃德之吉惟官惟反惟貨
惟來終迷不復乃禍之階粵昔蘇公悠悠我思爾
儀爾規服此戒辭

王十朋云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祫者禘
中之一事古者大禘之時羣廟之主皆陳於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
之祫是禘總名祫一事亦猶薦生薦熟則謂之薦
裸酒求神則謂之裸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

者皆謂之祭名也

佛朗機銃子遇板木四五重亦打透惟張曳水被綿
布網子稻草一打即墮落柔能勝剛故也

蘇武於北海聞上崩南嚮號哭嘔血由此觀之哀傷
之至有失血之理予向者南陵之戚得無同乎

蘇武在匈奴時取孀婦生一子後致金帛贖之拜為
郎噫一舉而三善備焉奉命不辱忠也延一綫以

承宗祧孝也十九年中坐消歲月惟孀婦是共知
也

唐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

信陽子集卷八

主

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始備籩豆干戚增
置生員

攷孔子生卒取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其歲主史記庚

戌月主穀梁氏十月為確則孔子之生在襄公二
十二年十月以夏時推之是月建酉甲戌朔自甲

戌推至庚子為二十七日羅泌以為八月二十七
日是也穀梁氏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

二十一年誤書為襄乎蓋魯襄公二十二年即周
靈王二十一年也其卒主左氏哀公十六年壬戌

四月乙丑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為

七十三歲與史記家語之說合

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葬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非古也壽陵其因山為體毋封樹毋立寢殿園邑夫葬藏也欲人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吾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毋藏金銀毋施珠玉漢代諸陵無不發掘至燒取玉匣金縷并骸盡之是焚如之刑也死而重死豈不痛哉

萬石君傳取親裙廁踰浣洒親裙近身小汗衫也廁踰廁中受糞版也皆取而浣洗也

信陵王集卷八 博物

三

辟倪音睥睨眼空無人也

跣跣音落無檢局也跣放廢不遵禮法也

磬折曲躬也脂韋突梯滑稽呶訾慄斯啞咿儒兒絮楹俱輒媚貌出離騷

身毒音捐竺西域國名

東園匠主作皇陵內器物者漢魏六朝間給大臣勲貴之故者東園秘器此也

珠襦玉匣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縷要以下玉為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殮葬之衣也漢書曰霍光薨賜璧珠璣玉衣近日遂寧老官

廟河徙崩出古冢土人於棺內得金絲遂匿誌石

余過其處見石甕橫江干云是萬年燈父老為余言有金瓜香爐等物疑是漢唐時人漢書霍光廢昌邑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詔可其奏晉灼曰珠襦貫珠為襦若今革襦也觀此則係御物非詔賜不敢用諺曰黃金入土千年必出楊王孫曰厚葬無益於死者今日入而明日發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信矣

漢射聲校尉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射之因以名戊巳校尉戊巳土也土寄旺四季位在中央今所置

信陵王集卷八 博物

三

校尉處西戎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巳

通籍謂人臣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

勸駕有賢者應貢京師其人或引高不就郡守身自往勸勉駕車而遣之

計偕漢武帝紀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王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令所徵之人與計吏偕來

京師也計吏入覲就考之吏也

伊蒲蒲飯也伊吾誦書聲顏行鴈行也頡頏兩羽相並飛也掉楔樹門扁也註誤註議而錯誤非其罪也欵乃音換諺權船歌也

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其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
判立士習始分服縫掖者不爛韜略被介冑者不
通經術兼之者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亮羊
祜杜預李靖諸人有文有武難繁一律然木直者
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
可為也

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戰國策
顏觸曰清淨貞固以自虞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
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
安虞而民和睦又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

信陽子車錄卷八 博物

圭

也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晏字又作豫易曰豫
樂也揚雄傳又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
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譽豫同
游其下也

韓信乞食於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
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此言所以教
信者深矣惜信不悟厥後身殞家亡由責報之心
重耳若子房授書圯上豁然大悟功成身隱方不
負老人教矣五日讀漢書秉燭書此庸自鏡也越
日見王禕評曰信挾功而望人之報故假王則請

與地則會奉朝請則鞅鞅使信知天下苦秦之虐
項之暴而為之驅之猶漂母哀我飢而飯之也則
何至望報於人而自貽伊戚耶與愚見合因並錄
之

余謂韓信在高帝時不反在呂后時未有不反高帝
力疾征陳豨雉心度其不久故殺韓信以為異日
王諸呂地非為安劉也高帝欲殺樊噲呂雉殺韓
信兩人各有心事

孫明復居魯石守道北面師事之講問不怠明復行
則從升降拜起則執杖履以從於是學者知有師

信陽子車錄卷八 博物

圭

弟之禮

楊慎曰刺史太守不同漢制自三輔外分九州九州
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
則潁川汝南六郡國等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
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豈弟之德太守之職也如
今按察司與知府相似混呼為一非矣又別駕只
可稱同知宋立通判以監知州稱為監州可也
讀實子傳敬由編知立生祠始於漢卓茂畫像始於
吳陸雲頌德碑始於唐賈敦頤敦實兄弟有德於
洛為立棠棣碑敦頤曹州人貞觀時歷州刺史廉

潔入朝車一乘盡室行羸馬繩羈道路人不知其
刺史也

閱口譜耿恭屯疏勒拜井出泉憶余出使倭羅斯三
軍暑日乏水余顛天而雨降書曰至誠感神理足
信也

信陽子卓錄卷八 博物

五七

信陽子卓錄卷八

跋

乾坤闔闢二氣氤氳陽輕清而上浮陰重濁而下降
人與萬物遂生養變化於其間顧陽以長養發育為
道故於天地為暄和為光霽於人為剛正為丈夫於
物為麟鳳為松柏陰以斂藏消鑠為道故於天地為
晦冥為霾霧於人為姦邪為女子於物為蛇蚓為荆
棘自非聖賢豪傑伸此而屈彼則人欲橫流天理漸
滅幾何其不綱淪而法斁乎五經四子之經涑水紫
陽之史所為大書特書揭日月而亘山岳者此物此
志也然非知明守定則茫茫海若波掀濤激其為中

信陽子卓錄卷八 跋

一

流砥柱難矣是故顏曰卓立孟曰不動心周曰主靜
程曰主敬主宰定而泛應曲當立命安身之道殊途
同歸千聖印合無二致也遂寧張先生秉性清淑造
道精醇自其童時束髮受書有志正學已大異世之
為科舉者遭時得位歷數中外閱歷多而聞見廣磨
厲久而識力堅投以艱鉅卓有成績朝野邊徼婦人
走卒無不知有先生第所知者功名之烜赫而不知
其夙夜小心游覽於今古把持於方寸卓乎若作室
之有棟行舟之有柁也先生之學以敬為體以時為
用澹泊寧靜以居身寬大和平以接物是故於名利

聲色如腐鼠穢物避之惟恐不遠於仁義道德如芻豢甘旨啖之惟恐不飫退食自公焚香閉閣尚友古人論定而劄記之積有卷帙命師校讐編次義例準諸近思錄而小有變通要以不悖乎道而已是故二帝三王外亦有取於漢唐宋明禹臯伊周外亦有取於子房孔明鄴侯稚圭希文周程張朱外亦有取於子雲文中子魯齋陽明枝葉千條根柢一貫蓋先生審理甚嚴而論人甚寬不欲為覓絕不可攀躋之說以阻後學此則先覺引掖之苦心也噫二氣揉雜學者者率其所性偏於一往以迂腐為理學以功利為經濟以小廉曲謹為有守以鹵莽決裂為有為揆厥病根由於不學是以見不明而守不定程子所謂扶醉漢扶起一邊倒却一邊得是編而研悅之不啻舟行大海而獲指南也師末學小儒自先生撫浙時受提命迄今兩紀無所建立有辜造就顧猶安命固窮不敢奮楫逢時於先生之學或庶幾蠲測萬一云謹述而跋之卷尾

康熙丙申清和吉旦歸安受業門人陸師頓首謹跋



信陽子卓錄卷尾跋

二

信陽子卓錄補遺序

遂寧張夫子講道有年精研實踐匪如世之儒者徒能言之而已自其幼學所得洎夫數歷宦途遍搜廣覽凡有會心輒手疏而劄記之哀積成帙名曰卓錄屬門人陸師芟繁舉要分類排纂釐為八卷既又以筠奉教之日久出全藁命檢掛漏筠得受而卒業不啻入多寶林惟恐撮拾之有未遍也謹依類輯綴各如千條編為補遺二卷庶幾乎暢厥旨歸焉竊思自古名臣碩儒選理學者或歎於事功優經濟者或詘於節槩吾夫子以光明粹白之資際昇平有道之會弱冠登朝垂五十年踐陟台鼎歷試諸艱貞操一致惟以仰報主知俯酬所學為兢兢可不謂明體達用躬行心得者歟是編雖吉光片羽學者據厥原本可以上溯宗傳涉其緒餘亦足翫資多識從來學以言傳亦復言以人重日星川嶽斯文在茲爰不辭謏陋而贅筆云康熙丁酉長至日仁和受業門人吳筠謹識

卓錄補遺序

一

信陽子卓錄補遺目次

卷上

道體 計一十八條

致知 計六條

存省 計四條

修身 計十條

卷下

經世上 計六條

經世下 計二十一條

閑道 計二條

博物 計九條

信陽子卓錄補遺卷上

及門諸子較

道體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出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話詞甚平易而理極分明直是看得透也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示人不是懸空立說心統性之靜氣未用事心正則性亦善心統情之動氣已用事心正則情亦正心有不正則情亦有不正矣

論性不論理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氣為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論性善固得性之本原而不論氣則不知有清濁昏明之異故不備
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

理之所存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為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距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或認心以為性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

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智凡其燦然截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

皇極經世一

二

以包四德而為性之全體也然莫非自然而不假纖毫布置安排之力此其所以為性命之理也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真實無妄之謂誠

邵子曰揚雄作元可謂見天地之心者註云易於復言見天地之心冬至之卦復也起於中孚七日而復應焉子雲太元始於中首可謂知其心矣

又曰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註云精神性命之本原血氣精神之佐使血氣者喜怒哀愛敬之所生情之所起也人端本則情復於性逐末則性敗於情

性陽類故為神情陰類故為鬼情靜性復陰消陽純學至於此死而不亡矣若肆情縱欲喪精失靈其死曰物豈惟鬼乎

趙玉峰因問鬼神之事余曰邵子云人之生也氣行於天死也形返於地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生而精氣清明則歿而為神若志為氣役則為鬼再下則為物矣

楊用修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

皇極經世一

三

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張行成曰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氣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而推理故不可論理而遺數

程子曰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子三復之喟然曰性本善也其有不善者情耳譬淵渟澄澈者水之性也其下有不平則激而為湍風行水上則盪而為波水之有湍與波猶性之有情也

表表中庸疏意云天地萬物皆從太虛中來同此性

同此道本無間隔位重主宰故言心育重化機故言氣然畢竟不可分也學問之極功說人道聖神之能事說天道初無待於外句甚好位育之功不是有造於天地萬物只是自復其本體豈有待於外哉嘉靖丁未會試程文不依註分配

又曰聖人位育工夫全在中和二字禮以導中樂以導和政以布此中和刑以弼不中不和者究竟論之無爲而成中庸之政不怒而威中庸之刑也近思錄曰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乾者天之性情也功用之謂鬼不測之謂神

中庸補遺卷上 道體

四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爲道心生於形氣之私爲人心二者雜然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於一而應於萬者也譬懸鏡於此惟物所照照以妍則妍應以媸則媸應謂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爲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

豈有二乎哉然則所謂惟精惟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發而言耳隨其心之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久而弗失是所謂一也是所謂中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湯潛菴先生云 御試題天有四府聖人有四府出邵子皇極經世書天有四府謂春夏秋冬聖人四府謂易象詩書春秋邵子以四經配四時如皇帝王霸鳥獸草木原未易解余亦就素所學者陳之耳張子謂春夏秋冬之時也氣爲之行也易詩書春秋聖人之言也心之聲也聖人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聖人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天以氣感人以心通其道一而已矣天人相與之際呼吸可通一誠爲之也邵子曰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其意甚當

中庸補遺卷上 道體

五

王氏子充曰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五行合洛書則自漢孔安國劉向諸儒始其說以爲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

後世儒者莫辨其非孰知河圖洛書皆伏羲之所
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
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
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
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
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
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與
七皆在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西中之為木金
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
天數也皆白文而為陽奇二四六八十地數也皆

黑文而為陰耦此其陰陽之理奇耦之數生成之
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也其謂之易宜也若洛
書之為洪範於義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
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
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
事豈有陰與耦之義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
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為陰與耦乎又
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陰與耦之數二十通
為四十有五則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耦之
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

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
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旦河圖洛書所列者
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
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
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人君之所以
建極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稽疑者以人而聽乎
天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
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
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証應禍福之際

以為治天下之大法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
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易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
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
洛書並言而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
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
可信者二先儒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
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即九疇之子目夫河圖
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是則是
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
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

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假他圖之數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不亦既疎且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有合於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憂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耦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咸用六極六十五字

皇極經世一

八

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治與其次序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絲陘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彛倫所以攸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

此彛倫所以攸斁也彛倫之敘即九疇之敘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絲後言天錫禹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子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錫乎此其不可信者五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義文之畫卦也其

皇極經世一

九

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曰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燦然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

信者六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衷諸聖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非聖人言歟以聖言斷聖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圖授羲書錫禹者皆非也按此與前吳澄說不符以其有合啓蒙之意故並存之

致知

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

車錄補遺卷上致知

十

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如耳則當格其聰之理目則當格其明之理口鼻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靜性情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當格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忠孝仁敬智信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獸昆蟲則當格其各具之理至於聖賢之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格物也又當求其精粗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格之澄心精意以徐察其極今日格之明日

又格之無日不格潛體積玩之久沉思靜揆之淡已格者不敢以為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為難而遂厭久則塞者開蔽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理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見一物各一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為一理朱子所謂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可得而識矣

邵子曰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筮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筮蹄可也舍筮蹄而求魚兔未見其得也

車錄補遺卷上致知

十一

王陽明曰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欣喜和平而時生焉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禮樂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富家之父祖慮其庫藏產業之積其子孫或至於遺亡散失卒窮困而無以自全也而記之籍以貽之使世守其積而享用焉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庫藏產業

之積存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硯硯然以為是六經矣何異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其庫藏產業之實積遺亡散失至於窶人而猶覽覽然指其記籍曰斯吾庫藏產業之積也

讀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子曰窮理便可盡性至命只說得太快了窮理還要盡性盡已之性盡人之性物之性纔可至於命原有次序愚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天而之人也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盡人以合天也

讀一句書須體察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

存省

朱子曰為仁之要固不出於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

胡居仁曰聖賢工夫莫切於敬程子云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門主一無適是敬之存主謝氏常惺惺法是敬之精明尹氏收敛身心不容一物則敬之純一者也

屠長卿曰水之受刃也刃過而水不傷水虛也聲之度垣也垣實而聲不碍聲虛也日之照也玉階糞壤無擇也日公也雪之墜也裊褥溷廁無擇也雪公也人碍形骸則實執形骸則私必也舍形骸以養其公忘形骸以養其虛既公且虛大道來集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保此三鏡以防已過

修身

盡事親之道而得其仁盡事君之道而得其義盡夫婦之道而得其智有別也盡事兄之道而得其禮盡朋友之道而得其信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以至盡耳目口鼻手足之道而得聰明止肅恭重之理又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程子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或曰人有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已何與焉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若無者分定故也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故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形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仲達謂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亦是此意

與人言當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以世法治世以道法治身何謂以世法治世物應喜與之以喜物應怒與之以怒物應動與之以動物

車輪轉上

古

應禁與之以禁物有順逆與之以順逆物有去來與之以去來是為以世法治世何謂以道法治身因物以喜我不喜因物以怒我不怒因物以動我不動因物以禁我不禁因物以順逆我無順逆因物以去來我無去來是為以道法治身不出世法而得道法即治世而得治身是故荃宰何妨軒冕不避

夫有陽德有陰德陽德公行仁義拯世澤物天下頌之史冊書之所為立為人楠樣者是也陰德若耳鳴已獨知之而人不聞潛行密積不求聲名不要

福利世人無從表揚讚誦而天心簡在書名上清此尤善之善者也貧賤之士布衣糲食雖有仁心澤不及物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人於物必有濟等而上之若為監司則有利濟一方之權可以澤及一方若為宰相則有利濟四海之權可以澤及四海若帝王有施仁布德之念天下之事惟吾所欲為而誰為阻捍者天下誦之史冊書之上帝亦愛敬之吾為德而不為惡澤物而不害人清夜之間返觀內省亦必有泰然而自得者矣

車輪轉上

主

者之道以窮理盡性為全體以修己治人為功用試觀天命之謂性一章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儒者之分量也說大人則藐之此儒者之氣槩也居仁由義儒者之志節也孔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夫謂之曰儒何以亦有小人之分蓋誠偽之辨也故朱子云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則無所不至矣自此義不明父兄未嘗以之教子弟師長未嘗以之訓及門讀書博科第干利祿此求富貴者也而美其名曰取功名古人之取

功名者固如是乎哉爾等進學之始莫先於立志
志向正修之家而為良士自獻之廷而為良臣當
思上不負於朝廷下有濟於蒼生斯不愧乎士矣

信陽子卓錄補遺卷下

及門諸子較

經世上 君道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時為大順次之文子引老
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於天地
祥於鬼神即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治不宜即廢
之善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制法
而不制於法

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為治手段後世所當法

車錄補遺卷下 君道

一

也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
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求直言極諫則四聰
達四目明矣

說苑載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
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
而同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
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
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

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奸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

車錄補遺卷一

三

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遂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明穆宗好生戒殺東宮時常食驢腸而甘及即位左右請詔光祿寺常供上曰若爾則該寺必日殺一驢以備內膳吾不忍也此與宋仁宗夜思燒羊忍

飢待旦不忍殺羊同一好生之心推之於仁民當與天地合德矣

經世下 臣道

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之於高帝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陵勃任如蕭何不能間焉賈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

人才之見於世或以道學或以詞章或以政事大約有此三等其間又各有淺深高下之異然皆所謂

車錄補遺卷一

三

才也以余所聞道學之名世多不喜而凡為學者名實亦未必皆副又或未免於驕吝此嫌謗之所由生也夫學以求道自是吾人分內事以之忌人固不可以之驕人烏乎可哉且形迹一分勢將無所不至程蘇之在元祐其事可鑒矣

鴻包云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霸使君心曉然知吾道之當行不安於霸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為須賴左右匡弼使君心常存敬畏方可成其德

李昉為相有求善遣者其人可用必正色拒之或不

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人
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
歸於上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一善詞此取怨
之道也文正用人恩歸於上其言可取

唐宰相朱敬則貶廬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
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此先正典型風世勵俗為
朝廷培國體為一家養元氣視今之宦歸者盈載
席捲子弟鮮衣怒馬其賢不肖何如也

向敏中除右僕射真宗謂翰學李昌武曰朕自即位
未嘗除僕射今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

卓錄補遺卷下

四

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
朕意也昌武往見門無一人徐賀曰今日聞降麻
士大夫莫不欣慰公但曰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
嘗除端揆自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
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勤勞德業之盛禮遇之重公
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
無親戚賓客宴飲者亦寂無一人乃具以所見對
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夫大臣一言動而人之觀
瞻係之窺伺及之不可不慎也觀文簡可以為法
揚慎曰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

矢直也程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
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
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
公之制若先取其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
所不為况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
斂之囚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
經乎其說卓而正矣

卓錄補遺卷下

五

疾狂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
以殺其怒然後可以待其發而乘其隙故用力約
而無後患君不怒而勢不偏今夫小人急之則合
寬之則離從古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
避是故其交易間而其黨易破也君子不務寬之
以待其間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
天下事莫不有權衡而行兵更重黃帝肇丘井八正
之制太公師丘井佐周行井田之法管子變而為
內政寄軍令諸葛武侯師黃帝八正變而為八陣
圖李靖倣八正變而為六花因時制宜隨機應變

法有定而意無窮太公諸人之所以勝也徒讀父書而不知變通趙括之所以敗也

趙括之兵書房瑄之車戰蘇緯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也張橫渠欲行井田胡致堂欲復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當改若追求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處人亦太刻矣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圍祝鮒王孫賈皆未必賢而

車錄補遺卷一

木

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氣象遠矣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怒亦見其

自小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漢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及司馬相如游官京師諸侯以文詞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

教相如為之師語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信矣

范忠宣罷相與伊川相見責以某事當言如何不言責之數四忠宣但稱謝他日偶見忠宣一篋子凡伊川責忠宣所當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措一詞唯稱謝而已

處士魏野贈王旦詩云從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回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見於色

鄭昂閏八月歸故山詩負郭曾無二頃田何由辦得

車錄補遺卷一

七

買山錢秋風八月又八月客路一年還一年鸞鳳俱垂赤霄翽麒麟不受黃金鞭功名富貴真細事只問平生不問天子官遊數十年家無一椽與此公相似錄之以自況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以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以為

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
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麋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
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
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趙姬請逆

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
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盾字姬曰得寵而忘

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

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

而已下之穆文熙曰逆盾及母已為人情所難而

子下其子身下其母古今讓德之風此能幾見哉

姬之賢不在笄帷列矣按此雖婦道其安分下人
足為士夫法故附錄於此

閑道

信陽子曰邵子云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故稱孟子

能用易以其言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於諸儒則推

王通以其贊春秋為王道之權也世之言仁義忠

信而取禍者不少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君子而時

中其善用權者乎

王嶽生問王陽明之學何如而謗之者謂其禪余曰

陽明四句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

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其弟子王

龍溪則流入於禪矣又問陽明攻朱子當是朱

子亦有不是處余曰已未到朱子地位而輒攻其

非不知量也竊怪今之講學者不務為己之學好

談朱陸異同分門立戶是何異同室操戈

博物

宋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謂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

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樓所居樹按

察趙承恩表其異及卒員半千郭山惲共謚為孝

友先生按天文志南齊白鳥至謂王者德敬宗廟

之瑞今丙寅夏河東出白鳥其為瑞無疑

類書江西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

漢書鑿壁引光為匡衡事囊螢照讀為車武子事懸

標却睡為孫敬事目五行俱下為應世叔事

沈存中筆談古人鑄鏡大則面平小則微凸蓋鏡窪

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鏡不能容納人面

故令微凸以收人面也

熊蔚懷燕集因談及岱記余謂語云安若泰山危如

累卵累卵者岬山古名也其山積石玲瓏遠望若

傾囊在河東見酒罈巨身細頸小口始悟韓信木

罈而渡者臨晉瓊細頸可以架木而渡若京師及

南方之鍾豈可渡哉噫格物而不身歷其境皆臆說也

唐中書令蕭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明皇呼為親家儀物貴甚今姻婭稱親家本此古則男女通稱今男曰親家女曰親母不知何謂也

宋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赤痕南公以指搯之曰乙真甲偽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櫟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刻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者水聚則硬偽者不硬耳

皇朝通志

十

漢初言易者三家丁寬受易於田何京房受易於焦延壽王弼繼費直而有作其後孔穎達正義獨取王弼陸德明釋文獨取京房意者所見有不同矣宋之時邵子精先天易而失其傳二程受易於濂溪而作傳朱子因之而作本義焉李舜臣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而見含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明斯言可為得易之原矣朱子每為學者言之其作本義大約有見於此云伏生受尚書鼂錯傳之歐陽氏及大小夏侯又傳之厥後治書者不一家至宋王安石失之鑿蘇軾

皇朝通志

十

失之略呂祖謙失之巧林之奇失之煩惟蔡沈獨得皇極數故二典三謨朱子皆有集註未成編沈因而終之卜子夏授詩於魯申培申培授李克李充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大毛公以及小毛公則是二毛之說皆本於子夏者也申培之為詩也韋賢繼之轅固之為詩也匡衡繼之韓嬰之後則有王吉毛公之後則有康成而考亭之註經再見於詩其間依於毛傳者居多而與序又多不合是又有所未及解者矣春秋三傳董仲舒胡毋生瑕丘江生之徒言人人殊或謂丘明為仲尼素臣公羊亦云黜周王魯穀梁亦無明文要之惟左氏之言可信公羊穀梁之無取者多矣國語為左氏外傳韋昭亦言之而其文又不類胡安國作春秋傳頗能明聖人之大義三傳之失亦能正之戴禮之詞可疑者多矣月令呂不韋之所作也緇衣公孫尼子之所作也其餘王制明堂位諸篇皆出自漢儒無所取徵者也陳澧之集說亦見及此而劉向之註周禮后蒼之明儀禮皆不及詳矣蓋經術所以經世務甚無取乎尋章摘句而已讀詩者當思所以言讀禮者當思所

以立讀易者當思所以寡過讀書與春秋者當思所以尚友體之於身會之於心實有得焉而後無負於聖人垂世立教之意

嘗考古人應變之妙者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以公子為隸也舍而出之魏伐趙克邯鄲齊謀救趙孫子曰不如伐魏魏必釋趙自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敵於魏齊從之魏釋趙而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中射之士食之荆王怒命殺中射之士士曰客獻不死之藥殺臣臣必不死

史記補遺卷

三

臣食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官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東周大喜西周人馮睢使人操金與書間遣他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歸久且泄又陰使人告西周侯吏曰今夕有奸人當入候吏得操金與書者以貽東周君東周君立殺他項羽射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韓信定齊請為假王鎮之漢王大怒陳平張良躡漢王足附耳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自王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王悟遂立信為齊王漢將沙中偶語張良請平生所憎怨者急先封雍苗人情

遂安文聘為江夏太守孫權將數萬眾卒至時大兩城壞人民散在田野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赴舍中不起權疑不敢攻而去馬超韓遂攻曹操操與兩軍相見與韓遂交馬語移時故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撫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者超愈疑遂軍貳而敗晉明帝自探王敦軍為敦騎所追以七寶鞭與媼追騎得而傳玩馬遺矢即取水沃之追騎既緩見馬矢冷以為去遠遂還王敦餞温嶠行酒至錢鳳鳳未及飲嶠

史記補遺卷

三

陽醉以手板擊鳳憤墮地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既別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遂不疑王敦與錢鳳密謀義之在帳中知必不免乃佯醉嘔吐狼藉敦鳳語畢始覺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見狼藉困臥遂免東魏兵追及宇文泰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鞭泰背罵曰龍鍾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遂舍之西魏文帝時柳慶為雍州別駕有盜劫胡家按察郡邑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

賊烏合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
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
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更懸先首免罪之牒居二
日果有先首者因盡獲黨與唐淄青節度李正己
畏德宗威斷表獻錢三萬緡以觀朝廷意帝知其
詐未能答宰相崔祐甫曰正己誠詐不如因遣使
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詔是陛下恩
沾將士若不用命徒自歛怨不以朝廷為怨帝曰
善正己慙服顏真卿守平原時祿山破東都殺大
臣李愷盧奕蔣清使賊將段子光傳三人首徇河

上集補遺卷

十四

北真卿畏眾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
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乃哭之張巡守睢陽賊
將尹子奇圍城巡欲射子奇不識其人因刺蒿為
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南霁雲
一發中左目城中矢盡乃縛蒿為人縋城賊笑不
為備遂斫其營大敗之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
萬朝議不知所出王旦曰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
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曹武穆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虜中軍吏來告
公方與客弈不應軍吏亟言之公叱之曰吾故遣

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盡殺叛者張詠守蜀兵
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軍士大闕公始出眾擁馬
嵩呼萬歲者三公徐下馬東北向叩首亦呼萬歲
者三眾氣沮遂不敢譁文潞公知益州方夜燕士
卒拆馬廄為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
徐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士卒無
以為變趙葵父方為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
薄軍士為變葵亟出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
賞資軍心遂定凡此事變猝乘機權急應書所不
載法所難傳非可以先圖豫設者也

上集補遺卷

十五

跋

自濂洛諸公出倡明義理之學而聖人之道益明後此名儒接踵而生魏華甫真西山皆以經濟實用致位政府王文成以武功顯薛文清以清節著此皆國家大臣抱道濟時著書傳世舉生平得力之處筆之簡牘可法可守非儒生紙上空談比也

大冢宰遂寧張先生弱冠登 朝周歷中外五十

餘載所涖皆康濟民生裨益 朝政峻節莊疑不

可私干薄海內外信之服之以為雖古大臣風烈

不能過此其所著卓錄一書碩識弘議內之析性

卓錄遺卷

十一

義之精微外之得濟時之實效歷代大儒之言尤

其卓然者始登采錄所謂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

從己出者也伏而誦之身心肅然堪與朱子語類

東萊博議文成傳習錄並垂千古非牖下小儒所

能望見也 昭治 居近鄭公之鄉分在弟子之列得

讀先生之著述今卓錄補遺成又得校對授梓自

媿不文乃薰沐而敬識其後

康熙庚子竹秋吉旦同里後學李昭治頓首謹跋



信陽子卓錄八卷

編修 闕守 謙家藏本

國朝張鵬翮撰鵬翮有忠武志已著錄是書凡分七

目曰道體曰致和曰存省曰修己曰治人曰閑道

曰博物俱采輯前言往行附以已說名曰卓錄取

如有所立卓爾之義也

王學質疑一卷附錄一卷

〔清〕張烈撰

浙江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學質疑

一卷附錄一卷》提要

王學質疑序

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掃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即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

悟之有支離之弊正由見聞未廣善惡未明耳掃見聞掃善惡以洗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谿海門之徒決陽明之波者雖若有聞而聖人之道終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學篤行充其力豈難登洙泗之堂入程朱之室然猶溺其餘習未能自脫莠之亂苗鄭之亂雅豈不甚哉康熙癸亥余在京師張武承先生示余王學質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不特盡掃龍谿海門之毒而凡梁谿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雲霧見白日蓋自羅整庵陳清淵而後未有言之深切著明

如斯者也近年惟吾浙呂子晚村大聲疾呼毅然以
闢陽明為己任先生與之不謀而合如斯信乎德之
不孤而道之不可終晦也矣抑愚又有懼焉當陽明
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
尚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
救之也則難無論顯樹姚江之幟銳與吾角者未易
勝也即聞吾言而唯唯歎息擊節不敢置一辭而遺
毒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
之豈易也哉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
艾而徒咎人之病非良醫也閱先生之書者其急講

著艾之術也哉 時
康熙乙丑四月二十五當湖陸隴其書於新樂
道中

王學質疑自序

良不知講久矣苟為為不急之辨曰非敢然也學孔
子者舍朱子莫由而王盡翻朱子與之為水火其說
盛行於嘉隆天下講學者莫不以詆朱為能萬歷之
世仙佛雜伯並行士子不復知有儒矣間有高明特
立有志儒術者稍稍知朱子未可厚非而意所專主
仍在陸王蓋習氣使然也

本朝釐正文體朱註復興講者稱周程張朱而仍與
陸王並列亦習氣未盡也相沿以為象山尊德性朱
子道問學不知尊德性而不道問學究失其所為德

性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所謂問學者何為朱子果
如是乎夫嗜欲橫智之用其心記誦辭章之禁其習
不知有學者無論矣幸知有學又為陸王所懾先入
為主必有好高矜伎之心無復從容異順之志其取
朱子取其合於陸王者而已非朱子真面即非孔子
真面也豈知朱子之言詳密的實中正無瑕若陽明
則虛浮飄蕩假借可以禦人救實終非妥確望其藩
籬者皆欲揚眉努目自標宗旨亂儒術而懷人心莫
此為甚此而不知辨明是終無以見孔子知道也夫
善惡兩存者總成其為惡邪正並立者總成其為邪



王伯雜用祇成其為伯儒佛合一祇成其為佛譬之
白置黑內祇成其為黑也白不可復見矣毒置食中
祇成其為毒也食不可入口矣愚成童時先人教以程
朱之學信之頗篤弱冠始聞王氏之說翻然盡棄其
學而學馬沈浸於宗門者十五六年及開厚庵曹先
生講宋儒之學鍾陵熊夫子督學畿內與相應和於
時學者皆始留心傳註愚隨衆觀之迨維先人之訓
恍如隔世徐徐理之欣然不逆於心久久脫洗乃知
王氏之全非蓋與聖門背道而馳也譬之言飛昇者
立談之頃兩腋風生皆虛誕耳若朱子之言如食可

致能衣可禦寒宮室之蔽風雨藥餌之療疾病皆資
用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彼王氏者好高逞
辯導後學以妄誕浮夸而道術為天下裂如之何其
可並存而兩用也輒不自揣按傳習錄中條舉大要
而詳繹之用存所疑以待正於君子數十年之間此
道須有煥然光照之日王學未有不廢者默衆說而
定一尊風同俗美庶幾其可見焉若曰逞臆見毀前
人故為不急之辨也烏乎敢 時
康熙辛酉年二十四月後學張烈識

王學質疑一

心即理也

問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
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定理是義外也至善是
心之本體祇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
嘗離事物

又曰心即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愚按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如
陽明說宜云有心必有則豈詩人孔子亦義外歟
天下無心外之事故求諸事正所以盡此心無心

外之理故求諸理正所以盡此心今直求諸心而
欲事理之無不盡雖大賢不能也心能知覺發於
欲為人心發於理為道心故肯乎擇之精焉守之
一焉未開心之即理也程子曰性即理也是矣理
義悅我心猶芻豢悅我口若曰心即理是口即芻
豢也日即色也耳即聲也

又曰事父非於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非於君上求
箇忠的理都祇在此心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
以此存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
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忠信與仁祇在此心去人欲

存天理上用功

噫此心何以遠無私欲之蔽何以遠能純乎天理
欲人去欲而不許即事即物以辨驗所謂欲者欲
人存理而不許即事即物以研究所謂理者第曰
去人欲而已存天理而已愚知其難也孝之理不
在父忠之理不在君然惟吾生必有父而後此心
知孝吾生必有君而後此心知忠且惟其為父故
孝以事之若他人則不得以孝施矣惟其為君故
忠以事之若他人則不得以忠名矣所當忠當孝
者在君父而知忠知孝者在吾心此所謂無心

外之事無心外之理也求之父求之君即所以求
此心所謂合內外之道也今必曰求之心不求之
君父則君父為外矣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矣
夫子語仲弓但曰出門宜如何使民宜如何不聞
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出門即仁發之使民
即仁也語樊遲曰居處宜如何執事宜如何與人
宜如何不聞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居處即
恭發之執事宜敬發之與人即忠也語顏淵曰視
聽當如何言動當如何不聞曰以此純乎天理之
心發之視聽即無非禮發之言動即無非禮也王

子之言何多現成而不切實也且權能稱物度能
量物而物亦自有輕重長短之不可誣使權之輕
重與物之輕重不符度之長短與物之長短不合
勢必參互考驗以正之不得執權度而抑物以從
我也即心為理而不即物以求理恐不虛不公自
私自用之弊必不免矣

鄭朝朝問至善亦有須從事物上求者如事親如何
為溫清之節如何為奉養之宜須求是當方是至善
先生曰若祇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
之而盡何用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祇要此心純

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祇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
則非學問思辨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若祇是那些
儀節是當即如今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
亦可謂之至善矣

溫清奉養皆此心純乎天理不然即為粉飾之溫
清奉養此語真切可警夫貌是而心非者但此誠
意之事默然內省同一溫清奉養而此心誠否迥
然千里之別此慎獨所以為要也若學問思辨正
講明儀節以求此心之安者

又云此心若純乎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

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涼的道理

此言是矣但因心之誠自然知寒知熱者自誠而明也聖人如是恒人亦或有之而不能皆然也古人所留儀節吾人情然不知粗鄙疏忽者何限惟考求前言往行一一觸動我心方始惻然而思孝者自明而誠學者事也人固有茫然不知何為天理而示以天理當為之事亦欣欣有當於心者天理無處不存留行充滿觸處昭著由誠心而生儀節者此理由儀節而動誠心者亦此理刺首血見

刺足而血亦見無彼此無內外者道體本然也故聖人教人下學即物求理多聞多見自能漸達於本心者百不失一蓋資質不同雖不悟本心為人矩度自在也若先語以求心未有不驕矜自大者者欲其虛心遜志從事於學問思辨也難矣况其聰明足以拒諫才氣足以有為方將震懾天下而奔走之安望其能自反乎若不善會扮戲之喻勢必舉禮儀威儀三十三百盡等於戲場三綱五常禮樂刑政盡付之游戲老莊以為糟粕釋家以為幻影皆此見也無惑乎陽明之教流至萬曆舉世

化為佛老雜伯而不可救止也

王學質疑二

致知格物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又曰格如格君心之格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存天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會知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便是致其知知致

則意誠

愚按去不正以全其正仍然誠意事也以存天理為窮理使辨別未真將以何者為天理所存皆私意耳用好銀者誠也識銀色者知也顧銀色之參雜詭異日新月巧非一一辨驗積累功深不能識也若者行於何所若者造以何術驗之以何據試之以何方吾曰九二斷不得移之九三吾曰九八斷不能移之九九窮至此理如此方為識銀色方得好銀用矣今日吾目本明致明於銀去其障明者以全其明即所用皆好銀矣不幾為戲語乎治

病者誠也識病原者知也顧誑候之變脈理之微千狀萬態古今方書之異同藥性製煉之得失手不勝書口不勝述非一一辨驗積累功深不能識也若者可治必無死法若者不可治必無生理方書某某可用雖扁鵲莫能移藥性某某得宜雖神農不能易窮至此理如此方為知病方能治病矣今日吾視自能見垣致見於病去礙見者以全其見即能治病矣不又為嚙語乎夫即銀色窮方銀色所以去障也即方藥窮方藥所以去礙也不務出此徒曰去其障明者終不識一銀矣徒曰去其

礙見者終不識一藥矣徒曰去不正以歸於正而不令其即物窮理究其如何為正如何為不正如何為欲如何為理則有肆意妄行傲然自以為正自以為理究為無忌憚而已矣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磨照

此語亦祇可隔壁聽也夫即事即物磨礪研辨正在磨上用功也以為用功於照不亦誣乎

問知至然後可以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
用克已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
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微細亦日見一
日若不用克已功夫終日祇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
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走得一段方說得
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能漸到欲
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
肯去且祇管愁不能盡知祇管問講何益之有且待
克得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

此善問也已無辭可答則曰真實用功天理人欲

自日見一日不知所謂用功者將不辨何者為理
何者為欲賢賢以存之去之乎夫先辨明理欲而
後能存理去欲此說也用功存理去欲而理欲之
見愈真此亦一說也所謂行路須問問後復行二
者不容偏廢也舉一而廢一則故辭矣歧路必疑
有疑必問非即物窮理乎其曰已知之天理不能
存已知之人欲不能去且愁不能盡知此病誠有
之但已知者有限未知者無窮將用功於已知而
未知者任之乎必至未知之理不以為理未知之
欲不以為欲肆意妄行拒諫飾非之弊自此起矣

且不即物窮理辨別邪正何以無私可克既已無
私可克何又愁不盡也無乃強詞奪理禦人以口
給歟

問專涵養而不講求將認欲作理如之何先生曰人
須知學講求亦是涵養不講求祇是涵養之志不切
學是學存天理體認天理祇要自心地無私意曰正
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
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
假講求講求亦祇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
有箇見

此亦善問也乃則應之曰涵養之志未切再則曰
志未切夫志切即欲誠其意之欲非格物又在立
志也耳能聽目能視然耳所未聞目所未見者多
矣聞之不確見之不精者亦多矣乃曰耳聽目視
皆在此安有認不真之理愚不敢信也是非之心
有自然而見者亦有顛倒不見者依稀畧見者非
即事研求大費磨礪不可第曰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不假外求愚不敢信也體求本心固為功要亦
有心所見偏枯必證諸師友考諸書籍而後悟者
乃曰講求祇是體當自心所見將必堅執已見深

非人言如所云已心所非雖孔子之言亦不以為是也貽獎甚矣

又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工夫只是箇格物致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工夫即工夫始有著落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牽扯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没根原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去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

致知格物原為誠意而設今謂窮格事物為茫茫

蕩蕩可謂誣矣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不知朱子之學正以誠意為主者也其言敬者歷聖相傳之心法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故特舉以補小學之闕也人之孜孜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無一之敢苟者皆敬也經雖不言敬而敬固在其中湯顧諟大敬止謂在格物外添出耶孔子曰修己以敬將敬之一字包格致誠正有之耶抑孔子於格致誠正外添出敬字耶中庸不言格物乃言戒懼慎獨亦敬也豈子思忘師說又如添出耶總之敬之一字乃立心之主包管全學書中於格致誠

正或各就一事而言即不必言敬或約舉全體而言則言敬而格致誠正已寓其中何有於添出克之欽舜禹之克艱兢兢業湯之聖敬文之翼翼武之敬勝周公之無逸從上諸聖本有外此敬字者數千年來言之不啻諄諄而謂後人添出不亦冤乎夫強詞奪理作時文小題者用此伎倆以翻案見奇則有之矣用以講學可歟誠意者真為善實去惡也善惡兩端誰不知之但知之不精不盡耳夫不精則誤執不盡則漏遺何從而為之去之欲知之精盡必隨所遇事物究其真是真非其間有一

見即了者有見及一二者亦有所見全非者必考諸詩書質諸詩友體諸身心於人情物理究至確然不可移易之地其為是耶自為之必勇其為非耶自去之必決故意可得而誠也是即物窮理正欲審其真是真非以勇為而決去之也當下即可用力現在不屬空想何其至緊至切而以為茫茫蕩蕩是以朱子為舍棄身心徒驚聞見如世之以博洽為功者也夫博洽為功朱子明斥其為俗儒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矣而以是誣朱子乎夫即物窮理然後誠於為善彼見之不真為之不篤者不

即物窮理之病也今以為不然而以去私存理為格物不知所謂私與理者何從而辨別之是無頭學問也是以有先行後知之說

又曰即物窮理亦是玩物喪志

即物窮理所以誠意也以為玩物喪志肆口詆誣至此

又曰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事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其理者格物也

如此是致知於物則物格也不惟虛籠浮沈無用力實地而於文義亦難通

又曰以至字為義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安全在一窮字用功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直口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

若此則凡經書文句上去一字下去一字皆不成語矣是兒童戲論也

王學質疑三

知行合一

先生曰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意意即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之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耶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意意即行之始矣路歧之險易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親歷而已先知路歧之險易耶

愚按此義皆有兩端必先審明義理然後可措之行先知後行此正說也然所明之義理必躬行閱歷後愈覺其真先行後知亦一說也必執後一說廢前一說則偏故不通費詞多辨雖新奇可喜而於實學遠矣欲食即知食也以欲為行可乎以欲為行則凡事第欲之而已何必實事且食味美惡入口後知固也若不先辨明若者養人若者害人一一待入口而後知若神農嘗百草然則一日而過數十毒身之死已久矣赤子匍匐過蟲亦食遇穢亦食將亦以為是不學不慮之良知耶保姆指而示之然後知其可食行之必先知知之必需格物明矣路歧險易親歷乃知固已若不先考明程

遂幾何由某至某用舟由某至某用馬依依前行
待親歷而後知則適燕而南其棘適齊而西其輶
臨時始知用舟也而舟不具及遂始知用馬也而
馬不得陷荆棘沒泥淖至是而後知之已無矣
愚謂其偏故不通者此也而先生逞其縱橫之筆
一往蓋人不敢置辨然徐而按之皆非實理也十
瘡百弊若此類者不一一中辨矣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
是知

若是則止曰行可矣或止曰知可矣古人何兼設

此二字乎兼設二字必確是兩事不可紊淆此易
之對待也惟其為兩必自相生此易之流行也今
單執其相生者深斥其兩立者巧為之說曰知之
篤實即行行之精察即知此尖新講章小巧時文
耳尖新小巧由人心之澆薄以是講學可乎
象山陽明言理皆惡分而喜合不知先生之合合
其分者也言合則分在其前矣使其不分先生亦
無可合也今執其合諱其分則天地一物也日月
一明也男女一身也君臣一位也父子一名也可
乎夫是數者感應未嘗不合體統未嘗不分不分

無由合也好渾河惡分析深斥即物窮理恐其分
明無以為容私之地也是必糊塗混雜為害不可
勝言矣故立言偏故取快一時遂淫邪離過生心
害政而不可止學術殺天下先生其自言歟
又曰問即學也即行也思即行也辨即行也非謂學
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

若是則中庸列此五句亦支離多事矣又謂擇善
即固執工夫惟精即惟一工夫博文即約禮工夫
諸若此類古聖人皆成贅語矣不若王子言言句
句止提致良知也止提致良知則以此三字驅使

經書皆在包羅統括之內真所謂六經皆我註脚
何止朱子格物九條乎但未免為尖新時文之祖
率天下為無忌憚耳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行先後也知
之匪艱行之維艱既知又須行也故謂知行為二
晚然易見而實是也謂知即行行即知費分疏費
筆舌而實非也謂城三耳者幾能令人三耳矣究
竟非也正此類也

王學質疑四

雜論

與人論學書

按來書謂節日事變之詳必須討論是非以為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是也陽明謂節日事變為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察之亦是也但一念之微天理人欲豈無誤認非讀書討論而徒自謂精察未有不偏蔽者故曰思而不學則殆
事事物物討論窮究謂皆以察吾心一念之微可也謂祇察吾心一念之微不必即物討究則非也

其意以即物窮理為訓詁為記誦詞章云爾
來書又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漫無印證又焉適從又謂禮樂名物未嘗考識倘國家典明堂建辟雍制厯律何以致用其言皆是也惟連及草封禪未免失於檢點陽明遂借此深詆之世俗角口爭勝者往往摘人一字一句之錯肆意醜詆以為快先生毋乃類是耶我輩後學更宜深看
先生謂堯舜茅茨土階明堂木備不害其為治幽

厲之明堂猶文武之舊無救於其亂又謂學以明人倘非以璧不璧泮不泮為重輕可謂快論矣然未免於偏也執此則古今制度皆可不考任其鄙謬荒怪皆可託亂曰我但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已率天下以荒經蔑古敢於蕩滅先王之遺跡者非此言放之歟告朔餼羊孔子惜之如王子之論則當云存此羊無救於亂去此羊無害於治但致良知可矣

先生謂制禮作樂必聲為律身為度然後可若器數之末樂工祝史之事君子所不貴義和歷數曲智小慧之人皆能之堯之厯象重在敬授人時舜之璿璣玉衡重在齊七政似矣夫古人禮樂制度闕遺幾盡間有一二存者對之猶足生人敬重之心諸儒蒐討而哀集之雖闕畧不全猶可識古人之用意之精先王立法之善蓋古人之精意即我意也古人之良法即我法也所謂此心此理古今無間也今必一切廢棄不知所云不忍人之政者從何措施而舍推步占候何以授人時舍璣衡厯象徒手而齊七政不可也今擇一最高名目曰我惟具中和之德而已聲為律身為度而已祝講求

蒐輯者皆以物表志增霸者之藩籬執此高說真足以暢縱橫之論藉諸儒之口而甚便於荒疏杜撰不學無術之徒引古制以繩之則曰此粗跡耳吾自有良知可信也稱先儒以正之則曰此訓詁耳吾自有良知可證也借此以師心自用借此以畔道離經借此以破滅禮樂名物恣凌睥睨莫敢誰何而後姦私凶狠得以恣肆而不顧嗚呼秦政李斯之滅古劫之嚴刑近儒之滅道劫之以高論何禍之酷也

拔本塞源之論甚美然亦驟觀足以攝人耳徐而按之乃儀泰氣習幽張凌厲徒見其氣象之虛浮傲誕而已且所斥者詞章記誦於格物窮理之學無與也謂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不知此病也惟談良知者尤甚嗚張凌厲之際為暇返而自省乎

答周道通書曰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極摩得既自知得痛痒須不能不極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

按此明明引佛矣此條語却要切當辨其言之不是止不必論其引佛非引

佛也

又曰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識認

在聖人者即共在我者分聖人與我而二之不知觀聖人之氣象即我心之虛明自生非有二也又曰認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在在聖人而在我

語似直截然大有病聖人氣象寬平和厚由從容涵養久而得之自認良知者一時虛浮之見耳遂冒謂聖人氣象在我愈資其無忌憚矣

答陸原靜書

首條言妄心照心恒動恒靜等語此皆竟求心之病也古之正心者無此說惟審義理真為善實去惡而已孔門止乎人以恭寬信敏言切事賢等法不必真求心心將自正竟求心則愈解愈支愈執持愈乖謬不勝其病

又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行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精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良知之說明此類皆不可言而論不然則如來書所言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

無窮可疑者也

此又將良知牽入仙家矣不知論孟中有此議論否孟子始言良知亦言良知即精氣神否師弟講求如此於明倫修道何與於五經四書何與陽明原本二氏顯證如此當日祇宜專學二氏不必窺入聖門轉換塗抹致使儒不成儒釋不成釋惑人無已也

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即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

知之方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此又明明供出從佛來矣未乃避諱一語曰但佛有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後又云佛氏之學亦未必將迎意必如此也又曰一念良知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種性先生前既為已回後又為佛回故展轉閃爍欲蓋彌彰毋乃遊辭之窮歟今今且問不滅不生等語論孟中有此否傳註中有此否

答羅整庵少宰書

此書甚美而狂悖尤甚蓋當時諸儒無如整庵篤實者規切直中陽明之病故陽明迫急而為此書執事所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而遺棄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畧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人得而誅之也

嗚呼獲罪聖門獲罪朱子邪說誣民叛道亂正先生果如所云矣雖盡力分疏拒人之攻已不知實

蹈其罪無由免也

又曰某之所謂格物者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毫釐而有千里之

謬 所云為之有要者以誠意為主耳朱子正以誠意為主者王子時欲暢其所得於佛假借聖門名目破裂文理以強伸其說耳自大慧以改頭換面教張子韶直至陽明而其術大展此何等肺腸而可以言學耶

又曰楊墨之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其流之弊益

子比於洪水猛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也又曰孟子之時天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吶吶於其間

嗚呼是何言歟陸萬之末士子以苦朱註相高實自此始可謂喪心病狂矣其始未至滅理亂常之甚而學術殺人比於洪水猛獸此教言者皆先生自道也朱子之道如日月五行經天常在雖遭晦蝕而不墜也陽明屢屢比之告子比之楊墨毀譽不遺餘力其人可知其學可知乃引孟子自況何傲誕無忌之甚也蓋因整庵規之太切故反為大

言以相益邪離遁窮居之不疑耳此何等肺腑而可以言學耶

又曰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又曰衆方嚶嚶之中而獨出涕沱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頰以為憂此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嗚呼先生痛當時學術之弊乃至此極也今觀宏正之時人心淳樸賢良衆多天下守朱子之教繩趨矩步雖不能如先生之高妙至於教言高論坤

為變亂者無有未見所為洪水猛獸也由其道而不變人心之幸民生無窮之福也先生乃憂苦之深至於出涕沱若疾首蹙頰而不容已耶又以為狂奔盡力以救陷溺不顧人之非笑出於天地萬物一體之誠耶其信然耶抑果病狂喪心舍平常居處之安必鑿奇出險以簧鼓天下而收亂其心術耶夫學術殺人之禍至萬慙末年之士習而大驗矣先生貽禍如此之酷而反於不必出涕者出涕於無可蹙頰者而蹙頰耶先生其以欺人耶其為勝心所使不自覺其言之悖耶噫真可哀矣

王學質疑五

總論

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上時行物生即所謂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窕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即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即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

以貫之無餘即使不悟要其講求持守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者固有規矩可循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天下由此懼禮法而尚淳樸畏清議而多善人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弊者也堯舜人心道心而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教稼穡明倫恤刑罔績即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恆性而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已改道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即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寬信敏公知人愛人聞見

擇識禮樂詩書即此人言此人即此事言此事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奉先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倪馬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此聖門家法也學者沿是而謹守之即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寧慎勿疏敢於逞聰明恣談論蔑經侮聖者無有矣畏明教憚公議寧拘勿肆敢於挾才任詐恣欲欺檢者無有矣此宏正以前所以稱治正學之為功於天下生民也大矣今詠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講求制度名物

者謂增霸者之藩籬而溫清定省之儀節等於粉戲以是垂則後學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可鄙也而穿鑿武斷離經背道之講說顯行於世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制度儀節傀儡具耳而苟且佻薄簡畧戲慢之行衆以為風雅圓融無可無不可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跡之粗也甚至蹤跡說秘舉良知以自解曰吾一念自信而已鄉評不許舉良知以自文曰良知自信乃賢者所為與鄉黨自好者不侔也而貪色好貨爭名角利之習可辨

行而無忌矣故單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挾高欺人足以陵蔑君子開不肖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為不肖也並掩飾假借亦不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當陽明之世欲前知末流之弊誠有所甚難由今以觀萬厯啟禎之士習前弊彰彰較著矣猶曰朱陸並行不悖也可謂知言乎夫言本心言良知以足救夫顛事口耳不治身心者誠良藥也朱子固屢言之矣若以是鄙棄一切長傲恣胸決隄防破崖岸蹈擊拳豎拂呵佛罵祖之餘智則聖門之罪人也言本心言良知使人讀聖經

賢傳字字觸其本心動其良知異順柳畏以聽命於孔孟程朱則聖人之徒也若以是目空千古動稱顏子沒而聖學亡自處甚尊而不顧率天下為佛老功利趨於淪胥而不救則天下之至愚大惑而可悵可痛者也言本心使人喪本心言良知使人喪良知必至之勢已然之微寧曰過論乎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循規蹈矩實所不耐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已便也自私所學亦可矣不宜以此講學獨開宗旨舉聖賢經書直欲以此意強貫之直謂六經註

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誠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猶嫌其僅出孟子遂竄入大學致知至於攻者益眾又見象山之學克為朱子所掩計以為勢不兩立非抵死作敵盡滅朱子之道則人猶以朱律我故遂採戈反面盡翻全案而後已朱子如泰山喬嶽何可易搖則以大學古本為據曰非背朱失於信孔太過也巧言如此格不訓至則以格其非心為據曰致良知於事物格其不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強傅會又如此至究其何以格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

即物窮理恐認欲為理則又此志不真切也夫以格物為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況以認欲為理如此大病不急求所以磨礪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真脫卸真所謂茫茫蕩蕩反以誣朱子乎人曰東則拗而之西人曰西則拗而之東瀾翻泉湧人人被其攝蓋而悅其文者尤悅首推服之願天下良知難泯非之者不已也則又以未攻朱著為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為晚以晚為中與當日情事總不相涉鍛鍊舞文詛詞以欺

天下人不可欺則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夫大道如日中天是則是非則非乃亦調停委曲乎即此一言心術叵測何止道之又適乎夫妄稱定論是意不誠也不深考事實是物不格也此謂物不格知不至故意不誠也使其虛心遜志從容詳審則無是弊矣惟其占題太高執道已甚騎虎不得下不得不左支右吾藉筆古以塞人一時之議而前後矛盾漏竅多既曰信孔子太過矣又曰孔子之言亦不以為是也既曰生平於朱子有罔極之恩矣又曰天下宗朱如宗楊

墨也如狡獪健訟之人逢人即攀遇事便借口無一定之古筆無不牽之義以此為請張伎倆可矣以此為戰國縱橫遊說說辨可矣乃用此以講學乎然則王子之良知安在也

王學質疑後序

余既序張武承先生王學質疑方謀付梓以公同好而先生已於乙丑十一月捐館舍矣因畧述其生平附於書末使學者誦其書知其人蓋非無所本而能為是書者先生諱烈其先浙江金華府東陽縣人嘉靖時先生之曾祖始自浙遷居大興康熙丙午先生以易中順天舉人庚戌登進士己未舉博學宏詞授翰林院編修充纂修明史官乙丑六月陞右春坊右贊善自為諸生以至立朝始終以清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純如也其學以程朱為宗深疾陽儒陰釋之

徒以闢邪衛道為己任晚尤嗜小學近思錄故是書所發明皆從平生學問中流出非苟而已也先生又嘗論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遺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餘則薦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真西山僅可列之儒林元儒亦不立道學傳若有一代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真許而光芒橫肆如陽明者列之道學恐後世以史臣為無識其修明史分纂孝武兩朝如劉健李東陽王守仁秦詒李成梁金鉉史可法諸傳皆先生手筆嘗曰吾此數傳是非不爽銖

兩其論孝宗謂明知閹宦之壞法而不能遠成陰勝之漸是知不至意不誠之故也其論李永陽胡李公文章之士與劉謝同朝則著侃直之風與茅瑤為伍蓋露毒蛇之態而聲華素著獎借後進故競為之掩飾謂東陽若去縉紳之禍不知所底此欺世之論也五年之中宛死者不可勝數縉紳之禍亦已至矣李公拱手而不敢異偶中救一二人遂詫以為善類賴之則張繇救吳廷舉劉宇救王時中亦得為保全善類耶又云楊文襄功名之士也以為將之智用之為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為所敗齟恨以沒

智巧之不可恃如此誠論皆卓然不可磨滅而此書則其綱領也隴其識

王學質疑附文目錄

朱陸同異論

史法質疑

讀史質疑一

讀史質疑二

讀史質疑三

讀史質疑四

讀史質疑五

武林先生既沒之明年予既刊其王學質疑先生子升孫復寄朱陸同異論一篇史法質疑五

篇皆先生平日開示學者喫緊為人之言共問有為王學發者有不為王學發者然總之與王學相反者也予故並附於王學質疑之後俾學者知先生之學本領既正而所見高明篤實如此雖未睹其全書亦可慨然興起矣康熙丁卯孟冬隴其又識

朱陸同異論

朱陸同異非其互為異也乃陸之異於朱耳天下之道不容有二今觀孔子語其弟子博文約禮循循於邦度之內未嘗敢放言高論啓人以好異之端則後之學孔子者其必準諸此矣秦漢以來學者未覩其要惟朱子之書廣大精深無所不備而要歸於平淡切實雍容詳至不敢為新奇可喜之論其躬行也養於未發省於方動致謹於威儀言動之間以達於國家天下事物之變一一務得其理服官蒞政莫不竭盡誠意致於君而利其民觀其自贊曰從容乎禮法

之場優游乎仁義之府是予蓋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聖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口修或庶幾乎斯語嗚呼何其言之似孔子也下學上達高至於聖神無難而下不失為經明行修之士天下之欲學孔子者舍是無由矣此非欲私一朱子而道之在天下固如是而已矣使必舍是而求非無新奇徑捷之說使人易知而樂從其失也猖狂自恣侮聖蔑經未再傳而已不勝其弊陸子是已夫陸子直拈人心使人反而求之在已似矣厭世儒之溺章句忘本心者而遂概舉而屏除之孤守一心自心為足曰學

者學此而已問者問此而已甚至以為六經皆我註脚嗚呼是何言也求之孔門未嘗有是說也孟子之言心將極人於功利嗜欲之中而陸子之言心將置人於好古敏求之上故以子靜之高明已不免於自說太高自任太過有張皇迫遽之病况其徒不及子靜之天資徒舉師說而張大之則浮游放蕩僅與未禪之無忌憚者同歸而已矣曾何益哉雖然宋元之世天下方尊尚朱子陸氏之學不行故其害未著而草廬吳氏尚以陸學不顯為憾及乎明之中葉陸學大行於天下矣何則明之陽明即宋之象山也陽明

以前學者守朱學甚嚴言純師行純法賢者窮理居敬務得於本實而庸常之流亦勿或自越於吳楚即閭巷父老往往誦習小學性理綱目諸書當是時風俗最為淳質議論一於下紀綱修於上而天下號為治平則朱學之效也及陽明出而以致良知為說竊大學孟子之言以文具佛老之實於宋則取象山於明則取白沙藉其杰爽之氣詭幻之智俊偉之詞奮然而與朱子為難蓋世風漸下人將生心天下羣不逞之徒其不便於朱子之教而欲甘心於正人者往往有之矣特未敢有顯言叛之者自陽明操戈樹幟

為天下禍首於是魁桀罔稽之士相助為波濤而庸
愚下士盡從風而靡五經四書悉更面目綱常名教
為之掃地矣故一傳而為王畿則直言二氏而不諱
再傳而為李贄則盡誅古之聖賢而取夫姦雄淫暴
者以為法雖其人已伏辜而天下相與扼腕而歎慕
之當是時以姚江為聖人誦佛老者為名士梏擊朱
子者為高賢誡訂傳註者為偽傑駢博狎諛者為風
流爭自號於天下曰我學禪者也學姚江者也既顯
適於朱教之外然後可以恣為濁邪而不愧蓋鄙俗
之見不可以敵聖賢惟持高說以駕之則名教不足

束我即無所不為而不失為高士陽明馳騁異論欲
使人人為聖人而適以便天下之不肖及夫禮儀之
教澤已盡貪詐之習俗已成日競競於功利嗜欲之
內不惟朱子之說不足以入之即象山之本心陽明
之良知亦視為浮塵土梗邈乎其不相屬矣高談妙
悟果何益乎王弼何晏罪浮桀紂竊以為陽明之禍
天下即懷山襄陵未足為喻陸氏之 行於宋而
行於明此其效然也然則朱陸之辨大是非大利害
存焉又非獨同異而已也哉
朝熙浮屏異莫者詩張為幻之說學者絕不經於耳

惜也士無深志不朱不陸而習為浮華無用之空言
此其尚沿於明末之習不自覺知者也廣厲學官振
興絕學尊朱子為法伴一返於淳實士心其允正乎
是所賴於維皇之作極矣

史法質疑

某鄙儒不知史法嘗以愚凡賈之識者曰史以紀實也人而一事可傳則書其一事一言可傳則書其一言若名卿將相戡亂致治經緯漢猷必詮次而詳誌之俾後人有所考法此經世實用之書也寧樸勿巧寧實勿虛夫文以渾樸為近古巧妙為時調況於史乎曰否否史以簡為貴舉要刪繁安得事事而誌之子不見人身之有脈絡畫家之有主峯乎愚曰昔哉斯言請因而推繹之身有五官四體而脈絡具焉脈絡即在官體之中舍官體而存脈絡脈絡果安在歟

舉五官之一而闕其四舉四體之一而闕其三曰脈絡如是足矣是得為全人歟文之開合照應宋以後始言之遂流為格套而不免於俗唐以前未嘗有是名要其比事屬辭水至而渠成乃所謂脈絡也畫家求工於尺幅經營結構顧盼可觀相矜為能事如使作三邊圖某口某墩某寨某堡一一如其位置安敢以意匠而顛倒刪削之作九州圖某省某府某州某縣某衛所某城某驛欲具知其險易遠近脈絡所在缺一區則絕一脈矣又安敢畧之然為此圖者可以備有志經世者之考求而無當於清齋之雅玩此石

田思白所不肯為亦不能為而欲求有闕於實用則固在此不在彼矣今之為史將為尺幅觀歟抑核實考信為後世經世務者法歟曰此臆說也於前史何據愚曰史遺之敘孔子也必曰襄公某年孔子若干歲昭公某年孔子若干歲定公某年又若干歲適某國遇人答何語不厭詳也若舉要求簡止當云孔子之生知好學周流列國晚仕魯為司寇而已又如曹參敘次戰功甚詳若舉要則第載其清靜畫一而已唐書如魏徵郭子儀裴度李德裕皆獨為一卷敘其生平履歷獻納前後辭次有年月可考而陸贄

傳載奏議累繫舊唐書一萬三千言新唐書亦萬言若厭多而削之諸大賢君子毋乃減色歟考古者止讀通鑑節要數行足矣何貴於全史而讀之曰子後學之寡陋者也史事所闕甚重毋妄言即有所疑姑私誌之以待長者教愚曰謹受命遂書之

讀史質疑一

孝宗令主衆君子滿朝而災異迭見為陰勝之徵其故何也曰咎其在閣官乎閣之禍極於王振汪直以孝宗君臣之賢改紀新政僅不至如振直而已至於怙寵作威利民壞法錮習已成科道文章不能勝一蔣琮則時事可知矣在易三陰三陽謂之否夫三陽非不盛也惟其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勢不可為國家所依毗者文武大臣今內之司禮樞權重於部閣外之守備列銜先於公侯以至倉糧市舶貨利所在莫不以閣官司之文武若贅疣

然天下陰邪之毒已深入於膏肓而諸君子維持補救於肢體之外故宏治之時內小人外君子之時也賢君相方勵精圖治而太子宮中八黨已伏莽於其側一旦得志則毒發而不可制矣至劉瑾之世而後謂之陰勝陽微何見之晚也若天意則蚤已示之矣曰若是則閣官之勢果不可制耶曰何為不可也人主操威福以馭天下意向所在人爭赴之孝宗有意罷中官而畏之太甚此知之不誠之患也天下是非不容並立真知其非則斷然去之真知其亂政則斷然誅之採臣民之公論修太祖之舊規擇其謹厚者

置之左右斥其陰賊者終身不齒復掃除之役絕與政之門是在真知而獨斷之耳今明知閣官之壞法也不日業已處分矣則曰姑已之知其為惡臭而弗能遠知其為蛇蝎而不忍去徇倖顧慮之間吾計未決而小人之毒已發故知不至意不誠人之大患也

讀史質疑二

劉謝去長沙留愚論其臨事中變君子小人兩賊俱傷已獨不失其富貴可云善官右長沙者必謂劉謝持之太激不如遵旨遣之南京此其說大誤也夫小人姑以一遣緩君子之攻而君子亦欲姑以一遣散小人之黨此自愚之策也使劉謝允發遣之議既而中止不遣何以處之遣且復召又何以處之至此時已受小人之餌爭之不可忍之不可求伸不能求屈不能進退無據究歸一去而狼狽則已甚矣何如堅持不下必欲誅之為光明正大也此時大勢已去請

誅不免於禍請遣亦不免於禍何為不請誅而甘受小人之愚不勝牽制之辱不大可嗤耶劉謝識力蒼老真可為萬世法若長沙者保身家享富貴以善官則神矣若大臣之道非愚所知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曰吳姓之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此大臣律令也舍孔孟之訓無乃為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歟曰否否李公將委曲以濟時也曰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昔狄梁公於武后可謂辱身矣然正言侃論於羣小無所讓調護太子武后為之感動卒能反周為唐李公能及其萬

一否耶實錄謂東陽若去縉紳之禍不知何所底止此又欺世之論也武宗之荒淫劉瑾之凶暴李公何能阻其分毫且此時縉紳之禍自尚書都御史以下罰米一千二十以至三百五百者數百人矣盤貸不充有至死不宥若運使楊奇鶯孫女不足株累親戚如御史彭程者矣科道查盤以參官多納賄重者為稱職否則必遭箠楚械擊史謂縉紳自相吞噬衣冠化為豺狼矣差官校察天下官罪郡縣饋贈少不如意輒怒詈無忌至遭捶楚矣御史邵清等杖二十四十無虛月矣有荷枷部院門前若御史劉寓生郎中

劉緡者矣有奉差懼禍自縊於公署如給事中都夔都給事中許天錫者矣五年之中破家冤死者不可勝數縉紳之禍已不知所底止矣李拱手坐視而不救吳偶中救一二人遂訖以為善類賴之則張綵救吳廷舉劉宇救王時中亦得為保全善類也至劉瑾欲逮劉健謝遷籍其家東陽徐為勸解乃止除名夫數十年寮友一言中救亦人情之常何容已且謂速死籍家足為劉謝懼耶顧命大臣不能除君側之惡理宜殉之若長孫無忌褚遂良之請死乃其分也即東陽不在死於瑾之手劉謝不怨也分之正也而謂

免速免籍為劉謝稱幸愈益昧於大臣之義矣且劉大夏不諱成耶泰績不籍家耶李公又何能一一救之曰否否李公與小人同事此李公所以為大也磨不磷涅不淄孔子所以為大也是說也誤人尤甚易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將謂孔子遂與奸邪共事甘悅取容而坐視其為亂也耶不避陽貨矣終不任於貨也佛胥子欲往公山弗擾召子欲往矣卒未嘗往也蓋始之欲往以其猶知有善人或可稅之以入於善既而審其非我族類則終不往矣知孔子之欲往而不知孔子之不往此其為害

不小也且孟子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是桓子於孔子有汲引之力矣以司寇攝行相事君相待之不可謂不隆矣即受女樂一事何不委婉間恬姑置此而維持其餘上不拂魯君季滌之意而已得優游保位亦可小小有所匡救豈非大聖人作用乃不朝僅三日遽不稅冕而行此特幸而出於孔子耳使出於後人必以為負君相之恩棄可為之會非迂執即福淺矣學者誦法孔子專稱其獵較而不稱其未嘗三年淹直以同流合汙為無可無不可此其害不細也曰然則李公為何如人曰李公文章之士也與劉謝

同朝則著侃直之風與芳瑾為伍盡露委蛇之態其不逮王文裕遠甚而聲華素著獎借後學故一時後進競為之掩飾而且謚文正以欺後人後人安可盡欺哉楊文襄功名之士也以為將之智用之為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為所敗壞齷恨以死智巧之不可恃如此夫

正德五年十一月南京御史張芹言東陽謹厚有餘而正直不足儒雅可觀而節義無聞先帝誤以為賢臨崩以陛下托之義當與陛下同休戚者也劉瑾專權亂政東陽為顧命大臣若出力與爭彼

亦必知所忌或不幸得禍亦不至死東陽依阿順從唯唯聽命瑾謀逆既成幸賴陛下英明任南得人潛消禍變東陽冒功以受賞夫東陽受先帝之託乃使瑾荼毒天下謀危社稷就使東陽能誅瑾僅可贖罪耳今賴他人之力以成功又安攘之而受賞乎臣竊見今之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在之時奸邪者多見黜於瑾誅之後惟東陽始終無恙而又屢邀恩賞臣不知其何善為身謀如此也此疏可為定論矣

讀史質疑三

宋史有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絕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餘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真西山僅列之儒林此為宋史者有識也元儒如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許白雲金仁山皆有功聖門而許為最然終不敢比於程朱故不立道學傳此為元史者有識也若有明一代堪立道學傳者誰乎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過真西山許魯齋而光芒橫肆如陽明者假孔孟以文禪宗藉權謀以標道德破壞程

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嘉隆而下講學者徧天下人人各樹宗旨卒之納降於佛老流遁於雜霸總以成其爭名利攘富貴之私辱聖門莫甚焉而溯其原始陽明實為首禍如此而列之道學恐天下後世稍知聖人之道者必以史臣為無識矣愚故疑道學傳可不立也

讀史質疑四

陽明宜立何傳曰功在社稷子孫世封列之功臣傳宜也曰陽明倡明絕學其徒以為滴血明宗獨得先聖不傳之秘爾何知而妄排若是曰聖不傳語孟子惟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多聞擇識博文約禮博學詳說未嘗一言及於高妙其功積力久悟及一貫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即未悟者自恂恂於出入孝弟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之於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為支離無本領其亦舛矣蓋象山陽明之

說禪門直指人心之說也聖門無是也特以身為儒者不敢顯然說禪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其說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者孩提受教惻隱羞惡之類必待察識擴充深造自得學問之事尚多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六經皆我註脚也又未嘗曰致此良知於事物之間不待即物而窮理也夫無問學積累之力而直指此心為主以為施之而無不可其不至偏陂放誕者幾希象山門人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正坐此弊而猶曰吾獨得孔子之學誣罔不已甚乎愚謂假孔孟以文禪宗者此也陽明恐

人攻已則援古本大學以為據此挾天子令諸侯之智也若朱子晚年定論此以敵攻敵之術也以行兵之權謀用之於講學其心術險詭而技窮可知愚謂藉權謀以標道德者此也宏治以前天下謹守程朱之教綱紀肅於上廉隅勵於下風俗號為淳美無敢一言謗議者至陽明始肆然與之為難明斥程朱之非四書五經盡改面目遂若朱子無一言之可存者其徒樂其誕而自便也人人爭為新奇之論以揚其波而鼓其微聖門溫良恭儉讓之氣象儒者讀書修身循循善誘之遺規蕩然無存於是人心乖張發政

害事至於崩潰壞爛而後已夫宏正以前尊程朱之教若彼隆萬以下毀程朱之禍若此朱陸得失闕乎治亂彰彰較著而說者欲調停而兩存之不亦謬乎宏治己未陽明成進士其年六月孔廟災九月建陽書坊災蓋陽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不及知耳愚謂破壞程朱之規矩躑躅聖賢之門庭者此也曰中庸不言性命乎爾何病乎陽明曰聖賢賢言性命有惕然戒懼勉勉下學之心馮象山陽明言本心良知則侈然自大侮聖滅經矣且人心險惡聖人謂之惟危詩書名教防此人心猶懼不足而忍有為

任心之學者為之排斥先賢非毀往訓使人皆自任其聰明此便於不肖之心而人欲所以橫流也若陽明者亦開阡陌廢封建焚詩書墮名城之徒耳故陽明之出聖道之厄也曰陽明自言其所悟也爾何為以禪誣之曰陽明言之善知惡是良知是也謂為善去惡是格物已牽強不倫猶未甚害於理也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徒遂舉意知物悉以無貫之謂無善惡為秘旨知善惡為權教詭為天機漏洩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何無忌憚之甚也夫無善無惡不過如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地非禪而

何且陽明之學好高求勝以為良知之說高出程朱之上矣但所謂良知正佛氏所呵為昭昭靈靈第八識不斷為生死根本者恐其見嗤於禪人也故又言無善無惡以蓋之而其徒遂顯然言佛言仙謂良知二字足以貫通三教噫此又鄙俚之甚經書傳註所未有也夫竊良知之說以勝諸儒又竊無善無惡之說以敵佛氏此其用心亦勞矣而究為佛氏所不許徐存齋謂龍谿八十老翁舍不得良知終不濟事欲了生死須看話頭存齋服膺陽明而其言如此正禪家所譏儒門淡泊收不住者陽明欲以無善惡屈天

祀何道學傳之有

下而學佛者然不之許也然則欲為儒而顯叛大儒
欲竊佛而見嗤於佛兩無所容而邪遁之苦亦已甚
矣故隆萬之初天下學者羣然向佛不屑言良知其謹
愿者受戒持咒禮經懺求西方修比丘之行而黠者
掉機鋒恣橫議沿李贄之餘唾不以孔子之是非為
是非其高者脫畧職業以歌睡名庵而卑者日沈迷
於酒色名利以為才情真率當是時几案有枵嚴南
華者為名士挾妓呼盧裸而夜飲者為高致抗官犯
上羣謀而不遜者為氣節矯詐嗜殺僥倖苟利者為
真經濟謹綱常重廉隅者為宋頭巾舉天下岸序之

士如沸如狂入則詬於家出則譁於朝闕獻之形日
積於學士丈夫之心術而天下不可為故高謏必趨
於佛老佛老必趨於誇詐夸詐必趨於殺戮陽明一
出而盡變天下之學術盡壞天下之人心卒以釀亂
亡之禍彼乃以天下崇尚未學比於崇楊墨指正學
為洪水猛獸欲身起而救之不自知其為倡亂之首
悲夫哉

朝陽新文教始有倡明程朱之學者而論者猶曲為
陽明諱欲挽朱陸而一之此不深究其本末徒為世
俗瞻徇之態非所語於學也有識者將熙陽明之從

讀史質疑五

神宗之不蚤建東宮也起於一念晏溺之私釀為數十年水火之禍甚矣人心不可有所偏繫也然愚尤有憾於當日之為臣者凡處人父子之間最為不易申王二輔委蛇密陳宜也諸臣孱然而謀於廷何為乎諸臣自負忠義謂於太子有翼戴功而未知所以處神宗不思父子天性本不容傷而必欲迫其君以不敢不立故神宗恥於挾制幾至決裂則諸臣貪功之過也且欲忠其子而致仇其父祝神宗貴妃福王不啻若敵國然知君臣父子之倫有忠誠胞愛之心

者果若是乎自學術不正人心乖張其說為君子者喜事好爭不復知有惻怛平情之論而所遇者天下國家最難區處之事安望其不至於決裂而糜爛也猶幸而神宗父子天性皆寬厚使神宗為猜忌之主則諸臣速太子之死太子為殘忍之性則諸臣起戕殺之端其幸而不至有此禍者神宗光宗慈孝之故也至於名位久定猝有張差之事為斬政之謀者拙不至此風顛蔽辜深得國體而好事者又從而深文馬果若所云必將執鄭妃於君側廢福王之封滅鄭氏之族然後為盡春秋之法而太子何以見其父神

宗何以安其子諸君子不願也可謂之愛太子乎夫保護元子不使君有廢長立幼之失而已不居其名此忠臣之用心也以保護元子為名而必欲彰其君宮闈之私使之父子兄弟不能相保傷人骨肉之恩成已名利之計此忮心所發耳非忠臣所為也况蹀事深文因之為門戶寧喪國而不悔為小人者無足怪矣不知當日之君子誠何心也若世移代遠前人之夢已斷而尚論者欲代為之續夢焉又愚之所未解也

右讀史質疑五篇皆端本澄源之論末一篇言萬

歷問爭國本爭擬擊之事謂當日諸君子不免過於深文無以處神宗皆由學術之疏此論亦甚正又論國本以委婉密陳者為宜論擬擊以風顛蔽辜為深得國體此則有說焉讀者不可以文害辭先生之意非謂主委婉主風顛者賢於深文諸君子也天下固有議論非而心術光明者有議論是而心術陰昧者自學術既壞一二正人君子雖懷忠義之心而議論偏拗適為陰昧者藉口此所謂五殺不熟不如美稗也然美稗豈得遂傲五殺耶彼留侯之招四叟田叔之燒獄亂皆君子事也非

當日諸臣所可附會先生益歎息痛恨於陽明之
學敗壞人材釀成世禍惜五叔之美裡不熟豈為
美裡左袒哉陸隴其跋

王學質疑一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烈撰烈有讀易日抄已著錄是書攻擊姚江
之學凡分五篇一辨性卽理之說一辨致知格物
之說一辨知行合一之說一爲雜論一爲總論其
附錄則首爲朱陸異同論次爲史法質疑通論史
體次爲讀史質疑五篇一論明孝宗時閹宦之勢
一論李東陽之巧宦一論宋史以外不當濫立道
學傳亦爲王學而發一論王守仁宜入功臣傳而
以明之亂亡全歸罪於守仁一論萬曆時爭東官
爭挺擊諸臣之非當王學極濫之日其補偏救弊
亦不爲無功然以明之亡國歸罪守仁事隔一百
餘年較因李斯而斥荀卿相距更遠未免鍛鍊周
納夫明之亡亡於門戶始於朋黨朋黨始於
講學講學則始於東林東林始於楊時其學不出
王氏也獨以王氏爲禍本恐宗姚江者亦有詞矣
至以守仁宏治己未登第是年孔廟災建陽書院
亦火爲守仁所致之天變尤屬鑿空誣讖是皆持
之過急轉不足以服其心者也若挺擊一案當以
孫承宗事關國本不可不辨事關官闈不可深辨

之說爲正而烈以抗論諸臣多出王學遂謂主瘋
顛者爲是殊不思福王奪嫡途人皆知卽事關鄭
妃不能行法亦不可無此窮究之論坐罪於其羽
翼以陰折再發之逆萌如其默默相容僅以瘋顛
坐張差則彼計得逞可以坐擅天下卽計不成不
過僅捐一刺客何憚而不重試乎故諸臣之爭雖
明知其不行而於事不爲無益未可黨同伐異顛
倒天下之是非也陸隴其跋於此條再三剖析益
亦深覺其失矣夫學以克制其私也烈所云云於
門戶之私其尚有未能克制者乎

教習堂條約一卷

〔清〕徐乾學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

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教習堂條

約一卷》提要

教習堂條約

清 崑山徐乾學健菴著

僕等竝膺

朝命爲諸君師自惟譚庸深懷悚懼竊

見

皇上選造多士懇懇勤勤務期成德以備 國家之

用

天語肫切聞者歡欣僕等敢不竭其愚誠用相規切

以無負

皇上所屬任願諸君相與檢飭身心強勉問學精心

學海類編

一

教習堂條約

一

行誥

從事熟復講貫尊聞行知日積月累以至于高明廣

大他日爲純臣爲眞儒副 國家期待之厚僕等之

願也學問名教之事滿書漢書初無分別各宜砥礪

今與諸君約凡條列於左

伊川云凡爲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

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晦翁云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

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薛文清曰讀書道義求日用

之實理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己矣由卑邇而高

遠由下學而上達諸君將近思錄朱子節要讀書錄及

性理諸書精心尋思反覆攷驗其理聖賢一句一字皆有用處久之自能造入閭奧須虛心定氣不可因循玩愒勉之勉之

古今人固有志在德行道藝而卒之止于富貴利達者矣未有志在富貴利達而進於德行道藝者也范文正公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王沂公對人言曾生平志不在溫飽考之二公後日之勲名可謂較然不欺者矣諸公自省平日立志于二公何如也不讀非聖之書不敢妄爲些子事處善循理固窮戒得乃是許身稷契堯

學海類編

教習堂條約

二

行誥

舜君民根本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諸君其慎之于微慎之于始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危哉

學習國書取自英年乃朝廷儲蓄人材爲異時委任之地期望等深厚自待豈可少輕專意討論虛懷諮問耳聽心受隨手劄記自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至經史古文乃不可須臾離者勿以學習翻譯或至曠棄空疏弁淺豈免貽譏士林

皇上稽古右文將不時考校滿漢文義並須淹通此中

有甘有苦有勉強有自得處久自知之

經學自漢唐諸家發明至暢末元名儒乃得其體要至明季而鹵莽甚矣在諸君專門名家各有師承其爲明習自與時俗治經者相去倍蓰顧舊例開館之後更受他經背誦數行具文無實今宜熟讀注疏他日當做帖括遺意開用帖經幾條或經文或注疏十得八九爲上得六七爲中得四五爲下矣此強記之功高明者所易忽然由之以貫穿全經則易注疏既熟乃約之以諸儒之說如築室之有牆壁可以依據也

次則讀史所以令諸君讀史者匪第欲知其體例也匪

學海類編

教習堂條約

三

行誥

直以資宏博也史之所言成敗得失切于致命用說命所謂人求多聞時惟見事者也今欲開時諮問史事以觀諸君論世之識宜求實益勿托空言

昔人云文以氣爲主者似矣而未盡也文以理爲主而輔之以氣耳立言者根柢于經學道學則當於理矣不通經固不足語于文不問道亦不足語于文也明之初年宋學士王待制皆遊黃氏之門以上溯考亭夫子之傳自是三百年來論文者必合三者而言之乃爲正宗非是則旁門邪徑矣邈巖震川諸君子奉此規矩至謹

嚴也北地歷下數公以才子是命是其本原先誤毋怪乎擬古雖工終少自得而新會姚江以後心學日盛脫棄文學漸以六經爲糠粃則又高明者之過也別裁偽體諒諸君惟有夙心加慎焉而已詩賦之學其原皆出六經要必無字無來歷方能追配古人

自六經以至周秦諸子多有韻之文易象傳無不用韻者此固天地自然之聲也詩三百篇如訂謨定命遠猶辰告邁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屬對精切爲六朝之濫觴如國風長句抑揚逸宕爲騷賦之權輿此亦天地自

學海類編 二 教習堂條約 四 行詣

然之聲也詞賦固古詩之流卽偶儻未嘗不本於古此皆前哲之所已言而其盛衰之故存乎作者之心氣其視爲經國大業卽下筆有清廟明堂之容其視爲雕蟲小技卽涉想皆月露風雲之狀矣考其原委推其正變大雅可作所望諸君

敬與肆爲人品聖狂之分勤與惰爲學問進退之界薛文清云聖賢欲人皆善之心讀其書親若見之而不能體其心以爲心可謂自棄者矣諸君試思經傳繁陳簡陌秩秩有階級可升有津筏可濟身列朝籍親聽

至尊訓喻翰林清肅之地前哲芳型具在寸陰可惜夙夜邁征奮迅以淬勵精神沈靜以涵蓄義理博學多識融會貫通毋告諄諄而聽藐藐收業樂羣自相師友必憤必排以求啓發望之望之

學海類編 二 教習堂條約 五 行詣

教習堂條約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國朝徐乾學撰乾學有讀禮通考已著錄此書乃其
教習庶吉士時所定學規曹溶收之學海類編者
也考乾學教習庶吉士時爲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其條約雖極早出亦當在四五月間溶卽以是年
病卒且遠在嘉興不應得見其條約編入叢書或
溶沒之後傳鈔者又有所竄入也學海類編真偽
糅雜有謬至不可理解者頗爲讀者所詬病觀於
此卷則其真出溶手與否固在疑似之間矣

萬世玉衡錄四卷

〔清〕蔣伊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萬世玉衡

錄四卷》提要

二甲第六名進士蔣伊謹

奏為恭

進萬世玉衡錄臣鑒錄二書仰祈

睿鑒事臣惟古今之道備於經史學貴多聞義詳往訓臣於

草茅誦讀之時不揣固陋恭慕萬世玉衡錄肆卷上有

唐虞下迄明季分爲法戒共陸拾肆條臣鑒錄肆拾卷

前列事實後載格言分爲勸懲勸部柒拾貳種懲部伍

拾種雖淺識末學未能有益

高深而撮土細流竊異仰裨

萬世玉衡錄

海嶽此臣區區之誠不能自己者也臣謹具疏

進呈

御覽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計呈

萬世玉衡錄貳套捌本 臣鑒錄肆套肆拾本

康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旨該部知道書留覽

西川玉衡錄總目

臣蔣伊編輯

卷一

聖學

聖孝

敬天

勤民

慎刑

好生

仁政

節儉

納諫

尊賢

法祖

修身

卷二

西川玉衡錄

卷一 總目

十

息兵

寬賦

重農

賑貸

擇相

任將

興學

崇儒

尊師

養老

議禮

作樂

宮闈

豫教

睦親

祀典

卷三

警外戚

御宦官

嚴吏治

重選舉

辨邪正

戒近習

厚臣下

旌直臣

任人

知人

去佞

防微

褒忠

報功

勤政

務實

卷四

裕國

屯田

武衛

弭盜

罷興造

却貢獻

抑祥瑞

弭災異

平賞罰

厚風俗

務明斷

謹好尚

西川玉衡錄

卷一 總目

二

通商旅

示誠信

禮卹前代

保全功臣

弘量

宥過

巡幸

懷遠

臣蔣 伊編輯

聖學

法

虞典曰人心維危道心維微維精維一允執厥中為萬古聖人心學之宗

夏王禹克勤克儉不寶尺璧而惜寸陰是以能為聖君

殷高宗舉傅說為相作說命三篇曰人求多聞時維建

事學於古訓乃有獲

漢董仲舒對策曰人君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為人君者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

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是以陰陽調而風

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

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其

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

春秋

元帝以匡衡為太子太傅衡上疏曰治亂安危之機在

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

道必審已之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者戒於太察

寡聞者戒於壅蔽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者戒於無斷

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近必審所

當戒而齊之以義則中和化應矣

成帝卽位匡衡上疏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

之心著善惡之歸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

意以端聖化

魏文帝問吳大夫趙咨曰吳主頗知學乎對曰任賢使

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經傳涉歷史籍不效書生

尋章摘句而已

南宋文帝雅好藝文分立四學徵雷次宗至建康開館

於雞籠山聚徒教授帝數幸其館令以巾構侍講

北魏孝文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制

禮作樂有太平之風嘗謂陸叡曰人每言北俗質魯頌

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立制度其志固欲移風易俗使

卿等子孫免於面牆爾

唐太宗置弘文館聚四部書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令直宿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諭前言往行間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嘗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說講老子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爾

宋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惜千金購之

太宗勤於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帝王御錄 卷十一 聖學 法

五

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端拱元年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謂祕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仁宗初御經筵孫奭為侍講上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莊奭即拱立不講帝為悚然改聽每講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為圖以進帝命施於講讀閣下景祐二年作通英延義二閣復詔蔡襄寫無逸篇

於闕屏慶曆四年趙師民獻勸講箴帝嘉納之命留公亮等講讀經史謂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虛暑亦未嘗倦也

哲宗元祐元年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入對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雖天資睿聖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官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以備訪問必能養成聖德

高宗謂胡安國曰聞卿淡於春秋以左氏傳付安國點

帝王御錄 卷十一 聖學 法

四

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上謂其淡得聖人之旨語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紹興三十二年詔求直言朱熹上封事曰聖躬雖未有闕遺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夫帝王之學要先於格物致知而已

孝宗以劉珙為翰林學士珙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聰明英偉所不悅者特腐儒宿學耳使當時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悚然敬信

而功烈所就不止此也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上大稱善

理宗端平元年真德秀進大學衍義上嘉之詔德秀入講

元姚樞上書於世祖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夫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立學尊賢親親長天愛民好善遠佞世祖善之自是始好學

仁宗命王約等譯大學衍義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

十三行錄

卷一

聖學法

五

刊行以賜臣下又嘗讀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於國家譯以刊行俾國人皆誦習之

明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日吾每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誠萬世之師也

憲宗成化八年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孝宗卽位禮部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上覽之甚喜批荅曰卿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遂進濬為尚書仍命刊行

孝宗屢御經筵謂輔臣曰講書須直言無諱自是以後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上亦未嘗少忤焉

神宗卽位輔臣張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勿以寒暑小故廢罷疏曰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古今第一要務請先行日講次開經筵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官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於是定三六

世王衛錄

卷一

聖學法

六

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御文華殿講讀以資啓沃
戒

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夫求遺書好古文美德也而漢治日衰無補於王氏之亂何也蓋由帝目在簡編志在嗜慾徒使祕書萬帙為宴閒之清玩而已豈聖王之學哉

梁元帝親講老子於龍光殿魏師逼城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退保金城挾古令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按元帝性殘忍為政尚嚴兄弟之間多加

屠滅史臣謂帝讀書萬卷未讀親親仁民一句宜其敗也

隋煬帝好著述增祕書省百二十員修撰新書萬七十餘卷而無補於天下之亡者所務非其正而仁義孝為之道不明也

唐文宗與鄭覃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如三百篇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宋范祖禹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繫他日

治亂好學則君子佐德業以致太平不學則小人務邪

諂以干富貴矣

元順帝以奎章閣學士峻巖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

古名畫巖巖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帝一日閱宋徽宗

畫稱善巖巖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

曰獨不能為君爾凡為君者貴勤政圖治他非所尚也

聖孝

法

虞帝舜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立萬世人倫之則

周文王為世子時孝敬甚篤朝於季歷問安視膳日必

三至

晉武帝欲行三年喪除服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

詔曰每念不得終直經之禮以為沈痛况食稻衣錦乎

遂以疏素終三年

北魏孝文帝幼有至性顯祖病癱帝親吮之及受禪悲

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耳

梁太子統勤讀書明政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西

向諡曰昭明

周高祖邕居太后喪朝夕進一盂米詔曰苦廬之禮其

遵前典以申罔極

隋蘇威言於文帝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

多為帝淡然之

宋太祖卽位尊母杜氏為太后帝拜於殿上群臣稱賀

后愀然曰吾聞為君難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

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矣帝再拜曰謹受教

仁宗天聖五年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

英宗初即位曹太后同聽政宦官讒間兩宮不和學士

劉敞進講經史至帝奔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天地享之

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

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孝宗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常從上皇幸

聚景園及升遐之日哀慕尤切終喪三年力行古禮洵

云孝矣

元仁宗天性慈孝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孜孜為治

一遵世祖成憲躬致隆平文物典章號為極盛

明太祖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起家艱難之事為

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祖父長者世承忠厚今圖此

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上嘗幸後苑見巢鵲翼

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

者許歸養

洪武三年太祖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太廟一歲五

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

行家人禮

建文帝天性純孝為太孫時年纔十四懿文太子病癱

聞痛楚聲即含淚撫摩親吮吸之旬餘始愈太祖聞之

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及懿文薨欲服三年喪太祖

不許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

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洪武

三十一年太祖不豫建文入侍事必躬承藥必親嘗唾

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終夕未嘗交睫太祖崩力

行三年喪禮郊社宗廟執紼行事朝則麻冕麻裳退則

齊衰杖經羣臣百姓望見上緩膺之容淡墨之色無不

頌天子純孝有至德之思焉

世宗嘉靖十五年親詣諸陵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

小又多損壞其於我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

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按宣宗在位真守成聖

主也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孝思懇至矣

嘉靖十八年世宗駕至承天府謁皇考於隆慶殿御製

思恩賦以記之

神宗萬曆四十一年太后違和上日夜恭侍藥餌復虔

禱守蒼願以身代孝誠感格果獲康愈

戒

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史謂下堂見諸侯而君臣道喪擁篲迎天子而父子倫亾矣惜哉

北周太子贊始立即逞奢欲留無戚容捫其杖痕罵曰

世宗

卷一

聖孝 戒

主

死晚矣委任羣小不三年而國亾於隋

唐肅宗上元元年李輔國專政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後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於是始朝

宋孝宗傳位於皇太子退居重華宮稱壽皇光宗即位近習謀離間三宮帝復受制於李后遂不朝壽皇羣臣累表請朝重華宮以修溫清之禮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稍感動出至御屏后挽留帝遂稱疾不朝紹

興五年壽皇不豫羣臣請帝問疾皆不報而與皇后幸

玉津園尚書羅點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問言止緣左右讒間遂生憂疑乃久虧子道眾口謗譏禍患將作矣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上三疏伏地叩頭血流漬甃帝猶不從蓋帝至是幾不可以為人子矣

世宗

卷十

聖孝 戒

主

敬天

法

虞帝舜虞歌曰勅天之命維時維幾

周武王問天道於箕子爰作洪範召公欲成王誠小民

以祈天作召誥

漢董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幾王者欲有所為宜求

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

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

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

禮記

卷一

敬天法

七

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

武帝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始用夏正實為萬世不

易之法

光武帝因日食詔百寮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此可謂得敬天之實矣

北魏孝文帝因天旱不食二日王肅以四郊雨已霑洽

獨京城微少請進膳帝曰朕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

進膳如其不然朕當祗慎天威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

夕大雨

宋太宗淳化二年連歲旱蝗上手詔宰相曰朕不能奉

天撫民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仁宗慶曆三年旱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於天

昨夕忽聞雷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再拜而謝方

敢升階比欲下詔罪已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

精心密禱為佳爾

孝宗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

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

以自警省名敬天圖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

禮記

卷一

敬天法

七

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

理宗端平元年真德秀進陳祈天永命之戒曰召誥一

篇曰敬德曰小民夫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

盤游之娛禽獸之玩有一於此皆是害敬不可不戒此

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之向背即

天之向背征斂日煩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培克停

省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帝嘉納之

元世祖時不忽木因星變入言於帝曰父母怒人子不

敢疾怨起敬起孝易曰君子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

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因誦漢文帝日食求言
詔帝悚然曰此言淡合朕意論說至四鼓乃罷

仁宗延祐四年四月不雨帝露香禱於天既而大雨左
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有元賢君若仁
宗則誠有敬天勤民之實者矣

明太祖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
至休徵咎徵之應上曰天道微渺難知人事感通易見
宜下修人事上合天道上下交修斯爲感天之本

洪武三年夏旱上四鼓即徒步詣山川壇素服艸履設
香案

卷十一 敬天 法

幸

藁席露坐晝曝於日夜臥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楹
進農家之食凡三日大雨霑足嘗謂侍臣曰朕以勤勵
自勉每夜臥不安席披衣而起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
卽爲憂惕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
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順天命不敢故耳洪武二十年
大祀天地於南郊禮成上謂羣臣曰敬天貴有其實爲
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又曰人
君代天治民祀天地非求福已實爲蒼生也

孝宗弘治五年大學士丘濬上疏曰中世繼體之君生

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天示變而不知畏民
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此敗亾所由來也今
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咎徵之應甚可畏也願
陛下清心省躬以回天變謹擬二十二條爲朝廷抑姦
佞杜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上覽奏甚悅批荅以爲
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戒

世宗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文使知祇慎之意

商王武乙無道爲木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天神不勝

卷十一 敬天 法 戒 志

乃僂辱之爲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在位四年獵
於河渭之間爲雷所震

漢成帝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賁麗善爲星算言大臣
宜當之帝乃詔丞相翟方進賜冊責讓使自殺祕之上
親臨弔禮賜異於他相故事夫天命不貳禍福之至安
可移乎成帝不能修德以承天而顧以方進當天變是
誣天也及至二月而成帝崩誣天何益哉

魏青龍四年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高堂隆上疏
曰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敬之禮

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不能用

唐德宗與李泌言建中之亂皆由天命泌曰君相不可言命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亾也

宋神宗熙寧二年帝以災變避殿減膳王安石言於帝

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即上書引春秋洪範累數千言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

寧宗嘉定五年雷雨太廟屋壞真德秀上疏曰雷霆者

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之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陛下僅舉故事是徒務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也疏入不省

勤民

法

唐帝堯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是以百姓戴之如日月萬世頌之為聖神

夏王禹泥橈山權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而百姓寧

周成王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警若之何其不懼也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漢建武六年光武帝以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今百姓流亡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天下併縣國損吏員文書調役俱從減省於是四海晏然不知勞擾
光武初政猶畜魚而豐其水牧羊而豐其艸也可謂
知人主繼天之職矣按是詔以六月下而歲十二月即

以糧儲稍積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人君志在養民其見效之速如此亦何憚而不力行哉

章帝建初元年詔二千石勉勸農桑廩贍饑民七月詔以上林籟賦與貧民綱目書之志仁民也

北魏孝文帝車駕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至其善政如班祿均田詔賑貸出宮人戒末作皆勤民之首務也

隋關中饑文帝帥民就食於洛陽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遣左右閱民食得豆屑雜糠流涕以示羣臣深

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者朞年

唐太宗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魏徵曰內治外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貞觀十一年殺洛水溢詔廢明德宮以其材給遭水者命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

南唐烈祖以百姓屢值災歉乃遣侍妓焚樂器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

五代十二主愛民者三君而周世宗爲最漕運給耗慮信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立兩稅限知豫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罷課戶俸戶省官吏私擾也自唐宣宗後政不及民民罹湯火世宗以仁心行仁政宜其四海賓服也

宋仁宗至和元年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上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哲宗元祐元年以韓維爲門下侍郎維言人情貧則思富若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民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民不待教而成矣上嘉納之高宗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有司不得其人一克役卽至破家及卽位淡加講議乃議定差役法

孝宗淳熙六年夏旱詔求直言朱熹上疏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帝

澹然之

元世祖議中書省事許衡上五事其一曰得民心漢文景之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為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世祖嘉納其言

明太祖還自濠州諭中書省曰吾往濠州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死亡流徙骨肉離散生業蕩盡寧無怨嗟怨嗟皆足以傷和氣命有司徧加體訪俾還鄉復業以遂生理

萬世正統錄 卷一 勸民 法 幸

太祖洪武三年徵江南諸大家悉赴闕廷親訓諭之凡性命仁義政治風俗諄諄屢數千百言作教民榜分賜之

洪武八年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朕向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困苦之徒宛轉溝壑心常惻然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爾等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洪武二十四年以海運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於民為費浩繁命種桐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孝宗明習國事勵精訪治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緩死為恩禮以隨時為大內安外寧幾致刑措商周甲戌成康之盛足以當之矣

戒

漢徐樂上書武帝曰陳涉起窮巷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壞而政不修也今萬民窮困重興兵役民多不安不安則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

萬世正統錄 卷一 勸民 法 幸

隋楊帝謂裴政曰楊圓威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為盜爾初圓威圍東都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煬帝皆坑之及三萬餘人其後群盜並起隋尋以亡夫王者不能愛養黎元而徒嚴刑以立威豈有濟哉

唐德宗改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所糴粟麥遺至京師軍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濫居九重皆未之

知也上命復其家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詔修河防工部尚書成遵言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患又有重於河患者宜俟民和年豐徐更議之不聽於是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浚之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與工凡五閱月而汝頰之兵起矣

十三行 卷之七 勸民 成 三

慎刑

法

夏王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民咸感化

周成康之際天下太平仁義漸洽囹圄空虛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史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萬世慕焉

漢高祖入咸陽悉召諸縣父老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今吾與諸父老約法三章耳

十三行 卷之七 慎刑 法 三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秦民大喜漢之王業由是以興

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文帝元年除收孥坐律令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

產坐之朕甚不取其除之二年又除誹謗妖言法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願入爲

官婢以贖父罪俾得自新文帝愍其意詔除肉刑時海內富庶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漢之享國長久實基於文

帝可不謂萬古仁聖之君哉

景帝元年減笞法因除肉刑加笞率多死於是減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六年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由是笞者得全自文帝除肉刑

景帝易刀鋸以竹箠其仁厚之心及於萬世矣

景帝詔獄疑獄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有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諷諭之又詔治獄者務先寬綱目書景帝三年而恤刑之政三可謂愛民矣

武帝時張湯趙禹等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

之法緩淡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

况禁罔寔密文書益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罪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至宣帝地節三年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帝納其言詔曰聞者吏用巧法使不辜受戮朕甚傷之今置廷尉平每季秋後請讞上幸宣室齋居決事自此刑獄號為平矣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欲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或用法持巧心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由知其令二千石各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罷之

明帝十三年楚王英有逆謀廢徒自殺連坐死徙者以千數繫獄者又數千人侍御史寒朋心傷其冤上疏力言帝意解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由是多所降宥

章帝建初元年詔凡罪非殊死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賢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

安帝時居延都尉范滂犯賊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太尉劉儉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今以輕從重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詔從之

北魏顯祖罷門房之誅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閭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感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罪止其身

顯祖勤於為治大刑多令覆鞠帝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困囹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

初魏以有罪徙邊者多遁亡乃制一人遁亡閹門充役御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閹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蒙盜蹠之誅豈不哀哉

孝文帝從之遂除逋囚緣坐法

梁吉粉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粉年十五搢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憫其志宥其父罪

唐太宗讀明堂錄灸書云人之五臟皆附於背鍼灸失

所則其害致死歎曰董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

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人死詔自今勿得笞背又制決

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

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令門下覆視有法

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十三卷 刑法 三

周世宗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

冤死屢經覆案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爲

神明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宋太祖詔諸州大辟不得專決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

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

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問奏付刑部覆視之此其

帝王禁暴止亂之大法也

太祖開寶二年以盛暑詔諸州獄吏恤繫囚凡五日一

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桎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

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

太宗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付大理刑部斷覆復下院

詳議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理宗淳祐八年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訟不

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

命脉因極言檢覆決獄疎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

重勘追證十弊帝皆從之寶祐五年帝御筆戒有司曰

朕聞告訐之俗易則禮義之行興今有司受詞多因緣

為奸延及無辜其令御史臺覺察以聞

十三卷 刑法 三

元仁宗延祐元年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

死帝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

出之俾養其父母不絕其祀

明太祖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

無辜受害譬之耨艸萊者施鏹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

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筮

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

生人非求殺人苟輕用之則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

用刑之本也又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

胥吏易為奸弊乃諭李善長等曰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因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於是更定律令去煩就簡減重從輕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

洪武二年以周貞為刑部尚書上諭之曰朕觀舜命皋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為重是以能致雍熙之治宜淡體之洪武二十八年祖訓錄成其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淡知人情善

慎刑法 志

惡真偽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淡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非守成常法子孫生長淡宮恐一時所施不當悞傷良善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刑剝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極刑成祖永樂二年御奉天門錄囚多所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刑官諭之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

即來自永樂十三年嚴安告奸之禁由是告密羅織之風息而民俗歸厚矣

仁宗即位凡決重囚至四五覆奏論法司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致傷天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諸大臣於承天門會審多加矜宥就哉其為仁主矣

戒

商紂寵妲己重刑辟命造銅柱以膏塗之橫加炭火之上使有罪者行之足滑墜火中紂與妲己觀之大樂命曰炮烙之刑卒以亾天下

周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乃作呂刑以贖大辟以斂民財然其書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後世猶取焉

秦孝公任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曰論聖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公曰善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事末利及急而貧者取其男女為官家奴僕定收孥之律步過六尺者罰棄灰於道者刑於是徒木以示信嚴刑以立威行之十

年民莫敢違秦國雖以此富強然至始皇之末扶蘇聞
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為馬廷無間言皆積威之
所致也史謂嚴刑重罰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
而其潰腸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一夫作難而子孫
無遺種則鞅實使之也

秦始皇專以刑威立國焚書坑儒暴虐不道人臣狼顧
脇息以誅死為輕典以芟夷為常法及二世立用趙高
之言更為法律務益刻淡公子十二人俱修死咸陽市
究至二世被弑子嬰蒙戮湛宗之禍酷於臣下宋臣蘇

軾曰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可
不戒哉

漢武帝以法御下尊用酷吏張湯杜周義縱王溫舒之
屬務在深文獄訟益多一歲逮至十萬餘人大農令顏
異以腹誹論死夫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使指孝子曰爾
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則是世盡可殺也豈所以
為法哉後因兵興財匱盜賊滋起上使范昆張德等衣
繡衣持節發兵擊斬作沈命法未幾巫蠱獄起禍及太
子天道好還信哉

周頒刑書要制群盜賊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
上者皆死立法若此是豈天地好生之意哉按周高祖
號稱英主而國不再傳者用法太密徒知所以殺而不
知所以生也人主欲永保天祿其必以嚴刑為戒寬大
為先也哉

唐武后任用酷吏大開告密之門入獄者非死不出誅
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及大臣數百家刺史郎將以下不
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
輒遭掩捕族誅朝廷人人自危道路以目麟臺正字陳

子昂上疏曰昔隋煬帝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
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前事之失後事之
師也又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
天誅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前日陛下察李珍
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聖當法天
天必助聖后俱不聽

明太祖洪武九年葉居昇上言用刑之繁多出聖衷致
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
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可

得哉不聽及胡惟庸以謀逆伏誅帝戮其餘黨多及無辜
辜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乃大赦天下詔曰朕
首誅奸惡鋤根剪蔓刑戮之際不能無過甚非上帝好
生之德是月初四日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

洪武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有逆謀上集羣臣廷訊玉
轉展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
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并殺徽時鶴慶侯張翼等數
百千家皆坐逆黨凡戮數萬人引繩批根幾無遺類其
中之冤濫殆何如哉

世宗嘉靖三十四年獻京城大辟四詔決九人張經李

天寵以失機律不宥而劾奏嚴嵩之楊繼盛與焉按論
劾者言官之職也而與失機同罪是豈平刑之道哉

好生

法

唐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好生
之德洽于民心

商王成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
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漢南
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於禽獸歸者四十餘國

晉拔壽春護者以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文帝曰古
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一無所殺及其子孫
終綿晉祚豈不宜哉

唐太宗拔西河止斬佞臣高德儒慰撫居民秋毫不犯
及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貞觀元年命
學士法官更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猶嫌
其慘曰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為加役
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宋太祖凡興師致討務廣仁愛初征太原道經麻衣和
尚院躬祝佛前誓不殺一人後討江南戒曹彬勿暴掠
生民其仁心之大義聞之美如此宜其受天明命奄有

九域也太祖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也白開寶以後犯大辟非情理濫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容貸也

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對曰何不取索上曰恐遂為例可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乎嘗云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濫刑在位四十年大辟疑者皆令獻上所活歲以千數遺制下日雖浚山窟谷藏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其仁心之浹如此孔子言必世

後仁信哉

元世祖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樞嘗從征言宋太祖用曹彬下南唐不殺一人世祖遂行止殺之令後命史天澤帥師下江南諭之曰汝能不殺是我曹彬也

明太祖慮士卒為民患召徐達等戒之曰我自用兵以來未嘗妄殺汝等當體我心城下口毋焚掠毋殺戮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故所至民不知兵遂多成功及克婺州諭諸將曰克城以武安民以仁今克婺城政當撫恤使民樂附彼未下郡縣必聞風而歸吾聞

諸將不殺輒喜蓋師行如烈火人必避之將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已亦蒙福

洪武元年王禕上疏曰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為心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其間雷霆霜雪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上善其言

穆宗好生戒殺嘗食鹽腸而甘問以問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鹽以備內膳吾不忍也却之

戒

力可以取天下不可以守天下楚王項羽舉一城則坑之攻一邑則屠之使非外黃舍人兒則梁地又不免於戮滅矣夫疑民之叛而求以殺戮止之乃所以速其叛也漢高所過秋毫無犯項王所過燹類無遺民之歸於君者求以生我非求殺我也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歸之以求殺哉此天下之民心所以必歸寬仁大度之君也

魏明帝性嚴急督修官室有楮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

口身首已分王肅誅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王重之

南宋蒼梧王性好殺手揮戈鏃躬行劊斬沈勃孫超杜幼文杜叔文一朝同誅飛鏃裂孩穉肝腸投骸江流以爲笑樂淫費橫征百姓怨之爲蕭道成所弑

隋煬帝新作輿衛衣服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鳥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得將伐之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於地夫鶴猶知愛其子而煬帝乃忍於弑父兄殺臣民欲不亡得乎

南漢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宋太祖聞之驚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後攻克之

元順帝末年御史張禎上疏曰陛下於天壽節禁人屠宰此好生之心也然自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所調兵將曾無紀律經歷郡縣雞犬一空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

仁政

法

周文王鑿靈沼掘地得死人之骨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矣遂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澤及枯骨况於人乎歸者二十國

漢文帝定賑窳養老之令曰方春時和艸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遂而吾百姓寡孤獨之人或阨於死亾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賑貸之

文帝務在寬厚化行臣下遂無告訐之俗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禁網疎闊有刑措之風爲漢守成聖主

光武持節徇河北所過州郡除莽苛政民皆歸心焉史稱高祖入關除秦苛法世祖渡河除莽苛政帝王之典氣象弘遠矣

章帝元和三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章帝之治史稱其濟美文景信哉
唐太宗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

發何必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者勿受仍斬之

太宗初卽位與羣臣論教化封德彝欲任法以治之魏徵勸帝行仁義曰久安之民驕逸驕逸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帝善其言元年關中饑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勸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斗米三四錢外戶不閉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上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

憲宗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釋繫囚出官人絕進奉禁掠賣

上悉從之制下而兩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

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上嘗問宰相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自安史以來屢有逆亂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寬猛之先後於此可見矣上善其言

宋太祖平江南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凡戶絕田官

自粥之至是韓琦請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

金世宗仁憲節儉明達政事與民休息上下相安刑部斷死罪歲或止十餘人號稱小堯舜

宋理宗淳祐九年置慈幼局於京師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元世祖命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稅仍命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間民疾苦令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止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污濫及民不孝弟者

量重輕議罰至元十六年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飢者廩之死者葬之官給其需十九年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爲率不得私增以困窮民

明太祖克秦州徐達俘其卒五千送建康時天寒上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鉞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感悅拜呼萬歲而去太祖嘗與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

師所屬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洪武三年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火葬水葬凡貧民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闊地立為義塚

洪武元年遣使賑卹中原老稚孤貧者五年詔天下郡縣立養濟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之二七年詔凡軍士戰沒其父母年高妻寡子幼及民間經兵避難父子不能會聚失奉養者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卹居存養使不失所

洪武十九年太祖以天下臣民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做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條目御製大誥三編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

宣宗諭順天府尹曰古之仁政必先賑寡孤獨近聞有殘疾飢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宣德五年上御南齋宮諭楊士奇曰今春已和吾欲行寬恤之政與爾商之命內侍具楷筆士

奇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以供公家一切民瘼蔽不以聞百姓積年負欠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此當速與減除年來刑獄冤濫者多請飭法司敦用平恕上命卽草敕早用頒行

世宗嘉靖八年命行義倉社會法按倉之設但行於州縣則窮鄉下壤百里就糧旬日待斃非政之善也惟置之里社社正每月讀教民榜文舉眾中善惡獎戒之其社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置於倉推有德者為社長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逢荒歲則計口而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有司第令稽考既無編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賊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備矣

秦始皇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後陳勝吳廣揭竿而起者皆在不徙之中是誠何益哉
宋神宗行青苗法百姓苦之至徽宗宣政年間民竊盜起有宋累代之流仁厚澤至是而民心始離矣

明武宗時邪臣用事先後建立皇莊連州跨邑至三百餘處優占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為厲之階起於奸人欲盡規地力以媚朝廷其流之弊壞於勢家欲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官闈者則中使禁卒苟干四出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恣行威福於是近畿之民困苦愈盛矣

神宗性吝嗇孜孜言利萬曆二十四年礦稅始起命張忠等十二人分往各直省大璫雜出諸道紛然民生其間富者編為礦頭貧者驅之墾采驛騷凋敝橫肆誅求

有司得罪立繫檻車百姓奉行若驅牛馬中使所在激變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

節儉

法

唐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不石大路不畫越席不緣飯於土簋飲於土劔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而天下大治
虞帝舜藏金蠶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以杜淫邪

漢文帝身衣弋絺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為殿幃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於是海內富庶

景帝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晉元帝初鎮江東頗荒於酒王導來諫亟命引觴覆之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卒綿東晉百年之祚

南宋文帝以衡陽王為兗州刺史帝親餞之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肝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齊高帝衣中有玉導即命擊碎之曰留此正長病淵
北魏大旱邢巒奏曰聖王重粟帛輕金玉以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也魏主納之

隋文帝躬履節儉自非宴享所食不過一肉後官皆服
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服羅綺無
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

唐太宗問諸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
對曰奢者危亾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是以忠
臣愛君必防其漸

明皇開元二年罷兩京織錦坊焚珠玉錦繡於殿前凡
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銷毀以供軍國之用按明皇
初政勵精圖治使其終能如此寧有天寶之亂哉

肅宗卽位上皇以七寶鞍馬張良姊李泌曰今天下未
定當以儉約示人請撤其珠玉以賞戰功上從之
文宗性儉素不喜聲樂遊畋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
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管自舉衫袖示近臣曰此衣
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

南唐烈祖性節儉嘗躡泥履用鐵盞暑寢青葛帷左
右使令惟老宮人服飾粗略雖盛暑不操扇張蓋曰士
衆暴露我何用此當時稱爲令主

宋太祖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承寧

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謂之曰汝生長於
富貴當思惜福後勿復爲此皇后與主侍坐因言曰官
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
曰我以四海爲富但當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徒自奉使天下之
人何仰哉

仁宗燕私常服浣濯帷帶衾褥不用錦繡或獻蛤蜊二
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筋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金世宗雅尚儉素宮中之飾勿用黃金嘗曰朕恐宮室
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歲費以克之

元仁宗諭太府監丞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
自今一縑之微不言於朕毋輕予人其節財用如此
明太祖洪武元年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
上命皆以銅爲之曰小用不節大費必至儉約之道非
身先之何以率下上嘗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
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上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
作夜息食惟粗糲衣惟垢敝今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
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自今切宜戒之

憲宗成化十年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十一年閉河
南宜陽等處銀河皆一時恤民之善政也

穆宗性節儉故例歲時遊娛行幸尤祿供膳必先期以
請候上旨爲豐約上嘗裁取至約者歲省光祿萬緡

戒

夏桀爲瓊宮瑤臺殫百姓之財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
望十里卒亾其國

商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遠方珍怪之物與馬官室之
漸自此而始矣

卷一 節儉 法 戒 畢

齊東昏侯時後官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貼地
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後爲寶融所廢

隋煬帝置十六院夫人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絲爲花每
於月夜縱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
之諸番來朝以繒帛纏樹所費鉅萬天下叛之

唐明皇天寶末年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勅令但窮
壯麗不限財力帝幄器皿雖禁中服御之物皆不及也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
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未幾安

祿山反上出咸陽門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
僅有民獻糲飯雜以豆麥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已盡
然後知古聖王之所以貴崇節儉也

蜀主孟昶以七寶裝溺器宋太祖命撞碎之曰以七寶
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亾何待

元順帝於內苑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丈日於後宮
海子內遊戲船行則龍首眼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神
人自能按更而擊時盜賊縱橫已半天下而土木之工
淫戲之事日廣蓋自是而元室之亾決矣

卷一 節儉 法 戒 畢

明太祖破陳友諒江西行省以友諒鑄金牀進侍臣曰
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旣富豈可驕
旣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

景泰帝頗事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
內侍爭拾爲鬩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語末云明主由
來愛一頓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
骸百萬人蓋寓諷諫也

納諫

法

唐帝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夏王禹以五音聽治為銘於簋曰告寡人以道者撻鼓喻以義者鼓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揮鞞

漢鄒食其說高帝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帝曰善趣刻印

張良來謁上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籌之遂

漢書

卷五

納諫法

七

發八難高帝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所謂從諫若轉圜漢高有焉

漢文帝元年因日食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賈山上

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上嘉納之帝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

可用則采之帝之好言納諫誠為萬世帝王之師矣文帝二年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進

善之鐘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立是法是

使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

武帝元狩元年渾邪王降賈人與市者坐常死五百餘人汲黯請間言曰陛下遠事外國而以微文殺無知者

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也上曰善吾久不聞汲黯言今又復發矣

成帝與侍中張放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

入見上指問之曰此圖何以示戒伯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古今淫亂之戒皆原於酒上喟然歎曰

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明帝欲築北宮以鍾離意之諫而止欲獵河內以東平

王之諫而還從諫如流明帝有光前古矣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

之計也乃厚賞諫者晉武帝初置諫官以傅因皇甫陶為之帝嘗與陶論事

陶爭辯不已鄭徽請罪之帝曰忠讜之言唯患不聞徽職安奏遂免其官因建白多端尊儒尚學貴農賤商與

水旱便宜等疏其剛直之氣至使貴游懾服臺閣生風

漢書

卷五

納諫法

七

信乎其得人矣而武帝諮荅連篇真有轉圜從諫之義
可謂主臣交美也

北魏太武帝以古弼爲侍中弼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
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棋志不在弼
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梓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
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弼免冠請罪
魏主曰卿有何罪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
之勿顧慮也

孝文帝謂群臣曰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

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朕

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

唐高祖時孫伏伽上言隋以惡聞其過亾天下陛下徒
知得之之易而不知隋失之之難也又言人君言動
不可不慎帝省表大悅擢拜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
按高祖鑿隋之亾首闢言路可謂知先務矣

太宗貞觀元年詔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卽諫不
待命令已行然後諫止四年敕有司自今詔敕行下有
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此爲貞觀致治

之本

太宗嘗聘鄭仁基女爲克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
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按改過
不吝見於仲虺之美成湯而知人君以改過爲大德匡
救其惡見於孔子之述事君而知人臣以匡救爲大忠
太宗誠可謂聖主矣十三年七月早詔百官上封事魏
徵以上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上十漸疏極言帝失
帝省奏稱善以所上疏列爲屏幃朝夕觀之仍錄付史
館使萬世知朕君臣之義賜徵黃金十斤廐馬十匹

憲宗初元稹上疏曰自古人君卽位之初必有敢言之

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拒而罪之則君子括
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得無
亂乎上納其言後上問李絳曰諫官謗訕朝政皆無事
實朕將謫一二人以儆其餘絳對曰此必有邪臣壅蔽
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上喜怒其敢諫者有幾晝
度夜思朝則暮改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
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若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
上善其言而止元和四年宦官吐突承璀盛修安國寺

奏立聖德碑李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表聖德惟秦始皇立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上善之即命多牛曳倒碑樓

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爲之止世稱爲小太宗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孝宗淳熙十三年朱熹投匭進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

今日之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言甚切至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熹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南豐縣典史馮堅上書言九事帝以其言如願養聖躬慎擇老成精選有司減省宦官採訪廉能諸事俱有關政體權堅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仁宗卽位御西角門闕廷臣誥辭頤謂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及蹇義夏原吉曰朕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畏威順旨卒成覆敗卿等朕所倚輔事有未善卽當盡言因取五人誥辭親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

孝宗弘治十六年詔於武當設像修醮又建壽塔於朝陽門外學士劉健等上疏極諫俱報罷孝宗十八年之內聽言納諫之美照耀簡冊成湯之從諫弗弗何多讓焉

戒

諫臣之殺始於夙沙氏之箕文再見於夏之關龍逢皆以亾國

商賢臣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而之周

比干伏於象魏之門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剖視其心

周厲王暴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

矣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此後愛王不聽後三年國人相與畔王王出奔於莒

宋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數十人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以亡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

子思曰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

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於是衛益微弱

齊湣王既滅宋而益驕狐喧正議斲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門燕昭王伐之大破齊師湣王為楚將淖齒所殺

漢成帝廢許后立趙婕妤為皇后諫大夫劉輔上言陛下宜夙夜自責改過易行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乃傾情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帝怒詔收祕獄減死一等論為鬼薪

北齊主洋溺於淫樂李集面諫之比之桀紂齊主令縛

置中流如是數四曰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竟斬之陳後主時傳繹上疏曰君人者恭上帝子下民省嗜欲遠詔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陛下專事酒色宦豎用權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怒遂賜死復諫之君如出一轍可不戒哉

隋煬帝時薛道衡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竟殺之嘗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爾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

假然卒不置之地上及大業十二年帝如江都復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等帝真亡國之君哉

唐明皇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反上出延秋門至咸陽有父老郭從瑾進言曰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艸野之人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誠不能上達耳上謝之曰此朕之不明也慰諭而遣之

德宗幸奉天陸贄上疏曰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

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患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好勝人恥聞過駢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愼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詔諛顧望畏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

宋徽宗時右正言陳禾上疏劾童貫怙寵弄權之罪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亾之禍言愈切內侍請易帝衣帝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之語遂謫禾信州昔漢成帝知朱雲之直而不能去張禹徽宗知陳禾之直而不能去童貫卒至亾國豈不惑哉

明太祖洪武九年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言三事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繁語尤切直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諸王疆大無事則易驕逸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難知而為患甚大者也上怒其疎間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宣宗宣德六年巡按江西御史陳祚馳疏勸上講學上

覽疏怒其中含譏諷逮繫詔獄禁錮數年按宣宗以英仁不世出之主而陳祚之獄不能不為聖德之累云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劾奏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上覽疏俱謫之御史姜昂疏論李孜省奸罪詔杖之戶部主事周軫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減侍從以清朝政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於屏夫詔求直言而復斥之疑不如勿求也不亦謬哉

穆宗隆慶三年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曰皇上諒陰已三暮矣曾召一大臣質一講官納一諫士乎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日觀絕疇咨之益回話屢懲內批突降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怨豈在明疏入命廷杖下詔獄神宗時章奏多留中王錫爵言凡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非可否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不聽熹宗時言官以疏論客氏俱加貶謫御史王心一上忠

言可味疏曰皇上以內廷之事與外廷何預臣思今日之患正患於官府不為一體中外不能同心在言官憂淡慮遠不過為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官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而皇上必以為沽名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上之能虛言者直適以表上之能容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臣悉言者危而天下亦危矣疏入貶之

言可味疏曰皇上以內廷之事與外廷何預臣思今日之患正患於官府不為一體中外不能同心在言官憂淡慮遠不過為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官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而皇上必以為沽名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上之能虛言者直適以表上之能容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臣悉言者危而天下亦危矣疏入貶之

尊賢

法

虞帝舜求賢自輔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卷學於務成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世濟其美帝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天下咸服其明斷

周文王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多歸之師事鬻熊著鬻

子書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言可味疏曰皇上以內廷之事與外廷何預臣思今日之患正患於官府不為一體中外不能同心在言官憂淡慮遠不過為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官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而皇上必以為沽名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上之能虛言者直適以表上之能容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臣悉言者危而天下亦危矣疏入貶之

曰段干木克乎德寡人克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後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不可以加兵秦於是不敢攻

攻

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請自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起黃金臺而師事

之天下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任之
破齊七十餘城世稱賢君

漢高帝定天下詔郡國求遺賢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
我遊者吾能尊顯之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

武帝建元元年親策問賢良方正之士得廣川董仲舒
凡三策之帝善其對黜百家尊孔子興太學拜仲舒江

都相仲舒遂為漢代大儒

武帝尊禮汲黯嘗稱為社稷臣時大將軍衛青雖貴有

時侍中上厠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汲

黯上不冠不見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

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宣帝聞王褒有俊才召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曰賢者

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功施普器用利則就效衆故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帝

以為諫大夫

光武帝側席幽人即位之後旌帛蒲車相望於道薛方

逢萌聘而不至周黨王霸至而不屈詔曰自古明王聖

主必有不賓之士其各賜帛四十匹帝備安車員繡聘

嚴光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光

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不屈歸

耕富春山史稱高帝之威能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

四皓光武之威能行於尊邑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

此可謂得尊賢之道者矣創業顯榮良有以哉

昭烈帝見諸葛亮於隆中三往乃見嘗曰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卒賴之以延後漢之祚

唐太宗開館宮西延四方文學之上分為三番更日直

宿恩禮優厚命開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

李必幼以才行著聞明皇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及即位

靈武上召見之出則聯轡宿則對榻如為太子時進退

將相言無不從遂克兩京

南唐烈祖初在淮南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又作禮

賢院於府舍士有羈旅者齒用之察民婚喪匱乏者賜

之引宋齊丘等為上客齊丘悉力匡正蠲丁口錢江淮

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

宋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

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於是親試呂蒙正

等五百餘人時張齊賢名在下第帝素知齊賢一榜盡賜及第各賜綠袍鞵笏錫宴自爲詩二章賜之

高宗以趙鼎爲相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金世宗謂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卽令體訪藏官及草萊之士可助治者以聞

元世祖卽位召寶默許衡至開平默初隱居教授世祖雅聞其賢問其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

世宗本紀 卷七 傳賢法 李

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世祖敬待加禮至元二十三年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帝素聞趙孟適葉季名

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帝皆擢用之

仁宗尊禮李孟孟感知遇以國事爲已任上欲痛除吏弊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上曰此真長者

之言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必命坐稱其字曰道復而不名孟在政府多所補益上曰朕在

位必卿在中書因書秋穀二字以賜

文宗時揭傒斯爲翰林學士閣中有春訪必稱旨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上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

明太祖克處州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卽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谷以時事深見尊寵命有司卽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

世宗本紀 卷七 傳賢法 李

宣宗宣德七年下詔求賢出御製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

孝宗虛懷霽色求賢訪治卽位之後徐溥劉健入內閣

王恕入吏部自是衆賢並進李東陽謝遷丘濬馬文升劉大夏彭韶秦紘章懋王鏊林俊楊一清等共贊皇猷

時朝多耄老野無遺賢士修端靜之節人懷躁競之心蔚然有豐芑穡樸之化焉可謂盛矣

戒

隋文帝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

能用通途罷歸誠者謂帝無尊德榮道之心宜其貽謀之未善也

宋孝宗隆興七年劉拱上疏曰陛下側席以思未嘗不求賢也而所用未必皆賢今田野之間艸廬之下安知無臥龍伏雛陛下若欲求一世之真賢當先養正臣之直氣今佞倖未盡去而忠直日銷沮臣恐求賢之實未盡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詔罷科舉參政許有壬力爭之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材缺望伯顏曰科舉雖罷而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由是竟罷之夫士而誠賢豈求美衣食者哉順帝卽位而首罷科舉其初政已可見矣明太祖時臣下多以微愆獲罪葉居昇上言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遂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無遺有司催逼上道如捕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用非其所學泊乎居官多罹於法君勞於上臣困於下如是而欲求至治豈可得哉

景泰時初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時內閣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識者歎其非尊賢之道也

法祖
法

南宋文帝謁京陵見高祖所藏耒耜耕具左右曰陛下不親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唐太宗宴群臣於丹霄殿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椽正一瓦趾履動搖必有所損若子孫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此可為萬世守成之法

宋神宗御選英殿聽講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可乎司馬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紛更約束盜賊

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又曰治天下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元世祖問劉秉忠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世祖善之命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仁宗謂侍臣曰朕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

行輔朕不逮朕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

英宗御太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綠素木棉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世祖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明太祖洪武六年作祖訓錄為目十有三以貽子孫俾知法守二十八條祖訓錄成上自為序曰朕欲開導後人立為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

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

成祖性節儉所服裏衣袖垢敝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昔皇妣躬補葺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為子孫法故朕守先訓矢不敢忘

孝宗初立庶吉士鄒智上疏曰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宮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

世宗建追先閣以覆祖德詩碑

神宗萬曆八年輔臣張居正等請數陳謨烈以裨聖學
疏曰昔唐憲宗讀貞觀政要味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
侍臣讀三朝實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為盛事
良以棄牆如見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足為持循之
地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遠稽
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二
祖列聖奎章睿渙載之寶訓神功駿烈紀之實錄臣分
類編摩總計四十條伏望留神聽覽勉力行則聖治
益光矣

戒

宋神宗時王安石力行新法范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
宗法度指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罔
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
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文彥博言陛下勵精求治而人
心不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
而不舉之弊爾時安石罷銅禁國錢日耗張方平於上
前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
石惡之

元仁宗問左丞相阿散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
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於祖宗遺訓皆不遵守大法者
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若
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

明太祖祖訓錄曰凡我子孫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憲
及建文帝即位四年之內今日省州縣明日并衛所今
日改官制明日更動階官門殿門名題日新雖以干戈
倥偬日不服給而曾不少休夫建文親承祖訓陵土未
乾悉取而更張之宜其開靖難之釁也

修身

法

周文王為西伯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去非勿處世子再拜受教後為武王

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問曰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為子孫常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顛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為子孫常者此之謂也王聞書

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

唐太宗時魏徵嘗上疏曰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欲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逞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賞罰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端拱而治矣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令狐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每正色拱手而

讀之

宋太祖修洛陽宮成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帝嘗問王昭素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慾帝愛其言書於屏几

太祖宴近臣於紫雲樓下謂薛居正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

仁宗嘉祐六年以司馬光知諫院光以三劄子上殿其

一論君德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姑息之謂也與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非苛察之謂也知道諠議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非亢暴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帝嘉納之

孝宗隆興七年劉珙上疏曰平天下之本不在於為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一念既正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而治效應於千里之外甚矣人主修己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

之臣常少諛佞之臣常多先意承旨以悅我之心乘間伺隙以中我之欲視聽一惑則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願陛下求直諫博洽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敢陳之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使聖德日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卹民則民自安此平天下之本也

明太祖謂儒臣詹同日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害甚於鴆毒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况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對曰此端本

澄原之道誠萬世子孫法也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千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問之對曰範模不正則

鏡偏邪上曰朕聞是言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憲宗成化三年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黃霾蔽天此正側身修行之時也伏望以敬爲所以愆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仍於萬幾之暇日御經筵講明聖學庶足以合天心慰人望上嘉納之

孝宗弘治五年丘濬疏言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

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經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帝王之治可幾也上善其言

世宗嘉靖十三年建九五齋精一堂爲齋居之所命張孚敬於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爲圖帝可謂知慎修之道矣

穆宗隆慶五年科臣蔡汝賢疏曰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徵陽初生正宜遏欲養廉進御有常毋令溺志遊觀有度毋令移情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上嘉答之

光宗卽位臺臣黃彥士進要務疏曰保攝聖躬之道在於屏遠婦寺親御講讀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嗜慾奪而君身益固君志清則鑒萬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萬幾而不困盛德大業未有不基於此者也

戒

宋高帝時趙鼎上疏曰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政事修舉將士用命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不能用

明憲宗末年信用李孜省及妖僧繼曉宵小干政言官廢逐時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於是府庫竭爵賞濫中書舍人丁璣上疏言正心修身之要帝不聽

魏博虎為樂江彬誘上微行屢幸宣府時時夜出見高

門大戶即馳入或宣其婦女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劾彬從諛導非游衍驅馳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輕聚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入不省車駕臨幸貴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克幸御至數十車流連荒亡致盜賊蠶起毒流海內末年復啓宸濠之變使上能敬德省躬寧至是哉

穆宗隆慶三年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監樞玉盆之費使羣

小因而貪緣為聖德累不小上不納

熹宗卽位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一曰定志君心必有所志不志於憂勤則志於怠安不志於仁賢則志於聲色不志於道德則志於貨利而國運之隆替關焉皇上臨御伊始如太虛未雲止水未波定之此其時矣上不能用

修身 戒



蔣 伊 編

息兵

法

虞帝舜時有苗弗恭帝命禹徂征三旬逆命帝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夏王啓征有扈氏不服王曰吾地非濫民非寡也是吾

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

不考親親長長尊賢委能有扈服

周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周武王來自商至於豐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

車甲蚌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復用而

天下底定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氏中人二邑襄子

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

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

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

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

氏其昌乎勝非其難者也持之爲難惟有道之主爲能

持勝

漢高帝定天下兵銷歸家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者令

各歸其縣復其故爵田宅光武卽位罷郡國車騎材官

復還民伍二祖息兵愛民之心一也

武帝征和四年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可遣

卒詣田所開墾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

前有司欲益民賦助邊用是重困我老弱孤獨也今又

請遣田輪臺欲起亭隧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

擅賦力本農毋之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

武帝滅南越置珠崖儋耳郡在海中洲歷年數叛殺漢

吏元帝三年上欲大發兵擊之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

舜禹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

暨聲教其不欲被化者不彊治也臣願遂棄珠崖專川

恤關東爲憂與丞相于定國議合上從之

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欲兼奔西域車師等

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天下初定北邊未

服不欲煩兵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報曰大兵未能得

服不欲煩兵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報曰大兵未能得

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史臣班固曰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賂贈送萬里相奉以至民力屈財用竭建武以來西域思漢成德成樂內屬帝遠覽古今堅辭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義兼之矣

建武二十七年臧宮馬武上書請命將臨塞光武帝報曰黃石公之言合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自是諸將無敢復言兵事

者夫臧宮馬武之徒求逞於一劍不知一劍用而吾民之命殘矣光武之心豈忍爲之哉後世仁聖之君當以光武爲法

明帝末年復事西域章帝即位揚終上疏曰間者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帝從其言遂罷兵息民

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徠絕域以求服遠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哉勞百姓以取虛名

朕不爲也遂不受

南唐烈祖昇元五年江淮比歲豐稔兵食有餘羣臣言用兵止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我民亦安矣又何求焉六年吳越火宮府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弊攻之上不許遣使問匣嗣地有是適好不絕百姓安堵

宋太宗欲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堯舜之治民在乎安而利之惟和撫御得人則邊鄙寧矣

仁宗時北使言高麗獻貢疎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徒屠戮百姓耳卒寢其兵

明太祖與諸將論兵政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嘗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不可不戒祖訓錄云遠方之聲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恐後世子孫倚富強貪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宜戒之嘗觀大學衍義至

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上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朕思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之君所當深惕也

仁宗嚴謹邊備不勤遠畧邊將陞辭每戒之曰民力罷矣慎毋貪功違命獲功吾所不賞真聖君之言哉

戒

晉與楚戰於鄆陵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及戰晉軍大

勝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弑晉國大亂

秦坑趙卒四十萬於長平後楚項羽攻秦夜擊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城南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秦

民大失望史謂高帝入關約法三章項王入關烽火三月楚漢興亡判於此矣

漢武帝三年閩越擊東甌上遣莊助以節發兵浮海救之閩越引兵罷六年閩越擊南越上大發兵擊之淮南王安上書諫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較也閩越反覆不奉法度非一日矣如使徵幸以逆執事斯與之

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閩越王之首臣猶羞之不聽兵禍遂自此始矣

魏文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爲難矣不然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後軍竟無功

符素作講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講授

諸將朱彤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亦可偃武修

文矣後務勝不休卒召泥水之敗宋臣司馬光曰數戰

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王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

王堅之謂矣

梁武帝太清元年侯景以河南降魏魏不爲動景復請

舉十三州內附叛降於梁梁武帝仰封景爲河南王遣

兵援之此可見梁魏謀國得失之分矣後帝爲逆景所

逼困死臺城

隋煬帝徵高麗王入朝不至下詔討之命元弘嗣造船

海口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

蛆死者什三四徵天下之兵爲左右十二軍分道並進

發江淮民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舳艫相次千餘里往還
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初大軍渡遼凡三十萬五
千及敗還惟存二千七百人天下騷動王薄擁衆據長
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
以相感動避征役者相聚爲盜而天下亡矣

唐德宗時涇原軍亂上如奉天陸贄曰陛下徵師日滋
賦歛日重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征求之困此叛亂
所由起也

宋神宗相王安石以王韶經畧西夏遂開邊釁上嘗問
富弼以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
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
不細帝不聽由是章惇有梅山南江之役熊本有瀘彝
之役其後交趾屠邕州之民五萬八千餘口元豐四年
宦者李憲帥陝西五路之兵以討夏人師出無功五年
靈州永樂城陷死者六十萬人糜費財用不可勝計事
聞帝臨朝慟哭爲之不食自是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
悔咎無意於西伐矣
理宗端平三年出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

爭帝悔之命吳泳草罪已詔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
困流離室廬靡存器齒相望是蓋朕明不能燭德有未
孚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明神宗萬曆七年播州宣慰使楊應龍所部何思宋世
臣等告應龍反應龍赴蜀撫聽勸請自將五千兵從征
朝鮮詔可其奏釋回播蜀撫王繼光至復嚴提勘結遂
抗不復出繼光乃一意主勦而王之翰一軍盡覆萬曆
二十三年總督邢玠以檄諭應龍待以不死重慶太守
王士琦單騎赴之應龍郊迎蒲伏面縛謝罪執黃元等
十二人斬之而釋應龍後士琦別調應龍統苗兵調原
秦警民宋世臣等殺之二十七年議大征播兵敗於飛
練復敗於蔡江應龍猶具文求撫而上決意征剿八路
之師乘勝克之是役也相持數月殺人如麻黔蜀之民
流血成川而獻俘之日囚亦大呼稱枉傷民命于天和
識者追恨於始謀之不臧也按萬曆十餘年間凡三大
征千里轉餉疲天下空內帑至使白骨山積海內騷動
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寬賦

法

漢文帝二年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也其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食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盡除田之租稅

宣帝元康二年詔天下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田租

隋文帝

輕徭薄賦

罷鹽酒之禁

減庸調之額

嘗謂有司

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其始年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唐太宗貞觀元年山東旱詔所在賑恤蠲其租賦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也夫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矣朕嘗思之故不敢縱欲也馬周因水變陳言曰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隋厚歛以資寇敵不可不鑒上善之

高宗問來濟以養人之道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

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

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府庫安足周一國之

饑寒老人曰君不厚歛民之財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

奪穀桑之時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

其征役而已上善之詔免山東丁役

五代周太祖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或言營田有肥

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周王曰利

在於民猶在國也朕何用此錢爲此可謂有恤民之心

者矣

世宗立

二稅起徵

限謂侍臣曰近代徵歛穀帛多不俟

收獲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

月起徵民間便之

五代藩鎮多遣親吏收民租爭取羨餘宋太祖卽位遣

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宋眞宗咸平元年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共除一千

餘萬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因臺臣之言詔停燕南河北山東

租賦是一舉而聽言恤民之事皆在其中真有志於斯世斯民者也豈非民之父母乎

成宗卽位詔蠲田租十之三浙江省臣言江南貧民佃富人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詔從之

仁宗延祐元年詔免江浙等三省白實田租二年英宗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三分

明太祖命中書省凡徐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

世宗憲皇帝

卷十一

賦法

十一

等郡及新附人民桑麻穀粟稅糧徭役今有司盡行蠲免三年洪武元年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洪武二年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詔曰朕念斯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歛稅糧悉與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又免太平應天鎮江數郡稅糧二年洪武三年再免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時戶部奏蘇州連連三十萬餘請諭守臣罪上曰逋賦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洪

武九年復詔免河南等省安慶等郡稅糧上嘗言天地生財以養民人君當以養民爲務節浮費薄稅欲猶恐損人况可重爲徵歛乎又言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洪武十三年詔以應天等五府肇基先勞之民屢免征稅至洪武十八年並免夏稅秋糧明祖所以優卹五郡之民恩至渥矣

建文帝二年均江浙賦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

世宗憲皇帝

卷十一

賦法

十一

懲一時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共後永樂革命盡反建文之政故蘇松尚畝稅三斗之外比天下獨重焉神宗萬曆七年輔臣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致理之要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有司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見年並徵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所入僅足徵一歲之求不幸荒歉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查戶部未完帶徵一百餘萬而

蘇松欠至七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獨重故逋賦亦多
伏願皇上獨此積逋於國賦初無所損而皇仁大沛矣
上從之萬曆十三年民間苦旱上步行祈禱詔免天下
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戒

商紂爲鉅橋倉厚賦斂以實鹿臺之財天下叛之

周榮彝公好利厲王任之芮良夫諫曰君人者將導利

而布之上下者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况天子乎王不

聽於是諸侯不朝

北魏主因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

用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郊店皆有稅百

姓嗟怨而國亡於爾朱榮矣

唐明皇開元九年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

衆請加檢括陽翟尉皇甫璩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

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於是宇文

文融爲勸農使檢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融奏置勸農

判官十人分行天下使者競爲刻急州縣希旨多張虛

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緒天下苦

之天寶元年復用韋堅王鉷之徒督江淮相運歲增巨
萬時上在位久後宮賞賜無節鉷悉征額外錢帛上之
內庫中外嗟怨

德宗時楊炎盡廢租庸調法計每歲上供之數量出以

制入作兩稅法秋夏兩徵之按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

故法雖立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皆奉意

而不奉法以是民皆困弊

建中四年以軍興浩繁常賦不能供趙贊請行二法一

稅間架錢每屋兩架爲間吏執筆入入室廬計其數而

稅之一除陌錢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陌五十錢

愁怨之聲盈於遠近陸贄上疏曰人者邦之本也財者

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上

不能用及涇原軍亂大呼於道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

貨僦費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朱泚據長安府庫甚富

議者皆怨有司之暴斂焉

後唐莊宗以孔謙爲租庸使謙重斂急征以充唐王之

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贈國功臣天平節度使諫議大

夫薛昭文諫曰戶口流亡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上不

能用以至於亡

宋神宗初王安石欲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於是青苗均輸市易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范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公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是使小人培克生靈歛怨基禍也韓琦亦上疏曰陛下勵精圖治但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違邇之疑哉劉摯言陛下有勸農之心今變而為煩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 賦 戒

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而為聚歛陛下憂勤念治而政事如此皆大臣悞陛下而大臣所用者悞大臣也理宗末年以御寶黃冊催坊場錢知嚴州吳玠上言內庫理財太急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坭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商賈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繫甚大疏入邵澤劾罷其官明太祖憤蘇州富民為張士誠困守城下之日惡其附寇今取富室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州賦特重而松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其後遂為定

例至洪武十三年命戶部減蘇松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十分之二然比之他省賦稅猶重民不堪命吳民之困於徵歛蓋自明洪武而始矣

光宗卽位餉司楊嗣昌疏曰臣歷江北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江南諸郡則習俗無改於奢靡物力日趨於凋落三衢九市非不滿日繁華閭里窮簷止聽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贍私家蓋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為東南者幾希矣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已作賊誰為我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君相決富猛省而後民生可厚矣觀此疏則知明末賦歛繁苛人心已有日離之勢其後民窮財匱饑民倡亂羣盜蜂起卒以亡國不亦深可惜哉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 賦 戒

重農

法

漢賈誼說文帝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率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鼂錯上言昔堯水湯旱而國亡捐瘠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

卷十一 重農 法

七

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人情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居安能有其民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文帝從之於是海內益富庶

十三年詔具親耕系禮儀後元年詔曰問者數歲不登意者朕政有失而行有過歟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而靡穀者多歟三代而下知重農者莫若文帝觀水旱責躬之詔豈非真堯湯之主哉

武帝耕於鉅定詔凡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

之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思以休息富養民也

比魏太武帝問高允何政為先允對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唐明皇開元十九年躬耕於興慶宮側二十二年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卷十一 重農 法

太

後唐明宗問馮道曰今歲頗豐百姓膳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彞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可謂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周世宗留心農事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廷嘗見唐元稹均田圖曰此致治之本也以其圖賜諸道詔文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民服其平允宋太宗端拱元年親耕籍田

真宗祥符六年呂彞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勤

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其稅真宗可謂能恤民瘼矣

仁宗天聖三年幸御莊觀割麥聞民間機杼之聲命賜織婦茶帛皇祐元年帝御寶岐殿觀割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爾觀仁宗是言正無逸所謂以勤居逸者也綱目志之以昭千古之美

元世祖以張文謙爲大司農文謙請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末由是野無曠土遂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皆從之

明太祖以康茂才爲管田使諭曰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妨農故命爾分巡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明太祖視園丘太子從行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曰汝知農之勞乎農樹五穀身不離畝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居不過茅茨草榻服不過練裳布衣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

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則必念農之勞取之

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加以

橫斂則民不勝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洪武

二年太祖親耕籍田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比郊以

爲祭祀衣服上嘗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淳化門謂侍

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

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爲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

故不覺惻然於心也上嘗曰農桑衣食之本然一農執

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

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庶可救棄本

逐末之弊洪武二十五年上躬耕籍田享先農禮成諭羣

臣曰朕卽位以來恒舉行耕籍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

非事虛文也三十年今天下每村置一鼓凡遇農月清

晨鳴鼓集衆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

責里老不勸督者罰

宣宗宣德元年上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尚炎正農夫

耕耘之時因誦聶彝中鋤禾日當午之詩曰吾每誦此

未嘗不念農夫也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

俗薄賦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矣上嘗見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詩一章曰周公作詩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所當鑒也又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近臣曰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勤勞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於前揭於宮掖布於戚里使皆知民食之艱衣帛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英宗正統五年今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世宗御幽風亭召翟攀李時汪鉞同觀收穫上曰農之

勞苦見於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真聖祖訓云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爲粒粒皆辛苦也

戒

周宣王不籍千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今王棄其大功將何以用民王弗聽於是王政始衰

宋理宗景定三年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大擾四年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欲變法劉良貴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將戶田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於是浙西六郡之人莫不破家矣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丞相脫脫言近畿水地召南人耕種官給牛具農器募能種田築堰之人爲農師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時上方耽遊戲且朝野多事任不得人農政遂廢每歲仰給東南米幾四百萬石及至正十九年道路不通京師困乏帝遣使以御酒龍衣賜江南賊張士誠徵海運僅得米十萬餘石夫農者國家所恃以爲命者也後之謀國者可不當承平無事之日而以重農爲務哉

賑貸

法

夏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贖民之無糧賣子者萬民戴之

商王成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救民之無食賣子者民始不困

周武王平殷命南宮迺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財隸後人咸喜曰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肯復積乎遂歸心焉

晉悼公謀所以恤民魏絳請施舍輸積使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食民三駕而楚不能爭

漢宣帝五鳳四年從耿壽昌言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省關東漕卒過半初置常平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

穀貴時減價而糴民皆便之夫常平一倉實為萬世之利後之聖王不可不力行也

秦大旱秦主堅減膳撤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統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早不為災

隋文帝置社倉時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

出麥粟一石以下倉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按後世義倉之名雖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饑有司不以上聞卽上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出而施之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村鄙小民安能扶危攜幼胥需其惠哉要必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其於民之饑也庶有濟乎

唐太宗貞觀二年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曰使年豐穀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嘗謂王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末年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明皇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史書以美之

憲宗元和四年南方旱饑遣宣慰使鄭敬等賑恤之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其必償也

宋太祖置義倉於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久廢歲或
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
所收稅二石別貯一斗以備凶歉給貧
太宗淳化三年置常平倉於京師時穀價大賤增糴以
貯俟歲饑則減價糶與貧民遂爲永制

仁宗皇祐元年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富弼竭
力賑之立法簡便周盡凡活五十餘萬人帝遣使褒勞
加弼禮部侍郎嘉祐七年詔以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
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

諸路助糶之

孝宗淳熙八年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熹之法以十家
爲甲五十家推一人爲社首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
大饑則盡蠲之以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雖遇凶年人
不缺乏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
四十五萬餘戶詔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石
賑之

成宗大德五年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

其老幼卑弱不能自存者給糜五月

明太祖因荆蕪等處水災亟命戶部于事趙乾往賑之
乾任事遷延歷半載餘始施賑濟上曰民饑而上不卹
其咎在上吏受命而不能宣上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
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我民者洪武十八年山東北平
旱詔免今歲秋糧自今凡有水旱災傷有司不以實聞
本處者宿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憑優卹罪有司極刑
洪武二十六年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蒼民
糶粟以備之正欲備荒歉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
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
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
聞著爲令

成祖永樂十年敕戶部曰朕爲天下主務在安民每歲
遣人巡行郡縣欲周知民之休戚年之豐歉近聞河南
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互爲欺罔此朕
任使非人之過也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
廷所遣官目擊民艱而不言者悉逮下獄

仁宗爲皇太子時過鄒縣歲荒民饑競拾草實爲食皇

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歎曰民隱不上聞如此乎顧中官賜之鈔召耆老問所苦輟所食賜之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山東布政司石執中請人給米三斗皇太子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檀發予見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仰奏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

仁宗洪熙元年前准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夏秋糧之半停

仁宗

仁宗

仁宗

仁宗

罷一切官買物料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至仁然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即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就西角樓書詔上隨用璽遣使齋行既而左右皆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朕為天下主寧與寸寸計較耶

宣宗宣德三年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上諭夏原吉曰民饑流移

仁人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所活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即遣官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英宗正統五年遣官分往各直省州縣處置預備倉發所在庫銀平糶以時斂散備水旱之虞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

世宗嘉靖三年東南大饑人相食上命戶部侍郎屠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嘉靖八年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餼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擄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世宗嘉靖三十二年米價騰貴民多乏食上發太倉米數萬石以六分平價發糶以四分給貧苦者上復曰饑

民斃於道路暴露骸骨宜有所處救在京五城御史在外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

穆宗隆慶三年淮楊徐大水發銀數萬兩積貯殺十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

戒

唐德宗貞元九年張滂請稅茶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旱也

舊宗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盧攜上言國家之有百姓猶

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人無依賴

待盡滯空朝廷若不存撫百姓實無生計乞救州縣一切停徵仍加賑給從其言而有司不能行時用兵不

息賦歛愈急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相聚為盜所在蠶起而王仙芝黃巢之難發矣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六十石以

下不等時上方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建大鎮國永昌寺而令生員納粟官員納米以備賑濟二者胥失之矣按

漢耿壽昌常平倉歛之於豐稔之秋散之於荒歉之日為萬世良法明初尤重此舉其後冗官惰吏茂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也

卷二十一 賑災 戒

擇相

法

商王成湯始置二相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天下

大治

商中宗用伊陟臣扈為相以格上帝巫咸又王家商道

以興

殷高宗舉說於傅巖命以為相政事修舉

魏文侯欲擇相問於李克對曰君視其所親富視其所

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乃相魏成

亦王以田單為相封安平君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

不能行解裘衣之王惡之曰單欲以是取吾國乎巖卜

有貫珠者言於王曰王請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

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則單之善皆

王之善也王有幸臣九人復譖單王曰召相單來貂勃

聞之稽首於王曰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

吾以為傅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相單安得此亡國

之言乎王乃誅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

漢文帝問左丞相陳平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一歲錢

穀出入幾何平曰有王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

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王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撫諸侯內親

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上稱善

文帝愛幸鄧通丞相申屠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

禮嘉因奏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嘉為檄召通詣丞

相府不來且斬通詣府免冠謝嘉責曰朝廷者高帝之

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上度

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

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待相臣之道文帝

可謂有禮矣

秦王符堅以王猛為丞相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

剛明清肅善惡著白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

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唐太宗任房圓齡杜如晦為相謂之曰公為僕射當廣

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敕自今勿令親細務

權萬紀嘗劾圓齡掌考不公上命推之魏徵諫曰推之

法 幸

法 幸

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上從之

明皇欲用姚元之爲相元之以十事說帝曰臣願陛下
政先仁恕可乎不倖邊功可乎法行寵倖可乎宦豎不
預政可乎租賦外絕一切貢獻可乎戚屬不任臺省可
乎接臣下以禮可乎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罷
輟營造可乎外戚亂國鑒之爲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
行之於是以元之爲相後薦宋璟同輔政崇善應變成
務璟善守法持正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法清省百
姓富庶一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唐室

擇相法

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開元之中號盛治焉二十一
年以韓休爲相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
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數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蕭嵩奏事常順旨旣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旣退吾
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身也

德宗幸奉天時小大之事必與陸贄謀之當時謂之內
相後相李泌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悉卿王之
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宰相天下之事
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曰卿言

是也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節度使
杜棕不從監軍表其狀上曰棕得大臣體卽召入相勞
之曰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得一魏徵矣
宋太祖以趙普爲相普嘗薦一人帝不許明日復奏亦
不許普三請之上怒裂奏牘擲地普拾之以歸他日補
綴舊牘復奏如初帝乃悟卒用其人

太宗時田錫上疏曰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
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自今

擇相法

重

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上善其言
眞宗以王旦爲相時夏趙德明以歲饑表求粟百萬朝
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
王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
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帝嘗稱之曰王旦善處大事眞
宰相也

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
者可充其選上曰如是則富弼耳乃以弼與文彥博同
相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上遣小黃門覘知之語

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元祐元年以司馬光爲相呂公著同居政府公著入朝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二人同心輔政遼王聞之戒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相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明仁宗宣宗以楊榮楊士奇楊溥及蹇義夏原吉等皆

東坡志林

卷二 擇相 法

圭

累朝舊臣優恩信任言無不從故洪熙宣德之朝王德清明英賢師濟海內又安四彝賓服豈非擇相之道善哉

戒

漢相國蕭何以上林苑中多棄地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械繫數日乃赦之何入謝上曰相國爲民請地吾不許吾不過爲桀紂王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終漢之世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帝習此而繫周亞夫日元帝以此而殺蕭望之哀帝以此而殺

王嘉是豈待賢相之道哉

漢景帝欲廢栗太子丞相周亞夫固爭之太后欲侯王信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今侯之非約也後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噉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亞夫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後以事下廷尉亞夫不食死亞夫守正不阿而景帝以無罪殺之自是漢之大臣鮮侃直之節矣

漢武帝時桑弘羊等以聚斂進王溫舒等以峻法用兒寬等以文學推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

東坡志林

卷二 擇相 法

素

石慶醇謹而已夫重宰相所以重朝廷也使百官皆得與宰相爭權豈所以尊朝廷哉

武帝多督責大臣丞相數被譴帝以公孫賀爲丞相賀拜受印綬涕泣不肯起出曰我從是殆矣

宣帝以蕭望之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出馮左馮翊史謂武帝時仲舒三策而終於江都宣帝時望之再試而不聞內召何帝之待望之遠不若恭顯許史之信任哉

哀帝寵幸臣董賢益封賢二千石丞相王嘉封還詔書

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陛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奈何輕身肆意於佞幸之臣哉書奏下嘉嶽嘉仰天歎曰幸得備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遂不食死自是漢治益衰不數年而國亡於王莽矣魏文帝時三公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樑而不使知政誠非朝廷崇用大臣與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

唐開元二十四年明皇在位歲久漸肆奢慾怠於政事

張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之李林甫巧伺上意上用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後崔羣對憲宗曰明皇治亂所關不分於范陽兵起之時而分於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之日信哉

德宗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及相盧杞杞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憲宗末年皇甫鎛程昇以聚斂得幸數進羨餘上以為

相制下之日市道負販者皆喚之裴度上疏曰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白賤壞使四方解體乎不聽昭宗時鄭綮好詆訾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蘊蓄王注班簿命以為相綮極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後唐明宗議置相孔循薦崔協任國薦李琪上以協為相國曰舍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而取蜚蠊之轉也

宋徽宗任蔡京為相放斥忠良權傾海內輕賜予以蠶

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宋之元氣由此耗矣後京罷王黼蔡攸二人有寵於帝得預宮中秘戲宵小相乘忠良放廢及相李邦彥一無所建明都人目為浪子宰相徽宗之覆國蓋由於擇相之不明也

高宗相李綱在位纔七十七日朝綱兵防皆已振整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潛而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上遂以潛善伯彥為左右僕射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竄起高

宗罷李綱而相汪黃抑何黑白相去之遠哉

明太祖欲以楊憲爲丞相劉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獍將債轅而破犁矣

武宗正德元年大學士劉健謝遷上疏乞罷曰臣等若諛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於是相繼斥罷而吏部尚書焦芳入內閣時言路日塞嬖幸愈盛劉謝去而焦芳進國政益紊矣

世宗嘉靖三十年錦衣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奸貪十

萬世正德錄

卷五

釋相

表

竟

大罪下詔獄三十二年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劾嚴嵩專政誤國十罪曰壞祖制奸大權掩君美縱奸子竊軍功黨悖逆悞軍機擅黜陟失人心壞風俗此十罪者又有五奸以濟之厚賄左右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是皇上之納言皆賊嵩之鷹犬奸二與廠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爪葛奸三凡通賄者始得與考選臺諫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部臣有材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上覽疏怒命鎮撫司卽

訊後竟斬於市按世宗任嵩最久嵩以柔奸深受王春誅斥諫官不可勝數世宗之任嵩其亦深昧於擇相之道矣

萬世正德錄

卷五

釋相

表

甲

任將

法

齊威王任章子為將與秦軍對壘使者數相往來章子變微服以雜秦軍侯者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侯者三言威王曰必不叛寡人章子果大勝秦師還

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功也

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之上將一見黥布而供具飲食

者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是時三人未有功於

漢世

任將法

聖

漢也高帝知三人之志不如是則不為我用若樊噲灌

嬰之徒則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此可謂得

御將之道矣

漢高帝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

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

將十萬上曰於君如何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

善何為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

以為陛下擒也

漢文帝以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

棘門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至細柳軍

士銳刃持滿天子先驅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

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

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上曰嗟

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爾稱善者久之

戒太子曰異日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景帝立七國

反書聞上拜亞夫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之軍中常

漢世

任將法

聖

夜驚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出兵

絕吳楚餉道吳楚士卒多饑散亞夫以精兵追擊大破

之平其亂夫又帝之待亞夫不憑萬乘之尊不嫌一楫

之薄而孰知細柳式車之禮乃收其報於七國也哉

宣帝神爵元年先零楊玉與諸羌背畔時趙充國年七

十餘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踰於老臣矣充國行必

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上

欲誅罕开充國請赦之擇良吏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

安邊之策也於是罕开不煩兵而下上詔進擊先零充

國欲罷騎兵留屯田以待其敵曰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奏不出兵留屯田便宜十二事上從之二年秋羗兵斬楊玉首以降是役也不亡一篋而適安遠歸漢之良將當以充國為首

光武帝討公孫述岑彭吳漢會師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欲罷之彭上書言狀帝報曰大司馬吳漢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令諸軍直衝浮橋順風竝進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撓

掠遂克隴蜀

光武帝當四海平定之後以兵有利鈍事有緩急要在隨機應變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遛法此不獨光武識用兵之要亦足見其不貪兵也可為萬世法矣唐太宗時劉武周降將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太宗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必欲去以此金相資已而太宗為王世克兵所逼敬德躍馬大呼出入敵陣大敗其師太宗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反帝用杜黃裳之策專任一將勿置監軍遂命高崇文討平之

宋太祖命王全斌帥師伐蜀時汴京大雪上設氈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所向有功悉平蜀地開寶六年命曹彬伐南唐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自歸順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以劍授彬曰副將

以下不用命者毋惜此劍真得古帝王命將之體矣

宋太祖善於任使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推之利悉與之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由是邊臣富資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拓吳越所向有功蓋能推赤心馭臣下隆之以恩示之以信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是以操術要而收功大也仁宗寶元二年夏人寇保安軍狄青擊敗之以功加泰

州刺史上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剛形以進
青數立奇功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青由是折節讀書
皇祐四年命青督諸軍討儂智高龐籍言於上曰號令
不專不如勿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制未幾敗智
高於邕州廣南悉平帝曰青之破賊龐籍之力也厚賞
其功

明太祖命徐達北征王保保右丞胡德濟失利達械之
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即軍中諭意曰
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穰直之待莊賈乎自

今閩外之事將軍制之

洪武二十一年頒武士訓誡錄編古今善惡之事釋以
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二十二年禁武
臣不得預民事此皆得制馭之法矣

世宗用戚繼光以平倭亂海寇悉平穆宗升爲練兵都
督總理遼薊繼光疏言山戰谷戰林戰之道車騎合練
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
琥而專任繼光上是之自是邊防愈飭境內以寧

戒

子思薦荀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
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
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
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
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乎

趙括嘗與父奢言兵法奢不能難奢曰兵死地也而括
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後趙王用括爲將
其母上書諫曰括父爲將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受命之
日不問家事今括東衝而胡軍吏無敢仰視所賜金帛

歸買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不聽後果敗於長平趙

卒四十萬皆爲秦所坑

秦始皇使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翦請
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臣思爲子孫
業耳旣行又時遣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
甚矣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委我我藉此以自
堅耳史謂始皇不信其臣而以術馭其臣故臣亦疑其
君而以術防其君此衰世之風也

楚項羽身親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及兵疲食盡猶能大

破漢軍然漢以韓信彭越黥布三將會兵卒能破利則項王之自用誠不若漢王之用人也

唐寶應元年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辛雲京爲節度使自是牙將殺刺史軍卒殺節度使皆不聞朝廷有處置之命或就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上陵下替承襲爲常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專有自來矣

德宗時兩河用兵久不決陸贄以兵疲民困恐別生內變上疏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能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害將有不戢自戢之憂上不能用已而果有涇原軍之亂

穆宗時詔諸道兵討朱克融王庭湊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難以諸道十萬之衆裴度元臣李光顏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唐自大曆以後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

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謂之債帥

文宗時河朔三鎮桀驁不奉上命杜牧欲復府兵作原十六衛以爲兵居外則叛居內則募使外不叛內不募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曰戰士離而甲兵弊是不蒐練之過一也百夫荷戈千夫仰食是不責實之過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受賜則不盡死力此厚賞之過三也喪兵不罪此輕罰之過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此不專任之過五也

宋理宗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玠入言方今指卽戎之士爲麤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相激非國之福也

法

法

虞帝舜建大學曰上庠小學曰下庠

夏王禹立鄉學曰校國學曰學大學為東序在園中小學為西序在西郊

商王成湯建國學曰學鄉學曰序大學為左小學為右

周武王立四代之學於國中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

西殷學是為大學又建虞庠於西郊夏校於州殷序於

黨皆鄉學是為小學

漢光武帝即位五年初起太學稽古典修禮樂煥然文

物可觀時天下未定帝方披甲躍馬以平寇亂乃首建

太學崇師重道復三代之盛可謂得政治之本矣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雍

初行養老禮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辨說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

億萬計自光武帝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明帝繼之功臣

子弟莫不受書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外禁亦遣子

入學永平之治濟濟乎盛矣

晉元帝興江左治具未理戴邈上疏宜先敦道崇備以

勵風化帝從之遂立太學

北魏孝文帝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拜孔氏

四人顏氏二人官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制禮

作樂風俗蔚然可觀矣

梁武帝立孔子廟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選生徒往雲

門山從何禮受學命禮選經明行修者以聞

唐高祖初卽位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州郡

各建學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詔王

公子弟各就學帝可謂知本矣

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增築學舍千

二百間增廣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於是四方學者

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諸外國俱遣子弟

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明皇開元二十六年今天下州縣里皆置學時天下無

無學之里矣

宋太祖卽位詔增修學宮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

於孔顏座端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

書以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仁宗初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

生徒至數百人臣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

爲學糧上從之於是諸州始給學田

哲宗元祐六年臨國子監釋奠於孔子一獻再拜聽祭

酒豐稷講無逸終篇

理宗淳祐元年上謁孔子遂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

曹夬講禮記大學篇以紹定三年所製伏覲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宣二諸生復親書朱

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元世祖聞張德輝之賢召見之德輝詳陳聖賢道德之

與修身治國之方世祖善之呼其字而不名俾教胄子

由是學宮內外煥然一新

成宗大德十年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

樂用登歌十一年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

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法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奚馨名言之妙

明太祖初以婺州命知府王宗魯開郡學延葉儀宋濂

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源等訓導時學校久廢

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

洪武二年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曰兵興以來惟知干

戈莫識俎豆夫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

本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使日漸月化

以復先王之舊洪武三年上以先王射禮久廢詔太學

及郡縣學諸生習射

世宗嘉靖十二年上御彝倫堂祭酒李文俊講虞書益

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

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爲治化侍講廖道

南獻聖王臨雍崇教頌上優詔褒答之

戒

漢成帝綏和元年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

以風化天下疏曰禮以養人爲本今有司請定法刑則

刑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

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治也今廢所恃

而獨任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唐代宗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事命宰相百官送之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夫成均之任而以宦者領之此古今學校之大辱也

宋徽宗從蔡京蔡卞之請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至政和三年復封其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先聖廟庭此所謂沐猴而冠宜徽宗之政亂國亡也

元順帝時虞集論學校之弊曰敎授一官必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今天下學官

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其可得

哉帝不能用

崇儒

法

漢高帝不喜儒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於是祖述存亡之徵凡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武帝好儒術招天下文學之士始置五經博士史稱其有功於儒教

章帝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

北魏道武帝置五經博士增太學生合三千人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五代時天下紛爭獨南唐烈祖卽江州李渤故居建白鹿洞學館置田養士命李善道敎之儒風遂盛至宋太宗時學徒至數千人帝賜九經使之肄習

宋太祖乾德初置西館書凡八萬卷太宗命於昇龍門東北初立崇文院詔求遺書以充之

仁宗好學崇儒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孫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二篇以風勵儒臣於是始開四書之端而濂洛道統出矣

金世宗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日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又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宋孝宗隆興四年召建寧布衣魏揆之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揆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詔

除揆之為太學錄

理宗淳祐元年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郟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南伯朱熹徽國公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詔曰朕觀五臣論著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元廉希憲好讀書一日方讀孟子問世祖召因懷以進世祖問何書對曰孟子世祖問其說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世祖善之因日

為廉孟子

元仁宗皇慶二年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等九人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共十賢從祀孔子廟庭嘗曰修身治國儒道為大儒之所以可尚者以能維三綱五常之道耳

明成祖永樂二年饒州鄒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聲其罪杖之悉焚著書

永樂十八年擢教授瀋從善林長楸教諭徐永達並為翰林編修侍從皇太孫講讀按明初最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焉凡纂修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經保薦與九載考優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焉故當時為學官者皆振奮興起自重自修出為世用彬彬多得人之譽

戒

秦始皇用李斯議命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時侯士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抄問諸

生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悉坑之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後李斯趙高矯詔殺之夫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長子扶蘇在外也扶蘇之所以在外以諫坑儒生也然則亡秦之禍自坑儒始後之人王可不戒哉

宋神宗熙寧八年頒王安石所釋詩書周禮三經義於學宮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儒傳語一切廢不用焉又黜春秋不列學宮詆為斷爛朝報其後宋室人才消沮皆上川王氏之學以悞之也

光宗紹興元年婺州進士王介對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皆世之正人君子也正人君子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寧宗即位朱熹以煥章閣待制講經筵韓

侂胄忌之使優人王喜栽冠濶袖象大儒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熹宮觀慶元三年遂籍偽學號為逆黨得罪者籍者以趙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等為之首凡五十九人時宋政如此蓋已處於必亡之勢矣

尊師

法

漢明帝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十五年三月東巡詣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明帝可謂崇儒之主矣

章帝東巡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陛下尊崇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曰非聖者子孫

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唐明皇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時無量已老為造腰輿使內侍舁之待以師傅之禮五代周太祖如曲阜謁孔子廟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再拜命禁墓前樵採宋仁宗慶曆四年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時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詔取其法著為令式帝能崇

先聖有賢才培國本豈非盛德守文之主哉

齊宗元祐二年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昔

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

秋皆在殿上坐講祖宗尊師重道之盛豈獨子孫所當

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

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元世祖以王恂為太子贊善恂以師道自任太子嘗從

容問恂以守心之道恂曰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版本

既正雖摹千萬紙皆不差矣太子曰善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國學既成將行釋菜禮令諸儒臣

議之上曰聖如孔子不可以職位論昔周太祖能不惑

於左右之言今朕臨天下敬禮百神至先師之禮宜特

加尊崇

成祖永樂四年視太學禮部言宋制謁孔子服韠袍再

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孝宗為東宮時凡遇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

語講官云先生吃茶或以為過單吉曰尊師重禮當

如是也

養老

法

虞帝舜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民始知貴德尚

齒

夏王禹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商王成湯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漢高祖時新城三老說發義帝喪而君臣之義賴以立

武帝時壺關三老奏辨太子寬而父子之道賴以明此

以見老之不可不做也

文帝使人存問長老八十以上賜米肉九十以上賜帛

各二疋絮三斤

明帝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上親執

弟子禮後世榮之

周高祖邕養老於太學以于謹為三老升席南面憑几

而坐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

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

周主再拜受言謹茶拜禮成而出

唐明皇開元六年令州縣歲行鄉飲酒禮

明太祖洪武五年詔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十九年上諭

禮部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

以養老為尚是以人興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行

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其再以朕命申之凡耆

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

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二疋絮一斤富民八十

以上賜爵者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徭役正官歲

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

母得給與陳粟著為令又詔天下舉經明行修之士年

七十以下者時備顧問

英宗天順元年詔舉庶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

民茹文中百有四歲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

帶頒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

致賀按致治之道莫切於養賢三代之禮莫善於養老

養賢則民知敬養老則民知愛此萬世帝王所當法也

世宗嘉靖十八年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髯行

上嘉其德壽賜羊酒令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

例明之列宗可謂得養老之禮矣

議禮

法

唐帝堯建國五等輯五瑞以朝諸侯

周公相成王作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自朝廷邦國至

閭門閭巷祭祀會同燕享之禮無不備焉朝諸侯於明

堂天下大服

漢高帝悉去秦苛法羣臣飲酒爭功醉或拔劍擊柱叔

孫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

朝儀於是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絲葛習之野外月餘乃

成上命羣臣肄習時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賀莫不肅

敬復置法酒諸侍坐者無誼謹失禮

武帝元朔五年詔曰朕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其令禮

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詣太常受業自此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

之士矣

唐太宗詔行新禮凡百三十八篇高宗顯慶間增為二

百三十卷明皇開元十四年命張說折衷兩書修定五

禮

明太祖謂李善長等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

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又與宋濂等論漢治曰

高祖承秦之後干戈戰爭之餘禮樂固所未講孝文為

漢令主當制禮作樂復三代之舊乃賢如孝文而猶不

為將誰為之耶洪武元年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

服之制凡舊俗喪葬設宴作樂等皆禁之十七年上御

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苟為治

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

下者雖有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慎勿以禮樂為虛

文也

世宗嘉靖九年皇后行親蠶禮上自定百官朝祭服圖

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天下

光宗即位禮科楊建申明禮制疏曰禮為四維之首辨

上下定民志而禮之綱領則莫要於尊朝廷矣一曰正

朝廷嚴肅之禮一曰遵祖宗視御之禮一曰明人臣進

退之禮一曰申章疏奏請之禮以上四款俯賜施行將

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於此也

戒

明太祖與詹同等論三國時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
與其子恪諸誰上曰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
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定矣孫權一諸誰而君
臣父子之道虧何以示訓

世宗實錄 卷十一 儀禮 成 空

作樂

法

唐帝堯作大章樂

虞帝舜命夔作九韶樂修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正六律

和五聲以通八風天下大治

夏王禹作大夏樂

商王成湯作大濩樂

周公相成王作樂曰勺又作樂曰武以象武功

魏文侯辨鐘聲之左高田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

世宗實錄 卷十一 作樂 法 空

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變於官也文侯曰善

漢武帝五年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

明帝永平元年東平王蒼上言宜修禮樂於是定南北

郊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祭歌八佾舞數上之

唐太宗作神功破陳樂貞觀七年改名七德舞又作功

成慶善樂為九功舞

周世宗時竇儼疏請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上乃命王朴

作律準定大樂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

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

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二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於是作樂準十有二弦皆應黃鐘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二律凡八十一調詔從其法

宋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命和峴更定之律呂始和

明太祖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既以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洪武四年尚

書唐同協律郎冷謙等制九奏樂章成上命協音律者

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今所製樂章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淫蕩之樂

悉屏去之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鑿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皆寓諷諫使

人惕然有警卿等撰述毋有所遺乃撰神降祥神祝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鑿樂歌

世宗釐正郊典考定雅樂張鷟請復古樂近所著大成

樂舞圖譜部下禮部詳議嘉靖十三年上御南郊齋宮

自製大報歌一章命大學士張孚敬等和之

戒

夏王孔甲好鬼神務荒淫作破斧之歌諸侯叛之夏政始衰

商王紂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比里之舞靡靡之樂漢武帝作芝房寶鼎之歌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

中次以為歌命立樂府以官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

以詩歌協於宗廟先皇百姓豈能知其音耶

隋文帝命牛弘等參定雅樂何妥奏請止用黃鐘一宮

從之後祖孝孫欲復用旋宮法上不聽萬寶常聞新樂

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

宮闈

法

周太姜太妊太嬭三代皆聖后太妊有妖言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生文王昌有聖瑞及文王妃太嬭又能嗣徽音不妬忌生十子併諸妾所生共八十一子篤生武王遂有天下

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

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晏起亂之

所由生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自是勤於政

事早朝晏罷卒成盛治

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

林苑布席中郎將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

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豈可與

同坐上說賜盎金五十斤

宣帝起於閭閻及卽位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

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后

元帝寵傅昭儀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匡衡上

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而天下之理得故聖王必慎后

不煩臨朝

妃之際別適長之位防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

正家而天下定矣

成帝卽位匡衡上疏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也孔子論

詩始於關雎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自古興廢未有不

由此也願陛下詳覽得失采有德戒聲色以定大基

明德馬皇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旣正位宮闈愈自謙

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王朝謁望見

后袍衣疎麻以爲綺毅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

敬用之耳其節儉如此常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數往

觀焉章帝二年請封爵諸舅太后報曰今數遭水旱穀

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

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按明

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

和帝鄧皇后恭肅小心動有法度郡國貢獻悉令禁絕

歲時但供紙筆而已帝每欲官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

兄隲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南宋祖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

不煩臨朝

唐太宗貞觀元年長孫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后好讀書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此難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政事固問之終不對上嘗罷朝怒曰魏徵每廷辱我會須殺此田舍翁后退具朝服立於廷上驚問故后曰妾聞主明則臣直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也妾敢不賀上乃悅上或以非罪譴責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候上怒息徐為申理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臨崩言於上曰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惡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無所恨矣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上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為範百世

徐惠妃太宗之賢妃也以上東征高麗又建翠微玉華二宮服玩華靡上疏諫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上善其言甚禮重之宋仁宗后曹氏性慈儉涉經史及聽政曹氏左右臣僕一無假借宮省肅然後神宗欲用兵於燕薊曹太后曰事體至大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帝曰敢不受教

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臨殿受冊寶於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普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太后召用賢臣罷去新法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史稱為女中堯舜按曹高向孟宋之四賢后而高太后尤仁聖也元世祖皇后弘吉刺氏性賢達帝嘗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觀之帝問何欲后曰宋大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我何忍取之又嘗諫帝勿奪軍民之業以牧馬犬謂刺氏之賢不在宋杜后之下

明太祖即位立馬氏為皇后素勸上收人心以不殺人為本后嘗從軍親率妾媵完輯衣鞋助給將士夜分不寐上嘗謂侍臣曰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戾朕素為郭氏所疑后之保全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上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后性恭儉織工治絲有遺棄者亦必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為天地惜福后聞大學諸生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永制

成祖徐皇后中山王達之女也仁明賢淑恭勤婦道嘗

召命婦入見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僂食必

有德行之助焉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

入吾在宮中每以親親仁民養賢訓儲爲言上悉采納

冷翰林諸臣共襄治理諸命婦可不翼贊於內乎百姓

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采

女憲女戒諸書作內訓二十篇臨崩猶以休息生民爲

急告上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棄之不

以小才而比之願勿驕富外家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

之以恩此真聖后之言也

戒

周幽王寵褒姒立爲后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

以適其意褒姒不好笑王悅之萬方王與諸侯約有寇

至舉烽火爲信則興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烽

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後西戎伐王王舉烽火

徵兵兵莫至遂殺王於驪山下

漢呂后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以爲人甃後呂后

被暹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撼掖下之云趙王如意爲

崇遂病掖傷而崩太尉周勃入北軍悉捕諸呂無少長

皆斬之

漢武帝寵河間趙婕妤居鉞宮任身十四月生皇子

弗陵上以堯十四月而生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夫

人君之動靜舉措不可不慎也時皇后太子無恙而門

名堯母遂使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有危太子

之心竟成巫蠱之禍矣

成帝卽位秋大雨朔日食杜欽谷永上言皆以爲後宮

女寵太盛之咎永始元年上悅歌者趙飛燕立爲后女

弟合德復召入絕幸爲昭儀劉向承取詩書所載賢妃

貞婦及嬖孽爲亂亡者次爲列女傳奏之上疏言得失

陳法戒上嘉納其言然竟不能用而漢治日衰矣

唐武后立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遣人斷其手足投

酒甕中曰今二姬骨醉又斬之時高宗常苦風眩不能

視百司奏事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處事皆稱旨由是

委以政事天子拱手而已太子弘奏請忤旨后醜殺之

立雍王賢爲太子尋被廢黜高宗崩武氏稱天后及徐

敬業反后自以久專國柄內行不飭疑天下人多圖已
欲大誅殺以威之置銅匱受密奏用酷吏索元禮周興
來俊臣之徒殺唐宗室大臣幾覆唐祚

明皇天寶四年冊楊太真為貴妃三姊皆為國夫人賜
第京師貴寵赫奕貴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上
之後祿山反賜死於馬嵬驛

明熹宗即位時李選侍欲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
陰懷專擅之實科臣楊漣疏曰祖宗之廟社為重宮闈
之恩寵為輕天子將登大寶而怙恃寵靈者猶逼處其

間豈真欲中外之共王遜避一宮嬪耶
熹宗時奉聖夫人客氏出入宮禁內官貪緣弄權御史
馬鳴起上言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在廷諸臣

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於婦人乃使一介保姆長居禁
地此非所以肅宮禁之防守祖宗之法也且女德難終
婦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能無履霜之懼哉

豫教

法

周武王建四代之學天子之元子衆子至公卿元士之
嫡子與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太子亦齒焉四時教以禮
樂詩書

周公相成王抗世子法於伯禽令王知君臣長幼之道
王有過則撻伯禽以示王世子之道

漢文帝即位有司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
忘天下也上許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
在於蚤豫教與選左右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

道左右前後皆正人此三代之所以長久也秦使趙高
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滅人之三族也

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
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如草菅然夫湯武置天下於仁

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
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上

嘉納其言

光武帝求太子傅華臣庶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
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為
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宜用天下之賢才帝曰博士
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

晉元帝太子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交帝好刑名家以
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
子納之後為明帝

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
官納諫去讒嫉盈崇儉實罰務農閱武崇文謂之曰吾

居位以來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此
些我之深過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
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汝無我之功
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者縱則
一身不保可不惜哉

宋太宗問寇準曰朕諸子就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
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
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稱善後遂立真宗按漢
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

其手也準之一言真可為萬世法矣

太宗以李沆李至為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
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上表辭謝帝不許

英宗治平元年司馬光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
游講論道義其侍御邪佞之人誘導為非者許伴讀官

糾舉如此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善之
詔增置宗室學官

高宗紹興五年趙鼎請建書院為資善堂上命太子就
堂聽講鼎又薦范冲為翊善朱震為贊讀二人皆名德

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詣資善堂喜曰社稷得人矣
後孝宗聰明英毅克成令德蓋得於豫教之功多也

金世宗幸太子宮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
經營之事惟無忘祖宗純厚以勤修道業為孝明信實

罰為治而已又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
久之自熟

宋理宗嘉熙元年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粹
美者置師教之

元世祖命姚樞竇默授太子經太子仁孝恭儉江西行

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御之日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治書侍御史王暉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那時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遠能邪人耶詹事張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之

明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

成祖永樂二年文華寶鑑成先是上命侍臣輯自古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至是書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

帝王之道在於知要汝其勉之永樂七年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書凡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上親爲之

序

成化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吉之功爲多東宮嘗念高麗經而吉適至東宮卽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暉如此按豫教太子必慎選宮僚而內廷侍從之臣其勢親其情洽其爲言易入苟得

正人以輔相之則事半功倍矣孝宗惟得一覃吉遂基命仁賢弘治十八年爲有明一代盛治甚矣內廷之臣不可不擇也

穆宗隆慶二年張居正請敕司禮監選各監人員操持公正通詩書諳大體者居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爲親賢成德之助上從之

戒

漢武帝愛戾太子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太子寬厚上方任深刻吏太子多所平反用法

大臣皆不悅江充以奸詐得幸嘗欲構太子時方士諸巫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埋木人祭祀之於是巫蠱獄起上使江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持太子甚急太子乃收捕充等斬之兵敗皇后太子俱自殺壺關三老上書曰江充造飾姦詐迫楚太子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田千秋訟太子寃上感悟族江充家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太子死燕王且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昭帝時燕王以

謀反伏誅

陳太子叔寶與江總為長夜之飲孔奐曰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及太子即位總日與孔範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主臣酣歌以至覆滅

唐高祖時太子之令秦齊王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秦王以功高望重自署府屬高祖謂裴寂曰此兒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也按察太子以立苑通賓客史已識其不終而况於藩王哉此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之道也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豫教 戒 全

太宗時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此太宗誤用周官世子不會之說以陷子於過後卒致罪廢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夫古聖王之所以教太子諸王必擇賢士大夫以輔導之不聞以僧也其後道衍倡謀靖難兵起此豈非明祖豫教之不善哉

明初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仁宗在潛邸時待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自英宗幼冲當時大臣

為尊君卑臣於是宮僚師友之誼日廢矣

武宗居東宮時日所與宴遊者馬永成劉瑾之黨後遂為流連荒亾之主此內廷侍從之臣所必當慎擇其人

也
神宗萬曆十四年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言古享國長久莫如成周善輔養太子亦莫如成周元子誕生五年於茲矣不可不早建而豫教也十七年輔臣王錫爵疏請建儲不報十八年在毓德宮申時行等言皇長子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至二十二年始行出

明史 卷一百一十五 豫教 戒 全

閣講學禮三十八年閣臣葉向高請東宮講學疏曰皇太子春秋方盛正宜勤學親賢陶成睿質而輟講日久毋論臣民願望於下即列聖在天之靈顧念宗社其傾耳於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皇上獨不為之仰體乎不聽

睦親

法

周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
姓不狂惑者皆為諸侯班賜宗彝

成王削桐葉為珪戲謂弟叔虞曰吾以此封若史佚曰
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謂擇日以封
遂封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

漢文帝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帝令先推諸兄
之無後者而立之於是先立河間城陽濟北三王然後

立皇子文帝睦親之誼三代而下不多見也

文帝從賈誼言徙淮陽王武為梁王蓋其封以藩扞諸
侯後七國反果賴梁以挫其兵

先武帝立陰后以后子陽為嗣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
帝以彊去就有禮優以大封其後東海歸藩謙恭之心
彌亮明帝嗣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而父子兄
弟至性無間豈非皆盛德事乎

明帝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手詔賜之曰
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

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
令帶之

唐明皇友愛親王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設五帷與
五王更處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為煮藥回甃
吹火誤熱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
鬚何足惜又於宮西置樓題曰花萼相輝之樓時升樓
同宴賞賚優渥

明太祖御文樓問太子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
事止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

說為太子者當隆親親之恩為諸王者當知夾輔之義
洪武六年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
以賜諸王上第十子封為蜀王最有賢德王至中都首
闕西堂以讀書自娛上愛之呼為蜀秀才

英宗天順元年襄王瞻培來朝上禮待甚隆比辭上送
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
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為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
敬受教

神宗萬曆六年宗藩要例書成頒示諸侯王先是世宗

時因公族繁盛國用竭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損抑至是張居正等疏言諸侯皆骨肉至親而今至是不足以稱天子親親至意乃畧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請敕禮臣集議於是定宗藩要例諸侯王皆感泣益親上而海親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凡稱不刊矣

戒

秦始皇時丞相綰等請王諸子李斯諫止之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玉子餘歲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

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李斯曰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後二世立公子十二人俱戮死咸陽市趙高曰諸公子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悅之及漁陽戍卒一呼天下瓦解

秦之天下者豈同姓骨肉哉

漢文帝時吳王濞世子入侍皇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此失藩臣禮始有父謀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解景帝立削趙王常山郡楚王東海郡又削膠西王六縣龜錯上書請

削吳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吳因約膠東膠西菑川濟

南楚趙七國俱反景帝命周亞夫討平之史謂吳王濞

以垂老之年使忍而不削吳未必反遷延數年濞之木

拱矣首難無人則七國雖彊可因其變而徐為之備譬

猶猛虎在山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

則人死若能高其垣墉深其陷穽時時而謹防之虎安

能必為害哉

梁孝王以竇太后幼子故有寵景帝與王飲從容言曰

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喜竇嬰引卮酒諫曰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也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傳梁王然

王自此益驕七國反梁王以至親有功德賜天子旌旗

王龍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袁盎諫曰昔

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故春秋大

居正梁王怨盎使人刺殺之帝按捕勝詭勝詭自殺夫

鄭伯克段春秋罪之梁王敢於殺天子之議臣者實景

帝之一言有以養成其惡也

北齊主洋囚永安王浚上黨王煥於地牢齊主臨爰諷

歌使左右刺殺之後齊主子殷為常山王演所殺

明建文帝即位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齊秦等欲削之遺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問我也未幾廢周王橈為庶人建文元年湘王栢有罪自焚死廢齊王榘幽代王桂岷王稷而讓燕之詔又下矣遂王植寧王權復削護衛矣靖難兵起天下大亂善乎韓柳之書曰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父使二帝見陛下為天子而弟與子遭顯戮在天之靈其能安乎豈儒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不知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積之不堅陛下誠不咎此必有噬臍之悔矣

王德錄 卷一 禮典 法

要之骨肉之變太上默消之其次化論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辟不可過也建文初政不能遠慮驟於削國雉龍爭卒成大故伊誰之咎哉

禮典

法

周成王祀南郊以后稷配天祀明堂以文王配帝

漢文帝增諸祀壇塲珪幣詔曰先王望祀不祈其福今

祀釐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

有所祈

景帝時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太祖之

廟德莫成於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光

武即位起高廟於洛陽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立郊

祀於城南昭烈帝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是二帝者皆可謂深得萃渙之義者矣

北魏孝文帝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親行拜奠至宗

廟之禮未嘗不親其祭

宋仁宗皇祐二年詔即太慶殿為明堂大享天地太祖

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至是始親享焉元

世祖至元十六年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

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

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成宗以冬至禮天夏至禮地漢元始開始合祭今當循
三代之禮壇壝三成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
設丙巳地以就陽位於是始定郊祀禮

明太祖敕李善長陶安等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嚴於
祭祀以交神明卿等共酌古今之宜郊社宗廟典禮務
在適中定議以聞洪武三年定朝日夕月禮朝日以春
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則耐祭於月壇洪武十一年始定
天地合祀之典上以天地猶人父母為子之道致父母
異處安得為孝十二年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禮成

作大祀文并歌九章令儒臣記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敬
格

孝宗即位詔集議祀廟羣臣言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
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於大廟寢殿後別建祧主
之所如古夾室制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
古祫祭之制上從之

世宗嘉靖九年詔建園丘於南郊建方丘於北郊作朝
日壇於東郊夕月壇於西郊嘉靖十年更二聖配帝之
典止以祖配天復規定祈穀祝文儀注釐定祀典春享

則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三時
聚於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大祫以德祖
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於大廟嘉靖十五年七廟成詔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朕首建園丘方澤
明陰陽之位續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為當尊
尊之主復作太宗於羣廟之外表祖功宗德之不遷以
饗百世之祀於是乎祀典大備矣

神宗萬曆三年輔臣張居正勸上親行郊禮宜加敬慎
務期積誠致格復進郊禮圖考言自洪武以後一向合
祭舉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
事之節也為屋而祭行之便也至嘉靖年間始建分祭
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為便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
二祖並配斯於時義允協於人情為願此亦祀典之所
當詳議也

戒

東周失政秦始皇祀上帝於西時司馬遷曰禮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境内山川秦位藩臣而行郊祀君子懼焉
宋襄公執鄫子以為牲用於大雩之社司馬子魚曰古

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况敢用國君於淫昏之鬼乎後襄公戰敗於泓傷股而卒

叔孫通勸漢惠帝立原廟於渭北夫天子七廟以致誠敬又作原廟則必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矣此通之過也

漢文帝十五年如雍始郊見五帝因方士新垣平言作渭陽五帝廟又治汾陰廟自是武帝祠五時祠竈神祠神君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唐則有九宮貴神之廟皆世主之感也

卷二 祀典 戒 左

哀帝實定陶王子成帝無嗣立爲太子後卽位欲爲定陶共皇立廟京師師丹議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今欲奉共皇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二主也

光武帝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於是東巡封泰山禪梁陰夫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兆南郊而就陽因吉土以升中至於登封泰山金泥玉檢何與於事天哉勞民傷財此三代聖人所以不爲也

明神宗深居靜攝太廟時享之儀俱行傳道閣臣王錫爵言皇上思二百年來一統昇平之基誰爲開創奕世綿長之祚誰爲啓佑而使邈然異姓之人執俎豆奉蒸嘗於前焄蒿悽愴何所感通此甚非所以綏神靈而迓福佑也不聽

萬世玉衡錄卷二終

卷二 祀典 戒 左

臣蔣 伊維翰

警外戚

法

漢文帝卽位立竇氏爲皇后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督帥傅實客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所貴驕人

明帝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

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選賢能之士以授其業

明帝在位十八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章帝建初二年有司請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許后兄馬廖上疏勸成德政兩漢外戚如馬氏者可不謂賢哉

魏初立法凡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鑒漢之失也

宋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時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思求婚於太后請復遵裕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睡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以違公議乎

議乎

明英宗天順二年封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爲會昌侯次皆都督太后不樂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一旦有干國憲吾豈能救之乎未幾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命毀之家人抵法顯宗

始免其罪而戒之帝可謂不私其親矣

孝宗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十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二分戶部尚書周經劾奏

之上抵之罪一時貴戚陳請皆裁以法不得恣肆焉明制禮遇戚氏雖極貴寵而不干預政事有踰節病民者則裁抑之故凡姻連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可謂善制矣

神宗萬曆三年武清伯李偉請價造墳部議折銀二萬兩上嫌其薄閣臣張居正上疏曰皇上孝事聖母篤厚

外家但思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思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踰分之思非所以厚之也

戒

漢成帝建始元年封舅王崇為安成侯河平二年封諸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受封世謂之五侯時黃霧四塞諫大夫言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太后諸弟皆無功封侯外戚未嘗有也不聽時大將軍王鳳擅權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制詩

世王傳錄

卷五 外戚 戒

三

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古今符瑞災異作洪範五行傳論奏之上心知向忠而不能奪王氏權陽朔三年大將軍王鳳卒以王音為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王氏愈盛劉向上封事曰王氏有泰山之安劉氏有累卵之危陛下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柰宗廟何書奏上召見向歎息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鴻嘉二年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赦不誅大將軍薄昭文帝母后之弟也觀其有罪自殺則知文帝之所以興觀五侯有罪不誅則知成帝之所以衰然則漢之亡非王氏

能亡之而實成帝自亡之也歟

章帝后兄竇憲喜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驕佚所從生願陛下防其未萌時憲以賤直奪沁水公主田園事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何異於趙高指鹿為馬乎已而得解宋臣司馬光曰人主御臣下患乎不知其姦苟知之而不能討則益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戒也

明武宗正德二年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

世王傳錄

卷五 外戚 戒

四

五百餘頃縣之地土盡為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戶口逃亡近畿之民蕭然苦生矣

御宦官

法

趙整秦宦官也每好直諫慕容垂夫人得幸於秦王堅同輩遊後庭整作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鞞堅每宴羣臣以極醉為限整作酒歌堅善之命書以為酒戒

唐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此誠御宦官之善法也蓋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及明皇輕

御宦官法

受祖制增多其員崇寵宦官浸干國政書曰鑒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後嗣者可不念哉

宣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關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

後唐莊宗信用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積財設征租行法不寬貴戚上嘗須錢給賜伶人承業不與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上怒承業挽上衣泣曰臣受先王顧託若以惜庫物獲罪下見先王無愧矣按承業之志行可為內侍之師法使中常侍皆師此道安有趙高張讓之

禍哉

宋太宗淳化五年李順陷成都宦者王繼恩帥師討平之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

真宗禁內臣出使母干預公事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帝命誅之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貸王旦等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仁宗末儲位未定帝屬意於英宗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英宗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壽日

韓琦出空頭敕一通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斬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即中變也其黨與悉竄南方中外快之按宋時相臣之威行於宦官者如此故呂端防王繼恩之變而真宗立韓琦去任守忠之奸而英宗安卒能奠天下於苞桑者皆由宋初御宦官之法善也

孝宗淳熙八年詔罷內侍兼兵職永為定制元武宗欲用宋宦者李邦寧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闕

廢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
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用寺人臣不敢奉詔帝大
悅仁宗延祐元年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宦者之職
不過供灑掃掌門禁傳命令服趨走而已文武之階豈
所宜任乎仁宗痛懲此弊不特爲有元盛德之主已也
明太祖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所記
未及百人此等所治止於酒醬醢醢司服守祧數事後
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
計朕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勿令過多洪武五年
定宦官禁令不得干預政事誠良法也
孝宗爲東宮時內官覃吉輔導之功爲多動作舉止悉
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
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
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憲宗嘗賜東宮王莊吉曰天下
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
已竟辭之按有明宦寺如吉與金瑛懷安皆賢臣也
孝宗每召劉大夏入內廷奏事大夏至上轉首左右顧
近內侍臣卽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上之待

大臣愛而有禮待宦官嚴而有法若此
穆宗隆慶元年罷提督團營內使時大學士徐階等疏
團營起於景泰至嘉靖中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
事權歸一請勿遣內臣上從之
戒

秦趙高欲專權阿二世意曰陛下嚴法酷刑盡除先帝
之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
之高於是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
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以羣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
如深拱禁中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
乃不坐朝事皆決於高高恐羣臣不聽先設驗持鹿獻
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
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
敢言其過章邯軍棘原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
門三日趙高不見欣還報曰高用事於中勝敗皆不免
於死邯降楚秦遂以亡
漢宣帝始任用中書宦官蓋寬饒奏封事曰陛下以刑
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上以其怨謗下之吏寬饒遂

自到漢室宦官之禍基於此矣

元帝卽位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等輔之時外戚史高顧尚書事弘恭石顯自宣帝時入典樞機以中人擅權望之等患之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不宜以宦官處之上議久不定恭顯因奏望之周堪劉更生等朋黨擅權不忠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令出視事望之子卽上書訟前事顯等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請逮捕望之自殺上大驚涕泣顯等免冠謝是歲竟以顯爲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宦官 戒 九

中書令夫元帝器重望之欲用以爲相及其死也爲之哀動左右然不能正宦官欺罔之罪僅免冠謝而已如是則姦臣何所懲乎此漢業所以衰也

和帝與中常侍鄭衆定計誅竇憲封爲大長秋帝策勳班賞鄭衆每辭多就少帝由是賢之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實自此始後九年封衆爲勳鄉侯

安帝末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王卽位程等皆封列侯是爲十九侯而漢之天下屬於宦官矣

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定議誅梁冀俱封爲侯世

號五侯按鄭衆除竇憲孫程胡濟陰單超去梁冀此三大事皆出自中官三公雖尊無所顧謀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旣倚之以去其害而又有接立之恩雖欲不舉國以聽其可得乎東漢之禍在於任用黃門若略法三代委任宰相使政出朝廷豈至是哉
靈帝末黃巾賊張角起約中常侍封爵等爲內應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嘗言黨人欲爲不軌而汝曹反與賊通可斬未皆叩頭求退而終不能去其禍階惜哉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宦官 戒 十

唐明皇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卽位以爲右監門將軍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始此實唐室之禍源也開元十年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十二年以爲輔國大將軍夫春秋諸侯伐齊齊有寺人夙沙衛連大車塞隧而殿齊臣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而明皇乃寵任宦者使典軍政則是國爲無人矣

肅宗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卒兆相州之敗代宗廣德元年命朝恩總禁

兵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舉四海九州之衆皆制於一闕宦以及後嗣脇制朝野門生天子其所由來者漸矣

文宗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已而其露之變仇士良等殺訓注滅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後上有疾少間坐思政殿問學士周焯曰朕何如周焯漢獻嬖嬖曰陛下聖德何乃自比亡國之主上曰魏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焯伏地流涕自此不復視朝

武宗時內侍監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無暇慮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宦官楊復恭等接立昭宗上惡其專橫罷之復恭遂與楊守亮謀及書曰吾於荆棘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後上與崔胤謀盡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等遂引兵突入扶上適少陽院以銀槌

世宗本紀 卷之二十一 宦官 一

畫地數上罪數十鎖其門鎔鐵錮之穴嚙以通飲食崔胤爲書招朱全忠以兵入都盡誅宦官數百人於內侍省詔所在收捕誅之遂移唐祚宋臣司馬光曰唐世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極於昭宗而唐因以亡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閑闔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者乎顧人並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

宋神宗詔宦者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受節制夫以兵事之大而皆制於一闕宦之手他日徽宗用童貫卒覆天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徽宗宣和七年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上用貫言約金滅遼而宋室之禍不可解矣

明英宗初卽位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天順八年命太監周中等分坐十二營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爲內臣典兵之始自是以後世爲亂階矣

世宗本紀 卷之二十一 宦官 二

憲宗成化十三年置西廠命大監汪直提督官校廣刺大小政事方言俚諺悉采以聞商輅劉珝等上言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上命罷之既而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十六年復命直監督十二團營權震天下

武宗厭苦言者希親政事用劉瑾爲司禮監瑾迎合上意變置大僚剝削軍民使人皆自救不給上悉以機務委之後瑾激變寧夏陰圖不軌上乃誅之籍其家得金銀數千萬兩珍寶不可勝數

熹宗朝東廠大監魏忠賢專權亂政都御史楊漣列其二十四大罪上疏劾之嚴旨切責漣一時忠諫之臣先後申疏無不危悚激切工部郎中范燎劾忠賢盜利權誤陵工上杖之燎遂斃杖下後諸臣皆獲罪黃門北寺大獄繁興驅善類以空人國忠賢之罪不足贖矣

嚴吏治

法

虞帝舜立考績法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漢景帝詔二千石修職事曰農事傷則機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更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宜帝重吏治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漢世良吏於斯爲盛

潁川太守黃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長吏許丞老病弊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則姦吏因緣爲奸公私費耗夫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在郡前後八年治爲天下第一宣帝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獄至八年無重罪囚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太子太傅

哀帝時王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易上疏曰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
以官爲氏上下莫有苟且之意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
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卓茂爲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光武卽位
首訪求茂詔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宋臣司馬光曰光
武當四海未定之時而能首旌循良之吏宜其享國長
久也

明帝以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賜以三公之服黼黻

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朱暉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自遂南陽朱

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章帝擢拜尚書僕射

章帝元和二年下詔曰安靜之吏惻惻無華日計不足
月計有餘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
四者或興下有怨心其各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夫寬洪
廣大所以感動民心扶植教化也帝以之明示百官雖
三代之詔何以加哉

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等八使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

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

南宋文帝勤於爲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葦爲
斷四境之內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閭閻之內
誦誦相聞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北魏以僕射源懷爲行臺持節巡北邊賑貧乏考殿最
時鎮將于祚以外戚專權頗有受納元尼與懷舊交貪
穢狼藉懷皆劾奏之邊民大安

隋岐州刺史梁彥光奏課爲天下最文帝下詔褒美賜
粟帛新豐冷房恭懿政爲三輔最每朝謁文帝呼至榻

前訪以治民之術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

富庶

唐太宗疏刺史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
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又以縣令爲親民之職命內
外大臣各舉堪任者以聞馬周上言百姓所以治安惟
在選用得人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百姓未
安殆由於此上善之

明皇開元二年以按察使徒煩擾公私欲停之姚崇以
爲天下之大州縣豈能盡稱其職乃復置十道按察使

巡行天下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置承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之吏

宣宗留心吏治密令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嘗獵於苑北遇涇陽樵夫詢其令李行言有異政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除爲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命取殿柱帖示之又嘗校獵渭上見醴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詢之曰縣令李君奭有善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關上手筆除君奭以此獎勸天下

宋高宗 卷之七 嚴吏治 法 七

宋高宗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誠良法美意也紹興二十二年朱熹上封事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理宗淳祐四年帝制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吏肆貪虐與豺虎均肥於其家多瘠我民我朝忠厚黜貪爲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謹刑箴曰吾民同胞疾痛猶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瘼獄惻怛溫吉天何

大吏莠棄法理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明太祖洪武四年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元未仕進俱賂遺權要上深知其弊曰此弊不除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命洪武五年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洪武六年守令來朝上賜宴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洪武十年上以官員聽選者久駐京邸多假貸於人使賢者易喪其所守自今銓選赴任者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軍送之時太祖特嚴賊吏之誅深得體臣忠道蓋立行而不悖者也

洪武 卷之七 嚴吏治 法 太

洪武二十二年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平陽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太祖聞之降敕褒美賜鈔三千錠內酒一封以旌其能
洪武二十五年頒醒貪簡要錄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今居官者多不知吾民之艱至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名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卹民

成祖欲周知民隱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隱者於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庶使民間利病悉得上達又謂蹇義等曰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安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滿乃見賢否其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實上奏仁宗政崇寬厚而深惡賊吏每戒法司曰賊吏務厲民裕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始

宣宗宣德四年諭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

宣德五年大臣奏蘄州等九州大郡繁劇難治於是推况鍾等九人爲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鍾等吏職克稱皆爲名臣按用人之道不超遷則不能鼓舞豪傑不久任則雖才無以成功拘流品則使人自畫而絕其向上之心息其有爲之志三弊之積庸流之幸才俊之所甚不便而非國家生民之福也明初二善咸備故當時吏治號稱得人

英宗正統四年陞蘄州知府况鍾吉安知府陳本深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明初三載考績而中有善政若聞者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百年之中有循良之效焉

戒

漢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課夫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帝感其言申無故去官之令而宦官格之不行

宋孝宗隆興七年劉琪上劄子曰陛下有惻怛之心下寬大之詔未嘗不卹民也然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版曹之所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至於獄訟罕官留心加之以水旱重之以盜賊使閭閻窮瘁生理蕭條臣恐卹民之實未盡也

元文宗至順二年御史陳思謙言銓衡之獎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故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郡

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今則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守太淹朝省之際太速此吏治之弊也

明神宗萬曆初海瑞陳治安要機謂近日貪墨為姦欲使百姓安樂在嚴守令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尤致謹於閣部大臣歸本於君身至萬曆末年玩愒成風吏多曠官撫按之疏留中沉閣有司所在為貪冒而吏治益壞矣

十三衛錄 卷五 吏治 成 三

重選舉

法

漢文帝問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詔以為博士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超遷至大中大夫

武帝元光元年從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年徵天下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

續食令計偕擢菑川人公孫弘對為第一待詔金馬門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詔曰朕深詔執事與

十三衛錄 卷五 重選舉 法 三

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墜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自是有賢良孝廉茂才明經四科漢之人材多出於此矣

臨菑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武帝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

元封五年詔曰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

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者

章帝元和元年韋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嘉納之

順帝時虞詡上言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喉舌之官必有圭弼之益遂拜雄尚書卒爲名臣

秦主苻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四科察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

宋王隱選舉法

三

請託不行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唐代宗廣德元年楊瑀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進士試雜文明經試帖括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府朝廷間以經義對策上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時識者皆是之

德宗時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名於詔書異

日考殿最併陞黜舉者或言於上諸司所舉皆有情弊

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疏曰人

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得人之方無易於

此夫求材貴廣考課貴精課責旣嚴則進退自當矣

宋太祖開寶七年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

用者以聞太宗興國八年親試禮部進士於講武殿始

分三甲賜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真宗景德二年以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

爲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議洞韜畧運

籌決勝軍謀弘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

其才具名開奏臨軒親策之仁宗天聖七年復置茂才

異等高蹈丘園等三科以待布衣之待舉者又置武舉

以待方畧智勇之士慶曆四年帝用范仲淹議行科舉

新法宋郊等言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問大

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

仁宗嘉祐二年王洙侍選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

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

宋王隱選舉法

三

得進者乃詔問歲一舉士置明經科仁宗求賢之心可謂切矣

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在朝大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復立十科舉士法司馬光言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材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

宋王履巽

法

聽訟獄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執政按籍隨所舉科試之功勞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并坐舉者詔從之四年罷明法科司馬光言士知近義自明法律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遂罷之

元仁宗謂近臣曰朕欲安百姓以圖至治非得真儒何

以至此遂詔行科舉其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

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明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下令曰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由隆也茲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策之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宋王履巽

法

成祖永樂元年敕吏部曰朕圖維求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理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近竝以名聞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明初用人不拘一途惟其賢惟其能而已故黃福以歲貢用楊士奇以儒士用胡儼以舉人用况鍾以吏胥用後皆為名臣

宣宗時凡方面郡守有缺必令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

揚士奇等言所舉之人後有犯贓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之

憲宗成化四年定簡除保舉官員例簡除出自上裁保舉歸之閣部數月之中薦擢者皆懼輿論

世宗嘉靖四十四年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彷彿此意於雜流冗職中起權一二以裨盛治從之

戒

漢靈帝開西邸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

漢書卷九十四 法 戒

日帝顧親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會不再傳而漢室遂亡矣

晉惠帝時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議之夫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惟賄是崇晉欲不亡得乎

唐魏圓同上疏曰漢代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用刀筆以量材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若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限照有所窮而況於委任非人哉疏上高宗不納

武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時有補關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之譏

中宗時公主戚晚皆倚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治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糾封付中書時謂之糾封官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將何以爲國哉不聽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請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漢書卷九十四 法 戒

明皇開元十七年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楊瑒奏曰陛下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裁損諸色日今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十一則是服勳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墮廉恥日喪矣

唐初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明皇開元十八年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官無問能否選滿則注惟文移簿籍是稽歲月先後是據其庸愚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明臣上游

曰民之困於虐政者資格之人衆也賢才伏於下職業廢於上皆資格之失也

德宗至梁州在道民有獻瓜果者欲授以散官陸贄諫曰當今之病方在爵輕若假之以名器則人必相謂我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

宣宗時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徵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

明初最重太學慎選貢途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卽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自景泰以後納粟上馬之例行撥歷聽選無復有教養之實矣弘治十四年謝鐸上疏曰如近日上馬納粟之例卽他日貪利害民之媒此豈盛世所宜有成

辨邪正

法

周公作立政篇以戒成王曰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人克用常人

漢文帝過虎園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園甯夫代尉對甚悉帝欲拜甯夫爲上林尉張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敖如何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甯夫喋喋利口撓給哉以口辨而超遷之恐天下爭爲口辨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審也帝

曰善乃不拜甯夫

周舉上言慎官人去貪佞順帝曰貪佞者爲誰對曰公卿大夫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邪佞也

諸葛亮出師表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唐太宗謂魏徵曰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爲官擇人不可不慎後徵因水災上言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

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
雖君子不能無小過然無害於正道既謂之君子而復
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
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明皇開元元年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人主莫不好忠
正而惡邪依然忠正者常踈邪佞者常親以至於覆國
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邪佞者多順旨積忤
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
忠賢惡其順以去邪佞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

憲宗與李絳言貞觀開元之盛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
己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
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則可與
祖宗合德矣上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

武宗以李德裕為相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
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
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
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陛
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當令

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宋仁宗慶曆三年以蔡襄歐陽修王素知諫院余靖為
右正言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
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邪人間忠正之
說不過有三曰好名曰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初
范仲淹之貶舉賢亦見逐邪人俱目之為黨人於是朋
黨之論始起及仲淹日受眷注歐陽修乃進朋黨論以
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為君者但當退
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帝獎其敢言

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英宗以吳奎為相奎入對曰帝王所職惟在判邪正使
君子常居要地小人不得害之則自治矣帝深然之
孝宗宴輔臣於玉津園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
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
解皆緣主德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
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
黨

成

齊大夫管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者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遠君不可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不可豎刁如何對曰自官以適君不可桓公不用其言三子專權齊國大亂

漢元帝時石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卽何景繁綬若若耶顯聞衆人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咸以顯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可不辨哉

南燕王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大臣皆不自安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後爲劉裕所滅

唐憲宗問宰相曰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裴度言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惟在聖主辨其邪正耳按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

桓靈與中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俱從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燦李振也此三黨者係宗社存亡後之人主所宜深鑒哉

宋神宗時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壅蔽乃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爲書獻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俠於英州

潭宗信用韓侂胄而罷趙汝愚及朱熹彭龜年呂祖儉等宿學名臣一切罷斥於是始有僞學之禁善類皆不自安矣

明世宗時編修楊名上疏言郭勛姦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言官終於廢棄是偏於怒也上怒謫之

戒近習

法

漢文帝時賈山上書曰陛下求賢良方正之士乃選其賢者日與之馳騁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切悼之帝嘉納其言

宣帝頗修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王吉上疏曰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宜謹選左右以正身審擇所使以布德此太平之基也

元武宗有所愛近臣命賜銀廿五萬貫阿沙不花曰以

疏踴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

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

仁宗時有近侍言賈人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不喜飾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

人相親不可以奢靡益財相導言者漸而退

英宗初立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賓不聞卿薦賢才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却之

明神宗萬曆九年張居正請令翰林官分番入直言唐宋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奉侍清譙如唐有天策瀛

戒

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祕閣待制二館制作皆於語言文字之中微寓諷勸箴規之益請自今令翰林官侍上清譙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弗納於和如是則縱欲之念不萌引誘之姦不入亦進德養心之一助也

漢哀帝寵侍中董賢賢最美麗入御左右貴震朝廷帝之殺僕射鄭崇以諫寵重賢也左遷毋將隆以不于董賢兵仗也殺丞相王嘉以遷封賢詔書也綱曰書賜爵

關內侯書封高安侯書以為大司馬皆為重賢也鮑宣

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

明母震動子說相驚誠可畏懼重賢以令色諛言進賞

賜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耶不聽帝欲尊寵之

今賢私過丞相孔光光下車拜謁甚謹上喜立拜光兩

兄子為諫大夫常侍上嘗置酒麒麟殿與賢父子親屬宴飲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親於此而知

王莽篡弒之謀實基於此矣上既失德而欲強主威振國祥豈可得乎元壽二年帝崩賢以罪自殺

安帝寵乳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及聖女伯榮與宦者江

京李閔樊豐等扇動內外出入官掖競爲侈虐至順帝時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漢之衰也政同一轍矣

漢後帝信用黃皓姜維斥其姦帝曰奔走小臣何足介意吳薛琤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燕雀處堂其是之謂乎後遂爲魏所滅

齊東昏侯淫昏無節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時齊後宮災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曰栢梁旣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窮極綺麗嬖倖因緣爲姦利課

一輪十百姓困窮國隨以亡

唐穆宗初卽位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勝紀劉栖楚進言曰陛下當宵衣求理而鼓吹日喧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上謝之

僖宗好蹴鞠關雉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時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宦官田令孜呼爲阿父除官不復關白蓋自是禍亂相

仍矣

後唐莊宗嘗與李存賢手搏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後遂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上素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優呼之爲李天下優人敬新磨嘗前批其頰上反厚賜之諸伶出入宮掖羣臣側目後上受困伶人身弑國亡

宋哲宗親政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范祖禹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先召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聽

徽宗初命童貫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蔡京與之遊不令晝夜貫薦之帝遂用爲相卒以覆國

理宗朝宮中飲宴名曰排當內侍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王淪嘗入言於帝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至度宗時排當之禮益盛陳宗禮上疏曰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明武宗正德中諸邊將皆有寵於上江彬尤近御用事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彬與許泰劉暉錢寧俱

賜姓朱氏優人臧賢表裏弄權為姦利諸司章奏多沮格不行

熹宗卽位科臣疏言輔養君德宜慎選左右蓋左右地近而情昵易開以可乘之隙始而蠱惑君心繼而盜竊國柄覆轍相尋可不鑒哉時奉聖夫人客氏出入宮禁科臣侯震賜言中涓羣小內外鈎連借蕞煬竈禍貽宗社良可寒心疏入不報

朱書 戒近習 戒

厚臣下

法

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宣帝是詔蓋所以勸廉也可謂知本矣北魏主嗣與崔浩語至夜半賜御醪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餐其美

文成帝以源賀為冀州刺史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

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唐太宗優禮臣下魏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本以構之五日而成賜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為之和藥曰朕為社稷非為卿也勣又嘗侍宴飲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明皇開元十一年都督裴仙先有罪上與宰相議其罰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耻也奈何以皂隸待之上從說言既退說謂嘉貞曰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仙先乃為

天下士君子也

德宗時陸贄上疏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夫天在上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爲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爲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善其言

文宗以魏徵五世孫蓀爲補闕曰蓀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不忝厥祖嘗命蓀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厚臣下法

宣宗以令狐綯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上以乘輿葉炬送還院後輔政十年

宋太祖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於是舊俸月增給五千

太宗謂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在情無間耳雍熙二年宴輔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曰朕以天下之樂爲樂李沆嘗侍曲江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後以爲相學士蘓易簡續翰林志以獻上

嘉之賜詩二章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榜於廳額曰永爲翰林美事

真宗重呂端體度每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上以端姿儀環大宮庭陞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帝嘗冒雨臨楊礪之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爲步進真宗之厚臣下蓋不啻如家人父子矣時忠蓋盈庭天下久安良有以哉

仁宗相呂堯簡堯簡感風眩帝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冷特剪以賜卿

厚臣下法

元祐元年以蘇軾爲翰林學士常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軾爲感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孝宗宴講臣於秘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唐德宗豈不知書然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言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明太祖擢解縉爲庶吉士縉年少英敏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嘗草封事凡萬言直陳極論無所諱忌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奏之上不聽擢
為監察御史適都御史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
敢執筆為草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姦狀上慮縉少涵
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
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
君臣情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
未晚也

建文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董倫至京師擢為禮部侍郎
書頤老堂三字及髻几玉鳩各一賜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聖

成祖永樂十七年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
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
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
史言之人主待臣下愛護至此是何異父子骨肉哉

仁宗時楊士奇與呂震議屢不協洪熙元年兵部尚書
李慶請朝覲官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生准民間
例楊士奇力言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而役之畜馬以
蕪民是貴民而賤臣也陝西按察使陳智亦言之上御
思善門召士奇曰爾言良是朕觀李慶呂震輩交口謗

爾朕念爾孤立慮為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
今有名矣因出陳智疏曰可據此草較罷散馬之令士
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嘗召蹇義楊
士奇出二敕二印賜之義得蹇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
印諭之曰卿等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二十餘
年險夷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印賜卿俾後世知吾三人
同心一誠義等皆拜受而退

景泰帝任用少保于謙謙居止朝房自奉簡樸上為計
所費用一切上方製之至撤尚膳鹽醬蔬菜之屬為賜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聖

謙嘗以病在告上親幸萬歲山伐竹為瀝以和藥九蓋
異數也

孝宗弘治元年御文華後殿講官程敏政等進講尚書
孟子及大學衍義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自是
上益厚禮臣下而聖治益光矣

戒

南宋孝武帝好狎侮羣臣常呼王圖謨為老偷劉秀之
為老怪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
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殷不敢侵媠宋主可謂失君

道矣

宋哲宗紹聖四年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
勸帝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許將將對曰二代
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
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乃止元符元年下文彥博子及
甫於同文館獄錮元祐宰執劉摯梁燾子孫於嶺南
徽宗初用蔡京之言列元祐諸臣司馬光等罪狀謂之
姦黨帝有書之刻石於端禮門禁其子弟無得官京師
明世宗嘉靖三年吏部侍郎胡世寧疏言羣臣有罪宜

世宗初用夏言為相繼相嚴嵩嵩柔佞而心險上信任

焉嘉靖二十七年嵩論會銑開邊啓發夏言和同附會

致誤國是上逮言至京嵩陰構蜚語流入禁中密疏災

異引漢誅翟方進故事激成大獄尚書喻茂堅以議貴

議能請上怒竟坐與銑交通斬於西市按大臣無駢戮

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律斷今鞭朴行於殿廷刑

辱上於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也刑部尚書林俊言廷杖

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璫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

筆楚非仁厚之道也

之理夏言亦無可誅之道是雖出於嵩之傾陷而其上
累主德亦非小矣海瑞疏曰陛下以猜疑戮辱臣子人
以為薄於君臣斯言誠當哉

神宗萬曆十二年籍故輔張居正家按居正當萬曆初
有正君心定社稷功而籍沒繫累上會不少貸至使八
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
上真少恩矣哉

熹宗天啓四年工部郎中萬燦以劾魏忠賢死杖下御
史李應昇疏曰燦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遺膝

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遊魂懸關臣僚飲泣道路咨

嗟夫君元首也臣子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

罪非死刑命非草芥直埃聖心悔悟平且與憐死者不

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郵死錄孤嗟何

及矣天啓五年勘汪文言獄詞連諸臣下周朝瑞楊漣

等於鎮撫司獄深文密織非刑酷訊於是天下之賢人

君子盡塗炭於黃門北寺之間矣明運之亡不於此而

決哉

旌直臣

法

漢光武帝時董宜為雒陽令胡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
主出行以奴驂乘宜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
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還宮訴帝帝怒召宜宜叩頭
曰陛下聖德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帝使宜叩
頭謝主宜不從小黃門強使頌之宜兩手據地終不肯
俯主曰文叔為布衣時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
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布衣同因敕疆項令出賜

錢三十萬

唐于志寧孔穎達為太子庶子數危言極諫太宗聞而
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魏徵以水變陳言上手詔
褒美口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茲輩
明皇自祿山叛後思張九齡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
曲江祭之厚卹其家昔太宗思魏徵於伐遼之後明皇
思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碩士為國遠慮人主常忽其
言而不用及禍敗已形然後知忠臣碩士之言如蒼龜
明鑑也後之人主可不鑒哉

旌直臣

法

法

後唐明宗時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
者六陰陽失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
足懼山崩水涸不足懼惡賊傷稼不足懼賢人匿藏深
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
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唐主優詔獎
之

宋田錫為左拾遺前後五十三奏言甚切直太宗優密
褒答賜錢五十萬及事真宗帝聚其章疏自收置一漆
匣以遺仁宗田錫固能不負所學而有宋刻宗聖德益

光矣

宋太宗修正殿頗施綵繪右正言謝泌切諫上即日命
代以楮壁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
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
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孝宗嘗鞠戲又將遊獵白石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
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
備見忠諫朕決意拜卿矣遂用為相

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橐山於宮中設宴張養

浩上言所玩小所繫大所樂淺所患深帝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卽命罷之賜金緡幣帛以旌其直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言天下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又爲漸者六指切貴戚皇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皆切齒之泣訴上前求加重刑上不聽謂劉大夏曰李夢陽本內事關戚晚言語狂妄朕試問左右曰此人作何批行一人曰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官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朕所以釋令復職也

戒

旌直臣

法

旌

唐文宗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昌平劉蕡對策曰陛下宜親骨鯁之臣遠刀鋸之賤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庶政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擅廢立之權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陛下誠能揭國家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天下治矣考官畏宦官竟置下第李邵上疏請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僖宗自黃巢之亂駕幸成都日與宦官同處左拾遺孟

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頤津聞者氣塞

宋哲宗時右正言鄒浩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復諫上立劉后有累聖德章惇誣其狂妄貶於新州

徽宗建中二年蔡京等怨臺諫論劾悉陷以黨事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於遠州自是朝廷無直言矣徽宗之

失國豈不宜哉

旌直臣

戒

子

明成祖以陳諤爲刑科給事中諤彈劾不避權要奏事聲響甚洪上呼爲大聲秀才嘗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爲坎壈之露其頂始得不死此豈人主求言從諫之道哉

仁宗洪熙元年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上二本上覽之怒命武士以金瓜撲之按仁宗懇惻求言改過不吝仁心仁政史不勝書而羅李之獄卒爲聖德之累惜哉

憲宗成化二十年妖僧繼曉黃緣用事上發內庫銀數
十萬兩勅建佛寺刑部員外郎林俊上疏劾之上怒下
俊錦衣衛獄張黻論救并杖之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
人皆知建寺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
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置之於法人皆以言為諱
設再有姦人誤國陛下何由而知之時內臣懷恩亦力
諫曰自古未有殺諫臣者今殺俊將失天下心臣不敢
奉詔於是俊黻竝謫遠州

武宗正德元年呂狎戴銑王守仁等俱以言事下獄廷
杖之御史陳琳上言老臣不可不惜直直不可不宥謫

廣東揭揚縣丞九年前上因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編修
王思具疏諫謫之十四年前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
京下蘓浙浮江漢登武當徧觀中土繁麗時江西寧藩
久蓄異謀中外咸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於是
翰林及諸部司屬連名上疏上大怒俱下之獄命錦衣
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各杖三十黃鞏林大輅等九人
各杖五十時被杖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按帝
屏棄元老戕殺諫職盜賊半天下而宗籙背叛幾致亡

國可不鑒哉

世宗卽位諸臣抗議典禮累年不決嘉靖三年以孝宗
為皇伯考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跪伏左順門大呼
諍之楊慎等撼奉天門大哭聲震闕上大怒逮下詔獄
為首者成邊學士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
創卒者十有七人

穆宗隆慶二年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言
養聖躬鰲山之樂長夜之飲不可不節次言勸聖學親
視朝廣聽納察讒諂疏入上怒杖之

王衛錄
卷之九
直臣
戒
五

任人

法

虞帝舜詢四闕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命九官咨十二牧而天下大治

晉庠公立使魏劬魏頡趙武為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與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是以能復霸

魏惠王謂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

寡人國雖小尚日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

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

南

王

任人

法

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來朝吾臣有盼

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

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

備盜賊則路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故惠王有慚色

漢高帝置酒洛陽南宮謂諸將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平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吾不如

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

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不能

用此所以為我擒也羣臣悅服

光武初時江馮上言宜令司直校引以察三公陳元諫

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王陛下官分心下士屈節待

賢不可使有司察公輔之罪上從之

明帝初即位東平王蒼薦西曹掾六良帝曰薦賢宰相

之職也不復考試即以為議郎

昭烈帝攻劉璋取益州時董和董權李嚴等皆璋所任

用吳懿費觀等璋之懿親劉巴與帝有宿隙帝皆處之

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感勸西州之民是以大

和

南

王

任人

法

秦主苻堅知人善任信用王猛一歲中五遷官勳舊多

嫉之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以

猛為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

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猛嘗薦高泰於堅

堅問以為治之本泰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

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稱善

周祖宇文泰問蘇綽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為治之要

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則帝即拜綽右丞綽省官員

置屯田爲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能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常置座右百司非通六條者不得居官又制文案程式未出墨入以周禮定官制以府兵立軍政由是民富兵強國中大治

唐宣宗時黨項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爲朕行乎誠奉命招諭黨項平之

周世宗用魏仁浦爲相或言其不由科第上曰自古用

世宗

卷三

任人法

重

文武才畧爲輔佐者豈盡由科第耶上於羣臣有過則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德

宋仁宗以韓琦范仲淹爲安撫經畧招討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朝廷倚以爲重邊境謠曰軍中有

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爲韓范帝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范仲淹條陳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時

帝以富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陳安邊十三策帝悉

用之嘉祐六年上以司馬光知諫院光進三劄子其一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途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途相值則不問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譽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則朝廷尊萬事治百姓

世宗

卷三

任人法

重

安四發服矣帝深納之

理宗端平二年召崔與之參知政事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供一代之用惟在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矣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帝善之

元許衡疏陳時務其一曰中書大要頒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以糾察汚濫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又言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

既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世祖嘉納之

明太祖敕中書省曰自古聖帝明王必得賢士大夫以

成至治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畧出衆者具

以名聞若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關面陳吾將試

之又曰用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

以拱桶而為榱棟委小於大是以鍾庾而盛斗筲莫耶

之利能斷犀象斷石則缺駢驥之材能致千里服乘則

蹶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成祖卽位開內閣於東閣門內以待詔解縉爲侍講黃

漢世王術錄

卷之

任人法

五

淮爲編修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尋以胡靖楊

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共七人竝直文淵閣每日百官

奏事退內閣大臣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數

十刻始退

孝宗信任劉大夏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大政大疑面與

參決雖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聞大夏亦不以告

人蓋誠同心一德之美也

戒

漢陳平謂高帝曰項王骨鯁之臣不過數人誠能指數

萬金行及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

必內相誅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縱反

間於楚項王果疑亞父等不任用之漢遂滅楚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埃試判將畢

遽召入禁親決試判吳兢上言曰漢之賢相尚不對錢

穀之問况萬乘之君而下行銓選之事乎陛下專任一

已而不信用有司此非人君任人之法也

德宗初卽位親任朝士張涉薛邕皆以文雅登朝繼以

賊敗宦官曰南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

萬世王術錄

卷之

任人戒

五

下耶上由是始疑朝臣而倚任宦者矣夫舜不以朝有

四凶而不舉元愷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德宗

失於一二人而悉疑朝士是因噎而廢食也

穆宗當食歎息恨無蕭曹韋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尚

不能爾此馮唐所以歎漢文不能用頗牧也上善之

周世宗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高錫上書

曰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

之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

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

刑獄陛下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乎不聽

宋高宗以趙鼎都督川陝前聚諸軍事鼎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之鼎上疏曰陛下昔遣張浚出使川陝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殲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破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

明神宗以建儲事厭苦言官贊視臣下於是員缺不補銓選不下百司庶府雖半空虛閣臣業向高言一官不

補卽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夫爵祿名器人主勵世之權如是因循苟且而求天工之不曠豈不難乎萬曆四十二年閩臣請補科道疏曰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於人則廢事諸臣待命經年拜官無日以不用不舍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上不能效職下無以資身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皇上亦何利於此故

補卽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夫爵祿名器人主勵世之權如是因循苟且而求天工之不曠豈不難乎萬曆四十二年閩臣請補科道疏曰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於人則廢事諸臣待命經年拜官無日以不用不舍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上不能效職下無以資身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皇上亦何利於此故

知人

法

漢高帝謂高后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後果克定諸呂之亂迎立文帝爲漢元勳

武帝欲立少子察羣臣中惟霍光可輔幼主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上命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

隋文帝信用高熲龐晃等短之帝親禮愈密謂熲曰公

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宋太宗以呂端爲相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手札戒諭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

奏聞後真宗之立太后欲立長宦官大臣陰輔之端臨時應變持正不屈遂奠天下於泰山之安太宗可謂知人矣

真宗初王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後果爲一代賢相

神宗嘗語輔臣以求人才滿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

光邪說所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滿宗孟乃不取言馬
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
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

高宗用李綱爲右相綱進曰自古英哲之君惟其英故
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所搖惟其哲故見善
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所間人君體此道者惟漢
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爲法

孝宗以黃治爲御史中丞治嘗奏云因言固可知人輕
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
聽

萬世王術錄

卷三

知人法戒

李

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悞上深然之

元世祖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
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按
世祖論三臣之言其於知人之道蓋庶幾矣

戒

宋神宗任用呂惠卿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帝
曰惠卿進退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
何以能動人主帝又問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
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帝不能用

徽宗用蔡京以亂天下崔暘論之曰自章惇蔡京倡爲
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詔佞紹
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困竭矣
紹述造士而人材衰弊矣紹述開邊而天下大亂矣京
罪尚可贖哉

高宗賜秦檜第親幸之賜銀絹錢各萬計絲千匹妻子
孫婦皆加封爵又書一德格天之闕賜之夫古之聖君
能屏去姦慝而高宗別寵賢之惟恐不至甚矣知人之
難也

萬世王術錄

卷三

知人法戒

李

明憲宗時大學士萬安以詔婚固寵同官劉珣薄之安
構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迫令致仕而安寵眷如初
詹事彭華以附李孜省得入內閣而王恕馬文升泰絃
邢讓諸賢皆相繼斥逐憲宗臨御之末蓋殊昧於賢姦
之辨矣

神宗末年是非混淆閣臣葉向高疏曰朝廷者臣下之
紀綱威令所自出也言一事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
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
而開羣枉之門今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斷不斷

樂之使爭養之使關夫人工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
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之威以其迅速不遲不速毋乃
自傷其明而威幾頓乎

去佞

法

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孔子爲政執而誅之曰人有惡者
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
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
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故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
周公誅管仲太叔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
史何此皆小人之桀雄不可以不誅也

吳武陵蠻叛吳主權命潘潛擊之衛菴潛潛與蜀通權

曰濟不爲此也卽封表示濟而免於官小國之主其用
人勿疑如此況於統一天下者乎

宋仁宗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
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
稱五鬼姦邪儉僞誠如聖諭

元祐五年熙豐小人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
仁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權轍上疏曰君
子小人勢如水炭同事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
必敗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

則引退人臣不足惜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王巖叟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此危亡之機也上深然之

明太祖命宋濂搜率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

孝宗卽位誅左道李汝省方士俱誦成邊四川番僧悉追奪誥敕印信上素知太學士萬安諛佞上於宮中得

唐世宗衛錄

去佞法戒章

小篋一啓之皆房中術也若曰安臣進上曰是豈大臣所爲乎遂黜之

戒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是以亡也

上官靳尚楚懷王之嬖臣也尚善事王之幸姬鄭袖凡袖言無不聽者楚王欲殺秦張儀儀赦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

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爲其主耳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後王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趙悼襄王兵數困於秦復思廉頗使人視之欲用以爲將郭開者趙之佞臣也與頗素有隙遂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爲老遂不召後趙卒爲秦所滅

漢元帝時中書令石顯傾邪擅權數譖周堪張猛等劉更生上書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執

唐世宗衛錄

去佞法戒章

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陛下誠能廣收衆正杜閉羣小社稷之慶也後以顯等

譖堪猛皆免官

唐德宗信用盧杞後杞雖免官上心庇之陸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親從心實不悅後與李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

宋徽宗初姦臣進紹述之說以排擊元祐諸賢鄒洵武言於上曰陛下乃神宗子今相韓忠彥乃琦之子神宗

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
彥爲能繼父志而陛下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相祭
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
助之圖以獻帝於是決意相京而善人皆不見容自是
以後王黼蔡攸童貫朱勔宵小乘權而國事大壞矣
明武宗卽位嬖幸用事大學士劉健疏曰憂在民生國
計則若罔聞知事于貴戚近幸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
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
朝之公議而不恤上不能改

防微

法

漢李固以災異對策曰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不
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開支之患
也順帝以固策爲第一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
頭謝罪朝廷肅然

唐德宗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
造塔甚微非宰相所宜論贄曰凡論事當問理之是非
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甚
矣微之不可不慎也

宋仁宗時司馬光進五規其一曰謹微夫宴安怠惰靡
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諛辭僥倖之
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原假借
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盛遂
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帝深然之
富弼告神宗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
人得以傳會富如天之鑿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
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

明太祖命學士朱升等修文誠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
爲本正家爲先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負政事至嬪
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
上下失序夫內嬖惑人甚於鳩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
卿等爲朕述女誠以示後世子孫使有所持守又嘗與
侍臣論古今治亂曰嚴宮闈之禁責賤有體恩不捨義
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奉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
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闈寺近習職在掃除不假
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

世宗憲皇帝

防微法

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害藩鎮之設本以衛民
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修武
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凌之患侍臣頓
首曰此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洪武三年若令
嚴宮闈內外出入之禁五年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
於宮中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皆防微之良法也

戒

趙武靈王得吳娃愛幸之生少子何乃廢長子章封之
於代立何爲王自號曰主父及長子章與何不禮爲亂

李兌起兵距難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主父餓死夫
武靈王以強趙之君雄蓋一世而終於見及者廢嫡立
少也推原禍始止爲一吳娃耳溺愛祗席可不戒哉
東晉孝武帝嗜酒流連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三十帝
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
暑殿張貴人弑之女德無厭婦亂無極此聖人所以正
心脩身以齊其家也

世宗憲皇帝

防微戒

唐明皇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
曲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子弟觀此則知明皇之侈心不
待天寶而已見其微矣
肅宗避祿山之亂駕至彭原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
於外李泌切諫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時
明皇播遷肅宗越在草莽猶耽嬉戲後之受制張后宜
哉
明武宗親狎羣小時霸州文安賊劉六劉七等嘗因內
官家人混入禁中至豹房縱觀上遊幸之所後聚衆作
亂流毒海內人君之一遊一豫不可不慎如此
穆宗卽位胡應嘉疏言祖宗之朝躬臨聽納今章奏僅

惡札贖上下竟爾廢違左右投墮百笑滋興不可不防其漸也上不聽

南史王僧虔

防後 戒

主

褒忠

法

周武王平殷封比干之墓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况生者乎

漢光武帝討隗囂校尉溫序為囂將所獲欲降之序以節撻殺數人乃啣髮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鬚汚血遂仗劍而死帝賜以冢地拜二子俱為郎

公孫述篡位於蜀徵李業為博士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遂飲毒死又聘巴郡譙員員不屈費貽不有仕述

南史王僧虔

褒忠

法

主

漆身為癩佯狂避之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以辭徵命光武帝平蜀表李業之閭祠譙員以中牢徵用費詔任永馮信於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

唐初破隋隋堯君素不屈死之貞觀十二年詔嘉其忠節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宋太祖代周指揮使韓通自禁中出謀帥衆禦之為軍校王彥昇所殺太祖即位贈通為中書令以旌其忠高宗時李綱言靖康之難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劉幹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詔從之

孝宗淳熙六年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以京秩

元泰定帝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祠唐劉蕡

元余闕為淮南行省右丞守安慶六年孤城血戰賊至

輒敗去及陳友諒合蔡寇來攻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

授城陷自刎妻子皆赴井死明太祖嘉闕之忠詔立廟

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焉

洪武二年敕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祠肖像祀

之

孝宗弘治元年科臣言前少保于謙功在社稷宜賜贈

諡廟祀上從之諡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

春秋致祭

穆宗初立詔先朝建言諸臣戮死者如楊繼盛等四人

應復職贈蔭諭祭廷杖死者楊竝等十三人應復職贈

蔭繫獄戍邊死者唐胄等三十八人應復職贈官出是

諸臣之孤忠勁節皆得表章於絲綸矣

熹宗時蘓茂相請錫錄方孝孺疏曰欲張國勢在固人

心欲固人心在獎忠義昔成祖之靖難比跡湯武孝孺

之死節同志夷齊夫捐軀致命之臣胫斷骨碎即崇獎

顯蔭於死者何有要以國家培植忠義一脈則邱錄諸

典者宜備舉以樹風聲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命所

在有司新共祠宇

戒

楚圍宋陽息將軍紀信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

降以誑楚楚軍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

西門遁去楚殺紀信後漢論功行賞雍齒且封侯而紀

信無一爵之贈漢真少恩哉

明成祖兵入金川門茹常等勸進遂即位建文帝以崩

聞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下聲徹殿陛成

祖授筆札命其草詔孝孺投筆於地上怒曰汝不顧九

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上震怒命磔諸市宗族坐死

者八百七十三人五服之親俱盡旁及游黨鄭君貞等

門人廖鏞等上召御史高翔翔喪服入見語不遜上遂

族翔發其先人墓雜犬羊骨焚灰揚之夫諸臣精忠激

烈忠於建文即所以忠於太祖成祖不能容而殺之則

亦已矣乃誅及十族暴及朽骨此豈所以慰孤忠隱烈

哉比之太祖之祀福壽不及遠矣

報功

法

周武王大封功臣以師尚父為首賜履於營丘長為蕃輔

漢高帝大封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

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偶語上患之留侯張

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

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良曰今急封雍齒則

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齒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

吾屬無患矣

漢高帝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攻城畧地功最

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蕭何轉漕關中陛下雖數亡山

東何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何功第一參

次之上曰善乃賜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

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秋

為安平侯

宣帝以遠方賓服思股肱之義畫功臣於麒麟閣圖其

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

明帝思光武時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

鄧禹為首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秦王猛以潞州功請以鄧羗為司隸秦王堅曰光武不

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羗有廉李之才其進號鎮軍

將軍

唐太宗親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准

安王神通班在房杜下爭功不服帝曰叔父國之至親

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與勳臣同賞耳諸將皆悅

貞觀十七年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

煙閣

宋神宗元豐六年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

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

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

明太祖敕中書省臣曰朕念諸將捐軀戮力開拓疆宇

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深切

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

祀之洪武二年功臣廟成凡二十有一人死者皆像祀

於廟生者襲其位洪武三年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

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洪武三年官功臣庶子誥曰王者爵有功官有德爵分五等其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念昔其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杪今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而功臣庶子或無所依故救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按明太祖之報功臣崇其爵重其祿矣復有山田之錫焉有佃戶僕仗戶守墳戶之錫焉賞延於世嫡矣復有庶子之爵焉子尚公主女爲王妃矣其還鄉也復有造第之緡錢焉有葺先塋之斂斂焉可謂周且厚矣厥後功

高世玉術錄

卷五

報功

五

臣多不克終夫亦諸臣之居功亦有未盡善者歟

孝宗弘治五年詔以太廟配享功臣俱有大勳今其子

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伍者量加恩典俾奉其祀於是

錄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迨嘉靖中以開國元勳子孫

宜與國同休詔封常開平之後員成爲懷遠侯李岐陽

之後沂爲臨淮侯鄧寧河之後繼坤爲定遠侯湯東甌

之後佑賢爲靈璧侯而誠意伯孫瑜亦仍伯爵報功之

典愈隆愈盛矣

戒

韓信對漢高帝曰項王爲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故其強易弱

周勃誅諸呂迎立漢文帝每朝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呂氏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主臣皆失禮史謂袁盎一言上誣高帝知人之明下啓文帝薄功臣之意異時逮捕廷尉窘於獄吏者皆盎一言啓之也

高世玉術錄

卷五

報功

五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高季興入朝歸謂將佐曰新朝言

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祿

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後果敗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丞相脫脫督軍討賊連戰大捷右

丞哈麻與脫脫有隙諷御史劾奏脫脫出師三月略無

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己隨詔

削脫脫官尋殺之自是元亡矣

明正統己己之變于謙以社稷爲重選將練兵光輔帝

室厥功非細英宗復辟徐有貞張軌等構成黨逆之獄

遂斬于謙王文等於市天下惜之

唐世宗衛錄

卷三十一

報功 戒

七

勤政

法

夏禹一饋十起以勞天下之民天下安之

越句踐為吳所敗反國後置膳於坐飲食必嘗膳身自

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勞苦二十餘年遂

以其民伐吳報會稽之役周元王使人賜胙命為伯諸

侯畢賀

漢宣帝興於閭閻深知民艱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

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考試功能侍中尚書有異善厚

唐世宗衛錄

卷三十一

勤政 法

今

加賞賜至於子孫品式備具上下相安稱盛治焉

光武帝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

夜分乃寐帝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進用文吏

明達政體故能身致太平

陳文帝起自艱難知民間疾苦每夜刺闥取外事分判

者前後相續勅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階石之上令

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

唐憲宗與杜黃裳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

為互有得失黃裳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

葵夙夜憂勤故不敢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
明王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若秦始皇之以衡石程書
隋文帝之衛士傳餐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而所務
非其道矣上深然之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
肝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
中所與處者獨官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
要殊不知倦也

五代周世宗有削平天下之志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
不易論王朴獻策曰陛下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

高世王術錄

卷三

勤政法

全

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
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
克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則功無不成矣周主傾心
任之

明太祖嘗退朝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鑒元之奢逸日
慎一日不敢驕怠自非犒軍士宴百官享勞之外更未
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則身名常榮矣陶凱
等請膳舉樂上曰人民未蕪將士暴露朕宵旰憂勤之
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不許上嘗語羣臣曰人之常情

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晏安
也

成祖嘗御右順門謂侍臣曰朕卽位以來每宮中乘燭
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處近罹饑荒當加優
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且則出與羣臣詳議行之
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
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高世王術錄

卷三

勤政

全

世宗總攬權綱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中官歛
畏無敢干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已卽興夜分至
五鼓猶覽章奏蓋誠英明剛斷之主也

戒

夏王太康逸豫滅德盤遊無度畋於洛水之表十旬不
反厥弟五人作歌五章以怨之

魏明帝嘗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
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帝乃還
夫王者憂勞萬幾而欲侵臣下之權此又勤政而不得
其要者也

晉武帝平吳之後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

宮人競以竹葉揀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用
事勢傾內外何曾嘗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
大業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後嗣其殆乎不再傳而
西晉遂亡

北齊主緯寵御羣小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
之無愁天子宦官參預機務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周師
破齊穆提婆等曰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齊主
大喜酣歌起舞遂爲周師所滅

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

南唐書

卷三

勤政 戒

全

精妙宋太祖見之曰鋹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
滅亡哉

宋理宗末年怠於政事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爲之聚斂
以嬉悅上意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
遊讌臺臣有言諫者帝宣諭削去謂之節貼後任賈似
道進用羣小盡惑帝心而國事益不可爲矣

元順帝以伯顏爲右丞相撒敦爲左丞相時有阿魯輝
者言於帝曰天下事宜委宰相決之若躬自聽斷必負
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日以遊宴爲事矣哈麻又

陰進西僧伽璘其善祕密法帝皆習之行房中運氣之
術以宮女一百六十人按舞名爲天魔舞所奏樂用龍
頭笛帝在位三十六年怠於政事國遂以亡

明神宗希御朝視事閣臣王錫爵言御朝之事天下臣
民與人主通者惟此一脈一刻臨御勝於百刻批覽面
決一事勝於手勅百言今上下成風馴致欺玩主權不
立朝政不清職是故也萬曆末年政事日墜章奏日積
閣臣疏曰皇上以諸臣爲煩聒於是持之愈堅拒之愈
力諸事悉從寢閣諸疏一概留中夫其所催請者諸臣
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惟之而不報請之而不從其所
誤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始以因循之意察明
作之功繼以疑二之心滋叢勝之弊竊恐朝政自此益
紊矣

南唐書

卷三

勤政 戒

全

務實

法

漢宣帝時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夫宣德流化必自近始陛下設誠深宮與公卿大臣述舊禮明王制則可躋一世之民於仁壽矣

北魏以晉世以來文尚浮華乃命燕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隋文帝不喜辭華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

萬世正術錄

卷五

務實

法

萬世正術錄

卷五

務實

法

全

上疏曰魏之二祖宗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守雕蟲之小技江左齊梁其弊尤甚連篇皆月露之形累牘蓋風雲之狀文筆日繁政治日亂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

宋仁宗用司馬光知諫院光進務實規曰安國家利百

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

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

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

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

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

之盛美無益也帝深嘉之

金世宗謂太子曰昔唐太宗謂高宗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夫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明太祖禁箋文頌美之辭曰朕平日務實不尚浮偽今後箋文勿以虛辭為美也

神宗初張居正綜覈名實疏言當事者觀燭歲月不以實應即所敷奏徒為文具請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

萬世正術錄

卷五

務實

法

全

有事下四方郡國者令諸曹皆置紀籍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有不實心奉行詔書者詔下所司治問責令對狀上從之

戒

漢王成偽加戶口宣帝以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

餘口治有異等之效賜爵關內侯自是長吏多務虛名

以微顯實夫虛名者人臣飾主之術也實則聚斂而名

曰理財用實則培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

討不庭而不知國家之亂恒自此起故有國家者務實

則益崇虛則損不易之道也

隋煬帝好夸大諸番來朝陳百戲於端門先命整飭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諸番人過酒食不取其值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諸番驚歎其黠者覺之見以繪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

元順帝時星變屢見以世祖在位長久詔改元統三年仍為至元御史李好文言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事不報

萬世玉衡錄

卷三

全

萬世玉衡錄卷三終

萬世玉衡錄卷四

裕國

法

周成王時太公望立九府圖法鈔圖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實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楚漢相距既遠鄢生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夫

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藏粟甚多楚人不堅守敖倉此天所以資漢也漢王於是進兵復取敖倉楚兵自此乏食而漢之王業成矣

唐肅宗以第五琦為度支使琦作權鹽法不加民賦而國用以饒後以劉晏善治財用克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代宗命為江淮轉運使時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錢百姓按穗以給禁軍晏疏浚汴水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德宗即位以晏判度支晏掌天下財賦用法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終末年所入逾十倍而民不厭苦時

臣蔣

伊

編

天下戶口什亡七八藩鎮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所
在宿重兵皆倚辦於晏中外賴之晏又作權監法謂之
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遂使軍民克足

肅宗以來天下金帛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以
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德宗初楊炎上言財賦者國之
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今獨任中官出入
盈虛大臣皆不得而知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歲用
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從之詔財賦皆
歸左藏

宋太祖性節儉置封樁庫

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

爲軍旅饑饉之備

神宗用鮮于侁爲轉運使事悉幹辦蘇軾稱其上不善
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徽欽以後多鬻爵以足國用孝宗淳熙三年罷之曰鬻
爵非古也夫理財樽節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財朕甚

不取除款歲入粟賑饑聽補官餘一切罷淳熙六年朱
熹上疏曰民間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

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巧取於民

今民貧賦重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費開廣屯田
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必軍籍旣覈屯田
旣成民兵旣練州縣事力旣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
其寬恤庶窮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

理宗以杜範爲相範言人主節財用當自一身始自宮
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
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則國用自裕矣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諭工部曰比歲以來年豐民足
然人之常情飽則忘饑暖則忘寒預防之計不可一日

忘爾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俱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
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英宗正統四年楊士奇等上言堯水湯旱而民不甚病
有備故也太宗篤意養民糴穀貯倉備荒皆有定制又

因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此萬世之利也今穀盡倉
毀水利湮廢事雖甚緩所繫甚切請擇京官廉幹者往

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
埧皆令修復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爲殿最仁政所施無

切於此詔從之

潼關東繞隰衛北極燕冀水皆東注南入於海宜...
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畝澮或為陂塘下
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為沃壤矣詔議行之嘉
靖四年詹事權輅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
萬姓仰食江汭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矣仰給必
興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
言永樂中命齊涼均陽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若能
招集遊民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詔下所司行
之

戒

神宗萬曆十四年輔臣申時行等請開墾畿輔荒田言
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今民無餘財地有遺利莫若興地
之利以助民之財近水之處建堤岸疏河渠要在不拂
民情不失地利此謀國之長算也
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史議之謂與其救於既荒墮壞
名器孰若積穀備荒之為善乎
漢文帝用蠶錯言令民入粟於邊得拜爵免罪自是武

帝書詔民買爵又書入財補即安帝書令吏民...
拜官賜爵桓帝書賣關內侯以下官靈帝書開西邸賣
官此豈裕國之本務哉
漢武帝治財非不至悉鑄白金造皮幣算舟車告緡錢
賣爵免罪矣郡國置農官矣均輸行矣鹽酒榷矣宜其
財用益滋也然而渾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財日益
匱何也帝不能清靜以養民自兵役興轉輸煩而農
民困算商告緡而商人困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
息田野日辟豈必待損下以益上哉
武帝以桑弘羊領大農丞管天下鹽鐵置平準於京師
籠天下之貨物而相灌輸又請吏得入粟補官山東漕
粟益歲六百萬石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時天旱卜式
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
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善乎宋臣司馬光對神宗曰天地
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
設法除奪以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耳司
馬光之言真萬世人君之藥石也
章帝以國用不足欲自煮鹽并復修武帝均輸之法尚

書朱暉固執不可曰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事遂寢

靈帝初爲侯嘗苦貧及卽位每歎曰帝不能作家會無私錢故賣官聚錢立庫於西園以爲私藏夫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財聚於上則民怨於下危亡在前篡奪在後曾不五年而靈帝之私帑散於大盜豈非後世之永鑒乎

唐明皇開元之前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

之後邊將奏請益兵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矣

代宗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物珍玩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百姓歛怨求媚不可長也上不聽

德宗時關中倉廩竭禁軍脫巾呼於道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上喜謂太子曰我父子得生矣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貞元二年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夫人君當豐足之時不能於畿甸之間墾田份

農而必待命於遠漕如唐德宗可鑒也

宋神宗時王安石行青苗法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司馬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安石復立市易法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安石請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自是以後至民間果實亦官監賣文彥博以爲傷國體歛民怨凡

縉紳罔利於市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而皇皇求利者乎曾布亦言於上曰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

徽宗親帑藏克溢視財用如泥沙竭國家之力經營土木於是累朝儲積掃地盡矣

明神宗六年大興礦稅中使四出天下騷動葉向高言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財皆皇上之財而必以積於不用者爲財此何貴於萬乘而毋乃示天下隘乎不聽

屯田

法

漢趙克國至金城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田可二千頃請
罷騎兵留步兵萬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可不出
兵而坐得必勝之理於是條奏屯田便宜十二事宣帝
從其言諸羌皆不煩兵而下

漢末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羽林監棗祗請建
置屯田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
田許下得穀百萬斛州郡並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

萬世正統錄

卷四

屯田法

八

滿魏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魏鄧艾建議陳蔡之間上下良田可令淮北屯二萬人

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實益開

河渠以增溉灌計除衆費歲得五十萬斛六七年間可

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十萬軍資也魏主從之後東南

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

唐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鑄農器給牛種分

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

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為
永業不過數畝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
是易貧弱而為富強也上善之

元世祖從姚樞言置屯田經畧司於汴梁以兵分屯要

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廩邊備遂實

明太祖命軍士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屯田穀

一萬五千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他將皆不及乃

申論曰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蓄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

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庶幾國有所賴

萬世正統錄

卷四

屯田法

九

洪武七年太祖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農夫百養戰士

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以兵屯田無

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

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乃命王簡往彰德王誠

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及鎮守屯田訓練之

務十五年命耿炳文等巡視陝西督軍屯田訓練士卒

明初備邊惟以屯田訓練二者為急務此兵食所以足

而邊境所以寧也

英宗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閒之處

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按人樂於耕則
七種自廣米穀既盈則邊儲易足此備邊之良法也

神宗萬曆中大學士李廷機著九邊屯政考曰國家九
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柄之所棲耒耜之所
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蓋卽古寓兵於農
之遺而二百餘年中或興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
則政之得失異也太祖用未訥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
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
撤守關士卒備譏察之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

萬世正術錄

卷四

屯田法

十

山西沁州民願應募受田賞以鈔錠給之公田召募如
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地利如此
其盡也永樂中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
於遼陽而遣人徵牛於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
屯客土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以寧夏
積穀多降敕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宣宗
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勘實賞之論功如
此其核也大順中葉盛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
穀益多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

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

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卽所稠湫中渭濱涼州振武之
事不啻過之及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閒
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賈所論者矣有
墩堡不修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家無耒耜有可耕之
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收貯侵欺以管屯爲
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與屯而來者憑信
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所議者矣有今日覈地
明日徵逋邊民凋瘵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旣久因循

萬世正術錄

卷四

屯田法

七

弛廢日復一日莖粟不繼士馬不肥而屯政壞矣要在
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
復不可以不急也按有明屯政之興廢得失備悉於此
矣後世聖君賢相之所亟宜講求也

武衛

法

周祖宇文泰籍民有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合為百府每府一節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後唐之府兵本此按三代而下寓兵於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

唐太宗定府兵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命折衝果毅都尉季冬帥以教戰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時國無養兵之費將無專

兵之患號稱善制

五代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欲簡閱由是羸老居多且驕蹇不用命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賸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人乎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羸弱者去之又詔募天下壯士各命將士簡選出是士卒精強征伐四方皆拔按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舒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誠得輕重之權矣

萬世正統錄

卷四

武衛法

七

宋太祖懲唐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

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於驕情按宋有禁兵廂兵鄉兵蕃兵之制而尤於禁兵加詳焉內外隸籍幾四十萬統領屬之三衛召發屬之樞府有警則徂征無事則更戍得居重馭輕以身使臂之法貽謀信弘遠矣

高宗建炎元年張慤請募民聯以行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其法精詳前此言民

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

孝宗隆興元年置十科以舉武士
明成祖永樂十七年敕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粹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自今宜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姦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則爾等亦永保富貴矣
成
晉武帝既平吳詔罷州郡兵交州牧陶黃上言州兵未

萬世正統錄

卷四

武衛法

七

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
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平制天下
遂大亂

隋文帝平陳後除毀兵仗開皇十五年復收天下兵器
此可以知隋氏之弱其民矣

唐明皇開元十年府兵寢以貧弱逃亡畧盡上從張說
議始募兵充宿衛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十三年更名長
從宿衛之士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
先是府兵之制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

萬世玉衡錄

卷四

武衛

戒

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
兵益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又府兵人宿衛者
役使如奴隸其戍邊者又多爲諸將苦利其死而沒其
財至天寶八年無兵可交徒存官吏而已李林甫奏請
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於是府兵盡廢又以天下承平久
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恥之猛將精
兵皆聚於西北邊十四年安祿山反內郡皆無武備上
始募兵爲守禦之計而已無救於天下之敗矣
德宗時陸贄上疏論關中形勢曰王者蓄威以昭德備

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基也太
宗列置府兵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今關輔之間徵發
已盡宮禁之內備衛不全苟一有竊發犯闕者陛下何
以備之上不能用未幾涇原軍作亂長安無備上如奉
天

穆宗卽位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
宜銷兵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
逃死上從之軍士落籍者衆皆相聚爲盜及朱克融王
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

萬世玉衡錄

卷四

武備

圭

後唐莊宗詔諸州鎮無得修城毀其守具薛昭文上疏
諫不聽
明英宗北狩景泰初立侍講劉定之疏言練兵之要兵
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手不習攻刺之法足
不習坐作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或
負販以爲商或技巧以爲工一日率以臨敵幾何其不
敗哉

弭盜

法

漢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宣帝拜龔
遂為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遐
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
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上曰選
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
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
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悉

萬世正統錄

卷四

弭盜法

六

罷捕盜兵吏遂單車獨行至府開倉廩賑貧民盜賊聞
遂教令即時解散皆棄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
京兆尹張敞罷數月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冀州部中有
大賊宣帝敕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
屏息
光武帝為蕭王時追擊銅馬諸賊悉降之諸將疑賊而
降者亦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
乘輕騎按行部伍降者吏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
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後赤眉擁立劉盆子帝命

馮異討之敕異曰三輔遭亂元元塗炭將軍討諸不軌
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無使復聚
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善
戰然好擄掠卿能御史士無為郡縣所苦異所至有威
信群盜多降赤眉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赤眉百萬眾
俱降帝陳軍馬令盆子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皆
曰脫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憾史稱光武封更始以
王赦盆子以死而仁其所親待銅馬以誠服赤眉以義
而仁其所疎光武真仁主哉

萬世正統錄

卷四

弭盜法

七

光武帝以寇恂有牧民禦眾之才命守河內後人為九
卿潁川盜起恂武自將討平之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
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時東郡濟
陰盜亦起帝以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素著拜純大
中大夫東郡聞純入界盜賊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退
建武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
去復屯結帝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
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
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

不閉

北魏寇盜群起魏主嗣引八公議之崔宏曰聖主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負使赦而不從誅未晚也於是悉赦其罪遣兵討餘寇平之此與光武帝之許相斬除罪皆處盜之良法也

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萬世正術錄

卷四

再盜法

六

明太祖命鄧愈戍守襄陽令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為書賜鄧愈曰子命爾守茲土汝若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脇從者望風來歸勿妄殺無罪有罪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仁義為先勇畧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子無外顧矣

戒

秦二世時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二世問之對曰群盜鼠竊徇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二世大悅於是天下盜益多秦以敗

亡

漢武帝以兵與財匱東方盜賊滋起於是作沈命法凡群盜起而不發覺及覺而捕不盡得者二千石以下皆論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敕盜邊糧升以上皆斬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有數人劫執寧謂之曰為我奏至尊自古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噍類矣帝聞之為停

萬世正術錄

卷四

再盜戒

元

此法夫盜一錢者坐以死盜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及煬帝時盜盡取回洛之倉而法不能行此豈辟以止辟之道耶

元順帝至正七年沿江盜起剽掠無忌宋文瑋上言集慶村花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宜亟選智勇授以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報

明武宗正德四年四川保寧流賊糾烈及藍廷瑞鄒本起廖惠等聚眾作亂至十餘萬侵掠陝西湖廣等處正

德六年四月江西盜起贛賊犯新淦靖安賊據越王嶺
華林賊破瑞州府七月霸州賊劉六劉七等擁眾北向
京師戒嚴趙風子等分掠河南破裕州入泌陽劉六等
復走黃州襲九江下南京分掠南北所至殘破民罹鋒
鏑時群姦在朝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寇盜之
熾實上有以致之也

懷宗時群盜始於饑民成於潰兵使當時應變有方解
甲歸農賣刀買犢非異人任也及至蔓延莫制中原版
圖蹂躪幾盡明之亡以群盜而所以潰壞莫救則不能
不致歎於弭盜之無術也

罷興造

法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為遂已之

明帝大起北宮時太旱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自古
治天下不患宮室之不廣而患萬民之不安宜且罷止
以應天心上卽時罷之遂應時澍雨

唐太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
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利已故也

夫美麗珍奇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
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
衣無錦繡公私富給嘗欲修洛陽宮張圓素上書極諫
上善之賜絹二百匹曰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
無傷也

宋太祖弟益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眾皆褒美翊善
姚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
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從
民租出真血山耳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

仁宗敬天重民節儉御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爲廣何用是爲命罷之

明太祖有所興建與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有雕琢奇麗者卽去之曰昔堯茅茨土堵采椽不斲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旣而新殿成制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彙古人行事可以鑒戒者書於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萬世正術錄

卷四 罷興造 法

季

太祖嘗退朝指宮中隙地謂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天下怨之汝等當常存儆戒洪武二十七年罷建岷王宮殿上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今雲南軍餉轉輸民力勞苦岷府始爲棕亭以居俟民富力紓作之未晚

世宗嘉靖三年上以四方災異命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言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歛工匠不

能停減則民力勞於奔走請罷至德殿等工俟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上納其言併罷仁壽宮

戒

商紂造鹿臺爲瓊室玉門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廣沙丘苑臺立宮中九市於是百姓怨望梁伯羸氏好土功而民病秦人因其民之潰遂滅之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君必不出此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誦舉羸者也門成而昭侯果薨

萬世正術錄

卷四 罷興造 戒

季

秦始皇以咸陽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又分造於驪山關中計宮三百役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未幾身死沙丘僅及再傳付之楚人一炬矣是可爲萬世鑒也漢武帝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又作通天臺與建章明光諸宮惑神仙耗財力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魏明帝大營宮室司徒王粲如鄴見百姓貧困上疏曰

昔句踐欲廣祭兒之疆故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及國漢文欲恢祖業故能露臺衣弋綈頰悉罷營建以勤耕農習武備為事後復作洛陽宮又欲平北邙以作臺觀侍即王基上疏曰民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願陛下留意舟水之喻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春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為之珠簾寶帳服玩瑰麗每微風至香聞數里曾不五年為隋所滅

隋煬帝命楊素營東京官室敕宇文愷封德彝等營顯

隋世王術錄

卷四

戒

幸

仁宮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為方丈蓬萊諸山海北有龍鱗梁緣渠作十六院窮極奇麗後唐太宗破隋命焚毀之

唐憲宗既平淮蔡侈心漸生修龍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於是土木寢興裴度等切諫不聽

宋徽宗宣和三年萬歲山成是役也更歷六年極土木之盛殫億萬之財天怒於上民怨於下今日歛民貲明日勞民力如是而家國有不底於覆亡者哉

却貢獻

法

商王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兆民懷之

周武王時西旅底貢厥獎召公以葵非常貢恐啓人主異好作書訓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旂在前屬車在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詔令四方毋來獻

光武帝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異國有獻名馬者

唐世王術錄

卷四

法

幸

日行千里又獻寶劍價值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時四海既平而帝兢兢畏謹畧不自滿真聖主哉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和帝以唐

羗上書諫止敕大官勿復受獻

晉程據獻雉頭裘武帝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唐德宗即位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諸國累獻馴象上命縱之荊州之陽又縱豹貓關雞獵犬之類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聖

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元世祖時回回李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留此錢以周貧者

仁宗諭近臣曰回回以寶鬻於官朕思此何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明太祖時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

寶玩非所好也洪武元年斬州進竹簞上曰未有命而來獻受之則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勞民傷財自此始矣

萬世正統錄

卷四 却貢獻 法

七

詔今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洪武五年河南

民獻白兔命放之野洪武六年潞州貢人參上以其勞民却之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

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割穫之時朕親往觀之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

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物其得貽謀之道也

宣宗宣德五年朝鮮國王李禔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孝宗弘治十六年保定府獻白鴉詔斥遣之

戒

隋煬帝幸江都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

州至百輦極水陸之珍帝又北巡過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

陵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唐德宗貞元四年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先是李

泌諫自古天子無私財願陛下勿受貢獻至是復徵歛之自此以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奉在四川有日進

萬世正統錄

卷四 却貢獻 戒

七

刺史進奉始於裴肅幕僚進奉始於嚴綬增歛百姓減

刻吏祿竭府庫以進奉上皆擢用之而唐祚日微矣

抑祥瑞

法

漢光武帝在位三十年京師醴泉湧出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郡國所上輒抑之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六年五雒山出寶鼎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教多僻何以致茲自今章疏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

萬世玉衡錄

卷四 抑祥瑞

法

未

唐太宗貞觀二年有白鶴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命驅鶴於野外

德宗初即位澤州刺史李錫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文宗太和末郎注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有甘露之

變杜悰曰昔河圖洛書皆有益於人故足為尚至合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上善之詔諸道不得以祥瑞聞

南唐烈祖初行郊祀州郡競言符瑞上曰謹告在天聰明白民魯以麟剖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失之符瑞何為哉皆抑而勿揚

宋仁宗皇祐三年茹宰操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焉足尚哉

元文宗至順二年司徒香山陳符誠進陶弘景負屨曲

萬世玉衡錄

卷四 抑祥瑞

法

未

元稹付史館詔翰林諸儒臣議咸以為唐開元間薛稷進武后鼎銘姚崇表賀未司馬光言此小臣之語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若從其請恐啓讖緯之端事遂得寢

明太祖洪武二年齊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者群臣皆賀上曰朕為生民主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自為國家上瑞不以物為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會何損於聖德十二月甘露降於鍾山群臣稱賀上允素請告廟頒示史館上曰朕存心驚惕一生驕逸安

知嘉祥不爲災異乎告宗廟頌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

戒

未有雀生旃史占曰吉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宋王儼乃起兵滅滕敗齊楚魏欲霸之亟成射天答地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國以不祀

漢宣帝好言祥瑞少府宋疇坐議鳳凰不下京師左遷

他日鳳凰皆集京師即位之後鳳凰凡五見是何帝世

鳳凰之多乎自是神雀黃龍芝草甘露紛紛言祥瑞矣

舊唐書

卷四 柳祥瑞 戒

幸

豈不惑哉

隋文帝好機祥小數王邵采歌謠律賦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上之上令宣示天下後煬帝大業十

一年高德儒指野鳥爲鸞百官畢賀夫人主能清心窮

理不爲近習所蔽則幾矣

宋真宗納王欽若言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奉之以下帝

再拜受之盛以金匱有大中祥符三篇孫奭言於帝曰

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默然三司使丁謂

上封禪祥瑞圖又獻芝草三萬七千本四年祭后土於

汾陰六年獻天書於朝元殿孫奭諫曰山芝野鹿並形奏簡秋早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而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而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而後世不可惑上嘉其直而不能從

舊唐書

卷四 柳祥瑞 戒

三

弭災異

法

商王成湯時八年七旱王乃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商中宗卽位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七日大拱王懼問伊陟陟曰妖不勝德王之政其有闕歟王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萬世正統錄

卷四 弭災異 法

三

殷高宗祭成湯及彤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雒祖已訓誥王王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祀六服來朝

周宣王遇旱而懼側身修行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世稱今主

宋景公時災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賴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漢董仲舒對策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有失

道之敗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畿內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吞之祝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我之肺腸左右皆諫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是歲蝗不爲災

明皇開元七月上因日食素服撤樂宋璟奏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因圍不擾兵甲不瀆所謂修刑也臣願陛下至誠以行之上嘉納其言

萬世正統錄

卷四 弭災異 法

三

宋太宗端拱二年四月不雨上遣使察獄於諸州是夕雨霽出東井上避殿減膳大赦是夕霽滅按太宗德政一新霖雨大降霽亦尋滅天人感應勢若轉鬪矣

真宗咸平元年彗星見呂端言應在齊魯分上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耶詔求直言避殿減膳釋杖罪以下囚三日而霽滅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十月彗星入紫微垣光芒尺餘帝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

樞以通之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
頻歲有之善用其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鑑
鑑也

明太祖敕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
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命天下勿
奏祥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
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令天下遇有災
變即以實上聞洪武十三年雷震奉天殿上曰上天垂
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詔悉停罷

萬世正術錄

卷四 齊災異 法

法

憲宗成化七年彗星屢見西埽太微北近紫宮大學士
彭時言天心仁愛其譴告警懼至矣因進修德大端安
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慎賞罰納諫諍
勵官守恤軍民上嘉納之

孝宗弘治十四年正月朔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
處地震有聲地裂湧水如河馬文升上疏勸上修省刻
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念國用之
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
地上覽奏嘉其忠愛悉議行之時上勵精圖治受言納

諫故雖有災變而聖德益光

戒

漢成帝卽位之後如兩月相承殿中隕石四月雨雪二
日江竭之變災異凡八見而帝不能修德挽回天心外
戚愈盛女寵愈多無救於後代之亡矣
哀帝時災異屢見息夫躬勸上命大將軍行邊斬一郡
守以立威應變上問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
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
明而可欺乎

萬世正術錄

卷四 齊災異 戒

法

東晉孝武帝時長星見帝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
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按聖王遇星變則
恐懼後世遇星變則戲淪若秦王生謂太白爲禍入井
晉武之勸長星杯酒是也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穀洛水溢越二月而武氏入宮至
高宗以武氏爲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寢殿然則災變之
由有自來矣

元順帝時太白屢晝見經天山崩河決日食地震春早
冬雷靡歲無之至正九年東陽童子生甫周歲暴長四

人容貌異常其變亦已甚矣至正十年二星隕於耀州
此爲石如斧形帝在位三十六年之中災異至不可勝
紀而帝方日事遊宴曾無一修省之事欲求天下之治
何可得哉

明正統中天象示異陝西山移黃河改徙殿基生荆棘
時王振擅權諱言災異盜賊不可過天意不可回未幾
而遂有土木之變矣

神宗萬曆三十六年浙直數郡水災千里巨浸二麥垂
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衝決廬舍

萬曆三十七年 李山 拜災異 戒

傾頽暴骨漂屍棄妻失子甚至舟航偏於陸地魚鼈遊
人家益誠異災也

平賞罰

法

晉悼公用魏絳和戎之策遠至邇安遂會蕭魚以服鄭
鄭人賂晉以歌鐘罇罇悼公曰賞國之典也以其半賜
魏絳絳於是金石之樂

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曰
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東方以寧是子不事
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

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凍餒昔趙人

萬曆三十八年 平賞罰 法

三

攻鄧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辱幣事吾左右以
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竦懼
莫敢飾非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漢光武帝在軍中有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
光武以遵奉法不避擢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
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及卽位嘗出
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邛邛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而
於門間憚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
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今陛下夜以

繼晷如社稷宗廟何書奏上賞郵俸而貶中東門候
北魏祖賞不遺賤罰不避貴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
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
及由是天下服從

宋太宗謂宰相宋琪曰天下之治在乎賞當其功罰當
其罪卿等慎之

元仁宗任用李孟孟每勸帝曰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
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乃奏免死者復官蔭濫爵
者悉追奪天下稱治

世宗本紀卷四 平賞罰 法 堯

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春命支銀三萬兩給賞邊軍徐
階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以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
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上深然
之

戒

商紂荒淫臣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諍怒殺之有雷開
者性阿佞進諛言賜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

漢元帝時諸葛豐上疏數稱周堪張猛之美及石顯等
譖堪猛用事上頗疑之豐於是上書奏堪猛罪上不直

豐免爲庶人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夫人君
辨是非定賞罰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免
如其誣罔則堪猛何罪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何以昭
賞罰哉甚矣元帝之闇也

靈帝中平二年傳變討黃巾賊有功當封宦官趙忠遣
人語之曰傅南容少答我萬戶侯可得也變色拒之
忠惡變出爲漢陽太守變戰死於賊漢之亡也宜哉

後唐莊宗時梁引兵襲晉陽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
安金全往說張承業請以虛甲相授帥子弟數百人夜

世宗本紀卷四 平賞罰 戒 堯

出擊梁梁兵大驚遂與石君立共擊梁兵大敗之莊宗
性矜伐以晉陽之功策非已出不復行賞識者於此已
知莊宗之不克終矣

五代自明宗得國厚賂將士自是相尋後唐廢帝命有
司百方歛民財及竭左藏舊物與諸道貢獻乃至后妃
器物簪珥皆出之以賞將士李專美曰國之存亡不專
繫於厚賞在乎修法度立紀綱今財力盡於此矣若徒
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御史張禎上疏言自四方有警調

兵六年大失激勸將帥隱敗為功指虛為實是以有覆
兵之將有殘民之將陛下曾無顯罰而反以克復受賞
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且不保况以地方有限之費而
供將帥無窮之欲哉疏奏不省

明武宗時群盜並起命伏羗伯毛銳太監谷大用兵部
侍郎陸完討之寇所至殺掠銳等未嘗一彰捷伐也往
劉六等天殞其命以舟覆盡燼而當時諸臣冒功陞賞
者千餘人先是督臣馬中錫以玩寇下獄論死而谷大
用等封拜崇顯是尚可謂賞罰之平哉後給事中良言

萬世正統錄

卷四 平賞罰 戒

聖

疏曰正德年間各處軍功奏帶之數太多紀略之次火
實而武選之法盡壞矣

熹宗時奉聖夫人客氏及內侍魏進忠賞賚優渥御史
王心一言文武將吏暴露邊境而惟以私恩為憐恐
天下議陛下先左右而後疆場也不聽

厚風俗

法

周文王化行江漢虞芮二君爭田相與朝周入其境耕
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
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君感而相謂曰吾所
爭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還俱讓
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

漢章帝以毛義鄭均孝弟清修下詔褒美賜穀千斛幸
鄭均冷賜尚書祿以風世

萬世正統錄

卷四 厚風俗 法

聖

惠帝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唐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
幸其宅賜以繒帛

南唐烈祖州縣言五代同居者七家陳氏七百口每食
設廣席長幼共坐有犬百餘共牢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唐主皆旌表其門閭復其徭役

宋太宗卽位以風化之本孝弟為先有不順父兄異居
別籍者命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

江州陳崇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閒

言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至陳毓之世子孫益衆常苦乏食太宗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以旌義門

元仁宗延祐元年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因寇亂負其母挈妻子入山避之盜至祿孫守母不去盜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我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响之盜相顧駭歎有掠其妻去者衆曰奈何尋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明太祖洪武五年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覈實開奏表門閭如制

洪武六年詔天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不得爲尼著爲令

洪武十五年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真定孝婦劉氏孝於其姑甯氏上賜以衣鈔官爲護送其姑之喪表其門閭復其徭役十七年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又鈞州人張宗魯以瞽子而事母至孝帝命旌其門二十六年上以浦江鄭氏王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下詔褒異簡拔二家子弟鄭濟

世世行錄 卷四 厚風俗 法

聖

句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右春坊右庶子三十年命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一里之內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歸厚矣

成祖永樂十七年命儒臣輯錄古今爲善陰隲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爲論斷并系以詩各次爲十卷頒行天下學校

孝宗弘治六年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各旌曰義門烈婦三人各旌曰貞烈當時風俗雍雍乎厚矣此由上能明人倫之效也

戒

漢文帝時賈誼上書曰自商鞅遺禮義棄仁恩秦俗日敗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夫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不爲寒心哉

世世行錄 卷四 厚風俗 戒

聖

粉明斷

法

漢昭帝元鳳元年上官桀等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言
霍光專權自恣擅調益幕府校尉欲共執退光光入免
冠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
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時帝
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後上官桀等以謀反伏誅唐臣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燭奸則百邪不
能蔽矣漢昭帝是也

唐書

卷四

法

留

唐太宗禁上書告訐者詔曰朕開直言之路欲以利國
也而比來封事多訐人細事自今有為是者當以讒人
罪之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真為君
為長之道也

敬宗寶曆二年裴度求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時
民間有緋衣小兒之謠而度宅居長安城中第五岡張
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言可見
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遂用為相度諫幸東
都及制御幽鎮上皆納之

宋孝宗以劉珙知樞密院事珙入言英主之能事必合
衆智而質之以公若棄僉謀徇私見則適所以蔽四達
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以乘之矣帝亟稱善

元仁宗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有問之者言國史不宜
令孟頫與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
作傳之後世此屬嗷嗷何為也復厚賜之

明太祖洪武八年丞相胡惟庸以禮部郎吳伯宗剛直
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
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蠹上覽其奏即召還

唐書

卷四

法

留

擢用之時咸服上之明斷

宣宗用顧佐為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有告佐枉
人重罪者上謂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小人排陷
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鞠之實千戶賊清殺人當
死故之誣告上遂誅之

英宗復辟之後留心政務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政事
以語李賢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上善其言
世宗嘉靖十三年張容奴郭祿為容所逐思有以傾之
乃誣奏容諸不法事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懷疏闌入午

門前奏容與親王交通朝臣張孚敬言近年無藉小人
競爲浮辭嚇詐人財此風若長大傷皇上平明之治上
察其誣置諸姦重典中外大悅自是告訐風少衰

戒

漢成帝委政大將軍王鳳京兆尹王章奏封事言宜選
忠賢以自輔因薦馮野王上然之王鳳使尚書劾奏章
致之死夫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
言知其忠蓋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既
嘉其忠而不能去石顯成帝之於王章既納其說而不
能去王鳳卒使京房與章俱不免於死其矣帝之不明
不斷也

晉惠帝性癡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
爲官乎爲私乎左右戲之曰在官地者爲官在私地者
爲私時天下荒饑百姓饑死上聞之曰何不食肉糜其
闇如此卒覆晉國

宋度宗時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者爲之
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
應故事而已似道每以去位邀君度宗至涕泗拜留之

馬廷鸞曰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大臣不知軍
前勝負列國不知按廷鸞三不知之說南宋之亡決於
此矣

明神宗時王錫爵疏曰六部大臣皇上當審定其人品
人品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毀之必
不以曖昧投杼用其身當使之安其職借其才當使之
全其體此乃所謂真惜老成也上不能用

謹好尚

法

夏王禹飲旨酒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

絕旨酒

漢文帝時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闕下獻之平言於

上曰闕下有寶玉氣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

壽上悅之平復言周鼎在泗水今汾陰有金寶氣於是

治廟汾陰以伺鼎出已而覺平所言皆詐遂誅平

武帝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天子乘輿清道

萬世玉衡錄

卷四 謹好尚

法

史

而行中道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墟

輕萬乘之重以為樂竊為陛下不取上善之

唐太宗宴群臣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人主惟有一心

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

詐或以嗜慾各自求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

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唐明皇遣宦官下江南取鷓鴣鷓鴣等欲置死中所至

煩擾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路傳送

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

縱散其鳥

憲宗問裴垍為理之要當何先垍對曰先在正心蓋人

主之興亡係於一心之好惡垍之對君誠可謂不負所

學矣

宋太祖因霖雨河決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告諭

願歸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遣之

元武宗嘗御五花殿阿沙不花見帝容日悴進曰入珍

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蘖是好姬嬪是耽

是猶兩斧伐孤樹末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

萬世玉衡錄

卷四 謹好尚

法

史

言遂拜右相

明太祖謂近臣曰人君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

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言者進夫好功不如

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奸

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

嘗謂宋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

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泰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

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

賢至矣天下其有不洽乎上深然之

洪武五年內使秦增餉虎肉太祖曰秦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禽獸悉縱之

戒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與狄戰於榮澤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予何能戰衛師敗績遂殺懿公

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李少君言可使丹砂化為黃金於是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方士藥大言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復

萬世玉衡錄

卷四 謹好尚 戒

五

因公孫卿言親幸緱氏觀大人跡命郡國各除道繕治官觀以望幸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還後樂大等以誣罔伏誅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罷之上感悟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歎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而其事神仙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圖莽中公孫卿

以仙踪中珠璣之建瓊瑤中之也祥洞越萬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數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人君之好尚可不謹哉

元帝好音樂置鼙鼓殿下自臨軒檻上噴銅丸以撻鼓中嚴鼓之節後官及左右習知音者皆莫能及而是時石顯弄權賢人僂辱漢治日衰何益於治哉

東晉孝武帝溺於酒色委政於瑯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相與日夕酣歌賄賂公行尚書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耶

萬世玉衡錄

卷四 謹好尚 戒

五

唐明皇好音樂敎官人舞霓裳羽衣曲以山車陸船蔽樂器往來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後祿山破長安悉驅樂工舞馬詣洛陽

宋徽宗命宦者童貫製御器於杭州曲盡奇巧而財物悉科於民帝復垂意花石以朱勔領應奉局號花石綱舳艫相御於淮汴凡士庶家一石一木勔即用黃封識之百姓重困方臘遂因民怨作亂旬日衆至數萬人

明武宗好養畫眉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鵝頭數十作畫眉食光祿寺少卿楊瑄大加裁損上怒黜之

世宗嘉靖十九年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朝用以燒煉術因郭助以進復獻黃金助工雷壇上悅授是術後術卒不驗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上不聽以世宗之英察而猶惑於方術甚矣人主之好尚不可不謹也

通商旅

法

周文王治岐行仁政關市譏而不征天下歸之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敕戶部曰曩者聚歛煩苛稅及天下織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部榜示天下咸使周知

戒

漢武帝窮兵黷武用度大乏以富商大賈冶鐵煮鹽以累萬金於是更錢造幣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

鐵事桑弘羊以計算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公卿又請算及民車船自是商人始困民不聊生矣

陳後主任沈客卿陽惠朗等督責苛碎聚歛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後隋滅陳斬沈客卿等

唐德宗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韋都府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者在富商請借其餘以供軍計上從之詔借商人錢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計并借商所得總二萬緡人已竭矣按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

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若失民心則不可得而救也

明神宗好言利礦稅之外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權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莫不設端分職橫肆誅求比之漢室之牢盤熙豐之手實曾未若斯之酷也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已誠哉是言也

萬世正術錄

卷四

通商旅 戒

書

示誠信

法

商王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天下歸之
晉文公圍原三日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

秦王使甘茂約魏伐韓茂還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問其故對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者非特三人臣恐王之投杼也王乃與茂盟於息壤曰寡人勿聽也茂攻宜陽五月不拔樗里子公孫奭等果護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益兵佐茂遂拔宜陽城

明太祖謂儒臣曰人之疑信信心常出於公正疑心多起於偏私因令諸臣撰疑信論

仁宗即位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鬪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謬論之曰卿等皆國舊臣協心贊務凡政

萬世正術錄

卷四

示誠信 法

書

有闕失或群臣言之而未從悉用此印審疏以聞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矣

孝宗弘治十七年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上語劉大夏

曰卿為朕言之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

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珊聞之泣下按孝宗待

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怛之意藹然溢於言表

宜乎諸臣之感泣而矢報也

戒

唐德宗性多疑忌陸贄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天下

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

失道彌廣陛下有過慎之防有先事之察是以才能者

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臣願陛下以此為戒

明憲宗命太監汪直督旗校刺外事給事中孫溥言衛

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

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友有過於大臣縱使

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上不聽

神宗末年上下壅遏閣臣葉向高疏曰皇上閉塞日深

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聞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至

於閣臣冢卿亦視若可有可無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

而自以為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
法也

唐世王衛錄 卷四 示誠信 戒 老

禮卹前代

法

虞帝舜封帝堯子朱於丹淵謂之虞賓以示弗臣

夏王禹以商均為賓後少康卒賴有虞氏以復夏統

周武王踐祚追思元聖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

於祝帝堯之後於顓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紂

子武庚於殷後武庚叛封微子啓為宋公用殷之禮樂

作賓於周

南北朝時劉宋為晉諸陵置守衛世皆賢之

禮卹前代

卷四 禮卹前代

法

堯

齊武帝命沈約撰宋書約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薄事

帝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隋文帝詔故國子孫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

給器物

唐高祖始即位卽錄用隋之子孫蔡王智積等由漢以

來最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宋太祖伐蜀蜀主孟昶舉族與官屬至汴待罪闕下帝

備禮見之封為秦國公後破南漢劉鋹出降封為恩赦

侯鋹在國時多置院以毒臣下上一日幸講武池賜以

卮酒鋹疑有毒捧酒泣曰臣違朝命罪固當誅然陛下

既待臣以不死乞全生成之恩上笑曰朕惟心置人腹

寧有此耶命取銀酒自飲之別酌賜鋹大慙謝開寶

三年詔修前朝諸陵被盜發者凡二十七陵有司備法

服以禮重葬所在長吏致祭按太祖澤及前代其延祚

三百而為創業垂統之君寧有忝哉

仁宗嘉祐四年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給田十頃

以奉周祀此與有周三恪之封何以異哉仁宗洵聖君

矣

禮卹前代

卷四 禮卹前代

法

堯

理宗淳祐九年以周世宗八世孫柴彥頴襲封崇義公

宋之禮卹前代最為篤厚云

明太祖洪武三年李文忠送元主孫至京師省臣得憲

請獻俘於廟上曰武王伐殷會用之乎憲曰唐太宗嘗

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克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

禮乃賜第宅於龍山封為崇禮侯上嘗與危素論宗元

興替素言元楊璉真伽蒞宋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

下聞之莫不傷心上歎息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元

又非世仇既乘其弱取之何復肆酷如是耶命止平守

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敕葬於故陵尋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修而祀之洪武九年躬祀歷代帝王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守之三年遣使致祭

戒

北齊主洋天寶十年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因殺魏宗室二十五家復殺元氏七百二十一人後太子殷立未幾死於常山王演之手豈非天道哉

元西僧嗣占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楊璉真仰奏請如

舊唐書

卷四十四 禮部前代 戒

本

二僧言遂發諸陵及大臣墓凡一百八十一所取其金玉棄擲遺骨雜牛馬枯骸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上以歷之百姓過者無不流涕

保全功臣

法

樂毅圍齊二邑三年未下或讒之燕昭王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殺威其誼以死自誓

漢陳湯以言事不實下獄谷永上疏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今坐言事非是欲致之大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也哉竊恐陛下忽鼓鼙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書奏詔特赦湯

舊唐書

卷四十四 保全功臣 法

本

光武至薊王即兵逼之舍食道傍至蕪篋亭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至南宮遇大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及光武即位命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人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成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後入朝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篋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巾車鄉異曾為漢兵所獲

光武釋而用之故也史謂馮異握重兵居形勢之地光武曾無纖毫嫌疑乃以章示異坦衷共白其仁恩信義視西漢之初高出雲霄之上矣

光武帝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鄧禹賈復知上意乃去甲兵致儒學帝亦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以吏職責之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印綬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宥其小失故皆永保福祿無誅譴者保全功臣西漢所莫能及也

漢書王衛錄 卷四 保全功臣 法 空

唐太宗宴貴臣於慶善宮有班在尉遲敬德上者敬德怒之又拳毆任城王道宗帝不懌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子孫不絕而卿數犯法乃知韓彭蒯瞶非漢高祖之罪也卿宜勉自修飭敬德由是懼而自戢謝絕賓客後享年八十有四帝之保全功臣超絕百代矣
德宗時李晟有興復大功上忌晟威名張延賞等騰謗於朝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時李泌初拜相與晟等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約慎勿報讐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

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側恐中外之變復生也上以為然燧皆起泣謝幸賴以保全

宋太祖欲收藩鎮之權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日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天命已定誰敢異心上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

漢書王衛錄 卷四 保全功臣 法 空

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買歌兒舞女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明日皆稱病乞罷典兵於是各罷宿衛就鎮賜資甚厚帝立誓不殺功臣言官藏諸太廟蓋誠英仁之主也
太宗宴趙普於長春殿作詩餞之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故擇善地以處之因詩道意耳宋琪對曰如是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戒

越句踐與其大夫文種范蠡深謀二十年竟滅吳蠡以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去越遺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
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讒種且作亂
賜劍死

韓信爲漢高帝謀定三秦破魏取代伐趙滅齊蒯徹說
信曰將軍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
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則天下相率而朝於齊矣且勇

漢書五帝本紀

卷四 保全功臣

戒

畧震世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戴震主之威挾不賞
之功今將安歸乎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
倍義乎遂不聽徹項王滅改封信爲楚王高帝用陳平
計僞遊雲夢縛信歸京師封爲淮陰侯後陳稀反代地
人言信與稀通吕后給信殺之滅其族史謂信有定天
下之功而不能宥其子孫漢真少恩哉

漢高帝擊陳稀徵兵於梁梁王越稱病使將將兵詣邯
鄲上怒梁太僕得罪走漢告梁欲反吕后勸帝誅越滅
其族梁大夫欒布言於上曰方陛下困於彭城王一頓

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
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
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大殺京民之怨逆者韓國公李
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賜善長死以善長黨於胡
維庸遂以肅清逆黨事備條亂臣二十人情辭播告入
下所誅殺者甚衆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奏善長冤狀曰
事枉冤延天下聞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竟何如哉臣
恐四方之解體也

漢書五帝本紀

卷四 保全功臣

戒

奎

弘量

法

商王成湯克桀克仁兆民允懷遂立商統載祀六百
漢文帝時鄧通為大中大夫至貴也一戲殿上則丞相
得以檄召而議斬太子君之儲貳梁王君之愛子也一
不下司馬門則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遮留郎中令小臣
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
得以將軍之令而過天子之乘輿此文帝之弘量所以
為聖主而漢治益興隆也

漢書

卷四

弘量法

李

宣帝以夏侯勝為諫大夫勝為人質樸守正或時謂上
為君誤相宇於前上益親信之嘗入見出即道上語上
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
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
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

邯鄲卜者王即詐稱成帝子子與立為天子燕趙皆應
之追擊光武光武進軍拔邯鄲追斬王即收即文書得
吏民與即交關誘殺者數千章光武會諸將燒之曰今
反側子自安夫天下大器也豈淺量者所能舉哉時天

下未定使非光武明識大度則左右前後孰不懷疑能
逾定帝業乎此光武所以不可及也

章帝時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
崇聖道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
誹謗先帝刺議當世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
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
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即位以來使所非
實是固應悛改倘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章帝詔
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漢書

卷四

弘量法

李

南唐降於周世宗遣子入貢世宗問之曰江南亦治兵
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向為仇
敵今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至後世
則事不可知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
孫計唐主於是始城金陵增戍兵按世宗貳則討之服
則懷之誠可謂宏規大度之主也

宋太祖大度有容趙普媿以微時所不足於帝及已者
為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
悉置勿問

開寶四年南唐審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上聞太祖曰此不可不受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及唐使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驚服太祖之偉度

神宗元豐三年蘇軾以詩辭怨謗侮慢爲李定等所劾遽赴臺獄王安禮從容言於上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文字罪人上然之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蜃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於地下之蜃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耳何預

蘇王術錄

卷四

弘聖法

宋

朕事遂得輕貶

明太祖洪武元年王禕上疏曰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立政昔周家以忠厚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永四百年之曆簡冊所載不可誣也上嘉納之

成祖永樂九年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上書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卽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悉毀之帝王之度當如海納百川

無所不容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禱而席蔽者賜之席令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以金旣而召問有客遇與汝金關市大恐然自矜小察無救於亡

漢宣帝綜核庶務治稱中興然量不容物平通侯楊惲以語言見廢惲作種豆歌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又曰縣官不足爲盡力帝惡之富大逆無道腰斬夫楊惲種豆一歌譏時之意少蘇軾蜚龍諸作刺君之意深夫何

蘇王術錄

卷四

弘聖法

宋

宋神宗能恕軾而漢宣帝不能赦惲且當時蓋寬饒韓延壽之死皆不厭衆心其爲宣帝善政之累多矣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趙文華劾吏部尚書李默部試策問漢武征伐四彝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語意謗訕上怒下李默獄刑部擬子罵父律絞竟死於獄三十九年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內有建帝立儲四字上以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禮科藍儀等擬妖言律斬之傳首天下按帝多以辭語殺人豈帝下之量哉

宥過

法

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高帝帝悅之拜為都尉使典護軍平嘗受賂周勃等言於上高帝召魏無知讓之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臣進奇謀之士以利國家受金之事何足疑乎高帝益幸平卒藉其計以定天下史謂高帝能不以小棄大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所以樂為用也

漢書王術錄

卷四

宥過 法

七

漢文帝因張武受賂金錢事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群

下皆感化焉

光武帝圍洛陽數月朱鮪與帝有舊隙堅守不下帝令岑彭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自知罪深不敢言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鮪遂降封扶溝侯

唐太宗因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廷賜絹數十疋謂侍臣曰彼有人性得

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厥後順德折節為政不通餉問遂為循吏此英主之所以鼓舞一世也

宋元祐元年呂惠卿鄧綰等皆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

戒

隋文帝性猜忌每於殿廷殺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忠

漢書王術錄

卷四

宥過 戒

七

令史贓汚私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夫聖王立政尚有宥過之條而况可誘人入死地哉此隋祚之所以不長也

唐德宗性多忌刻陸贄上疏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寬容而無妬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後用誰不增修上不聽

末哲宗時蔡確久失位常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吳處厚劾其謗訕議置於法范純仁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

言語文字之間誅竄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決此事法不可開端也不聽流確新州

巡幸

法

綱目書巡行者四君惟漢章帝祀孔子舉古典禮文治彬彬視秦皇漢武之求神仙隋煬之盛武衛真若天淵矣

梁武帝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許懋建議曰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不足法也帝嘉納之

唐太宗時群臣請封禪上曰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

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豈文帝之德不及始皇耶魏徵亦以車駕東巡供頓勞費為諫事遂寢

明成祖永樂十四年禮部郎中周訥請巡狩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曰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昔魏徵諫封禪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乎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戒

周穆王得八駿馬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宮行萬餘里

王歎曰子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造父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秦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德封泰山禪梁父又東遊陽武登之罘卒召博浪之擊始皇大驚

隋煬帝欲幸江都命王弘等造龍舟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相望於道及發顯仁官出洛口御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舻相接二百里後自伊闕還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天下怨之

萬世玉衡錄

卷四

巡幸

戒

五

明宣宗頗好微行楊士奇諫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擾擾塵埃變起倉卒何以備之後旬餘果有二盜吏捕之急私挾弓矢伏道旁林莽中謀作亂爲校尉所獲上歎曰士奇言不虛矣武宗寵幸江彬彬欲挾上自恣誘爲西北之行既幸宣府營建鎮國府第復幸大同正德十二年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劇十三年上復北幸度居庸關駐蹕宣府大治行宮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初上厭大內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

矣十四年上發太原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却弗御時宰王宸濂反帝下詔親征遂至南京遊宿望江樓至揚州漁於范光湖過清江浦上自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上寵狎群小遊樂無節群盜並起變亂日生遂爲有明失德之君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萬世玉衡錄

卷四

巡幸

戒

五

懷遠

法

殷高宗恭默思道重譯來貢自是章服多用翟羽

周武王威德遠暢肅慎氏貢楛矢石弩王欲昭其令德

之致遠銘於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示後世子孫使永

監焉

周成王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周公

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

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者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

書世王術錄

卷四

懷遠法

法

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

王致薦於宗廟作越裳採使者還述其歸路周公錫以

輶車五乘皆為向南之制號指南車

漢文帝以南越王作稱帝不奉詔令帝遣大中大夫陸

賈使南越賜佗書曰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昔

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能獨利乎必多殺將吏以爭南

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願與王分乘前惡通使如故

佗得書稱謝下令國中曰漢皇帝賢天子也今去帝制

願長為藩臣奉貢職天孝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此豈

非德懷之效哉

明帝十七年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彝白狼

樂木等百餘國皆稱臣奉貢白狼王唐敢作詩三章歌

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

唐太宗時外國歲來朝貢朱纘綠睛服裝詭異皆自古

所未通者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年疲弊百姓

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

宋太祖開寶九年吳越王錢俶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

賞資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巾

書世王術錄

卷四

懷遠法

法

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嗣

後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高麗趙位龍以四十餘城附金金世宗不受曰朕綏臨

萬邦豈助叛臣執付高麗按此則世宗之賢於梁武遠

矣

明太祖洪武二年以書賜高麗國王諭以持危保國之

道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洪武十一年南番彭亨

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皆前代

道里所未通者十六年中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

前內附洪武二十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於國子監上優禮遇之

成祖永樂二年福建布政司奏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上曰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正宜嘉卹豈可利其有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况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船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永樂六年西洋諸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自古所未通者凡三十餘國永樂九年鄭和等使西洋暹羅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貪暴謀劫和舟和等擒其王以歸上曰此何足深較命赦之擇其族屬之賢者立為王由是遠彝來歸者益衆

戒

秦始皇發諸逋亡人及贅婿賈人為兵畧取南越陵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二十萬戍五嶺天下怨

叛

漢武帝元朔三年東置滄海北築朔方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復事西南彝三年將伐昆明乃作比

明池以習水戰奮揚威武師行三十餘年至成哀之間習漢之餘威西域被印綬者五十餘君然當時外戚擅權內多女寵朝有倖臣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傾矣縱使八蠻皆扶伏於闕廷之下亦何補哉故聖王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畧而忽邇圖其慮遠矣

順帝時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帝王不臣異族舊典貢賦增之必叛帝不從永和元年蠻果叛

明成祖永樂十三年議征交趾解縉諫曰自古黠虜之使通正朔時貢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上不聽遂發兵平交趾自是以後交趾無歲不用兵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敗死於交趾成山侯王通帥師還揚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遂罷征南兵然而中原之人疲於奔命久矣

正統中麓川之役王振主之遂調雲南貴州兵以行正統十三年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彝於孟養恭連

兵十年陞秩萬數由是貴州苗獠乘間竊發邵茂七反於閩葉宗留反於浙攻圍城邑將士死傷昔唐天寶之盛有事雲南明正統之中亦以麓川爲意而東南固之騷動矣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倭寇浙東自朱統死巡視官不復設倭往來內地久習知虛實亡命又爲之指畫嚮導於是東南歲有倭患三十二年海賊汪直徐海等糾漳廣群盜大舉入寇東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十年之內人民流離暴骨如莽賴胡宗憲誘直等降因斬之總兵戚繼光俞大猷大破倭寇沿海始寧而東南百萬民命已肝腦塗地矣後之聖主所當留心於海防也

萬世玉衡錄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蔣伊撰伊字謂公常熟人康熙癸丑進士由翰

林院庶吉士改陝西道監察御史官至河南提學

副使是編乃其初登第後恭進

御覽之書也前有進書奏疏其書分門編次共六十四類

每類之中又自分法戒二類所採上起唐虞下迄

明季其曰萬世玉衡者蓋取司馬遷天官書之說

以玉衡爲北斗杓也

儒門法語集一卷

〔清〕彭定求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儒門法語

無卷數》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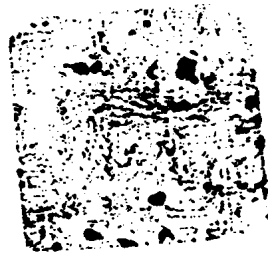
序

甲戌春仲余自京師回湘吾友湯敦甫寄儒門法語一冊余受而讀之曰此學者修身之切要入道之津梁也不但讀書者宜守而勿失即居官者亦應時時省覽則修己立身方不致誤入迷途自甘墮落也嘗受小學伊川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古哉斯言皆當服膺勿失夫抵凡人之心總看得物重而身輕是以如此若能知道受中以生此身乃萬物莫及貴重無比之身則自然不敢不立志不能不立志知道立志要作好人則學庸論孟小學皆是一理自能融會貫通此儒門法語不過撮其要領願讀書者時時提撕警覺則雖不能至聖賢地位使人人稱為好人亦可不致虛名為人而無負此身此吾友寄書之意中有訛舛數字因加更正亟為刊行

嘉慶甲戌撫湘使者省堂廣厚謹識

序

長洲彭南昉先生編輯儒門法語深神後學身心謹
擇其尤要者重付剞劂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為艱是
所望於躬行實踐之儒嘉慶十有九年歲在甲戌春
閏二月蕭山湯金釗



儒門法語乃長洲彭南昉先生稟先賢遺錄訓士者
親切有味簡要易觀誠儒門必不可少之書而先生
之激勵後學用心亦良殷矣嘗聞桂林陳文恭公與
尹會一書近來蒙養一節絕少留意里間無佳子弟
朝堂焉得有好人人才久欲輯弟子學則一書以古人
嘉言懿行有益於弟子者勤成一書云云又與陳鍾
燦書云刊發朱子治家格言等書萬餘本分發各學
不知者以為迂而知者以為此根本工夫我之本意
總望化得一人是一人耳兩君子之用心如出一轍
爰重鐫以專世仰副兩君子善與人同之初心吾知
自立之士必能有所觀感未仕為里閭佳子弟已仕
必為

朝堂好人才也

道光己酉二月撫東使者梅橋徐澤醇謹識

儒門法語集

長洲 彭定求 原編

蕭山 湯全釗 輯要

長白 廣原 重訂

東海 徐澤醇 重刊

朱文公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

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

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

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應事接物亦各有要其

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素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

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

其祿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

人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

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

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

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

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己淺矣而其為法又

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

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

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

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

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

所棄則彼所為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

諸君其亦念之哉



朱文公論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憶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
是無著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
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
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
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
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夫有事在諸
君勉旃不是小事

彭而的曰朱子著書立言意主循序致精其於
知行博約德性問學諸項幾於條分縷析矣然
及其融會貫通固未嘗衆心與理而二之也一
言以蔽之曰全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
聖學指歸而朱子之學之教所本以為錫者也
自以傳誥為他語之資經生家句於字釋不通
紙上陳言口頭習語藉以希世于祿而已於不
志趣高明者遂不屑屑於幸句之緒餘而後不
免失諸明者遂不屑屑於幸句之緒餘而後不
立志二字吹繁提樞則一語足勝千百蓋以利
之問界限分別微上微下總離不得立志為第
一義否則畫脂餼水更無話可說故朱子之文
美不勝錄姑擇其
簡要者弁諸卷首

朱文公答宋澤之書

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
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人之學義理之閒不復能
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
所以誦讀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為此心之害要
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
為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
語為工夫聲名利祿為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
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為不謬則願且
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
發狂闌卻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理之閒
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
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趨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
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
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

彭南明曰文公事句功今以之取士教人之法
信不致置其味而於其所居歇窮理者徒為
口耳之習爾觀文公是書所以教後生習
洗刷病根宜與夫局守書冊尋章摘句乎

陸文安公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踈拙學
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錫磨
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祕
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瞻或觀竊自慶幸祕書
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此所聞願惟
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
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諸子曰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
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
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
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
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
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
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
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
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仗汨沒於此而不能

自後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
獨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
崇卑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
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
得無有所喻願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
使之為小人之歸真於利欲之習恒焉為之痛心疾
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
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
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
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
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
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
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諫亨督訓實從十
月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
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
所以發明數暢則又懇到明白而言有以切中
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

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
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
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彭南的曰謹按陸子午語乙未四月語梅翁於
信之警期奇議論猶有異同蓋朱子之意欲令
人之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陸子之意欲先明
簡以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
亦無能會歸使一也朱子則去與陸子書云某
未聞進學之德茲幸獲未餘論所恨匆忽別去
敢忘也越半且朱子為南康守與陸子泛者其
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處
否乃請陸子登白鹿洞講院講此章畢朱子離
席言曰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又與
楊道文云曾覽陸子靜義利之說不曰未也這
是子靜來南康素請說書評說得義利分明是
說得如如云今人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
得官得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於是見朱
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於是見朱
軒先生亦言之論本陸者紛紜訟易從此肯
榮合同之成推勸入門手憑柔之賢陶鑄未肯
失聊泥塗漸染不察幸而一息尚存如蘇斯覺
讀此一過無覺肯寒神悚因詳錄諸中所記以
便觀

陸文安公與曹挺之書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
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大抵學者且當大細忠省平
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賢事
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不能自
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
愧懼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達看挺之殊未嘗如此著實
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
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
處矣既著實用功後來遇師友卻有日用著實事可
商量不至語此虛論也

彭南响曰先儒陳氏曰先生之道如盲人白
先生之語如雲雷驚寤其教人專以克己改
過為切要功夫非小傳西學所能施其藩籬也
此篇志志直探為近來士人通病請之能不汗
下

陸文安公與包顯道書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
體都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
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
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辨也若
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
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後
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特念哺而嬉擊壤而歌畊田
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歎之意風化如此豈
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盈能之人皆將
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居正位則未
必不反以我為譽也

彭南响曰象山先生要人識得本心本心者非
虛古一心即心之道義名聲勝負才智功能皆
非心之本體也以是四者束縛而為道義消
亡余讀是書不禁喟然歎曰此陽明先生致本
寒源之論所由出乎非真志在覺世者
誰肯大聲疾呼如指迷途而棄人高乎

薛文清公慎獨齋記

余少讀聖賢書竊有志於慎獨之學尚懼久而或怠也遂自稱曰慎獨子庶幾顧名思義永久不忘逮今三十七年矣而尚不克踐所稱余友周君秉忠分教覃懷乃即官舍東偏作小齋以居余閒往焉秉忠顧曰吾之作是齋非欲自儆欲自修也自修之要誠莫先於慎獨今將取以名吾齋庶幾居處出入俯仰顧瞻有所警發而勉所不逮然若與吾相好也更能為我庶言其用力之要則所以警發我者豈不益有助

手余因感然愧曰余固嘗以是自稱矣然持之不力而名實多爽今且自責之不暇尚為秉忠助哉雖然或意不可弗請姑誦所聞蓋一心之理靜而無動而有在動靜有無之間曰幾凡天下之善惡皆原於此故曾子子思懇懇示人必曰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蓋即所謂幾而慎者則所以謹乎是也故君子於幾之際必靜必察果天理耶即扶導而擴充之果人欲耶即推抑而遏絕之至於暗室屋漏獨居獨為之閒而不敢有自欺之心焉則內外隱顯

無非一致而天德之盛渾渾乎無息矣其或不能謹乎是必曰吾心之微人所不見也吾事之秘人所不知也雖滅理敗常之事可以為之而無害殊不知此心之靈炳若日星所謂微而秘者人雖可欺而心可欺乎况既有是幾於中則必有是迹於外積之之久則微者著秘者彰所謂滅理敗常者皆將暴白而不可掩其為修己之累可勝言哉今秉忠以慎獨名齋其有修之心固已寡矣又能以余之前所聞者為勉以後所言者為戒則他日所至必無愧於名齋之初

心固非若余之少志於是而今尚不克踐所稱者之敢望也

彭南曰曰有明理學始自敬軒先生一以居敬窮理為宗端亮嚴峻當門捷徑不得稍參其間視乎游心高明默契其妙不言而悟嘗為詩曰七十年來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天非慎獨工夫純一無間何以臻此聖域哉而此篇返躬抑抑殆若不及足以規其謀德之或云

薛文清公戒子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為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為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其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而既則飛鳴踴躍厚遊旅宿一無所為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則飽食煖衣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為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

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以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性之羞俯為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陳文恭公禽獸記

人其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
膿血裹一大塊骨頭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
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
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
命之曰禽獸可也

彭南响曰有理學至白沙先生自闢戶牖以
自然為宗以忘已為大以無欲為至危自存風
斯言而所以激發人心者不啻晨鐘深省矣然
此非自白沙先生始言也孟子篇中屢以人與
禽獸兩相映如曰逸居而無類則近於禽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莫擇哉於禽獸又何雜焉夜氣
不足則存則其遠禽獸不遠矣可見人禽出入
之界一語特下簡見字明其良心漸滅目下官
骸僵然早已披毛帶角善惡感應立地可決造
化回物賦形理之必然者爾哉指二氏所說死
後輪迴果報不信加學迫哉子有受學白沙先
孟子活孟子即此便可印證

王文成公拔本塞源論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
將日繁日難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
而而冰堅於東露釋於前而雲滄於後卒無救於天
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
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
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
下之心其姑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
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至有視其
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
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
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
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
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
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
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
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

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唯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上橋植者則就其成德而使之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効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智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

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捃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將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傳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前瞻後盼應接不遑日夜遨遊淹息其閒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
 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
 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足以要
 其舉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
 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
 偽也是以阜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
 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說未嘗不曰吾欲
 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
 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
 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
 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為未
 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
 呼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彭南明曰後先生是篇在與顧東橋書中從信
 道特為標出所以明聖學之真者在屏絕功利
 而詞章又不足言也至簡易斯至廣大至微密
 斯至允明立言如此真與孟子薄學安然後行
 殆非然揭日月而行惟彼俗學淫淫馳驟極
 其鋪張揚厲之術何所履成世之俗父則曰
 先生之事功自足不朽命多此請學一事耳嗚
 呼使先生學之不講事功亦必卓犖矣此皆撥
 其本而欲榮其枝者其源而欲達其
 流學之憔悴之憾大樹人莫任焉

王文成公示弟立志說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
 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
 與之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
 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
 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人苟誠有求為聖
 人之志則必思聖學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
 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
 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
 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
 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去
 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
 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
 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
 所不能已矣

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為先覺而師之矣則
 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為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

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藝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

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容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容氣便消除或急心生責此志即不急忽心生責此志即不急慄心生責此志即不慄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為說不同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本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志先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疇字等句皆精

一之功以是說而分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
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
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王文成公與辰中諸生論學書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交何幸何幸方
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悵悵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
一齋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
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
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求世俗之誇是
以往徃墮墜無力反為斯道之梗諸生宜以是為鑒
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
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
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
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
鞭辟近裏者己君子之道閎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
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
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
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為之亦自兩無
相礙所謂知得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彭希明曰靜生以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程
本宗古也王先生教人以此入手與程朱豈有

杓格耶至技制病根專在新絕利心即周
子無欲故靜之美非冥寂枯槁以為靜者

王文成公與諸弟論改過書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
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為之說云耳本心之明皎
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
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責蘧伯玉大
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
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
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
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其相授受
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
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
過也惟其兢兢業業書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
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
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
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
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弟輩言之
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
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

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界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為至於四十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為弟言之也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彭南明曰自龍谷特揭四無之說以洩師傳之所未發於是始言頓悟自極上乘者遂入於禪家不思善不思惡之旨沈洋茶蕩其可窮世乃以陽明先生首言無之一字為口實不知先生平日致政講論專以遷善改過為真切工夫務使人欲日消天理日明並非只管求光景說效驗滋助長外馳之病無善無惡曰白提綱刻念臺先生云龍龜枕效以己忘籠罩前人之於書為教人定木龍龜枕效以己忘籠罩前人之於書天泉一段話極洵是確語傳錄中飲人遂有克治層見疊出搜剔隱微深痼之疾不遺餘力欲知先生學者當從此動入始識致良知之知行合一誠有實際而

王文成公示徐曰仁應試語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宮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官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祭了了即放膽下筆今人入場有志局促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甯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責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自不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酬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挽氣昏神長情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

少住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
月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只可看文字一
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
充然浚浚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如含蓄醞釀
若江湖之沒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
閒坐時衆方茫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
出乎塵埃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樂嘗聞之宜
未足以與此也

王少湖先生論學語

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平日
雖說得至臨時卻打不過則亦無責乎學問矣今略
舉數端言之如處大拂逆無忿怒意處大變故無驚
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見甚顯達者無
沮喪意處大紛雜大煩勞無厭惡意處大貴顯當眾
人大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微賤甚相狎者無輕
藐意處幽獨之地無自肆聲色貨利滿前無動心
意凡此皆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夫所謂無
意者乃是併其意而無之非但無其事而已自非平
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養工夫深豈能
一旦如此故學責乎識得責勇責豫責無間斷責久
也若不從學問中研磨培養出求縱得其一二亦只
是天資美禁得耐得非真有所見真有所得但可謂
之暗合必不能如心體上琢磨出求者此中瑩然極
其潔淨也蓋從心體上琢磨者乃德性所成一出自
然足以逸而可久可無滲漏若只勉強於外焉能保
令久而不變無少滲漏乎而勞亦甚矣豈君子大本

達道一以貫之之學乎

高忠憲公困學記

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沖名復陽與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為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為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江右羅整庵來講李見羅修身為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壬辰謁選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為而發者天啓之矣冬至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私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甲午秋赴謫所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甯貼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舟中嚴立規程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

發氣象默生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念念不舍者兩月偶見明道語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者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新然遂絕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甲辰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助然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弱必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心默坐使塵念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缺此一大段工夫所幸呈露而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性善之旨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况於吾人

宜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蕪乃後已
云爾

彭南明曰先生此記自序入門工夫曰悟曰修未嘗偏廢然悟須實悟修須真修吾師手

高忠憲公示揭陽諸友讀書法

聖賢之書不是教人專學作文字求取富貴乃是教天下萬世做人的方法今人都不曾依那書上做得一句所以書自書我自我都不相關都無意味學者讀書須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如看大學便思如何為明德在自己身上體認明德如何模樣我又如何明之如何能新民如何為至善我又如何止之都要在身上認得親切若見末真行住坐臥放在心裏思量又如日用之間聖人分明說入則孝便思量去盡孝道說出則悌便思量去盡悌道說言忠信便說話要忠信說行篤敬便行要篤敬但依那書勉強做得一兩句便漸漸我與書相交涉意味漸漸澆洽一面思索體認一面反躬實踐這纔是讀書今人終年看書不曾記得一句明年又重看到老亦只如此其實不曾有一句透徹一句受用若依此法去看只須看得一書其他便迎刃而解終身不忘更是人人做得箇人品如今第一要緊的是這一箇心通萬理統會萬事根本今人終日營營間思妄想此心不知

故在何處如此豈有與聖賢之書相入之理諸友若肯相信今日回去便掃一室閉門靜坐看自己身心如何初間必是恍惚飄蕩坐亦不定須要勉強坐定令浮氣稍甯只收斂此心向腔子裏來若奈何這浮思和慮不下只向書中求聖賢所以事心之法孟子求其放心存其心養其性操則存舍則亡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孔子又都不說心只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於此類者尋箇入頭若更不得再於性理中周程朱張所論存養處討箇方法便依法力行如此自然有所得只旬日之間便見功效果能存得這箇心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明何事不可行至於文辭不過寫其胸中所自得若心定理明自然不待用力而能不待求其績飾而工矣天下萬事皆有箇本源從其本而求之則雖難而實易從其枝葉而求之則雖易而實難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此是言其讀書入頭處諸友若誠實用力則旬日之間便各有所疑學以能疑而進有疑而師友決之便沛然矣

高忠憲公家訓二十一則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知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蚤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閑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真是可哀吾為子孫發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於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方要在讀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張朱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

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於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

相暱與君子為讎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生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為本自古君子為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

以孝弟為本以忠信為主以廉潔為先以誠實為要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於人結怨於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遣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誘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

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為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為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為小人者只是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官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為體面立崖岸曲獲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繇於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為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天壽折福殃番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脚即成粉碎視此事如鴆毒一入口即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分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

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樸素些有何不好簡澹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滿瀉快活但力持勤儉二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衾影無怍不昧於穢濁之福百千萬倍耶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作箇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蔭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閒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差流俗滔滔恬不為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為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為賭博宿娼之事清夜而

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為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成此為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况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妄凌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朴責決不可拳打腳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貴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饑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為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為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

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為彼思量豈復有仁義乎供客勿多儲品兼用素菜切切為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為善中一大功課也

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清引入於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為損不小至宜警

覺

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時時在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勝於誦經自然生長善根消沉罪過在鄉里中作箇善人子孫必有興者各尋一生理專專守而不變自各有過於母作非為內尤要痛戒嫖賭告狀此三者不讀書人尤易犯破家喪身尤速也

馮恭定公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
善念是吾真
若要中間立
終為踣路人



人之所
以異於
禽獸者
幾希正
在此處

善利圖說曰或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論人有
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別而孟子乃獨以善利一念
分舜跖兩途何也曰此正孟子善學孔子處孔子以
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列為四等正所以示入舜之階
基恐學者躐等而進耳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跖分究
竟而不知以善利分舜跖若曰聖人至舜極矣學者
何敢望舜下聖人一等吾甯為君子已耳或者又曰
君子我亦不敢望吾甯為善人已耳或者又曰善人
我亦不敢望吾甯為有恒已耳上之縱不能如舜下

之必不至如跖何苦歟然曰吾為舜吾為舜哉以
彼其心不過以為聖人示人路徑甚多或亦可以自
寬自便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
利便是跖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跖之間復有
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路殊總之是孳孳
為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跖蓋自發端之
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分造詣蓋自孳
孳為善之後論也旨豈二乎哉雖然為眾人易為聖
人難故學者儘學聖人尚恐不能為君子為善人為
有恒若姑曰我甯為君子我甯為善人我甯為有恒
其勢不至於無恒不止不至於如跖不止也何也取
法手上僅得手中取法手中民斯為下理固然也究
其初心豈非錯認路徑尚多之一念誤之哉且為善
為舜則為人為利為跖則為禽獸所係匪細故又曰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玩幾希二字可見人必
至於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武周公孔子纓謂之君
子存之纓謂之人不然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善利之
分舜跖之分舜跖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

接之曰我不為聖亦可接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一念而善為舜為人一念而利為蹠為禽獸固矣僕學者不幸分別不早誤置足於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不聞孟子山木之章乎蓋人性皆善雖當代之後而萌蘗尚在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夫以斧斤伐之之後而尚有此幾希之萌蘗養此幾希之萌蘗而尚可以為堯舜人奈何以一時之錯而遂甘心已乎幾希二字正是孟子提醒人心死中求活處或又曰養此幾希尚可為舜固矣彼梏之反覆夜氣不存者獨無一線生路乎曰有觀孟子不曰夜氣不足以存即為禽獸而猶曰遠禽獸不遠謂之不遠尚猶有一線生路在若謂斯人也縱不能每日有平旦之氣而數日之中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蘗使從此一時之萌蘗回心而向道則牛羊猶可及止耳豈真不可救藥哉惜乎人之諱疾忌醫終身自伐自牧而不知自悔也悲夫或又曰幾希之說蓋為誤走蹠路者發也若幸走舜路者可遂以舜自命而不復求進乎曰不

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為善是為山而未成一簣也夫未成一簣且不可況半途而廢者乎孔子列有恒善人君子聖人之等正使學者循序而進毋半途而廢耳非以君子善人阻其進也且謂之日有恒必由一簣而為山纔謂之有恒若以善人君子中止而不至於聖人總謂之半途總謂之無恒此孔子所以惓惓致意於有恒也道二之說善利之說欲人慎之於其始半途之說為山之說又欲人慎之於其終聖賢憂世之心見乎辭矣或又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而舜蹠云云不亦過乎曰不然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此處不慎而曰某也聰明某也功名某也文學何益哉何益哉又曰人人能克去己私便是青天白日心腸便是海闊天空度量便是光風霽月襟懷便是天清地甯世界何等瀟灑何等快樂故曰善故曰舜之徒

馮恭定公關中書院記

危微精一之辨莫詳於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為德庸德也中之為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是也於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直至中和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可以語盡性致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哀樂中節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晚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慎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只在謹獨雖然又必待念起而後慎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道也故曰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檢點此心於此惟精於此惟一庶手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慎之功者何蓋亦未知本體責任不容緩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甘食悅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有萬物也我能慎育則性盡而

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著於聲臭而惟天命不著於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可即念及於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慎不覩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敢也孔子曰畏天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護自知工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即落意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不必位育之也棄天襲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天地育萬物聖人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來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學即汲汲皇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敢暇逸為哉

彭希明曰少墟先生幼從陽明簡箇人心有仲尼持入門後雖與梁溪同闢無善惡四字然其七十自壽詩云推我吾之師文心有仲尼考序嚴上敬姚江欽良知則終見其誠貫通矣

是記開各中庸首章大旨慎獨與戒慎不親恐
懼不同班仍兩層托入而己融成一片指點天
命本體十分親切者成修道工夫
十分完密積中庸者之領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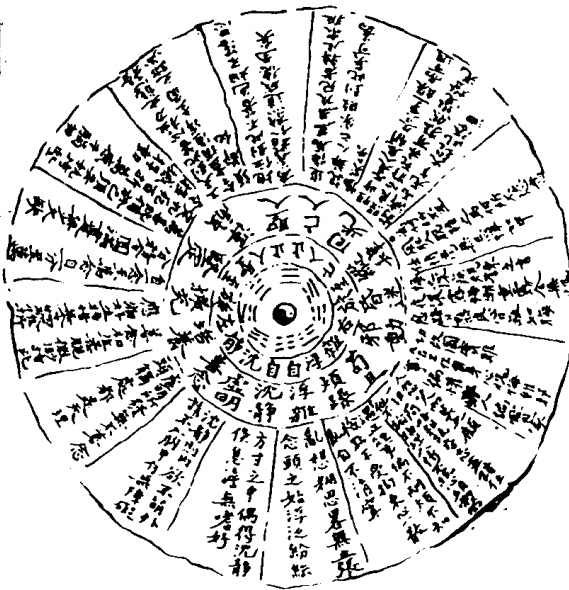
馮恭定公論理學舉業一則
問明年科年屈指試期止有數月欲務舉業恐妨理
學欲務理學恐妨舉業奈何日理學使妨於舉業則
理學亦異端談元說空之學非吾儒進德修業之學
矣理學原不離舉業如明年科年諸君中有自家應
舉者有子弟應舉者時日已迫工夫不多父兄固當
督責子弟自家亦當督責乎自家勿事優游玩愒
月日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收心靜養簡事寡交將
一切聲色貨利屏之絕之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看
書作文時務要潛心體驗就在此處發揮道理便一
一可見諸行事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絕奔競營為
之念下忘貪忘寢之功眾皆馳逐我獨恬澹如此便
是學否則非學其得雋也念縣官之寵遇何為而布
素不改其借計也念千里之跋涉又何為而株守彌
堅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從此得第則仕塗一味奉
公而不敢萌榮身肥家之念及至懸車則林下一味
談道而不耽忘耕田鑿井之恩如此便是學否則非
學樹標一代流芳千古皆決於今日之一念毋以今

日舉業為妨功而廢業也竊願諸君從此打起精神
發起志願斷斷然欲以為賢而為聖不專專欲以為
解而為魁則豈惟自家不負科名即父兄亦永錫之
先不惟父兄永錫之光即百二山河亦與有榮旋矣
僅見不及此第曰時日已迫工夫不多方且舉業不
暇奚暇理學無論今日所讀何書所作何文日用飲
食鮮能知味即使口耳記誦幸博巍科則功名到手
心意滿足僅萬一謙虛者化而為驕傲謹守者變而
為縱恣彼時自家固不能把持乎自家父兄又豈能

約束乎子弟臨渴掘井臨淵羨魚方曰如何做人不
亦晚乎為今之計莫如就在今日勤破將來一著養
成終身根本不出舉業五躋聖域豈非一舉兩得之
道哉若外舉業言學是異端談元說空之學非吾儒
進德修業之學也

彭南曰曰先生立朝居野無日不講學而答問
生徒切近篤實如此方是當下喫緊接關處明
先生與眾宗賢書云士風日偷素所目為善類
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為詐化寧如爛泥坑泥
入其中鮮而復出吾人便是先師樣子
不可不察可與是扁語意同登深

呂新吾先生理欲生長極至圖說



人生天地間大率三等其六合為家萬物一體盡得
人道完復天初者曰聖人無善無惡逐波隨風生無
世益死無後聞者曰眾人縱欲恣情賊仁害義天理
滅絕良心喪盡者曰凶人凶人為不善其初非與聖
人遠也指五尺之童子而謂之曰汝他日為盜未有
不絕然怒者非佯怒也彼其惡盜之真情與不為盜
之本心確乎其不可移也然而天下之穿窬劫殺往
往而是此其人何嘗不過童子之年哉欲心所豔一
且為迷邪念所積潛滋已久忽不自覺甚至是也故

一行之失即為蹠蹠一言之謬即為樂紂非便為蹠
 蹠樂紂而蹠蹠樂紂之所從來也諺曰換却一念舜
 蹠可變是故為惡非天為善非命在我而已吾語爾
 曹以善為性之當為惡為理不可為爾未必吾聽若
 夫為一善而此心快愜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譽之君
 子敬禮之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子孫榮之為一
 不善而此心愧怍雖欲掩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
 辱之鬼神災禍之身後指說之子孫羞之此二者孰
 得夫有小善而矜聞小譽而喜雖孺子亦莫不然是
 人人皆知善之當為矣獨奈何棄身於惡而蹈此百
 凶手余東人也每徘徊於歧路夫一歧向九天之上
 安樂萬端一歧入九地之下憂危百懼左足右足願
 與二子決擇之

呂新吾先生身家盛衰循環圖說



嗚呼君子觀此圖不惟知人事當修抑又知天道可
 懼也六合之內民生不知幾千萬矣以天所生之物
 養天所生之人均衣平食無令有餘不足俾各不至
 饑寒而止尚僅僅不敷用而况富者田連阡陌金滿
 箱囊飲甘饜濃踏繡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畫棟
 雕梁乘堅策肥其狼藉暴殄之餘猶足以啣僮僕而
 餓狗蔬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初寒酷暑黧身枯面
 朽腹攢眉兒羸女鬻終歲辛苦如馬牛而一家衣食
 如乞丐又瞽目殘肢孤兒獨老菜色鵠衣為溝中瘠

為道遭殲者在在有之諸無告人不可勝數彼其驕奢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天地之財止有此數富貴榮華既於我乎獨偏貧賤憂戚自於彼乎獨苦有餘者之所棄餘乃不足者之所資以養命者也既不肯樂施予以益彼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己之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而今久享此乎明者觀於目前其盛衰可歷歷指矣爾曹不幸身不嘗不足之味而襲祖父有餘之業以享受為當然以儉素為黷事將施予不能而慢棄則不甚惜焉積孽自躬而獲罪於天矣作循環圖以悟之

劉念臺先生證人會約言并附諸戒條

學者第一義在先開見地合下見得在我者是堂堂地一箇人不與禽獸伍何等至尊何等至貴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無聖無凡古今一也但聖人完其所為人而我偶自虧欠耳學以完其人即聖人已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見及此者一日千里可也若見不及此便謂之自暴自棄纔欲為庸人早已墮落禽獸一途矣吾儕省諸

戒遊手遊談聚徒博奕譏侮儒先詆訶名教不求友不講學不讀書

人生必有所自來試就其最初言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非與生俱來者乎學者於此體認親切常見得孩提稍長之良本吾固有而無務以私意汨沒之則事親從兄之際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養焉而致嚴喪焉而致哀祭焉而致敬皆非有加于其良也直致之云耳致此之知更無餘知學此之學更無餘學孝弟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畧成私財私爨私出入交際制中宴樂酷好風水

年久停喪

立受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不自親長止也。繇吾親長而推之有親戚焉必受且敬之有鄰里焉必愛且敬之有朋友焉必受且敬之推之天下亦由是也。蓋一本之分量然也。而吾儕每不勝其隔膜之見自親長外便多推不去。處情疎則亦流于忍分隔則易乘以侮。出爾反爾至有近之不容于鄉里戚友者矣。居鄉如此出而事君使民之日又當何如。君子於此蓋亦反諸己而已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進而求之更有西銘之說在。

畧成利己妨人駕勢毆人辱人動致人於官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利兩者正人舍分途處也。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人纔為一己起見便生出許多佔便宜心。于凡辭受取與出處死生之際總無是處。利利也名亦利也。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為人子者有所利焉而為孝其孝必不真。為人臣者有所利焉而為忠其忠必不至。充其類便

是弑父與君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喫緊在破除鄉愿。竊曰鄉愿正喻利之深者。故聖人惡之。甯取狂狷。吾儕學問只從念頭處討分曉。見得義當為便必為利不當為便必不為。是辨之最明處。

畧成會中投遞書揭及借名道學生事地方把持官府雌黃人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散之為三千三百而人道始備。故聖人惓惓於學禮禮也者人之幹也。古之教人必本於小學。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推之莫不有禮以為之節。文故檢身如不及而成德也。易後世禮教蕩然。士多習為猖狂者。燕居則箕踞科頭羣處則謔浪笑。做以父子則嘻嘻不問坐與立也。以兄弟則頡頏不問後與先也。饑而食渴而飲嗜慾而牝牡盡蠢蠢耳。如是。可以為人乎。未也。學者欲出獸入人。請自學禮始。禮無所不在。即一會講間一進一退一飲一食一問一答一瞻一顧。莫不具有。三千三百苟能致謹於斯。而心有不存者。蓋亦寡矣。作聖之地其在是乎。若其大焉。施之家庭。日用間。請從文公四

禮而推之或問禮之要曰敬而已矣敬即良知一點精明處

畧成側聽淫視疾言遽色跛立箕坐之類衣不紫履無朱冠不采間闕無惰容表不用浮屠祭無淫外神動行祈禳

世人酒色財氣合成此身耳清其途即學人鮮不受病者人心之體本無一物而四者為之崇蓋隨感而生不能不逐感而著故也學以事心為功常見得本無一物之體而葆之以靜則雖有四者之感亦不過順物應之而已何著之有先正有言真知是念念必懲真知是懲懲必窒此中勢如燎毛令一切無站足處其次不能無著者須時加檢點漸次克將去古人二十年治一怒字是何艱苦猶記先師許莊簡公每於身經歷處體驗所學如曰今日遇交際頗不作銖兩見晚年絕色曰前此猶有染在過拂意事或動氣既而曰較前時增減分數如何時為學者言如此慙慙君子哉

畧成呼盧酌酌飲以長夜蓄頑童挾娼妓擄蒲常

近阿堵睚眦報復

白沙子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夫名節之於道豈直藩籬而已乎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世有急了悟而忽修持悖大德而畧小閑者猶不免為學術病况其大者乎如淫坊酒肆吾輩斷無託足之理至於出入公庭干謁有司舉世以為崇恬不知怪然自有道者觀之正辱人賤行之大者薛文清曰囑託公事雖能免人於患難實損自己之廉恥夫免人於難且不可以廉恥為殉則此外可弗問已進取一路誠士人所不廢而得之不得曰有命人情若不看破奔走如狂妄開徑實呈身之巧有無所不至者幸而得之立身已敗萬事瓦解况求之而未必得不亦枉做小人人但知昏夜乞哀為壅斷之富貴可恥而不知其病乃自做秀才時呈身有司來若做秀才時行徑已壞欲異日為賢士大夫未之前聞也

畧成結交衙門官吏說事過錢及以碑軸獻諛當

途者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千病萬痛都坐在習上即氣質亦屬無權習之壞人其顯中於流俗者不能枚舉而奢為甚奢者從欲之便遂故人情趨之如鶩習尚一成牢不可破每日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豈知其後有不可繼者手好修而不終守道而不固恒必繇之况有并非其非義而從之者未嘗不良知非也終無忝習尚何已此之謂失其本心禮與奢窮儉儉之一字善反之即以習證性之學至於俗失世壞至今日而極一掌迴瀾尤在吾輩幸相與交

勉毋忽

略成嫁娶相競宴會相高宮室與馬服飾踰制

凡宴會用四果八脩儲五葷三素加禮者用湯餅小菜仍不得過豐過非常之禮儲不過十尤痛禁梨園宴會邀官府亦然往來用折柬慶禮用紅折一切慶弔稱家有無

夫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而先之曰修德繼之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則講學云者正講吾之所謂義而求必德之與所謂不善而求必改之為修德地云

耳若泛談名理專提話柄逞意見角異同縱說得十分諦當只是口耳閒伎倆與坐下有何關涉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無乃類是與甚者口給禦人或問焉而非所疑或告焉而非所信壞人心術尤為不淺成之戒之語云說一尺不如行一寸學者常令精神完養在內即有所見且反躬體貼去無遠形之言說正是學問進步處

略成多言及言市閒闖事

昔者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況在我者未必皆能且多乎吾儕學而後知不足取人為善自不容已大要在破除我見無以一察自封使人樂告之以善至於過惡相蒙處尤賴人眼分明可以借證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何等心腸自今吾儕有犯過者各務正言相規俾其遷改而後已其不受規者非吾友也聽其去籍遇有得罪於名教者鳴鼓而攻之仍去其籍大抵惡不可犯也過人所特有改過一法是聖賢獨步工夫層層剝換不登巔造極不已常人恥聞過卒歸下流悲夫

略成腹誹背憎樂道人短匿怨結交

劉念臺先生家塾規

俗失世壞士不知學弟子不知有師何有於朋友師友之道廢而考德問業之事荒雖有中智之士幾何而成舉子業其小者也苟善學焉進而求聖人之道在是爰本古人之意述塾規數條以為多士鵠務相與遵守無斁

一考德之要

雞鳴後晨初醒何思何慮正是本心呈露時即與葆任去纔動念便須打點一日子勾當不使閒過於此憤然登簡志氣曰吾欲云云當作何云云轉眼青山落紅日又蹉過一日矣晨起且靜坐自證平旦之氣果與人相近好惡幾希處每食必讓每飲必知節首戒誑語及戲言戲動上堂揚聲入戶下視入市整容處私褻必慎其獨視毋窺聽毋傾立毋跛行毋翔坐毋箕踞凡無故不得廢衣冠出入則告假則告有聞則告在學告於師在家告於父兄凡出入遇尊長於塗則趨而揖遇相識則揖過茶房酒肆戲場則趨而避尤杜足公庭絕交淫比師長有

事則服勞有令則奔走有言則書紳有行則觀模略
如子事父母之禮遇朋友過誤則相規相勸務求有
益毋匿怨養交毋小嫌致釁 時查已過力矯浮薄
之態務以敦厚溫恭為載道之器 毋議人短長毋
聞人私謗毋傳人流言毋習市語 嘗念一日所行
不負三餐茶飲否 伏枕後追念一日之間某事有
過某言有過俟明日謹書於冊
一修業之要

晨起書紀過冊書昨日所讀何書所行何事所犯何

過一一登之無漏 早膳後溫書音候講辰刻師陞
堂率諸弟子行禮乃登座諸弟子以次就坐一生鳴
講鼓三北向揖曰請開講乃講質疑送難務暢厥旨
講畢一生先起伐鼓三乃羣起行禮而退各加繹
午膳後換講書所及之時藝數篇擇其佳者閱之隨
日積以成帙時加溫尋 申刻治古書一冊本經之
外另治一經性理中如太極圖說通書定性識仁東
西銘等篇不可不讀他若程朱新建語錄或先秦兩
漢或韓柳歐蘇是也仍限行款詳加圈點至成誦乃

已 燈下看通鑑五頁加圈點凡三復有疑字則考
有疑義則乘閒相質凡一代須明一代大意一朝須
明一朝大意一人須記一人始末一事須記一事始
末其間是非成敗無一一拘前人論斷 三六九會
課以二題為率其法如有司考較或量等高下以示
激勸凡以事不會講不會課者先期稟命 朔望考
一月所立課程勤惰以行賞罰考畢學詩歌歌畢閑
評古今道理互相質難乃假

彭南的曰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既聖功二字
復知兩學即是上達之基故程子云自灑掃應
對可以至聖人朱子小學一編所以有功於養
蒙甚鉅劉先生是規又綜舉小學條類而括以
考德修業二義使之盡有斷者夜有所思童而
習之則至於道明德立之域夫豈遠哉父師不
以是教子弟不以是學相率苟其到竊而不知
所底止其於才也養不才也養不中之義何
居惠謂凡有教人之責者均宜奉是規為準
繩則於古之所謂師道者庶乎有合云爾

劉念臺先生學成四箴

翼翼聖修靖共朝夕
篆口羅旨曰疎儀狄一獻之禮
百拜終席敢述竹林五斗一石
矧子小子三爵不識
據浪笑傲百爾罔極元水在御
齊明有赫懿哉初筵
衛武之德 右酒箴

莫毒匪鳩莫成匪虎誰謂衽席而憑
斯侮螭首蛾眉
伐性之斧豈無城國監於往古有儼者思於所不觀
夙夜夜寐神明為伍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叶
學聖之和男子繫魯 右色箴

巍巍千古一開天
暫不有呼蹴曷微本念母曰暮夜
鬼神所聞凡若穿窬語鉤默鉅擴而充之作聖之漸
甘節惟亨奢也甯儉原憲敝韋黔婁薄斂勛哉先民
夙夜無忝 右財箴

浩然之氣與天地調
履而趨之其焚如燎日蝕彗竟
電擊風颺上天徵咎於人曰袂袂德之乘厥心孔叢
靜觀氣象動直以劭擴兮證聖法在日消君子知止
握有斗杓 右氣箴

彭南明曰成為入德之首如云齊成以神明其
德學之終必成也惡人齊成可事上帝學之始

必成也中庸成慎恐懼為修道工夫而成則先
吉之論語君子三戒更屬若明人但知佛老
吉成不知聖賢日月尋常無非成
時念臺先生律已律人何等嚴切

陳幾亭先生家載雜訓

俗所通用而必不可襲者四事一曰家中不用優人
優人演戲無非淫媿豈可令婦人童穉見之即姻親
新過先期告之同志高明必不見罪儻宴公祖父毋
輪流為首誼不可辭亦須度量官府品致可己者明
告而罷之不可己甯借他處園亭勿壞家法二曰疾
病祈禱勿廣殺生嘗見蓮池戒殺文中有此條悲慘
懇惻悚動狂迷深助儒理凡信祈禱者大抵愚夫愚
婦彼必驚怖地獄崇信輪迴殺生乃佛家首戒何獨
於禳文之期反不信而故犯死生有命不足與言就
其所明引而禁之亦應止矣三曰僧尼佛婆勿令入
門愚人或逢生子或已生日或逢喪事輒令此輩誦
經念佛昧禮犯義無益有損婦人行之已為可惡男
子信之尤屬可羞四曰宴會有定品勿暴殄天物隨
常往來則溫公所記郡牧判官事近日梁谿高公同
志約本乎道義本乎庸情可仿而遵也宴郡邑大夫
及新親並應度情量義斟酌得中務為返奢從儉之
計

每見士大夫居家無樂事搜買兒童教習謳歌稱為
家樂醞釀淫亂十室而九此輩日演故事無非鑽穴
踰牆意態兒女輩習見習聞十來歲時廉恥之心早
已喪盡長而宣淫乃其本分愧之不動禁之安能乃
為祖父者耽耳目之細娛忘中肯之隱禍何心哉何
心哉延優至家已萬不可況畜之也此必作孽既甚
勢又隆炎莫敢發難天故遠自毒其後惡人多迷善
人常醒天道行於人心

園臺之設為宴游者多為讀書者少仕優則學級使
官成之後何便為行樂之時若方讀書用功先起臺
榭恣遊觀恐於書生更不相稱此物此事終始可己
吾嘗嫌白香山到處累石鑿池雖雅人風韻亦覺多
事惟晉公綠野堂得宜以彼元功大望若閉門持重
不日就良辰美景之間瀟灑勸酬疑忌深矣士大夫
尋常退休何必於是或言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夫子
亦有舞雩之遊杏壇之講習有逝者如斯之會心有
春風詠歸之喟數境界能為學道助良不誣也不知
山靜川流天造地設故足以滌塵想發道心若人工

結構累石滄泉翦綵為花原無生意此雖極其幽勝
只作繁華極其飄逸只作俗氣且非獨無益也凡物
有興必有廢我竭力而營之及其衰他人復竭力而
運之一興一廢之間無不有費特傷財之害其耗盡
於人間暴殄乎天物有不可勝計者矣果有山水之
致者春和秋涼偕良朋命駕百里內外皆可涉獵遇
勝境賞心盤桓旬日素有本領朱必無元公月巖之
助也其在書齋隨在花竹數莖足矣陶公所云樹木
交陰時鳥變聲欣然有喜何苦為此無益身心得罪

豔物之事哉

唐太宗以天子之尊猶知生日增悲况學士大夫忍
以此日酣歌稱慶手身為孝子慈孫當止是事子孫
為孝子慈孫當體親心從親言勿行是事

良朋至成同堂聚學君子樂之然不濬不親不方不
久日間接見笑語各有常度午前清氣觀書索理午
後神倦靜以息之薄暮與陰俱斂檢點一日所為凡
此三時竝不宜劇談多笑洩越神氣招尤致疾有損
無益惟中飯甫畢此時飲食在中頗宜動盪手足發

舒言語使宣通而不滯知己相對隨意疏散可以發
明義理條暢血脈泠洽情意不亦善乎自治所以治
人全交乃在好學芝蘭之士易遠難親懷安習非則
正人望而卻走所宜切戒

彭市叻曰先生全書家刊梓備俱足厥世先
君垂歿時筆標識以當遺誨惜未及多刊也

蔡忠襄公聖門律令

國家設律令以繩不率之民凡姦盜詐偽之事無不具列使民知所戒也聖賢垂訓凡士之悖乎道者亦莫不森然具列是即聖門之律令也不知所戒其何以為士今僧家戒律且有持之甚堅者吾儒獨可遜之手爰拈出八條與多士共醒之

- 一 穿窬之類 多方僻刺者是
- 一 患得患失之鄙夫 黃鐘以赴進取者是
- 一 妾婦 附取容者是
- 一 墜斷賤丈夫 兜攬公事趨利如鶩者是

- 一 播聞乞人 望門干謁者是
 - 一 無忌憚之小人 趨炎變幻蕙種志分者是
 - 一 德之賊 撲枝柔媚處處討好者是
 - 一 不遠禽獸 流蕩無恥者是
- 此八者士行之大關也稍不加慎則干律犯令矣吾人良知不泯是非本自昭然師不能明言於弟子友不能直諒於同儕但使清夜內省決有不能自安者總之義利關頭看不分曉緣俗積弊以致自露其醜

而不覺其實命中應有者斷不能少命中所無者徒勞無濟若從學問煅煉一番踪而返之以靜競而返之以恬穠而返之以潔濃而返之以澹放而返之以慎偽而返之以真則出此入彼去跖即舜只在一轉念間耳有能度此八關者就而問學庶可相成也

彭南的曰嗚呼此先生視學江右特訓士而作也獨居自省不蹈先生之所絕者幾何哉周元公曰師道立則喜人多先生規成至此真能以知學自任者余聞先生得力於王文成公致良知學政以扶本末源源躬行夫率歷官所至清惠交孚文成則扶危定傾先生則守死善道一而已矣振襟擊目尚覺生氣凜然願與同志共銘之庶右

右彭南西先生手鐫佛門法侶集一冊為山陽敦
留長白廣蒼堂福先生同校是書深禱諸君
披揚若若人士不能若見道老年已至抄以却
夕把玩急難香祥奈秋秋在在未遂志但願
陽以諾君子早為募諸同志香付香契更能廣
刷是書以易明正學身始能春南整人文之所由
也
遂光年也小陽月陽陽陽學李女程謹跋

儒門法語

無卷數 江蘇
巡撫採進本

國朝彭定求編定求有周忠介公遺事已著錄是編
凡錄宋朱子陸九淵明薛瑄吳與弼陳獻章王守
仁鄒守益王敬臣羅洪先王畿顧憲成高攀龍蔡
懋德魏校羅倫馮從吾呂坤孟化鯉劉宗周陳龍
正黃道周二十一家講學之語少或一二條多至
十數條定求自有所見卽附識於後其卷首題詞
有云功殊博約候分頓漸自朱陸立言始要之入
門異而歸墟同無容偏舉也云云可以見其宗旨
矣

三子定論五卷

〔清〕王復禮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子定論

五卷》提要

序

古人崇實行而著書次之。其書也，必以經行在孝經而刪定修贊俱足千古自後著書且以經書亦日繁而孝弟忠信之行反多不可問君子。嗚呼！文章盛而德行衰世風所以不古也。然士生於世，遭時遇主身立廟堂之上修德勵行倡明道學俾天下翕然從風皆知先德行而後文章則大道行而人心返古書且不必著而况選古人之書爭長於字句間乎。惟懷才積學而不得志於時不得已出其胸中所蘊著三子定論。其序一。

為一家言存斯道於文章之內又恐獨異之言未必遽信於當世於是取古人之書而選擇之又註釋辨論之曰庶幾古學明而大道不墜云爾。余友王子艸堂延叔先生令嗣也先生少失恃篤於事父以純孝稱范忠貞旌之曰累世賢良閭里咸敬慕之。艸堂奉先生庭訓教倫法古一以實行自勉乃才優學富溢為詩賦文詞余讀之固成一家言矣。又彙其平日所讀性理史集諸書上自周秦下迄昭代註釋辨論各以類從分為數十種以次授梓而公諸天下賢哉王

子雖未得志於時上有功于古人下有造於學者所謂古學明而大道不墜後王子其誰與歸哉吾嘗觀世之著書選書者競以文章相推獎而孝悌忠信之行略焉弗講無怪乎其書之暫行旋廢不足以傳不朽也若艸堂諸選悉從躬行心得之餘另出手眼別謬關後借文章以存斯道嚮以為直可百世不刊傳為定本賢哉王子誠善學孔子者哉吾是以樂為之序

康熙庚申十一月朔溪年家同學弟徐喈鳳竹逸氏

三子定論

徐序

二

拜題於吳山客舍



自序

三子者朱子陸子陽明子也定論者三子之論不一要歸於道則一定而不易也三子之學炳耀如日星流行如江河固無待于定論而始明乃世之學者往往議其異同疑其出人是蓋耳食臆斷而未嘗躬行心得之故也朱子晚年定論陽明子輯於正德戊寅并序其書以為自幸其說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未定之說而不知求其既悟之論競相取奪以亂正學是朱

三子定論

自序

三

子之優入於聖賢之域者不徒以誦讀訓詁為也其序陸子集則曰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是陸子之立身垂訓又豈容遺人倫事物哉至陽明子獨揭致良知之說以開示學者人多贊之夫致知出於文宣良知本於孟子直抉聖賢心學之宗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初無奇僻之論畧人倫而外日用廢誦讀而忘事功

道乎離也而世人不察復以疑陸子者疑陽明子何其謬歟復禮不敏稽年時家君廷叔先生即以敦聖學爲訓曰毋從事帖括也深愧弗克負荷然從事有年不敢遺本而遂末亦不敢忘察而徒存因廣定論一書而參之二子正以見三子之論同其學同其心無弗同是豈待夫日久論定而後知其爲同哉蓋三子集中皆有定論而學者未之深考耳今故不揣而哀輯之世之有志於斯道者其亦可以無疑也歟

時

三子定論

自序

四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重九日虎林後學王復禮

謹撰於拙修齋



書牘

承示三子定論盥手莊誦于三子之言採擇精要而附論八則條分縷悉尤足破釋羣疑不意如此與俗波靡之世乃有真見定力砥柱剋瀾如先生者焉之一讀一快夫大道不容有二而入手各隨所宗宗者尊之不願宗者置之其不得已而有言亦務呈其所自得俟之天下後世自然知其所宗在是何必嘵嘵叫號一崇一謗如欲得而甘心者御此爭長競短之心便非切實爲己之學况延目之有事乎好醜者微三子定論有費五獨有爭長競短心也不過借爲趨承之徑故時文非傳道之書評文非講學之事而輒肆詆詈此吠聲逐影良不足較獨惜有一二潛修力學之士而亦附此陋甚者不僅關其學術并貶其事功嗚呼爲孔孟之徒有不爲朱子之徒者乎非朱子即非孔孟也僕不敢是王而非朱亦不能是朱而非王蓋王子實似續千聖千賢之種子實有明一代特出之偉人繼往開來不可無朱子亦不可無王子秘竊憤憤思一申其說指其妄既而念聖賢真脈自不絕于天壤王子之

學之異端否也非王子者之有當否也天下後世有學而自得者自能辨之僕初不知學何敢以噬人乎競者轉入其習故靜侯夫當世荷道之人讀傳刻先生殆學而自得者乎不以先生之學而自得者証之而即以三子之學而自得者証之雖先生有言而仍不入于爭長競短之習僕所服膺而心快者尤在斯乎僕因是而有觸焉朱學之流弊不免于訓詁故姚江起而正之王學之流弊不免于光景故梁溪起而正之梁溪之言第謂朱子未嘗分心理為二何煩陽明一之未嘗分知行為二何煩陽明合之雖極崇朱子未曾極貶陽明僕近輯顧高兩先生之言朱子王子者為朱王定論以首攻姚江者為定論則知今之攻之者為深文彼判心理為二而以朱子語之稍涉心體者即刪之判知行為二而謂世固有知而不能行者如病夫之不能步世固有行而不能知者如赤子之匍匐入井欲別朱之異于王不惜掩朱子之面目率天下之學者為病夫為蠢孩亦可哀已僕之為此非以尊王也正陽尊朱也先生卒喪同心故偶一

及之倘蒙不鄙容錄呈覽然荷道之重賴有先生僕亦何足云臨書馳懷不勝遐企

平江弟蔡方炳頓首

三子書聞已告成爽甚喜近日尊體如何念念弟添下尚未止將來未可知依祈遠見為道自愛命無斷象山之文偶閱省志有天台黃久菴辨陽明先生一疏甚快今遂觀拙著一帙呈上求大加司南為禱望之望之

同里弟毛先舒頓首

凡例

一聖學本同原無稍異然自來疑者全集既已罕
觀懸斷又屬無憑先生合集誠破千古之疑

一朱子晚年定論係王文成公所輯先生藏書最
富屢經兵燹遂失此書後得劉黃中先生刻本
借錄參以朱子語錄年譜可云盡善

一陸子定論先生編購全集不獲因假董無休先
生抄本選錄次假趙行方兄刻本增收復從毛
稚黃先生轉假朱載升兄全集編輯無遺

三子定論

凡例

一王子定論先生自傳習錄以及正集外集年譜
全書等採錄精華允稱美備

一是書告成首尾五年三易其稿先生曰是可以
無憾矣因付梓以公海內

一是書成先生復得古今諸公論辨因備載之為
斯道慶

受業方寧禮識

男王謀良謹書

履歷

朱子諱熹字元晦號近翁江南婺源人宋建炎四
年九月十五日生登進士歷官秘閣修撰轉朝
奉大夫年七十一卒贈徽國公諡曰文淳祐元
年從祀孔廟

陸子諱九淵字子靜號象山江西金谿人宋紹興
九年二月乙亥日生登進士歷官將作監丞轉
奉議郎知荆門軍年五十四卒諡文安明嘉靖
九年從祀孔廟

三子定論

履歷

二

王子諱守仁字伯安號陽明浙江餘姚人明成化
八年九月三十日生登進士歷官兵部尚書擒
逆藩封新建伯年五十七卒贈新建侯諡文成
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

目次

朱子定論

四十則

陸子定論

五十七則

王子定論

四十三則

三子學辨

二則

三子定論

目次

三

古今論斷

十八則

艸堂附論

八則

三子定論朱子卷一

王復禮曰。讀書守章句。耶為聖賢耶。文成所輯。定論非徒証朱子之章句。實示人以作聖之方耳。故劉念臺先生論定論一書云。朱子可謂善變矣。由支離而易簡。庶幾孔門間道之地。而文成殆其功臣。歟。復禮重訂而增廣者。正以見朱子未嘗不尊德性。與陸子同也。原無異也。道如是也。為定論第一。

朱子定論

三子定論

朱子

答陸象山

某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畧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于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耶。與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意。應之。蓋嘗學

于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論及爲幸也。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開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誣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與林擇之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關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于身故在。

三子定論

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

又

某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于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但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

某近覺向來垂謬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惴。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

答林克之

克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此固克之平日所講聞也。

三子定論

與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某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個伎倆商量。

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
嘆惜而已。

又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安
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
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
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耶。

又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工

三子定論

朱子

四

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
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
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
沒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
學乎。

又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為恨。年來覺得日
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奪却精
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而

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為賢者謀也。且
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
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
又失此機會。極令人恨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
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沒
無純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
處也。

答呂伯恭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

三子定論

朱子

五

又多強探必取。奔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眾病非一。
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
懈。庶有望于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
也。向來所聞海論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殆合無
疑大抓前日之病。皆是氣質驟妄之偏。不曾涵養克
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答黃直卿

為學。而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
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

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舉一二節目漸次
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頓
勇草。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答何叔京

前此簡易拜稟博觀之說。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
如此。然觀來論。似有未能盡會之意。何邪。此理甚明。
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
者。為不少矣。某近日方有少曾發處。如鳶飛魚躍。明
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
三子定論 朱子 太

答何叔景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
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
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於章句訓詁
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有若亡。無一的實見處。

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

某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惰苟簡。無
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
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
不復強。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
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

三子定論

朱子

七

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
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
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辯詰。何耶。所喻多識前言往
行。固君子之所急。某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
未得。倘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
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
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
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
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

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其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會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說故事時。節其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還有會心處。一唱然耳。

三子定論

朱子

九

答潘叔度

某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盲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目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百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答潘叔恭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

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制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于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亦只往往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備以告之也。

答張敬夫

某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

三子定論

朱子

九

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強輔。因循汨沒。書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問道。聊以拙自修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放棄于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勸。懷然度日。惟恐有意而失之也。至于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

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樣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到一道看了。正是意味深長也。

答周純仁

閒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三子定論。朱子。十。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向外之患矣。

答竇文卿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颯。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側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膏脂鑊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三子定論

朱子

十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于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實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功夫又草草。所以終身于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夏秋爾。

與田子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連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

近裏而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與劉子澄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為修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備約端始。始知文字語言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三千定論。朱子。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為取舍也。

又

日前為學。綏于反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現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云。耳中絕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于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錮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答符復仲

所論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合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

三千定論。朱子。

主

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答吳德夫

承論仁字之說。是見用力之深。某意不欲如此生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于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于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豎而問無齒。夾之譏也。如何如何。

答陸象山 以下俱新增

歸來臂痛病中絕學損書却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恨未得款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答諸葛誠之

示論競辨之論。三復慨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于吾之所急。吾人所學。弊繁着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于二者之間。果主于定論。朱子。何處乎。子靜平日自在。正欲身率學者。于天理不一。一毫人欲。雜于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

答呂祖儉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以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事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啻以彼為重。而反輕。定收飲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書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于已。而在于書。不在于經。而在于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

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之域也。

答陳師德

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於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

示洪慶

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正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

三子定論 朱子

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

語錄

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

又

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無存養之功。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措一字。亦何所益。况未必能通而不誤乎。

又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及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下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如說仁義禮智。會認得自家如何是仁。如何是義禮智。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會如何學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

又學者須於主一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的義

三子定論

朱子

夫

理無安着處。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因不免有緩散時。但總覺便收斂得收斂時多。緩散時少。便是長進處。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非是別去求个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無求不得之理。

三子定論陸子卷二

王復禮曰。世人謂文公與陸子不合。殊不知其推尊佩服不一。而是語詳附論中。宋史列傳。陸子講論義章于白鹿洞。聽者至有泣下。淳熙朝嘗陳五論。一論健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俊傑。相與論道。經邦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彌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知荆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稱其為躬行之效。是陸子誠幼學壯行者矣。安所為禪也。茲特纂此。正以見陸子未嘗不道問學。與朱子同也。原無異也。道如是也。為定論第二。

三子定論

陸子

七

陸子定論

與朱元晦

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

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

與李育幹

古先聖賢無不辭學伏養尚矣稱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天子生於晚周麟遊鳳青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三千定論 陸子 皇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於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遁於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既厥終罔顯爾唯訓於朕志若作酒醴爾為勉葉若作和羹爾為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與陳正巳

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願其心苟病則于此等事業奚啻

警者之想鐘鼓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神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宿之車厥刑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

與曹挺之

大抵學者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脩縱欲汨沒而不能自振日月逾邁有泥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酒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亦可隨處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與傅聖謨

三千定論

陸子

尤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為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為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為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為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為非道邪謂印身大道則是身者皆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貧窶不能不為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如不厭憂之

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節食。飲。不。改。其。樂。財。見。纓。絕。不。以。為。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巖。釣。涓。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簪。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為。累。無。乃。未。得。為。聞。道。者。乎。以。聖。漢。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為。道。之。蔽。而。然。乎。

又

三子定論

陸子

手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新。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于。禹。之。抑。洪。水。此。皆。聖。漢。所。宜。以。為。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沮。沒。聖。漢。乎。

又

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冥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悉。成。惑。亂。

與傅子淵

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

與彭世昌

堯舜之盛。詢于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為起。予顏淵為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在於不恥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賤人之言。滅獲之。皆當取之。

與趙詠道

三子定論

陸子

圭

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實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

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俯躬者。不習于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兩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車。與踐行之。純焉。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弊生。又安可以其。輕。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

與黃循中

人。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人。視。若。貨。

三千定論

孟子

圭

疵。豈。不。甚。可。歎。哉。窮。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美。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憫。為。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蟲。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

與楊敬仲

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為。仁。由。已。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孟。凡。杜。之。銘。成。湯。猶。賴。

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

與張季悅

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政。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

與趙子直

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責。吏。所。以。為。民。而。今。官。

三千定論

孟子

圭

吏。日。增。術。以。股。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脉。無。復。為。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

與趙然道

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存。性。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已。乎。

又

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

與李宰

子定論

陸子

論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為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為之不靈。此理為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不由講學。無自而復。

與蘓宰

為守宰者。附不可以託。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必指解書。則命為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

為繆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

贈劉季蒙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上禪徒。真偽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崇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

贈二趙

書。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得其質。本末終始。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為病。祇以為益。不得其

子定論

陸子

論

質而弊於其末。則非以為益。祇以為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

答或問九則

傅子淵自此歸家。陳正已問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正已。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又

或問異端。先生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又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又

吾于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

又

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又

三子定論

孟子

孟子

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又

先生在勸局日或問曰先生如見用以何方治國先生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又

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洪水文不誤後生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非處優遊涵泳久自得方

又

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焚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語錄二十七則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棄侮謂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聖賢道一爾自字無好

三子定論

孟子

孟子

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又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又

後生看經書須着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既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發諸庶民而

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又

讀本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槩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

又

漢書食貨志後生可先讀。又看讀周官考工記。又云後生宜看繫辭皆贊嘆聖人作易。

又

文纔上兩字一句便要。有出處使六經句不謂偷使。

三千定論

陸子

堯

又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尔要曉此意是為公不是私。

又

窺究磨練一朝自省。

又

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是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

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

又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又

釋氏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習擬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又

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三千定論

陸子

堯

又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又

有學者因事上一官員書云邊惡揚善沮姦佑良此天地之正理也此理明則治不明則亂存之則為仁不存則為不仁先生擊節稱賞。

又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之論學者所用非所

學所學非所用

又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人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已。問與辨。皆須印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况非聖人。豈有任私智而能進學者。

又

三子定論

陸子

幸

東書不觀。遊談無根。

又

梭山一日對學者言曰。文所以明道。辭達足矣。意有所屬也。先生正色而言曰。道有變動。故曰文。文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這方見文。文不刊。這裏說甚文。

又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又

學者不自善。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宇。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窮到極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又

讀書接事。問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

三子定論

陸子

幸

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

又

做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滯于樂。至哉。真聖人學也。

又

積思勉之功。舊習自除。

又

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時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又
學能變化氣質

又
其皆是逐事逐物考究磨練積日累月以至如今不
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
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
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與子
姪說以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去理會
好笑

三子定論

陸子

王

君子喻義章講義

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
習但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口勉焉博學審
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繇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
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繇是而仕
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
得不謂之君子乎

三子定論王子卷三

王復禮曰文成一代巨儒豈不知讀書窮理其
所真切示人者欲人以致良知為要而以讀書
窮理輔之也明武宗稱為學道人世宗稱為有
用道學穆宗稱為當代真儒神宗稱為王某學
術原與宋儒朱某互相發明何常因此廢彼可
謂知臣者莫若君矣今故謹述其語正以見文
成未嘗不尊德性而道問學與朱陸二子同也
原無異也道如是也為定論第三

三子定論

王子

王

王子定論

答徐成之

與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
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
頓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于身其亟所稱述以
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
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
數言者孔子孟氏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

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繁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言。徂於其異。而遂不之察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以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于須臾之間也。是其為言。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三子定論。王子

雖韓文楚詞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于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自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挂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若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僕嘗以為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

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擅放厥斥。若砥砧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三子定論。王子

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寬也已。故僕嘗欲目天下之濫。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于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與庵也。夫學術者。古今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常為天下公言之。

而豈獨爲與庵地哉。

又

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在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

答歐陽崇一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

三子定論

王子

王

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問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

答陸元靜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于理。卽不視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視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

也。視聞思爲一于理。而未嘗有所視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源者也。

又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于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耳。

答顧東橋

三子定論

王子

王

某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問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提。何耶。

又

子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卽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

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以貫之而無遺矣尙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故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執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

與王純甫

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三子定論 王子 秉 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辨別

又

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

寄聞人邦正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反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于舉業乎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異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于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邪

答羅整菴

執事所以致疑于某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于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于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畧于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于枯槁虛寂之偏

三子定論 王子 秉

而不盡于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于聖門獲罪于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于執事之正直哉

答陸元靜

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答張元冲

問二氏與聖人之學。皆有得于性命。但二氏着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切于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卽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卽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答舒栢

三子定論

王子

聖

舒栢有敬畏累洒落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敬畏。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灑落。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于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失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幸擾。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懼作和融。澄徹克塞流行。

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也。是灑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為灑落累耶。

與同志

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同志已知其說。而實用者。絕少。皆緣見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得力。雖比支離稍有頭緒。然五十步百步之間耳。

示王畿錢德洪

三子定論

王子

聖

人心自有知識。已為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為。供不着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痛。不是小小。示王嘉秀。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為為己。辨焉入于墮陷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有志聖人之學。乃墮于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

答徐曰仁

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

答陸元靜

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
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更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答黃以方

三子定論

王子

聖

講習討論下許多功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

答陳九川

致知之說聖人已指以示人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夫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示南元貞

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轉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于文則其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

示劉伯頌

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

三子定論

王子

聖

習禮為不切時務此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示劉君亮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個驕情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于靜處涵養却好

示螺川諸生

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兩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

成功豈不誤已誤人

答或問八則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又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常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

王子定論

王子

聖

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覺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又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

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已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

又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工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為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王子定論

王子

聖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又

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又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曰吾昔居滌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于得姑教之靜坐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為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

又

一屬官聽講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雜不得為學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

三子定論

王子

聖

諸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詬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却是着空

語錄九則

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內外之分斯其以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

又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佛老

又

三子定論

王子

聖

良知在夜氣發時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又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又

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

又

所惡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又

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餘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

又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又

三子定論

王子

果

隨處體認天理

止至善講義

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驚其私心于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溺其私心于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過也。

三子定論引證卷四

學辨二則

徐文貞階曰。朋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爲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爲一事。或引學問思辨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菴象山兩夫子均爲聖人之徒。但入門有不同。其說雖殊。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者問此也。學者學此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詰故尊德性者。君子

三子定論

學辨

十

之所主以爲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

義既不免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
沿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脩齊之實矣此豈獨不
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乃若學
問思辨篤行其所爲博學者非淵略於踐履而徒務
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
蓋君子修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
疑則問之宜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宜慎思而猶未
能了然於心則辨之宜明辨之既明則益致行之而
弗息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
主于定論

學辨

二

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
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爲聖人之徒則
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
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聖之所以爲聖踐
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
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
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託於朱子
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託於陸子而詆朱
爲俗也今日均爲聖人之徒則其所爭者固已得矣

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辭旨本自曉白蓋
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夫之
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
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學者
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
一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構立並行者之可倫是
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專道問學而其
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爲專尊德性而其言不
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
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
於紛紛之說矣

蔡忠襄懋德曰學問一事求其是焉已矣若中無所
是而隨聲吠影與自以爲是而操戈翻案其人心術
皆已得罪聖賢又何從知學問之真原哉所謂求其
是者非如後儒疑似牽合依傍湊泊以前人言句爲
模而我型之也蓋叩之內心而洞然晶瑩驗之人倫
世故而著然中窾印之千百世前後四海內外而靡
然符合不差毫黍如此而已矣惟我陽明先生負不

三千定論

學辨

三

世出之資歷生平未經之患難一旦傲然提出良知兩字直快淋漓瀟灑之嫡血盡滌詞章詡詡功利之積氛至其勛業節義隻立古今尤令人瘦視真儒大用而一洗道學迂腐之疑而或曰良知之學近於禪而卒流為國虛篤行君子多不滿焉夫良知兩字非初自先生附子與氏之言也夫子與氏禪乎否耶良知之第一逗現為孩提愛親稍長敬兄夫愛親敬兄圖虛乎不耶且以吾人証之縱一墮地便能乞乳未幾見他人而嗷見父母而笑此嬰兒之笑與歷山

三子定論

學辨

四

之號藁有二良知乎可謂圖虛乎江次翁來母避亂遇賊輒泣告有父母在賊不忍犯荀巨伯看友人病賦至願以身代賊相顧嘆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回軍去此盜賊之知孝知義與陶唐四岳之明揚交讓有三良知乎此可謂圖虛乎設使離古博聞之儒僅習問安視膳之儀卒然遇利則攘臂遇害則掉頭絕非嬰兒嗷笑面目此可謂切實乎又使角巾袷帶之僞口講仁義道德之訓一值生死之交鋒刃之際迷匿本心曾查賊之不若此可謂切實乎

乃以嬰兒不假學識盜賊不能漸滅人人各具刻刻逗現之良知而疑為禪竟陽明乎抑究自已也或又曰晦翁傳註尊為功令而陽明間有異同不無可議夫陽明之問有異同此所以為晦翁知已也蓋晦翁以繼往開來為已任故汲汲表章六經四書詞句之間豈無千慮一失且其入手稍未易簡當時為湖辨証已自異同而白鹿一會則晦翁引象山為知已又其晚年自悔有云近日方實見得向來支離之病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將經世事業別作商量

三子定論

學辨

五

講究不亦悞乎可見晦翁勇於聞道何嘗自護其過而今人必代為護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以雷同附和為知已者此在末俗人情則然豈可以例聖賢心事哉且晦翁悟後謂因良心發現之微猛省提撕使人不昧則是做工夫的本領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此與陽明有何異同後人自看不到耳然則良知之學迄今寢失其傳者又何也其故有二一則聰明浮慧掠前人光影而悞以任性為良知一則義路膠滯喜翻前人公案而謬以執

見救。良知嗟乎。天下之適燕南懷漸述漸遠者多矣。豈獨先生之學為然。而乃以歸禍先生哉。今願學先生之學者。先掃成見。平心和氣。讀其書。知其人力。究其宗旨之所存。以及下手格致之竅要。而又廻助於夜氣清明。就正於真師。良友。確見其果。因虛與否。是禪非禪。而後去取從違。可以自判自決矣。

論斷十八則

孔太常燁曰。陸子天稟純明。學無凝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古乎。抗志弘毅。師道尊嚴。記久傳

三子定論

論斷

六

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諡曰文安。於義為備。中文定時行曰。世以偽學霸術。詆訾文成。原未知文成不足深辨。其謂自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佛老莊列而後可。若文成祖述經訓。羽翼聖道。豈其自創一門戶耶。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氣節文章功業。文成兼之。而謂之禪。可乎。夫抵近世儒者。褒衣博帶。以為容。而究其日用。往往病於拘曲。而無所建樹。博物洽聞。以為學。而究其實。得往往徂於見聞。而無所體驗。若文成者可謂真儒之有

用而非拘曲。實學之自得。而不專於見聞矣。

顧端文憲成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為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空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為精密。

王弼州世貞曰。朱子表章之功。與天壤俱。敏不在訓詁章句之末。其所訓詁章句。為不失聖人之統而已。而未必盡得聖人之心。文成非求悟也。為不盡得聖人之心。而悟也。今其所揭致良知一語。簡切痛快。實

三子定論

論斷

七

可接孟子之性善。而他訓詁章句。小不盡合朱子耳。非不盡合聖人也。又曰。文成勲最大。而又能直指心訣。以上接周程氏之統緒。言立德立功者。無兩焉。劉忠正宗周曰。文成云。良知即天理。可謂直下頂門。程伯子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至朱子解至善。亦云。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文成於此。亟首肯。是文成之言。即孔孟之言。程朱之言也。

鄭端簡曉曰。文成功不在靖遠威寧。下其學術。非潛

心內省。審自體察者。慎勿輕嘗也。

趙玉峰士麟曰。朱陸入手不同。其於大原則一。學術止論差不差。不論同不同。又曰。陸子之學。在人情物理。事變上用功。荆門之政。幾於三代。晦翁門人。吹毛求疵。其指為禪。亦覺欠公。

蔡九霞方炳曰。尊朱排陸。蹈影吠聲。比比而是。殆將以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為自私之務。耶。文成揭出良知。如重裘振領。然習傳註之學者。羣詆之。自朱子定論之書出。而議始息矣。

三子定論

論新

八

林西仲雲銘曰。文成致良知之說。實千聖相傳道脉。乃當時多有詆為偽學。陳建作從信錄。亦惜其講學之偏。為文章功業之累。其矣。理學之難明如此。

毛稚黃先舒曰。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乃考亭見道以後語。斷無疑也。後儒苦泥朱子前說。必欲墨守而輸攻之。則凡聖人性命精微之說。豈皆可詆訶而駁議之乎。又曰。文成功名學術。皆卓犖光大。表表千古。而議者謂成功用詐。學術近禪。豈不謬哉。江彬桂萼之徒。謾忌百出。究於文成何損。適成其為小人而已。

黃石齋道周曰。陸子淵源家庭之中。有禮有法。施于州郡。築險賑饑。隨方立濟。極不是禪家作用。而晦翁詆之為禪。宜子靜之不服也。凡讀書看古人。爭難處。只是借來發端。開吾窟窿。不得隨他河墻。罵壁如晦翁之格。致子靜之良知。皆有瑕。亦皆不達于聖門之學。非如今人一向走空。遂落西竺雲霧也。必須高明柔克。沉潛剛克。兩克之功。隨人變化。用子靜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劑子靜。使子靜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滯于沉潛。雖思孟復生。何間之有。朱士美云。此莫近

三子定論

論新

九

千調停。吾石齋曰。天下事。惟邪正兩家。調停不得。既是一家。何必苦自異同。

陳文溪九叙曰。舍吾性中自有之。真覺。奪世間不必有之。文辭。自擇寶珠。珍其微。帶無論律。諸聖教。當坐操戈。即使証諸考亭。亦譏逐影。而舉世賀賀。罔識所歸。是當考襲于文成。傳習錄。以識其宗。參伍于朱子。悟後定論。以正其謬。因考亭以得文成。因文成以得吾夫子。一貫之旨。亦在學者自得之而已。定論一書。年之晚。與不晚。未足深辨也。

汪致野曠曰。文公窮理。文安辨義。利文成致。良知隨處體認。天理有何異。同世之妄毀者。甘心拾桂。尊之唾餘。蔑儒。叛道。可哀也已。

黃樂洲宗義曰。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馬者也。按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為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為禪矣。此東坡所謂墻外悍婦。碎飛灰。火如猪狗。嗥者也。

董觀山場曰。朱陸異同。聖學一大關鍵。然分之為朱陸。合之為孔子。初無同異也。子思子曰。夫焉有所倚。

三子定論

論斷

十

孟子曰。何必同。可以思聖學之淵源矣。

潘廣虞兆元曰。陸子全集千頁。王子全集三千頁。世之謗二子者。有理路不明。而錯解其文義。如陸子嘆世人不能身體力行。以致經書陸沉。文成言聖人之述六經。見諸行事。而後筆之于書。亦猶世之祖父遺子孫。以名狀數目。記其家之產業。又言聖人本體虛無。猶大學之明德。中庸之率性。不似仙佛之虛無。徒從生死起見。其中事物流行。不為心體障礙。亦猶日月風雷。不為太虛障礙。未嘗言心體下要善太虛不。

要曰。月。今世人乃謂陸子欲陸沉經書。文成藐視六經。為名狀數目。又謂文成以不障太虛為妙。則去了。

日月便是鬼魅世界。心體中容不得善。則是太虛中容不得日月乎。此一可笑也。有以他人之言。而攪入誣罔。如相士異文成之貌。曰天下有斯人乎。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結聖胎。鬚至下丹田。聖果。此相者之言耳。今謂其講學之語。雜出釋教聖胎。聖果。齋壺。而見二可笑也。有刻于推原。而以流弊歸禍。夫陸王二子。何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何嘗不教人躬行實踐。第謂作聖之功。不徒在紙上講解。必須辨義利。致良知。今乃云天下之士。心不習于訓詁記誦。辭章則用之于詩。逸遊賭博。欲其無學。無知。無善。無惡。又云一講良知。便都無事。又云外物不知。亦不求于心。然二子何嘗不求于心。何嘗便都無事。何嘗縱人逸遊賭博。三可笑也。有以其偶用釋典字眼。遂斥為禪學。如語錄中。上根接引。詩中飛錫等字。不知宋儒詩文語錄中。此等字。不可枚舉。今不以意逆志。而以辭害意。可乎。四可笑也。總之二子全集。世人不。

三子定論

論斷

十一

躬行實踐。第謂作聖之功。不徒在紙上講解。必須辨義利。致良知。今乃云天下之士。心不習于訓詁記誦。辭章則用之于詩。逸遊賭博。欲其無學。無知。無善。無惡。又云一講良知。便都無事。又云外物不知。亦不求于心。然二子何嘗不求于心。何嘗便都無事。何嘗縱人逸遊賭博。三可笑也。有以其偶用釋典字眼。遂斥為禪學。如語錄中。上根接引。詩中飛錫等字。不知宋儒詩文語錄中。此等字。不可枚舉。今不以意逆志。而以辭害意。可乎。四可笑也。總之二子全集。世人不。

能盡見。可以妄肆詆毀。愚惑初學。真所謂心逆而險。言僞而辨者矣。

李長人官曰。自歷聖先賢以及諸儒。其授受之際。果在敦本乎。抑在徇末乎。如道僅徇末。將端木顯徐宜奪顏曾之席。如道必敦本。則孟子所云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者。非略學問也。蓋已統千古學問。無復有遺焉者矣。吾故曰。本體不廢。功夫不離。本體分則均非合。則皆是陸之尊。自誠明者也。本體即功夫也。朱之道。自明誠者也。功夫即本體也。中庸誠明並列。

三子定論

論語

七

道中以天道人道。惟曰誠者。誠之者。遂不更存明名。其後亦祇有至誠之人。未間稱至明之人。則明也者。誠之功夫。而學問惟一尊德性矣。無疑於德性問學之同。豈猶有疑於朱陸之異哉。

黃主一。百家曰。今天下講學者。假鈺釘帖。括名為。整註。因以慢罵象山陽明。直指為告子邪說。蓋其腹中。空虛非此不足為藏身之術。故語詩文。則曰此詞章也。而已。可以不學矣。語經濟。則曰此事功也。而已。之不材。可掩矣。于是肆口無忌。妄行批駁耳。

三子定論附後卷五

四勿學者王復禮著

二子不諱學禪

朱子嘗言始見延平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某遂將所謂禪權倚闕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辨漏百出。陽明子亦曰。某早歲業舉。弱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苦于眾說紛擾。茫無可入。因求讀

三子定論

附論

一

老釋欣然有會於心。然于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念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觀此。則二子始皆留心于禪。而後從事聖道。勇于歸正。不掩其非。是蓋以身為教。欲使學者慎所趨耳。

二子虛懷可証

淳熙二年。陸子會朱子於鷺湖。朱子和陸子詩。行卷

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舊學商量。加遠密。新知培養。轉深沉。之句。八年。朱子爲南康守。陸子往訪。朱子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率僚友諸生。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陸子講君子喻于義一章。朱子請書講義。受藏。跋其後云。陸兄子靜。來自金溪。某請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激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某猶懼其久而或忘也。復請子靜筆。

三子定論

附論

二

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逃于入德之方矣。又嘗與陸子書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日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耶。又與陸子書云。病中絕學損書。卻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恨未得款曲承教。盡布此懷。又與周叔謹書云。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又與諸葛誠之書云。感勸同志者。兼取

兩家之長。不輕相訾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子靜不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于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又與符復仲書云。所論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即便舍去可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又與呂東萊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又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朱子。詆陸子。朱子曰。南渡已來。八字著那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

三子定論

附論

三

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是朱子推許陸子可謂至矣。至文成服膺朱子數條。亦附錄可証。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朱子者。陽明子曰。是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朱子先時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朱子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又答徐成之書云。朱子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僕于朱子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願朱子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

明于天下而陸子獨蒙無實之誣欲為一洗此僕之至情也又答羅整庵書云僕輯朱子晚年定論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生平于朱子之說如神明善處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也又答南元善書云竊嘗喜聯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為今之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又序紫陽書院集云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為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

三子定論

附論

四

妙也歟又讀岳麓書院三詩云細想兩夫子此地得徘徊與我來實仰止匪伊事盤遊并殿堂釋菜禮從容下拜未張息遊地句又題白鹿洞對亭詩有一笑仍舊顏覩我鬢先變悠悠萬古心默辨可無辨之句世以三子為不相能者豈通人之論哉

三子預防流弊

朱子與林擇之書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

漸滴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是朱子未嘗不愁講論之弊流于馳騁而陽明子示孟源云聖賢之學但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蓋矯枉救偏不得不然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為足憂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

三子定論

附論

五

勉于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是陽明子亦未嘗不愁定靜之弊流于空虛也愚謂兩無相悖而適相成必如朱子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其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有義理不詳其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為已多不得力又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并如陽明子示遊學之士云吾欲懲末俗卑污多就高明引接今見學者流入空虛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存天理去人欲為省察克治實功

庶為得之。

二子出處相合

朱子以宋建炎四年九月生。王子以明成化八年九月生。是生時同也。朱子葬于慶元六年十一月。王子葬于嘉靖八年十一月。是葬期同也。朱子年十一。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傲。王子年十一。問其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王子曰。恐未是。讀書當作聖人耳。是齟齬年立志同也。朱子年五十。重建白鹿書院。講學其中。王子亦

三子定論

附論

本

年五十。居白鹿洞。修南昌誌。與湛甘泉。霍元崖等講學。是先後一轍。同。朱子年五十四。作武夷精舍。王子亦年五十四。門人為立陽明書院。是尊崇營建同。至于朱子之生。瑞井流虹。王子之生。瑞雲入夢。是感兆同。朱子十九登第。王子廿一題名。是早發同。朱子以新安山名。號紫陽。王子以會稽洞名。號陽明。是稱謂同。朱子改建嶽麓書院。與諸生遊息討論。王子亦嘗至嶽麓。偕友人賦詩懷古。是勝地歷覽同。朱子立濂溪祠。以風學者。王子亦修濂溪書院。遊學之士日眾。

是繼往開來。同。朱子論降洞獠。王子諸蠻効順。是德化異類同。宋孝宗稱朱子安貧守道。明世宗稱王子有用道學。是見知人主同。獨惜朱子歷事四君。立朝僅四十日。王子歷事三君。再起兩廣。提督四省。宅不能一日安于廟堂之上。開陳啓沃。是有志未竟同。羣小幼朱子為張浮鷺誕。簧鼓後進。謀為不軌。而王子亦遭事不師古。言不稱師。好服古衣冠。談新學之謗。是誣陷黨禁同。朱子褫職于生前。王子停爵于身後。甚至波及門人。流季通。貶薛侃。是坎壈貽累亦同。然

三子定論

附論

七

天心好還。道不終晦。朱子贈徽國公。諡曰文。王子贈新建侯。諡文成。俱從祀孔廟。是崇德報功無一不同也。嗚呼。若二子者。何其異哉。善乎神宗之言曰。王其學術原與宋儒朱某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宜其死生出處。若合符節。不偶然耳。

二子原無可議

一人聞見有限。何可輕議前人。文成集朱子晚年定論。或有議之曰。往還書牘。未必皆出晚年。何得悉斷以為悟後之語。不知文成答羅整庵少宰書云。其為

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及。雖未必盡出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是文成早已自言之矣。何待他人指摘。或又曰。朱子之學。上接孔孟。何用委曲調停。有何不得已。此不獨不知文成。且并不知道朱子。蓋文成之輯是書也。非以廢問學也。乃以証朱子之生平。得力真能接孔孟之傳者。在此不在彼。故不得已而委曲調停。以明聖學之精微。以破世人之迷惑。此正所以表章朱子也。何反訾之哉。或又曰。此

朱子定論

附論

八

朱子偶然謙抑之詞。微涉頓悟。不事問學。殆與象山合者。故探以成書。以朱子攻朱子。其意謬且險。噫。是何言歟。夫學術者。天下古今之學術。非文成所得私也。若以朱子自知自勉之言爲謙抑。則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與其一時君臣相警戒之語。皆謙抑之虛文乎。以朱子見道之言爲微涉頓悟。則中庸之率性。夫子之知天。顏子之嘆曾子之唯。皆頓悟之小節乎。是不以精一之傳歸朱子。而徒以口耳之學視朱子也。其爲謬孰甚焉。然予攻朱子生平所詩。

論孟不止一次。降典癸未。有論孟要義訓蒙曰。義時年三十四。乾道壬辰。有論孟精義。時年四十三。淳熙丁酉。有論孟集註。時年四十八。是文成所謂朱子中年之說。未爲無據也。况朱子嘗云。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又云。始知文字語言之外。真別有用心處。又云。今日正要清源正本。豈可汨溺于故紙堆中。又云。出入口耳之餘。全不得力。又云。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語言文字。又云。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是朱子

朱子定論

附論

九

亦屢屢自言如此。何世人不察而漫議文成耶。抑更考年譜。朱子年七十一。易贊前三日。尚改誠意章註。是虛中無我。惟恐繼往開來之或誤。此正朱子之所以爲朱子也。後人文何必曲爲之諱乎。至于陸子語錄。其門人李伯敏所編。陸子曰。編得也是。但言語錄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時說。有不必錄者。蓋急于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又曰。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言。爲其不能盡解。乃以已意雜之。而或失

其實也是語錄之未必皆醇。陸子亦顧自言之矣。後之學者何求之過刻耶。文成嘗曰。彼議論之與非。必有所私。怨于我。彼其為說。亦將以為衛大道也。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耳。文安曰。只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二子之言誠然。子故簡述之。以曉世之私議而偏聽者。

二子不妨同異

道也者。人所共由之路也。學也者。由之而至其處也。故生安困勉學。雖不同。而道無或異。亦猶路之遠近。

三子定論

附論

十

紆直遲速不齊。而其所至則一也。何獨于朱陸之異。同而疑之。而况乎不止此也。晦翁之祭前軒曰。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濟。而晚得其味。蓋紛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是朱張亦嘗異同矣。不寧惟是。程子曰。定夫溫厚。龜山聰悟。又曰。和靖魯思。叔俊是同門。有異也。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又曰。明道之言。大處與伊川。

合小處却不同。是同氣亦異也。至于諸儒之中。或主諱或主敬。或主誠或定性。或窮理或求放心。或攷其知道固無異。而得力不同也。此僅以先儒言之也。進而攷之。賢者亦然。愚魯辟咤。質不同也。果達與藝才不同也。裘馬願共。無伐無施。志不同也。尊賢容眾。與可拒非。教不同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不同也。進取不為。狂狷不同也。動靜樂壽。仁知不同也。非惟賢者為然也。聖亦有之。故伊尹任而伯夷清也。柳下和而孔子時也。堯舜性之。而湯武身之也。然究言其極。道之不容或異。而亦不能強同。非獨聖也。陰陽寒暑風雨晦明。天不同也。剛柔燥濕。高下肥磽。地不同也。天地且不能不異。而况于人乎。由是觀之。二子雖或有異。亦無害乎其為學也。而矧其道之未始不同者哉。若徒欲求其無異。則鄉愿之同乎流俗。小人之同而不和。是皆背道而馳者也。又何取乎其為同也歟。

二子古今無幾

理學諸儒。表表于世者。濂溪續往。聖不傳之緒。考亭。

傳註。功在千秋。二程兄弟齊名。西山文定。父子濟美。固不乏其人。卒然。夢如陸子。四人同志。十世義居。文成繼先。儒統建。不世功。屈指古今。能復有幾。金溪陸道卿先生。諱實。究心典籍。嘗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于家。生六子。第三子九皋。字子昭。為諸生。力學能文。授徒以養親。率諸弟講論聖學。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世稱庸齋先生。次九韶。字子美。與朱晦翁友善。講學校山。因稱梭山先生。諸司所薦。詔舉遺逸。所著有梭山日記。次九齡。字子壽。登進士。官教授。為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凡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卒贈朝奉郎。諡文達。呂成公銘其墓。朱文公書其碑。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有文集。行世。次九淵。字子靜。生四歲。問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九歲。能屬文。十三。篤志聖學。十五。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借字。賦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二十四。舉于鄉。三十四。成進士。居象山五年。來學。

三子定論

附錄

三

者論數千人。因稱象山先生。三十七。呂成公約文安及復齋會講于鵝湖。朱子以為警切之誨。佩服不忘。四十三。訪朱子於南康。朱子率僚友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因講君子喻於義一章。朱子跋其後云。切中學者。隱微深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其猶懼其久而或忘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戒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深察。庶不迷于入德之方。五十四。歷官監丞。知荆門軍。率奔吳會葬者以千數。所著文集三十六卷。行世。孝宗稱其滿門孝弟。寧宗賜諡文安。進士。官教授。為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凡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卒贈朝奉郎。諡文達。呂成公銘其墓。朱文公書其碑。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有文集。行世。次九淵。字子靜。生四歲。問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九歲。能屬文。十三。篤志聖學。十五。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借字。賦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二十四。舉于鄉。三十四。成進士。居象山五年。來學。

三子定論

附錄

三

天邊見山小月更。十五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時魯內王勇。素中劉千斤作亂。屢欲獻書于朝。龍山公斥之乃止。二十一。中鄉試。二十八。舉南宮第二人。三十五。抗疏論瑾。詔獄廷杖。絕而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十六。巡撫三省。平漳寇。四十餘巢。改授提督。平橫水桶岡諸寇八十餘巢。四十七。陞都御史。平大帽荆頭諸寇三十八巢。四十八。倡義勤王。拔南昌大戰於鄱陽。擒逆藩宸濠。五十。陞兵部尚書。封新建伯。五十七。總制四省。海思田降寇七萬一千。三千定論。附論。人放之歸農。又平兩廣。氛寨斷藤。諸吹霍。輒疏論以爲賊聚一百六十年。巢連二千餘里。一旦平之。功有八善。是年卒。門人會葬者數千人。贈新建侯。諡文成。萬曆十二年。詔祀孔廟。所著有傳習錄。正錄別錄外集諸書行世。營築室陽明洞。學者因稱陽明先生。海內建書院崇祀者四十五所。各有碑記。其恩德及民立祠肖像。歲時尸祝者不勝數。嗟乎。子牛賢也。有向。應之。兄柳下聖也。有盜匪之弟。此固聖賢不幸。莫可如何者。而陸子一門志道。自柑師友。可不謂賢哉。然

是時晦翁負海內重名。齒復九年。以長陸子。旦起而辨論。不少屈。朱子亦傾心推許。獨請文安升白鹿講席。躬率僚友以聽。當日諸儒與晦翁善者。皆有是乎。其禮厚。陸子何如也。胡家庭雍肅。十世不分。卽江州之廣席公。藝之同居。未足多耳。至文成襲貴介之盛。篤志聖學。固人所難。而抗疏逆閹。蹈危遠謫。不傾赤族之禍。倡義擒濠。豈不爲偉乎。投荒自得。化及諸獠。勦撫並行。四省遺愛。真不負所學矣。昔夫子以四代禮樂。期顏子。而曰。惜我與爾有是。其如復聖蚤喪。三千定論。附論。僅垂空言。然萬世信之。無異詞。今文成道德如是。功業如是。殆所謂翼聖助王者不其然耶。抑予竊自慨焉。士生斯世。淪落不偶。故無由致君澤民。而懷祿苟安。亦何能撥亂反正。若陸子學貫知行。文成才兼。文武明達。諸儒固多誠服。獨其拘牽執一者。既不能設身處地。亦未嘗細攷遺言。求疵吹毛。徒憑已見。或疑其學術。或詆其事功。是誠可異也。夫誠可嘆也。夫二子語意。有在。聖人之語。萬世無弊。下此未免出入。故諸儒集中。論

時者或有之矣。是在纂述者去取得宜而已。奈何世
之人有特存其晦而駁之不遺餘力者。有不知其意
旨所在而漫焉嘗之者。有一篇之中。截去上下文。而
故入人罪者。誠如朱子所云。正使說得十分。是此意
却先不好。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陸子云。惟
至明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于明而臆決天下之是
非。多見其不知量耳。文成亦云。先儒之學。得有淺深。
則其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于心。不必苟
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于是而已。今學者于

三子定論

附論

去

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未
為其害。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其為罪大矣。程子云。
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此言最可警醒。則世
之指瑕求疵者。誠不知其何心。予故輯是書。而兢兢
慎載者。正以見文安文成之讀書窮理。與朱子等益
信。天下有讀書窮理。而不聖賢。斷無有欲為聖賢。而
不讀書窮理者。也是不必疑。而疑無可毀。而毀者。予
安能不為歷數之乎。其疑文安者。一云。六經何以註
我也。夫陸子曰。人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是為知

本者。而言欲人躬行。而不徒講解。即得魚忘筌之意。
豈以六經為可忽哉。一云。程子言性即理。陸子何以
言心即理。不知陸子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具
是心。心皆具是理。其言心即理者。即程子之言理與
心。一朱子之言理無心。則無着處。未嘗稍異也。一云。
陸子不讀書窮理。而或流放曠也。陸子嘗曰。天之一
字。是學陶說起。容心二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
心哉。平心二字。亦不經見。惟昌黎與李翱書云。平心
而察之。又教人曰。後生看經書。須看註疏。及先儒解

三子定論

附論

去

釋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看。漢書食貨志。周官考
工記。皆不可不讀。宋儒又謂陸子讀書。不苟簡。外視
雖若閒暇。而實勤于攷索。伯兄常夜起。必見其秉燭
檢書。徹夜不倦。是倘嘗不讀書。陸子又曰。吾一日所
明之理。七十餘條。又曰。某逐事逐物。考究磨練。積日
累月。以至于今。及曰。天下之理無窮。自吾經歷言之。
即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是何嘗不窮理。陸子
又曰。規矩嚴整。為助不小。又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
則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

人之又一生畧說開諸少頃曰知非否對曰畧知口
 須要深知畧知不得一生飯次微交足飯畢從容問
 曰汝知過手對曰適交足曰爾雖改正即放逸也是
 一言一動無少假何嘗不嚴肅也一云陸子幸朱子
 師門人往寺中為位哭之曰可惜死了一箇告子予
 以為文安之非告子固不待辨第以友誼論朱子平
 昔雅許如何乃至死生之際傷悼之時豈有哭之而
 復毀之者若果爾則哭亦偽矣會謂朱子而若是哉
 此始他人挾私見以妄託之詞耳其疑文成者一云
 三子定論 附論 太

良知不能貫穿萬物而又誤解致字也不知文成嘗
 曰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
 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是何嘗不貫穿又曰
 某于致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是容易見
 得到此今一日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
 光景玩弄不得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又曰同志已知
 其說而實用功者絕少皆緣見良知未真又將致字
 看太易了所以多不得力是何嘗誤解致字也一云

知行何似合一也文成曰知是行的主意行實知的
 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言知行不可偏廢必
 須合一猶大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說也一云文
 成獨學無師未嘗閉帷攻苦也不知夫子焉不學而
 無常師孟子亦云歸而求之有餘師况文成嘗至廣
 信謁斐一齋語宋儒格物且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
 深契之其交友如湛甘泉文宗嚴霍兀崖張東所注
 石潭羅整菴唐虞佐皆往還辨難無虛日是未嘗不
 尋師訪友也年十八與從叔冕宮擊講析文義研求
 三子定論 附論 本

諸經于夏多至夜分二十一至京師又徧購考亭遺
 書讀之二十七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深悟讀書循序
 致精之妙三十五獄中讀易有囚居亦何事省愆懼
 安飽煖坐玩義易沈心見微奧之句三十七讀龍場
 默記五經因著臆說是旅次流離皆不廢學何必下
 帷一室而始稱善誦也一云教人何以舉二氏也不
 知陸澄原引佛氏本來面目為問故文成答云本來
 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不
 消如此說矣况佛氏有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又

陸澄因病從事養生。文成晚之日。區區往年。暮嘗警
力于此。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復一意于聖賢之學。子
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心于是。則神住氣住。
精住而養生之道亦在其中。况神仙之學。與聖人異。
白玉蟾丘長春。彼學中所稱祖師者。壽不過五六十。
則所謂長生之說。不宜輕信。徒自惑亂。繁精竭神。廢
糜歲月。將焉病狂。喪心之人矣。是皆痛斥陸澄所學
之非。何嘗以二氏立說。此正所謂截去上下文而故
入人罪者也。一云。吾儒用兵。王道正直。擒濠不應。

王子定論

附論

王

詐勦賊不宜輒殺也。不知當日非張疑反間。逆藩安
得成擒。不滅寇勦。樂地方烏能底定。夫子之好謀而
成。豈無兵機。四凶兩觀之誅。聖朝不廢。而况于盜賊。
子一云。請告不允。何以棄師離職。擅歸以死也。不知
思田八寨。蕩平許久。乃始班師。其間經畫多方。遷都
臺。興學校。置守兵。嚴戶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且
以散其黨。襲巡檢以世其家。設流官以制其勢。築府
治于荒田。移衛城于八寨。建守鎮于五屯。改風化于
三里。增隆安之縣治。舉林富以自代。處置盡善。事竣

始行非棄師也。請告未下。非不允也。况疏中亦云。病
勢增劇。百療無施。將遂自悟。道廣待命。于紹雄之開
尚求苟全。以圖後報。非擅歸也。不若全函安而卒。文
成總制四省。江西固其管轄。死未踰境。非離職也。胡
弗深考而妄罪之乎。一云。學術非偽。何以身後榜示
禁斥也。不知宋時黨禁。遺此者程朱諸子。主此者侂
冑章惇。明之黨禁。主此者桂萼。群小而遭此者。文成
也不善之。惡其可惡。遂至于陸子之卒。預知死期。詆
為禪學。則夢與九齡坐奠。兩楹者。果何學耶。文成之

王子定論

附論

王

說。州士稱奇。譏其妖說。則堯眉舜目。禹背湯肩者。又
何說耶。其且目為懿恭。比之桀紂。以非毀先儒。為孔
氏家法。不知方人尚且不暇。誰毀更屬何心。此固不
足辨。獨是二子帶道之說。本為中人以上者言也。而
世之疑之毀之者。皆自甘于中人以下。惜哉。
子素稟甚薄。自幼多疾。以至于今。雖性喜研窮。而
深慚寡陋。頃成是書。後附拙論。敬實高明不意
同人謬蒙批點。兼以災梨。務在淺近。易曉。便于初
學。不計詞之俚鄙。閱者諒焉。復禮又識

跋

師堂先生輯三子定論成予讀之嘆曰美哉淵乎是書也朱子之語皆痛自悔責正大賢慮中無我惟日不足深心固未嘗不尊德性也陸子王子語皆躬行實踐隨事體察又未嘗或遺道問學也而世之依聲附和者流非議先儒以至背馳聖學誠有如先生所謂耳食臆斷而未嘗體驗探求之故也何足怪乎至卷末諸論闡揚三子即其成語引證發明考核精詳足醒聾聵合刻之功誠鉅矣哉竊思先君子博聞強記尤潛心于性命之旨所著諧聲字學一書已披繡問世而于性命理道亦嘗就字闡譯第發明全備尚未遑也予無似金根之誦猶且不克安敢談理學而思繼厥志耶然服膺先生者久親獲觀慕之益又數載于茲今讀是刻知先生性學過人克承祖德而不愧庭訓深矣因嘆服健羨不揣庸陋用綴一言以附微名云爾

錢塘同學弟庚嗣集譯跋



三子定論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復禮撰復禮有家禮辨定已著錄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顛倒年月以就已說久為諸儒所駁復禮欲伸陸王而又揣公論既明斷斷不能攻朱子故噓守仁已燼之焰仍為調停之說凡朱子定論一卷陸子定論一卷王子定論一卷後附學辨論斷共一卷皆採諸家之言附論一卷則復禮自為說也困絀之餘仍巧為翻案之計蓋所謂不勝不止者也

先儒正修錄三卷先儒齊治
錄三卷

〔清〕于準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正修錄三

卷齊治錄三卷》提要

先儒正修齊治錄序

先清端平生從不講學而
所行未嘗不合於道素景
慕者漢則江都隆中唐則
鄴侯宣公宋則魏公溫公
明則文清文成文清文成
為理學宗主若漢唐宋諸
公皆不以理學名者也然
江都之正誼明道隆中之
淡泊寧靜鄴侯之智識宣
公之忠悃魏公之度量溫
公之立誠雖不樹理學名

序一

實歸真於理學先清端之
景慕乎諸君子者亦期無
愧於真而已聞往年

皇上以理學真偽論試詞臣於
西苑之豐澤園諸臣呈卷

時

序二

上諭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成
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

斯即理學之真者也煌々

天語先臣遂有定評然平生無

他著述其大端見於政書

吳門蔡子息闕夙侍先清

端教知先清端心故屬之

編次編次已竟麓中存有

手錄雜稿大都皆先儒語

散亂無次蔡子見之恍然

曰往者尊清端公曾命炳

曰予簿有纂錄尚未成書

序三

今政務冗忙不暇及此俟

通志竣後當延子入署為

我排纘之豈料通志甫竣

而山頽木壞矣此願不果

得無所需排纘者即此稿

耶準泯然久之思先人有

志而弗之繼予滋罪矣遂
簿書塵溷中尤無暇及此
今歲自春及夏于役於淮
于役於浙舟車中稍有隙
暇聊為檢點蔡子亦出其
平日所鈔見示曰得備錄
而成是編不立體於身心
無以致用於家國不於齊
家治國著其經濟則所謂
正心修身者豈免迂踈無
用之譏故以言正修言齊
治者並錄之以徵天德王

序四

道之全而仍以言正修言
齊治者分錄之以徵顯仁
藏用之別雖繼先清端之
志而作未識有當於先清
端纂錄初心否余小子蓋
日凜々於斯惟正修齊治
之君子有以教之
康熙歲在著雍困敦之冬
日石州于準謹序

序五



正修錄纂例

先清端公一生自勉勉人祇以檢束身心為務故平日所手
錄及余小子今所推廣者似於身心稍有裨益因而取名
正修勿習大學章句便知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此學者口
頭語意中事非獨理學家始可拈提也

名正修不名誠正者不敢附朱子平生所學止此四字也以
切身心之言名正修因以切家國之言名齊治言齊治而
不及乎此書不為有天下者言也言正修而不及誠致格
此書不專講入微工夫也雖然知齊治矣乎天下豈外是
苟弗用格用致以底於誠亦豈可漫言正修哉

正修齊治一錄偶爾取名非專發明大學宗旨妄作具氏行
義丘氏行表補之續閱者幸勿以前人之書相比論嗚呼其
簡畧

簡畧

錄中所採大都採之刻本間有採之抄本者百中一二耳其
人久赴修文業經論定言可採則採之未見其言則缺之
非敢擅進退可否之權不欲形愛惡分別之跡閱者自知
之

人以言重可即言以知其人言以人重當即人以存其言使
其人因是書而存未必非人已一體之公心善善欲長之
厚道也

理學家言分彼此爭異同係各樹壇坫故我見難忘先清端
公不從理學中立名胸中絕無彼此異同之見特理學家
言亦所採錄弗敢遺也

先清端公平生不佞佛亦不專闢佛蓋緇徒從釋儒者從儒

則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此即夫子語上語下之旨
試觀二程教人處便是分門陸子宗明道朱子宗伊川各
自承受不必強扭為同指歸則一不必強判為異呂涇野
先生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子雖入門路徑微有
不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故語之爭論同異者不錄

大學言致知觀入良字孟子言良知加一一致字此王陽明先
生洗抉孔孟真骨髓而與元公無欲純公天理為真水乳
也舉世宗之梁溪顧高兩先生第辨無善無惡四字近於
禪之不思善不思惡耳然顧涇陽先生曰陽明之所謂知
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謂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
知也高景逸先生曰人心之靈莫不有良知也因其已
知而益窮之至乎其極致良知也並未嘗貶駁良知今將

致良知比之小人無忌憚謂能壞人心能壞世道能壞國
運噫是何言歟故言之罵詈姚江者不錄

簡畧

士歸儒僧歸釋各成其類各行其教身為儒者勿親其人勿
親其書可耳而乃習成蹊徑以不闢佛為闢典羅念菴先
生曰今人將此作一大事件以為講論不明將至誤世試
思伊川講明後又出了幾箇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
誤了春陵夫子故言之闢辨禪學者不錄

所採錄者祇先儒之言當代正多大儒正多著述但其人現
存未敢擅為論定槩不採錄

先儒之言就余所及見者纂輯無遺其未見者殊屢景慕有
闡幽表微之思者幸不惜以藏本見示容當輯為續錄

于氏萊公識

正修錄纂例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離身無學也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離心則身無主也身安可不修心安可不正乎故言之不切身心者不錄

昌黎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軻也死不得其傳焉亦思其所傳者何也不知其所傳論道悖道說經離經故言之悖道離經者不錄

性有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心有道心人心理氣之為分為合知行之為一為二種種分別徒事紛紜許敬菴先生曰口誦聖人之言事事及觀乃為身心之實學若只辨晰名義總說得淵妙清新可聽可喜於人竟何分毫受用哉故言之

正修錄纂例

之祇晰名義者不錄

學者於前輩之言遵其是置其非可耳何必深文巧詆以求勝楊復所先生曰宋之儒者於先輩之著作皆講求而傳習之我朝之學者不然弁髦其說而操戈以逐之其志蓋以求勝也獨不應已之說亦為後人所勝乎挾此勝心曷成學問故言之毀詆先正者不錄

庸德庸言即道也故曰若大路然若不遵道而行便是索隱行怪王陽明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者是為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為異端故言之於奇堅僻者不錄
朱夫子曰為學有二樣一是下面做上來是就事物上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到得上面極處亦只一理一是上面做下來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當然之

各有本業身為儒者方憂聖賢道理挹取不盡何暇探討宗教律觀諸書以資辨駁故語之涉及於禪者槩不之錄本朝學者輩出達而在上固昭代之斗山隱而在下亦聖朝之遺逸當世多一學者亦足彰國家學術之盛惟巍然靈光固不敢遽入即已作古者亦再三慎擇方存一二不敢盡也

于氏萊公識

正修錄纂例

二

正修錄目次	石州 于準 萊公纂
前快	
宋潛溪	蘿山雜言
方正學	雜誠 雜問
王華川	喜聞過說
曹月川	語粹
薛敬軒	讀書錄
吳康齋	日錄
陳白沙	示學者語
胡敬齋	居業錄
岳蒙泉	雜言
商弘載	自修七訣
王守溪	性善對 長語三則
章楓山	語錄
邵二泉	定性書或問 善真誠辨
何燕泉	尋樂述
湛甘泉	澄心錄
王陽明	拔本塞源論
魏莊渠	論學語
羅整菴	困知錄
崔後渠	庸言
張甬川	觀願錄
呂涇野	荅問

韓苑洛	隨錄
唐漁石	疊疊談
鄒東廓	聚講語
李谷平	朱學問荅
王龍谿	陸學發明 對濂濱語 晤荊州語
錢緒山	吾心語
王心齋	語錄
歐陽南野	荅羅整菴書
黃洛村	論學語
薛中離	義利辨
何善山	論學語
唐荊川	論學語
羅念菴	論學語
徐存齋	論學語
郝早服	語錄
鄭澹泉	古言
薛西原	劄記
楊斛山	存繫漫錄
蔡汝濱	僅存語
周訥溪	雜錄
沈虹臺	學知錄
徐波石	語錄
趙大洲	定志明學論
張敬堂	獨鑒

羅近谿	語要
楊椒山	介說
孫淮海	易談
唐仲錫	論格物
薛方山	照心犀
耿楚侗	自警語
李見羅	教學錄
來瞿唐	省心錄
李湜之	自紀
王荆石	廣語
許敬菴	訓舉子語
周萊峯	學道紀言
蔡虛齋	密箴
正修錄目次	
前快	

先儒正修錄 前快

石州子 華萊公纂

宋潛溪先生蘿山雜言

先生名濂字景濂浙江金華人應明太祖徵召歷官贊善大夫謚文憲

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覺

蘊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沖然若虛

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亢然若不可以形拘測

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

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廬一或

觸焉續續乎萃也炎炎乎藝也莽莽乎馳弗息也苟不以畏

為君而欲轡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涵之是猶教援學禮也

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

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

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機采采

其履昧昧其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矣善察機者其以

質視經乎

絲絲芬芬乃政之分純純謚謚乃政之一是故聖人馴而弗

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

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於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

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鳥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行遇

兩者必避食逢鳩者必含懼害已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求者非道哉以文徵名必隨以貨徇身身必亡墮故無成亡因有爭

惟君子知名不可微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

傲傲今不緇容容今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美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遂伸子則榮屈

子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德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乎不縮

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我以義剛彼以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恃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冷然而悟學者之於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也我可聖人也我言

正修錄 宋潛溪先生 蘆山雜言二

前快 二

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偽是六疾也慈則和儉則裕

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為於天下

正修錄 宋潛溪先生 蘆山雜言三

前快 三

方正學先生雜誠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洪武間以薦擢漢中府教授建文時召為翰林侍講請難之變不屈死十族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

以富貴為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剝口術詭色淫辭非聖賢而

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

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為異義以惑

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為新奇鉗

齒刺舌以為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

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

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

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

也

禮本於人情況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

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

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

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

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

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

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

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

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膏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

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

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

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難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

完也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

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方正學先生雜問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既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巖牆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而乎猛虎黠盜豈皆天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厄其身乎將在乎人善擢者貴富而守

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赭邑子孫貴盛而

爵號宣朗乎踐蟻螻蛙果有辜乎彼豈與籍戮人如刈麻將

何法以誅乎

均為天民奚責奚賤而肆力以虐乎居天之位弗治以害果

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劫盜予奪生殺之大柄而睢盱自恣

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盡其後而困其軀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蕃且息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闡葺委瑣人所比乎

道曷難行豈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於蔓於棘

乎將昭昭皎皎如出口乎坦坦朗朗如矢之直乎奚擇而弗

思去而弗即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見羊躡苗能不憂乎胡道在身泰而弗修乎私欲躡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其身而輕死其心誰謂膏粱食犬豕乎

一子隋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隳天胡弗惻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畜之不息主

無惡乎暴之殄之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能不章乎天之慮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青露嘉禾賚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為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天地何際中外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人何性同而趨遠乎

正修錄 方正學先生 雜問二

前快 六

王華川先生喜聞過說

先生名禕字子克浙江義烏人明初以聘起官翰林待制奉使諭雲南死節贈學士諡忠文

人不能以無過也人而至於堯舜可謂至矣而猶或不能以無過焉况其學焉而未至者乎是故聖人未嘗以有過絕人而每以改過望於人蓋其忠恕之至也故嘗論之君子之過也非有意為之也非有意於為過故有過必思於速改然而君子之欲改過也其必先於知過已有過不能以自知也其必先於聞過過之在已常人所惡聞惡聞已過則人孰肯以告之人之肯以其過告之者由己之喜於聞過也是故喜聞過則必樂於知過樂於知過則必不憚於改過而能改則寡過矣過而能寡則可以至於無過矣無過非聖人不能也聖如堯舜而猶謂其不能以無過蓋甚言無過之不易能也

正修錄 王華川先生 喜聞過說一

前快 七

嗚呼由聞過而知過由知過而改過由改過而寡過由寡過而無過此聖賢學問始終之序歟吾觀聖門弟子亦眾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學聖人之道者其於過行過言宜若鮮矣而喜聞過者惟仲由不貳過者惟顏子其故何哉蓋仲由以勇顏子以仁惟勇也故喜於聞過有過則快於速改惟仁也故其於私欲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不貳過則寡過之謂矣若仲由者雖未至於寡過夫既喜於聞過苟力行之於寡過乎何有嗚呼學者不有志於聖賢則已苟有志焉而庶幾自立於無過之地其必自仲由之喜聞過始矣

曹月川先生語粹

先生名瑞字正夫山西曲沃人永樂戊子舉人仕至學正卒臨修

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氣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門底大路

學者須要天理人欲之間見得分明方始有益一毫相雜則學非其學而德非其德矣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

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

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

不為氣所動則心寧靜不為欲所分則心專一

能真知義理之味之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

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的心須臾忽不敢

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

能憂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學聖希賢惟在存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

世之學者只是專務為人却不會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惟為那人不得未後連己也壞了

古人為己之實處譬如人之飲食珍羞異饌羅列在前須是喫得偏方好喫得不偏又增加得來亦徒然令人惟恐不聞

既聞得寫在冊子上便了不解自去着工夫

無欲便覺自在

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尚不能成況可學聖人耶

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受而不拒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

他人只就事上較量賢者惟以義為斷制

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自

見也

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己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己甚

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是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於物欲之誘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

則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

人生天地間上戴天下履地參兩間而立不能以忠孝立身非大丈夫也

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

仁而樂在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云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六經四書天下萬世言行之繩墨也不可不使之先入其心六經四書聖心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真

克己復禮為仁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孔傳曾之心法也夫聖人心法一也何傳不一旨歟蓋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事皆天理是貫心德渾全是一夫何不一之有

所謂已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舜所謂道心也所謂克復舜所謂精一也所謂為仁舜所謂執中也千聖相傳蓋不出乎此矣

正修錄 曹月川先生 語解三

前快

口耳之學不得於心枝葉之文不得其本此等傳習安足以收放心養德性而有實用於世乎

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為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簡淡為可尚也

薛敬軒先生讀書錄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入內閣卒諡文清崇祀孔子廟庭
橫渠云心中有所開即割記不思則還塞余讀書至心開處隨錄之以備不思而還塞也若所見是否則俟正於後之君子云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某事為仁某事為義某事為禮某事為知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王修錄 薛敬軒先生 讀書錄一

前快

莊子曰嗜慾深者天機淺蓋嗜慾昏亂此心則理無自而入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性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緩舒放即當收斂緩言語便思簡默
讀書至聖賢言不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有此不善乎有不善則速改之毋使一毫與聖賢所言之不善有相似焉至

聖賢言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未有此善乎於善則速為之必使事事與聖賢所言之善相同焉如此則讀書不為空言惡日消而善日積矣

常默可以見道

常克無欲害人之心

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能愛矣

萬起萬滅之心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與已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暴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

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正修錄 薛敬軒先生 讀書錄二

前快 十一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不察理之有無而泛讀一切不經駁雜之書務以聞見該博取勝於人吾知其記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徒無益是又適所以為心術之害也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

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而樂

懈意一生即為自棄

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

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天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

正修錄 薛敬軒先生 讀書錄三

前快 十三

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臥作止動靜語默之間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褊者而悉矯之久則

氣質變矣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

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如治小人寬平

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

怒矣

孰已能以病人之不能適足以自病而已

處事不可使人知思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當為耳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欲人同其惡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如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違恤其他

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嘗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自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皆失失非向外馳也蓋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者也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有之私

觀衆水之流當知其同源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觀羣聖之言當知其一理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而真實無妄之謂誠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渣滓消融未盡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

正修錄 薛敬軒先生 讀書錄四

前快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人當大著眼目則不爲小小者所動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今天地萬物人皆知之而所以爲天地萬物則人莫得而知之也如欲知之是所謂誠欺道欺理欺命欺性欺帝欺神欺鬼欺太極欺其極一而已矣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誠意字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益苟樂輒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做官持己之三要也

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

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中之理所包甚大存於心而不偏不倚發於情而無過不及以其可以常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正修錄 薛敬軒先生 讀書錄五

前快

吳康齋先生日錄

先生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天順間以布衣膺薦
辭授官翰德屢辭不就

為君子當常受虧於人方做得蓋受虧即有容也

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
是何以哉

文公先生與學者論躬行云若易時天下無數聖賢了噫實
用其力者方知其難可勝嘆哉

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責人密自治
踈矣

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已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
後之序豈能有新之效乎徒爾勞擾成私意也

文公先生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遠色與弼常歎何修而
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先生又云李先生初間

王修錄 吳康齋先生

前快 十六

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
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未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
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
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遠色者豈
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
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
也的然矣

與弼氣質偏於剛念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
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
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念為言始欲下克之功原
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為之大喜厥後克之功雖時有之

其如齒齠滅裂何六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憾無所

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于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

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

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逐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

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即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

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

拔去病根之意反復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

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也情

不可有所於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

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

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

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

有悚然奮拔之意

人苟得本心隨處皆樂窮達一致此心外馳則膠擾不暇何
能樂也

晁公武謂康節先生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嗟乎先
哲苦心如此吾輩將何如哉

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
惟慎獨乎

累日看二程先生之言真得聖人之傳也何也以其說道理
不高不低不急不緩讀之自然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
年老厭煩非理也朱子云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

王修錄 吳康齋先生

前快 十七

陳白沙先生示學者語

先生名憲章字公甫別號石齋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以薦授翰林院檢討卒諡文恭從祀孔子廟庭

為學須從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

為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為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明有所裨合不為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

為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

學者能使此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能就大

心之所有者此誠而天地之為天地者亦此誠也

秦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為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

正修錄陳白沙先生示學者語

前卷 十八

今故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知者能知至無

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楮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

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克塞色色信

他本來何用你手勞脚攘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也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花落實存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

大死生之為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誠信子奪之間哉

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患難一也而無一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為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者雖學無益也

人心上容着一物不得才着一物則有礙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來皆一般

受樸於天弗鑿於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

變之未形也以為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

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此乃至當之

正修錄陳白沙先生示學者語

前卷 十九

論也 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儒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

謂李世卿曰比與朝夕言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

生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待子深思而自得之

諸君或聞外人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

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為是非而毀他人此得失相

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

執以為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宜篤於自修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為異而欲聞之也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

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成化間布衣卒諡文敬萬曆間從祀孔子廟庭

人心萬理咸備無所不有只要修省得到

心體本全元無虧欠或為昏氣隔塞或為舊習動喪所以

涵養者只要養完此本體則天德自全

為物欲所勝者皆是心不能做主也處事不得其宜者亦是

心失其職也此涵養省察之功當盡也

心存然後能容天下之理能隨事察理則心益存此見心與

理非二物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

一也

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人心宰制事物若去馳逐事物是為物所制也

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睽隔

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出來人性有善而無

惡惡是氣稟物欲上生出來

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非去

聖不遠不能如此嘗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

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雖昏亂之世公論猶存此見人性之善處此見秉彝之不可

泯處

人心若仁則萬物皆在吾生育之中

本心之生理便是仁不仁戕其心生理也

大本既立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窮

四書六經皆是吾身上有底道理但聖賢先我而覺耳我未

覺所以要讀若不反躬則皆成糟粕

此道理具於吾心大小精粗無所不該守之則賢化之則聖

誠之則王假之則霸竊之則姦棄之則愚無一出此道理之

外出則禍敗至

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

知內外輕重之等也

今人不去學自守預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見善不能勇為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以有諸

已

浮躁最害輕儇亦然昏惰亦然

思其所當思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乃立誠也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日間處事先要去了計較利害底心順理以處之則天理明

人倫正

聖賢見道分明故於天下之事只是順理以應之未嘗用一

毫智計之私然動中機會自然順治雖非智計而智計在其

中後世智計之士雖極其智計終是見理不明會錯了

小人敗天下弊緊是移惑君心又引小人來居位

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敗事必不能保身舍己從人方

做得天下事

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念世之心蓋世道既衰上無明主聖人

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念世而長往也

正修錄 胡敬齋先生 居業錄一

前狀 二十一

正修錄 胡敬齋先生 居業錄二

前狀 二十二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事自理此實理之自然非強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萬蓋道理是如此聖人只依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為也

今人多言古道不可行於今此乃見道不明徇俗苟且之論古今之道一也豈有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但古今風氣淳漓不同人事煩簡有異其制度文為不無隨時斟酌而損益之若道之極乎天地具於人心者豈有異哉不能因時損益以通其變者正為道不明也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欺後世哉

正修錄

胡敬齋先生
居業錄三

前快
二十三

古者鄉舉里選法非但可以為朝廷得人又可盡教養激勵漸磨之道間族鄉黨既勵於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為治也若只以文詞取士使人日趨於纖巧薄劣是蔽絕其為善之心使之流於不善也

朝廷以文章取士故士子亦心心念念日夜去擬題目作文字故學官皆閑了設若朝廷以德行才能取士則人必皆奮勵以進其才修其德又何患人才不興風俗不美故乾綱一振萬類皆從人存正舉又何難哉

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為治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今無一年

之食多只喫得半年又去生貸這半年食始能接新穀若有水旱便難活

人常戒謹恐懼則物欲自來不得所以存得天理之本然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為隨時古人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時便揖讓湯武當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又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固可羞世治而無可行之道尤可恥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為物欲所屈便是

才枉已便正不得人

正修錄

胡敬齋先生
居業錄四

前快
二十三

心才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騁然後為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為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

岳蒙泉先生雜言

先生名正字季方直隸邯鄲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由修撰入內閣尋出為興化知府致仕卒諡文肅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乙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

夫道縱為經橫為緯經常也緯變也常者能一能一故正正故大大所以公也變者不一或偏偏必小小所以私也

故君子之道正而大大則不能不公百家之說偏而小小則不能不私守經以用緯者君子之道也本經以致緯者百家之說也

先天者理而氣者也後天者氣而理者也天氣也人氣之氣也氣也不能以違理而氣之氣者安得違氣而不有以奉其運乎

氣顯象象形也理分數數神也神因數而虛數因理而著理因形而寓形因象而成知乎此則知易矣

乾左旋陽進交於陰也坤右轉陰進合於陽也陰陽交萬化生也

乾坤者天地之體也坎離者天地之用也陽生於陰積而浮上以成天體陰生於陽積而凝下以成地形乾用離坤用坎

坎離之間動靜之機也

乾為天之用火也故離為火火之聚也成雷其散也成風則震與巽離之用也坤為地之用水也故坎為水水出也

源於山其入也潛於澤則艮與兌又坎之用也父生子子生孫之義也

天成形於上地具體於下形象也故露光體質也故藏精精

天成形於上地具體於下形象也故露光體質也故藏精精

正修錄 岳蒙泉先生

前快 二十四

三

騰於上得陽象而為神光布於下得陰質而為影日天之屬也故露光月地之屬也故藏精日得月精而神月得日光而影

有體者之謂物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是也為者之謂事為親為義為序為別為信是也所由者之謂道當親當義當序當別當信是也所得者之謂德能親能義能序能別能信是也

天下之事曰有無曰動靜曰常變曰吉凶曰邪正曰虛實曰上下曰左右曰前後曰內外曰小大曰長短曰厚薄曰多少

曰精粗曰淺深曰闊狹曰輕重曰尊卑曰繁簡曰遠近曰肥瘦曰誠偽曰是非曰利害曰往來曰屈伸曰純駁曰曲直曰善惡曰妍醜曰得失曰逆順曰同異曰彼此曰開闔曰呼吸

曰張弛曰勝負是故二氣盡之矣

天雖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己而負天世實須才才者未及用君子則委時以待之未嘗因天而遺己

智不足以應變而道不可與權亦未可以言至也

草弊如接戰無援者不勝建利如務農不力者無獲革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者誦作

上

上

上

上

上

正修錄 岳蒙泉先生

前快 二十五

三

商弘載先生自修七訣

先生名弘載，浙江淳安人。正統乙丑進士，第一鄉會試，皆第一官。至大學士，加少保，卒諡文毅。

一曰畏

畏鬼神禍福，畏世俗，惟黃俱不是。畏第一要畏天命，全而受之，必全而歸之。如曾夫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何等樣小心。直至而今而後，方知免夫只完得一箇畏字。

二曰自強

理欲交戰，欲恒勝，理皆緣。自強者，即當衰邁之期，具有英明果銳之氣，不為命制，不為數圍，不為氣拘，不為質縛，不為物撓，不為私累，見善必為去惡，若免合天之德，順時之序，有進無退，斯為自強。

三曰常惺惺

正修錄 商弘載先生自修七訣一

前錄 二十六

惺惺者，心之隙光，迴光返照，不昧本來，則我心之全體無不明。惺惺者，心之動機，隨時省察，觸處洞然，則我心之大用無不明。戒謹恐懼工夫，脫不得提撕警覺四字。

四曰主一無適

何為主一？先儒訓詁字字俱有著落，不似衲子伸一指要人細究。根由一者，理也。以天理作主，自然不到人欲一邊去。故必渾然天理方為主一，無一毫人欲之私方為無適。

五曰尋孔顏樂處

今人無切實工夫，遇此等語，便依稀影響，漫無捉摸。天所賦於我者，件件富足，有餘無一毫欠缺。這就是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由是知千駟弗視，天下弗顧，即是伊尹樂處。彼以其富，我以我仁；彼以其爵，我以我義。即是曾子樂處。仰不愧於天，

俯不忤於人，即是孟子樂處。

六曰心要在腔子裏

心不以質言，腔子豈以形言？今人多誤解腔子者，矩也不踰，矩方是在腔子裏，所難者在從心所欲四字。切不可把不踰矩亦看得甚難。

七曰無入而不自得焉

入紛華而澹然自得，入困約而充然自得，入險阻而坦然自得，入危疑而安然自得。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不曰堅乎，磨而不礪，俱是無入而不自得。不經磨煉，終自信不過。

正修錄 商弘載先生自修七訣二

前錄

王守溪先生性善對

先生名鑿字濟之蘇州吳縣人成化乙未會元一甲第一名進士任至內閣大學士卒諡文恪

或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而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隨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為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

正修錄

王守溪先生性善對一

前快二八

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隊於澄淵則明隊於濁水則昏隊於污穢則穢隊於澄淵上智是也隊於濁水凡庶是也隊於污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河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為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

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性

王守溪先生長語三則

大學元文今見古本禮記鄭玄為之注依文釋義略通而已闕文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為綱領三條目八分傳以釋之粲然有倫其義精矣惜致知格物之傳獨亡或以為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即釋格物致知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為貴與程子之義亦不相妨朱傳獨以聽訟一節為釋本末則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為且本末既釋始終何獨遺之耶近世或謂大學初無關文亦無錯簡一依鄭氏之舊則余不能知也

正修錄

王守溪先生性善對二

前快二九

考亭象山議論終不合世謂考亭道問學之功多象山專德性之功多今考亭之學家傳人誦象山之學殆廢矣近世有厭朱學之繁樂象山之簡者自謂心上工夫本朝所謂道學者始於吳與弼繼以陳公甫公甫每謂今世不當復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燔之語其亦有激也夫程朱之學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奪志史文成誦至於書札皆以為玩物喪志朱子則不然天文曆律度數無不究悉仍好為文工於詩工於筆札如楚詞韓文亦皆注釋至五行陰陽風水之術亦皆通曉雖參同契陰符經之類亦注之亦好奇矣視程子得無異乎然通天地人之謂儒朱子有焉

章楓山先生語錄

先生名懋字德懋號開然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元官至禮部尚書

人形天地之氣人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與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無愧於天地方可謂之人

學者須大其心大則百物皆通故必有窮理功夫心斯會大又須心小必有養性功夫心纔會小

漢之東都諸仕人以危言傷國家之元氣是以意氣為節義宋之驚湖諸學人以執見傷吾道之元氣是以意氣為理學

立功立德須量其意平其氣以收天下之公

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

正修錄

章楓山先生語錄一

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

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其家安得不悠久

論政體必先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為本然後政事可舉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能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

邵二泉先生定性書或問

先生名寶字國賢常州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卒諡文莊

或問以常言性有說乎曰有書曰若有恒性曰吾聞君子好善而惡惡今以外物為不可惡何也曰應物在我何惡之有故易曰天下之賾而不可惡也而況不至於賾者乎

曰將迎之說與易先後庚甲之說如何曰庚甲為天下國家創始更端故不可無所先後非日用事物隨感而應者比也然卒之所謂庚甲當先者先何事於迎當後者後何事於將耶

曰無將迎無內外孰為先曰論不可以若是其固也雖然不知知內外合一則將迎所不能無苟無將迎則內外兩忘之境

在是矣知先辨內外辨則忘行先止將迎止則絕曰順應與時措同異何如曰合宜為時當物為順其實則一也

曰先儒謂定性當作定心看其說然否曰然然又有說焉心具理氣定性以理言也古之人又有所謂調息養聲以定心氣者程子不言心而言性其以是歟

正修錄

邵二泉先生定性書或問一

曰舜怒四凶誠信喜象聖人之喜怒也敢問天地何如曰天地之間時則有青天白日焉時則有烈風迅雷焉此天地之喜怒也普萬物而無心固如是夫觀乎天地益見聖人矣

曰天地之喜怒固有過而為災者聖人亦然乎曰不然易繫財成書稱變理聖人事也故人有未至於聖苟聖矣天地且不能不賴之而況於其身乎曰然則天地何為其然也曰無

心

曰昊天泣喪子之慟舜孔之定有所亂乎曰當泣而泣當慟而慟情之正也何亂之有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愚則曰變亦定常亦定知常變可以語動靜矣

曰忘怒觀理將必有怒而後可觀乎曰此特即怒以示省察之功耳君子平居固自有道矣必怒哉曰然則奚事曰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邵二泉先生善真誠辨

善繼之者善之善真無極之真之真誠誠者聖人之本之誠

理一也至純無惡之謂善至一無貳之謂真至實無妄之謂誠善當陽動之初真當生物之始誠又陽動生物之總稱也

正修錄 邵二泉先生

前快

其理一而已矣分而言之在氣運則為善善者未成於性之稱也在妙合則為真真者未合於精之名也誠則又為二者之總稱在天地以是在聖人亦以是合而言之善之所以善真之所以真誠之所以誠其實一太極而已矣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其斯之謂歟

何燕泉先生尋樂述

先生名孟春字子元湖廣郴州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吏部侍郎調南工部侍郎卒諡文簡

孔子之樂雖身處困極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顏子之樂雖人所不堪之憂而其樂不改也三千之徒鮮或知是曾皙浴沂風雩之樂近之而未全也歷千數百年而程子受學於周子乃令尋孔顏之樂所樂者何事程子有悟於是吟風弄月以歸自周程二子之外能樂此樂者誰歟程子曰時人不識子心樂其所尋之樂歟程子嘗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此學聖賢之肯綮也朱子之門人有以思量顏子樂處為言者先生曰不用思量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為欲撓自爾快活今若索之杳冥無朕之際於何可得樂處而今一部論語無限道理所貴學

正修錄 何燕泉先生

前快

者只在實用功耳他日門人問顏子之樂曰只是天地間人有貴於己的道理樂去問樂可求否曰此難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微而已又曰程子謂將身置萬物中金無室礙何等快活此則顏子樂處此理須是直窮到底萬物為一始得他日又言江西士友來問學便欲尋一樂處非是學者能尋到極苦澁處方是樂處消息樂無不用功而可得之理聖賢書中所言羅細俱合理會他日廖德明赴潮倅來別告求一安樂法先生曰聖門無此法也然則仲尼顏子樂處學者果易尋乎登山不至其巔沿水不探其源而侈然以自樂樂其所樂非仲尼顏子之樂處也學者有志周程而尋仲尼顏子所樂之事幸於朱子之言尋之

湛甘泉先生澄心錄

先生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吏部尚書年九十五卒諡文簡

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慎獨於正心曰忿懣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修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曰恕於治平曰黎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

聖賢之學元無靜存動察相對只是一段工夫凡所用功皆在動處蓋動以養其靜靜處不可着力纔着力便是動矣問動心不動心何以異曰心動乎天則生故欲其動心動於物則死故欲其不動是故能動心而後能不動心能動之至可賢不動之至可聖

一聞一聞可以觀極一動一靜可以觀性一屈一伸可以觀神一語一默可以觀德

正修錄 湛甘泉先生澄心錄一

前快 三十四

問心事之合一曰其猶諸燭乎光之體與光之所被一也燃於燈而照於四壁非二光也今之人其猶移燭而照也與問釋氏明心見性而不能親民何也曰釋氏非知性者性也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豈有見性而自私者乎

問聖賢言語句是療病之藥須博覽牢記在心遇一病發即療以一藥始得曰安能得此寬大肚皮盛受許多藥渣曰然則學於古訓非與曰烏乎非也聖賢之言誠療病藥石也隨服隨療病去則已若服過多反耗元氣是又添一病也晦翁曰知得如此是病便不如此是藥此方可以療萬病矣葛清問昨坐中一友言夜睡不著先生謂其未曾體認天理故睡不著某因舉蔡季通先睡心後睡眼之法授之先生不

以為然豈以其岐心目為二理耶曰只先着一箇睡字便是用意安排矣吾所謂體認天理者亦非想像亦是安排須心中無事天理自見無事便自睡得着何意何必

心猶一池清水天理猶水中天日之影若忘却如去了水一般天日如何得見若忘却如時時添水波瀾動搖天日雖在不過依稀罔象如何的見必須澄潭皎潔方得天日了然一友患變化氣質之難曰只在此子間耳雞之抱卵也丹之點鐵也皆些子之神氣真也而血氣形質不與焉故存存不息斯神精而化成矣

學者不得長進多是因循之病此病不生不死若無大故然不待經歷寒暑而作已知其為死証矣故白沙云為人多病未足羞一生無病是吾憂蓋為此耳

正修錄 湛甘泉先生澄心錄二

前快 三十五

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之宙宇宙間只是一氣克塞流行與道為體何莫非有何空之云雖天地敝壞人物消盡而此氣此道未嘗或亡則未嘗空也道也者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者也

疑僕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為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之說乎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一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即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

王陽明先生拔本塞源論

先生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兵部尚書總制兩廣以平濠劫討新建伯諡文成從祀孔子廟庭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肯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使之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

正修錄

王陽明先生

前快

拔本塞源論一

王修錄

王陽明先生

前快

拔本塞源論二

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智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克周血脉條暢是以癢疥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視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傳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世之為學者如入百戲之場前瞻後盼應接不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相

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足以要其舉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阜慶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桷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

與者吾誰與望乎
取定向天臺曰所著按本塞源論指示人心最為明切使中外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翼太平之治實多
陳龍正幾亭曰此條之論乃先生直接道統處智略技能至先生極矣然一毫不特盡傍破之而惟求復心體之為責解悟靈通至先生極矣然一毫不特盡旁破之而惟躬行五倫之為實其心則惟欲安天下之民惟共成天下之道治道學一點真血脈先生得之恐後世以頓悟而疑其為儒之禪以事功而疑其為儒之雜不可不辨也
彭定求前明聖學之真專在屏絕功利而詞章又不足為標出所以明聖學之真專在屏絕功利而詞章又不足言也至簡易斯至廣大至微密斯至光明立言如此真孟子薄管晏勤儀衛昭昭然揭日月而行惟彼俗學淺淺驢騾樂極其鋪張揚厲之術何所覆藏哉

魏莊渠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校字子才蘇州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任至太常卿辛贈禮部侍郎諡恭簡
存養省察功夫固是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
自古中行之士甚難其次必須剛毅自立孔門惟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所以傳聖人之道者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亦立脚不住常涵泳剛毅氣象公私義利之間猛着精神直窮到底剖斷得明便與一刀兩斷不令牽惹粘連養成天德之剛壁立萬仞如中流砥柱豈不大為吾道之光哉
人若有真正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功夫若乃交無益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為亦不屑為也
文公廣大剛健篤實明睿此固作聖之資且精力超絕今古使其自少便從根本上培養開廓起來如顏學孔可以優入聖域今未免為多才多藝所使用志或分幾於鑿空混沌潛龍以不見成德愚深惜文公見之太早也象山振古豪傑其學超然默契根原而氣質太粗譬如渾金未經鍛鍊查滓尚多也
功夫至易至簡而守之為難到這裏一字也着不得須屏絕一切見解掃除許多語言只就放去處收回得這擔柄入手精彩當自迥別也
希顏之愚希曾之魯截斷言語文字之累於操存舍亡處着實用力到蹇訥不能出口時纔是大進也

正修錄 王陽明先生 校本塞源論三

前快 三十一

天下固多英才無端被銅狄引却一輩訓詁詞章又糾了一輩故判然遂成今古

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啣沫我得無為賤丈夫乎

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內為主則茫無下手處知內為主而不知道無中邊則隘此心學之全功也

理非別有一物只該得如此便是理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為其能如此處皆一氣為之也

吾人材質易為氣稟拘住若只就謹言正行上做工夫固不失為自修之士終恐規模窄狹展拓不開直須卓然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見得箇義理大原學問切要處日用之間先立箇大綱領然後循序用功庶幾規模闊大不受氣質限量

正修錄 魏莊渠先生 論學語二

前條 四十一

心體湛如太虛只因從軀殼上起種種私意便如漫天雲霧莫能就根上勘明

吾儒欲存此心須捫口勿言不輕漏洩意自歸根則養得心完密無罅隙可走

此心作得主宰則百體皆守位稟命豈能病心惟作不得主宰則百體皆逐物妄行象欲紛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檢誠恐茫無下手處莫若收攝用功提起此心來作主宰件件俱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當意向有散緩時力量有退屈時但向自己心上體究古人因甚發憤忘食自家因甚只恁宴安古人因甚見義必為自家因甚不免退縮猛着精神看來看去便自有个奮發振作

的意思

敬是我心自做主宰處不消苦着力只略綽提撕便是文公所謂覺得心放心便在了可謂發千聖不傳之妙矣

胸中私意填塞如秤失星乃欲強持天下之平豈能酌其輕重也

仕宦而能廟食百世者惟守令為然以實惠易及民也莫自嫌才短莫怨他民頑只要積一箇誠若其能愛民如子民亦真愛我如父母矣切忌不可用術民至愚而神爭以詐術應我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才高之人往往坐此而敗

誰始為學業作備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添了多葛藤蔓說

但恐心於重處發熱處難忘罅漏未易塞耳

正修錄 魏莊渠先生 論學語三

前條 四十一

有三代而上之學術斯有三代而上之人才有三代而上之人才斯有三代而上之功業今聖賢經天緯地之學具存後之人只向方圓上測規矩而不肯就規矩出方圓非古道不可復也泥古之跡不能神而明之也

以公天下為心正其學術隨事補救其偏毋輕與之辨論疑定以鎮之從容以誨之順其機而轉移之

無聲無臭惟潛龍近之汲汲欲立言者皆聲臭也欲成名者也

學者第一義必也恢恢乎有好善之心不自足已不求勝人乃可以深造也

虎行如病鷹立如睡皆高其力而全剛生焉繞經易發洩便覺浮泛無力矣

羅整庵先生困知錄

先生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卒諡文莊

忠信二字吾夫子屢以為言此實人道之本也常人無此猶不可以自立於鄉黨况君子之學期於成已成物者乎若於忠信有所不足則終身之所成就從可知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義利之際乃或不知所擇果何說耶
凡聖賢言語須是看得浹洽義理方盡若執定一處將來硬說其他說不通處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箇偏見何由得到盡心地位耶

正修錄

羅整庵先生困知錄

前快四十一

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古之立政也將以足民今之立政也惟以足國古之為政者將以化民今之為政者愚夫愚婦或從而議之何民之能化耶

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天之道莫非自然入之道皆是當然凡其所當然者皆其自然之不可違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違順之則吉違之則凶是之謂天人一理

崔後渠先生庸言

先生名銳字子鑣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南少宗伯卒諡文敏

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無樂乎斯焉爾

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無與忘賊乎學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葷則以為大美夫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闢而廢之矣今獵之以為奇珍之以為真眩視發聞六經又晦矣哉

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事事則中之真偽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縱由己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者王忠信而已矣

正修錄

崔後渠先生庸言

前快四十三

尤而後慎言悔而後理行末之及已寒而索裘不亦晚乎治而必亂者人也長而必消者天也故易窮則變變則通且久治亂者人回天者道

夫治與亂猶人之行與止也不止則行二者不可兼用已故君子戒謙終其身戒則升於治謙則泯其亂

士大夫始勵節而終喪名蓋有四失急論議則略已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尚同黨則崇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而盡事

卒至不駭可以御變通言不狎可以出令小物克慎可以舉大婢僕服義可以保民
學者有三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足而談有餘

張甬川先生觀頤錄

先生名邦奇字常甫浙江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兵部尚書諡文定

子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非無戒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仆以今追惟昔之所期百無一償可勝悔耶年漸長而德不加修能不重有懼耶然既往之愆孰能無懼懼已復然與不知懼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為前日也取札素日惟過舉而詳書之曰觀頤錄以自驗且防焉嗚呼思出汝心言出汝口繼自今忘善弗為為自欺掩惡弗錄為自欺人之欺己已則惡之乃自欺而弗之惡也可不戒夫

凡物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心放矣執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

正修錄

張甬川先生觀頤錄一

至明而至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斂之而已矣於其惛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於是收斂於至密之地而就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哉

大學言心以無所念喜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也事物未交恂慄而已疑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異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於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於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為疑於佛老而避之譬則家珍

為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為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

知書之為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書而為學則非學矣譬之權焉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吾者苟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為子當以父母之心為心為人當以天地之心為心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立矣

公自作做箴曰慎修冥冥時惟陰德矧曰有臨呂監斯赫為天立極為世作則庸行庸言勗哉是力矧乃祖考儉勤兢惕傳世十一曆年三百珠貫壁連固有疵忒其在於今昭哉燕翼子孫黎民在汝培植日月逝矣頭顱漸白鼎鼎百年追悔何益命之不易永念時救灑掃室庭經營四國審厥危微恭

正修錄

張甬川先生觀頤錄二

敬朝夕曰篤不忘庶幾昭格

呂涇野先生答問

先生名榘字仲木陵西高陵人正德戊辰狀元仕至禮部右侍郎卒諡文簡

曹子齊同蕭子聞觀書涇野子曰子嘗謂以我觀書者為上以書觀我者為次以書觀書者為下上或不能當取其次今之士多以書觀書者也雖洞萬卷盈五車祇供其巧偽耳為預則有餘為益則不足願子齊子聞勿從之也

方元儒問學涇野子曰學以近思為先小心為要致虛為本對曰問遠大之學而子言如此者何曰近思所以致遠小心所以造大致虛所以篤實

黃日思作江邨靜樂圖蓋以著其志也涇野子曰日思靜則樂矣將動不能樂乎夫動而不樂則并其靜者亦不樂矣然則動靜何以成樂也曰動而有物是無靜也靜而無物是無

王修錄 呂涇野先生

前帳

動也是故君子動不惡物以行靜也靜不惡寂以合動也日思能從事於顏孟之學可以觀動靜之皆樂矣若曰遊地尋詩攜壺逐侶以厭塵埃為靜樂也則兩晉六朝之習吾方憂之又安能以為靜且樂乎

王左卿以君子務本為問涇野子曰孔門之學只是一箇仁其本只是孝弟君子為仁必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使天下之物各遂其生而後快於心此非仁乎然無孝弟於先則性真自伐和順自沮推之民必犯上推之物必至作亂而傷害猶蠹其本而阻枝葉之茂也

有一秀才問學先生曰不知爾心下所欲在何處對曰平生務區區舉業科目耳曰科目非小事有千萬年科目有數千年科目有數百年科目有數十年科目千萬年科目如顏閔

德行科數千年科目如程朱數百年科目如薛文清羅一峯數十年科目做一官便了事也

有一生買得唐百家詩問於克諧克諧曰不暇看也先生曰不惟不暇看亦不必看唐詩題目多不正大且鍛字鍊句多多鬪美無益於身心一家詩已害事况百家詩乎

舍已從人不可以輕易說若是不好的言語如何舍已以從之其顯然易見者固不從那佞人的言語我以為是則彼亦以為是我以為非則彼亦以為非他候得我意思先言迎我我胸中無精一之素豈不被他惑了

先生曰子癸未在會試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

正修錄 呂涇野先生

前帳

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語

先生曰天下無一事非理無一物非道如詩云灑掃庭內惟民之章夫灑是播水於地掃是運帚於地至微細的事而可為民之章故雖執御之微一貫之道便是在是也

先生曰聖賢每每說性命來諸生看還是一箇是兩箇章詔曰自天賦與為命自人稟受為性先生曰此正是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般子思說自天命便謂之性還只是一箇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還未盡善天與人以陰陽五行之氣

理便在裏面了說箇亦字不得陳德文因問夫子說性相近處果兼氣質說否先生曰說兼亦不是却是兩箇了夫子此語與子思原是一般夫子說性元來是善的本相近但後來

加着習染便遠了子思說性元是打命上來的須更難了便不是但子思是恐人不識注之來歷故原之於初夫子因人

諒於習染了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詔曰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在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作兩樣看了須即事即學即學即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

問朱子與二程如何先生曰明道為人盎然春陽之可掬故雖安石輩亦聞其言而嘆服至於正叔則啓人偽學之議未必非嚴厲之過爾頃之嘆曰凡與人言貴春溫而賤秋蕭春溫多則人見之而必敬愛之而必親故其言也感人易而入人深不求其信自無不信也秋殺多則人聞之而必畏之而必惡畏惡生則言之入人也難將欲取信而反不信也

正修錄 呂運野先生

問動物感人莫如音樂嘗見世之所謂戲子扮岳飛秦檜故事坐客往往泣下而況先王之雅歌者與故天保以上采薇以下關雎鹿鳴棠棣伐木蓼莪之章苟時復詠歌亦未必無補於德性曰於田夫野老之前扮岳飛秦檜即泣下沾襟若歌采薇關雎等詩雖千百遍惡亦不欲聞也是故世變不同人品亦異教君子小人亦異術

韓范洛先生隨錄

先生名邦奇字汝節陝西郿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平議茶積

善人當好也過於厚非平也惡人當惡也過於法非平也中

有權之道焉人於不得意處不必自銷沮當審其是非已果是也固當坦然縱有差失只當速改亦不必過於悔愧徒銷沮何益

學者顧惜名節亦害事一有顧惜名節之心所為便有曲意畏忌之心安得光明俊偉必弁其名節而忘之惟義是從天下非之而不顧可也世俗不知之有識之士必知之有識之士不知之天地鬼神必照之天地鬼神不照之吾心不自知之乎必如是方為大丈夫

正修錄 韓范洛先生

學者動靜起居雖暗室屋漏之際寢臥之時亦矜持禮節然後接物時從容自得若隱顯不一在人前雖勉强矜持終不自然必有脚忙手亂時

他書只懸空說箇道理惟易則日用之間事事物物皆有箇處分學者不可不讀

學者養心之法固不可令其放逸亦不可太拘反為心害孟子所言勿忘勿助最好試於日用間驗之自見

心之當養無間動靜里居之日供耒耜遠服賈亦養心之時也臨政之時詰訟獄裁檄牒亦養心之時也於凡應對賓客盤桓樽俎莫非養心之時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之謂也若夫凝然正坐却除世事則佛氏之養心也吐納導引使不內耗則仙家之養心也三代之士最為精粹秦漢及唐質美暗合下此類多禪學矣考之經史可見

一元未開渾渾沌沌太極之未形也是天之性也如堯舜之心至靜未感萬理咸具即太極也是堯舜之性也一元既動二氣五行化生萬物無一息之間河嶽莫動植遂無一物之欠此天之事業也是天之道也堯舜之心感物而動發而為言語應接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做出許多事業是堯舜之道也

逝者如斯焉飛魚躍聖賢指其顯著者而言其餘如雞鳴犬吠蛙鳴蟬噪皆化育之流行皆道也其小至於蠅飛蟻走皆化育之流行皆道也

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變通二字此君子立身撫世之大權濟世成功之妙用

正修錄

韓菴先生

前狀

五十一

每升堂見吏人以下及屬官參謁皆帶笑容余自愧何人之慢我如此一日忽自悟曰知其由於余也且思聖人有言臨之以莊則敬明日升堂正色而坐吏人以下勃然變色端肅而立屬官參謁者亦勃然變色凜然而退使其以言教之雖數十日亦不能成且不能齊自是不待行禁而肅清

唐漁石先生臺臺說

先生名龍字虞佐浙江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卒諡文襄

臺臺猶勉勉也志若不足行若不及居若不違弗已其功之謂也君子之道其廣大無垠流而不息豈易易然哉夫惟有不足不及不違之心者斯至之無難矣何也虛者盈之本也小者大之基也勞者逸之門也不足然後足不及然後及不違於處斯處之安此不易之理也是故江河之浸不盈故受日月之明不匿故光而況於人乎苟訕訕然自足意斯滿矣閉關然自以為及力斯弛矣媿媿然違於啟處而不知省焉節斯狎矣意滿者其失矜力弛者其失怠節狎者其失蕩是皆不足以望君子之道也惟是行現而受虛位高而慮下功博而體約是故足矣欲欲若不足及矣皇皇若不及違矣猶曰吾不違焉惕如也凜如也夫曰已足已及已違者斯已焉矣而常曰不足不及不違則必疎乎內而跂乎外慎於始而要其終德可以久業可以大而君子之道備矣蓋自虛者以積盈也自小者以致大也自勞者以成逸也又孰能禦之乎詩曰臺臺文王令聞不已文王不待於臺臺也師文王者尤有待於臺臺也功久則著誠積則彰令聞興矣

正修錄

唐漁石先生

前狀

五十一

鄒東廓先生聚講語

先生名守純字謙之江陰安福人正德辛未會試第一仕至祭酒論文莊

聖人之學何學也朱子所謂人止皆善效先覺之所為先覺者能明善以復初者也效先覺之所為亦以明善而復其初耳何謂明善以復其初曰當其惻隱之發不使殘忍蔽之則明仁之善而復元之初矣當其羞惡之發不使貪冒蔽之則明義之善而復利之初矣當其辭讓是非之發而不使無恥昏昧蔽之則明禮智之善而復守貞之初矣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明明德所謂致曲所謂擴克四端推而至於克舜之精一湯之執中文之敬止先聖後聖其源流一也

孟子千辛萬苦爭箇性善正是直指本體使學者安身立命自成一途更無寬解躲避去處中間種種過惡皆是自欺自

正修錄 鄒東廓先生聚講語一

前快 五十二

畫原不足性中帶來

孟氏之論丈夫有二品居厲居立正位行大道置寬然一窮達而齊得喪命之曰人入能諒於君出則輕於爵祿而必信必果不免於悻悻命之曰小德無所斷左右同利以為子孫計而不恤其躬命之曰賤二三子切磋於斯也其為大為小為賤必居一於此矣

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克拓溫以療直粟以療寬無虐以療剛無傲以療簡具見唐虞醫案否則好仁好信渣滓未融終不免有蔽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不論病症淺深舉歸太和乃是濂溪傳千聖教學正脈

古人以心體得失為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為吉凶作德日休作偽日拙方見影響不與奉身之物事事整飭而自家身

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故脫去凡近以遊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喚醒來學趨避關頭為善而舜為利而蹠出門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今指舜為師則蹠然不敢當以蹠為歸又蹠然不肯當不舜不蹠中間豈有駐足處

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猶在支派上點檢須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端本澄源自聞自見故裁成天地輔相萬物千支百派皆從中和流出乃是學術王霸訣竅

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求可求成不可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達則為伊周窮則為顏閔何嘗無功名何嘗不富貴

習俗之大累只是打富貴貧賤關不透

正修錄 鄒東廓先生聚講語二

前快 五十三

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三百克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檢點

後世通病在於局量狹而學力龐龐則不精狹則不弘故一官職一貨賄便能眩奪得一技藝一事功便能滿溢得

濂溪主靜之靜不對動而言恐人誤認故自註云無欲此靜字是指人生而靜真體常主宰綱維萬化者天心無言而元

亨利貞無停機故百物生聖心無欲而仁義中正無停機故萬物成知太極本無極則識天道之妙知仁義中正而主靜則識聖學之全

懶字是千罪萬過之根吾輩從學數十年盡是此病根就闔了若不猛自斬截終被他礙却生機

從精明識得流行實際三千三百彌滿六合便是博文從流

行識得精明主宰無形無聲退藏於密便是約禮

由惻隱羞惡發端是自家性命上用工則能繹能改可久可
大方為作德日休由要譽惡聲發端是他人視聽上用工則
徒悅徒從乍起乍仆不免作為日拙

有苦閑思雜念者因詰之曰汝自思閑却惡閑思汝自念雜
却惡雜念譬諸汝自醉酒却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
離如何有工夫去浮思

吾輩論學開口便說要存真却安頓著不存開口說去偽却
安頓著不去似此等待坐廢光陰如何得結果

常看茶譜局局皆奇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
局隨你下了幾十年茶不曾遇得一局茶譜空記茶譜何補
不如專心致志勿思鴻鵠勿援弓矢盡自家精神隨機應變

正修錄 鄭東原先生
茶譜語三

這方是權度在我運用不窮

問邑之貴則數高位以對問邑之富則數積財以對問邑之
人物則數修德礪行範世澤俗以對而富貴弗齒焉

世之除舊而迎春也冠帶之垢則思漱之衣裳之敝則思改
之居室之穢則思洒掃之神茶鬱壘之闌則思易之草草焉
恐其弗新也其亦有除其舊染以新其德者乎

氣質用事雖美必有偏故謹樸者多不振拔而英敏者多不
鎮定須是易其偏自至其中方是禮樂成人之學

李谷平先生朱學問答

先生名中宇字庸江西吉水人正德辛卯鄉試第一甲
成進士官刑部時以建言請釋丞佐王文成討平家
亂任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

嘉靖甲午夏五月子臥病隨州報恩寺一日學子請問曰朱
子之學何學也子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曰朱子詩云宮天
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
咕囁徒啾喧但聽言詞好豈知神鑒昏曰子昧前訓坐此枝
葉繁發憤永列落奇功收一原曰神鑒曰一原朱子之學旨
可知矣曰或疑其釋大學何如曰凡學必論大頭腦處如明
明德此大學大頭腦也朱子以虛靈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
之功則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工夫至簡易也
何疑之有曰或疑其格致求於外也何如曰此不得朱子之

正修錄 李谷平先生
朱學問答一

前快
五五

精也朱子曰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
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
其本體已洞然矣當時有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
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克養將去朱子曰然如
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蓋介然之覺一日
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克養將去此朱
子之精孔門求仁之學也學者當默而識之學子曰然遂記
之

王龍谿先生陸學發明

先生名龍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正德丙戌進士仕止兵部郎中

壬戌仲冬先生自洪都趨撫州諸同志振旅擬觀臺之會諸生執簡以請曰撫為象山先生首善之地茲遺言具在請發明其意俾吾黨知所歸嚮惠孰大焉先生曰諾遂條次其語答之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利欲溺人如腐索纏縛易於解脫意見如五色線方以為寶解之甚難非志於道一毫無所藉於外者未易以語此也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

有切己之志自不暇閉圖度開議論終日對越上帝那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正修錄 王龍谿先生

前快 五十六

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象山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象山之學自信本心平生功夫嚴密如此世人藥以禪學自之非惟不知象山亦不知禪矣

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千古聖學只有箇尊德性問學正是尊之之功外德性別有問學即是泛問即是異學

復齋問象山曰吾弟在何處做工夫象山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事勢物理只在人情中此原是聖門格物宗旨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又

要各護門戶此猶鄙陋

學原為了自己性命默默自修自證纔有立門戶護門戶之見便是格套起念便非為己之實學

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纔有勝心即非謙受之益總使博學多聞進退古今表裏人物徒增勝心耳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曾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穿使人貪而隨其中到頭贏得大不惺惺去

知利名如錦覆陷穿此猶是利害上對算學者須務實勝義以為質自無所貪方是惺惺漢

正修錄 王龍谿先生

前快 五十七

或問先生何不着書對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韓退之倒做了蓋欲因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二程方不俗

道在人心六經吾心註脚雖經祖龍之火吾心之全經未嘗亡也韓歐欲因文而學道是倒做了要初頭免得俗須是知學不然聰明如韓歐亦不免於俗聰明固不足恃也

子夏之學傳之後世猶有善

孔子告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謂之儒者不是為人為利篤信謹守依仿末節細行以自律必信必果硬硬然

是箇小家伎倆所以謂之小人儒孔門專務求仁仁者與物同體小人儒即非同體之學所以傳之後世猶有害不可不察也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人心如天樞之運一日一周天緊不得些子慢不得些子緊便是助慢便是忘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緊不慢密符天度以無心而成化學之的也

束書不觀游談無忌

書雖是糟粕然千古聖賢心事賴之以傳何病於觀但泥於書而不得於心與游談無根之病其間不能以寸不可不察也

古人統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

禮義利害原非兩事趨吉避凶趨利避害聖賢未嘗有異於人但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正修錄王龍谿先生陸學按明三

前快五十八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一念不謹無窮之憂纒放出路便是自恕便是姑待便非克己之勇此吾人之通病不可不猛省也

存養是主人點檢是奴僕

學問得主百體自然聽命如主人在堂奴僕自然不敢放縱若只以點檢為事到底只成東滅西生非存養本然之功也

夫子曰知德者鮮矣臯陶言亦行有九德事固不可不觀畢竟是末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使人

詐偽

德不可以偽為若論事小人有才者皆能辨觀人者不於其德徒在事上繩檢是舍本而逐末也

古人精神不閒用不做則己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

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精神不凝聚則不能成事今欲凝聚精神更無巧法只是將一切浪費精神處徹底勿留些子盡與蕩滌全體完復在此觸機而應事無不成是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曰心之精神謂之聖

莫厭辛苦此學脈也

今人類以快活為學不知快活從辛苦中來根基始實始不涉虛見

王龍谿先生對濂濱語

濂濱張子曰今日諸公皆說致良知天下古今事物之變無窮若謂單單只致良知便當得聖學實是信不及先生曰此不但後世信此不及孔門子貢子張諸賢便已信不及未免

正修錄王龍谿先生對濂濱語一

前快五十九

在多學多聞多見上未補助發當時惟顏子信得此及只在此性上用功孔子稱其好學只在自己怒與過上不遷不貳此與多學多聞多見有何干涉孔子明明說破以多學而識為非以聞見擇識為知之次所謂一所謂知之上何所指也孟子願學孔子提出良知示人又以夜氣虛明發明宗要只此一點虛明便是入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為旦晷牯亡便是致知只此便是聖學原是無中生有顏子從裏面無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治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治之弊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若有

兩路孔子何故非之而以聞見為第二義在善學者默而識之齊王見堂下之牛而殺鯨凡人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行道乞人見呼蹴之食而不屑不受真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克齷齪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克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克不屑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以窺孔孟宗傳之旨矣

王龍谿先生晤荆川語

荆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往會時遇春汛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為防海之計一日退食笑謂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之學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得在荆川曰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口所說紙所寫那些不是良知公豈欺我耶先生笑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

正修錄 王龍谿先生晤荆川語一

前快 六十一

良知未免攙和荆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稟呈辭意未盡即與攔截發揮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非真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如何設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便引證古人做過勾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友覺疑滯此是攙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真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着眼睛沈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沈幾研慮不知此已攙入擬議安排非真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為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攙入氣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有時行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為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為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真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

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算猛將如雲不如著一病都堂在陣此攙入能所非真良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更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為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播弄精魂非真實受用也荆川愀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為益非虛言也

正修錄 王龍谿先生晤荆川語二

前快 六十二

錢緒山先生吾心說

先生名德洪宇洪甫浙江餘姚人嘉靖壬午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仕至刑部員外郎

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何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為之辨其聲者誰與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為之辨其色者誰與天地萬物有味也而為之辨其味者誰與天地萬物有變化也而神明其變化者誰與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也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

正修錄 錢緒山先生 吾心說一

前錄 六十二

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吾心為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獨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非徒天下為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

為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為能全之聖人之全之也全夫人之所同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其目能不引於色者率

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而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焉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為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

正修錄 錢緒山先生 吾心說二

前錄 六十三

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微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辨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辨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辨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

正心齋先生語錄

先生初名銀從陽明為弟子易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
境人以布衣講學趙文肅疏請求用真儒意在心齋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
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
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

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

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良知在人天然自足不須人為立意做作如此者謂之知道

聞此者謂之聞道修此者謂之修道安此者謂之聖也此道
在天地間徧滿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中

正修錄

王心齋先生
語錄一

前
六十四

庸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曰無為其所
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所謂聖門肯綮者此而已

聖人之適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從人從為
今人只為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

出頭處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
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學者不見真
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學者有求為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欄柵在手白沙此數語便是

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
也若工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

若說已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不然攻
己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己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白沙之意有在學者須善觀之六
經正好印證吾心孔子之時由全在章編三絕

學者指摘舉業之學正與曾點不取三子之意同舉業何可
盡非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

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眾人之仁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
身以成仁賢人之仁也吾未見陷仁而死者矣聖人之仁也

問節義先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幾
乎然則孔孟何以言成仁取義曰應變之權固有之非教人

家法也
問昔者仲由端木賜顏回侍孔子而論學仲由曰人善我者
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則不善之端木賜曰人善我者我

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姑引之進退之間而已顏回曰人善
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亦善之孔子曰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此三子之是非何如而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
者又何如先生曰子路之謂直也子貢之謂教也顏淵之謂

德也直可加之異域教可行之朋友德可行之親屬孔子之
無可無不可者在異域則用于路之直在朋友則用于貢之

教在親屬則用顏子之德並行而不悖者也

正修錄

王心齋先生
語錄二

前
六十五

歐陽南野先生答整菴書

先生名德宇崇一江西泰和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卒諡文莊

拜領教劄反覆傾竭惟恐後生小子學失其道以陷於邪僻
誨之詳愛之真佩服感激何有窮已某嘗莊誦前後書記心
性理氣之辨其要欲學者識取本性體認天理而知所用
此子思原天命孟子道性善之意大學止至善之教也祇奉
至言以為聖人所以正三綱而叙九疇其精神命脉端在於
此顧恐頑鈍蹇劣未能服膺而弗失耳又嘗自念孟子論性
善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為言程門學者亦以乍見入井其
心怵惕為天理之自然即所謂良知也竊意良知二字正指
示本性而使人知所用其力非敢故為繁詞以瀆高聽但恐
千里之外詞不達意使長者無所施其裁成則非請益之道

正修錄 歐陽南野先生

前快 六十六

故意之所及不懼瑣瑣惟懼不盡耳伏讀教劄謂人之知識
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
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為良知視聽言動為知覺
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別事識者某之所聞非謂知識有
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
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
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知覺
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
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人心非有二
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源頭支流非有二水先儒所謂視聽
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良字之義
竊思所謂本然之善者正孟子性善之旨人生而靜以上不

容說繞說性時便有知覺運動性非知則無以為體知非良
則無以見性性本善非由外鑠故知本良不待安排曰不慮
而知者其良知猶之曰不待安排者其良心擴而克之以達
之天下則仁義不可勝用若楞伽所謂真識則非孟子之所
謂良其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乎何有宜不得比而同之矣
教劄引知天知性等語謂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實體用
判體用自明不可以用為體某竊意字義固有兼虛實體用
言者如止至善之止為虛為用知敬止之止為實為體知字
以虛言者如教劄所引知性知天知此事覺此理皆言其用
者也若良知之知明道嘗言良知良能原不喪失以舊日習
心未除故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上云良知下云此心
似指其實體言之大學致知之知與身心意物為類似不得

正修錄 歐陽南野先生

前快 六十七

為虛字而與知性知天之知同為用也然體用一原體之知
即用之知則亦本無二知殆立言各有所當耳教劄謂某前
書隨其位分修其日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
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只緣誤認
良知為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安著不得不容不置
之度外耳以某所聞實異乎是凡所謂實履者吾心良知之
發於視聽思慮與天地人物相感應酬酢者也夫人所以為
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者以其良知也故隨其位分日履大之
而觀天察地通神明育萬物小之而用天因地制節謹度以
養父母莫非良知之用離卻天地人物則無所謂視聽思慮
感應酬酢之日履亦無所謂良知者矣若於天地萬物之理
一切不講豈所謂隨其位分修其日履以致其良知者哉惟

是天地萬物之理本皆良知之用然人或動於私而良知有蔽昧焉權度既差輕重長短皆失其理矣必也一切致其良知而不蔽以私然後為窮理盡性一以貫之之學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其所以用力者惟在于有私無私良與不良致與不致之間而實周乎天地人物無有一處安著不得而置之度外者也教劉又謂某所論學問思辨但本領既別則雖同此進為之方先後緩急自有不可得而同者蓋以良知為天理則易簡在先功夫居後後則可緩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功夫在先則當急又云始之開發聰明終之磨礪入細所賴者經書而已善讀書者莫非切己易簡之妙於是乎存豈可謂凡讀書者皆遠人以為道乎

正修錄

歐陽南野先生

然某非以學問思辨為後而可緩但謂學問思辨者學問思辨其良知耳善讀書者開發良知之聰明而磨礪之日精日密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意自累則大訓古典莫非切己博識汎觀莫非易簡非外讀書而別有尊奉其良知以從事於易簡之道然必真能於讀書之際念念無自欺而求自慊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乃可謂之開發磨礪不遠人以為道者而無先後緩急之可言也教劉謂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則道理全是人安排出來事物無復有本然之則矣某竊意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聰明之德慈孝之心所謂良知也天然自有之則也視聽而不以私意蔽其聰明是謂致良知於耳目之間父子而不以私

意奪其慈孝是謂致良知於父子之間是乃循其天然之則所謂格物致知也天理之則民之秉彝故不待安排而錙銖不爽即凡多聞多見其闕疑闕殆擇善而從者秉彝之知其則不遠猶輕重長短之於尺度權衡舍此則無所據而不免於安排布置非所不遠人以為道者矣教劉謂某前書所舉不及伊川晦菴二先生疑因其格物之訓於良知之說有礙而然非敢然也昔人謂天下萬世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一言不合遽分彼此是誠何心况晦菴百世之師後學之稟承聽受宜如何也以某所聞於晦菴所論格致之功未嘗少有遺闕其曰事物物擴克其良知無自欺求自慊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者雖非晦菴格致正訓然皆古聖緒論而晦菴所祖述焉者則亦未至於有礙也惟是濂溪通

正修錄

歐陽南野先生

書首數章及聖學章明道定性書及學者須先識仁諸語詳詳懇懇指出本原無異於大學知本之教明道表章大學雖頗有更定未嘗補格致之傳竊意其或以獨知為知以無自欺而求自慊為致知而別無可補之說故因論格物致知而以濂溪明道為言非以伊川晦菴為可外也使二先生如在尚恐受教無地不足以從弟子之列然而異同之論則雖面承教授親為弟子亦豈可不盡其愚蓋二程亦時異於濂溪而游楊諸子亦時異於二程古之聖人亦未嘗有都俞而無吁咈不如是則何取於講學何貴於親師取友此某之志也銘感厚德極欲勉承鑄論庶或寸進誠知無己之愛不倦之教必不以其愚而遂棄之萬惟推見至隱啓萌發蒙不勝欣幸

黃洛邨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弘綱字泳村江西寧縣人正德 舉人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舍此更別無著力處矣謂天下之物觸於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心身無能離天下國家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為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於我者雖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賓主則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正惟差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靜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靜不得不為二矣

綱往歲讀先師書有感而未通處即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礙著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惑細

正修錄

黃洛邨先生

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

君子之道求盡吾心之外無餘道也心有不盡焉是謂二三其心二三其心則富貴貧賤患難之來皆足以動其中其去道遠矣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之外無餘學也盡吾心之學以事親非有擇於孝也盡吾心之學以事君非有擇於忠也

薛中離先生義利辨

先生名錦字尚謙廣東 人正德丁丑進士建言被 詔釋為編氓退處中離山二十年以卒

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辨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真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是故捧檄而喜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受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閔天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為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掩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

正修錄

薛中離先生

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顏非以簞瓢也以步學堯非堯也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以簞瓢學顏非顏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固常在利固常行尊周非義乎其為已則霸矣好貨非利乎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繕形迹守信果墮道莫將以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為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幾乎

何善山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廷仁字性之江西寧縣人嘉靖壬午舉人仕至工部主事

此學是日用尋常事自知自足無事旁求

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執從而誠若果無情執從而精是堯舜不必惟精孔子不必徒義改過矣吾故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

君子論學不必太高但須識本領耳苟識本領雖曰用意自無留情苟不識本領雖曰欲無意只是影響

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為茫無定守夫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為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豈非入門下子之實功乎況心性本無

正修錄 何善山先生論學語一

前集 卷二

形聲何從而得本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豈真無所得耶知無定守即有定主矣豈真無定守耶天下之事不可揀擇去取只要自審主意若上意是箇真心隨所處皆是矣若主意是箇私心縱揀好事為之却皆非矣譬如戲謔也是不好事但本根是箇與人為善之心雖說幾句笑話動人機括自揣也是真心但本根是箇好名之心則雖孝親敬長溫清定省自揣還是欺心

須有好仁無以尚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是潔淨精微之學
應物之心非動也有欲故謂之動絕感之心非靜也無欲故謂之靜苟有欲焉雖閉關習靜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雜擾醉醒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

唐荆川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順之字應德常州武進人 中嘉靖乙丑會元仕至命都御史巡撫鳳陽卒謚震文

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是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為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

人心存亡不過天理人欲之消長而理欲消長之幾不過迷悟兩字然非努力聚氣決死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往往終其身而不悟

正修錄 唐荆川先生論學語一

前集 卷二

德之與藝說作一箇不得說作兩箇不得纔提起處色色總在面前纔放下處了了便無一物自是人心本來之妙而不容增減也古人終日從事於曲藝之間然可謂之游不可謂之溺今之人其於種種曲藝即便偶一為之則亦謂之游而不可謂之游何也為其有欣厭心也為其有好醜心也為其有爭長競短心也然則所謂藝成而下者非是藝病乃是心病也

昔人謂有意為不善與有意為善皆能累心如瓦石屑金玉屑皆能障眼惟慎獨二字是千古正法眼藏若於此參透則終日履道只是家常茶飯平平坦坦不作一毫聲色世間一切好題目惡題目皆不能累我矣
只見人過不見己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亦學者公共病痛此後讀書做人須苦切點檢自家病痛蓋所惡於人許多病痛若真知反身則色色有之也

學問雖是人人本分事然非豪傑不能志非刻苦不能成當世學者悠悠只是說好看話做好看事過卻一生到底終無結果

詩文六藝與博雜記問昔常強力好之近始覺其非古人切問近思之義於是取程朱諸先生之書降心而讀焉初未嘗覺好也讀之半月乃知其旨味雋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皆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間句閒語所憾資性蒙迷不能深思力踐於其言焉耳

謝卻一切應務或閉門讀書或晏坐山水間稍得擺脫便謂胸中無事其實種種欲根潛伏不曾下手着實掃除蓋悠悠之為患久矣近始覺敗露漸多然一番敗露則一番鍛鍊從此工夫頗為近實乃知濂洛主靜與教人靜坐之說亦在後

正修錄唐荆川先生論學語二

前快七十四

人善學不然儘能誤人非特攘鬧汨沒中能誤人也

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惡拘束知安恣睢者之為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為率易也知任佚宕者之為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為無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苦拘束也則必求真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

赤子之心本是克擴得去本是能大有一分不能克拓皆是未盡此心之量耳

謹愿之士與狷者不為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小拘拘謏謏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而謹愿者役於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為狷此亦問學不明之過也

此學惟真根子最緊要所謂有基方築室也若不是真根子則下者樹門面高者鶩意見雖自謂頓悟竟成捕影

大率此學只論有欲無欲不論寧靜擾動若本無欲障則頃刻之間念念遷轉即是本體若欲障未盡則雖窮年默坐能使一念不起亦只是自私自利根子

天理愈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

此心至神本無染著惟對鏡處斬截潔靜不使一毫牽扯與一毫潛伏則本體流行乃是合下了當

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良藥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

正修錄唐荆川先生論學語三

前快七十五

也若以矜持把捉為小心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

自古文人雖其立腳淺淺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說話是以能與世長久惟其精神亦盡於言語文字之間而不暇乎其他是以謂之文人

亂世賊子其初為氣所使昧了是非迷了本來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首後手脚都軟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

羅念菴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洪先字達夫江西吉水人嘉靖甲戌狀元歷官左春坊贊善卒贈光祿少卿諡文恭

今之學者以本體未復必須博學以充之然後無蔽似周備矣只恐把捉想像牽已而從之豈虛中安止之道豈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乎譬之鑑然去塵則明自復未聞有定妍媸之形以補照之不及者也故以是非之靈明為把柄而不以所知之廣狹為是非庶有以得聖賢之正脉也

自心自斷處千古真正英雄從此起手千古不多見真正英雄亦只在此倒手

良知者可遵守而不可思議不可執著本虛明靜定以虛明靜定求即非良知本變化無方以變化無方求即非良知然則良知者真猶止水乎其猶太虛乎其真所謂無意必固我

正修錄羅念菴先生論學語一

前卷七十六

即其本體乎其真靜無而動有乎其真無動無靜者乎

念頭不起此時是靜即是本體不消着工夫

罪過原無大小只論有無有一則有千萬種矣

取友固是省力然真切却在自家自家一分實力比之取友

時蓋倍之也

工夫間斷此是通病然却不是小病古今所以不相及者正

在此古人不息者何如哉一切掃除真實專一時時念念惟

此一事故曰至誠無息

子長孟堅皆人豪也其才氣特達自視豈在人下然除却希

聖一着縱有所就不免為他項壓頭已是下流人物非所謂

大丈夫矣

嗜好無窮時命有限妄得者侈過厚藏者蓄憂惟知施則富

不溢惟知儉則貧不屈

人當戒懼於人所不見不可落在已發上照應

擇合而受者不可謂之虛執有不化者不可謂之寂其執中

也常虛常寂之謂也其中也常虛而應常寂而感之謂也

為學如潔身日日濯洗日日塵垢不盡學之愈覺不足愈覺

是病乃是肯學一日安之不復內愧生意枯矣意興用事非

學也認得尋常絕無進退亦非學也於時保之聖人且然況

常人乎

即處事中便是學此間稍有作惡處便是過稍執泥處便是

過所謂養心也在此所謂擴知也在此此處工夫愈密知覺

愈精而不變於物此之謂格物之學

立好心行好事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做得十分便是十

正修錄羅念菴先生論學語二

前卷七十七

分好人第理無定在欲事之好者莫若求其心之善善無常

主欲心之好者莫若求其學之專時時不昧此心之靈是謂

立好心時時不昧此心之靈以應乎事是謂行好事以此不

昧者勉之己亦以此淑之人是謂做好人

專一精察不使絲毫念慮夾帶方是真正英雄蓋千古事自

已依違不得人眼最毒不肯放過人也

力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暗不聞者亦是欲力行至精

密處非有二義也

古之善寡欲者非有欲之後而務去之之謂也防於未然不

復萌動馬爾矣

言說之偏亦足眩心而淆性非時時省察於念慮隱微之間

未有能明善者

內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秘密諸凡照應掃除皆屬內境安排
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
所乎此非靜極何以入悟

人之恭敬乎我者非於我有加也以勢位權力之在我也以
勢位權力之在我居人之恭敬而不疑不近於可恥乎人之
忽慢乎我者非於我有損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我也以勢
位權力之不在我惡人之忽慢而不解不近於可笑乎

不可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
敢忘者志之凝命之立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
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能於自
性自命喫緊用力自朝至暮如絲過絀斬釘截鐵此纔是有
求為聖人之志不知向此用工只在話頭上拈弄當下動氣

正修錄 羅念菴先生
論學語三

前快
七十八

處自以為發強剛毅纏粘處自以為文理密察加意奉陪却
謂恭敬明白依阿却謂寬仁雖自稱為學而於自身邈不相
干却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豈特騎驢覓驢已哉
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閒
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今人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為講
論不明將至誤世試思伊川講明後又出幾箇聖人濂溪未
曾講明又何曾誤了春陵夫子

徐存齋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階字子升又號少湖南直華亭人嘉靖癸未進
士官至大學士卒諡文貞

己也者對人而言也克己者欲其忘己云耳而以爲勝私之
謂夫克伐怨欲非私乎制之使不行非勝乎然而孔子不許
其仁何也以其有己也蓋自其欲尊己而卑人也則克生焉
自其欲揚己而抑人也則伐生焉自其欲利己而病人也則
欲生焉自其求之人而不副乎己也則怨生焉故善學者不
務制私而惟克己之爲要己克則人與己混然一也而克伐
怨欲自不生於其心

正修錄 徐存齋先生
論學語一

前快
七十九

或不能用其敬用其辨而禮與智放焉放則邪收則復於正
聖人知其然而教之以收放心之法事親孝子之事也仁之
實在事親舉以教之所以收夫仁之族焉者也敬長弟之事
也義之實在從兄舉以教之所以收夫義之族焉者也禮有
節文度數之詳而智莫大乎賢否是非之別舉以教之所以
收夫禮與智之放焉者也心之放者收而純然復於正天下
之能事畢矣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夫博與約對者也文與禮
對者也對則安得而不二然不曰約於禮而曰約之以禮所
謂之者竟安指耶非文也乎博學於文而禮實以約之又安
得而不一蓋聖賢之言有歷陳其事者文行忠信是也有並
舉其目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也有直指其歸者學問之

道求其放心是也有統論其全者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也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尊德性而道問學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同旨是故君子於前言往行未嘗廢多識也然而以畜其德焉其於德性未嘗不致尊也然而由問學焉其於學未嘗不博其於說未嘗不詳也然而以及說約焉是則安得而離之安得而混之乎故強離之者訓詁辭章之事也強而混之者釋氏不立文字之教也皆非所以語孔子之學也學者尋常都解說為己為人然未有能真見破者今且看世人求名求位費盡自家人力却只成就得箇傍人好聽好看至於君子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避世不見是而無悶雖不得市童誇羨自家却受用了許多安樂此是誰為己誰為人也或問朱陸之學某應曰君且勿求識陸象山先認取箇真朱子朱子之學何嘗不尊德性今且道朱子著下許多書那一句是教人詞章功利

正修錄 徐存齋先生 論學語二

前快 八十

近讀龜山先生書銘云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此十二字說盡讀書之法蓋龜山親受學程門未有後來訓詁支離之習故其言精確如此在吾輩所當深體也

凡學不進都是有箇病根在至如驕惰兩件又是學者通病此須是克去方有進益不然雖日親書冊對明師良友只是

閒事

讀書須要自家受用且如讀不憂不懼章便真箇能不憂不懼讀不愧不忤章便真箇能不愧不忤此乃是受用處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但就其見處言則謂之知就其踐履處言

則謂之行耳言必信行必果士守身之常法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大人盛德之能事

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迹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間許多禮文是器其尊尊親親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許多枝葉花實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兩物故只說形而上下不說在上在下也

小學大學只是一理小學以教於童穉之時言大學以教於成人之後言其工夫有生熟而實則一件事其造詣有淺深而實則一條路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一理但因人高下為教故時有不同只如為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已道盡其他若告仲弓告樊

正修錄 徐存齋先生 論學語三

前快 八十二

遲都是非禮勿動事告司馬牛是非禮勿言事顏子天資高工夫到故語其全餘子不及顏子故舉其病之尤急處告之非有異指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所謂仁義乃赤子之心也所謂居仁由義乃不失赤子之心也大人之為大人如是而已不須更有增益如必待有增益而後可以為大人則無乃仁義之外有餘理乎

人言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然謂之蹊徑則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遠迷之又深或至於榛莽荆棘之間漸入於窮山空谷之內去國遠矣安能有至乎故學須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

郝早服先生語錄

從十先生語錄中錄出名號爵里未考

氣習用事從有生。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七情交逞此心何時安寧須將習氣猛力斡轉假如怒時覺心為怒動即返觀自性寬取未怒時景象須更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為喜動即返觀自性寬取未喜時景象須更性現喜氣自平雖不如慎之未發。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

約禮即是主敬蓋敬履事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門宗旨原只就世間紀倫物上着脚故由禮入最為切近子思後來提出未發中教人戒懼謹獨直從無始窟中打併出來刀刀見血矣

聖學只是慎獨今人且休言慎但覓得一箇獨着便有八九分也

正修錄 郝早服先生語錄一

前快 八十二

纔覺處即是下手做處勿容等待一等待依舊是不覺此心何處不覺工夫何處不可做

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本來面目此釋氏語也某從儒書中翻出二語云無聲無臭裡那箇是命不覩不聞裡那箇是性學者試理會自見

日用感遇情識牽纏千頭萬緒如理亂繩昔人有環中弄丸之喻胸次何灑然也環中者於此去彼來之間圓轉平等無牽強湊合之迹也弄丸者因一彼一此之理隨物應化無凝滯留難之苦也上士以應用為樂下學以酬酢為苦但十分苦中得一二分輕省即是討着欄柵

鄭澹泉先生古言

先生名曉字室甫浙江海鹽人嘉靖壬午解元癸未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卒諡端簡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人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大學一篇初在戴勝記中程子始表章之因更定之朱子為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玄所註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栢四明黃氏震草廬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濂溫陵蔡氏清甫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不同魏太和

正修錄 鄭澹泉先生古言一

前快 八十三

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觀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為無見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

孟子至炎漢後始盛傳於世註有趙岐陸善經音釋有張鎰丁公著自善經已降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音釋二家張氏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稍識指歸偽謬時有至宋孫奭等作音義二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說為正義於是孟子有趙註孫疏行於世七篇各有上下趙所分也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

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數求哲人苟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實自此始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為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教子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粹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為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為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正修錄 鄭清渠先生古言二

前卷 八十四

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非謂齊治平以修身為本是格致誠正與齊治平通以修身為本吾儒格致誠正工夫與佛老無甚異但二家不歸於修身遂涉虛無寂滅吾儒却說修身須於視聽言動細常倫理實踐故曰格致誠正要在修身為本權謀術數一切功名之術豈不足治人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故曰齊治平要在修身為本
易牛章見聖賢過巷納牖之意先發難令其良心不覺萌動再發難令其良心勃然興起有力行之勢又發難令其以是良心而行善政蔽錮漸開而本心自見非平日自己察識天理真機圓熟不能隨緣解縛如此

薛西原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憲字君米河南偃師人王德甲成進士仕至吏部考功郎中

後儒雖言無我而不知無我之實雖言無思而不知無思之指雖言無欲而不知私欲之本無雖言性善而不知性善之極致雖謂人皆可以為聖人而不知性即聖人非由修為而得

程子曰陰陽者氣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以氣為理也夫氣化終古不滅至所以宰之者理也以氣為理不惟亂本而無別氣有駁雜理亦有駁雜矣理有駁雜豈足為萬化之根抵乎

宋儒所謂氣質之性蓋以此性寓於氣質之中故謂之氣質之性非謂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為二也

正修錄 薛西原先生論學語一

前卷 八十五

楊斛山先生在繫漫錄

先生名爵字伯修陝西富平人嘉靖己丑進士仕至御史以達言久繫放歸卒諡忠介

作一好事乃吾分所當為惟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為美才以為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顏淵之無伐無施聖賢切己之學也

于久處獄中粗鄙忿戾略無貶損粗鄙忿戾乃剛惡也負以終身而不能變真可哀也因思橫渠云貧賤憂戚王汝於成乃惕然警省凜然愧恥今日患難安知非皇天玉我進修之地乎不知省愆思咎而有怨尤之心是背天也背天之罪可不畏哉

好議論人短長學者之大病也若真有為己之心便覺惟日不足戒慎恐懼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人有寸長取

正修錄

楊斛山先生

前錄

八十六

為已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辨折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

道心人心只此是與不是求之一念發動的不是則為人心道心極難體認擴克戒謹恐懼之功少有間斷則蔽錮泯滅

而存焉者寡矣故曰惟微人心一動即在凶險路行喪德滅身亡國敗家由於此故曰惟危所謂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

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人心之危真可畏哉

顏孟二大賢雖氣象不同而學則未始有異顏子之學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孟子之學在集義養

氣擴克四端求放心存心養性以事天則亦顏子克己復禮之學也

見獄中或有警擾呼左右問何事久而思之此動心也身居此地須要置生死於度外刀鋸臨之從容以受致命遂志可也此正是為學用功處因思劉元城斃睡是何等胸懷可謂毅然大丈夫矣

今日早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即覺襟懷開灑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

士之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為見得義理必直前為之不為利害所怵不為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辭鼎肉孟子却齊王之召剛毅氣象今可想見真可謂獨立不懼者

若曰事姑委曲我心自別即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過且不為小惡放過且為之日漸月磨墮落俗坑必至變剛為柔刻

正修錄

楊斛山先生

前錄

八十七

方為圓大善或不為大惡或亦為之因循苟且可賤可恥卒以惡終而不知矣由辨之不早持之不固也書以自戒

夫子答顏淵為仁之功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居高位有高位的視聽言動處患難有患難的視聽言動臨死時有臨死的視聽言動道無不在

因置一瓢奠食碗置之未安此心不已必欲既安然後已將一箇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箇無稍公之舟漂蕩於風

波之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是何道理則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軼之敬慎也

子居此四年遷者侯子有言日必錄子頗聞之每見未嘗一言相答有以予不言回報者必答之有以其言作予言回報者又以不似答之於是遷者窮矣多以情相告求予言以免

其咎且曰事關於忠義者願得數語予應之曰吾奏章數千言字字是忠義句句是忠義乃以為非所當言而深罪之今若以忠義騰口舌於爾輩之前是吾羞也一邇者求予有言情甚切至予應之曰語出於無心者公記去則予心無愧若出於有心是故為巧語轉移天聽以苟免罪難也予實羞為一有有心是即機變之智巧舉平生而盡棄之天必誅絕使即死於此其人慘然曰公之心如此予再不復求公言矣文章以理為主以氣為輔所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為主辭氣克盛渾厚不覺軟弱是以氣為輔須胸中正大不以偏僻邪小之見亂其心又廣讀聖賢格言以克養之如此則舉筆造語皆自胸中流出其吐辭立論愈出愈新而無窮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

正修錄

楊斛山先生
在蔡溪邊三

前快
八十八

古人律已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律已甚恕其責人甚嚴

蔡汝濱先生僅存語

先生名毅字天章真定寧晉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御史建信被放

健順之德出於乾坤是謂天命繼善成性理無不善是謂天性喜怒哀樂隨感而應是謂天情心體虛靈統攝性情是謂天君性也情也心也原於天命何有不善

元亨利貞同行而異德語乾道則不異仁義禮智同德而異用語至誠則不異喜怒哀樂同情而異感語中和則不異天道莫大於日月地道莫大於水火人道莫大於禮義日月所以行天道也水火所以行地道也禮義所以行人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天道運而無息者也外陰陽則無以見道故人道皆效法於陰陽

正修錄

蔡汝濱先生
僅存語一

前快
八十九

體萬類而不遺者其仁乎

學者有四累好高則為進德之累文過則為從義之累多言則為行己之累躁進則為廉恥之累

古之君子窮達皆樂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道德在我窮達之遇如寒暑風雨之序而已不與焉

天地悠久無疆以其仁也仲尼曰仁者壽謂令名無窮之而長年不與焉

君子有三德少而力學有及人之德老而勤學有淑人之德積而能散有愛人之德

語政而不及禮是古今有無禮之化也語治而不及樂是古今有無樂之化也語禮樂而不及德是古今有無德之禮樂也故德者禮樂之本而禮樂者治天下之本

修身者察理欲之消長為治者察賢否之進退用人者察奸惡之得失

謹言慎行可以為師清風高節可以為師誦法周孔可以為師進退取予有禮可以為師若博聞強記矜詞飾行皆俗儒也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萬世臣道之大經也若親臣世臣則不同般三仁周公是也易地則皆然

天地萬物之陶冶學校世教之鑪錘六經聖賢之形模師道博植之大匠

一動一靜一陰一陽易道也不可察其微動而為陽非動而生陽也靜而為陰非靜而生陰也蓋陽動陰靜分而言之也合而觀之軌道變化進退消長至動之中而有至靜者焉

正修錄蔡汝濱先生

前集 九十

馬坤道資生流行不息至靜之中而有至動者焉焉陰陽一氣之往來循環無端互為其根也

子厚以禮教人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深得先王之遺意學能崇禮人道之終始備而聖學畢矣

天道有風雷所以鼓舞萬物也治道有法令所以鼓舞萬民也法令者人君之大權鼓舞在法令而所以鼓舞之者有德禮為之本也

呂東萊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於中氣質一變可謂善讀書者後之學者讀書只在語言文字間豈是求道

周訥溪先生雜錄

先生名怡字順之寧國太平人嘉靖成進士仕給事中疏劾嚴嵩廷杖繫獄五載再建再釋隆慶初復職壯年歸奉節

學者緊要在辨志辨志在辨義利辨義利在辨求諸己求諸人求諸己則喻於義日上達矣求諸人則喻於利日下達矣君子小人存乎自辨危哉

喜人譽已則諂諛者進惡人非已則直諒者退古聖如大舜至矣禹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益戒之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皋陶戒之曰無教逸欲有邦舜之戒臣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禹恐舜傲舜恐自違後人乃反自賢自是怒人非已由其不知虞夏學問養成傲違敢不日警日惕

正修錄周訥溪先生

前集 九十一

履盛滿當知止盛滿難齊當隨分量分量難憑當顧功德有天地分量河海分量鍾鼎分量升斗分量孟岳分量自及當能知之自謂有功德者即無功德

是學也絕而復續續而又絕方其絕也其自何去方其續也其自何來聖人精一不出此心其續其絕自啟自蔽耳堯舜孔顏人心皆有往者其影而真堯真舜真孔真顏則固至今不亡也豈惟今日蓋與兩儀同終曷其有極斯言孔的能信者誰靜求默探謹揭孔顏曾思孟之至訓以便覽涉非敢曰去取聖訓也誠篤信乎此則雖議其去取亦不敢避也

聖王不作此教此學遂湮廢矣決科高第可以文藝取討經稽傳可以詞章訓久假不歸因執此為自古帝王之所以教所以學不外是也間有復申明倫之說欲見諸踐履之實者

則又莫不指為道學之徒側目而怒掩口而笑巧毀文詆朋
議陰排若仇讎者亦可哀也夫亦弗思也夫明倫不可將悖
倫為可乎學道不可將悖道為可乎有人心者宜辨於此
心中有一知識即障天性真體此即是機心非本心也闔戶
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開謂之變此天機也非知識之
機也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中可用知識否耶

古人之學仰觀俯察遠取近求以成其德今人之學仰觀俯
察遠取近求以成其能此古今之分

日用四戒第一不可測度求解第二不可求討自己便宜第
三不可歸咎人第四不可生退轉心

正修錄 周助溪先生

前卷 九十二

然
人每日必思行幾件有利益於人的事日日如是久則天理
純熟起心動念都是天理矣出一言行一事必思莫傷人否
一念差了便生恐懼必思速改不可放過當作功課做夜則
思之每日行得三四件不可惟喜未能行得必思補足
勿忘勿助之間此是前人偶因工夫相當時說既不忘又不
助那時節正恰好處非於勿忘勿助中間也必有事焉乃
是正當功夫人心本體原是如此為有知識私欲動後不復
見本體必有事焉正是復那本體忘者忘有事也助者助有
事也若不言必有事焉而但云勿忘勿助之間真是無頭學
問

沈虹臺先生學知錄

先生名位字道立蘇之吳江人嘉靖甲子解元成辰進
士仕翰林院檢討

性有而未嘗有也性無而未嘗無也有之機攝無以流虛無
之妙孕有以函實有無相含故性定性定故習與情不得而
蔽之

君子不以天之與我者自足而怕以不學為憂不以質之美
者為可恃而逆慮其偏勝為之補偏以救之為之涵養以克
之為之消融以化之故天者不失而其偏者以化
金出於沙未適於用也陶者汰之範者又從而鎔之砥礪之
故金為天下之良而不敗惟人亦然

凡人學問不長進只為看得太易試看前輩所作之事平日
所輕視者設以身處其地果能一一行之否

正修錄 沈虹臺先生

前卷 九十三

學者須先除去我字便純是天理廓然與太虛往來此為聖
賢境界與釋氏所言虛無滅絕者有別
性分上用得一分功便於學問上省卻一分力余見今之學
者僅為循章摘句之學縱復憤發亦徒勞而已矣
仁義二字亦不過完此一箇仁字仁必以智勇為輔義是兼
智勇說是以精義入神方完了仁完了仁方完得人也
義字不可看得太高即如人要在一處畢竟有一條路在然
後可以由之而行故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二語甚
妙

徐波石先生語錄

先生名懋字子直江西貴溪人嘉靖壬辰進士仕至雲南布政使以計賊遇害

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曰心自知之無息言曰誠自知之定理言曰性自知之不貳言曰敬自知之莫測言曰神自知之渾然言曰天自知之寂然言曰隱自知之徧覆言曰費自知之不昧言曰學是故綱紀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

夫道也者性也性也者心也心也者身也身也者人也人也者萬物也萬物也者道也夫道一而已人得一而靈是靈也則性也以生理名則天也以普博名則心也以主宰名則人也以色象名則萬物也以變見之迹名會之曰道宗之曰一世皆知性心謂道也而不知我外無心性也惟得其一而宇宙之道備矣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陸氏曰心為宇宙其知者者也

正修錄 徐波石先生語錄一

前帙 九十四

往古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何我何萬物乎哉

此知之體沖虛無朕曰中感應中節曰和舉此而詔之於人曰傳人了而自弊曰悟不差毫釐曰巧甚矣夫巧之不能喻於人也

知天下國家皆我也曰知心知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
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難盡則自

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

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指氣質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陰陽一大極也一而未嘗不殊殊而未嘗不一也猶人也耳目口鼻未嘗不同見聞覺知未嘗有二心也質者性之器氣者性之運執得而定而離之者哉若曰有天地之性又有氣質之性則誤矣

正修錄 徐波石先生語錄二

前帙 九十五

趙大洲先生定志明學論

先生名貞吉字孟靜四川內江人嘉靖乙未進士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諡文肅

夫至尊者道也至樂者學也學以闡道志以成學也然而學不信心久矣惟其不信心是以志無由立蓋此心不失即名為志此志不失即臻道域也今先不信心而志從何生志隨而學宜其展轉外求而自蔽益深矣某以為必先討去其蔽而後可與共學學者之蔽有窺測前聖模度後賢摘服佳言飭行善事身心互持徒相窒礙而此念既熟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倣妄念邊巡襲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懸立標準即以標準為師而別起意念當受法焉隱微牽絆未為止息抱此情識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憑妄念虛恍意見也亦有醉心陳編馳騫文事研究糾躓增長

正修錄 趙大洲先生定志明學論

前快 九十六

聞見剽竊空談支離著述身心漂泊至老無聞而言語之微矜持影響及淹浸既久家具頗成矣遂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枉肆妄念紛紜玩物也又有頗知向學而厭靜喜動厭動喜靜者在靜無主則雜念輪轉而苦眩不寧在動逐物則境移心變而煩惱復作或滯靜而沉昏是宅或徇動而神守離軀或照管馳求以為近取檢點科列以為自治惟此枝條最為煩多而終歸於廢學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妄生支離也又有志非真切託意於名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為是日作心勞之偽而不覺其非止於補塞脫漏惟知修飾觀聽故多欲之根日深而知慧之種將盡矣然而性無滅息本知獨良或因考古而發憤或聽人言而忸怩或因順境而真見忽開緬思有為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即求解脫或惜

歲月之不留或嘆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風霽月之下而暢然自由或迅雨烈風之前而暢然追悔皆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味也但舊念既熟而新知尚生熟者有欲可依而舉目見前生者無本可據而掉臂遺失是以卒歸於不學無志而已其蔽在不信自心而立基無地也夫五蔽者言其略矣五者交錯互相生養而蔽無窮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確然自信惟當廓推諸蔽洞然無疑則本心自明不假修習本性自足不俟旁求天地萬物惟一無二在在具足浩浩克周矣雖然無有師友淵源之論砥礪切磨之功奮起塵俗超然物表者誰與領此

正修錄 趙大洲先生定志明學論二

前快 九十七

張敬堂先生獨鑒

先生名基宇德藏號以吳江人嘉靖庚子舉人學者稱
為精孝先生崇禎時進國翰林院待詔

良 思不出其位 養心 君

損 懲念 養肝

室慾 養腎

頤 慎言語 養肺

節飲食 養脾

是方散見義經一言一藥而合之則君臣之義備焉雖藥
不標於神農方非處於和扁而觀象玩辭信金石之神品
得醫師之上乘者也通性命之學者有能近取諸身服之
無數則五內和平百病不作身安德滋去道豈遠哉周元

正修錄 張敬堂先生

前快 九十八

公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嘉靖

辛亥歲製

服法

向余製象籠丸而未之能服也爰擬茲圖以服之一有合
駝圖一白一或於駝圖一墨朝斯夕斯庶幾有日改月化
而歲不同者乃若無圖可擬心境俱融纖塵不起非歷顏
齋而躋孔室者不能與斯則予豈敢嘉靖癸亥八月識

某月 思 慾 室 慎 節

初一日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初二日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初三日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羅近谿先生語要

先生名汝芳字惟德號近谿江西南城人嘉靖甲辰進
士仕至雲南參政學者稱爲明德先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
何乃可曰如何是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
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時明時昏時定時亂須詳察而嚴治
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知者心之體一
而弗二者也所知者心之照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悟得心體
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更散離故謂之慎
獨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
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耶曰明之可
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
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

正修錄 羅近谿先生

前快 九十九

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
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盡精神珍之重之存之
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耳曰然則
雜念俱置不問耶曰隸胥之在官府兵卒之在營伍雜念之
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
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
求焉不亦悖且難哉

一日先生問生所自受用者何如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放
下先生曰恐所持者未必是心生悚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
先生曰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自心但既有所持
則必有一物矣子試看諸人在此講談一段精神果待持否
天高日朗鳥啼花發亦共此段精神果待持否千千萬萬變

變化化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未嘗見得而速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象持之益堅而去心益遠故謂未必是心也生曰心與意向相爭如此之遠也先生浩然發嘆曰此乃學問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誤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作粥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生曰意念與心既不同須為指破方不至錯用功曰若使某可用言指破則諸生亦可用力執持矣

或問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人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為學須是由勉而安今云行仁義分明

正修錄 羅近齋先生

前快

是勉然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的安勉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學不慮處着脚趨向竭盡生平方得混化若更從外面比做修為循象執迹出門一步已與不學不慮之體不啻冰之與炭做得爛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儲則去真心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背心孤負一生心願虛負終身氣力總只為出門一步差却豈可不警省而早辨之也耶

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立宗旨意思是欲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四書五經說中說和

說精說一說仁說義千萬箇道理只是表出這一箇體段前聖後聖立極立誠主靜主敬致虛致一千萬箇工夫只是涵養這一箇本來往古來今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緒同流千萬箇作用功業只是了結這一箇志願

汝曾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習氣至拙至蠢以瓮牖之工當精妙之理所謂操麻線以透鍼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麼底裏地方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說等書要肆穿鑿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則指陳有若箇光景且無奈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

正修錄 羅近齋先生

前快

耀奇黃紅綠琥珀以成味者指為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料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為殊方不知此樣工夫此等理趣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種皆病有志豪傑須登看明眼真師下番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剝落到此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此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蒼翠轉頭時候

今世上千百萬人難一二箇思為聖賢者只方論幾箇事功費半幾段經書便是明理執持一點念頭便是存心至於戒儀行止以彷彿儒先靜坐端凝以希圖聖神及至終無成就反委咎聖為絕學卻不思起初種子一差末後何有果

結

楊椒山先生介說

先生名繼盛字仲芳直隸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以劾嚴嵩被刑後謫忠愍祠曰旌忠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為之質韜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愾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為介者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諸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亦深乎介也者必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固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合內外始

正修錄

楊椒山先生

前快

百二

終而一之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噫不苟和之為介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孫淮海先生易談

先生名應鑿字山甫如皋籍貴州清平衛人嘉靖癸丑進士仕至大司空卒諡文恭

真知易理然後信得萬物備我之義真體易理然後有得友身而誠之樂真學易理然後行得強恕求仁之事不言我備萬物而言萬物備我蓋我之此身是天地萬物之本是以逐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忘本外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不忘本不遺末將天地萬物之實理都收拾在自己身上便是反身而誠便是仁誠便是樂仁便是樂非誠之外仁之外又有樂恕也者所以求盡此誠也程子論恕曰克拓而去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非仁乎克拓不去便是天地閉賢人隱非不仁乎

正修錄

孫淮海先生

前快

百三

易理難學亦以其不犯些子手段至易至簡也不消一毫之自私不消一毫之用智當下便是非易乎然有一自私之心有一用智之心便天地懸隔非難乎

堯舜之道萬阜陶見而知之則見而不知者多矣湯文武聞而知之則聞而不知者亦多矣所謂聞者聞何物所謂見者見何事聞與見即所謂知也陽明曰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此知即是易理易理極真實極光明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消假借其發見流行處輕重大小厚薄張弛毫釐爽失不得增減不得物即是我我即是天地間者聞此而已見者見此而已故聞見即知非有聞有見而後知也知即聞見非待聞待見而後有知也此知人人所同但爭一先後是

以立教者以先知覺後知

周子自陰陽動靜五氣四時上看出太極之流行無聲無臭者而言無極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上看出心體之流行不睹不聞者而言靜主靜之學即無極之道也又恐人誤認主靜之靜為動靜之靜故又提出無欲二字見太極心體之流行所以無聲無臭不覩不聞者以無欲也無欲二字為千古學易者之正脉無欲便是不二便就生生便就不測只此便是天命之性未發之中故易者聖人盡性之書也故知太極本無極而後識天道無停機之妙知主靜即無欲而後知聖人無停機之學

易有太極言人有太極也人人有太極而自復之自全之是自成也自道也自謙也自得也人人有太極而自去之自亡

正修錄 孫淮海先生 易說二

前快 百四

之是自賊也自暴也自棄也自欺也善學易者無他惟於所本有者不使之無於所本無者不使之有耳

易也者道也道也者性也性也者心也心也者身也身也者人也人也者萬物也萬物也者易也人得易而生者也性也以生而名也心也以主宰而名也身也以形色而名也萬物也以變化而名也而會之曰道崇之曰一得其一而道備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失其心則失天地矣天地之間皆備容可二乎哉二之則有外有外則非一故不得一則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知志一則非學矣故易也者一也一則易不一則不易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唐汝錫先生論格物

先生名錫字汝錫浙江蘭谿人嘉靖甲子舉人仕止王

君子之學非徇乎人者也求自得諸心而已非私一家者也求止乎道而已愚竊慨夫今之學者不然自宋儒定註經傳以來士惟謹守成義不復知古本註疏為何物間有疑難稍異同者則羣然訾之且以為罪嗟乎亦由其不求自得諸心以止乎道而已昔者孔子作十傳以翼易程朱乃復為之傳義其說蓋有不同者亦各以明道而已而豈足以病孔子乎抑豈以為程朱罪乎今於朱註則一字不容議焉私隘偏黨其為尊先儒也陋矣夫學訓詁其末也而有關於學之大端者則不可不講訂以求歸於精義焉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於此有差則無以為入門之功而何其說之不能一也或以

正修錄 唐汝錫先生 論格物一

前快 百五

朱子窮理之訓其功汗漫而無紀此殆非也聖賢之教以博學為先務而又何疑於是乎愚直疑其義有未徹而功無其要焉耳其註致知曰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其註格物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夫心識其理之謂知推極之者即其已知之理而益推之以求至乎其極於天下古今人物之理莫不洞而明之如是而可謂之知無不盡也是窮理即致知之實事今以窮理為格物則所謂推極吾之知識者乃虛言之耶且訓詁字義人習其說而無不通焉今以格為至若曰致知在至物無乃有未暢乎愚以為扞止外物之訓斯真得之矣何則人之致其知也蓋將以其神明而洞天下之理也使聲色臭味盛麗紛華之物有以交攻乎其內則知必為其所蔽雖欲勉強以致之必且昏昧而

不能達矣故必於外物之足以昏吾之知者力扞格之不入乎其中夫然後神氣清朗義理融著而心之知無不盡矣故曰致知在格物蓋戒慎恐懼之端自不能已而為學工夫詳明簡要始終貫徹真聖人立教之大方也何必於格物之外補以敬之一言而後為無漏哉或頗疑此有涉於正心者曰正心其全功也此其始事也愚竊以為此義上有以明聖經之旨下有以定為學之要中亦不至及儒先之訓而兼有匡贊之功雖犯流俗忌諱違哲師之詰言不敢自以為罪也

正修錄 唐汝鐸先生
論格物二

前快
百六

薛方山先生炤心屏

先生名應旂字仲常常州武進人嘉靖己未進士仕至浙江督學調御史兵講義歸

聖人全道而垂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二幾也者君子之所慎也審幾者賢見幾者聖知幾者神

一節之士難與言中庸之道也好名之人難與語切實之事也

君子習天以敦仁習地以精義習於天地之間以對時故可以事上可以使下可以明明可以知幽

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預圖也激清明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未為得也

明養於靜而喪於耀勇昌於平而沮於愼

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則不擾於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君子不知風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頌不足以敦化

君子之道定心為上心定則經可治心不定則經不可治今之亂經者則又多矣以權者假以術者賊以功利者叛以辭

賦者荒以章句者支以記誦者淺以靜虛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襲故治經得之於心而措之於行者鮮矣

言貴切而不貴訐讓貴盡而不貴爭迹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

涇野先生嘗言居要路有九病見善忘舉若妬知惡不勅者比依違是非者諂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觀餽者狡懼禍結古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論者念喜人奔

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於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勿藥而愈

君子之道杜譽以防輕喜杜讒以防輕信戒暴以防輕怒戒滿以防輕足戒諂以防輕進五者備而身正矣明以馭胥吏恭以馭寮案上下實以惠士卒式以馭芻粟均以馭商農嚴以馭僕隸密以馭左右詳以稽終始八者備而政行矣

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顏之樂其幾矣

寬者子民之道嚴者摧枉之權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

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也一人而寬嚴異者柳諭蒙之治京兆河南是也一人一地而寬嚴異者張詠之治蜀是也

堯舜之公天下也堯舜之私其子也湯武之取天下也湯武

正修錄

前快

之舍其身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為人臣者莫難於納汙尤莫難於任怨不納汙者不可與圖幾不任怨者不可與決滯

耿楚侗先生自警語

先生名定向字在倫湖廣黃州人嘉靖丙辰進士仕至戶部尚書卒諡恭簡學者稱天臺先生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語最警策當味夫人日逐茫茫蕩蕩心神全無歸着譬之窶人丐子瑣尾流離靡所寧止不亦難乎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

自外物言無論聲名富貴即四肢百骸亦軀殼耳何物是我於此信得及世味澹然矣自性分言無論父子昆弟即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何物非我於此信得及心體廓然矣

吾人真真切切為己雖斷僕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不特世之所謂賢人君子有所指摘雖古來諸大聖賢其形迹亦多可疑處

正修錄

前快

俗情濃醜處澹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為學問得力處也譽而喜毀而慍利則競害則撓汨汨然終身役於物而不悟囿於物而不能自振而猶號於人曰為學吾恥之矣

學者恒言曰萬物備我實識此理天下更有何物能尚乃見些小便宜輒生歆羨而猶號於人曰知學吾耻之矣

學者恒言曰萬物一體實識此理天下更有何人不容乃遇些小違忤便懷嗔恚而猶號於人曰為學吾耻之矣

只此無聲無臭是為真常凡涉色象名號者卒歸消滅只此不為不欲是為本心凡務濶大放散者終隨坑塹只此不學

不慮是為天德凡由意識安排者便是人為只此庸言庸行是為妙道凡驚高言奇詭者即是虛罔

不作好不作惡平平蕩蕩觸目皆是此吾人原來本體與百姓日用同然者也己立立人已達人而不藉名位不煩作用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孔孟自然功用所以賢堯舜而贊化育於無疆也豈不易知豈不易從哉顧疑承發揮實在此身如不靈透是為麻木身不強立是為痿弱身不修潔是為污穢身不超脫是為臃腫身不敦厚沉渾是為浮薄身夫以浮薄臃腫污穢痿弱麻木之身而冒認承當此體妄意發揮此用不猶窠子脫金癡兒捉風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

世人好禔修者劣通方尚揮霍者薄廉謹崇渾厚則抑果敢勵明作則迂仁厚溫恭進而軌辭退英敏優而沉潛詘是皆以己格物滯方而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羣物也并

正修錄 取楚侗先生自警語二

前快 百十一

包而覆照之梧櫟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薯產矣而烏附亦植也牛馬蕃息矣而虎豹犀象亦并育弗穢也夫梧櫟以材以實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薯以宣以補而烏附亦可以祛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飭等威而嚴儀衛由此類推言之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惟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并包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鑒羣材而善用之矣

孔孟亦人耳吾黨遭逢明盛服習功令誦法孔孟矣第令能言其言以取世資而不能實明其學心其心非夫也

李見羅先生敦學錄

先生名材字孟誠江西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仕至分

心有放故做工夫著得一箇存字心有不正故做工夫著得一箇正字皆是對治之法至於性則真是不可加得一物也故只說得養字養之法豈有毫分做作故在孟子中只道得一箇息字在大學中只道得一箇止字息與止豈有毫分做作真所以養之之方

悟非難守為難學既得手只守得定便是悟不可別開徑實更長支離

此件物事本來不可睹聞聖人即還他道是不睹不聞本來無有聲臭聖人即還他道是無聲無臭後之強為名者總為見之未到

正修錄 李見羅先生敦學錄一

前快 百十一

問藥者期療病作丹者取成仙保身念切即不問其指縱之何人而聽之矣乃獨於學則不能然

學問要緊明宗若不知宗趣所歸而漫從節目上尋索正了心又怕格不得物誠了意又怕致不得知並用之不勝其意緒之多端偏舉之又未免為條貫之未備是真可笑者也

學者向己躬上切實體取一日之間自子至亥一月之間自朔至晦是仁非仁毫髮不容瞞昧日至月逢動息有可查考則步步是工夫言言皆實力仁何處歸藏心何處背棄直下可從意中領矣

有何奇功有何捷效只此勉勉循循要以無惑於始無隨於終即無忝於洙泗之門矣

或問此學亦救得飢餓否先生嘆曰是何言與王曾何如人

尚爾志不在温飽豈有堂堂聖學只講求得一箇衣飯的計策者乎孔子蔬食水飲顏子陋巷簞瓢曾子七日不火食尚歌聲若出金石超然貧窶不以動心所以高於萬古今在坐之士未必人人皆貧假令孔顏不是流水籃瓢則吾今日雖有孟韓之辨如何為衆分說

有友問修身為本之義羅懋忠從僞言曰只是箇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然忠復曰思不出位只是箇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先生曰此卻又有說大凡聖賢論學肯趨自是一般然亦有因事發明隨機指點者修身為本其要在於明本而未從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卻是就事物上反歸本去故明得修身為本之旨則不必論到人之親與不親治與不治一副精神常常只是歸本不明得修身為本之旨而第從行

正修錄 李見羅先生

有不得處反求毫忽舛訛尚昧本末之分於知本尚隔一層夫子之論士有三等其辨儒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所為士之次者其即指此也乎今有人而果言必信行必果也豈不偉然君子乎至律以學之毫釐是與非也則尚不免為小人儒也故學問到至處如孔曾則即學便是品人品到至處如堯舜則即品便是學等而下之學正者方可許他學品高者只合選他品執學問而斷謂天下無人品者固非因人品之高而舉許其學問者亦謬

論古事必以身處利害得失之中論今事必以身處利害得失之外

來瞿唐先生省心錄

先生名知德字矣鮮四川梁山人嘉州丁了東蜀府時年八十矣薦授翰林院侍詔以年老辭原任致仕人能聞道縱四十已後未為晚也張橫渠少年談兵喜獵李延平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及後聞道少年之事亦何害哉聖人教人不曾教人生出來八九歲時就無過只許人改過故不遠復者即曰元吉

王陽明云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沸騰時便廓然消化得此非天下之至勇者不能陽明此條乃覺照切實功夫後學收心者不可忽也

正修錄 來瞿唐先生

世儒只知冥心閉目是靜不知此心如有思慮當人事擾攘之時皆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是靜何也蓋理主於一而不動我既主於理則凝然不動矣即所謂人生而靜也從來儒者惟周茂叔知此故曰主靜立人極

讀書之法要讀得自在不覺勞苦
人生在世既有其家雖寒儒家貧然上父母下妻子外而親戚朋友一家日用豈無調度故口誦讀書手書寫之外又當移脚脚移方覺倦怠則於書房瞑目靜坐心主乎息息依乎心澄此心於不識不知之天令其皞皞如也既靜坐之久乃出而經行或臨水邊或坐山麓或就松風或依竹影乃轉而用功乎心或作新文或改舊句使五體五官轉相效勞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而一切聲利得失聽乎其天置之度外而不使其填塞於我之胸中則此心寬舒自在與理相為浹浹自不覺其日進而月長矣雖舉業工夫當如是要之正學工

亦不外此也

不好貨則廉不好勇則謙不好色則身心安靜精神完固學
者其庶乎

人之資質美者多做名卿名相但較之為學終非中庸人
節要剛大而襟懷又要灑落如汲長孺儘有剛大氣節恐止
成就得剛直一邊臨事固要公直而存心又要忠厚如張九
齡豈不公直但恐又近刻薄度量要寬弘而檢身又要細密
如劉寬董儘寬恕但少細密蘊蓄要深厚而志趣又要高明
如張華楊雄董豈不博古通今但高明意思終少此孔子所
以以清以忠許人而不許人以仁學之當講正在此也不然
正成一節之士

聖賢說話說箇小人而無忌憚也人只是有所忌有所憚就

正修錄 宋賢唐先生

前快 頁十四

做好事了中人為善畢竟如此故曰君子懷刑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
箇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

古今無不受謫之聖賢以方正故也媚世取寵則鄉愿矣
妄想心有種種焉有無根霄壤之想有有根平常日用之想
有過去追悔之想有過去自慶自足之想有未來圖謀之想
有希望其來鬱結不寧之想有臨關對敵之想有喜後怒後
之想有平生所戀熟景新舊往來不斷之想有知絕妄想晝
夜執持一時未曾覺照偶爾入心之想有知絕妄想持守不
定一寒一暴之想有知絕妄想想別物以止妄以撲逐撲之
想有知思道理夾雜私意以行之想有氣稟執拗認人欲
為天理之想有空想其邪想之不行之想有實想其邪必欲

見諸行事之想萬起萬滅種種雖有不同然原其所想者不
過好勇好貨好色三者而已故勇貨色三欲者千欲萬欲之
樞也千妄萬妄之根柢也斬根斷紐方可學聖

近日學者把性命之學又是一樣看把眼前終日所行事又
是一樣看此其故何也蓋緣他平日將二氏之學終日講究
所以分爲二矣殊不知吾之終日所行者非性命之學何學
也天地間除了五倫人情物理之外又更有甚性命之學古
人說箇參天地贊化育博厚高明悠久不過五倫之道而已
且以堯舜言之做了許多功業孔子贊他惟天為大惟堯則
之然不過盡君道而已不過孝弟而已堯舜亦盡其性而已
非性命之學而何不知性命終日所學何事

太極之理在天地即月映萬川之意譬之於樹有一樹之太

正修錄 宋賢唐先生

前快 頁十五

極有一枝葉之太極有一花一實之太極有華於春樹之太
極有華於夏樹之太極何也蓋凡物皆有元亨利貞物必初
然萌芽而生既生了方長長了又既而衰變又既而剝落歸
根復命到了歸根復命貞下又起元矣春夏秋冬之樹皆有
太極故曰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故有終古之
太極有萬年千年百年之太極有十年之太極有一年之太
極有一晝一夜之太極

自科舉之學興讀孔子之書者不知心學為何物朱子集近
思錄人乃譏之曰入太極在篇首是遠思非近思也殊不知
人不知太極之理則不知理之本原何以講學

李滉之先生自紀

先生名滉字溪之貴州思南人嘉靖甲午舉人官至雲南參政與羅近溪同官相從講學

予幼時先人中憲公以無不敬飭之即奉而書諸牘目攝以資檢束第覺妄念叢起先中憲又以思無邪飭之又奉而書諸牘久之妄念漸除恍惚似有得於是專求本心未與人接自問曰如何是本心既與人接又自問曰本心是如何

孔子無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著纖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毋意即于思萬慮皆毋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即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力也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浮雲人間作兩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

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

正修錄 李滉之先生自紀

前快百十六

中吾之願也

無不知愛無不知敬兩箇無不知是天地靈竅吾人通天地民物死生皆是物本體原無間斷學者若任在起滅上做工夫任他千功萬行終做不成如樹無根縱日栽培灌溉終成枯槁予昔日工夫亦有起滅被近溪大喝通身汗浹從出這身汗自是欲罷不能

吾於此學入白下時覺與官和州時不同登天臺時又覺與白下時不同與近溪遊月巖又覺與前不同

王荆石先生牘中語

先生名錫爵字元叔南直太倉人嘉靖壬戌會元賜進士及第仕至大學士卒諡文肅

凡事遇發舒處慎毋忘霜降木落時

獨立於萬物之上乃為有志能屈於萬人之下乃為有養大威不怒大智不擾

人生在世獨來獨往豈有空華可以粘肉者

不規世名亦不薄世名以窮通為寒暑之序乃名教中遺遺自覺得夜氣清明中貪嗔兩念不能盡絕莫輕以己之難強責他人莫輕以心之所愧巧飾蔓語學術在此心術在此經世術亦在此

五味中須間用苦辣

於養身中兼外身於屏事中兼練事

正修錄 王荆石先生牘中語

前快百十七

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

人情私其所親大都說卿說相以為願望不如得一言救過之為幸也

自揣胸中能老至不憂否能人不知不愠否有一於此皆足損壯夫之氣

凡好為大言者必鮮成事

人情太行世路苦海若能立義以牽制萬物自恢恢乎游刃有餘地

事有餘快必有餘憂壯陽之下一陰潛起不可不早計也

朝廷加意民生吏治以事權盡付之九卿公論盡付之臺諫則唐虞之治不難致也但要九卿臺諫得人耳

三代而後世事決不能十分如意豪傑當路且隨緣作用儘

力維持其利鈍則天也

凡吾輩十分如意則旁人決有十二分不如意蓋如風蓬不可滿使當常留餘不盡之意

一葦障江一髮引鈞誠知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方今海內頂天立地男子曾有幾人

虛心以處彼我之間不必為彼用亦不必為我用是皆曰是非皆曰非天下豈有一事哉

天下事無不可為惟元氣一壞則不可為

若有心荷擔國事當努力放膽而行即報付之不觀人言付之不懼而後可也

頗聞人情漸喜亂非斬木揭竿之謂語多緒而莽政多門而散事多徑而支交多愛而雜即亂也

使中外吏不走賣官一途庶幾政亂官清尚可救得疲瘥一半

一江陵耳生而伊周沒而莽操試問人臣之承奉相指與傳會上怒曾有辨乎否也

郭汾陽非天人觀其處進退間抑何灑灑

正修錄 王荆石先生

前快 百十九

許敬菴先生訓舉子語

先生名孚遠字西中浙江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少司馬卒諡恭簡

今日之會何為也哉為諸公應舉而來行且臚列賢書有國家生民之責故為此一日之會以定百年之志夫生民之理

亂繫人才之賢否人才之賢否繫志念之邪正世俗之人紛紛擾擾無非為聲色貨利爭榮競顯以供其所欲以遺其子

孫然以子目中所見如此而喪名檢敗其身而累其後人者不可勝數矣諸公寧不見乎是皆始於辨之不早也願諸公

從今日猛然立志毋與俗同見賢思齊見不賢而自省口誦聖人之言反觀身之所行如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是

發於形氣之私道心是原於性命之正便當來而求之吾之此舉是從形氣發念乎即人心也而烏可聽其發以入於危

正修錄 許敬菴先生

前快 百十九

是從性命發念乎即道心也又烏可不擴克之以使之著如此之類事事反觀乃為身心之實學不然只管辨析名義如何為人心如何為道心雖說得玄妙清新可聽可喜於其人

竟何分毫受用哉願諸公從此立志一時之顯晦不可期於身之趨向不可不決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周萊峰先生學道紀言

先生名思兼字叔茂松江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浙江學使門人私謚曰貞情

聖人只在日用常行上用功故謂之庸行

應事接物時不為人欲所困縛便是聖賢受用處

只要熬得澹泊無往不可

是我的要提起不是我的要撒下只此二法而已

能自立乃取重於人之本能自慎乃寡怨於人之道

道無淵妙只要操存得久且熟

性根本自靈明存得此心在此凡遇事來性根本自能照見豈

有差錯

凡協於人情適於事變皆謂之集義

平時件件不苟事事停當久之所養熟後雖大事亦自沛然

三修錄

周萊峰先生學道紀言一

何疑何懼平時凡百苟且一旦遇事自然張皇

隨在有覺不為血氣所使謂之見性

常念人之侮人但欲人之悅己而不知人之輕己人之自誇

但欲人之知己而不知人之笑己輕而且笑辱莫甚焉

對客發言無次且有妄語小人之態見矣

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寂寞昏黑者

愛人而人不親必有念心此先有責報之意存於中也若實

有愛人之心則不然

先立乎其大者是怎麼立心得其職即是立也

君子之治心養性接物應事惟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

聰明才辨未必不害已

蔡虛齋先生出箴

先生名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丁酉鄉試第一甲辰進士仕至國子祭酒謚文莊

出箴子年二十四至三十二三時所作當時類用片紙書

置臥處乃外人足亦不到之地今年四十八矣朋遊間尚

無一人得見其一二者故謂之密也密之者踐言實難虛

名易動無益於己徒誑於人而亦以自累也舊稿零星在

敬筭病中見之不欲棄滅因命子弟輩錄之亦以貽吾子

弟故未及次第蓋予自三十二三以後亦自厭於箴矣未

有多言而不妄者此故箴中語也光祿楊方震先生辱其

進我甚厚然嘗悉予所病且相別在通故特出此以道愧

尚望為予密之也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濶天高其器宇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

正修錄

蔡虛齋先生出箴一

金聲其詞語

將曾子與閔子騫之言萃為一編清心正容一展誦何其氣

象之至誠惻怛而溫然咄咄汝清以汝輕薄資今日正須學

子與與子騫

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

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魏巍溫公律身嚴與人

忠赤心質神明素行乎校童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

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意向使王莽而肯為

周公曹操而肯為文王亦孰得而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

其素所蓄者危矣噫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為而疑我之為之也乃為信於人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是得造化之機

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矣

莫虛勞着步莫虛放出聲父之自間適蕩蕩復平乎

古人有言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嗚呼國家

之所以作養人材聖賢之所以注望後學者意在是也爾亦

知之乎既知之又自言之而不能踐之然則爾其誰欺乎

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爾而忘之乎爾

今年幾何矣

朱子曰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惜

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

正修錄 蔡虛齋先生

前快 百三

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噫豈不堂堂然

真大丈夫哉

程子曰人能將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

有甚妨礙大哉言乎此即西銘之見也欲為成人者斯其實

地乎

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

人之慮一朝之念曾不遑恤其身噫清不肖親嘗為小人之

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

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屹砥柱於

中流

胡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為小人噫爾尚敬爾心術慎爾行事而和厚爾辭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迷於明者之一照而為遠近之所喧議而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

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

食服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逐

周子之幾起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子之敬立身之

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始定幾以起凡一躍

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真

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吁嗟人

心今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滋味連血氣之力

正修錄 蔡虛齋先生

前快 百三

衰而義理之念回今年將暮矣不及今而蓄三年之艾今七

年之病竟何時起矣

戒爾重其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

古之聖賢分率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為經

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平生

善言者自節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鐘不扣則不鳴水不止則

不擊

善處事者不勞而自辦善守身者不澄而自清此有其幾不

可以不明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

是以能垂聲光於縣縣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

賢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爾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天之助人為善也至快至周而略無毫髮之愆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略無毫髮之或漏細考之遠計之當自見耳

澄其心於淵瑩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

師道閉門處孝瞞獨睡時用之得其道造化無藏機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絕胸中方能克養浩然氣方能做人間事

正修錄 卷之四

前快 百四

俗云一刻值千金學者用心當如此易曰天行健須是見得真實切已

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嗚呼豈不真烈烈然世之大丈夫哉

先民云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汝清壽決不能百年甫及壯而氣體已若耄矣不早為自愛計將復何所待耶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

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辭章之兒豎爾危哉

欲為一世經綸手止熟數篇緊要書枝葉徒繁根幹饒空勞

皓首作卑儒當官更有本經在博古能今始不迂格王之必與於裨席溺身之悔誤於辭章

命好德不好子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殃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噴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有數大恩不可忘天也地也君也親也師也凡匡吾過惡而輔吾所不及者也

正修錄 卷之五

前快 百五



正修錄目次

石州 于準 萊公纂

中帙

王塘南 勵學語

于穀山 中庸解辨

趙汝邁 學箴四則

管東溟 問辨廣

鄧定宇 語畧

劉澹瀟 荅廣

呂新吾 呻吟語 荅格物書 孔孟同異

孟我疆 荅論學書

周海門 証學錄

正修錄目次

中帙

王少湖 俟後編

董篤卿 紀言

趙儕鶴 牘語

孟雲浦 已千錄

鄒南阜 荅問廣

楊復所 證學編

李九我 燕居錄

鄭澹泉 古言

馮少墟 辨學錄

顧涇陽 小心齋劄記

錢啟新 黽紀

高景逸 遺書

薛元臺 語錄

曹真子 明學會約

焦漪園 叢語

張鷟山 致曲言

史惺堂 遺稿

方本菴 東林會語

賀陽亨 思聰錄

章斗津 為學次第

劉石閭 論學語

祝石林 環碧小言

項 學易堂筆記

李元薦 還真篇

正修錄目次

中帙

陶石簣 論人職

鹿乾岳 認理提綱

歸陶菴 劄記

陳眉公 中蔗選言

陸敬承 雜識

丘毛伯 學餘雜識

伍容菴 逸我草

張蓬玄 移愚

呂豫石 欲惡說

葉臺山 至寶歌

陳芝臺 執中用中說

倪鴻寶 序方正學文

劉念臺	學言
蔡雲怡	入聖分路 鹿洞成規 孝字大義
瞿稼軒	櫻林漫錄
黃石齋	釋孝微義
金猶巷	勉善說 復幾亭書
申濬源	仁壽編序
朱勉齋	在疚記
馬素修	牘語摘
陳幾亭	隨時問學
金正希	喜怒哀樂說
朱震青	觀論
陳大士	荅雲怡師書
正修錄 目次	
揭萬菴	論摘
黃陶菴	劄記
婁子柔	荅問性
陶別峯	讀證人要旨
陳興霸	蓄道待物論

中快

先儒正修錄 中快

石州子 準萊公纂

王塘南先生勵學語

先生名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仕至東閣大學士卒諡文節

今人視聖賢為不可及而自甘汗下者所謂家有陶朱之積棄而不顧乃行乞於市以為饜足之道亦良可憫矣

所云靜中欲根起滅不斷者非有他也是志之不立也是無愧悔奮發之心而尚安於流俗庸衆之儔也凡人志有所專則雜念自息如人好聲色者當其治豔奪心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如人畏死亡者當其刀鋸逼身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學問一事須是真修實踐在宇宙間做箇古今大丈夫不是隨羣逐隊口講便了願及時勉補不在空談也

正修錄 王塘南先生勵學語一 中快

若起心動念謂此是俗事有妨於學必待何時了卻然後屏跡入山方可為學則障道矣至如凡人一味貪逐外事日與之馳冒認即事即理之云以自誤其生平則又其最下者此事全不在言語講論上不在門面格套上縱是世間盡稱我為賢聖原與我一毫無干故學以為己本非為名纔有一念為名之心便自墮落枉過一生也

升沈濃淡毀譽得失之關當透底勘破蓋人生不滿百年此身竟非我有一切外物貪戀不捨真癡心矣此處不勘破則道眼不開即聞至道無由而入

人生而得聞至道此是蓋世大福緣也彼醉心於世間俗福而於斯道雖歷耳根無異聾者之於鐘鼓也雖在目前無異瞽者之於日月也亦可悲其大不幸矣

學者以任情為率性以媚世為與物同體以破戒為不好名以不事簡束為孔顏樂地以虛見為超悟以無所用取為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為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良可嘆也

能違世獨立而後可以入道彼卑卑焉隨俗襲非務為圓融惟恐少露廉隅不諧流俗是謂凡骨非超世之器也

治舉業者出仕者理家務者皆云吾因此有妨於學姑俟他日此等事畢始可為學此是無志者之常談也其將至老死而竟不能學者決矣如人有患危病者其肯姑俟他日事畢而後延醫救治乎使其懼心死與身死同其迫切則將不暇寢食而急於聞道也執樂

果有必為聖人之志請勿悠悠漫談須發憤猛省此生不當

正修錄 王塘南先生

中悋

虛度勿甘為庸下便忘寢忘食務求全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有未明宜親炙大賢君子洞明斯道者以相質正勿聽庸人之言以自惑其聰明歲月如流轉瞬白首勿謂少壯可因循也

吾輩既有志為學必洞明此道以續承孔孟正脉乃為不負此生不負宇宙使孔孟正脉大明則虛見玄談自息若自家道眼不明第區區點簡末節以為學止於此而思以救時俗空談之失恐自家落世儒之陋見反為彼虛見玄談者所笑也

于毅山先生中庸解

先生名世行字無垢山東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仕至東閣大學士卒諡文定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兩節是一串意總論慎獨耳蓋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則非道也君子知道之不可離惟恐見聞不及至於離道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慎獨如此然君子何為必慎其獨也正以不睹不聞若是隱也而天下之最顯見者在焉不睹不聞若是微也而天下之最昭著者在焉君子必戒慎恐懼而慎其獨也以此戒慎恐懼即是慎字不睹不聞即是獨字註分動靜非是道不遠人章亦一串只是忠恕蓋云道不遠於人人之為道而遠人則不可以為道矣何也執柯功柯其則固不遠也人治人正是則字其則維何忠恕是也忠恕違道不遠非則

正修錄 于毅山先生

中悋

而何何謂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譬如為臣而忠已之所求於臣者吾所願也而未施於君則臣之所施於已而不願者亦勿施於君可也為子而孝已之所求於子者吾所願也而未施之於父然則子之所施於已而不願者亦勿施於父可也至於兄弟朋友亦莫不然蓋以責人之心責已即以恕己之心恕人又不啻如執柯以伐柯者矣然則人之為道豈必遠人以為之哉惟於庸言庸行之間致其進脩而不為虛偽之學即所謂不遠人以為道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貫之正在此處不可以忠恕為下學一貫為上達也曾子一唯之伐全在此章解者自執柯以下分作三段誤

朱錦尚綱一章與首章相應亦是一串說去蓋云衣錦尚綱

惡其文之著也是故君子之道不求著見於外惟用心於內
 聞然而日章正尚綱之意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其聞
 然日章如此故知遠之出於近風之出於自則知微之必至
 於顯微即聞然顯即日章也然則入德之方其必由慎獨乎
 人之所不見者獨也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而君子於
 此慎之慎獨之功何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矣不動不言
 正人之所不見也君子之謹微如此誠之所感至於不賞而
 勸不怒而威則百辟刑之而天下平矣然其機始於篤恭不
 顯篤恭不顯正慎獨之功所謂聞然者也至於天下平則聖
 神功化之極位育之效臻焉所謂日章也夫微之顯如此微
 乎微乎聲色倫類不足以擬之其殆與天合德乎故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上天之載天命之性也三節即二節之
 正修錄于穀山先生
中庸解辨二 中快
 意皆慎獨之事也五節即四節之意言天下平言於不顯也
 六節但形容其至耳註以動靜分體變化分用夫本育

趙汝邁先生學箴四則

先生名志臯字汝邁浙江蘭谿人陸慶茂辰撰花什至
大學士誥文懿

立志箴

學之患在於視聖太高自視太卑此志隨功情而學無成也
 果能發憤以聖人為必可學期而至之如顏之希舜孟之願
 學孔一生只有此一事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

克己箴

一日之間默察此心多少閑思雜慮而於所感稍有悅心拂
 意處又未免欣焉怒焉內奸外究交相蠹蝕習而安之徇而
 不反此須用鐵樣肝腸以攻治之庶有廓清之漸

研幾箴

幾者動之微先天之終後天之始也辨之而早不離乎天失

正修錄趙汝邁先生
學箴四則一

中快

之不察遂向乎人矣此所謂吉凶之先見善惡之攸分也始
 於微成於著可畏之甚哉是以君子貴於慎獨

立靜箴

人之一心無時不用而無時不止如本虛之體流行於旦夕
 瞬息間而未嘗有也於此認察得真握守得固則終日應酬
 終日無事所應酬亦各中節矣此為學之要領

管東溟先生問辨續

先生名志道字登之蘇之長洲人隆慶戊辰進士仕至按察司僉事

士君子居鄉繼不能移風俗決不可壞風俗凡身負氣節之標而以虛驕長後生之狂根身博寬厚之譽而以媵阿長後生之偽根皆壞風俗之尤者大丈夫欲立身於天下不可不謹其始

偷心之說起於禪門即孟子所謂穿窬之心也此心槩從名根中起名根從欲上之心起欲上之心即含在以道自任中以道自任之勇又起在志於道中甚矣性體對針之難也從志道中差一針便起不度德而任道之心從任道中差一針便起不下人而上人之心從上上之心一克便入名根從名根上一克便起偷心故君子必慎其獨

正修錄管東溟先生問辨續

中快

名根未盡慎毋著書為其觸造物之忌也蓋自老子有三不朽之說士欲不朽於立德立功殊不易惟立言為稍易是以文豪爭奔走焉豈知仁體未圓德行未實縱有高世之見驚世之文總是從穿窬之心出來入罪案不入功案何事盡紙災未為況文不關於世教徒長後生狂偽和出未必傳傳未必久何如不留一字於世間而文豪不禁技癢則風習驅之也

當辨孔顏之樂處與曾點童冠偕遊之樂處其體微有不同孔顏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智體也仁必合智而成聖智或掩仁而為狂此豪釐千里之幾也

孝弟不從盡性至命中出孝弟猶為無本禮樂不從窮神知化中出禮樂猶為無根此不可與中人以下者道

鄧定宇先生語略

先生名以鑽字汝德江西新建人隆慶辛未進士仕至少家宰卒諡文潔

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着即是過處

形色原是天性如眼能視耳能聽手持足能行這是甚麼聖人之踐形全得這箇視聽言動自然聲為律身為度耳成箇耳目成箇手足成箇手足賢智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即形色是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

用之則行大行其道也舍之則藏退藏於密也夫子在春秋時魯國一用便幹出許大行事出來顏子居陋巷豈止藏他一身將他生平所學盡數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箇聖人即欲求他言語文字之蘊了不可得此是聖人最妙處

正修錄鄧定宇先生語略

中快

人之真心到鬼神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即穿窬筆一對神明有自不能瞞昧處

有知有不及知者事物有所知有所不知者聞見無知無不知者人心之真知

人之生也直如日用之間人呼我應人施我答遇渴即飲遇饑即食便是若於此中起半點思維計較牽強矯飾即謂之罔

此念不可放空真是一念不謹貽無窮之憂

人心至明人眼至毒少有邪曲如見肺肝

行之不掩必不可以為實悟托辭於狂而以行為第二義者大誤人者也見之不透必不可以為實踐借言於躬行君子而以為第二義者大自誤者也

學問只是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

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知曾子故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乃決辭曾子曰唯略無疑難至于貢之穎悟於道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汝以子云云試以疑辭子貢曰然非與所答的果是疑辭後乃決之倘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子以語曾子者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

孔闢異端而不斥老孟闢楊墨而不斥莊止因老莊從身心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這路上來

或有問體用者曰體用原不相離如手能持必能持然後為手足能行必能行然後成得足

正修錄 鄧定宇先生

中快

居家處事有不慊意處只求本體常真有一毫求人知意思就不是

學問有進自肯下人自肯退後

民與我本自相親原不是兩箇如一家之父子兄弟如一身之耳目口鼻故曰親民

富貴功名是兩事不要看輕功名世多富貴之士少功名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子幼時諸書無不看苦不能記只是看他意思凡書他都有箇意思所謂會其英咀其華自然得他好處非是記他的將

別處用

只要吾輩所修與人同即與天下之人同即與萬世之人同人為之即我為也天下萬世之人為之即我為也何必自我

天地是這樣人心是這樣此心直與太虛合為一天下之理何不可通天下之事何不可任

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率其本真而不涉於矯拂順其初之謂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故親吾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兄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守死是也爭死未是專財非也散財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何也循外之心為人之心也所謂繼與並者也

正修錄 鄧定宇先生

中快

古者七歲入學四十而後仕其間數十年之久惟畢力於身心性命之務日有視月有考不在德行諸科者師不以教學者不以學其不能者移之郊遂終身不齒夫既無他岐之惑又懷不及人之恥故其人皆存且沒於斯道而不肯為他見先哲之事則感發而思齊感發者一時也聞汚濁之行則忿激而自省忿激者一時也其氣少衰初心復昧見利則爭見害則畔忽而淵隕忽而天飛其何以言志

執事非心然存一為己之心即無妄不真存一為人之心即無真不妄

劉濬瀟先生答牘

先生名元卿字調父江西安福人隆慶庚午舉人以薦授國子博士等陞禮部主事

善夫孟君之言曰從名根入者非不容自己之真機此孔孟之妙訣也即此真機是名性天即此脩持是名躬行舍此而別求躬行便是冥蹈替趨揆格式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學不識真心而言躬行非冥則偽總未免於近名

謂必講學而後可以修德則可謂修德而學不必講則不可謂講學須有真志實心則可謂有真志實心而不必講學則不可

今日學術只要認得性本善知本良德本明孔門提明德五門提性善王門提良知所謂若合符節其揆一也信此者為信人疑此者為迷人此學問大關頭不可不勘破

正修錄 劉濬瀟先生

中快

來論謂不捐棄人事則性必不可見即見必不可盡見斯語也微矣然予然之而不盡然夫天下豈有窮冥之性隱在何方必待離事而後見乎又必待盡離人事乃遂盡見乎若鄙心則直以為此性天下萬世公共之性雖殘忍薄行之夫絕之而不可去雖守見自封之士消之而不可得故見此性即見天下萬世之性盡此性即盡天下萬世之性

學貴研幾尚矣而所謂幾者各隨其學互生識見透真性者以識仁為研幾譬諸開眼見天時行物生無非天也認光景者以存存為研幾如彼迷人妄執燈影以為天先忽見燈暗便云天滅即令燈燈相續終生只在暗室其實未曾見天若見天何必時時着眼天體自然現前

呂新吾先生呻吟語

先生名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

講學人不必另尋題目只將四書六經發明得聖賢之道精盡有心得便是真學問

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後世學問是兩截不修己只管治人

未到手持嫌於出位而不敢學既到手時迫於應酬而不及學一世業官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嚼真味竟不見成功雖位極三公點檢真足媿汗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正修錄 呂新吾先生

中快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合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噴婦懷夫這箇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此無知之念克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偽關不有知是箇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固是藏身之恕有諸己而不求諸人無諸己而不非諸人亦是無言之感大學

為居上者言若君子守身之常法余言亦蓄德之道也。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箇工夫便密了。

一日與友人論修身道理友人曰吾老矣某曰公無自棄平日為惡即屬續時幹一好事不失為改過之鬼况一息尚存乎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十襲而積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止之掩之人思檢之圍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我無飾也愛憎在人我無與也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脫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負貨努盡筋力竟得幾文錢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

珍重
正修錄呂新吾先生
中懷
十二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死生關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飯休不嚼便嚙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撐就交話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幹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底古今都做得來不謂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

酒裏學慎色裏學潔財裏學廉氣裏學忍此謂波中下權正病投鍼全要力量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內許多荆棘却自容得

吾友楊道淵嘗自嘆慨以為學者讀書當失意時便奮發曰

到家却要如何及奮發數日或倦怠或應酬則曰且歇下一時明日再做且却二字循環過了一生余深味其言士君子進德修業皆為且却二字所牽縛白首竟成浩歎果能一旦奮發有為鼓舞不倦除却進德是斃而後已工夫其餘事業不過五年七年無不成之理然而成者千百無一何也志之不立而為之不勇也故三達德以勇為手足不着這箇字智

仁都行不得
貧不足羞可羞是貪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

對左右言四顧無媿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

胸中何累之有
世之人形容人過象箇盜賊回護自家象箇堯舜不知這却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賊自待也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少年人爭英俊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勢鬪
一里人事專利已屢為訓說不從後每每作善事好施貧救難余喜之稱曰君近日作事每每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

而然曰近日讀司馬溫公語有云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為子孫長久之計余笑曰君依舊是利心子孫安得受福

吾輩終日念頭離不了四箇字曰得失毀譽其為善也先動

正修錄呂新吾先生
中懷
十三

箇得與譽底念頭其不敢為惡也先勸箇失與毀底念頭總是欲心偽心與聖人天地懸隔聖人發出善念如飢者之必食渴者之必飲其不為不善如烈火之不入深淵之不投任其自然而已賢人念頭只認箇可否則自強不息所不可為則堅忍不行然則得失毀譽之念可盡去乎曰胡可去也天地間惟中人最多此四字聖賢藉以訓世君子藉以檢身彼中人者不畏此以檢身將何所不至哉惟堯舜能去此四字無為而善忘得失毀譽之心也桀紂能去此四字敢於為惡不得失毀譽之恤也

精明雖要十分須藏在渾厚裏古人得福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所以為愚也

凡禍患以安樂生以憂勤免以奢肆生以謹約免以缺望生

以知足免以喜事生以慎動免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富以能施為德貧以無求為德貴以下人為德賤以忘勢為德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消得三箇必自反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權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只人情世態熟了甚麼大官做不到只天理人心合了甚麼好事做不成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

正修錄 呂新吾先生 呻吟語四

中快 十四

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尚正直今之居官也尚埒阿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用之君民則為吉士念用之套數則為俗吏念用之身家則為賊臣

為政以問察為第一要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人塞耳閉目只恁獨斷以為寧錯勿問恐蹈耳輒之病大可笑此不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擇衆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

愚暗即詢之岳牧芻蕘尚不能自決况獨斷乎所謂獨斷者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衆不精斷非一己不決

百姓得所是君太平君民安業是君太平五穀豐登是百姓太平大小和順是一家太平父母無疾是子太平

仙家不分瓦礫銅鐵都要點成金釋家不分鳥獸草木都要證成佛儒家不分昏懦奸凶皆要化為聖

俗氣入膏肓扁鵲不能治為入胸中無分毫道理而庸調平識虛文濫套認之極真而執之甚定是人也將欲救藥知不可入又不忍不相憐為之墮涕而已吾黨戒之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一變而天下治矣

小人只怕他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雖賢何補

聖人掀天揭地事業只管做只是不費力除害去惡只管做只是不動氣踏險投難只管做只是不動心

公正二字是撐持世界的沒了這二字便塌了天

正修錄 呂新吾先生 呻吟語五

中快 十五

呂新吾先生答孫立亭格物書

辱蒙格物第四書極其精盡至於言天下古今道術只是一箇物字言天下古今學術只是一箇格字真是千古名言發我矇瞶指之康莊何幸何幸入道原有兩途道文所言是悟後修修後得承學所言是修後悟悟後養物格二字即知止二字即知德二字即聞道二字即能信二字即透性二字生知之聖是物格知行合一頭頭是止學知之聖是格物知行并進漸漸得止辟之道燕者一人止看路程本覽官闕圖光景雖在目前真際終屬恍惚此以知格物一人雖看路程本覽官闕圖而步步親涉郡邑色色親觀廟堂此以知行并進格物一人也此二人者孰得故大學言能得以知止為始知了止更不須逐節躡蹻徑到天下平學問思辨行工夫都

正修錄

呂新吾先生答孫立亭格物書一

中條 十六

在格物知止以前做千推來萬體驗所謂踏踏荒山刊盡木誰知四載八年心是也物格以後舉此心以加諸彼措之天下格如所謂風恬浪靜渾無事萬里江河自在行是也聖經宗旨只格物便做盡火侯只物格便得了金丹誠正修齊治之格有全體之格有條忽之格有積漸之格千載百陽千載節那知孤竹與西周一事之格也山河大地渾無物今古乾坤總一腔全體之格也所天不解尋常重葛地于戈那願身條忽之格也堅冰曾作琉璃塢不道春深一片無積漸之格也物亦有四境有夢境有意境有身境夢境司也四十年間悲喜事一開眼後是黃梁意境料也馬踏響處無芳草鶯舌調時有綠楊眼境真也幸莊杜曲花無賴萬紫千紅

采采春身境切也自家痛癢自家覺說與他人那得知物格須到身境方是徹上徹下之道極精極透之學道文只看真誠地位豈專恃學問思辨之功便能到此哉

呂新吾先生孔孟同異

問孔孟無二道而孟子尤願學孔子者然間有不同天王均共主也或主於尊周室或主於王諸侯管仲一事業也或大其匡合或卑其功烈均之事君也或盡禮而人以為諂或抗節而人以為驕均之論性也或以為相近或以為皆善均之去齊也或三宿出晝或接淅而行均之教子也或言愛而必勞或言責善則離無論孔孟兩人難以盡合即一人言行亦有自相牴牾者以孔子言之既云無道則隱矣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既問如或知爾矣乃與曾皙遊樂不與二三子

正修錄

呂新吾先生答孫立亭格物書二

中條 十七

事功及門自顏子之外皆不許仁而許管仲如其仁豈曾問之徒不如一霸佐耶子張于祿之學教以多聞多見而子貢又抑其多學而識豈聖門受教原自有兩途耶南子可見而孺悲辭歌喪罔聞而夷侯杖諸如此類豈亦有說與以孟子言之既云不見諸侯矣而至齊朝王豈不為臣不見之義既云得之平陸矣而受其幣交豈不及物不享之云關三品之說而道性善是矣他日曰忍性又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為性何以服諸家也禁惠王問利而言仁義是矣他日見齊宣不禁其好貨又稱公劉好貨何以服惠王也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何以為百世之師齊桓晉文聖徒不道何以稱五禁之盟諸如此類豈自相左乎二三子合而言之以觀尚友之學

孟我疆先生答論學語

先生名秋宇子成山東莊平人隆慶辛未進士仕至尚
寶司少卿

道之不明久矣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人
是其見雖盡力洗滌渣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關
就其所造僅以儒賢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誤
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
身多欲勞苦煩難不知何日是清淨靈臺時

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
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
劑日進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
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

來書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就家有多積者言耳愚意

正修錄

中快

不然布帛可以足衣菽粟可以足食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
且高枕而卧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思防之既來思逐
之乎

聖學正脉只在志仁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初何嘗以
改過為入門正路克已復禮宋儒皆以去欲還理為解若是
則原予之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何以不予其仁耶蓋孔顏合
下便在復禮上用工所謂源潔流清也

周海門先生証學錄

先生名汝登字 浙江味縣人萬曆甲戌進士仕至
通政

領略浮淺者境緣上容易打失惟樸實做去不作過頭語斯
是喫緊之方只從家庭日用上踐履從聲色貨利上勘磨若
於此打不過於此踏不實更論何學

此事指示在我領略在人言易言難亦只是說話若真切用
功之人言易言上得力言難難上得力若就說話承當者於
言易處不能入頭即言難時亦終不着緊箇中人真箇難得
也

做好人與承當聖賢都無兩樣是則俱是非則俱非聖人學
問只有內外之辨耳何謂外格套上檢點見聞上轉泊情識
上把持一切是外外則雖做到無滲漏亦非聖賢之學也何

正修錄

中快

謂內一念入微處識取不睹不聞上戒懼常見已過處潛修
此方是內內則無聖賢可為而亦無聖賢不可為也
此事自古聖賢孜孜吃吃畢竟有不容已處須自勘破方為
不負此生

所云盲人走路杖子須終日在手放失不得僕謂眼盲人須
用金篦刮眼令開求倚杖子猶是第二着
舉起便有放倒即無見師友便有獨處即無此是學人通病
打成一片雖未得一時能然時刻提省久之自然無間不
然只成悠悠無益也

人在流俗中務求安身立命之處不可蹉過一生但學道者
少恐不無非笑然不可因其非笑自生退屈不笑不足以為
道我輩須於人笑處識取若只從人道好處隨去則下之不

過位重金多上之不過無非無刺如此度世於性命何涉最可憐愍者也。

知足守拙一語是吾輩尋常受用安樂法不得一毫搖動實政潛孚自有時命非營營可冀願共常守此一法也。

此學別無下手只在人情事變得力人情事變上一毫不到即是學之虧欠。

閒時不隨他閒則閒逸豫我不得忙時不隨他忙則忙困頓我不得方是太有力人。

札中謂近惟息機攝念以消彼熾然足見勇猛精進但恐息之攝之消之如石壓草根株不除終無了期說箇息機息亦是機說箇攝念攝亦是念以此消彼皆對治法耳非究竟之旨若要究竟須將機與念所從來處一一識破則亦何息何

攝何消之有亦何不息不攝不消之有到此方是實功

當今朋友只怕過於優容不怕過於切直

談學不必求奇家庭中調帖舉業上精專安心盡職遇境即練學問無有真於此者人只是見不到故翻來覆去自見不到又不肯聽人所以卒無如之奈也儒佛之辨不諍為是兩者是非不自今日矣前人辨之已不知多少驅關異端亦不自今日矣前時斤逐亦不知幾遍有真為自己性命者能究到精微去處自然曉得同異不然浮游之徒與言何益但只照管自身其餘一切付之東流可也

我向有心明境驗四字心不明白對境捱排謂之瞎練盲修境打不過冒言心明謂之掠虛捉影自勉與接引人俱不可忘了此語

正修錄周海門先生 中快 二十

王少湖先生俊後編

先生名敬臣字以道蘇州長州人少參陽湖公廩最孝故以孝子名萬曆間歲貢後以進臣交薦授國子博士未任而卒

眼界不高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不足以議擔當

斯世所以知有稼穡人倫者皆稷契所遺也故稷契功在天

下萬世斯世所以知有盡性安民之學者皆孔孟所遺也故孔孟功在天下萬世君子法古為學用則為稷契不用則為孔孟皆以天下萬世為度毋自私自利以自小焉

能慨然以天下蒼生為己任而盡洗其富貴利達之心則即此便與聖賢之志同而去世俗遠矣若卓然以聖人為必可師雖舉世非之而不顧則可謂大勇而古人不足讓矣

正修錄王少湖先生 中快 二十一

居上不能建千萬年之策以安國家以潤生民而僅僅補塞罅漏居下不能明先王之道以覺斯人以開來世而僅僅謹飭自守則中人亦能之非有關於宇宙治亂之教不足為豪傑之士矣

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平日雖說得至臨時卻打不過則亦無貴乎學問矣今略舉數端言之如

處大拂逆無忿怒意處大變故無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見甚顯達者無沮喪意處大紛雜大煩勞無厭

惡意處大貴顯當眾人大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微賤甚相狎者無輕褻意處幽獨之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

動心意凡此皆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自非平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養工夫豈能一旦如此

人有九不幸位尊人莫敢言其非道尊人莫敢捨其短分尊人莫敢斥其過齒尊人莫敢匡其失文盛衆尊人莫敢刺其愆學博譽尊人莫敢陳其謬情疎勢遠人莫敢詰其違氣高色厲人莫敢攻其缺自以爲是人莫敢舉其疵此九者人之至不幸也而能免焉者鮮矣其惟至虛而弗自滿乎斯吾樂求而人樂告矣

自唐虞三代典籍所載曰欽曰敬曰祇曰恭曰慎曰畏言雖不同然皆所以求至乎誠以完其帝降之衷而已奈至夫子時此學寔已不明故有以傳經爲學如子夏者以多聞多見爲學如夫子所稱知之次者以多學而識爲學如夫子所以詰子貢者以稱述聖訓爲學以穎悟多寡爲學如子貢疑夫子之無言及答與回執愈之問者蓋紛如也而孰知其皆非

正修錄

王少湖先生
後編二

中快
二十三

古人之學而所謂古人之學者乃不出於克其忠信之質以完其帝降之衷者乎千載而下學之一字尚不能明而安望其好乎噫學以完其帝降所性之真初不在外也求之在我則又非難也而人顧罕於好學者一則不知所謂學而求之速且難一則又以欲速好名之心爲之累故其好學之心雜而不純不純則何以完其天而克底於誠乎

人欲自識其真心亦何難哉聖賢嘗言之矣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此在靜時識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在動時識也嗚而與之行道弗受蹴爾與之乞人弗屑此在死生危迫時識也識之而存以至於存存是謂道義之門

古之司民牧者必糾之以義示之以禮漸之以仁訓之以忠

信勵之以廉恥詠歌以興起之旌異以激勸之教民之道備矣其弗率者夫然後嚴斷刑威以創懲之故民可得而理也今數者無一而僅有刑法不開其爲善之路而但禁其爲惡之迹迹可得而絕乎

古之司民牧者必薄其稅斂輕其徭役憫其勞苦豫其儲蓄恤其災患察其飢寒助其不足宥其不逮甄其鰥寡孤獨廢疾之人而養之撫民之道備矣民無不得其所矣故立之程限以督其征稅民是以悅從而無辭也今數者盡廢而專事催科懷保之政不聞而督責是急民何以聊生乎

人心風俗之壞悉由監司守令莫知留意於教化而僅惟國課刑獄簿書爲盡職之具亦由銓曹執此以爲遷轉則監司守令不得不以此爲重而自無暇於教化之急矣

正修錄

王少湖先生
後編三

中快
二十三

士君子不當以一身一家爲憂戴天履地六合總爲一家治則均享其福亂則均受其禍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故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

詩文之學縱然極做得好只到相如子長地位此上更推不去何足爲重

黃叔度無言論風旨而見之者無不欽慕蓋德之所感也彼僞爲撰述者鄙矣郭有道處亂世不立異以自標榜而亦不溺於流俗二人皆天資近道者與

宋朝試錄僅傳二本有朱文公文文山二人在也其餘千百本安在哉

奇篤卿先生紀言

先生名尚行字篤卿江西饒州人從明德先生學以文學終祀鄉賢

吾人未曾講學亦曾非笑講學諸公後稍悔之然猶以為可講可不講及遇明師點破始信此學真是安身立命之鄉旋乾轉坤之略不朽真功不可一刻不講者也

學問尋常似可不講及至遇事對境處不去處非學問不能然遇小利害小是非心性近好識量稍寬者亦或寧耐得過消受得過若遇大得意大失意時不傾覆於盈滿則困斃於乾枯非學問得力者恐承當不起融化不來

吾人要經過大錘大鍛鍊方始得力不然如陰山之竹走火之坯終無受用

此學元來本無言說不得已而有言說聖賢千言萬語皆是

正修錄董篤卿先生

中快 二十四

影子誘人入道

孟子曰思誠此言極是停安誠而曰思是示人以通天之竅思而曰誠是示人以定盤之鍼然畢竟誠是何物誠為天道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者也學者不從吾人不思不勉處理人只從思勉上去理會去做無論勉強修飾不能持久縱做得一點一畫模倣逼真有如戲子插科演到習熟去處豈不整律身度能令觀者心暢神怡畢竟於戲子本來全無干涉吾人大惡於不思不勉處既信不及於思勉處又不持身去做只管終日談修談悟甚至相非而不相下於學無窮若真志求悟悟得徹時自會去修若真實肯修修不去處自會求

顏子之樂當學顏子之學夫學顏子之學欲知顏子之

樂是別人蹈火而我欲知其熱別人履冰而我欲知其寒此必不得之數也

習氣漸染欲根盤據自知誘以來欲一旦洗刷拔除豈不甚難然亦只是立志不堅見地未徹故苦難耳常把理欲夾雜譬作金銀攬和鉛銅須着力煎銷然仔細究來有金銀斯有攬和連金銀也無鉛銅從何處攬入

萬物一體本來自是如此試觀尋常見一盞子墮地不覺動念觀戲看到苦處不覺弔下淚來每於此處忽過不知此念一動實從萬物一體上觸來此淚一滴實從萬物一體中流出及至覺得此盞非係己物此念即便寂然無相關一覺人或笑我便收淚如故嗟嗟只此人我之見一起便把一體之仁活活的割作兩截遂使痛癢不相干嗟嗟居今之世欲得

正修錄董篤卿先生

中快 二十五

萬物一體之仁完完全全無此學問不得

大丈夫當立定脚跟自責自修自成自道全無責人意思把一切民物世界直欲一手挽回方是旋乾轉坤手段方是天地間一箇真人

德性元自圓滿只為增了一分情識便減了一分德性增了一分意見亦減了一分德性惟窺見此體勘破此病把生平情識意見盡行拋去無論動靜閒忙只與他一箇直養本來自有事吾不敢無事以弛之本來元無事吾不得多事以擾之方始得見地盡徹如太陽當空容光必照

學猶操舟者然善學者操舵不善學者操篙操櫓未必無補終非易簡之功

理道可以律已不可以律人一犯此病寸步亦行不去

趙儕鶴先生續語

先生名南星字崇白直隸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仕至

兢競業業常如養病之時則可以却病矣兢兢業業常如首

過之時則可以寡過矣
知天地神人頃刻不離自然常存敬畏知祖宗父子榮辱相

關自然愛惜身名
存心令一念不妄想惟有真心出意令一言不輕發惟吐真

意作文令一字不苟下惟明真理此學者所當共勉
士之高明者多逞而之禪士之窮愁者多逃而之禪吾道中

豈有不足者乎
憂
悟一妙義若甘露之清心得一善文若彩霞之悅目吾有何

正修錄 趙儕鶴先生

中快 二六

白首章句非仕非學於世務絕不通涉徒垂頭塞耳作婦女
之檢狎謂之相體而德業壞以文章為職業而理道絕不研

思徒屑奏粉飾人人如一手而文章壞
由孝弟醇謹而克之以學則伊傅旦奭之忠即孝弟醇謹之

至而已
雖遇鬱攸薰灼之勢而自疏於蕭間澹漠之鄉如千仞之松

干霄直上
不與萑蒿女蘿相糝繞斯為廉潔之品

孟雲浦先生已子錄

先生名化理字叔夜陝西新安人萬曆庚辰進士仕至

人有舍生取義的志氣方能作聖乞人且能之况君子乎
夜氣即是良心良心即是仁義仁義即是好惡好惡即是情

即是才
此心此性此學與天地萬物一體何大如之故曰從大體

天下國家身心意知曰物致誠正倫齊治平曰事即感而言
曰物即應而言曰事有物必有事有事必有物亦一時見

所知所行自始至終曰窮用功也行無不足曰盡功足也已
造其極曰至復舊也其實一而非三而又三而不混

人以遲暮自棄不能勵朝聞夕死之志如衛武公之求警於
國豈不深可患耶

正修錄 孟雲浦先生

中快 二七

古人之學日間所未聞不見已有勝人處終身只求盡所未
盡不見已有可取處

人要常把古人相較量使知激昂若只覩着眼前鄉人自謂
不已若便是無志便自小了

既知向學須出頭承當庶不替私欲開躲閃門
學在白慊然必須頭腦明始不錯不然未有不以意所便安

處為嫌者
吾人須是樸實頭做的去始是實學若只管講說却不躬行

豈不落在空言窠臼當以為戒
安分工夫近益體得是為學要法中庸謂素其位而行孟子

謂禹稷顏子曾子子思易地皆然正以此也蓋尋常說為學
說工夫無所拏把惟拈起个分字來便無論大小貴賤皆有

見在可做的工夫學問始不涉淵虛此心寬平廣大無可欲
美自日游於太和熙皞之天奈世之學者視此兩字為常談
俚語置而不講固宜其希高慕外紛擾憧憧不見心體之真
境而學者崛起聖者麟出也

學者皆謂富貴安逸是福貧賤拂逆便不是福殊不知福字
精旨記曰知福者順也蓋心地順遂無憂無懼之謂貧賤拂
逆富貴安逸只是所遇如寒暑晝夜交代乎前吾性元不以
是有加損是故富貴不淫是富貴者福貧賤不移是貧賤者
福舜禹身為天子有而不與孔顏簞瓢疏水樂在其中而富
貴貧賤患難中庸舉謂之自得如此方是人各享其福

有慨終年為學不見長進者余曰須是真精神透露將見聞
卜度與一切愛護難割者通放下否則終其身恐只如此矣

正修錄 王雲浦先生
已十錄二

中牒
二十八

趨終年且種種不欲與世情違乃求長進乎

學問有得氣象自別

五經論孟之訓莫非慎獨惟學庸則明言之獨不止人所不
見處日用云為何者非獨此是為學要緊工夫此處忽無學
矣

以見聞用功者終類蠹魚以寡傑自命者多成畫虎

鄒南臯先生答問牘

先生名元標字爾瞻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
左都御史諡忠介

常人穿衣喫飯時時未發之中在若無未發那得已發除已
發亦無未發若未發不必過深過高常人箇箇有但常人未
必覺耳

歸寂收攝保聚蓋各因人性所近而入譬之人有用宣洩者
有用保和者學何能執一但初學由此學不至放蕩

學務在自信自得夫依人談說非中藏之珍也隨人脚跟非
堅貞之守也

士君子在仕途君子有君子病小人有小人病小人病在卑
汙或乘機而射利或與時而競進此如面上之癩有目者見
之君子之病病在高明如深躬自持過於刻厲則汚者忌中

正修錄 鄒南臯先生
答問牘一

中牒
二十九

立不倚過於激昂則懦者慙且人情之遲速易宜強之以不
堪則過天理之隆殺易宜責之以太難則甚此皆高明之士
所自以為是者猶入骨之瘡非有國手鮮克用瘳

吾儒之學有大頭腦頭腦既定譬之大將威望有素小小奸
宄亦自滅息若終日過上盤桓是破屋止賊滅於東而生於
西終不能禦賊枉費精神耳過固過也省過者又誰也識此
而道思過半矣

吾儕路頭不妨不同惟此志亘乎萬古則不容不同

吾輩所可自信者惟天理二字人力終不能勝天也

元標亦嘗用慎獨之功矣以獨為在心從而反求諸心盤桓
數年猶自恣憑邇年來始知獨非內也心意知慮固獨也而
為飛魚躍亦獨也戒慎恐懼慎也而優游涵泳亦慎也兀坐

一室之內慎獨也即兵戈搶攘千萬人吾往亦此慎獨也庶幾孔門慎獨之旨

學問政事原非兩事以為有兩事者自生障礙如文移迎送皆是實學隨事於人有濟隨各官於彼有省發此是真學

形色即天性無氣質之可怯萬物皆備我無物累之可馳天自運川自流本無蔽調亦難粉飾信此而後為達天德若徒

規規較量名色器數先賢語言淺深正所謂貪子談金與沉溺欲界者清濁何後先焉

夫君子不必之人而所必者此心吾心真誠則凡毀譽計較之私方眎之為蟻鬪為蜂戲而真定自若瞿塘灘瀕維櫂

固所向無復迷津矣
吾輩生既知智學再無得作不生不死人無得作半開半界

正修錄

中快

人無得將聰明來倩無得將意見抵無得將平生行誼算數將身是箇一無知無能惡人得轉身路方謂首出庶物

學無用以事為用道無體以事為體日間於事事物物無放過處即此便是實學

欲負天下之重未有不自艱難靜觀出來

學以培養天地元氣為主則自不差若自己身上做得光潔於他人身上全然不管此於世間稱好人而元氣亦薄矣

楊復所先生證學編

先生名起元字貞復廣東歸善人萬曆丁丑進士仕至少宰

以俗眼觀世間則克天塞地皆習之所成無一是性者以道眼觀世間則照天徹地皆性之所成無一是習者

孝經之教以不敢為先不敢者有所畏也有所畏者敬之謂也敬者人之真性乎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自赤

子下胎之初已然矣馴致於不敢惡不敢慢不敢服不敢道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寡不敢失於臣妾皆此

心為之是不敢之為孝也大矣
學問之道恁地百般思索千樣行持到得聖人地位了結

這場事若說聖人如何便得到且學賢人有依據不知賢人更沒依據不如聖人學問及易簡及有依據孟子一生志願

正修錄

中快

只學孔子除卻孔子第二箇渠便不會學一生開口只說堯舜除卻堯舜第二箇渠便不會說

明德不離自身自身不離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是天生來真正明德至於心中許多道理卻是後來知識意見不可錯

認為明德也故大學單提身字可謂潔淨精微之至矣
問盡心章曰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即此是性即此

是天一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活潑潑地存養

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景象然到結果一著直是一刀兩

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以一身為主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此兩節在盡心君子運用純熟近而一日一事之細遠而一生之大無非此機而心之未盡者不足以與此

今日吾人此學切須以知性為先虛而信者知性之根也一了百當不掛一絲者知性之驗也賢愚平等不生分別俱立俱達隨感隨應知性之成也此須胸中炯如白日一毫不自欺瞞然後到此真境若小小閉藏終成弄假

白沙先生之所謂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先生之所謂致良知皆其身有之而轉移人心之柄也猶孔子之言仁孟子之言仁義也若以道論之無聲無臭至矣仁與仁義豈足以言之哉然欲明道以覺人則不容無言既有言則不容無柄故仁與仁義云者孔孟之言柄也仁與仁義既可以為言之柄矣則端倪與良知獨不可以為言之柄哉又奚必孔孟之是而白沙陽明之非也

善學者亦觀古人之精神而已矣學不厭教不倦孔孟一生

正修錄楊復所先生

中快

三十三

之真精神也以此求之白沙陽明二先生似可以無愧矣宋之儒者於其先輩之著作皆講求而傳習之我朝之學者不然弁髦其說而操戈以逐之其志蓋以求勝也不知己之說亦將為後人之所勝也

心天君也古人學問百倍其功皆為求識其心而設識心之後雖有工夫然大段不費力矣後儒識心尚疎事心徒密所事之心乃意念耳豈真心哉若是真心即天也君我者也天則無聲無臭至神至明君則至尊無對豈由兩操持而後存耶意念既妄操持亦妄以妄事妄而不覺也悲夫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中庸之誠也其功必已百已千而後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大學之誠也其學必切磋琢磨而後至

李九我先生燕居錄

先生名廷機字秉一福進晉江人萬曆癸未會元廷試第二任至大學士卒諡文節

聖賢之學不愧屋漏今人於人所共見處尚爾不畏何暇論屋漏

易講不盡若大旨則一言可盡只是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耳

老子和其光蓋有光而和之使含蓄不露耳非暗昧無光也同其塵所與同者塵耳塵輕微不粘拂之即去若汗泥安可同也

鄉愿是箇極會周全的人一生人人周全得到獨失了兩人一孔子一孟子同聲斥他為德之賊吃了兩人的虧把一生周全都沒用了

正修錄李九我先生

中快

三十三

名譽非人所能游揚亦非人所能訕毀豈有自家做得好人不說好者豈有自家做得不好人說好者然則我回自游揚非人能游揚之我回自訕毀非人能訕毀之

西銘胸襟極大認天為父認地為母天地所克塞者氣也吾以為體帥者主宰之謂天地之主宰吾以為性民至泛矣認為吾同胞物異類矣認為吾同羣天下高年即吾家之長尊之所以長吾長天下孤弱即吾家之幼慈之所以幼吾幼大君認為吾父母之長子大臣認為相助長子之人聖賢乃吾兄弟中之合德於父母而秀者天下疲癯殘疾鰥寡孤獨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人乃天地之子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子之小心翼翼者也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子之純乎孝者也違逆者悖德之子也害仁者賊子也濟惡者不才子

也踐形者肖子也知化者子之能述事者也窮神者子之能繼志者也不愧屋漏者子之無忝所生者也存心養性者子之事親匪懈者也遏絕人欲惡遠旨酒則非所謂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如崇伯子之顧養矣教育英才以善及人則正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如穎封人之錫類矣勤修以格天心是則不弛其勞致親於豫與舜同功矣委心以聽天命是則不敢逃避待命於親與申世子同恭矣天地所賦受不敢失隨如人子奉父母之遺體全而歸之與曾參之啓手足同是吾為天地之參也天地所陶鑄不敢揀擇如人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與伯奇之以死從令同是吾為天地之伯奇也天地或與吾以富貴福澤是吾父母所以厚吾之生也當因而加修以報之天地或與我以貧賤憂戚是吾父母所以玉汝于成也當因而加勵以副之吾身苟存盡吾事親之道而順吾身即沒亦可以無遺憾而寧矣通篇認天地為父母認其身為天地之子認天下人為同父母之兄弟認事天地為事父母父天母地家天下體萬物故曰胸襟極大嗟乎世有視人飢寒疾苦漠然不動其心甚至視至親如路人者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陽明先生講良知予初疑之年來乃悟凡吾心知善當為知惡當去善知其善惡知其惡此自然之知乃良知也知當為而為之知不當為而不為則良知致矣孟子言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不為不欲良知也無為無欲致良知也此理不須看書不須師友講論不須思索研究憑心做去便是至為直捷

正修錄 李九我先生
燕居錄二

中快
三十四

馮少墟先生辨學錄

先生名從吾字仲好陝西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卒諡恭定

自古聖賢學問總只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孳孳總屬枝葉

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論心之功夫歸之操存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此正孟子得統於孔子處若言心不言理義則本體涉於虛言理義不言操存則功夫流於泛便非孔門惓惓論仁之旨

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朱晦翁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者便是裏面本來有的陸象山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皆具是理又曰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薛文清亦曰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陰陽

正修錄 馮少墟先生
辨學錄一

中快
三十五

而王陽明亦曰人心一刻純乎天理便是一刻的聖人終身純乎天理便是終身聖人此理自是實自來吾儒論心都不曾丟過理字若丟過理字可以言心則先儒之說皆誣而象山心皆具是理此理同也二句皆刺語矣

人心一槩說不得有亦一槩說不得無如均喻也喻利之心不可有喻義之心不可無均為也為惡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無均報也報怨之心不可有報德之心不可無均憂也憂貧之心不可有憂道之心不可無可見人心原一槩說不得有無只當論其所有無之心為何心可耳

山下出泉本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清者弗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說也三品之說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泉本原原清澄

濁求清非義外也慈湖之說是徒知山下出泉本源源清亦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握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既以學為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即道而又以學為握苗學果何日而明哉

問子絕四何不說絕意絕必絕固絕我既曰母又何不說子母四曰此二字正見聖學所以為妙絕者絕無之詞母者禁止之詞絕字是說功夫究竟處母字是說功夫實落處言絕而不言母是言上達而不言下學言母而不言學是言下學而不言上達用母字功夫造絕字地位此孔子之學所以異於人而知於天也解絕字為無字可解母字為無字不可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未有真能聞道而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執節行規矩而槩以為聞

正修錄 馮少墟先生 辨學錄二

中概 三十六

道固不是外節行規矩而別求箇聞道尤不是及格物曰言致知不言格物則落空格物是格其知如何致意如何誠心如何正身如何修天下國家如何齊治平中間孰為本孰為末孰當先孰當後節目次序一一講究明白則誠正修齊治平功夫才得不差明德新民始止於至善耳此格物所以為大學第一義

問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怵惕親親敬而顧此不忍穀棘之牛不屑嘍蹠之食此等去處不知由思而得由勉而中否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正在此處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在何處憤何處樂曰學也者所以學為人也故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憤在此樂

亦在此後世學者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功名上發憤或在富貴上發憤不肯在做人上發憤所以不及聖人

詩文一事雖亦是古今不可少的但聖人之所以為聖與學者之所以學聖人功夫所重不在此故聖人不禁人題詩作文寫字亦不教人題詩作文寫字天資高有餘力不妨正務學之無傷不然不學亦無傷彼不能詩文而遂謂詩文為不當學固不是即能詩文而遂謂惟詩文為當學亦不是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四勿學來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天地有所憾此是論道理如此學者只當極力以求其至不可以聖人之不知能自諉問格物曰今吾輩在此講格物就是格物即如孝弟二字與

正修錄 馮少墟先生 辨學錄三

中概 三十七

師友講明便是格孝弟之物心下講得孝弟二字明白即是知至由是誠其孝弟之意正其孝弟之心修其孝弟之身齊其家使一家之人皆孝弟治其國使一國之人皆孝弟平其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孝弟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離卻眼前另尋一路是物與吾身為兩而道可須臾離矣

天下有三件不可解的事言可省也別樣不該說的言語通不省偏只省了講學的言語交可寡也別樣不該交的朋友通不寡偏只寡了講學的朋友是非可避也別樣不該管的非通不避偏只避了講學的是非以孔子自期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以孔子望人則可以孔子責人則不可只爭一念遂隔千里

士君子爲人全要有品有量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

問孟子三箇幾希字同否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指天命之初至善之本體而言也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指君子存之之後到聖人地位而言也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指庶民去之之後猶有一點可存之生機而言也三處自是不同幾希二字猶諺云差不多些非如老子所云視之不見曰幾聽之不聞曰希也所以差不多者只是這些子一點靈明處異於禽獸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此這些子聖人之所以異於途人者亦惟此這些子這些子原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的只是不可竟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解幾希二字耳

正修錄 馮少墟先生 辨學錄四

中 三十八

士君子不可無者氣節却不可認客氣爲氣節士君子不可無者事功却不可認功利爲事功

以舉業體驗於躬行便是眞理學以理學發揮於文辭便是好舉業原是一事今之務舉業者多在文字求好不在心術上求好不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固要好一念者無形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念少差則終身事業可知又何論功名哉

人心本自太虛一切窮通得喪是非毀譽眞如寒暑風雨原與太虛本體無異卑之存一徇世心不是高之存一憤世心尤不是只平心易氣應之便合太虛之體隨其所遇便都是瀟灑快樂境界
學者必有戒慎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沂水之樂若無此心

而徒談此樂是晉室之風流非曾點之眞樂矣

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先生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不化則之曲成之仁不容則隘一體之量不遠則傷匪人之比自己不能寡過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我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較量方能除却病根

正修錄 馮少墟先生 辨學錄五

中 三十九

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

先生名憲成字叔時南直無錫人萬曆丙子鄉試第一庚辰成進士仕至光祿少卿卒諡端文

有一鄉之精神則能通乎一鄉有一國之精神則能通乎一國有天下之精神則能通乎天下有萬世之精神則能通乎萬世

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方纔利心消盡必也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方纔名心消盡必也如孔之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如孟之所謂玩弄不貳方纔軀殼心消盡

獨居時能無閑思雜念否應事時能無羸心浮氣否接物時能無凡情俗念否須是自家一一勘過

這箇心極靈是是非非瞞他不得些子何但我瞞他不得些子他也不肯為我瞞卻些子閑居為不善則見君子而厭然

正修錄

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一

中快

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直是將五臟六腑一一呈出與人看假饒無量惺惺到這裏都使不着話曰心為明師又曰心為

嚴師旨哉

貪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此聖人體貼人情至到之言也富與貴得之不以道不處貧與賤得之不以道不去此聖人體

究天理至到之言也

或問當下之說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當下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當下也孔子先拈

出欲字方纔說仁至字就工夫上點本體孟子先拈出心字方纔說擴而充之是就本體上點功夫由孔子之說見在便

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得極切實孟子說得極圓滿總之只是要人去做

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

須是留得赤子的心腸方可為聖賢須留得書生的滋味方可為卿相

天下有一分可為亦不肯放手此聖賢事天下有一分不可為亦不肯犯手此豪傑事

心是耳目四肢的主人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役於聲矣若但向聲色驅除是主與奴競

有憂世者有憤世者有維世者有矯世者有超世者有玩世者有混世者有趨世者有遜世者有忘世者其辨只在幾微之間

或問知行是一是二以為二者朱子也以為一者陽明也孰當曰朱子云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陽明云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君姑無論知行是一是二試看兩先生之

正修錄

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二

中快

說是一是二觀人以言言可飾也觀人以行行可勉也觀人以心心可匿也必也觀其神乎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

騙他不待

吳康齋先生日錄中有曰君子當常喫虧方做得為之惕然

有省再四咀嚼不能舍去於是為之默默自諷曰夫子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自反之

道喫虧而已矣陽明特揭良知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依傍矣今考

年譜則謂其謫龍場也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久之胸中
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說
是亦未嘗不從念慮入也及經宸濠之變語門人曰近來信
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
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曰當時尚有微動於氣所
在設今處之更不同是亦未嘗不從事爲入也譜又言陽明
始發悟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
且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知二字揭自孟子陽明特就中提
出耳是亦未嘗不從文字入也聞陽明遇增城湛甘泉於京
師一見投契嘗爲文別甘泉自言少不知學已出入於釋老
久之乃沿周程之說而求焉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交甘泉
而後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至於門人徐曰仁陸原靜輩始
亦不無抵牾已而各竭所疑反覆辨析而後歸於一由此觀
之其所商求印證得之友朋之助發者當不少矣是亦未嘗
不從講論入也故夫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
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總只一般有何同
異可以忘言矣

正修錄

顧溼陽先生
小心齋劉記三

中牘
四十二

足欲也然則吾人之所以安身立命昭昭在富貴貧賤壽夭
之外矣故曰非謬也正造化之提醒人處也
超得貧富便不見孰是千駟萬駟孰是一簞一瓢若曰吾自
有不貧者存無須於富卽胸中猶著箇富字也超得貴賤便
不見孰是三槐九棘孰是一丘一壑若曰吾自有不賤者存
無須於貴卽胸中猶著箇貴字也聞道者恐不其然
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學而知所謂性也說者以爲由孩提
之不能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
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良是第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
來若就性上看應曰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
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
二之也原來只是一箇沒些子界限何處放箇到字故曰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正修錄

顧溼陽先生
小心齋劉記四

中牘
四十三

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爲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
以起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
咽喉下著刀只寸鐵便能殺人故曰操得性命方了得性命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
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
謂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箇入處
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
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特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箇未發氣
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
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
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編

惡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念懷煥然冰釋可謂十分果決這便是一箇最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官箴教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違盜賊不逮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違禽獸不逮也聖人之鞭策人未有刻迫如此者

正修錄 顧涇陽先生
小心齋劉記五

中軼
四十四

錢啓新先生羅記

先生名一本字國瑞常州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任至
御史

名造物所忌爲實不足以副之也是以的而不闇者常有所以必敗

代降而下皇極不建好惡俱頗其諧世而得譽者雖不必盡爲小人然而小人之分數多矣其違世而取憎者雖不必盡爲君子然而君子之分數多矣

聖門教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却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

從古大聖大賢都處缺陷可見造化不以全福與人

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即高明廣大氣象心術隱微間種下殺根不殺其身必殺其子孫

正修錄 錢啓新先生
羅記一

中軼
四十五

後世儒者盡說過頭語從前聖賢只說腳底語

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容

小人且當隱其惡君子何可吹其疵求多君子即是小人之

易以天地言心孟子以仁言心朱子以神明言心人苟見天地之心雖欲狹隘不可得己人苟見仁之心雖欲傷人害物

不可得己人苟見神明之心雖欲毫髮自欺不可得己

治世之待小人也恒過寬亂世之求君子也恒過刻過寬君

子天地之量必不自隊爲小人過刻小人虺蜴之心必無望

其爲君子

天覆地載其心思天高地厚其度量天長地久其事業天清

地寧其氣象

譬之優人扮做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十分逼真人亦有感之而泣下者但住了手脚只是一箇優人與那忠孝節義何曾有分毫干涉來凡口耳而不根心之學都如此斯亦可醜之甚矣

聞言只可自省並無可以尤人之理纔尤人都是殺機了別無長進去處矣

許多憎惡未忘許多功能未忘何處說得學問

開關得一箇天覆地戴規模心量方現克拓得一箇天施地

生氣象性量方現

平生以名節自持而未路不免濡足權門便已行已無恥破壞籬籬了其他更何足道

單爲烈火以鎔金不爲精金以受火單爲礪石以攻玉不爲

正修錄 錢啓新先生 中 卷四十六

良玉以受石得無求人重而自任輕乎

事不徹底做而欲向他人面皮上討盼昧輕重消息筆底下

討描畫好醜消息不亦愚且陋之甚乎

事事肯放過他人則德日弘時時不肯放過自己則學日密

禾黍稷秀雨露同滋桃李荆棘霜雪同萎此天道養稷養善

天地只以生物爲心人於其中有許多栽成輔相參贊位育

等事方不愧其爲人方可與天地並試自省察平居日用是

這念頭不是這念頭是這事件不是這事件

內自訟不是口說便罷念轉便休悔過真心觀面呈露真是

自攻自訐自舉自發自首自服自懲自創有這一款失便輸

這一款實犯這一條律便服這一條罪略不敢遮瞞些子回

護些子遷延些子等待些子總不爲人故曰自訟近裏着已精神略不走透向外故曰內自訟如此怎生再犯得怎生屢犯得庶幾可到寡過不貳過地分故聖人以此爲難

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人須自研究自己爲學初

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榮肥

討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關異端

有烈火方顯得精金有橫逆方試得君子心事出世人以君

子自命爲橫逆難倒者甚多

性無知愚習有知愚習慣成自然如向上底事習聞習見慣

了便多向上而爲知下流底事習聞習見慣了便多下流而

爲愚知與愚總于習事不干性事

愚可與知能行見在都有下手處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

正修錄 錢啓新先生 中 卷四十七

到底都無下手處

君子能取小人之長小人慣拾君子之短君子亦拾小人之

短無貴乎其爲君子矣君子之待小人常過寬小人之待君

子常過刻君子亦待小人以刻無貴乎其爲君子矣

凡稍有各譽落世間無德以堪未有不逢造物之深忌者

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應禮聰明中有許多奸聲亂色身體中

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且去細細理會毋事曉曉口耳

人只一肚知見填實在胸中便一言半語俱說不入

只爲心不虛有自己許多話要說未暇聽人

止身都是法律對得君立心都是義理對得天下之能事

畢矣

高景遠先生遺書

先生名攀龍字存之常州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任至
左都御史值瑞福先生頂草遺疏自沉池中死繼忠憲

人心放他自由不得

心中無絲髮事此為立本

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思臨深

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故如臨如履所以形容

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實則形容坦坦蕩蕩澄然無事之

象也

此心廣大無際常人局於形囿於氣縛於念蔽於欲故不能

盡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天無際性無際心無際一而已

矣

當得大念憶大恐懼大憂患大好樂而不動乃真把柄也

正修錄高景遠先生遺書

中快 四十八

心之仁如目之明耳之聰目本明耳本聰心本仁本體也明

者還其明聰者還其聰仁者還其仁工夫也

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體未

真動中作主不得

工夫不密在本體不徹本體不徹又在工夫不密

但自默觀吾性本來清淨無物不可自生纏擾吾性本來完

全具足不可自疑虧欠吾性本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

吾性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為局促吾性本來昭朗不可自

為迷昧吾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增造作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

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

當體認也

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而

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為易也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撒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

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每至夕陽簡點一日所為若不切實鍛鍊身心便虛度一日

流光如駛良可驚懼

所謂博學者隨時隨處只學此一事志專在此故云篤志問

專在此故云切問思專在此故云近思只是求仁故曰仁在

其中

山木不幸當大國之郊人生不幸處適意之境

逐物則憂反躬常樂

正修錄高景遠先生遺書

中快 四十九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莫賤於多

欲

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為所累其權在我可

事事如意也

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待人之法也終身行善一言敗之此

持已之戒也

聖人見得事事無能是躬自厚處見得人人有善是薄責於

人處

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足為賢

子弟矣

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後世

小人無忌憚有此兩途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

事之不可救藥者在小人不自知其為小人專認君子為小人其始也失於上無教化其終也失於上無用舍

天下不患無政事但患無學術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者存乎其心學術正則心術正心術正則生於其心發於政事者豈有不正乎故學術者天下之大本末世不但不明學且欲禁學若之何而天下治安也

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已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

正修錄 高景遠先生

中峽 五十一

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有一事當前必曰如之何如之何思之思之自有至當處慊於吾心同乎人心者此便是至善

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可窮終身行之不可盡下學上達在此

至靜中凡平日行不慊心者一一顯現故主靜要在慎獨

天下至奇特總是至平常聖人神化不過百姓日用然非千窮萬究不能信得道理只是如此

敬者心之貞也貞則美矣故求仁莫如敬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

薛元臺先生語錄

先生名義教字以身常州武進人萬曆己丑進士以建言論先州學正

腳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澹澹間正人鬼分胎處

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節但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大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

今人所以不講學者謂講學為欺已欺人耳不知不講學者真能不自欺否我謂機械變詐畢竟聞誠意之說而減靡麗紛華畢竟聞無求安飽之說而減自私自利之人畢竟聞天下一家之說而不至於十分損人害物講學亦何負於天下哉

正修錄 薛元臺先生

中峽 五十一

真正銘曰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已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提身以廉處眾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謫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茲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富極趣智識寡昧秉拙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我用今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倘祥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

曹真子先生明學會約

先生名于汴字自梁山西安邑人萬曆辛卯解元壬辰成進士仕至左都御史學者私謚曰明學先生

世之不治道之不明也道之不明學之不明也謂學止於誦讀者非謂學外於誦讀者非謂學冠博袖便是學人者非學也
不可不明哉學明則道明人之所以為人世之所以為世也
曾之於德思之於善俱期於明可繹也余不敏藉諸友與會明
學冀匡不逮而為之儀註每月初四十九辰刻赴會所候齊
至先師像前四拜一躬分班對揖端坐澄心隨意質論或道
域若何登進或習疾若何懲艾或聖賢某語覺體驗未能符
合或日用某事覺處置未能停當諸如此類互問互剖總不
越於自身若所講未投氣平意藹且待熟思需以異日或沉
默半晌或雅歌鳴琴涵養靈明漸收長益會畢仍向先師一

正修錄曹真子先生明學會約一

中快五十二

揖一躬揖讓而別爰列數條用期共守

一尚實天道人道不踰一誠徒侈講學之名不務躬行之實
欺人乎欺已乎欺天乎焉用羣居枉勞唇吻其必實踐聞修
徒義改過期言之相顧勿假偽之遺羞

一立本土君子有弗學學則直透根宗了徹心性若水之由
源而沛流若木之由本而達枝不為補湊之計而為樞軸之
運悠然順適詎不輕快唐虞執中孔致中當是斯意其亟圖
之

一廣量為天所生便當肖天為聖之徒便當法聖小成小就
大人弗為故孟氏不由夸惠直承洙泗辟之於射必有正鵠
射不望鵠藝何由精是在立志何如耳然聖實非高勿同俗
眼學久自知

一謹庸道不在遠家常茶飯皆是也依庸為聖盡倫為至胡
可忽諸尚於子臣弟友冠婚喪祭取予約樂語默進退範之
規矩若尋常倫物漫不思飭而談高說妙如腹無孟餐口誦
珍錯何關飢飽

一虛受虛為本體一物不著奚所不如文望未見孔云何有
何況承學成心成見掃盪勿留眾善因而外來天光亦且內
起若堅持偏僻分別門戶總之障蔽是謂自封非進機也

一主靜靜非靜地靜時之謂靜地靜時易於求靜固所須也
然必應時習存動中習定終日紛紜酬接而凝然者不動則
我常御物物不撓我焉往不直

一適用孔門弟子頻頻問政故論士則不辱君命而不達於
政者無取誦詩近世名賢亦曰做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今

正修錄曹真子先生明學會約二

中快五十三

時制科亦有策論經世之論胡可不講稽古籌今須預圖於
知爾之前

一有成農夫耕作觀於收穫耕而無穫何取胼胝業既有初
猛力精進緣密不斷期學之成倘或進銳退速或間作即輟遷
於異物廢於半途校諸未學之人更是可惜彼原未有所獲
此則幾獲重寶而失之也其慎旃哉

焦漪園先生叢語

先生名竑字弱侯南京旗手衛籍萬曆己丑進士廷對

第一官止翰林修撰卒諡文端

人生種種不離倫物二字於此加意著察久之一旦豁然觸柄在我信手拈來無非仁義所謂由仁義行也若不能明察倚前人格式做去所謂行仁義者耳行仁義與由仁義行真偽聖凡之路實判於此

學不知經世非學也經世而不知考古以合變非經世也仁義以禮而立無禮則仁義壞猶佛家之定慧以律而持無律則定慧喪

道也者老師宿儒所惑而不解而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謂可知者也碩人名士所憚而不敢居而愚夫愚婦之所共由者也

正修錄

焦漪園先生叢語一

春秋日盛所學惟減省為佳古人云省力處是得力處此要語也

謀道如謀食藉自己真飽即人目為餒而吾腹則果然矣不然日論人之品味而未獲一臂其截不至枵腹立斃者幾希仁為人之所自有日用飲食仁也出入動靜仁也語默色笑仁也而就其中最切而易知者莫如孝弟

張雞山先生致曲言

先生名竑與字心虞陝西鳳翔人萬曆甲午舉人歷官

兵部員外以不附魏璫辭疾歸

聖學功夫只是慎獨獨不止人所不知不見雖鬼神亦窺測不破

慎獨即是惟精惟一之旨獨之廓然處便是中中之發便是和此等工夫不倚見聞不靠知識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故曰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誠者誠之者同此一般機竅天人初無二理

心不為形役理不為世移此之謂大丈夫

有事時人多逐物無事時人多著空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無此二病總之在隱微中體貼久久自有得處

正修錄

張雞山先生致曲言一

古今之學實是不同古人學成要旋乾轉坤陶冶世道世道隨我而轉移之我卻立得腳定如北辰與指南針一樣後世之學祇是隨世轉移與世浮沉中間略帶些義理做事遂說

此孔子無可無不可家法豈知孔子雖無可無不可却不稅冕而行接淅而行何等斬截今人皆藉口事君之義而通不知有潔身之道雖讀孔子之書其行事不離霸者之術噫學敝也久矣可慨也夫

大抵人少時多希望名利二字及老時多懼怕死生二字所以易流於俗學易入於異端若除此二病於道始有入路

知仁勇總是一心一念之不蔽便是知一念之私便是仁一念之不息便是勇總之喚作仁亦可喚作誠作中亦可故曰吾道一以貫之道惟一致也若在學者說工夫說一可說二說三說四說五以至於十亦可惟在大本分明

工夫須在當下做灑落即在當下有夫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皆是此意

學者要脫灑却不是放肆要敬慎却不是拘束惟識得仁了則無此病

凡人立志須要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方好如何得如此只是不貪富貴不厭貧賤便能日向上去

俗事之相習如人與有疥人同寢一般染着些便不得愈學者全要精神凝聚自然動作無差

率性之謂道一句妙絕古今舜之由仁義非行仁義及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俱屬率性

講說道理於人如醫者須要起得人病人病有深淺標本之不同則醫者用藥亦當有補洩緩急之不一總之能治其病

正修錄 張繼山先生

中條 五十六

方為好手若混混用藥終不能起病總是庸醫

從悟而修則修為真修從修而悟則悟為真悟至於修悟兩忘則聖功極矣

聖賢教人祇在心上用功以了此性分內事今人全不在心上用功好將聖賢言語逞其意見千解萬解著書傳之於世

不過求得虛名於自己身心毫無補益

史惺堂先生遺藁

先生名桂芳字景實江西餘干人萬曆癸丑進士官止兩浙運使門人私謚曰貞齋

人生天地間只要勤苦方可做聖賢

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却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得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

主張而發動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

五經賴朱子發明為萬古明師而王餘姚疑為影響所以羅整菴唐仁卿輩俱有後言雖然其提出良知直捷簡要上承

象山明道濂溪以透孔子仁體真萬古真識學者師之不疑實受其益各隨明處求進可也

正修錄 史惺堂先生

中條 五十七

為官貴廉能然廉也能也隨官而來亦隨官而去者也常存而不去者其惟得人才正風俗乎欲得人才正風俗其惟此

學乎

人有過惡不須徒悔恨既往只振策現在追悔追恨難道將此身礙諸市乎過惡不曾勾住吾身一丟就去此身即在九霄之上只振策現在勿使明日復追悔今日可也

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人人所悅天必悅之人所惡天必惡之只為人心至公也民雖愚無知惟於己私然後昏而

不明至於事不干己處則自公明大抵眾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於人

方本菴先生東林會語

先生名學漸字達鄉安慶桐城人萬曆間明經以子大鎮貴封御史

高公景逸問曰立身行道從何處下手方子曰其立志乎孔子十五而志學至耳順從心之年其志未嘗少懈終身此志從何下手方子曰竊觀論語首擊學字孔子自稱曰好學曰志學曰學不厭皆未嘗言所學者何他日說下學上達竊謂下字是入竅也聖人之心沖然若虛頽然若喪歉然若不足知天下之不可上也而身下之為退遜為沉潛為默識觀於子臣弟友之四未能庸言庸行之兩不敢智仁勇之三無能空空待問而無知其心下到極處故能上達天載豈不以下字為入竅

正修錄

方本菴先生東林會語一

高景逸問曰如何能識其本心方子曰本心者本來之心仁義禮智是已人人有之人人能識之夫何疑曰人雖有本心却不能識願聞識取之法曰即人所以不能識之故反而求之則能識矣人只因私欲蔽錮習染漸深却將欲心習心錯認作本心如自有之家室被賊占住日久反認賊為主人甘為服役自家做不得主不知此家室乃吾之所本有以此不能識耳今欲識之不可以情識也誠曰情生者私欲用事安能識之昔孔孟設兩箇方法孔子說默而識之所謂默者不着一句言語不着一毫情景自家本心原不睹不聞無聲無臭是箇默體今欲識之必收斂精神歸於靜專寧寂之境一私不起纖欲不萌空空洞洞光光潔潔於此觀本心纔見得天之所賦人之所具原無毫惡在內既無毫惡即是至

善而本心之體昭然呈露矣此孔子識取本心法也孟子在此心初動時指點人如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如不受嗾蹴之食便有羞惡之心此等時無所造作無所安排私猶未起欲猶未萌一有感觸本來之心不覺霎時迸出來此孟子識取本心法也聖賢設下兩箇法門吾人若肯於靜默中識取最好即於初動時識取亦好只怕人無識取之志法門現在不肯進步耳

高景逸曰王山陰羅旰江皆稱妙悟大都釋氏之見解方子曰顏之卓曾之唯其妙悟亦至矣不應獨以妙悟歸之釋氏但孔門之妙悟在人情物理之中釋氏之妙悟在人倫物理之外倫物中之妙悟不可無倫物外之妙悟不可有不辨乎此一槩厭妙悟而掃之殆不其然

正修錄

方本菴先生東林會語二

高景逸曰今學者多言妙悟及應事接物却有過當處不如朱子窮事物之理為真實方子曰事者心之事物者心之物所以事事物物者心也除却心別無事物之理矣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此朱子之所謂窮理也其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即吾心之理也其曰窮事物之理乃窮之於吾心非窮之於事物也近儒應事接物有過當者非妙悟之罪正為不實用窮理工夫而落於虛見落虛見即非真妙悟矣若將理屬之事物而分理與心為二恐不免見晒於朱子

高景逸曰程子謂人心要在腔子裏方子曰腔子不可以形迹求也此心依於天理便是在腔子裏景逸曰朱子有云腔子外是何物方子躍然曰此朱子弊緊語這腔子無內無外大言之天下莫載的是腔子小言之天下莫破的是腔子

賀陽先生思聰錄

先生名時泰字叔交湖廣江夏人萬曆間諸生輔臣文忠公諱逢聖之父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孔孟教人定法千古不易

希孔子之聖不怨天不尤人希顏子之賢不遷怒不貳過

克字精而銳必顏子大勇方來得故特語之餘只教他漸漸消磨了去始免助長之害

論語一書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中行狂狷逸民隱士鄉愿鄙夫皆具時時誦習不知亦曾體認否

學以聚之水結成冰大而化之冰復為水

洪水猛獸天下之亂殺逆篡盜一國之亂奸淫讒妬一家之亂放肆邪侈一身之亂克伐怨欲一心之亂

正修錄賀陽先生思聰錄一

中快六十一

論語一書將孔子言吾字我字處類觀之甚妙如曰吾十有五何有於我是吾憂也不知凡幾見其精神全歸自身門弟子惟顏子博我約我曾子吾日三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得我字之旨孟子認得頭腦清言我字及字身字自字約字已字最堪入悟

今人說聖人便做天大不敢易語孟子只作尋常梁惠齊宣與滕宋小國無不以堯舜期之教滕世子以堯舜教曹交以堯舜教貉稽以文王孔子不論何人皆望之以是事彼只看得人皆可以為堯舜真要人上這一路來

世俗動以神化性命為高遠不知一息不神便是滯物一息不化便是僵塊一日不性不命便是一包膿血包裹一大塊臭骨與禽獸無異

臭骨與禽獸無異

章斗津先生為學次第

先生名滿字本清江西南昌人萬曆間布衣聘主白鹿洞學院以此以示學者

學以立志為根源

樹必有根其茂叅雲水必有源其流倒海志乃人之根源天生斯民聰明才力無多惟志有不存此心便為富貴聲色所誘志士則不然同一聰明也反之身心以究竟自家性命不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不已同一才力也反之身心以完養自家性命不能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不已此志恒存一日千里誰禦之一念萬年誰奪之

學以會友輔仁為主意

志仁在己輔仁在友反而思之平日志氣果專在求仁不以紛華美麗蕩心不以科名得失易念不以人之毀譽動情否

正修錄章斗津先生為學次第一

中快六十二

平日交友果專在輔仁而羣居切磋皆直諒多聞之士無淫僻邪佞之損否今日相聚一堂正會友輔仁共學入聖之日須各從自家身中沉思默識或據所得以求證或質所疑以求明或舉平時所玩經書及先儒格言未能懺心者相與論辨大家平氣以相資虛心以相受稍有勝心惰氣言行過差即密相救正懇懇惻惻忘人忘我直欲同歸於善庶無負今日共學之誼

學以致知格物為入路

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一物也雖云為物不貳其實物有本末雖云萬物咸備其實天則秩然凡知止知本知所先後皆此物也內外精麤原是一物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程子所謂先須識仁是也苟物有未格且昧乎止之所在矣何有於知之

至哉

學以戒慎恐懼為持備

古人畏天命尊德性亦臨亦保不敢懈怠荒寧豈能於性上加毫末哉正以性體本自嚴明本自欽翼故也世人未嘗不言戒懼却都從暗色聞聲上枉費心神汲汲遑遑祇於自性加桎梏耳真志學者既能格物以致其知矣即於此小心翼翼夙夜匪懈庶幾時時此未發之中而為君子之中庸也否則無所忌憚即小人之中庸矣信乎能戒懼則精神欲於隱微獨覺之內無忌憚則精神逐於耳目見聞之表不自覺其靈明之日喪也

學以孝弟謹信為實地

凡今之人孰不為人子弟也哉觀孔子天縱至聖猶云君子道四立未能一而言行相顧一歸諸慥慥之君子吾儕願學孔子不思致力於此可乎哉蓋孩提之莫不知愛莫不能愛率此知能之良以孝其親不過取吾性之仁而自足也稍長莫不知敬莫不能敬率此知能之良以第其長不過取諸吾性之義而自足也何其簡而易也日用間言繞覺其浮靡便須簡默時時修詞立誠不極其信不已則言滿天下無口過矣行繞覺其淺露便須收斂處處親身殫行不極其謹不已則行滿天下無怨惡矣

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為檢察

試觀易象損益二卦其旨宏深或氣以忿而暴或情以慾而迷或以善小而不為或以過小而不改如此而望其日進無疆也難矣是故懼燭火不熄終至燎原須懲之於微懼消流

正修錄章句先生

中樞

六十二

學以稽古窮經為徵信

仲尼至聖猶韋編三絕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嘗廢文學也故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凡六經四書孰非古先聖王之遺訓乎但近之談學者視吾聖門典籍不啻糟粕而土苴矣雖然經書具在也志學者惟莊誦聖經賢傳而納繹玩味之孽孽乎論世而尚友多識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聖之書曾得而感之哉

正修錄章句先生

中樞

六十三

不塞終成江湖而室之心預遷如大舜之舍己從人改如顏子之知之未嘗復行庶氣質可盡變習染可盡除也

學以盡性至命為極則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凡前所云皆性命之理也何也物一也真能格物以致其知則孝弟言行莫非此物之見而性命也即此物之別名也格致戒懼謹信懲窒遷改孰非盡性致命之功哉若云性之盡也命之至也未易言也抑知命即性之於穆不已性即命之流行不息盡之云者萬物一體之量必欲其克滿無虧至之云者一原渾淪之大務使其幾微必到也

劉石閣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一規字元丙江西南昌人萬曆壬辰進士仕至浙江建德會都御史

子曰莫我知也夫若果嘆人莫知此一句甫脫於口而怨尤存於中矣豈夫子之旨乎須知此章大旨只是明學不為人知不落感慨蓋自聖遠言湮一切學術都是的然原其所以畢竟從人知做種子此種落根全副精神已向一切進修一切解悟不得向外或動情於身名之尊或希心於後世之述他岐異端不可勝算算來算去只成就箇人知而千聖下學正脉於脚跟下錯過去矣吾夫子憂道憂天下萬世極其懇切不得已特地向子貢發嘆及子貢以何為莫知為問始言我此莫知不是怨天不是尤人良以吾之此學乃下學上達之學初不求人知人亦不易知也知我者其惟天乎天之知我其惟此學乎語脈如此

正修錄劉石閣先生論學語一

中快六十四

吾夫子之學全然是易此箇下字即潛即初是天命根是人心本非吾夫子之憤樂不能討出這箇下字非吾夫子之信好不能歸心這箇下字夫子生平說學說好學到此却說下學下學最妙下學即是聖學今人纔說下學便求上達夫為上達而從事下學即不下矣學患不能下不患不上達也性以倫為實踐倫以性為大宗知性而不知性之貫徹於倫則為自私自利之根知倫而不知倫之通極於性則為彼白彼長之見由前而言命之曰私由後而言命之曰偽聖遠言淫異端曲學千蹊萬徑皆從此中差却路去今世之學者大畧有二病不求端志願而喜言開眼輕言下手開眼只成邊見下手必無全功欲求至誠至聖三極大中

了不可得此是一不明天人之際不通幽明之故不知死生之說將千聖真修都落有為之迹大行不成至性不現此是二不知子臣第友事使交從乃真學問而只向杳渺處尋經書名句裏覓理事不合顯微不貫此是三

六經千言萬語都從天地萬物一體天下萬世一身真種子說來此箇天地萬物一體不是於欲生欲富欲逸欲壽與之一體是盡倫盡性與之一體此箇天下萬世一身不是從偶合之見說一身是從同然之學說一身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諸大聖人其學確然都從性上得來從性提出故其覺悟人甚神轉移人甚大即有愚不肖濟惡之輩而性術足以潛移先知先覺足以傳化以一人化家以一家化國以一國化天下以天下化萬世水溼火燥風虎雲龍此之謂也

正修錄劉石閣先生論學語二

中快六十五

古聖人合下是此胚胎合下是此格局舍此皆小道近功夫德念室慾何嘗非實學只是念欲有所自來而所以慾念室欲有本若舍其本而從事其末窮年沒齒向名義上檢點事為上湊泊已見可忿而求慾念忿必不可慾已見可欲而求室欲欲必不可室已見氣質偏駁而求變化氣質氣質必不可化非故矯之其道然也此事從志立根從悟入門從修到手工夫豈不千百脈絡只是一條惟於一上求則千百可了於千百上求則終不可了即事即學惟上智能而即事非學雖上智無用力處即事即學在中人固不易能而即事非學雖中人無下手處

祝石林先生環碧齋小言

先生名世祿字石林江西臨江人萬曆丙戌進士仕至都給事中

學者漫論工夫先定品格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方可商求學問不然渾身落世情窠白中因人起名因名起利輒號於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濁冀還純白終無是處

夫世海也身舟也志舵也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舵不使去手故士莫要於持志

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識一字凡夫臨不測之淵履欲隨之崖此時此心惺惺翼翼不著纖毫入聖微機政復如是不則逐名義而捉意念為力愈勞去道愈遠

正修錄祝石林先生

中快 六十六

人游於道鳥游於空魚游於水上下四方呼吸動靜混成一片隨所之而不礙于淵得之而曰不能罷非故不罷直是無可罷處于思得之而曰不可離非故不離直是無可離時夫子於修雅言於悟罕言於本體言而不言回也悟而修參乎修而悟點也悟至而修則不至夫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與參同機然則顏過孔子乎曰不然顏之學學於聖人孔子學學於衆人孔自我作祖功比於創顏比於守成

學人恒言用心何曾用心祇用耳目爾日自日光萬古長圓月受日光三五缺焉心與耳目之用似之衆人以氣習見人不以性見人橫生種種分別惟聖人以性見人故不矜聖智不藐顛蒙不跂古昔不薄今時以平等心

行平等事隨機設法惟人所取卒能盡其性以盡人之性蓋聖人之神用如此

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

人自有至一者在才力大小不可強而一焉如金分兩百鎰必不能引而為千千鎰必不能引而為萬所可能者隨其分兩去雜還精求至乎足色而止不一其所不可一而一其所可一學之道也

取為意孰為心孰為性非一非三意不了盡者未可與見心心不了盡者未可與見性

陳新會從靜中悟入而又以靜修靜證故其學淵邃而醇王新建從動中悟入而又以動修動證故其學圓朗而大

正修錄祝石林先生

中快 六十七

夫子以仁為的羣弟子射之如射覆夫子更不道破第以行持之法授之行持不來彼當自究至其自註仁者人也一語渾淪不鑿幾欲更為一語如蚊子咬鐵牛直是無容口處有讀書者終夜展書終日拋書而枕書時出山砧水涯不極其致不返或問之曰展書是讀書拋書枕書亦是讀書吾蓋於寤之中得幾分寐之中得幾分書之中得幾分書之外山水之間得幾分又曰世人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吾存之以為讀書法

有聖者之學有賢者之學賢者之學從意立根聖者之學從無意立根聖其根而滌除不盡聖果不圓成者有之未有賢其根而聖其果者然則賢希聖非歟曰心不能離意而修意者迷心賢而希聖須是踏翻窠臼別辨根荑

人知縱欲之過不知執理之過執理是是非種子是非是利
害種子

凡技藝無雅無俗無不益無不損得者釣令人靜射令人正
奕令人專迷令人動而已病失者琴心且以挑淫詩書之道
且以文奸言

古之君子出則為天下澤入則為天下風風之被人也微而
遠夫卷其道足以為風何必榮通何以醜窮

衆善之門在虛百福之基在慈萬事之餘在決

銷鑠人無如念與慾者慾動水滲念盛火炎懲之室之心火
下降腎水上升此亦吾儒坎離交媾功法何必仙家

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不然身與心為譬將
舉身與世亦為譬得則俱得譬則俱譬譬苦之趣也得樂之

符也

正修錄 祝石林先生
環碧齋小言三

中帙
六十八

權勢之門其利害入幕之客不能見而千里之外見之仁義
之門其是非樞衣之士不能定而百世之下定之

項學易先生學易堂筆記

先生名學諱字號爵里未考

道無上下學有上下人有上下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一涉形下但名為器不名為道程子曰形而
下即是形而上者可見舍上更無有下子曰可以語上不可
以語下不日可以語下故曰道無上下子曰下學而上達故
曰學有上下子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之者上也困
而不學民斯為下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不學不肯學也不移
不肯移也自暴自棄者也故曰人有上下天下惟中人最多
學知困知皆次也皆中人也只是不可不好學孔子亦不自
認生知好古敏求忘食忘憂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君子上達
從善如登只有慢慢上去的見其上不見其止諺云半山無

正修錄 項學易先生
學易堂筆記一

中帙
六十九

道即半途而廢也小人下達從惡如崩再無慢慢下去的一
失脚直墜到底語云堯舜而在善無窮桀紂而在惡無窮惟
學則有善無惡有上無下

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易無思也無為也學者執於典要
泥於思為便是有適有莫有不可孔子無適無莫無可
無不可深於易者也

觀過知仁是觀人之法君子不可以過自恕若以過自恕即
是無忌憚之小人刻薄殘忍滿腔殺機造孽增罪不止於過
何處覓仁縱要過於厚過於愛亦須近人情若肯不近人情
做極好的事必肯不近人情做極不好的事好奇之過也輕
施者必好奪亦是一驗天理只在人情中至易至簡故曰仁
者人也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此即生機也不越人倫口

用之常大學之所謂至善中庸之所謂庸言庸行易之所謂體仁足以長人繼善成性顯仁藏用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何思何慮非絕去思慮也只是一箇無欲有欲則思慮舛不識不知非絕去知識也只是一箇無欲有欲則知識昏不流不倚非汎汎若不繫之舟筑筑爲孤立之漢也亦只是一箇無欲有欲則恥惡衣食求飽求安懷土懷惠懷居放利好色好鬪好得患得患失怨尤陵援伎求驕諂甘食甘飲貪賤移富貴淫威武屈安得不流不倚

變易也用其中於民以從道也無適無莫隨時變易也義之與比以從道也執其兩端隨時利口之人亦有以是爲是以非爲非以賢爲賢以不肖爲不肖時節只緣身家之念重國家之念輕一味勢利填胃勢利所在便是便賢勢利所不在便非便不肖極口薦賢終是蔽賢極口退不肖終是護不肖極口稱是總歸忌是極口黜非也

鄉舉里選賢良方正孝廉文學薦舉辟召聖主所以風勵人羣也今世若行之則老人總甲苗正黨約之徒家家自以爲薦主人人自以爲座師矣安得公而不私

正修錄 項學易先生 學身堂筆記二

中秩 七十

李元薦先生還真篇

先生名 豫亨 號 松江華亭人 著有推蓬語

血氣心知之所及者乃凡心非真心也血氣心知之所不及而能知者乃真心也真心之謂神神之謂天凡心之謂形神之謂人

爲學有捷徑法門惟要去盡凡心逼拶得一分凡心退則見一分聖心逼拶得十分凡心退則見十分聖心凡心既退則中亦隨見去凡心工夫占了九分合中體工夫止占一分故曰克己復禮克己去凡心也復禮合中體也

真性如青天中體如天之日月去凡心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合中體仰青天而觀日月也日有中昃月有虧盈原無定所事有常變理有經權實無定用然仰見青天則日月之明有目者所共覩

正修錄 李元薦先生 還真篇一

中秩 七十一

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爲煩耳人欲不擾天下之事當先使諸念不擾吾之心欲諸念不擾吾之心當自無欲始無欲則心清心清則不擾施之天下自靜而正矣

君子之行禮也將以順人情也多飾則僞偽則亂矣聖人順其所不能自己之情因而飾之無所容心也非無容心也無所容私心也此之謂真性之發見此之謂中體之合度

忠莫大於不欺孝莫大於能愛擴而克之一念之或欺非忠也一體之不受非孝也

或問何以盡忠曰不欺爲忠充而至於念念無所欺是爲盡忠何爲盡孝曰能愛爲孝充而至於無所不愛是爲盡孝

陶石簣先生論人職

先生名望齡字周望萬曆己丑會試第一廷試第三官至祭酒卒諡文簡

先生幼時問於師曰吾欲為聖人何道而可師曰學聖人必主敬曰主敬者若曰主敬必危坐乃終日危坐不怠時甫十歲也

先生年弱冠與伯兄德望同舉於鄉及登鼎甲寓書與弟燕齡曰向時迷陋視一科第為究竟地正如海師安認魚背謂是洲岬耳學者宜早悟勿隨大海而甫覓舟楫也

先生體羸弱不任勞苦而性喜臨泛每見林薄翁翳清溪深澗則解衣盤礴嗒焉忘返或至山水奇絕之處則攝衣而登踐苔捫蘿凌危磴從遊者方戰悼危慄而翩然直躋其巔宿萬山之巒必晨起以觀烟雲之變態島嶼之出没情境所

正修錄 陶石簣先生論人職一

中快 七十三

會嘯歌不已

其論人職曰物必有職得職而後物舉農職耕工職器胥職簿領商職貿遷耕器簿領貿遷者所以為農工胥商者也性者人之所以為人故人之職在乎知性農不知耕工不知器胥不知簿領商不知貿遷是謂失職失職則無以農工胥商魁然命為人而不知性何狀此亦失人職矣羣職隊一則一事曠人職失則人曠古先賢哲皆畢世以研之羣居以辨之龜龜亟亟若甚飢和寒之不可解凡以修人職而憂其曠也明此之謂人悖則禽迷則鬼人曠而入於鬼與禽此至痛也至哀也予深憂之故拳拳思與天下共舉其人職

鹿乾岳先生認理提綱

先生名善繼號伯順北直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仕至太常卿因難殉節諡忠節

吾輩讀有字的書却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箇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強為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為人觀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懸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

正修錄 鹿乾岳先生認理提綱一

中快 七十三

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為心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得之以生此心與天並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而論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偌大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

此理不是涉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着落處故學以為己也而說箇己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說箇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日新顧諟成湯且為枯禪矣

此理不是粧看象的中心自盡是其底本戒欺求慊內省無惡全在人所不見處討箇心安此闡然之所以異於的然也若微涉體面便與本來性命不相干縱鴻勳偉伐籠蓋一時而那塊地方終未着底如何摸得快活如何熬得劫數故萬變中入火不燒萬古中塵劫不化全在闡然二字得力

此理不是落畦徑的只要主以無私之心境不論常變見不論偏全事不論成敗名不論汗潔清可也任可也和可也去可也死可也囚可也故曰君子仁而已矣何必同

此理不是有等待的隨時隨處自有當盡的職分自小至老無顯無晦只求箇件件不虧本分時時不虧本心便了故天地造化天地之尋常帝王經綸帝王之日用那有學術功業之分窮養達施之異乎是亦為政吾與點也其理自明

此理不是有終窮的就此事只了得此事不得遮掩他端就此時只了得此時不得帶攜後日總此事體去而後來孔子不足者必勉然非敢保既勉之後永無不足有餘者不盡非敢定不盡之後更無有餘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顏一道也不勘到此則何有於我祇為搗謙而

正修錄 鹿野先生 認理提綱二
堯舜猶病望道未見併為証聖矣

中快
七十四

歸陶菴先生劄記

先生名子基字季思蘇之崑山人太僕震川朱子千萬曆辛卯舉人

何謂至善民心所同然者是已民之不能忘大畏民志至善於此識取

物各有天然之則格物者因物察則以則還物是謂格物物如其物無加損也積久而通觸處洞然物格之謂也

格物以五達道為主物雖多總之繫屬於此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當下直截判斷不得一毫糊塗纒糊塗便涉貪味隱忍而陷於不義矣論是非不論利害是非足以制利害利害不足以制是非

不能拔出此身在物外觀物卻連此身都落在事之中則我亦一物耳何以宰物

正修錄 歸陶菴先生 認理提綱一
有事即應付去乃覺寬閒脫洒強置不得所當裁去者一切無情交際及不急之務耳若切實事何嘗裁去得

中快
七十五

胸中纔有一得便思發泄心跡有未明便思暴白只為求人知之心隱隱留於胸中所以着處生病不得自在此意甚微不知不覺病根在此

姑息蔽於欲也曾子易簣垂死不肯姑息不姑息則性命行焉姑息之害以自為則賤身以為人則賤人姑息近情入焉而不覺

處事無他忠信而已仰不愧俯不忤忠信也

應事有差必誅求平日病根潛伏何處

事之敗不當歸咎於才不足仔細校勘來畢竟是本心有盡處

陳眉公先生中庶選言

先生名繼儒字眉公松江華亭人隱居滄上之佘山以布衣名聞海內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

處漸熟熟處漸生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出一箇喪元氣的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的平民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於我何于我自處逆於彼何與究竟思之却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

此

正修錄 陳眉公先生中庶選言一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欲見古人氣象須於自己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

此二者亦須於自家心上體貼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好音若暴

風怒雨疾雷閃電人皆閉戶鳥亦投林垂戾之感至於此乎

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主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馬牛為人穿着鼻孔要

行則行要止則止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

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為牛馬者幾何

只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

陸敬承先生雜識

先生名可教號敬承浙江蘭谿人萬曆丁未進士廿五待郎

夫學不日進則日退譬之火然焰焰相續則熾然燎原不可撲滅稍止則熄矣是故君子貴日新也

學莫大於忘己有己則有人人已對立爭心遂起雖有聖賢之言無由入矣

夫人精神有萬古不可磨滅百感不能搖撼者雖頑愚鄙陋

險賊之夫無不同具人自忽而不察耳如見善事則喜見惡

事則怒見賢人君子已所不及者則生愧恥見憊夫小人橫

逆穢汙之輩則生憤憾飢欲得食而投以禽獸之餘則唾去

寒欲得衣而蒙以頰女之飾則攘臂而趨與好利而拚耳於

盜財之賊愛色而掩鼻於淫穢之婦此豈有待而然哉人能

正修錄 陸敬承先生雜識一

長養此精神則百欲退聽智勇日生生為傑士歿為明神此

孔子所謂剛子思所謂強孟子所謂養氣

虛心以觀理則無蔽平心以應事則鮮錯恕心以酬物則寡

怨總之人我之界不立則其中沖愉恬適無之非道矣

好名之士必喜事事者名之府也名者私之窟也私者公之

蠹也公者黨之仇也

道譬之天學譬之地天不可窮地不可離然則道與學二乎

曰二而不二譬道則路譬學則步強敏者造畏慎者顧東西

南北路不離步而不能遍而能無不遍也故昔賢之弊以學

言道近世之弊以道言學以學言道則道隘以道言學則學

荒與其荒學無寧隘道

丘毛伯先生學餘雜說二則

先生名兆麟號太丘江西臨川人萬曆庚戌進士仕至巡撫金都御史

凡吾觀古人一往而深之處若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下如諸葛孔明陶元亮郭子儀此一輩人便如對光風霽月心目為之一開通則喜之厄則憂之即其行事踐履所分心所未了寧以為瑜不以為瑕如人之於天子之於父母焉不敢有他念也若遇桀紂秦政莽操王敦桓溫楊國忠丁謂秦檜賈似道之屬便大叫狂罵以手爪擗其姓名必決裂乃已至聞其行事敗則喜之成則惡之即有一事之善心輒不信又索瘢焉吾於是益知君子之當慎所居也

天地可憾之處朱子謂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此乃人之求多於造物耳何足為憾乃天下固有大可憾

正修錄 丘毛伯先生

中秩 七十八

者孔子萬世一人而以匹夫老武墨一淫老婦人稱皇帝三十年立天下男子之上而卒以壽終細維已絕人類幾滅此時皇皇上帝避在何處坐視正人沉落諸邪魔作怪不一引手真大可憾若以為天地無權天地之上更無有大於天地者若以為有權凡事天地得自主張當時春秋天下何不即成就孔子為君使天下太平免百姓於塗炭也至於婦人當初天地生人之初便已分別使不相混奈何到後來卻又千謀百計扶持他出來將幾多生民性命磨挫吾繞村到此便不覺鉗胸頓足呼天籲地而無門豈不大可憾乎

伍容菴先生逸我草

先生名表字聖起別號逸我南直吳縣人萬曆庚辰進士仕至廣東憲

問窮理盡性至命曰性者心之生理非二物也而窮與盡則有辨先儒說窮孝之理即是盡孝之性窮弟之理即是盡弟之性似看盡字太易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窮孝弟之理而未幾盡孝弟之性者世多有之故只窮此理猶難語盡性盡性云者即其所窮之理而允蹈之也孟子所謂踐形是也若性盡斯命至更無次第工夫

世人有三苦苦不自知故多妄為苦不自重故多取侮苦不自足故多貪得

夫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聞則未必真故止擇其善見則無不真故兼識其惡

正修錄 伍容菴先生

中秩 七十九

夫人之於道能信者未必能見能知者未必能行能始者未必能終故體道之士鮮矣體也者身即道道即身合一而不離也孟子之所謂殉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信斯言也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非歟夫仁也義也父母全而生之者也成仁取義于全而歸之者也孝之大也若藉口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說而以容身苟免為孝則是大孝之賊也
為仁不富為富不仁兩語括盡世間人情矣虎蓋親富不親仁者故言之真切而有味如此試問自古富家能好施仁者有幾能勿奪人者有幾能不聚斂不干謁不養養無厭者有幾孟子述虎言將以示不仁者之炯戒而執知適以資為富者之妙訣也

張達園先生移愚

先生名鳳翔字稱羽山東堂邑人萬曆癸未進士仕至

程公問和靖讀大學何如和靖獨長吟心廣體胖一語此善讀大學者也純公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龜山反求歸送之門曰吾道南矣此善讀中庸者也上蔡舉齊衰師冕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注滯掃應對進退即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此此善讀論語也人謂象山除先立乎其大一語別無伎倆象山聞之曰誠然此善讀孟子者也

於穆不已之命人生而靜以上之性攝入於此洗心之一言此而洗洗而退退而藏藏而密何其深也識心者沉心潛氣返之於深深之淵久之氣靜神恬密體沉露忽如遊子之

正修錄

張達園先生移愚

中快

還故鄉草樹風烟皆為佳境

學易之道不過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八字

若打疊心地淨時斬然以大道為主絕不在人眼目上討高下方喚做為己之學

或曰大學言心不言性曰止於至善非性耶曰中庸言性不言心曰戒慎恐懼非心耶

不應不學如何只說孩提仁義之心如何只說平日羞惡之心如何只說嗾蹴正是些子光明處不能都如此所以說擴而克之他原自充滿及至擴克去依舊是如此不曾添少許不拘讀聖賢何書處處看真本心是灌溉之功

沉潛反覆優柔厭厭此八字乃讀書之法

緩讀靜思默坐順應八字是一日功課

呂豫石先生欲惡說

先生名維祺字介儒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南兵尚書致仕殉難諡忠節

客問不處不去是不欲不惡否予曰是人之所欲也不惟小入欲常人欲雖君子亦欲後段做此但常人小人被富貴貧賤壓倒再無出頭日子君子曰吾亦欲富貴惡貧賤弟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者這箇欲惡雖堯舜孔孟無非如此故曰雖聖賢不能無人心如謂聖賢便不欲富貴惡貧賤則孔孟當年汲汲皇皇豈非欲得位行道客曰孔孟欲行道非欲富貴也予曰孔孟自是欲行道但得位難道非富貴大抵聖賢欲惡未嘗與人有異但聖賢欲借以行道常人小人則欲借以遂己私耳其不同者此也非謂聖賢便不欲不惡也特無將迎無榮繫無留滯耳客曰如此則富貴之士

正修錄

呂豫石先生欲惡說

中快

與聖賢一乎予曰何可一也天理人欲間不容髮富貴之士便一直向富貴路上走了聖賢之心不甚遠於人情但聖賢有真正工夫真正受用處全不為功名富貴起見因其心不為功名富貴起見遂謂不欲不惡非人情矣孟子曰欲富貴者人之同心也若云小人常人欲君子不欲何以謂之同心大凡學者不實實體認真切而動以大言駭世曰吾獨不欲富貴不惡貧賤噫嘻果其然也而熙熙攘攘又何為也但此欲惡兩字不要看得着相即云吾非惡此而逃之吾非樂此而甘之也然而有道焉常人小人認道不真切便紛逐無有已時須知處之去之是就人心中說其實自有定命定數要處亦處不得要去亦去不得枉自費了機謀壞了人品分毫處去不得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吾輩要從世情紛擾中

尋箇真正功夫真正受用如孔顏所云樂在其中不改其樂者為安身立命之本自然清清楚楚潔潔淨淨活活潑潑此中原有真欲真惡在便覺升沉榮枯轉眼成空撫心自照諸念灰冷若非有真正工夫真正受用即日言無欲惡噫其中於欲惡也久矣

正修錄

呂豫石先生
欲惡說二

中
八十二

樂臺山先生至寶歌

先生名向高字進卿福建福清人萬曆癸未進士仕至大學士卒諡文忠

收得放心戒得念怒薄得世味遠得嗜慾這箇中間養了多

少精神
世情濃醜處澹得下塵俗牽纏處斬得下這箇中間息了多

少妄想

讓他說話我只閉口讓他指點我只袖手這箇中間省了多

少閒氣

見美女時作虎狼看見黃金時作糞土看這箇中間享了多

少清福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較這箇中間寬了多

少懷抱

正修錄

樂臺山先生
至寶歌一

中
八十三

忍不過時着力再忍受不得處耐心且受這箇中間除了多

少煩惱

既不作備亦不好事既不損人亦不利己這箇中間消了多

少災厄

緩步當車晚食當肉寡營是智無病是福這箇中間討了多

少受用

陳芝臺先生執中用中說

先生名仁錫字明卿蘇之長洲人天啓壬戌進士第三
人官翰林任至詹事卒諡文莊

自執中之訓發於堯而舜益以危微精一三言中庸邈堯舜
以來相傳之意云用其中於民蓋上天降衷厥有恒性無非
民也無非中也執中如執衡非持於衡之所不設用中如用
權非運於權之所在權衡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天
下之大本民之中也堯謹持之用其中於四岳用之於民也
用其中於獨斷亦用之於民也若共工鯀特在試事考功之
列使其罪狀早著堯自誅之不待舜矣四罪而天下服舜殛
之放之即堯之殛放無他舜所執者堯之中所用者堯之中
堯舜所執而用者民之中也中立於過不及之上而利欲莫
之偶超於善惡之先而形氣莫能蔽利欲之蔽可解形氣之

正修錄陳芝臺先生

中快
十四

蔽不可解是以不危人欲而危人心不精胡一不擇何執雖
謂危微精一未嘗加一語於執中也則是中也者天之曆數
堯於斯四海之命脈繫於斯帝躬之喜怒哀樂衷於斯執玉
捧盈不敢不執牖民孔易又甚易執隨執隨用要以皇躬不
愆四海其又而不必挽不中以歸中而執中微矣用中而
執亦化矣惟執中不與以己故能用其中於民非民也乃天
也堯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受人時舜在璿璣玉衡以
齊七政事天明事地察此執中用中之大原也今不悟曆數
之在天威儀動作之在躬困窮之在四海而第曰允執厥中
又不悟舜之命禹儉勤邦家者何心不自滿假者何心敬修
可願者何心禹之剗慢遊傲虐朋淫於家而荒度土功者何
心第曰不致精一何以領其相傳之意哉故曰君子中庸庸

用也用費也費而隱不可不察歸之大智其不執一而執兩

也宇宙明晦止此是非非止此兩端舍兩端無中可執亦
無中可用是其所是其所非賞一人千萬人喜罰一人千
萬人懼千萬人之是非不混以一人之是非而一人之是非
遂能定千萬人之是非用天地日月鬼神吉凶之真是謂用
其中於民舜曰隱惡揚善易曰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止至善
則惡自消非有善無惡非見善不見惡而有以隱之遏之是
執中之大力也然後可以承天曆數常精常一執中則乾用
中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且弗違豈僅能用人而已哉舜一
聞執中而咨二十有二人惟時亮天功禹一聞執中而苗頑
弗即工一乃心力誕敷文德誠用之也無一息不用斯無一
息不執而要以欽明為本蓋堯惟知人能官人安民而後四

正修錄陳芝臺先生

中快
十五

海有所恃曆數有所歸不知人則民不安知人不官人則民
亦不安故曰能哲而惠何憂驩兜何遷有苗何畏巧言令色
孔壬審若是其執中不啻執玉捧盈而凜若蹈虎尾涉春冰
也哉則用中之極執欽明之心法也

倪鴻寶先生序方正學文

先生名元鑑字王汝浙江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
戶部尚書殉甲申之難諡文正

古今大忠自楚三閭至宋信國未有不盛為文章者也文章
之力貫道立名才聚天下無骨畏死之徒定不能為之
聖賢盡性於忠孝必立命於文章聖賢不懼不得為忠臣孝
子懼不得為文人仲尼畏匡危憲倉卒自喜無憾以文在茲
非謂古人不能死之以為幸得為文人雖其已死安得死乎
我明三百年莫不以方正學先生之忠為出三閭信國之上
顧未有能言先生之文為離騷正氣歌之所不及是猶不知
先生耳盱江張侯以禮樂治寧海蒞先生之土大聚先生之
文金之石之以絃歌一邑其意以為節義易文章難精一
日慷慨求舉其義以為文士所不能不知其數十年之學積

正修錄

倪鴻寶先生
序方正學文一

中牒
八十六

精抗材以忠事其文者壯夫當之有失其力耳先生之言曰
道明氣昌則文自盛是故先生之文有本而多合嚴茂高典
則亦遶回華雋周瞻則亦枚馬幽仄翔舉則亦全賀克朗流
逸則亦曾歐是謂集文大成文不在茲乎文皇帝所謂非先
生文不可詔天下顧當此時何容可得苟不得之何容不怒
先生以一言沉十族不悔文皇帝以一怒族先生亦不悔蓋
皆以甚重其文章之故先生是以曰正學

劉念臺先生學言

先生名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
左都御史改革時絕粒二十日死學者稱龍山先生

念便是佛從成毀起念便是老從名實起念便是申韓從毀
舉起念便是鄉愿從人我起念便是楊墨從適莫起念便是
子莫四下分消粹然立中正之極便當下是聖人體段
天之所以與我者甚美且富如子弟承父兄基業既有良田
廣宅又有百物器皿又有珍奇玩好又有詩書禮樂無所不
備於此而不能守成至於一一蕩盡身受饑寒豈不辜負先
人為不肖之甚乎人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一似好家當如
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四者更隱迭見一
見則全體皆見終無由入禽獸一途去似上天曲肱扶持安
全較之祖父蔭佑尤為百倍於此而不能反身承受必欲一
一戕賊而後已雖天亦無如何哀哉
隱微者未發之中顯見者已發之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
中為天下之大本慎獨之功全用之以立大本而天下之達
道行焉此亦理之易明者也乃朱子以戒懼屬致中慎獨屬
致和兩者分配動靜豈不親不聞與獨有二體乎戒懼與慎
有二功乎致中之外復有致和之功乎
問慎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用否曰如樹木有
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工夫都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着得
一毫如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工
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着不得又如
何用工夫若走作後更覺得便與他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

正修錄

劉念臺先生
學言一

中牒
八十七

仍是靜存工夫也

大學言心到極至處便是盡性之功故其要歸之慎獨中庸言性到極至處只是盡心之功故其要歸之慎獨

獨是虛位從性體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時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目十手是思慮既起吾心獨知時也然性體即在心體中看出

思之一字是古人喫緊為人處為小人言曰弗思耳為庸人言曰思無邪為學人言曰慎思曰近思為賢人言曰儼若思為聖人言曰無思而無乎不思亦曰何思

纔說聖人為不可為姑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棄纔說聖人為必可為仍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欺

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故即欲可以還理為善為惡毫釐而

千里故知其不善所以明善

正修錄 劉念臺先生

中 八十八

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小人閒居為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為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着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

凡今一切閒言語問勾當閒臆想間是非總是閒居為不善情狀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除却此等更有何事可言

只無欲二字直下做到聖人前乎濂溪後則白沙亦於此有得白沙詩曰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去此矜己之言與短人之言交交之陳言悠悠之漫言謔言綺言流言終日無可啟口者此即不睹不聞入路處也

學者只有一病一病除百病除或問如何是一病曰心病象山先生嘗自言所學只是切已反觀還善改過直如此端

的

日用之間嘗見得滿腔子生意流行否生意周流無間否行而不過其則各止其所否如此乃是真實工夫也

孟子言本心言良心言人心言不忍人之心言四端之心言赤子之心不一而足最後又言良知良能益勸入親切處凡以發明性善之說此陽明之教所自來也其曰致良知亦即是知皆擴而克之之意然以之解大學殊非本旨

存其心養其性存得恰好處便是養本是一箇工夫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動於欲便就欲處體得委是欲欲不可縱立與消融猶覺消融不去仍作如是

觀終與消融而後已一念動於念便就念處體得委是念念不可逞立與消融猶覺消融不去仍作如是觀終與之消融而後已是勿忘勿助中最得力處

正修錄 劉念臺先生

中 八十九

從末學問只是一箇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

弊成兩下總屬支離

許似直佞似忠諂似恭曲似慎刻似公巧似智此人臣之六賊也以察為明以猛為威以復為斷以自用為勵精以私智小術為作用此人君之五窮也挾五窮之術而攻之以六賊

必無幸矣

古人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

治道之要在知人君德之要在體仁御臣之要在推誠用人之要在擇言理財之要在經制足用之要在薄斂除寇之要在安民

蔡雲怡先生入聖分路

先生名懋德字維立蘇之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仕至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殉難諡忠貞

聖門大路三條

一條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從此路入是上等根器只用保任工夫直達堯舜地位

一條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從此路入是中等根器須用擴克工夫漸造聖賢佳境

一條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從此路入是下等根器須用改過遷善工夫能與前兩路人攜手同行

夫道若大路然豈有多條哉從孩提今人惡人看似有三路而愛親敬長怵惕惻隱齊戒沐浴之心原無三條孔孟

正修錄蔡雲怡先生入聖分路一

中統九十一

不云乎吾道一以貫之大道一而已矣

聖門入路關頭

致知格物

學無入處總是門外漢如庸之慎獨孟之集義皆是入處而無如聖經格致功最精嚴圓滿諸先儒各有獨見各有

提撕未可相非要之千物萬物總是一物千格萬格總是一格有二焉即非一貫即非明德即非知止即非大學之

真實處矣

聖門走路程次

知及

仁守

莊蒞

動禮

切要工夫固有程次此尤覺程次了然諸儒主仁主敬主禮非不各因時節喚醒人心而全體大用之學則自有始有卒不可凌躐倒紊

聖門上路三鞭

發憤

疑思問

深造自得

鈞是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回首一思則不容不奮身上路矣既上路便不能不泣歧便不能不問津今學者無疑無問有何歧可泣何津可問聖門曰道問學曰審問曰切問而疑思問一語尤為明

正修錄蔡雲怡先生入聖分路二

中統九十一

白拈南七十子之所以裁成於先師者全在善問得力也未能深入其奧曰吾已意而得之即一一舉似向人於我總沒交涉沒受用也故深造自得一節是真學問靈驗要訣到家消息也

聖門行路歸宿

至誠

中庸言至誠不曰配天則曰配地不曰如神則曰天德遠以此為決非凡夫可到不知至誠一靈箇箇圓成絕無欠缺書中指點親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如保赤子如衣錦尚綱此即至誠發竅有一人可謝不知者乎有一人可謝不能者乎循此而悟真悟矣循此而修真修矣

蔡雲怡先生示諸生孝字大義

崇禎壬申夏孟余以職事再至鹿洞諸生因叩余孝之大義
余惟明德先生闡發無剩旨矣且自省多闕節懃無對雖然
不可無一言以商之夫孝從父從子學亦從父從子易以父
為效曰效法曰效天而朱子訓學亦言效先覺也然則坤效
乾聖效天學效先覺而子之孝將安效乎往聞一耕叟詣一
嫗家求牧嫗斯之囑以愛惜叟曰諾我待之如父母嫗仍不
允叟問故嫗曰須待之如子吁嗟豈非子之待父母每未必
如父母之待子乎然則子之孝亦效其父母而已矣曰孝效
父母孝止矣經必言立身行道者何居余復商曰立身者立
大本行道者行達道天命謂性則道之大原也今儒者一語
及性輒詭為玄虛一語率性又必說曰此大賢以上事非吾

正修錄 蔡雲怡先生
示諸生孝字大義

中 九十三

儕所宜輕言夫經不云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天從一從大亦
從二從人性從心從生惟天生人為一大惟二人生子亦為
一大只此一本生生不斷而天命行於其間矣本天親上物
肖所生天生人人效天以崇其德二人生子子效二人以致
其惟如山川出雲雲容宛然此其中誰為造化誰為臨摹而
使親之肖之也哉孝之為言效也蓋言順也順天之性不敢
作一毫道理知解以傷其天是真效天順天性以順親之性
不敢作一毫道理知解以傷其親是真效親歷山夔夔而升
聞西伯翼翼而順則嬰孩無學無慮而知愛親負販竭方竭
心以供父母此物此志也夫是之謂立大本行達道也然則
天性果玄虛否耶率性果必大賢以上而吾儕不宜輕言否
耶曰率性謂道順親為孝固矣經又云從父之令不得為孝

者何居余又商曰吾儕之不可不學或者其在斯乎學與覺

同與其下從子曰學從見曰覺子能見其天性即覺即學也
見天性者學其所不學斯真覺真學也是故人知忤親之非
孝而不知從親之非孝人知順親之為孝而不知諍親之尤
孝推之告與不告怨與不怨此中精微曲折皆無定本可舉
其機要在覺與弗覺耳中庸思事親之知天求順親逆之
明善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蓋不知不明則迷迷則必忤
其親忤親則不子知與明則覺覺則必能順二人以順天下
而後可為子故大杖則走夫子猶為曾子進之曾點狂曾也
魯卒能一唯傳宗臨淵履冰以守身為養志西銘所謂繼志
述事為大孝子殆一以貫之爾矣吾儕之不可不學或者其
在斯乎子曰子言辯矣得無墮訓詁家整否余曰余言近訓詁

正修錄 蔡雲怡先生
示諸生孝字大義

中 九十三

固嘗身自諗之二十以前一庭頗洩洩陶陶二十以後世故
漸嘗天性漸隱三十以後道理粗循天性亦隱年來小小
覺乃益省吾之還慕吾親不能效吾親曲愛吾之萬分一也
今而後願勉學焉不敢委天性為淵虛不敢推率性為大賢
以上事嘗呼本覺於晨昏溫清間庶幾效吾親萬分之一無
忝所生可乎願與諸生共勗焉

瞿稼軒先生魏林漫錄

先生名式知字起白蘇之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任至留守大學士與張別山司馬同蓋節

君子與小人就形迹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全然若黑白之相反故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閉門守靜士人至榮

古人好善惡惡皆在自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作障礙

以耐事了天下之多事以無心消天下之有心

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若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

正修錄瞿稼軒先生魏林漫錄一

中快九十四

卯亦治其家人耳

國有竊盜之律不為士大夫設今夫子於穿窬之盜而曰譬曰猶以大夫比律孟子於是皆穿窬而曰類以士比律正律嚴於小人比律嚴於君子

一念凝滯便隔斷天地之氣便是死法

成周以稼穡開國選士必起於農農桑正屬古物今子姓或類祖父遺澤一切耕夫織女之所汗血艱辛而成者吾皆坐而享之視古人已越分矣乃不推有餘以濟不足而甘積古玩無益之物何為哉雖有商彝周鼎不可食寒不可衣卿士之家又不可以陳於宗廟況此窳一開必將以分毫之物飾十金百金之價欺心欺世曾中豈復有光明乎

黃石齋先生繹孝微義

先生名道周字幼方福建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任至少詹事以故節死

因心而立教謂之德得其本則曰至德因心而成治則曰道得其本則曰要道道德之本皆生於天因天所命以誘其民非有強於民也

始於事親道在於家中於事君道在天下終於立身道在百世為人子而道不著於家為人臣而道不著於天下身死而道不著於百世則是未嘗有身也未嘗有身則是未嘗有親也

天子事天士庶事親其本於誠敬純一不已則一也

天道者何誠之謂也誠以成己誠以成物誠者敬也不敬則無終始無終始則無物

正修錄黃石齋先生繹孝微義一

中快九十五

君子不外道而求身不外身而求道

仁義者德教之目也德教者敬愛之目也語其目則有仁義禮智慈惠忠信恭儉語其本則曰愛敬而已

仁人孝子一舉足不忘父母一發言不忘父母緣父母而師先王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有師之嚴雖不言法而法見焉

甚矣仁人孝子之多所不敢也行孝而不敢言孝則不敢言人之不孝行仁而不敢言仁則不敢言人之不仁然則君子皆無所敢乎曰敢於為仁孝而已身為之而口不復言之故少過於已而寡怨於人

與道之士柔行似仁強言似義多聞似博敏機似約深息似靜鈞名似正與時好惡似忠似順然其意不過以為富貴也而人主為與道之使去其富貴而反於貧賤則一無恥之士

而已

身生於父成於君始於祖本於天地知其所由生則知其所由成知其所由成則知其所由立

經者天之常也義者地之制也天有常制地不敢變法之則明因之則利舍是則無以和睦於上下

博愛者孝之施也德義者孝之制也敬讓者孝之致也禮樂者孝之文也好惡孝之情也五者先王之所以教也

德者教之所自出也教立而後禮行禮行而後德著德者善之所歸也

天地之道有二一曰嚴一曰順為嚴以教順故天覆於地為順以事嚴故地承於天敬不敢慢愛不敢惡得嚴於天者也敬親而後敬人愛親而後愛人得順於地者也反是為逆逆

為凶德

善者性也君子以是教人亦以是自率也是君子之道也

君子而思以淑人善俗非禮何以乎禮儀之在人身所以動天地也孝子仁人必謹乎禮謹禮而後可以敬身敬身而後

可以事天

正修錄 黃石齋先生 釋孝義二

中 卷 九十七

金翁菴先生勉善說

先生名鈞字伯玉順天籍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止

善人少不善人多豈為善順性而反難為惡逆性而反易歟

曰是惟誤認善惡故倒視難易也父子相愛善乎相夷惡乎

曰然相愛易乎相夷易乎曰相愛易則是善易而惡難未嘗

善難而惡易也饑而食飽而止冬飲湯夏飲水善乎未饑而

強之食飽矣而過食冬水夏湯惡乎曰然因之難乎強之難

乎口強之難則是善易而惡難未嘗善難而惡易也因其自然者易乎強其所不能者易乎曰因其自然者易則是善易

而惡難未嘗善難而惡易也然則善人終少不善人終多何

故曰此以行事定人善惡不以心觀善惡故也為惡必慚有

惡必揜不假於思可謂知慚知揜之非善乎曾見不慚不揜

者有幾人乎以此際觀人是善人終多而不善人終少也

金在六先生答陳幾亭書

諸儒語錄弟時多披閱頗有纂輯之志近因深切自反於道

業少待歲時今且刻刻作為己之功將來或有所聞方敢折

衷羣言以就正於世庶不致自誤以誤人也數月來不得靜

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省提撕在紛擾中

不敢忘遷善改過功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覺得力

因悟千聖之學咸本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慎獨千變萬化無

不始終於此此亦是學問嘗談而弟却覺是向來未見底意

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其根之鈍也

正修錄 金翁菴先生 勉善說一

中 卷 九十七

申濬源先生仁壽編序

先生名佳佩字孔嘉直隸廣平人崇禎辛未進士仕至太僕寺丞甲申殉節

人物並治而鑄號物之數謂之萬而我處一今世敢於行不仁難於行仁謝曰聖者事我姑置之而姑俟之夫仁豈必賢聖哉人皆有之君親職尊民物職卑存乎習矣自君親而上莫不尊天天無形體而人之善悔不至天善狎昵不至天善殘殺虐厲不至天天亦恢恢哉而知天者不言天言人人生而靜無知無欲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敬時授事咸欲一體屬焉此學之盡也天麗其體物並為命有物有則不可遺也內心外貌食飲蒙衣之有其節交際燕饗取舍死生之有其介何之而不欽承若天哉何之而以天所生物曲用非道暴殄哉自教不明人私其欲欲則何所不至乎於是著若經若史若律令教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教以齋戒神明其德教以不忍教以乍見教以遠庖廚多方引喻莫整其不得已之心質言也而迂言視之危言也而支言解之凡此皆喪其天者耳物何有焉夫天實未嘗喪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何易也願止於分情範乎禮仁之方仁之術不覺悠然大年在世也余懷此久矣會見雲怡蔡公所刻仁壽一編自六經子史耳目親紀斷章取句義類燦然總欲人奉為龜鑑以全我不忍之心心苟不忍壽世何極俾萬有智巧者無得遁說而為不仁夫是而天下壽矣

正修錄 申濬源先生

中輿 九十八

朱勉齋先生在疚記

先生名之馮字德止順天宛平人崇禎辛未進士仕至宣府巡撫殉國難

余生二十從友人所見近溪羅子集始發憤為聖人之學時天啓辛酉也假讀經年又得文清薛子陽明王子書讀之稍知所向往但覺無同志夾輔為苦丁卯丁先子艱哀毀之餘勉勉無已乃雜念紛勝如春園之草處處萌動時時發生遣之愈來逼之愈涌千頭萬緒揮淚難言於是重自悔曰此生不學安得此苦不得已堅忍磨鍊者將二年己巳偃臥先子側苦從本體研窮至可離非道也一句乃嗒然而喪向之浮思雜念不知從何頓除雖欲起滅而亦不可得也喟然嘆曰良知其謂是乎因題曰天地人物只此一生又曰全體是箇仁大用是箇禮皆一時解語也自是隨時循習雖亦覺有安身立命之地然而虛景易混當幾粗心踈忽者不覺數年已卯忽遭先慈慘變痛憤號慕刻不容生惟此良知愈親痛警徹骨於是向年虛悟者今獲一一實修又始知變化氣質之學矣日將身體力行者筆而存之以志不忘名曰在疚記

虛靈惟一而氣質萬殊堯舜之氣質便已不同而况蒸民乎非洗心徹骨難返於虛

致虛之極乃實踐之極

或曰何謂本體曰但看日用飲食之則

隨時改過可幾日月至徹底改過可幾三月不違

自修之道遷善改過治人之道保民敷教皆必有事焉皆行所無事

正修錄 朱勉齋先生

中輿 九十九

人不求名偏能享福想天道如是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為學是取譬之方為政是繫矩之道

誠原無息是常行行無所事是常止常行常止動靜無端

上下四表往古來今只此一心心之理謂何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

氣稟所拘人欲所蔽非實體認不能指出蓋人即見得物

欲或不能見得氣稟也

天地人物皆從生生中來孝則生生之神脉也

人之思慮萬端未可計數而盡也而能思慮者一而已矣

是謂何思何慮

氣不能粹然常清如天地不能有治無亂惟持其志無暴其

氣則清明如神氣雖化而神常存

正修錄 朱勉齋先生
在政記二

執聰明才力以為己有與執聲色貨利以為己私者雖所執

不同而為執一也

事皆就理物各得所方是齊治均平之手然格物理者格人

情格人情者格己情故繫矩之道為要也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身之好惡不欺斯天下之好惡皆慊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知好惡之不可作益知好惡之不可欺

無可用力之謂命不假學慮之謂性必能自主之謂心

敬乃恭之主於心者恭乃敬之形諸身者故敬也者學之所

以徹始終恭也者學之所以合內外

心主動靜者也氣隨動靜者也氣常清則心可不動心不踰

矩則氣雖動而常止

馬素修先生書牘摘

先生名世奇字君常南直無錫人崇禎戊辰進士仕至
翰林侍講殉甲申之難為文忠

氣運異常往往事出意外須令自立太極弗為陰陽所役

宇宙中天地生氣而已矣向其所生者順之悖其所生者逆

之順其氣則氣應之

忠孝之氣直上清虛如矢中的於是知古忠臣孝子與造化

呼吸應感者殆以是也

靜中有毫髮私念攪和便不能直動中有毫髮世情粘帶便

不能方

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

有志之士當自求入火不焦入水不濡之道得大安穩乃為

勝義而欲世界之不水不火不可望矣

正修錄 馬素修先生
書牘摘一

丈夫處世即皆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稚之日見於世

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於泰華可使其人輕

於鴻毛是以君子慎之

夫人處濃醞之地就假境界扶翼其假精神儘自過活得遂

終身迷失其寶藏而不自知也可奈何

吾人各各只管我所以待人更弗顧人所以待我久之當不

膠漆而固

學者多有無事生事處或因用功煩惱或遇佳境貪戀或修

業而又慮累德或修德而又慮遺業此皆非主一先難之義

甚乖湛然之體要於此處灑灑落落始覺自在

陳幾亭先生隨時問學

先生名龍正字揚龍浙江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仕止禮部主事因變時不食而死

天是人之合總處人是天之分散處我又分散中之一人也雖分散却括得天之統體我雖一人却括得衆人之統體所以我直是天合天只自慊自慊便合天

一言學問即當使身心實有受用一言經濟即當使世界實有受用餘者都不是使身心長無事身心之受用也使世界長無事世界之受用也餘者都不是如何能使身心無一事每事不苟且然後可如何能使世界無一事每事不忽畧然後可不然又不是

知爾章是問經世夫子所與乃在性分上舍性分無以經世也安懷章問志原為學問夫子自言又在世界上舍世界別

無學問也

正修錄 陳幾亭先生隨時問學一

中快 百二

朱子言一旦豁然貫通想其生平嘗經此段光景過來第不欲向人說破耳大抵聖人不必有此一番不過由手正路自造精微下學上達初無兩層學者決須有此一番若未見此段光景止是下學

靜觀未發是體認萬物一體之工夫也親親仁民愛物是萬物一體之次第也舉錯分別而卒以兼成是萬物一體之功

用也
時時處處是講學不過就事論事提醒人心使之為善不為惡而已善惡如何不過使人不害人而已倘未能脫盡自利之見何以提醒衆人

古人無書可讀自能深造漸入聖域今學者若不讀書直無

長進之理此何以故今人習氣深重既不能辨擇是非又胸中踞定一我相任他人美意良箴未肯降心悅服惟是讀古人書原來我種種病痛皆已攪前道破種種醫方又說得現現成成古人非指摘我譬如懸設律令我自犯條古人又不存面前雖有褊心勝氣何處惹動於是愧汗歡喜一時併集不覺釋回而增美矣此是讀書最益人處

言行是經綸天下之樞機慎言敏行本足以畢為人之事聖賢又說不親不聞說無聲無臭說覺說著察此是為何正為言行之本在此若只就言行用功則不言不行時慎敏在何處即言言而慎之事事而敏之補綴煩勞斷難得十全無誤是無本之學也惟觀於未發所謂無聲無臭所謂不親不聞所謂覺所謂著察都在此時此時得養則動時自然中節言

正修錄 陳幾亭先生隨時問學二

中快 百三

行自盡善矣此方是須臾不離工夫方是有本學問
道理平平常常現現成成只被嗜慾意見隔斷所以理會不來體貼不出聖人從來不萌嗜慾不起意見淡洽純熟不勉不思自然不差所謂中與得只是不差耳其所得與所中亦只現成平常之理若謂道理實高奇玄妙而聖人以聰明之極獨能中之得之豈其然哉吾人日用間坦懷應物亦有自然不差處此便是一事之不勉而中一義之不思而得聖人則事事義義如此而已

陽明先生自謂吾乃心學非禪學其居心學者致良知也其不居禪學者不遺人倫不捐事物也夫所謂致良知者不過明明德之別名堯典言峻德言峻恐未見虛靈之即為德夫子易峻以明使曉然知此德不過吾心之知覺也其功則言

致知即明德致即明之不言良良可知矣孟子以不慮為良知而未及於致陽明就致知之中補一良字於良知之上加一致字融孔孟之意而為言非創見也不過明明德之別名也

陽明之學最重德行全本人倫彼惡世學之襲取於外故專反事於內乃以求自慊之意輕見聞非反以口舌見解蔑躬行也

朱子知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是多却推駁象山一番象山立身實無可議陽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却推駁朱子一番顏曾木卜同在聖門親領德旨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

正修錄 陳慶年先生 隨時問學三

中 四

致行起念必同

不知學者論學每曰博極羣書使中無所主祇玩物喪志而已不知好學者論好學每曰子不釋卷此亦祇是閒不過捨放簡冊此心別無寄頓耳

為學而多聞多見自不可已然而曰道在是矣則失之因以自負焉則又失之

小人以濟其私則為詭譎君子以成其事則為權宜聖人物來而順應則為神化

君子有二恥矜所能恥也飾所不能恥也能則謙以居之不能則學以克之君子有二惡嫉人所欲惡也形人所能惡也能若已有之不能則舍之

金正希先生喜怒哀樂說

先生名聲字子駿南直休寧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翰林自請劾力行開奉命祭伍軍務改御史後起義被戮

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其喜怒哀樂之性能自主而自由也其所不受物莫能強納其所受物莫能強奪也所喜所怒所哀所樂之事雖在乎物而能喜能怒能哀能樂之其實係乎我忽喜忽怒忽哀忽樂之態雖存乎人而應喜應怒應哀應樂之則實本乎天本乎天者惟其本無喜本無怒本無哀本無樂是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故於其未發也則謂之中於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

正修錄 金正希先生 喜怒哀樂說一

中 四

淵淵其淵也

聖人奉若天命則自天而下皆其所包舉而無遺者也故其未發也為天下藏而其發也亦為天下動喜樂即與天下同春矣哀樂即與天下同秋矣其盡己之性即所以盡人之性而無物無我相與共暢於天地之間也豈以自便其私自適其常而已哉

喜怒哀樂之用於天下也大之為生殺次之為予奪又其下者為趨避蓋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大小不同無不皆有以用之也喜天下之所喜怒天下之所怒哀天下之所哀樂天下之所樂如此則其所喜樂必其於天下者也其所哀怒必其有害於天下者也而天地位矣萬物育矣

朱震青先生觀論

先生名天麟字游初蘇之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由推官入翰林仕至大學士

觀道 吾觀天高地下萬物始終盡有體虛徧虛克氣以道觀氣是氣皆道以氣觀道是道非氣維虛亦然 以百年觀道倏如彈指吾截去前之三萬六千日又劃斷後之數十億萬年而崇觀之一刻并截劃前刻之半及後刻之半而密觀之一分此一分中只爭息之呼與吸念之起與滅一吸即爾陰閉一呼嘗然陽開一起羣態絲紛一滅眾候隕落觀至此可以定息而游渾淪可以忘念而同今古

觀物 以物觀吾吾即是物以吾觀物物皆是吾吾有無物之物有有物之物實有有物之物即有無物之物吾與物皆能觀之而不能見之人既兼有乎物矣則人與物並為有物之物乃不欲與物並消息於天地間殆必為異物可耳豈知吾之息固物消亦物而輒悲喜焉妄矣試觀吾何自與物並息又何緣與物並消息者自息吾則何息消者自消吾則何消此吾無物之物原表裏乎有物之物吾有物之物實出沒於無物之物吾能觀之而物不能見之

正修錄 朱震青先生觀論

中快 百六

觀事 事有隆者厚者比蛛蝥之網觸而易破有耀者赫者若牆藩之電閃而倏忽吾宅隆以下負厚以施韜耀以晦用赫以濟不貪一事而事皆集之故惟無欲者能有事亦惟無欲者能無事但曰約事曰戒事是收電光於寒雲締蛛羅於露籠也亦安在久而弗竭 嘗觀事於水狂奔東去大江不以水為東狂觀事於風疾薄西來叢林不以風為西疾吾則驚之怯之者非水狂非風疾吾心自疾耳試攜孩者衝風

清水不知狂不知疾則孩心一如大江叢林也吾心亦無狂疾是故福事不徼禍事不避惡事不踐善事不踐暗事不嘗明事不執無思而思無為而為不以一事礙不以萬事撓吾可為大江任洪流接哮而來吾可為叢林聽迅商飛礫而過快哉事也

觀用 人知用心不知用形知用形不知用氣知用己不知用物知用物不知用天以吾肖形用之為耳觀為尸坐為日作思則塊然者活焉一以心役之形斯魁矣然擾心不可用止心亦不可用濁心不可用清心亦不可用擾與濁魁也止與清爽也昏魁靈爽形原無此心用則現吾單用形而不

用心魁爽退矣俾吾心常如晴如舌如手如足如小髮毫毛則用忘其用用忘其用則吾形與心如斗運天上春行物中有純氣貫乎其間人知之乎 吾有大用天地欲用而不可官有小用箕箒頻呼而不可奴有微用鬼神受命而不可測有顯用帝王歸宗而不可降有暫用一息雷動而不可禦有常用萬古烟消而不可歇無以小用害大用無以大用棄小用無以顯用滯微用無以微用距顯用無以暫用隔常用無以常用廢暫用

正修錄 朱震青先生觀論

中快 百七

以常用廢暫用

以常用廢暫用

陳大士先生答蔡雲怡師書

先生名際泰號方城江西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仕至行人司行人

泰平日處心行己在中人上下之間恥於自見其私與自見其公然率任而已無自立之志與自勵之力一事一念有忤於心輒咄咄呼名自唱妻子習其如此知其是又為何事而發都知其不偶然而隨之又復爾悔與錯往往相乘而不已此無自立之志與自勵之力之故也然亦時無導師世所稱講學者迂淺無當未有以服其心爾屬有大幸恭遇師臺得從事於臯比之末伏承老師悲憫深重接引殷勤原不肖受病之由以謂率任不得因循又不得欲不肖立地猛迅死中求生不肖某老師前後手書時復觀省通身汗下至一年二年猶然故吾遂有矛頭浙米劍頭炊之意此身都無可以安置之處欲倍師不可欲即從事於老師之教又不能此真求死不可得也不肖不學道誰復禁之但一念有欺不如不學蓋不學道亦不至於作賊以甚得罪於聖賢而一念有欺反若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或至大負慚於衾影不肖非敢卸肩誠審之又審終不欲如世儒之悠悠碌碌也恭惟老師之踐履淬之無暇而其所為宗旨撲之不破其道豈復世儒之所有而不肖又安足以知之也哉夫尼父之於顏曾二子意豈有所不盡顧卓爾一貫之詣不先以示人而使之從事於文禮忠恕蓋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久之有可深求之實遂一旦豁然而有所窺此其至焉而有所得其得既與空悟浮臆者有厚薄安危之分即不至焉退亦有以自處此孔孟之道所以為兩登之計也今吾師宗旨即復如是徹上

正修錄

陳大士先生答蔡雲怡師書一

中軌

徹下觀師諸書具見之矣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則自回而外其不能遽通孔子之言蓋亦多矣不肖資乏庶幾鄙滯難除知老師不以小小異同忘其助我之義也不肖壁中別無閑字祇將老師最後一書粘置之時時觸目警心竊附書紳之義亦借是以鼓同志或有興起者未必非斯道之一幸也

正修錄

陳大士先生答蔡雲怡師書二

中軌

揭蒿菴先生論稿

先生名重熙字萬年江西臨川人崇禎丙子丁丑鄉會俱以五經中式官至大學士督師被獲不屈死

聖人之心官乎天下之外而入天下之中關乎天下之先而持天下之後故天下不生於一人之聰無不牖明無不燭智無不悉力無不舉而偏於聰明智力欲然不足之處為天下之所共遊此聖人之心所以不窮於天下也

動靜之道互為其根者也不靜則不動不動則不靜靜生動動生靜握動靜之中以修其身聖賢之學也偏於靜者釋老之學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赤子之知愛知敬是也不失其心則笑啼舞蹈無非靜稍失其心雖極之立如尸坐而齋逾非靜也任天下之重須立天下之大本天下之大本何弗致是也

正修錄揭蒿菴先生

中軌 百十一

學之必本於忠孝猶寒之於衣飢之於食死生之於性命脞乎其莫可窺油乎其莫可強百折而不可回萬變而不可易故不忠不孝者不可謂之學

智猶水也不用則日腐勇猶火也不揚則日燼水之所以行乎不測滔乎不窮者由盈科而放之也火之所以威而莫通熾而莫撲者由焚燧而縱之也故國家所以獲智勇之用者非驟而取之也積之有素而天下之智勇以出

天下有截然不易之形必有翕然流通之氣以行乎形之間而致其各盡如易以乾下坤上為泰世豈有是形哉特言其氣則乾能上下而坤能下上也氣流而不塞而清寧奠於兩間驗之人事其截然不易者分也其翕然流通者情也証可守不易之分而無流通之情也哉

黃陶菴先生劄記

先生名洋耀字蘊生蘇之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未仕里居兵至與弟淵耀同自縊死

與一物較者其人小甚矣

釋福時寄第淵耀書曰吾廷試傳臚時見鼎甲先上人皆嘖嘖稱羨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為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為數千年之一人而必欲為三年之一人

又曰近見他人品骨不如我意思見識不如我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不進然在寵辱場中譬立如鐵則所謂辭爵祿蹈白刃吾自信無憾過此以往并心一向終有一立脚處不徒然而已

正修錄黃陶菴先生

中軌 百十一

為德於人而必欲使其人知之必欲施之常所受德之人皆淺之為丈夫耳

昔李彌遜謂胡邦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節便好若只思做一兩節好事目前當為者漫不檢點則并此一兩節亦做不成矣

吾輩所遭豈能事事如意要以能耐為主
臨終題辭曰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

婁子柔先生答問性

先生名堅蘇之嘉定人明經不仕遊襄川先生之門經其指授故學者推為大師與李流芳唐時升程嘉燧稱嘉定四先生

予既倡為之說曰告子之言生之謂性孟子蓋未嘗置辨也特謂生不同則性亦不同非若白同而均謂之白耳物生有心動而必之乎欲人生有心動而必止乎理此人物之性之辨也人之未純乎理者有以蔽之非其初也故曰性善也或曰子言則已辨矣孔子之言相近也其謂之何子乃復以告子之說應焉夫飢而求食寒而求衣性也人固有食必列鼎者矣乃或以一簞告飽人固有衣必重裘者矣乃或以挾纊為溫不無小殊故曰相近或曰然則烏在性之善乎曰夫物類攬擊而食牝牡之合每不知有父子矣人然乎哉人之入

正修錄

婁子柔先生 中快 百十二

於禽獸者世多有之然不足以累性也此非予私言也雖孟子固以耳目口鼻之欲歸之性矣以命自制則入自賢門不知命而浸淫焉以牴其性則入自禽門宋儒之宗孟子好為深渺之談而未究其實徒令孟子自相矛盾耳予故合而論之使性善與相近之說略無異同彼以食色為非性者無論未足屈告子也獨不思反與孟子戾乎其於論性也舛矣

陶別峯先生讀證人要旨

先生名瑛守圭稱蘇之崑山人明諸生負高才數奇不置師事蔡忠襄以呂明學為任見忠襄胸襟恢然有折軀之志尋金陵失守崑山城破乃拜辭宗廟自縊而卒

戴山劉先生立證人社著有證人要旨開口說證其所以為人者證其所以為心也人生隨地啼笑飲食以至讀書識字達而居官窮而在下折旋俯仰之間日用應酬之際昭昭靈靈何者非心必待要證只緣人尚未識心妄自攀緣流轉畢者役役聲色貨利畢世不得休息高明之士又為名譽所羈文章所縛淵妙片解道德聲華往往沉溺其中而不知返由前言之是把情欲為心由後言之又以意見為心情欲固至喪身意見亦足害道天下紛紛多事而不能返於寧謐者皆失心之人為之也夫身之有心如國之有國王王有道則百

正修錄

陶別峯先生 中快 百十三

官職司無為端拱而庶事康心王得所則百體從令淵默雷聲而眾理倘易云得其一萬事畢此得心之說也英靈傑士千古只有兩箇好樣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真可一聞千悟通體擔承如其未能則在力行勉強然而南轅北轍只在出門第一步從學慮入手者到底只是泥裏洗土塊所謂行仁義是也從不學不應入手者便是無聲無臭根基所謂由仁義行是也諸君子聞言之下眼自動定俛首沉吟這就是學慮了如何是不學不應須諸君子自證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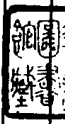
陳興霸先生蓄道待物論

先生名孝威別號壺山江西臨川人大士先生仲子也
明諸生就義從戎死於海外

天之生人一而物萬萬不足侈一不名約以約總侈以侈事
約是存乎物者物而物乎物者人而道乎物者
聖人聖人猶夫人耳而聖人能待物之來而不窮於所辨又
能待物之求而不躓於所給其故何也無何也聖人之智博
而力多也夫等有我之形則等有我之神等有我之神則等
有我之才與用而聖人何以獨殊其故又何也無何也日相
積而為歲歲相積而為世世相積而為智智相積而為壽前
乎我者為我之藉後乎我者我為其藉故人無千秋萬古之
壽而有千秋萬古之識人無九州萬國之耳與目而有九州
萬國之知聖人不前乎人之生而以所聞接之不後乎人之
生而以所見接之則以所待有主而可以制也然竊有疑於
是夫待聞見以為資苟無聞見而自窘將博聞多見焉而適
以自累矣且聖人以博聞多見為聖博聞多見何足以聖聖
也聖不世有而博聞多見者世不乏皆能以其聞見極形有
之故而以其博多益內無之靈然而不足以幾乎聖且或以
戾乎聖嗟夫此其故難言之矣聖人之所蓄者世之不知也
世之所知者聖人博聞多見也世人所求者在物聖人所求
者亦在物世人所求者在物於物聖人所求者在物於道物
於道則可以待物物於物則不足以道故執迹之末不化
而無一之本不通也然則終歸於蓄道之為貴耳然非聖人
烏足以語此

正修錄 蓄道待物論

中 百十四



正修錄目次

後帙

石州 于 準 萊公纂

孫夏峰

歲寒苔問 識吾說 知統說 格物說

辛天齋

養心錄

鄭爾叙

臆測

范竹溪

養正唾餘

寶筠峰

語錄

張待軒

異端辨

李密菴

碧幢雜說

沈大谷

畫選遺言

湯惕菴

雜記

正修錄目次

後帙

李如石

願學約

鄭桐菴

天說

魏貞菴

論學語

魏環極

聖人家門喻 庸言 尋孔顏樂處解

曹厚菴

大儒語要序

湯潛菴

語錄 峇陸稼書書

王邁人

理學辨

趙王峰

敬一錄

耿逸菴

太極圖疏議

成我存

人心錮救論

毛稚黃

格物說

黃梨洲

明儒學案序

計改亭	論知統書
冉牟陽	爲學大志
湯默齋	示學者語
尤悔菴	後性理吟
陳少游	續中語
陳確菴	能忍說
魏東房	偶書
魏叔子	日錄
朱柏廬	困衡錄
葛龍仙	容膝居雜錄
唐鑄萬	宗孟說
張無擇	自知錄
正修錄 目次	
褚蒼書	老言
吳非菴	放言
馮定遠	雜錄
王一菴	論學語
尤西山	答學者

後快

正修錄 卷之三

石州于 準萊公慕



孫夏峰先生歲寒答問

先生名奇達字強春號鍾元直隸容城人萬曆庚子舉人屢徵不起隱於夏峰世尊爲夏峰先生年九十二年

問學庸語孟以何爲把柄曰分言之學而時習之孔子之把柄也在明明德曾子之把柄也天命之謂性子思之把柄也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把柄也合言之學也德也性也仁義也一也皆吾心之所具足而不容外求也

仁也義也性之德也學則所以復性明德而葆其仁義者也學之功用大矣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有孔子之好學也

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

正修錄 孫夏峰先生歲寒答問一

後快

士不宜過自待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在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夢寐尤難人弗之信也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徵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我輩不能有此大見議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着眼理會如夸尹惠不同微箕比干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此異以証其同合智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方見冶鑄之手

人生最係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忽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嘆

此語原道得盡千聖萬賢真切做功夫只要慎獨慎獨者正慎其毋自欺者也嘗謂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証聖人莫之信也夫聖也而能離此日用飲食乎哉子曰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正言此日用飲食也能於此日用飲食而無慙便可以俟千百世聖人而不惑

子夏子張同是聖門高弟一言可與不可拒一言專嘉於容蓋二賢各得聖人之一體一是學毋友不如己者一是學況愛眾而親仁各成其是非有二也

正修錄

孫夏峰先生

後快

陷於習俗溺於聞見俛俛然自以為是矣然要領未挈如舟無舵安能涉風濤之險而免傾覆之患乎大聖大賢固各有要領如明道以體認天理為要領陽明以致良知為要領良知即天理致即體貼之功總是實有諸己之謂不滯見聞而見聞莫非天理良知之用不滯習俗而習俗總歸天理良知之真入火不焚入水不溺纔是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

學問之事最怕偏見尤忌勝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拘矣勝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善乎明道之言曰新法之成大家激成吾輩亦當分過此段心腸此段言語稍有偏見勝心者便不肯說此使寸大賢

處

聖人之言極坦易極精微是在讀者之領會

孫夏峰先生識

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惚識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識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作於人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不愧不作也而謂識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無惡於志者何在充焉而無餒於氣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惡無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

正修錄

孫夏峰先生

後快

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靈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烏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所好焉耳

孫夏峰先生知統說

丙午冬石生先生以聖學知統錄一書相質由堯舜而上邈之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邈及之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合見知聞知共二十六人簡當嚴確不遺不濫于極服其識定而力專也孔子集諸聖之大成孔子以前無容議矣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朱子以前亦無容議矣先儒謂許平仲其今之朱紫陽乎邇又有言薛敬軒其今之許平仲乎一燈相續則許薛固紫陽之嫡子嫡孫也先生欲永斷異說之紛紛意在斯乎夫識不定則眩於多方力

不專則惑於他岐孟子所以不安於游夏諸賢吞惠諸聖也
獨願學孔子也夫學孔者及門有顏曾蒧孫有子思尊聞行
知毫不敢違若孟子則離合而與之相究易所謂君子以同
而異孔子之道所以得孟子而大光周程張朱師友源淵亦
猶之乎顏曾之於孔子也有象山者出而効諄言於紫陽亦
所謂離合而與之相究有相成而非相悖異同紛紜之見曲
儒淺學佐成之非朱陸意也薛方山謂朱子孔子教人之法
陸子孟子教人之法其引人於道則一耳孟子序列見知聞
知之統聞者一人而見者必兩人兩人則見不偏而聞者始
得其全有朱正不可無陸有薛豈容無王薛與王作用微異
其揆一也朱之聞道在晚年王得力亦在龍場之後人望先
生為文清子望先生兼為文成由文清文成而朱陸而周程
而顏曾思孟或一體或具體總合併於孔子之身猶四時各
一其令合之而成歲功各有本色各不相襲春行冬令秋行
夏令則與天行相遠豈理也哉天以純粹至善之理畀之於
人謂之命人得之則為性天以此理命之我與其命千古以
上之聖人同也即更生千載以下之聖人其所以命之者亦
與今日之命於我者同也諸大聖諸大賢諸大儒或得之於
生安或得之於學利或得之於困勉皆以天為準而不敢或
違違而去之則庶民矣先生固曰許薛之外其餘未定之論
俟諸後之君子子輯理學宗傳十一子外尚有百三十餘人
較先生知統錄可謂濫矣然子猶恐其遺也先生知統錄致
化也子之宗傳考川流也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為萬殊聖
學與天道一而已矣聖學不外良知天道總一易知見知者

正修錄 孫夏峰先生

後性

見此聞知者聞此此所謂知統也先生若無若虛合符顏子
好問好察直追大舜故敢不避狂愚廣之而為之說

孫夏峰先生格物說

格物致知為聖學全功故聖經一章歸本於此此處不明而
能明德親民止於至善者未之有也先生之言曰天地觸目
皆物日用間動念皆格一部大學皆格物六經皆格物孟子
七篇便可作大學注疏然則天下古今止有此一物千聖萬
賢止有此一格本無同異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遂成聚
訟愚請得而申之朱子當日之意以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
若偏以窮理屬知也故陽明云窮至事物之理其用功之要
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在一理字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
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故於五百年後效一諍論曰格
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此於朱子之說亦兩相成
而非兩相背後儒未解其理之一而徒執其辭之殊遂爾戈
子竊思朱子所竊取者程子之意也程子之言曰道外無物
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又曰窮理亦多端或讀
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
其當皆窮理也斯言也正博約合一之功豈徇外誇多與世
之博物洽聞者同耶朱子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而不自
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遠而至於
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
外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總不外乎知之明
處之當兩言而已矣未有知之不明而處之能當者也亦未
有處之不當而可謂知之能明者也紫陽窮理說得渾成陽

正修錄 孫夏峰先生

後性

明正物說得直截總謂有物必有則窮理窮其所謂則也正
物正其所謂則也以親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序還兄弟以
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是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為物不
離平治修齊誠正以為格朱子恐後人不守格物之說而事
幽渺恍惚之論既補其傳又於或問發明之陽明恐學者以
紫陽格物為偏於知故謂致知在實事上格又曰去心之不
正以全其本體之正道為天下公共之道學為天下公共之
學紫陽與陽明其實何嘗相背百餘年聚訟愈多而旨愈
晦矣後儒兀然有心於一草一木之間以為格物如是此豈
當日學問咎在枝上生枝竟成岐路故道之不明也不在無
言而在有言不在寡言而在多言非敢為兩家調停道理固
自如此因為之說告我同人

正修錄 孫夏峰先生
格物說二

後
六

辛天齋先生養心錄

先生名全字復元山西澤州人萬曆時明經崇禎間保
舉知府未任卒學者私謚文敬先生

大而綱常倫理小而衣食作止皆有恰當好處體認明白即
格物之切要處也

觀焉飛魚躍知此理無物不有觀逝者如斯知此理無時不
然鳶魚之飛躍亦時也逝者之水亦物也悟得此理真有手
舞足蹈之樂

省察如候脉克治如用藥心學一醫道也省察如審虛實克
治如決勝負心學一兵法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安能取吾心之陰而盡去之又安能
取世道之陰而盡去之一輪旋焉則陰其為吾心之沉潛乎
陰其為世道之恬靜乎然則陰不可抑歟曰輪旋者抑之也

正修錄 辛天齋先生
養心錄一

後
七

抑之則陰亦善矣所以為沉潛為恬靜也

立志要首出庶物涉世要慮以下人不首出庶物是鄉愿不
慮以下人是小人而無忌憚

毋意字與誠意字微有不同誠意字指一念而言毋
意字指事未至先立一箇主意而言如適莫信果之類原
不是不好的只是這箇主意預先立不得故曰毋意

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以義理之
性為主則源頭一是無所不是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為善矣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若以氣質之性為主則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情也是不好的
為恣情縱欲之情才也是不好的為恃才妄作之才今不在
性體源頭上辨別只在情與才末流上辨別何有了期

鄒爾叙先生臆測

先生名銓字爾叙福建莆田人由明經仕為芝城學博

聖賢所學全是理會心性認得心性真自要優游涵泳任是
穿衣喫飯觀花聽鳥都會着這箇方是時習不時習不足以
為學也

凡人第一念初動本體炯炯不爽分毫若轉第一念參入識
想連初念都自瞞了所以誠意君子要從此動靜關頭下手
於獨知之體挑撥得瑩徹不昧自然有好有惡都從第一念
露靈即所謂毋自欺也

性體動則易失故須於靜時下手此是聖賢第一着功夫
滿世界都是善的世界聖人全體太虛了無障礙合着原初
的善體自然與善為一自然舍己自然從人若有意舍己已

正修錄鄒爾叙先生

後錄

便不含有意從人人便不從雖亦是為善念頭卻未到與人
同的地位

吾人本體靈覺一求即現將自己與堯舜合處了了分明豈
不是有餘師

人字最妙不消說到聖賢只要如箇人便了

論聖人之本體見中有潛論聖人之作用潛中有見

凡人情極當處不必更言天理

聖人一言一動無非天理流布然又不是衆人所不能的

初學逐事體認逐念葆守未嘗有外於一却是從流竟源待
到根宗既得應酬事物自都從一中流出來無待安排何處
不貫

范竹溪先生養正唾餘

先生名弘嗣字耀昆山西洪洞人萬曆壬子副榜官止
都察院經歷

莫看得六合大莫看得一腔小莫看得萬古遠莫看得一息
近

世味中那有真正品格那有真正眼目莫單了自己的品格
莫昏了自己的眼目

剖析待理欲分明始可謂智克治得人欲淨盡始可謂勇
念差不及覺只是欠一智字既覺不能除只是欠一勇字
不為物欲誘方是真聰明不為物欲屈方是真剛毅

掃除了汗濁邪念心自乾淨消磨了暴戾客氣心自和平
吾未到海外便想不出海外是何境界吾未睹怪人便想不
出怪人是何狀貌吾讀孔孟書即想見鄒魯大儒的光景吾

正修錄范竹溪先生

後錄

誦堯舜典即想見唐虞大聖的氣象

看得聖人遠了聖人却在綱常倫理上用工夫看得聖人近
聖人却在參天兩地上無虧欠

讀二論便見得孔子能做出堯舜勳業讀七篇便見孟子能
做出湯武事功

一敬放胸中雜念盡點一禮放身邊雜動盡停

自家一箇心收拾不住自家一箇身潔刷不淨還說甚學問
說甚道理

吾人行己惟靠羞惡在前當住若不羞不惡便無所不為無
所不至吾人着腳惟弗欺其心為第一若屋漏不愧則何事
不正大何處不光明

寶筠峯先生語錄

先生名如珠字希珍河南柘城人為諸生教授後學先德行而後文藝學者翕然宗之

道體渾淪磅礴在在呈露端倪但要人自識之

一本渾涵處處抽幾微之緒心領會之自見

天地有不言之行生人亦有不言之行生嘗露之當境

汗莫杯欲樸畧中文章自在隅坐隨行繩尺內神情自調總

是行其性之所安

道無間於纖細若纖細或遺便不足以見道之大

人心之元大之達於典則制度小之見於威儀言辭無時不

告人以端倪却非有名象可觀

虛靈之內萬理之橐籥也惟隱微之藏蓄既深斯機織之躍

露必靈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合內外一形

正修錄寶筠峯先生語錄

後快

神之道也

視聽言動一一洩露其性靈須是藏根既固斯所發所觸處

皆當非厚自植立者豈易語此

世路甚坦馳驅優游有何不可若是脫輻必不能四達不悖

矣

人當惕然思理之所以存便是行之所以通處

聖賢之道止是準乎情理之至當理中之行無容過疑情外

之事安容過信

大造有賴必宣氣機有和必暢此不言所利而各給於物也

道在天下明者以識開之強者以力勝之

荷簣丈人沮溺聖人有所遇便與之言直視天下無地非

促膝接語之快緣而彼不之知也

張待軒先生異端辨

先生名次仲字元祐浙江海寧人天啓辛酉舉人一生讀書好學首有易紀詩紀諸書年及老始卒

異端之名何昉乎昉於孔聖攻乎異端之語當時雖有其名

未嘗實指執者為異端指實言之自宋儒始范氏曰異端非

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率天下無父無君專治

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猶為近理

所以其害尤甚朱子從之羣儒和之闢佛老者自附於距楊

墨遂相傳以佛老為異端云象山陸子則曰孔子時佛教未

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蓋異與同對同師堯舜而所學

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或問如何是異

端對曰先理會得同之一端凡與此不同者皆為異端矣象

山意中亦微以救晦翁支離之失而朱氏之門遂指陸氏為

正修錄張待軒先生異端辨

後快

異端而分朱陸之學直斥陸氏之學為釋學數百年後莫敢

異其說至陽明先生闡致良知之學乃表章陸氏之非釋學

也或亦有叩以異端者答曰與愚夫愚婦同者為同德與愚

夫愚婦異者為異端嗣後羅近溪亦曰聖人本來只有一理

千古聖賢只此一事端是端倪乃細微難辨處必有見於千

里之謬起於毫釐者夫是之謂異端也表了凡曰端緒也其

緒一差其流甚大故攻之則害也管東溟曰端者念頭起處

猶絲絨中之頭緒異端不根於同然之性而別起一端凡名

利食色之欲機械變詐之端皆是也葛屺瞻曰攻字當作攻

擊之攻相背不過端倪微有不同猶未顯著若能潛消默化

可泯於無迹若直加攻擊則因一異之端而相激相爭至於

無所不異構囊造謀害且立見矣紛紛其說卒莫解於佛老

之為異端也程朱之說入人深矣愚按字書端之為義非特曰正也直也而亦曰首也萌也緒也是猶纒繭抽絲而斷數華絲自此昭明折甲勾萌而春榮秋實由茲暢達故端倪端緒不可蒙於異端以壞道也若佛老者異教也初體固自同也教修乎道道率乎性即有異教寧有異道即有異道寧有異性乎如儒者曰盡性釋者曰見性易曰各正性命其有二性乎儒者曰致知釋者曰合覺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其有二知乎儒者曰求放心釋者曰空長心大學曰先正其心其有二心乎其體固未始異也乃其教則異矣夫教之異豈惟釋與儒異即釋自與釋異儒亦與儒異因其分見而善誘之教亦何妨於異乎若夫端之有異始於微渺者也人所異於堯舜與異於夫婦一端而已矣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苟善念中而間以一念之利焉異端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其所為端者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而已有事不可令夫婦知不可令夫婦能者異端也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苟道念之純而乘以一念之離焉異端也君子終食無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苟一念不可必而或有違焉亦異端也夫一念萌動即能自覺即自休止即自寧查甚易事耳倘令其從微至著雖攻治而克之其害亦不勝言矣此夫子教人以慎獨也欲其諸其端也端倪不止則星星不滅至於燎原消消不息遂成江河亦猶之乎四端之擴克若火始然泉始達也故於四端克之則可於異端攻之則不可今夫人同是子也而或為孝子或為逆子同是臣也而或為忠臣或為賊臣凡茲類者咸讀聖賢書違聖

正修錄

張待軒先生
異端辨二

後快
十二

賢教非若逃禪叩玄之人別有異教而道不同焉者也原其所以為異者非道之異教之異而根乎其端之異也號為儒者讀聖賢書違聖賢教乃以性命之微言宜深自醒覺者不求諸己而諉諸他人不省諸意而尋諸形迹則奪聖人之心莫此為甚原其始不過端之異耳攻之不已究且為異類馴且為異物而不辭也豈不大可惜哉

正修錄

張待軒先生
異端辨三

後快
十三

李密菴先生碧幢雜記

先生名慎宇字木訥號谿蘇之吳縣人天啓乙丑進士仕至御史

大學言正心不言如何正只言所立而心隱故曰不在言修身不言如何修只言辟辟起則心昏故曰莫知譬如明目有去翳藥無光明藥也

大學首提明德新民而歸結止云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菑害並至孟子七篇繼內聖外王之絕學而劈頭說苟爲後義先利不奪不蹙遂劃開千古治亂之關末終之以道統道統即治統也

大學誠意章說誠中却把小人來極盡形容閉居爲不善是其誠也無所不至誠之至也多了揜其不善不誠矣而著其善更不誠矣畢竟誠處難踴躍來肺肝之視故直接此謂誠

正修錄 李密菴先生碧幢雜記一

後快 十四

中形外以反照君子君子不慎獨則善亦不誠君子難得真小人亦難得真

四端應以惻隱貫之如惻隱既發自不忍有可羞可惡之事攘奪自不忍橫施黑白自不忍顛倒今人妄作亂動先自忍喪其良心而後戕賊徧加於人故章首只以不忍人之心爲提綱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可盡治心之法管子曰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多功謂之知用可盡居身之法莊子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可盡應世之法

草樹皆有根人獨無根所恃爲根者心耳草樹之根發乎仁而實非發乎仁也仁之中間有微若朕兆者是爲根元其象一若仁已分而爲二有從莖葉而兩兩綴於上者猶太極之

分爲兩儀也人之心非腔非竅渾沌氏所未經鑿不可加以名狀管子曰心之中有心焉如言草木之本及仁而止言人之本及心而止而其不可言者乃爲天地人物之根

心一而已立心曰意二心曰念心之相曰想連續而成串曰患思曰正思維慮曰靜慮所以治心者類是故從田如慧之除舊布新曰慧但觀字形則知其義矣

此 粹遇難處之事且須撥開忙亂詳看全局把定頭尾便如剖堅韌之竹迎刃而解反得一快

士大夫多一分貨財即減一分品格 康節先生曰人有三惑謂老而不敬爲一惑安而不樂爲二

正修錄 李密菴先生碧幢雜記二

後快 十五

惑閑而不清爲三惑老矣安得不敬真敬爲難安矣胡不樂多憂爲累也閑矣胡不清多知爲患也余粘三惑之語於壁以資儆省

對人前忌諱語最易犯譏評語最易出論古則已陳諱今則無味直是無可開口處

遇境每以得己之心處之遇事每以不得已之心處之方可一視窮通平險而恬裕自如

無史官之權無月旦之望無端指斥前賢掀翻成案是何所迫而然 心爲身主卻一生被身役

沈大谷先生畫選遺言

先生名集字去疑蘇之長洲人天啓丁卯解元崇禎辛未進士仕至福寧州知州晚年自號大谷居士

理學源頭活理學字面呆若將二字悖為把柄必且隨事窒礙無瀟灑之樂

文章政事何由比美古人必以廉頑起懦之風行其痼疾一體之意中有實得見諸行事然後不負所學為時倚重

化功名為道德融才氣歸學問未有不先除名想者也世道交喪惟有根本學問可以默用維持

經史之學正自難言經濟二字尤未易浪語非實見性命者輕談經濟政恐功未就而害已隨之

消息盈虛四字人人領受却人人不盡領解先天之學有頓無漸微獨無漸亦無頓可言坤即乾之隱身

正修錄沈大谷先生畫選遺言

後快

十六

簡能即易知之實事是一是二恐無處者頓漸分別也

一念未生以前是無極而太極不動則無極將動未動之間是太極

天下事莫不有幾幾所轉未易端倪識者謹司之謹司之則不為他人所持而先著常在吾手此豪傑轉世一訣也

學不知尊聖則治不知尊王流俗失世敗壞四方之亂階實關於此

大抵淫溺人之耳目然後放侈人之心志因以潰決人之行事由來人品事業之壞未有不從耳目始者

一切事不須營營常於隨緣中觀知止之趣此終身受用一著

從來大擔荷人必本於知幾之哲

湯惕菴先生雜記

先生名來賀字佐平崇禎庚辰進士初仕揚州司李官至憲副

學者立志先端心術語云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庶可為君子凡導淫小說如情史豔史之類宜以毒蛇猛獸視之豈可觀覽以亂衷曲于嘗謂此種邪說其禍慘於強盜何也強盜劫人人知畏避而不敢近惟導淫小說則少年無識者反樂觀之沉酣漸漬以致情實日開邪心日熾竟化為禽獸而不覺寧特費時失事云爾哉且強盜剽掠或僅劫人財耳財去猶可復來以小說導淫則劫去人心世風大壞

不能復返矣予見好觀小說者窮居則多萌邪念必有害於身心得志則縱其奢淫必貽禍於風俗有志自立者一見導淫邪說宜即刻焚去以絕其萌芽斯為有勇耳

韓尚書諱邦奇者為陽明先生父執冬至節赴公所先生貂蟬乘馬韓公在後先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與中舉手曰伯安行矣余先生往遂去先生俟其過方上馬待父執之禮當如是也陽明先生才高一世而卑以自牧所以能建膚功也

蕭山魏文靖公諱驥者常野服至杭以兩人舁竹兜子入朝陽門值錢塘簿前驅至避不及使人呵問公曰蕭山魏驥簿怒云說甚蕭山會稽固詰之曰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簿惶恐下馬請罪公掖之曰老夫失避官人何故如此此大有德量非倉卒所能為也魏文靖以乙楠官至家宰享年九十有八為一代名臣豈偶然哉吾嘗思當官以減驕從為貴況居鄉時更宜收斂跡愈斂則品愈尊稍一豪華反自卑賤矣昔人有詩曰居鄉唱道骨頭輕初入仕途不可不知

正修錄湯惕菴先生雜記

後快

十七

韓尚書諱邦奇者為陽明先生父執冬至節赴公所先生貂蟬乘馬韓公在後先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與中舉手曰伯安行矣余先生往遂去先生俟其過方上馬待父執之禮當如是也陽明先生才高一世而卑以自牧所以能建膚功也

蕭山魏文靖公諱驥者常野服至杭以兩人舁竹兜子入朝陽門值錢塘簿前驅至避不及使人呵問公曰蕭山魏驥簿怒云說甚蕭山會稽固詰之曰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簿惶恐下馬請罪公掖之曰老夫失避官人何故如此此大有德量非倉卒所能為也魏文靖以乙楠官至家宰享年九十有八為一代名臣豈偶然哉吾嘗思當官以減驕從為貴況居鄉時更宜收斂跡愈斂則品愈尊稍一豪華反自卑賤矣昔人有詩曰居鄉唱道骨頭輕初入仕途不可不知

蕭山魏文靖公諱驥者常野服至杭以兩人舁竹兜子入朝陽門值錢塘簿前驅至避不及使人呵問公曰蕭山魏驥簿怒云說甚蕭山會稽固詰之曰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簿惶恐下馬請罪公掖之曰老夫失避官人何故如此此大有德量非倉卒所能為也魏文靖以乙楠官至家宰享年九十有八為一代名臣豈偶然哉吾嘗思當官以減驕從為貴況居鄉時更宜收斂跡愈斂則品愈尊稍一豪華反自卑賤矣昔人有詩曰居鄉唱道骨頭輕初入仕途不可不知

蕭山魏文靖公諱驥者常野服至杭以兩人舁竹兜子入朝陽門值錢塘簿前驅至避不及使人呵問公曰蕭山魏驥簿怒云說甚蕭山會稽固詰之曰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簿惶恐下馬請罪公掖之曰老夫失避官人何故如此此大有德量非倉卒所能為也魏文靖以乙楠官至家宰享年九十有八為一代名臣豈偶然哉吾嘗思當官以減驕從為貴況居鄉時更宜收斂跡愈斂則品愈尊稍一豪華反自卑賤矣昔人有詩曰居鄉唱道骨頭輕初入仕途不可不知

蕭山魏文靖公諱驥者常野服至杭以兩人舁竹兜子入朝陽門值錢塘簿前驅至避不及使人呵問公曰蕭山魏驥簿怒云說甚蕭山會稽固詰之曰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簿惶恐下馬請罪公掖之曰老夫失避官人何故如此此大有德量非倉卒所能為也魏文靖以乙楠官至家宰享年九十有八為一代名臣豈偶然哉吾嘗思當官以減驕從為貴況居鄉時更宜收斂跡愈斂則品愈尊稍一豪華反自卑賤矣昔人有詩曰居鄉唱道骨頭輕初入仕途不可不知

蕭山魏文靖公諱驥者常野服至杭以兩人舁竹兜子入朝陽門值錢塘簿前驅至避不及使人呵問公曰蕭山魏驥簿怒云說甚蕭山會稽固詰之曰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簿惶恐下馬請罪公掖之曰老夫失避官人何故如此此大有德量非倉卒所能為也魏文靖以乙楠官至家宰享年九十有八為一代名臣豈偶然哉吾嘗思當官以減驕從為貴況居鄉時更宜收斂跡愈斂則品愈尊稍一豪華反自卑賤矣昔人有詩曰居鄉唱道骨頭輕初入仕途不可不知

有詩曰居鄉唱道骨頭輕初入仕途不可不知

咸寧雍公泰巡撫宣府提參將李傑為憲府時過家訪舊同
學王生已為農矣道遇公直呼名約訪章曲公敬諾至期冠
帶俟生布衣毳毳背雙雞瓢酒至正席坐公事以兄禮與飯
必跪受生不為動能以禮待故人乃能約束悍將何則有誠
心無私意也司馬溫公罷相歸洛步行訪康節贈詩云宇內
如今有丈夫子子雍公亦云雍公祇見齒德之可尊出自本
心非謬為恭敬也王生自覺年長祇見是舊時知交而忘其
為顯者率其本性非倨也士大夫居鄉以求友輔仁為實學
稍有貴倨俗情則正人不為之友矣正人遠而諂佞親欲不
為小人豈可得乎

世言催科必不能緩緩則逋負必多然予見急之而愈難亦
有緩之而反易者此其故何哉實心以恤民計其力而度其

正修錄

湯揚先生

後快

時使民有餘力然後優游樂輸而不煩鞭朴也嘗聞徐仲光
守澤州辛巳秋抵任有請開徵者仲光弗聽曰且俟春初及
春又緩之曰民正艱食吾寧受參罰何忍急之以厲吾民至
麥秋始論民徵課民喜曰新絲並出辦課無難矣於是耗羨
畢革半載之課一月而輸足雖蒲鞭亦無所用之又聞梁平
叔為宣城令曰小民糧僅升合有賄差之費可以足正供有
賂輕責之資亦可輸十之二吾與爾民約不差一役不用一
刑凡輸納者不需如數即分錢亦收民皆稱便如是三年竟
無逋負者予所聞如此則兒寬之課最古今豈有殊耶
吾邑胡南源為常德司理三年擢泰安州守又三年歸里取
泰山廟香貲三千金攜歸置田宅曾雲亭先生語先祖曰吾
輩乃有此貧人乎見則必叱之一日會公所雲亭先生曰聞

吾邑有廣田宅者南源面赤汗流洽背遂閉戶五載不敢出
見人夫南源所取不過香貲非黨獄所致似亦可以取矣乃
公議不容而已又知愧當年風俗蓋如此其厚也天啓以後
敗官還里者以官囊相誇詡視南源公何若也吁世道之升
降於斯可觀而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亦於斯可見矣
昔賀為廣陵推官遇兄弟及親戚構訟雖辨其曲直而不施
刑不重擬者懼深其怨也惟是委曲勸諭動之天性感之以
至情曉之以禍福必使其悔悟和息而後已初任稍嚴一載
後全用勸化反覆開導弗敢憚煩雖為刑官經月不笞一人
或笑曰公當為朝廷執法今僅為和事老人何也賀曰古所
執法豈在嚴刑凡辨冤理枉堅持不徇者皆是也和事老人
不猶愈於酷吏乎

正修錄

湯揚先生

後快

昔人有詩云當路莫栽荆棘樹他年掛破子孫衣此遠慮也
宜邑譚襄敏公族頗微其鄰多巨族公少時或有欺侮之者
不與較及為大司馬膺齊僑威望冠當時乃待鄉鄰加厚其
家有舉微時事者公懼其修怨為柱聯云積德若為山九
仞頭休虧一簣容人須學海十分滿尚納百川先祖嘗稱襄
敏公和易敬謹而待人以誠故能得諸將心以建奇功辛丑
冬賀過先生故里見鄉鄰敬其子孫且咸稱其厚德無間言
噫使恃勢而修怨何難取快一時然怨毒日滋身後之危機
未可測矣豈如以德感人令名不朽之為勝乎斯善於貽謀
者矣

李如石先生願讀約

先生名實號鏡書四川遂寧人崇禎癸未進士仕長洲知縣國變後隱居教授以終

願以三十年工夫去一矜字不願講文張字腹笥便也

願從事於五經四子易知簡能不願探禹穴之奇傲人以所

不知也

願識聖人之大意而會其要領不願如邢恕之一日三簡點

張子之十年學恭而安也

願達古今之時宜而不膠乎其說不願聞橫渠之欲行井田

不刑一人也

願讀得一寸行取一尺不願如馬謖之言過其實趙括之徒

讀父書也

願提綜諸子百家之說而折其衷不願封隅自窄蹄涔安陋

也

正修錄 李如石先生願讀約一

後集 二十

願多觀於漢秦以上書簡古質樸不願見齊梁之文如剪綵

為花也

願得多註音釋之本不願見士大夫之批評圈點惑亂人心

目也

願多得全本之文不願割裂刪節之文有頭無尾之學也

鄭桐菴先生天說

先生名敷教字士敬蘇之長洲人崇禎庚午舉人

說者曰天吾不知其有焉否也夫仰目皆天而以有無疑天

妄矣然欲以人之知知天而信其有則惑之甚者也天之有

求於人而不得也猶人之有求於天而不得也人之求於天

而不得者多福也天之求於人而不得者作善也然有作善

而降之百祥有作善而降之百殃則是人以善副天之求而

天不能以福彰人之善天不能以福彰人之善而又能以福

助人之不善於是為善者懼而益思以為天必有在而苟觀

者咄嗟喟歎以為無天也儒者之言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曰

天道虧盈而益謙其說不可易雖然天道萬古而人不盡百

年今以百年之身執券於萬古而銖銖寸寸而度之輒疑其

正修錄 鄭桐菴先生天說一

後集 二十一

不齊其何以見天下之生而一治一亂若循環往復耶故謂

無天者不知天者也夫天也者圓於氣數之中而不能以自

為乘人之衰旺廢興而益加其勢者也善人而衰則益衰凶

人而旺則益旺人所共怒不怒人所共憐不憐至於數窮理

極人心漸忘其已事而後蒙冥祐受顯修天始獲伸其命討

焉然而遠者百年近者數十年氣之行也有違有速而人之

生不久故有善人而顛沛以至死者矣人固不能無憾於天

矣嗟乎氣之所囿天亦豈能無憾於人哉夫風雨露雷天所

以教君子而惡人無知焉君子知天之棄惡人而親我也處

於困厄之中終身惟知有天畏天樂天不怨天而已矣

有有道之天有無道之天人其中又有入人之天有一人

之天順有道之天易順無道之天難順無道之天於人人易

順無道之天於一人難今夫天豈有有道無道之異哉而天下之有道無道歸於天也天為天下任過而不辭是故能播惡者在高位嗜殺人者居輔拂殺人不多則財不聚財不聚則官不顯財聚而官顯故鷹犬之才肆於方域天為之泮其爪牙而搏其羽翮也是以思老成者曰天之方蹶顧明命者曰天作孽皆指斥不諱敢於言天也天豈果於毒君子而護小人乃言者不幸而中然則真有無道之天乎非也天固有所持矣夫生聖賢於天下無道之日以人人所具之三綱五常孤繫於一二人之身度其人必獨立不懼至死不變能以逆天者為順天而天之逆之洵至而無所容而其人不敢然也即至於洵至而無所容而有一人焉以道自伸即不得謂之天下無道小人知其如此以為必盡棄其三綱五常而後

正修錄

魏貞菴先生

後快

二十三

可求多福有一言一事之同乎君子者以為是速禍而致凶之道也故凶人之自信益力君子之處世益孤而天之恃君子也益堅是故久於其道之謂天忌居德而樂任怨之謂天君子之順天在於有道無道絕續存亡之界而天之恃君子不出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中無道者終歸之天下而天道固不已也謂有無道之天者非子輿氏之言也

魏貞菴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齋介字石生直隸柏鄉人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大學士

帝王之道本於一敬觀禹之所祇承於帝者不過克艱一語而遂可致庶政之成又黎民之於變則知為君之難者一言與邦誠千古不易之龜鑑矣

心之發露莫先於知而生民之知莫之能覺一朝提喚如寐者之忽醒不復在昏迷之中矣究竟聖人何嘗益之毫末哉亦令之覺其所固有者而已此精一之真傳也

古之聖人非必好為瑰琦行以異於眾也其發慮制行凡以求心之所安而已矣其非心之所不安則斷斷然持之以此始者亦以此終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也一國善之而不加勸天下譽之而不加勸也

正修錄

魏貞菴先生

後快

二十三

儒者之學患在詞詁繁多而不知性命之原又患在詞說講誦而不知經濟之大

後世學者亦習於格物窮理之說主敬修身之言然於大本之卓然者未能有見則沉潛淵默之中既失所以自養而浮游怠惰之氣遂無所以勝之所以遇物而為物所乘處事而為事所紛發而不能中節舛錯叢脞其端皆起於此

士者世之所恃也其心正足以救世之邪其品真足以矯世之偽其識遠足以破世之迷其力鉅足以維世之衰風波震撼而不驚飢寒困窮而不悔若是者雖里巷小人嫻笑之而天下豪傑聞風嚮慕之風俗不至靡壞忠孝不至傾頽天理人心不至泯滅此世之所恃以為命也否則陳說理道訓釋義類雖書窮二酉五車文擅雕龍繡虎奚足貴焉

魏環溪先生聖人家門論

先生名象樞字環溪山西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大同寇卒

聖人門

門關正路三條

中行 中路

狂 左路

狷 右路

門關內外二界

喻義 關內

喻利 關外

門內戒規三節

少在色 始戒

壯在關 中戒 老在得 終戒

門內畏箴三則

畏天命

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

門內賞罰二則

正修錄

魏環溪先生聖人家門論

後快 二十四

懷德賞

懷刑罰

門內才品四種

剛 毅

木 訥

門內取士四科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門內課士三等

行己有恥不辱君命 一等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二等

言必信行必果 三等

門內黜士三等

患得患失之鄙夫 下等

無忌憚之小人 又下等

德之賊 最下等

叩門三法

憤心叩法

排口叩法

反三隅力叩法

入門一步

致知格物

聖人家

家之基址

孝基

第址

門戶堂室

有恒門

善人戶

君子堂

聖人室

護家四壁

文 行

忠 信

向上三階

知之 下層

好之 中層

樂之 上層

正修錄

魏環溪先生聖人家門論

後快 二十五

自外達內四程

共學 適道

立 權

自內達外四程

知及 仁守

莊蒞 禮勳

傳家四法

志道 據德

依仁 游藝

成家四事

憤忘食 樂忘憂

誨不倦 學不厭

魏環溪先生庸言

大學明明德一章歸重修身中庸問政一章歸重修身孟子

盡心一章歸重修身以此知內聖外王只完一身

弟子入則孝一節赤子備大人之事賢賢易色一節大人完

赤子之心此二節即聖域賢關也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謂學莫大於盡倫非謂盡倫便可

廢學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學問莫大於求

放心非謂只求放心便不學不問也盡倫便是盡性求放心

便是存心沒兩層工夫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聖門致知真訣言忠信行篤敬

是聖門力行真訣

孔子意必固我說箇毋字是安而行之顏子視聽言動說箇

勿字是利而行之原憲克己怨欲說箇不行是勉強而行之

曹厚菴先生大儒要語序

先生名本榮字本啟湖南廣濟人順治己丑進士任至

六經之言小學大學之教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然非

有大疑深懼卓然知為生身立命之原未有能學者也蓋人

自有生以後知日以誘道日以迷利欲如錦覆餅意見如采

涖絲繳繞糾互至於淪胥而莫知止遑暇學乎夫苟大疑深

懼則安丁不從事於學苟卓然知為生身立命之原則其為

學之方正自不遠也蓋嘗論之人者天地之心也心者萬事

之主也孔子曰正心孟子曰存心易曰洗心何其若同符契與蓋

以存則人去則禽修之吉恃之凶實有是理實有是事實有

是功用然則克己慎獨以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又烏可已

本榮賦性蠢愚幸生儒家先人嘗手授性理傳習錄諸書總

角與聞壯年猶故實自愧已每取先儒格言日誦詠之竊以

正修錄

曹厚菴先生

大儒要語序

二十七

後快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湯潛菴先生語錄

先生名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仕至工部尚書

人皆可以為堯舜要體察吾之可為堯舜者在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先儒教人看未發前氣象是教人下手做工夫最親切處

學者讀書不務身體力行專為先儒辨同異亦是玩物喪志

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工夫體認過來無一句不是實話總

之源頭澄澈隨時立教不妨互異正當反求諸身識其所以

同者勿向話頭討分曉始得

果中有核曰仁仁具生生不已之妙故仁全而天地人之道

歸焉矣

近代學者皆以近溪為禪近溪憂歲於釋典丹經無不探討

正修錄湯潛菴先生語錄一

後快二十八

晚年語錄只講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伯思

嘗私閱中峯廣錄近溪一見輒持去曰汝曹慎勿觀此禪宗

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穽更能轉出頭來復歸

聖學者百無一二惟究心大學孝弟慈之旨足矣近溪所號

為近禪者其言如此則沉溺波淫者不可不知所戒哉

先儒嘗有言頓悟之非不知悟未有不頓者但必學問真積

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處是頓因於漸也古人由悞而悔

由悔而悟真實用功一日憬然醒悟渾身汗下透出本來面

目從前誤亦有益若不痛不癢剽竊聖賢言語糟粕縱步趨

無失究竟成一鄉原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

小人只是不認得獨字

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趨無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若舍却

子臣弟友更有何道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惟中庸故難能惟難能故入其中愈尋味愈樂

或問孟子言性善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何也曰此是對

有善有惡意之動而言心之體不但惡非所有即善亦不得

而名也善亦不得而名乃為至善孟子言性善究竟是於情

上看出性之善如何可說下言知善知惡是良知道良知便

是善致良知便是擴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俱該在內故說

智也該四端宋儒言主敬陽明恐學者過於執著呆守一教

字故教人只提醒良知便是其言無善無惡只是教人涵養

未發勿過執著而已

要關陽明除非敢開孟子

學者有自立之志當放出流俗不可泛泛與世浮沉破除流

正修錄湯潛菴先生語錄二

後快二十九

俗是學者第一關鍵透此便是豪傑

大凡學人具剛勇之志量者其造道恒深中庸說知說仁終

必說勇勇是收拾上面處若無這箇便不濟事

聖人何嘗廢學然緝熙敬止非矜持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也思而無思為而無為是之謂聖學

無欲二字是一了百了工夫然須從寡欲入手

治心妙方無過一澹種種受用都在澹中討出來

偌大世界全賴三綱五常為之樁柱除三綱五常外別無道

理不從三綱五常上整頓別無治法

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復尋繹一

一體會上身來久久得一貫通處是真主腦

聖賢極平常語若不在人情物上做過工夫便信不及

湯潛菴先生答陸稼書書

某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汎濫諸家妄自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為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矣近年有一二巨公昌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尚以偽久矣巨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挾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

正修錄 湯潛菴先生

後快

功夫許以為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許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昭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為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為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歟夫陽明果為楊墨與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為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為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開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幸獸食人也恐

無以罪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

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為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不傳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為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不亦自有重也已台諭曰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點夫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某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為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

正修錄 湯潛菴先生

後快

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理于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氣自眾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即程朱之徒彼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某之所敢信也某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和也今天下真為程朱之學者合先生其誰歸故某將奉大教為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胸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

王邁人先生理學辨

先生名庭宇言遠浙江嘉興人順治己丑進士仕至布政使

孟子願學孔子然其言語氣象頗不相似儒門又以為得孔子之傳何歟若以為功在開楊墨也則孔子先不聞老氏矣以為稱說仁義也則荀卿亦言仁義矣要知聖人之所傳只是傳心其承子思率性之旨而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見天之所與我者有此大體之心到處指出一本心來何等真切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何等直捷不然則後世訓詁之陋識緯之雜括帖之俗所汨沒大道者多矣孟子之後久不得其傳有由也

明道言與其非外而是內不如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無事則定定則明又云識得此理只誠敬存之而已不須

正修錄 王邁人先生

後性 三十二

防檢不須窮索又云學者須要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禮義智信皆仁也可謂見道分明下語圓足非諸家所及上蔡謝氏云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如水火自然不踏真知故也若所云知之非難不過聞見之知耳真知直是見道所謂心得正從躬行來知字內有行在

和靖尹氏云克已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朱子云尹氏主一功多窮理功少所云窮理之功大都在冊子上耳定夫游氏問上蔡云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上蔡曰實在上做工夫來此放下二字近禪朱子所譏於游楊正以此然不放下求操存未免都為執著悞

呂與叔以防檢窮索為學明道語以識仁且不須防檢窮索因作克已銘有八荒我聞天下歸仁語此意惜伊川不知

羅仲素令門人靜坐看未發以前氣象曰此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工夫周子無欲故靜亦是這工夫李愿中云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此明道以下師承之有緒也體認天理四字初於明道所云天理是渾然無欲之仁體與窮索事物之理不同

象山教人惟自得其本心最簡便得力又云論語中都有沒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守之不知所及守者何事時習之所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此說頗近禪後人因有將此等之字作禪家所云這箇看者儒家只作所學所及所守的道理看耳

正修錄 王邁人先生

後性 三十三

朱子問仁字之義周子言愛程子言公謝氏言覺程子又言仁性也愛情也豈可專以愛為仁又曰或謂訓愛訓覺者皆非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前輩以為言仁最切其說安在東萊答云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若專以愛與覺為仁則不識仁之體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為性特言仁屬乎性爾細看東萊此答極為得理其以為覺為端此覺字原不似禪家了悟之覺不過此呼之靈觸之動運動知覺之覺而已所以謂之端尚未是全體也心胡以為仁體蓋此說心乃對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言心心乃虛靈之本然也其言仁屬乎性屬字最妙蓋言仁固性中所具不可即以性當仁東萊此辨可以釋不識性之譏矣

朱子言自家主道問學象山主尊德性細看象山之書不曾說及德性只全學孟子說人之本心耳然言心必兼言理每

曰此心此理和子壽詩說不磨心必言積到崇成全不是虛與頓之說至無極之辨以無極字為老子之言平生常開佛禪學二字加在他身上不得朱子以之為禪者何故大抵象山不言問學只要人究到本心上與禪家不講經論只一句子便要人見了本性其功大直捷有相似處耳孟子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原是直捷不可以不支離而遂禪之也

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明道以教龜山楊氏龜山以傳仲素羅氏仲素以傳愿中李氏愿中豈不以傳朱子朱子一生專在學問上探討事物上用功若靜中體認大本容易近禪不肯深信龜山與游定夫語多有涉懸妙者朱子詆為佛老之學於明道雖不敢詆之亦不心許至晚歲乃自悔言因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又云於師傳有所未盡正謂此也

正修錄

王邁人先生
理學辨三

後集
三十四

敬齋胡氏云屏絕思慮以為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慎恐懼自無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此正是主敬工夫然主靜工夫未嘗不歸到敬學者入路或有不同耳陳白沙與敬齋同學於康齋吳氏白沙舍繁從約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大得主靜力明道以學者靜坐為好學此意不可不知世儒多譏陽明為禪學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大都謂心之體即是性孟子說性善豈可說無善以為性中有仁義禮知之理即是有善不可言無也然善畢竟在性之用處若言心體心尚未萌善端亦未著明道所謂才說性便不是性此處如何著得善字所云無善只是當其為性之時無善未為

差謬若全說性中無善則是禪矣予嘗作二譬別之儒家譬性如草木性其根也仁義禮智之善其花葉也根之生意具足原有花葉即性之具足眾理原有善也但方其為根時花葉未曾發出不可喚根作花葉耳若禪家之譬只如明鏡性其鏡也善即鏡中所照之美好物件也鏡之虛空原無有美好物件美好物件與夫醜惡物件皆從外境來取照鏡體全無禪家以虛空為性不惟無惡亦無善意如此也儒者亦有心如明鏡之說尚未及勘悉到此

陽明本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心之體乃性也世儒闕陽明無善之說最多然將性善二字說到無聲無臭與無善何異只立名不同耳

正修錄

王邁人先生
理學辨四

後集
三十五

趙玉峯先生敬一錄

先生名士麟字玉峯雲南河陽人康熙甲辰進士仕至少冢宰

學者觀理心貴虛虛則無意見偏執之患論前賢心貴公則無黨同伐異之失

當困極窮極時貴有確乎不可拔之操生平學力全在此時用

人一生若信得及止須治一件事不必逐事料理曰何事曰治心能治得此心純理無欲過父而孝不可勝用矣過君而忠不可勝用矣過友而信不可勝用矣過百姓而仁不可勝用矣不然好貨財私妻子焉能孝謀身家營利祿焉能忠昵朋比淪金石焉能信徇好惡恣貪求焉能仁

有友人衆中論學謂學須希天一士從旁謂曰諸公且未須

高論且須學希士所謂士者有恥有為其次稱孝稱弟又其次必信必果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恥矣且希士而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有警

正修錄趙玉峯先生

後快三十六

學者口中談的道理須與身子上行的事打箇對同若不對同則與平時窗下之誦讀他日場中之文辭皆是虛見一場閑話而一套空理矣

人揣摩聖人必別有一種高妙的學問別有一段神奇的天才別有一樣不傳的秘訣不知常人終日醉聖人止是箇醒耳常人終日昏聖人止是箇覺耳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聖人知覺了便誠而無偽久而不息此外再別無長處

問求仁之學論語言之學庸孟子不言何也曰大學明德中庸天命之性孟子性善非仁而何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孟子求放心非求仁而何聖賢言語皆至德要道所存恐其日久忘了故筆之於書以教後人吾輩讀書不可以書視書如讀孔子之言即如對孔子說話讀孟子之言即如對孟子說話求其說而不得則當反之於心既得則當見之於行若止徒念過記得便是釋子誦法華經

人之所以不得為聖人者只是於夫婦知能之外又增了許多知能故愈知愈能而愈遠耳學者做工夫但能將後來所增者銷得盡便是聖人

學問不拘從那路入做到極處即便是仁

有友自謙謂識見未到故於義理多所未明口吾友不是識見未到故多所未明恐是因識見太到故有所未明耳友大

正修錄趙玉峯先生

後快三十七

豁然

細細尋求盡是葛藤聲色貨利耳目口體種種作業此皆習氣深重自纏自縛非有真志真功安能一了百了

心中無一物故能體萬物若著在一物則始也蔽於物終即役於物矣神能妙萬物故能宰萬物若滯於物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矣

耿逸菴先生太極圖疏義

先生名介字述菴河南許州人順治壬辰進士任至侍講學士

太極之義曷昉乎昔孔子擊易曰易有太極宋濂溪周子始為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而表章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為天命原頭聖教統宗理學真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復加故曰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陰陽上則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於其中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做出古今無限事以四時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木火金水以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箇

正修錄 耿逸菴先生 太極圖疏義

後快 三十八

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著便生是為春生由是夏長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亘古此天地亘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是太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與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酬酢萬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也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箇仁心貫徹而義

宜此者也禮履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箇天

理則為子使孝為臣便忠交朋友便信以至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凡一出入動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則萬物統體一太極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無人之所以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己私參之也細觀此圖上純白的是天地本然之性純粹至善即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相間底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著功夫如何著功夫曰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堂堂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命源頭使人知吾性為至善而聖人為必可學喫緊處則

正修錄 耿逸菴先生 太極圖疏義

後快 三十九

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功夫處矣
耿逸菴先生自課語
吾身之有心猶天之有日日者天之陽氣心者人之神明天以陽氣生萬物吾人以神明宰萬事陽氣不着之地則物便抑鬱而不暢遂神明不照之處則事必差錯而不恰好故須常常存養此心如日之光明萬事萬理無不洞徹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作聖之本也
天地惟其至虛故能容得許多萬物聖心惟其至虛故能容得許多道理今挾自足之心負矜大之氣而欲其進德難已此道只在日用高明者見得容易又恐踐履處少醇謹者守

得牢固又恐克拓不開高明而加之以沉潛篤實而襲之以弘大吾無憾焉耳

天地有闕闢吾心亦有闕闢只是一箇天理靜時要收入來存其心養其性也動時要推出去擴而克之足以保四海是也不收入則無體不推出則無用一體一用天地吾心皆是如是

子夏篤信聖人在聖人身上求聖人曾子反求諸己在自己心上求聖人故卒能唯一貫而傳斯道

天地除却生物之外更無一事可做天以此理賦之於人即以生物之責寄之我不能盡其性即不能盡人性盡物性便於天地生我之意有虧

吾人靜時存天理遇事來正要在那事上見理若靜時說存

正修錄 歐遠菴先生

後帳 四十一

有天理做事時却沒天理雖終日講天理總是自欺

人之一身當使可貴亦可賤可富亦可貧方好

學者用功純熟觸處見得吾心天理如和風甘雨潤澤滋養

萬物這便是天地生物之仁須理會吾此心之仁與之相似

否烈日清霜收斂結聚萬物這便是天地成物之義須理會

吾此心之義與之相似否如此則人之活潑潑地皆性命流

行矣

因看嵩山曰試看中峰端方凝重居然貞固之德其餘非不

奇拔聳峭然旁行側出倚於一偏不中正矣為學亦當如此

五常固是以仁為主然惟其於天下之理是是非非見得明

透故發出來當惻隱便惻隱當羞惡便羞惡當辭讓便辭讓

此格物致知之功所以為大學第一義也

成我存先生人心鑑論

先生名性我存其字也江西南和州人順治己亥進士官

古之亟功利者聖賢尚非之夫謂之功利必其有功於國有

利於民但其居心未能純粹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耳

若後世只可謂之私慾矣從讀書做舉業時便想如何中舉

如何中進士如何中得高如何中得速一展卷一下筆而官

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與夫快恩讐逐

聲譽種種私心慾念交戰於不觀不聞之際及其入官也如

何而得要職如何而得顯官見猥捷者則以為某也有線索

而憾不能串之見奔營者則以為某也有門路而恨不能由

之所習聞者皆不入耳之言如遇人選一缺則曰此缺美否

點一差則曰此差美否及其歸也則曰官囊如何得意與否

正修錄 成我存先生

後帳 四十二

或多歷年所則曰儘勾了已不差矣吾不知其所謂美者民

情易治風俗醇厚之為美乎抑別有所謂美乎所謂得意者

得志澤加於民得志與民由之為得意乎抑別有所謂得

意乎所謂儘勾了已不差者謂名宦於其地聲聞無窮鄉賢

於其里尸祝無愧之謂不差乎抑別有所謂儘勾不差者乎

嗟嗟義利之辨不明相率而入於陷穿蹈乎荆棘溺乎泥塗

有以廣大高明之域為言者鮮不疑而畏之矣其或有美質

可學性樸近善者則又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盈涸榮枯無

有常定欲其捨舊習而求放心克己復禮於一日者吾未之

見也先儒有言云時俗之病壞於先入者為主如一器皿虛

則能受物若垢汗先入雖欲加以好水亦其費力彼父督其

子兄勗其弟師誨其徒先達導其後輩無非圖溫飽占便利

廣田宅飾與馬趨勢競富之故智如油入麪如病入髓一成而不可易即與之言希聖希賢居仁由義亦何由而入哉總之人心既經私欲鋼蔽之後當先洗去其舊染之汙打疊此心乾乾淨淨俾知其所習見習聞者皆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如醉始醒如寐初覺幡然悔悟而後認吾本心之所固有猶之病患積滯必須予以硝黃之劑消除淨盡然後可漸加補益徐理元氣故曰首撤人心之鋼蔽

余爲此論恐有聞而按劍者誠蓋數年請正魏環極師謂如人在潤污中不能出頭那得便有塗路行走又如在醉夢中非大聲疾呼怎能警得他動孔子有異言必有法不嫌痛快也故出以示人自跋

正修錄成我存先生
人心鋼蔽論二

後快
四十二

三推黃先生格物說

先生名先訂字推黃浙江錢塘人明諸生高隱以著述
是故有與書行世

大學格物朱紫陽意以爲窮至事物之理而司馬溫公光王新建伯守仁近余友柴虎臣給炳大略皆主格去物欲之意余昔遵朱氏已久心雖疑之未敢遽從其說嘗作儒者內外合一之學論仍主朱說近反覆參究亦復微有體驗乃信格去物欲之解真確乎不易之定論也因更推廣三君子之旨而著爲格物說人禽狂聖之攸分理欲而已欲盡則還於理故古人於大學功夫必先教人格去物欲聖經所謂格物是也今人但能去物欲則此中自然虛明則致知也人之意不誠而心不正者只爲多欲而中昏耳欲去而中且虛明則意自誠心自正矣功夫一貫而來簡易直捷若作窮致事物之

正修錄毛稚黃先生
格物說一

後快
四十三

理反繁難而委曲矣蓋人之知有二一曰良知一曰聞見之知聞見之知假於外者也故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良知則稟之自天不假於外孟子所謂孩提之童不慮而知者也人人皆具達漸長而爲欲沒故須去欲以致此良知理必然也且從明明德於天下遞引以至格物皆從外漸返於內者也若作窮致事物之理是反分功於外矣豈大學入手之初反欲分功於外乎格物欲者定靜之士窮物理者闕博之儒閱覽聖人亦不廢若要諸明明德則將求之定靜者乎抑將求之闕博者乎且格物欲者中人以下皆可自勉若窮至物理自非上智而強於材力者不能矣格物欲者當下卽是因貨色而動馳慕之心處貪約而生念疾之意和樂

而將流怨誅而及亂而苟能一念返躬克己禮義自制將此
馳慕念疾流亂格而去之則俄頃之際可以遠翕而即人去
狂而作聖矣若必即天下之物因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
至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其為時又幾何
夫情欲之生第患人自不肯格耳果肯自格未有不可以去
者故人人皆可以為聖賢其事也易若夫窮至天下之物理
固有終其身不能得豁然貫通之一旦者且奈何蓋古人詩
書六藝等事皆小學事也爾時既習其數即兼窮其理既入
大學稽古博物仰觀俯察與夫禮樂兵農講究討論之功亦
在所不廢而此固後焉已奈何以此為大學首務哉易曰閑
邪存其誠書曰人心惟危子曰克己孟曰寡欲子思子曰戒
懼慎獨此皆格去物欲之意古聖賢修己教人立言非一何
獨於大學格物而疑之蓋格者即大人格君心力格極獸之
格也物者即物交物物至而人化物之物也人生十五以前
志猶淳悶十五以後情欲漸滋故入大學以格物為急且即
紫陽之註明德曰但為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如此則格去
物欲自還明德之本體審矣又曰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
息者即本體之明四字紫陽亦以為良知矣又云明德新民
皆當止於至善而不遷蓋必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然則格物之為去欲益信何者起手功夫即是去欲造乎
其極則無一毫人欲之私徹始徹終同條共貫又何疑焉又
其註克己曰克勝也已身之私欲也又註中庸慎獨曰過人
欲於將萌亦皆格去物欲之義即紫陽他處論述與此義昭
合者亦多何獨於格物而以為窮至事物之理哉紫陽嘗引

正修錄

毛維善先生
格物說二

後快
四十四

程子語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其馭扞欲之說曰
外物之誘莫甚於飲食男女然推其本亦莫非人之所當有
者但其間有天理人欲之辨耳惟不能察其孰為天理孰為
人欲故不致其克復之功審如此二說則仍皆歸於去欲而
已或謂若云去物欲恐淪於空虛入於二氏惟窮至物理為
學方有實地處嗟乎去物欲根本也窮物理枝葉也二氏姑
無論即如人能格去物欲則為學之實地執過於此而慮其
淪於空虛耶舍根本而尋枝葉曰此實地也茲又愚所大不
解者也或云朱子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元是說窮吾身
心性命之理人都是錯會朱子意余謂此解良善然則余之
說非敢駁朱政以駁錯會朱子意者耳
客難若以格物為格去物欲而非窮至物理則知何山而致
曰鏡但去垢則光自復月但魄減則明自生格去物欲則真
知現若不去物欲但窮物理則心有時乎為理障者矣
客難讀書是窮理之大端若謂格物非窮理則人竟不必讀
書矣答曰原不說人竟不須窮理要非大學首務耳即讀書
窮理亦仍以去欲為主也如讀尚書便說人心道心讀曲禮
便說欲不可從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豈非即須去欲
推之他書無不皆然學之必先於去欲也急耶緩耶且上古
書契未開典籍至少上古聖賢反多於後世後世文字愈多
誦說愈精而人之滿性者逾遠何也古人所加功者危微精
一之學後人所加功者誦讀講論之事故也以此觀之又可知
知所先後緩急已
客或難余格物之說時適留坐客即拍云尊僕何以不置茶

正修錄

毛維善先生
格物說三

後快
四十五

於盤置餅於杯何以不置茶杯於中餅盤於邊蓋茶餅杯盤物也其置之有宜即物理也尊僕必置餅於盤茶於杯置盤於中杯於邊者即窮至事物之理也若士君子能克此義及於遠大無不克盡者余曰此是物各得所非紫陽窮至事物之義也雖然即此亦正見當以去欲為先矣設使奴子此時或貨色眩馳或忿驚撼中與私為構情想交鬪將有錯安茶餅傾碎杯盤而不自知者豈能一一使之得所蓋奴子雖是不能無欲而此時方對上客恪供其事此中亦虛靜耳奴子且然況士君子暫爾且然況於能久克此而能格去物欲不為惑亂而常虛靜則有以復其本體之明由此而知至而意誠而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豈有礙哉

客難去物欲之論自好止可為獨善其身者言之若欲治國

正修錄毛稚黃先生格物說四

後快四十六

平天下豈可不窮物理如禮樂兵刑自須講習討論余曰固也然亦必先以去欲為主子曰修己以敬而終之日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本於人所不見而終之篤恭而天下平即大學釋治國亦云誠求云與仁讓云藏身之恕其釋平天下也則以絮矩絮矩之道忠恕而已倘非去欲以有誠則焉能忠恕而盡絮矩之道乎即禮樂兵刑亦必以去欲為主者也禮器云禮釋回增美質是禮之必於去欲也舜典典樂教胥子蔡沈云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樂之必於去欲也師卦開口便說師貞是兵不可以欲為也禹謨云刑斯於無刑民協於中是刑不可以欲為者也

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序

平生名宗義字太冲浙江餘姚人由忠端公諱尊素遭陷禍蒙恩即除為官生不仕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功力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窮心則物莫能遁窮物則心滯一隅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閒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為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吾心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廷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為一閩之市可哀也夫

正修錄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序一

後快四十七

某幼遭家難先師戢山先生視某猶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蹻蹻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某為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淺深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矇矓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為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衛之鑄後人但持瓦甌揮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湯潛菴謂余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未始非一貫也

計改亭先生上魏柏鄉論知統錄書

先生名東字前草浙江秀水學生本籍吳江順治丁酉舉人

昨讀知統錄二卷籍念自古以宰相之尊身任道統者甚難其人今相公見道獨蚤得統獨正衛正獨力茲錄之成垂示天下後世幸甚幸甚而東愚不揣妄欲有所論辯先以發凡起例之大義上白尊前惟垂鑒焉相公既以見知聞知之統卓然截旁流而崇正脉矣然程張之後直接朱子朱子非僅聞知於二程子也程子之見知為楊中立中立之見知為羅仲素仲素之見知為李延平延平之見知為朱夫子其統固如是也宋南渡初伊洛之統幾絕和靖與仲素受學龜山倡道豫章其功最大竊謂二程之門如上蔡廣平和靖諸先生皆聖學羽翼而楊羅李以迨朱夫子則一線之絕續係乎斯

正修錄

計改亭先生上魏柏鄉論知統錄書

後帳

四十八

入斯錄之內 東所意欲請正者一也既以統論則有正必有闕猶子之有嫡必有庶似宜存之以大著其防使天下萬世昭然於庶之不可以奪嫡若盡舉而去之則其學終不可得而泯滅而宗共說者反得以為口實也陸子靜之先立乎其大則孟子聞知之閏統也楊慈湖為見知吳草廬輩為聞知而草廬之學較純正於慈湖陽明則象山之聞知也而其徒之支派益多不止天泉証道後分而為二錢德洪鄒東廓歐陽宗一蕭雙江輩其稍醇正者也季彭山張陽和雖受學於陽明而卓然能衛正學此有功於陽明者若心齋之學一傳為顏山農再傳為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不再傳而何心隱李贄陶望齡之徒出則潰決吾學之防入於禪佛矣然其統已數傳有源流有區別其勢已成若謂非陽明之見知聞知者彼必不心服也東請自子靜及二溪之徒擇其行誼可傳及論說稍近正者別為閏統一卷附續錄之後使識者洞晰其學力之偏全知見之深淺踐履之純駁而確信道統正閏之所以分其大閑固如此則有功於後學益不小此東所亟欲請正於相公者又其一也惟有容之度宥其冒昧詳以教之

正修錄

計改亭先生上魏柏鄉論知統錄書

後帳

四十九

冉牟陽先生為學大指

先生名觀祖字永光河南中牟人康熙癸卯鄉薦第一
辛未成進士仕至

人之甘讓聖賢而不為者只因視聖賢過高然聖賢只是事
事處得恰好非有高遠絕人處學者能於一日間言所當言
不言所當不言行所當行不行所當不行心存天理無物欲
繫繫此一日便是聖賢推此至於終身無不如是則終身是
聖賢矣

論語開卷說學而時習却不曾說出所學何事朱子註云人
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
而復其初也士既從事於學當知如何明善如何復初便是
根本上工夫讀書作文只是學之枝葉

孔門最重為仁今之學者不復講究所以全無存理過欲工

正修錄冉牟陽先生
為學大指

後快
五十一

夫余嘗謂克伐怨欲不行是為仁喫緊下手處不可輕看人
之身分不同既無顏子自明之識至健之力如何便能克已
復禮一蹴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地位且就克伐怨欲上制
而不行每動念便自省此是克伐否此是怨欲否旋生旋制
雖不遽謂之仁自是君子路上人若能拔盡根株則又不可
限量

士當讀書日雖未嘗擔荷民生而不可謂無所用吾仁也凡
遇昆蟲草木不忍殺之所以預養吾惻隱之心他日遇民生
疾苦自然觸動此心不可遏抑若視一物至微不加憫卹則
今日不卹於微漸且不卹其大恐惻隱之心漸流而為殘忍
矣

湯默齋先生示學者語

先生名之錡字世調常州宜興人從東林高忠憲之教
不屑應舉從事聖人之學從進者甚眾

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能變也以其能化也人之所以能變
化以其能學也人自氣拘物蔽不靜以復之不獨無以自見
其性亦無以自見其欲不見其欲即不能去欲不能去欲
即自不能復性而無由變其所不能變化其所不能化

不正人心無以為學不正己心則不可以正人心明善以立
其體為善以致其用此正己心之極則

善即是性性中本無一物故湛然虛明而萬理畢具自有知
識以後便有種種俗情俗見入而橫據於其中所以不虛不
明展轉葛藤出脫無期所以為學只要剝落剝落以至於盡
則性復而本立矣

正修錄湯默齋先生
示學者語

後快
五十一

枝葉之邪皆由根本不正吾人為學只要在根上求不必專
在枝上討然不得不向枝上驗向枝上驗愈要在根上求矣
從古聖賢只做一件事動靜不可分作兩概靜中虛靈之體
即在應事上體驗所謂不可須臾離也

學者不於躬行考求而於見解上持守總與修身為本全無
干涉所以坐而論之則是作而行之則非即書而論則是離
書而論則非究也作而行之者既非則坐而論之者尚未是
也離書而論者既非則即書而論者亦未是也所以然者只
是落在見解窠臼中未嘗實見性體也

聖學之所以救天下萬世只在求仁仁則大矣虛矣故能平
一己之情以通天下之情此天德王道之所由一也

尤悔菴先生後性理吟 卷十五首

先生名侗字展成蘇之長洲人初由恩拔任永平府推官後薦舉博學鴻儒授官檢討 欽撰侍講

至大乾坤統在元仁爲人道植靈根一陽初復天心見三月無違夜氣存赤子良知惟篤愛先王善政祇推恩須知不忍人皆有生德能開萬物門仁

義爲天質亦人宜不獨尊賢尊長施志士舍生方可取成人見利且當思心無適莫惟其是事有經權措以時大學終篇深致辨治平之道盡於斯義

三千三百禮何殊蔽以一言其敬乎克己工夫由四勿治民教化本三無朝廷鄉黨文章地飲食衣裳容貌圖堪笑無儀歌相鼠古人不敢去斯須禮

一片虛明靜者機吉凶先見貴知幾人心如面分邪正世事殊塗別是非菽麥昏昏誠見笑淵魚察察亦蒙譏本無億逆後快 五十二

成先覺格物方能通顯微智人而無信又何知辟若行車無軌輓一諾千金寧足重寸心

九死豈能移中孚自令豚魚格如約終隨江水期游俠匹夫猶慕此況於君子信成之信

一部中庸惟至誠功先明善及諸身盡人即可參天地體物還能動鬼神六月飛霜知孝婦三年化碧見忠臣誠中無不形於外慎獨須分偽與真誠

帝王心法聖賢同大曰欽哉小曰恭兢兢業業邦家上肅肅雍雍官廟中對越儼臨天左右操存不逐路西東昔人端坐如泥塑聞親常持戒懼功敬

方寸靈臺六合彌常存腔子入園兒懈弛便等牛羊牧縱肆

還同後馬馳自慊自欺爭一間勿忘勿助戒多岐禪家誤認心空話不識箕疇睿作思心

天命之初恒性多紛紛習染漸消磨智愚雖若懸霄壤善惡原無異唯阿要使剛柔歸正直只從喜怒致中和常將未發時時看人獸幾希去幾何性

寂然不動感而通此際情生萬不同相應相求聲氣內或歌或泣境緣中將無流浪須防遏凡有端倪賴擴克解得閑情止禮義莫教弄月與嘲風情

吾生正氣本來全直養功深得浩然獨力撐持能運世一言感激可回天身臨斧鉞容無撓變起風雷坐不遷勿使於隆成客氣還思守約學前賢氣

於穆維皇命本原猶如出令衆宜尊知天祇在修身俟定分還從盡性根爲與莫爲時自致得之不得數先存茫茫造化真難問至聖前知亦罕言命

惟精惟一帝心傳無黨無偏王道平二氣五行歸太極九疇八卦起先天剛柔未克成狂狷行止皆時即聖賢但執兩端中不用猶如執一本無權中

大道分明無兩歧誰能出戶莫由斯千言不越天人際一理何分今古時夫婦知能皆可與聖神功化豈難爲異端可道非常道大學中庸是我師道

志於之後據於深老子空傳道德經克是四端成正性敬茲五事踐流形化民每比風霜速格帝還同黍稷馨驗取明明本體在日新又日著盤銘德

陳少游先生牘中語

先生名孝逸號癡山江西臨川人 夫子先生季子也明

千古英雄人物正詭不同而剛決則等

千古賢聖愚凡未必生來異路大都學者岐之

人只為貪戀一念故事事不肯罷手

解自愧知交遊中多吾師

古今人材大半為美滿如意所壞

少奮發矯厲之志但求和光同俗節敗才靡皆由此出

士烏可無豪氣耶士不可無豪猶文不無英文無英氣則五

代宋末老婢作聲是也人無豪氣則曹蜎志輩狐狸所噉

是也使執政而惟豪氣消盡之人是取則人才壞主司而但

英氣消盡之文是尚則文體亦壞

正修錄 陳少游先生牘中語一

後快 五十四

士有失之諛者有失之傲者諛因恥矣而傲亦非德乃競以

為氣節氣節可從傲見耶且以為自占地步地步可自占耶

惟是不失所守則可耳

不能敦舊而務廣交其人必薄不能溫故而徒博見其學必

衰今之號為宿名者半壞於趨競半棄於自足豈非傲與惰

相長克與伐相承耶

細數年華無非恨處不問歲晏不惜分陰未成其為丈夫也

讀書數十年渾未有要領綠所讀之書僅作文字歡喜問其

得力無有也

陳確菴先生能忍說

先生名明字夏蘇之太倉人崇禎壬午舉人隱居教

有友以能忍之說問者予戲謂之曰忍非吾儒之學也佛言

忍辱老言守雌所謂克伐怨欲不行不可以為仁者也儒者

之學以義制事以理治心責已厚而責人薄但知己之不是

未見人之有非而何所用其忍為友默然動色無以應予笑

而解之曰無傷也商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孔子曰小不忍

則亂大謀豪傑庸眾之分在能忍不能忍之間而已文王幽

囚而演易箕子蒙難而佯狂其所忍者在道德管子檻車於

堂阜范雎折脊於舍人其所忍者在事功以至伍員吹簫乞

食豫讓吞炭報仇蘇秦受妻嫂之譏韓信甘市兒之辱留侯

納履於黃石故能遂其志汾陽含茹於朝恩故能保其身緣

正修錄 陳確菴先生能忍說一

後快 五十五

形公藝以忍治家師德蒙正以忍接物古之君子欲有為於

天下未有不忍人之所不能忍者其已事可考也而豈二氏

言忍而吾儒獨不忍乎哉友始恍然若有得也因書其說以

遺之

陳確菴先生柔存贊

舌柔而齒剛柔存而齒亡斯言也商容子以之教李伯陽道

德五千言皆原於此而習其術者遂以為善世之方吾聞老

子之學近於大易君子學易知健順而不失其正而不聞其

任柔而廢剛然則容之說非乎曰易不云乎謙之為道也尊

而光故君子之行己也與為羝羊之觸藩寧為无咎无譽之

括囊斯其有合於聖賢之指而為示我周行者歟

魏東房先生偶書

先生名際瑞字善伯江西寧都人與弟凝叔和公世所稱寧都三魏者也

簡靜二字治心則心一治事則事裕治民則民安

不恃此心當面錯過恃此心尤當面錯過

心者火也而清淨如水則養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質實

如木則存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禁制如金則檢心之道

得焉心者火也而通運如土則用心之道得焉

人於極喜極怒之言多不由本心故君子不恃人之喜不藏

人之怒

識得一萬事畢萬事畢識得一

學問日深言語自然到簡處言語日簡學問自然到深處

鄉黨一篇寫得聖人行誼性情直與常人無異是門人極善

正修錄魏東房先生

後快

五十六

記聖人處足破學者宜若登天之惑然聖人却是一箇恰好

有似庸人而賢智者不能及正在此處

君子之所為者無往非理小人之所為者無往非非理故君

子不必與小人論理而思所以待小人之情蓋小人忌君子

者也不揆己所為之非理而止較君子所以待之者之事君

子與之爭其名而暴其非則人之罪小人者深而小人之貴

益甚愈生其肆戾之心惟君子有君子之量而知小人之

爭者如此吾不如此而爭之故凡天下之不直在於小人之

貴乎君子之委曲之也

君子所以為君子者無私而已君子而與小人爭亦君子之

私也夫惟無居其名之心則君子之事成而小人退矣

魏叔子先生日錄

先生名稽字凝叔江西寧都人明諸生與兄善伯弟和公同隱學微筆上皆有文名同時有謝子約齋亦以諸生隱居山與門弟子講學學者稱為程山先生其學似

魏叔子一稿不得其著作存其論叔子語俾附見焉

人天資各有一種好處但天資好處是天所與畢竟要從學

問中力行來方算得手

詞氣不和平此大患也常細求和平功夫却不在詞氣上類

要心中不慙不憤不自足不好上

事後論人苟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智人說得

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

出

小人庸多善事其心未有無所為而為者若徒論事人品真

偽學術邪正幾不可辨矣君子心雖純正而行事偶失亦即

正修錄魏叔子先生

後快

五十七

是過故論小人以心所以防閑小人之法論君子以事所以

造就君子之方

觀人行事須在大處觀人立心須在小處

只見天地間有道可樂此外別無可樂處故不覺把人勢亦

忘了我輩不能忘人勢自是不能樂道他日富貴必不能忘

勢矣

我輩立身利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利害不明累在一

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

今之學者必關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真禪那能害儒欲正人

心者但當自謹義利之辨關禪非今日急務也

人於文字上虛心求益只算得聰明於行己上受善改過方

謂虛心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人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行則惡矣

學者百病可醫只作偽護過二端乃是終身不起之症天下無不矯情之賢者無不近情之聖人

謝約齋曰矯情以去習便是賢者矯情以干譽便是偽人近情而合道便是聖人近情以徇俗便是鄉愿

仁術二字初謂是理中當有此委曲久之理上多了幾許安排又久之理外生出各種詐偽便把仁字放空卻將術字做了把柄故日用應事須十分兢業常提著履霜堅冰之意

謝約齋曰須是仁字十分深重術則從中生出方妙倘於術字上著意則仁字只是附和久之附和者去而術為主矣

正修錄魏叔子先生

涉世處即是自己做學問處若能體認涉世便是學問則自不見世情可厭惡處

謝約齋曰君子以為學為主要在治心而涉世亦在其中倘以涉世為主則便做成鄉愿分別只在此處

無人處易肆有人處易偽舉足動念犯此

謝約齋曰惟其無人處肆所以有人處偽故工夫必以不愧屋漏為根本

凡言語動靜太盡情則易失實

謝約齋曰集中言語太盡情處亦多工夫須向裏一步則言語自有渾涵氣象矣

朱柏廬先生困衡錄

先生名用純字致一諱之崑山人明諸生痛父集璜於鼎革時與城俱陷隱居教終其身

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周子曰愛曰仁其言仁同而先儒一非之一與之何也韓子之言正於愛是無體之仁也周子之言由於誠是有體之仁也不然仁之愛人孔子之言也昌黎蓋亦祖之而何獨少焉

識得天理熱當機立應疾於離弦之矢更不擬議更不矜張真是何思何慮真是行所無事

吾之心本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能極天地萬物一體之量方為盡心若此心一有物我之見即不可謂盡即此便蔽塞不可流行

正修錄朱柏廬先生

凡人終日必有所事但人皆以紛紛擾擾為事不知君子作為即至掀天揭地亦止行所無事

但得妄念不生此心便廣大如天地蓋妄念我私也不妄則誠誠者天道也雖欲與天為二而不可得也

苟涉乎欲雖不離方寸而非內循理而動雖兼營四海而非外識此纔實識得心體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天之道也無為所不為無欲所不欲人之道也

恬退之人多方成世道恬退之心勝方是賢者

事境之處其逆者皆我德之所以進品詣之所以成也但知有理之順而不見為事之逆斯善處事者已

論孟中自聖賢自言所得外其為學者問而後告者十之七八不問而語之者十之一二故學之為功全在於問不問不

足以為學

靜而常覺即是獨知之本體動而常止即是不觀不聞之妙用

顏子喟然之嘆始終不曾說一道字此便是顏子地位極高幾幾優入聖域處由仁義行何嘗知有仁義而行之知有仁義便是行仁義顏子仰鑽瞻忽者何物博文約禮者何物如有所立者何物雖欲從之者何物皆道也然皆不言道非不言道也無道可說也纔說道便刺卻道字聖人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何嘗下一道字

人之所以與天為二者只坐積習為害耳有習氣便有習心有習心便有習情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自以為由性所發而不知其非性也習也習則何能成已習則何能動物知其為

正修錄 朱柏廬先生

後快

習而力除之始可以言意之誠始可以言性之復

有是氣必有是理氣蓋承載夫理者也故養氣正所以養性孟子之養氣為功於聖學甚精

閒而不閒方可閒得不然雖一刻之閒即是浪生忙而不忙方可忙得不然雖一刻之忙鮮不冥行

理也者是非曲直毫髮無偏者也然隱惡揚善有犯無校恰是天理即朝廷赦過宥罪亦是天理初非君子故為是長厚之行王者故為是寬大之政也

罪惡有時而盈善則無時而盈故堯舜大業其猶病諸仲尼至德吾未能一

葛龍仙先生容膝居雜錄

先生名靈芝字瑞五蘇之崑山人明諸生以高隱然

性無極也心太極也意兩儀也意之錯綜不可勝窮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皆倚之起矣

指點學者至孟子真親切著明矣不忍一牛之粟鐘不忍赤子之入井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泚也非為人泚皆泚至淺至近言之而神化莫過是矣

入道之機要其惟王文成之致良知乎體道之歸宿其惟周元公之無欲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若顏子誠究良知之用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鳴鳴乎不可尚已若孔子誠全無欲之體矣

正修錄 葛龍仙先生

後快

進道必須勇猛養道必須優游苟進道不勇猛必有玩愒無成之患養道不優游亦必有助長害道之病然此非兩截事也有時急宜提起即勇猛之謂也過此便急放下即優游之謂也此孔子憤樂循環之旨也及其成也又何提起放下之有哉

聖人不得已而著書凡以教人之學為人也於書之後漢儒繼起徒事於名物象數語言文字之閒而聖人著書之意遂隱周程諸子聖人之功臣也近見世人所爭一字之木安一言之可高遺書攻擊有疑悞後學之懼心竊異之辨而得所益幾何辨而失所損幾何取資在聞見之末而不關身心之大所謂雕蟲之技壯夫不為者也何至有疑悞後學之懼耶相高以名而聖人著書之義益晦矣

唐鑄萬先生宗孟說

先生初名大陶後改名甄四川人順治丁酉舉人仕止山西長子縣知縣有書行於世

性具天地萬物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然必真見天地萬物在我性中必真能以性合於天地萬物如元首手趾皆如我所欲至夫如是乃謂之能盡性也繫辭中庸廣大精微入而求之雖有其方難得其樞性本在我終日言性而卒不識性之所在於是求性者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性非他仁義禮智是也於是求性者乃有所據焉仁能濟天下以堯舜為準義能制天下以湯武為準禮能範天下以周公為準智能周天下以五聖人為準必若五聖人而後四德乃全守隔而不能備具體而不能克雖有前言往行遵而行之皆為襲取終非我有而卒不能全其德於是為仁義禮智者又罔

正修錄

唐鑄萬先生宗孟說一

後快

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仁義禮智非他人心是也天下豈有無心之人哉四德我所自有非由外鑠於是為仁義禮智者乃知所從焉心之為物顯而至隱微而至大聖人之於四德也神化無窮衆人之於四德也致遠則泥寂寂焉主靜不動屹屹焉屏怨如賊外專而內紛外純而內雜真偽莫辨而卒不知心之所在於是求心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人生所同有者良知也孩提知愛親稍長知敬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皆有是心也推此四端以求四德毋違毋作因其自然其備無缺於是求心者乃知所從焉良知在我者止非若外物求之不可得也而不能致者非不用力也雜以嗜好拘於禮義雖為我所固有如觀景模形明見其為良而卒不得有其良於是致良知者又罔知所措也孟子則告之

曰造道之方無他貴其自得之也父之所得不可以為子之

得師之所得不可以為徒之得疾病在己飢渴在己為治為療宜飲宜食我自知之未可專恃講習也於是致良知者乃知所從焉心性德既已自修天地萬物何以並治必措之政事而後達昔者堯舜治天下風之則動教之則率不賞而勸不刑而革後世風之而多頑教之而多犯賞之罰之而不以為懲勸於是為政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則告之曰堯舜之治無他耕耨是也桑蠶是也雞豚狗彘是也百姓既足不思犯亂而後風教可施賞罰可行於是求治者乃知所從焉學由是得則得為真得良知可致本心乃見仁義禮智俱為實功直探性體總攝無外更無疑誤措之於天下人我無隔如處一室各遂其惡欲矣夫陰陽順逆人氣所感百姓既安診

正修錄

唐鑄萬先生宗孟說二

後快

戾消釋則地無山崩水溢之變天無恒暘恒雨之災萬物繁育咸得其生皆心之所貫非異事也堯舜以來傳道者皆以傳心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而道卒不得明者何也以其雖知心而學之不一求之不專如天象全見而未執其樞也陸子靜讀孟子而自得立其大而小不能奪陽明子專致良知而定亂處讒無所不達二子者皆能執其樞者也學問之道必得所從入之門若不得從入之門誤由外入不由內出聖人之道廣矣大矣失其本心徒觀其形象如泛大海不見涯涘其如己之性何哉其如人之性何哉其如萬物何哉其如天地何哉

張無擇先生自知錄

先生名翰字梅子蘇之長州人吳江學生隱居著述考訂今古異同博洽精確此錄中之片羽也

人要做五倫中人一倫有缺便是已破之器

人各有四端而尤以羞惡為第一故孔子孟子皆重恥字

世間要箇完全的人也難庸夫俗子中却有完全的士君子

中却有不完全的

無論入世出世只是要心上打得過

果能復天所予我之初決不勞把捉決不要管帶其有心於

把捉管帶者皆未到家者也如人到家有何家事不辦

心本自然之物若要他作主則作不得主矣

人急於要無心心亦何能無惟有拂心之事忍耐得過久

自然不動

正修錄

張無擇先生自知錄一

後跋

人日用間千思萬慮大都為人忙耳試思一日之內何嘗幹

自己一些子事

不知操持其心者勿論若日用間果能操持尤貴善用其心

若不善用其心流而為邪為妄與不知操持者無異總是這

心於邪處用何不於正處用於妄處用何不於一處用

天下事皆易辨惟真偽難辨偽到極處即自己亦不覺其為

偽

心腸不熱則不肯做天下事心腸未冷則不肯做自己事

人以生老病死為四苦若生而隨便衣食不做齊人墻間亦

不做夷齊餓死今日尚活是生樂老而尚能讀書做文字是

老樂病而猶可喫飯是病樂死而自有不死者存是死樂

褚蒼書先生老言

先生名景號佳參蘇之長洲人以諸生老年九十二值聖駕南巡召見面試詩文賜額賜金倍切優渥

享國王之水土服勞亦是報恩承祖父之戶庭守成當思割

業

稟先哲為師承庶幾復古以天下為己任惟在讀書

喜怒哀樂藏於中中氣不可不養吉凶悔吝生乎動動時不

可不思

聞見決難覆藏莫作欺瞞語義理未能純熟當生慙愧心

任性之惡慙於任法執理之過即為執私

用心過勞是人之病根觸物易怒是人之禍根習懶偷安是

人之貧根縱慾漁色是人之死根

處世勿使人畏我任事勿使人議我臨財勿使人疑我居貧

正修錄

褚蒼書先生老言一

後跋

勿使人憐我

負才雖高決不可凌人傲物持論雖正亦不可責備求全

人或險於山川勘破世情何有客亦知夫水月拈來道體如

斯

對大人而能慷慨論畫平時必多所養遇妄人而能聲色不

動此中何所不容

讀書喜奔競即是淫躁淺露之端臨事作矜張便有狼戾暴

厲之失

貪字與貪字相類貪者必貪怒字與怒字相形怒時求怒

和氣始能育物渾厚方可培基

天道極是分明只嫌性慢鬼神最能窺矚那怕機深

吳非菴先生放言

先生名莊字茂含蘇之嘉定人為詩文有名無羅漢學使李醒齋先生序

忙與悟皆從心亡心曰忙蓋謂人之忙者必將喪失其心也悟從吾心豈以人之大悟不出吾心乎或曰心性之學盡於四子大易大學明德知止格致誠正中庸致中和至誠盡性孟子存心養性大易窮理盡性致命皆從切實處做工夫今謂不出吾心將毋墮落禪寂耶曰格物致知其功安可廢格得一事一物便悟一事一物此吾心之悟從散殊而積也迨乎無物不格則全體皆悟此吾心之大悟也明德即性載於人心明之功首從知止知即悟也未發之中渾然一性中節之和從性中流出實從心中悟入合之戒懼慎獨即所謂致中和若夫盡性必歸至誠而誠身必本明善明亦悟也孟子

正修錄 吳非菴先生放言一

後快

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似乎肅心只須知性而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蓋心者載性之器也譬諸籠中之鳥盆中之魚必須調而馴之此養性之說也而無籠則鳥飛於空際無盆則魚遊於江湖故以籠畜鳥以盆養魚此存心之說也性不養則無物譬諸籠中無鳥盆中無魚謂之虛器心不存則無器譬之有鳥無籠有魚無盆謂之逸物故能全乎器始能全乎物能全乎物始能全乎器顏子之心齊孟子之求放心全乎器也至誠盡性而盡人性盡物性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全乎物也究竟只完得吾心分量完得吾心乃謂存心即大易之所謂成性存存也成性由於盡性盡性由於窮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直通夫天命之原中庸之所謂天地位孟子之所謂知天事天與立命也推之義文之太極堯舜之精一執中皆

是物也而後謂之能悟謂之能全吾心故曰人之大悟不出吾心後學因致良知之說而以悟之一字視為禪寂不知學問不從悟入是一屋散錢柰無索子且有索子者亦必不廢散錢也象山陽明其學皆從悟入亦緣天資明睿了徹無餘耳究竟天地古今其理何嘗不考究不然真空不空佛氏且然而況吾儒乎

正修錄 吳非菴先生放言二

後快

馮定遠先生雜錄

先生名班自號二癡晚號鈍吟老人蘇之常熟人

程子教人讀書曰 部論語未讀時是信般人讀了只是這般人便是不曾讀 一般此言最懇切最難讀者論語聖人說話簡略說得渾融 一時理會不來是難讀也亦最易讀讀一句是一句理會得一分是一分是易讀也不似他書認錯了要誤人

君子以禮義安人養人俗儒則以禮義桎梏天下不知禮義之本也

好今而不知古則俗知近而不及遠則隘俗隘之人難以語道矣

盲者處平而不陷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危險是謂善避其

所短為人不可不自知其短

不知時勢不智也不近人情不仁也不智不仁而言先王之

道去之遠矣
吹毛求疵洗垢索瘢君子不為況於古人乎況於古之賢人乎如孟子之闢楊墨不得已也

讀書而言古人之不善不如稱其善之有益於人

漢初文字駁雜至揚子雲歷之以五經驅天下之文盡歸之

孔孟後之文人不敢亂說揚子之功也韓退之曾南豐皆極重之儒者頗譏之吾以為此人不可謂無心於聖學但其人文字於聖賢立身行己之道講之不盡惟不汲汲於富貴便

謂了事此其所短也直以為有罪無功亦未平
好言所不知自欺也因以欺人德之棄也君子戒之

正修錄 馮定遠先生

後集 六十八

王一菴先生論學語

先生名棟字陸吉南直泰州人嘉靖戊午歲貢仕止南豐縣學教諭

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人事應酬之實故孔子論知幾其神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兩言若他人論幾必著許多淵微奧妙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

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已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

誠意只在毋自欺此便是自己慊足的真功夫非有所待於外也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撓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此中固是難知不得然謂此個獨處自然有知則可謂獨我

正修錄 王一菴先生

後集 六十九

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誠意之為慎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為無及矣故獨在中庸謂之不睹不聞慎在中庸謂之戒慎恐懼

問閑思雜慮何以却之曰聖人之學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息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其神明不測自合

如此若一概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杳然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即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自絕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

不必思閒慮雜徒自勞擾耳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曰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樂今日

覺處此方是現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現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二者之相去不亦遠乎

尤西川先生答學者語

先生名時熙字季美其先蘇之長洲人由高祖從軍隸河南衛嘉靖壬午舉人仕至戶部主事士不講學久矣人苟不隨流俗肯來講求道理不必所見皆同但當虛心切已苦求精一耳

人須淡得世情方可言學世情榮美人多欣羨雖來講學猶有這一念放不下除此病須是靜坐一切好樂方能丟下前輩俱用過此功我昔在北雍時亦畧靜坐真箇凡事不愛世間無可好者今日亦得當時靜坐力自愧未能究竟耳

有問如何入門曰只此發問便是入門少間曰只在此心

有問自己病處要求救藥者曰問病便是知病

有欲向靜處求放心者曰放心也靜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

正修錄

後快

問致知曰飲食不知滋味必有寒熱之病身體不知痛癢必有痿痺之病人心不知善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自復惟自知方能成天下之亶亶

問夜氣曰平旦之氣本體也日夜之所息養此存此而已又曰孟子是就氣說又曰知是氣之靈處

問義理之怒不可無曰纔動氣便逐物

問寬嚴曰嚴者有條理之謂今人所謂嚴多是暴

問集義曰心之所安曰義即平心之所安是曰集義



齊治錄纂例

乾坤之後繼以屯蒙既開世界之草昧宜故人心之顛蒙或發之或擊之其功全在幼穉時故錄先儒之言為幼學蒙養法

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所以家人之初曰閑有家本吾身以立閑也家人之上曰有孚威如反吾身以自治

也能閑而悔亡能反身而終吉故錄先儒之言為閑家善後法

士尊於三民之上必有不同流俗處而後無愧乎士孰不為守守身為大等丈夫也能守則大不能守則小盡墮其守

則賤矣故錄先儒之言為士子守身法

齊治錄纂例

不能為一鄉之善士何能為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身列縉紳不肯為善於鄉安望其為善於國於天下士大夫者國之表也民之望也可弗謹歟故錄先儒之言為縉紳居鄉法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孔孟垂訓昭然讀孔孟書以進身立朝寧不以孔孟之言是遵故錄先儒之言為以道事君法

致君而外存乎澤民澤民正所以致君也為親民官不可不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乎可勿所欲與聚所惡勿

施乎故錄先儒之言為任職居官法

雖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然豈可不教而殺乎誠諭之不從而後刑罰加焉上不留嫌下不敢怨易曰說之大民勸矣哉民固宜勸不宜懲也故錄先儒之言為勸諭惠民法

刑者所以佐禮之不逮也雖曰齊之以刑終不若齊之以禮
乃為政者謂嚴刑外無治法所謂弼教謂何所謂明慎不
留者謂何故錄先儒之言為慎刑重獄法

鄉約行而俗以善保甲行而姦以戢矣始自周官之比閭什
伍管子之軌里連鄉歷代以來其法不廢惟商鞅行以苛

王安石行以擾為民生厲外此皆用以致治而弭盜故錄
先儒之言為善治法

國家有正供有司有催科詎非當然然必催科有方庶幾無
慙撫字昔人有自居催科政拙者今人則不敢居矣亦知

東南民力已竭乎亦知寬一分小民受一分之賜乎前人
建有良法宜守之俾勿壞故錄先儒之言為催科撫字法

天災流行聖世不免救荒雖無奇策預備自合有方先正有
云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故錄先
儒之言為備荒救災法

齊治錄 某例

于氏萊公識

齊治錄目次

上帙

石州 于 準 萊公纂

方正學先生幼儀雜箴

屠憲副公童子禮

王文成公訓蒙教約

已上係幼學蒙養法

方正學先生家人箴

何孝子家規

歐陽文莊公家書抄

李文節公家誥

沈文端公身儉心儉說

齊治錄 目次

沈大谷先生訓子語

先清端公家訓

已上係閑家善後法

馮恭定公士戒

呂忠節公士夫戒

蔡忠襄公聖門律令

楊復菴先生述庭訓

顧端木先生孝廉箴

陳幾亭先生舉業述

黃梨洲先生論科舉

已上係士子守身法

羅文毅公致族人書

章文懿公復羅一峯書

李文節公誠縉紳語

馮恭定公士夫會約 學會約

沈文瑞公馭下說

呂忠節公署門七則

已上係縉紳居鄉法

齊治錄目次

上快

先儒齊治錄上快

石州于 準萊公纂

方正學先生幼儀雜箴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至少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哀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於盤盂或書於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汨於名勢之慕利祿之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蓋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為學而未能因列所當勉之目為箴揭於左右以攻已闕由乎近而至乎遠蓋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修之事也

齊治錄方正學先生幼儀雜箴一

上快

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為驕俯為戚毋箕以踞歌以側堅靜若山乃恒德

立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為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行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為坦途

寢 形倦於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揖 張拱而前肅以紆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

佻以輕遠耻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

以取禍宜寡而多為誥為阿以禮制事不與其宜

食 珍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有
為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飲 酒之為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
家有國尚慎防

言 發乎口為滅為否加乎人為喜為嗔用乎世為成為敗
傳乎書為賢為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慎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祇而人之隨狗人而忘反
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啓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內既病乎德外為
禍階抵掌絕纒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
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反身則至

齊治錄 方正學先生
切實錄卷三

上 帙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遠切齒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以
道為度揆道酬物已則無與暴遠是懲聖賢是師顏之好學
自此而推

憂 情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為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
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汝孰憂哉

勉於自修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
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已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
與汝同汝惡不改人寧汝容惡已所可惡德乃日新已無不

善斯能惡人

取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

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

與 有以處已有以處人彼受為義吾施為仁義之不圖陷
人為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
毫髮拒之

誦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高德以靜養志日
化歲加山立川駛聖道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為而名惟藝之務德
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羞德不若人
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齊治錄 方正學先生
切實錄卷三

上 帙

屬憲副公童子禮

公名義時宇 寧國宣城人嘉靖

進士仕浙江

授學副使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而養正莫先於禮蓋人之自失其正以自外於聖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不聞禮教則耳目手足無所持循作止語默無所檢束及其既長沿習媮安徇情任氣如已決之水不可隄防已放之條不可盤鬱何所不至哉是故朱子小學必先灑掃應對之節程子謂即此便可達天德信非誣也世之父兄既以姑息為恩而為之師者日役役焉以課程為急故一切禮教廢闕不講童蒙何賴焉茲本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為童子禮

禮

晨與即當盥櫛以飾容儀須敦尚樸雅不得習為市井浮薄

齊治錄

童子禮一

上儀

之態

弟子職曰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拊盥漱執事有恪右條

凡著衣常加愛護飲食須照管勿令點汗行路須看顧勿令泥漬有垢破必洗浣補綴以求完潔提領欲直結帶欲緊毋使偏斜寬緩致失容儀其燕居及盛暑時尤要矜持不得袒衣露體

凡揖時稍潤其足則立穩須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首眼看自己鞋頭兩手圓拱而下凡與尊者揖舉手至眼而下與長者揖舉手至口而下與平交者揖舉手當心而下皆令過膝皆當手隨身起又於當胸

禮云手容恭右條義本此

凡立須拱手正身雙足相並必順所立方位不得歪斜若中

並牆壁相近雖困依不得倚靠

曲禮曰立必正方又曰立毋跛右條義本此

凡坐須定身端坐歛足拱手不得偃仰傾斜倚靠几席如與人同坐尤當歛身莊肅毋得橫臂致有妨礙

曲禮曰坐如尸又曰坐毋箕又曰並坐不橫肱右條義本此

尋常行走以從容為貴兩手籠於袖內緩步徐行舉足不可太濶毋得左右搖擺致動衣裾目須常顧其足恐有差悞登高必用雙手提衣以防傾跌其掉臂跳足最為輕浮常宜收歛

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右條義本此

凡童子常當緘口靜默不得輕忽出言或有所言必須聲低氣平不得喧聒所言之事須真實有據不得虛誑亦不得亢

齊治錄

童子禮二

上儀

禁絕

傲訾人及輕議人物長短如市井鄙俚戲謔無益之談尤宜

凡視聽須收歛精神常使耳目專一目看書則一意在書不可側視他所耳聽父母訓誡與先生講論則一意承受不可雜聽他言非看書聽講時亦當凝視收聽毋使此心外馳

曲禮曰正爾容聽必恭又曰以側聽毋敬應毋淫視右條義本此

凡飲食須要歛身離案毋令太過從容舉筋以次著於盤中毋致急遽將肴蔬撥亂咀嚼毋使有聲亦不得恣所嗜好食求多食安放益筋俱當加意照顧毋使失悞墜地非尊長命不得多飲飲亦不過三爵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外流飲則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因獲右條義本此

以上初檢束身心之禮

凡尊長呼召即當隨身應對應者應其呼不可緩慢坐則起食在口則吐地相遠則趨而近其前有問則隨事實對且掩其口然須聽尊長所問辭畢方對母先從中錯亂對訖俟尊長有命乃復原位

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玉藻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曲禮曰長者詔之則掩口而對又曰侍坐於先生問焉終則對右係義本此

凡見尊長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命之退不敢退進時當鞠躬低首疾趨而前其立處不得逼近尊長須相離三四尺然後拜揖退時亦疾趨而出須從旁路行毋背尊長且當頻加回顧恐更有所命如與同列共進尤須以齒為序進則魚貫而上毋得越次紊亂退則席捲而下毋得先出偷安

齊治錄居處則公堂子禮三
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敬進不謂之退不敬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又曰為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右係義本此

夏月侍父母常須揮扇於其側以清炎暑及驅逐蠅蚊冬月則審察衣裘之厚薄爐火之多寡時為增益并候視牖戶罅隙使不為風寒所侵務期父母安樂方已是謂冬溫夏清溫以致其涼清以致其涼

十歲以上侵晨先父母起梳洗畢詣父母榻前問夜來安否如父母已起則就房先作揖後致問問畢仍一揖退昏時候父母將寢則拂席整衾以待已寢則下帳閉戶而後息是謂昏定晨省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右二條義本此
家庭之間出入之節最所當謹如出赴書堂必向父母兄弟

之間肅揖告出其在書堂時或因父母呼喚有所出入則必請問先生許出方出不得自專至入書堂雖非作揖常期亦必肅揖始可就坐

曲禮曰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朱文公訓子帖曰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後行右條義本此

凡進饌於尊長先將几案拂拭然後雙手捧食器置於其上器具必乾潔肴蔬必序列視尊長所嗜好而頻食者移近其前尊長命之息則退立於傍食畢進而徹之如命之侍食則揖而就席食必隨尊長所嚮未食者不敢先食將畢則急畢之俟其置食器於案亦隨置之

內則曰男女未冠笄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視具弟于職曰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退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者所長者辭少者及席而飲長者舉未酬者少者不敢飲右係義本此

凡侍坐於尊長目則常敬候顏色耳則常敬聽言論有所命則起立尊長有倦色則請退有請於尊長獨語者則屏身於他所

曲禮曰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又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捫杖履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右係義本此

侍尊長前必居其後不可相遠恐有所問如問已及則稍進於左右以便應對目之瞻視必隨尊長所向有所登陟則先後扶持之與之携手而行則以兩手捧而就之遇人於塗一揖即別不得舍尊長而與之言

曲禮曰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又曰長者與之視後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內則曰子事父母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之曲禮曰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右條義本此

凡遇尊長於道趨進肅揖與之言則對命之退則揖別而行如尊長乘車馬則趨避之或名分相懸不必為已下車馬者則拱立道旁以俟其過

少儀曰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曲禮曰遺先生於道趨而避正立拱手先生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右傳義本此

已上入事父兄出事師長通行之禮

受業於師必讓年長者居先序齒而進受畢肅揖而退其所

受業或未通曉當整衣歛容離席前告曰某於某事未明某

書未通敢請先生有答即宜傾耳聽受答畢復原位

弟子職曰受業之紀必由長始曲禮曰侍坐於先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右傳義本此

逢朔望其日昧爽師長率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

又再拜退師長西南而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向再拜

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問安謝教之辭訖又再拜師

齊治錄居業訓公童子禮五

上帳

長入於堂諸生以次環列再揖退各就案

常日清晨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肅揖次分兩序相揖而

退至夜將寢會揖亦如朝時其會講會食會茶亦如之

此二儀在書堂中少長通行之禮然必自童子先之使其諳習禮度驕慢不生

端身正坐書籍筆硯等物皆令頓放有常其當讀之書當用

之物隨時從容取出不得信手翻亂讀用已畢復置原所毋

使參錯其借人書物皆當置簿登記及時送還毋致遺失

凡先生有賓客至弟子以次序立俟先生與客為禮畢然後

向上肅揖客退仍肅揖送之先生與客命無出門即入位擬

立俟先生返命坐則坐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亦必

俟與先生為禮乃敢作揖退亦不得遠送非其類者勿與親

狎

凡讀書須整容定志看字斷句慢讀務要字字分曉毋得目

視他處手弄他物仍須細記遍數熟讀如遍數已足而未成

誦必欲成誦其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方止猶必逐

日帶溫及逐句逐月通理以求永久不忘

凡寫字未論工拙切要專心把筆務求字畫嚴整毋得輕易

怠惰致有潦草欹斜并差落塗註之病研墨放筆毋使有聲

及濺汗於外其戲書硯面及几面上最為不雅切宜戒之

以上書堂肄業之禮

齊治錄居業訓公童子禮六

上帳

王文成公訓蒙教約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七
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為要務其栽培涵養
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
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要務此
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
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
之則衰瘵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
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露被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
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
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踉於詠歌宣其幽抑
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

齊治錄

王文成公
訓蒙教約一

上
十

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
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
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
消其鄙吝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
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
釋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
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特拘囚彼視學舍如囚
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讐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
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益驅之於
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

每日清晨諸生恭揖畢學師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
敬長之心得無懈怠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宜得無虧缺

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
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
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學師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
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母躁而急
毋蕩而囂母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分為
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歛容肅聽每五日則總
四班通歌之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情毋沮
而忤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
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
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歛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做每

齊治錄

王文成公
訓蒙教約二

上
十一

十日則總四班通習之 按禮即冠婚喪祭之禮喪禮止須
講明其冠昏祭三禮先為講演習熟以次為其大者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受
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維字字句句紬繹反復抑
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做次復誦書
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
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
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方正學先生家人箴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為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為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予病夫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修有箴因為箴以攻已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為匪人天使之然後汝舍旃斯為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為人而忍自絕為禽獸之歸耶

齊治錄方正學先生家人箴一

上

十二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歡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為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為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為偽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足能俯興拜跪曷為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時弗戒由道在已豈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為可後苟為不學流於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秉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為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

獸同歸鳥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耻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僥倖高位祇為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戒古人之學修已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不勇於為迨其將老雖悔何追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辦制義患乎異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勉

絕私 厚已薄人固為自私厚人薄已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為偏踈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為人偽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已順天

齊治錄方正學先生家人箴二

上

十三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祇肅靡敢驕橫於道為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已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終履履憂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於小人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為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於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已故無怨惡身名不墮輕忿易忤小人之為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鳥可自遠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閣嬖女為護為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為患實深宜力拒絕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汗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人以患為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為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為家者汲汲乎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為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為憂咄嗟乎

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齊治錄方正學先生家入歲三

上
十四

慮遠 無先已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靈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保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默也為失非所宜言言也為行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為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為禍為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弗思罪如丘陵造怨與戎招尤速咎孰為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撓給便佞鄙夫之為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或垂慎勿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惟古之人既為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為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閱汝少壯不自強忽其既耄嗚呼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齊治錄方正學先生家入歲四

上
十五

何孝子家規

孝子名倫字士明浙江錢塘人嘉靖間諸生世所稱孝子何倫是也

孝親敬長之規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乃百行之首萬善之原人能盡得此道天地鬼神相之親戚鄰里重之凡有父母兄長在前者不可不勉旃○今之人以能養為孝者何蓋緣不顧父母而私妻子倒行逆施者眾彼善於此故與之耳殊不知孝之道豈養之一事所能盡哉要有深愛婉容而承顏順志尊敬謹畏而惟命是從稍有斯須欺慢違忤或傷教敗禮取辱貽憂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藍田呂氏曰孝莫大乎順親司馬公曰吾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

隆師親友之規

齊治錄何孝子家規一
凡家素清約自奉宜薄然待師友則不當薄也切不可因已無成而不教子又不可以家事匱乏而不從師務要益加勉勵則所聞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漸摩既久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若遺棄師友日與不善人處所聞所見無非欺誣詐偽汗漫邪淫之事身日陷於刑戮而亦不自知也言之痛心各宜自省

待人接物之規

凡與賓客及尊長卑幼相接儀節固有不同咸不外乎敬而已矣若待尊長必須言溫而貌恭情親而意洽尊長或不我愛益加敬謹可也待卑幼又在自敬其身苟能尊嚴正大肅矩整規則為卑幼者脩飭畏懼之不暇孰得而上犯之耶一或瑣碎褻狎便無忌憚矣

鞠育教養之規

古有胎教凡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言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此道也今之婦人烏得而知之夫當預與之言○凡產子須是為母者自哺不可委之乳母吾嘗見人家用乳母者僅直服食稍不如願反令其子寒煖失時饑飽無節或跌撲驚傷隱蔽不言致疾莫知所自且乳母中端潔者寡常生意外之虞不可不謹○子女初生三朝滿月慎勿置酒張筵多害生命惟齋沐更衣具酒果抱子告於祠堂其世俗催生送養之禮糜費無益槩宜謝絕

節義勤儉之規

齊治錄何孝子家規二
節義之人乃天地所鍾光祖宗榮親族莫大乎是但有男子仗義而窮婦人守節而苦不能自存者合族俱當義處資給以成其美不得使之失所○勤儉為成家之本男婦各有所司男子要於農工商賈之間務執一業精其器具薄其利心為長久之計日逐所用亦宜節省量入為出以適其宜慎勿侈靡駢奢博奕飲酒宴安懶惰若人心一懶百骸俱怠日就荒淫而萬事廢矣婦女夙興夜寐黽勉同心執麻糸治絲繭織絰組紉以供衣服不事浮華惟甘雅潔凡有重務弟兄妯娌分任其勞主婦日至廚房料理點檢但有僮婢撒潑五穀穢汗作踐暴殄天物者量加懲戒至晚扃鎖門戶貯水徙薪逐處照管仍諭各房不許烘焙衣物內外謹嚴俱無怠忽其上下衣食分給有等男女多者傳遞惟均不得各分彼此嫁娶資粧亦從簡便如此則衣食常盈而先業不墜矣

飲食服御之規

飲食服御乃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近來僭侈無節風俗日
漓盜起民窮多由於此豈草茅之說所能挽回故歷采古先
聖賢之言為之標準吾人當佩服以成恬澹樸雅之風○古
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
之人不忘本也○唐太宗教太子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
有斯飯矣○朱子問曰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
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有道之士粗裘索帶而人
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司馬溫公曰吾平生衣
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
已又曰吾家待客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古人事親有
以酒肉養志者有以菽水承歡者均不失為大孝○茅容待

齊治錄何孝子
家規三

上卷

容以草蔬與之同飯殺雞為饌以供母客知之起拜而稱賢
○范文正公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惟
好施子晏平仲敝車羸馬而惠及三族○范益謙曰凡喫飯
食不可揀擇去取○汪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張文節公為宰相自奉甚約或譏之公嘆曰吾今日之俸
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
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
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
身亡如一日乎

量度權衡之規

人家之斗尺等秤所以稱物平施而權輕重者也此固外物
耳其實繫乎人之一心心正而公則制之惟準用之惟平使

貿易輸欵之間兩無虧累即為天理矣若以私刻存心專圖
利已買人之物則用小等大秤賣物與人則用小秤大等或
借人米穀原以大斗量入而以小斗償還取息於人則以小
斗放出而以大斗收回即此便為人欲輕重大小之間所增
幾何而所損大矣蓋幽暗之中鬼神在焉人可欺而心不可
欺心可欺而天不可欺吾人為學欲辨理欲而下克己工夫
者先從此處用力最為親切

保守身家之規

保守身家之道無他第一不可姦騙人家妻女第二不可賭
博宿娼第三不拖欠包攬侵欺錢糧第四不可煉藥燒丹攘
竊誑騙第五不可強橫健訟鬪狠逞兇及扛幫教唆生事害
人第六不可交結無藉之徒花叢遊蕩不負本等生理及縱

齊治錄何孝子
家規四

上卷

容尼姑賣婆於內室往來第七不可做人慢物好勝誇能逆
理亂常驕奢淫佚第八不可為貪心所使專行峻險之途吾
人能依得此誠每日戰兢兢兢循規蹈矩而行則上不玷祖
宗辱父母下不累妻子害親隣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一家安
樂為何如哉

歐陽文莊公家書抄

處家庭鄉黨只如尋常村夫野老文貌不足而情實有餘乃是聖賢之道孟子稱堯舜之道乃在徐行後長孔子終身只是忠恕無許多蹊徑議論曲折也處家事直須平實須有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之心乃不為飲食之人此須心中實實體認懸空想像論說皆無益也

老親漸就休閒不理家事甚喜甚喜吾弟尤宜善為將順嘗見王文正公有傲弟不可馴一日公歸自外適其弟盡碎酒缸於庭酒流滿地公攝衣循無酒處徐步而入竟不復言韓忠獻公與歐曾諸公同在政府每議事二公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事亦無不濟此最可為處昆弟鄉族之道若曉曉揭揭辨已之

齊治錄歐陽文莊公家書抄一

上帳
二十一

是折人之非所謂以善服人人未有能服者然非真實從事於誠意正心之學則客氣妄動倉卒自主張不得致力於學日消月磨則習與性成矣然其發端則順父母尤為切要和妻子翁昆弟睦鄉族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勉之勉之

凡事當自察其志志於富貴而處之以道終不若以道為志而處乎得失之間者也此最宜猛省

凡居鄉一切慶問之禮皆不可廢此非以為媚府縣吾父母官也鄉士夫吾斯文骨肉也於此不用其情惡乎用其情但近世欲以此為干求之資故不事干求者遂并其禮而廢之夫我不加禮於人往往不自覺人不知禮於我我心若之何哉此強恕而行之道不但府縣過往士夫不相聞則已相聞亦不可不自盡處人之道最宜有情有禮更要精實不可一

毫虛飾凡惟人怨人防人慢人之意一毫不可萌之於心他人過失醜惡一切不可形之於口此便是天下歸仁氣象畜臣妾之道規矩責嚴情愛貴厚檢責貴薄任使貴稱才來書所謂能盡力能幹事有一於此足矣不宜求備也

凡有情於我者當記善忘過可以全交或一言不合一事不稱意而遽相違忤此豈有忍有容之道

鄉里士夫朋友以愛憎為毀譽雖非所當計而待之亦不可草草大抵不簡一人尚不能必人之不簡我不惟一人尚不能必人之不惟我孟子云及求諸身而天下歸之君子雖不期天下之歸而反身之功不可緩然天下歸之亦君子之所喜者吾願從事於此而未能吾弟勉之到得精力所不及則無可奈何古人所謂人倫之至其實在此非此心精一無自

齊治錄歐陽文莊公家書抄二

上帳
二十一

欺而求自慊者未易言此也

凡處人處事去盡輕率玩戲之習則真實義理自見然苟以富貴為心則全體先蔽所處未必中節但得為俗人之巧於趨避者耳不可不察也

事只隨時應酬不必營營無百年不死之人無數世不貧之家但據見在盡其所事使後人有所賴而為善可耳

李文節公家誥

公名廷機字九我福建晉江人萬曆癸未進士歷官內閣大學士

余平生不啻齋每早鹽菜送粥非特脾胃清虛費用省約亦以省中饋一殮之勞耳午用葷一二味晚用酒六七杯酒但沽而不釀留客不請客客至以常飯待之晨不葷午不酒不為客變遷也余久行此客無怪焉余亦不怕怪至子孫守而勿失但曰無改于父之道可也作人不要自作家須要知足子孫自觀家運勿謂清澹之後必貧勿謂清澹之後必興但兒曹眼前衣食僅給而止子則付之子孫則付之孫蓋不必管亦不能管如看得破則貪得無厭之念息矣余觀中人衣食僅給日周旋往來于親朋之間以耗其財至于貧窶不免稱貸求借于人君子憐之俗人笑之間有力能自守不襲

齊治錄

李文節公家誥一

上帳

二十三

時奈待親友情真而禮澹君子信之俗人怪之余謂寧令人怪毋令人笑家有一簪一珥一羅一絹盡化為田勿謂好華麗而留之凡處家惟米為急有田則錢糧亦急家事給而國用供自可以俯仰天人無媿雖有分外事吾不為之慮矣

沈文端公身儉心儉說

公名鯉字仲化號龍江河南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仕至大學士

夫日用事物之為侈侈矣然必有由侈者身是也蓋身其本乎日用事物其身之運乎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疏者曰不侈然以自放之為約則身儉之說也以仁義道德物吾身以綱常禮樂範吾身以忠孝大節立吾身以謙和退讓保吾身以不殖貨利浴吾身以貞靜寧一定吾身而後為身儉而後為不侈

齊治錄

沈文端公身儉心儉說

上帳

二十三

夫身儉本矣有本之本者心是也心在乎審所好尚心好靜則必不好動不好動何侈心好簡則必不好煩不好煩何侈心好雅則必不好俗不好俗何侈心好澹則必不好濃不好濃何侈故雅靜簡澹者皆以養吾心而正吾本之本者也其不然者雖稍能勉強乎一時而見獵心喜忽不覺引我去蓋身為侈藪豈復能移風易俗哉故曰有本之本矣

沈大谷先生訓子語

讀書之則有四一曰立志法古師賢以定其根本二曰虛心
長善救失以求其實益三曰廣大博聞多見以破其拘學四
曰省事謝應酬慎起居以聚其精力焉此四者於深造豈有
量焉

得古文法可以振起筆力掃除塵冗勝於時蹊誤人者遠甚
然初學還急於講明書旨及作文諸法使有端緒而後進此
一格為妙此時未有纖毫學力而遽言古法恐無着落處亦
何益於事即不古亦何害於事似當熟商之耳

我所謂好西席者在於善教蓋延師以教子孫為主善教者
有商有量隨時制宜與主人潛灣順此所以多成功若學問
雖好名望雖高考運雖利而於學生之甘苦得失如秦越人
之休戚何益於事哉何益於事哉我向欲用相知相信之人
蓋為此也

齊治錄

沈大谷先生
訓子語一

上卷
二十四

軟美之人誠好相與然須剛正有為識見高卓者方足以發
人志氣開人智慧一生不墮暗昧中可與談自好之事若區
區尋章摘句一盲引眾盲有甚意味有甚出頭凡在此時極
難欲不為整頓則坐視不安欲與之料理則垂戾形於色將
斷送此孫而後已或亦此孫之命使然逢此阻礙耳

教子課孫人家第一大事子孫知向學雖貧賤亦有身分若
不向學不識禮義與馬牛畜類何異為世賤輕可不懼乎
長夏炎燥宜看理學書蓋以理義收拾其心則心定心定則
氣亦定不覺其為炎矣

有道者之言謂過去不必起念未來不煩起念現前新新不

住隨方合中隨宜調度亦不消起念思之可省閑思量閑煩
惱無算無量收拾起一片空虛境界發心向上第一計也
和氣迎人有如陽春此吉祥善人也戾氣迎人慘於秋霖此
凶人惡念也申申天天如光風霽月氣度古聖賢盛德容儀
大約可想

處世處家庭當以一真相與自然天機活潑纖毫機術用不
得

凡事須要耐煩不可任意又不可守住平日習氣須要改頭
換面一番尋常日用便是天理流行實際莫將此處看得粗
畧也

有事須面言方可盡其曲折方有商量斟酌變通切不可托
人傳語凡傳語定與實言不符不但萬一差悞且慮小人從
中附會假捏此為害事不小慎之思之

齊治錄

沈大谷先生
訓子語二

上卷
二十五

吾城家庭之樂首推王爾殷先生一家每日晚三子輪值治
酒棹菓殺訂相契者同坐小園盡歡乃已次則袁公清公白
二兄當休民先生老於諸生而二子委曲承順以適其意爭
構美食樂而忘憂今則李濯溪老先生同仲木兄爭相鬪勝
窮極華侈以養其親此係家事厚薄不同其為承順親心則
一也

家道之壞必由婦女婦女見短而姦深最喜指黨招羣打成
一片此處大可寒心我言之亦已蚤矣何為猶爾爾耶大丈夫
須有光明斷決之氣母為衽席所牽乃能破除諸障非可
縲語慈悲寬大二字也

大抵有志行重綱常者定從千辛萬苦中來

舉業事及世間事定須件件博聞

作事應酬須輕鬆快便勿膠柱鼓瑟

舉念須虛心順理勿執自己意見為道理

要知一飲一啄俱是無端受享時生愧心

要知一切皆空無一件是實不須戀着

時異勢殊一切未完之事自宜早完

做事必任怨任謗然後有成萬無安穩任德居恩之理此從

古來如是

世情冷暖最不好是親族眼孔淺人只須大着肚皮包容他

切勿怨尤也

我家僮僕甚少好人亦不易得還是恕小過存大體其間稍

有用的便該將養成就不宜十分搜索不宜以成心待之

齊治錄沈大谷先生訓子語三

上帳二十六

使他安心盡心該施恩的施些不妨該詐聲啞便隱諱些不

妨不然無人任事即任事亦不盡心逢迎諂媚中必無好人

也我所搜索者小他所破損者大慎之思之

舉動之際宜審詳斟酌而後發如萬不當言者一時昏瞶而

言之一時則快矣後來將如何如萬不當行者一時躁妄而

行之一時則快矣後來將如何恐覆水難收不可救藥後雖

悔之亦何及矣

先清端公家訓

公名成龍字北漢號千山山西永寧人由崇禎己卯副榜貢生任至兵部尚書江南江西總督歷方鎮

傳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則是家有教也正惟一家

有教一國觀感相習成風而仁讓興焉矣故居今日而欲

陋習丕變當自士大夫之家倡之為作家訓以示後人云

一孝為百行之原父母生兒能有幾箇身顯榮親的就是力

田貿易肩挑負販者皆可緣分以養親但要把父母時時刻

刻放在心裏時時刻刻頂在頭上讀書明理者以養志為先

愚夫俗子亦勉力養其口體依依膝下始終孺慕第一不可

聽妻子之言如有不孝族人公罰

一弟兄形雖有二邇源於父母之身究竟還是一箇今人弟

兄仇敵只為看做兩箇所以參商我今立訓同爨者宜一室

齊治錄先清端公家訓一

上帳二十七

和氣若是分居亦要彼此聯屬為兄者當愛為弟者當敬患

難相恤貧富相顧不肖相勸勿聽妻子之言而傷手足之情

如有不遵者 朝廷大律具在莫貽後悔

一族中之人皆吾祖宗一脉譬如樹之有幹畢竟落葉歸根

彼族中老幼奈何其不睦乎今人見族中之富貴者羨為榮

耀見族中之貧寒者多生厭惡此種心腸豈可以對祖宗我

今立訓凡係族人不分枝派遠近不論人物貴賤俱照長幼

執禮倘敢高下異視照不睦條議罰

一士農工商各執一業子弟十二三歲時賢愚已定賢者做

向上事愚者亦必令其執一藝庶不致閒曠其身到了長成

還可以贍養妻子若一姑息或聽其暴棄鮮不貽後日之悔

也

一族人不知讀書之樂僥倖博一青衫自以為萬事皆足至於科第一節皆諉之于闈郡風水不知發過先達盡係讀書之人豈風水之說獨不應于我輩乎願我子弟破除積習做童生下一番苦功望進學做秀才下一番苦功望中舉即使數命不偶艱於遇合道理明透亦不被人目為不通

一四民之首曰士原期讀書明道較愚人迥出一頭故稱之曰秀才豈知一做秀才惹禍招災總從一念之放肆起我願子弟小心敬畏雖進學與平人無異埋頭讀書設有非禮之來當以理遣如果有干身家始許理論切勿呼朋引類做出非為的事來那時悔之晚矣

一士子幸而上達身雖貴顯居家切要勤儉不可奢靡待人務宜謙光不可驕傲

齊治錄 先清瑞公 家訓二

上帳 二十八

一有田之家率其佃僕及時耕種及時耘耨寧先時毋後時仍不時親身董率勿自家懶惰委之家人徒飽溪壑也

一種田不離田頭深耕易耨是其本分勤得一分多得一分之利仍要積聚糞灰地肥則苗盛於農暇之時就想到來歲耕耘之時有當備用之物乘閒置辦雖遇豐年所獲縱多亦不可浪費少留儲蓄以備凶荒田有隙地必種瓜菜之類畜養豬雞以補不足

一朝廷錢糧依期封納不可拖延為里中頑民

一生意之人或開店或行商俱要早起晚睡不可偷安語云不將辛苦意難取世間財

一居家要儉當念錢財非易衣服飲食惟期適口充身不可浪費吾永寧地土澆瘠而天時又亢澇靡定少有所蓄庶可

以備荒年

一馭僕婢體恤勞苦軫念饑寒不可近狎亦不宜疎遠臨之以莊馭之以禮至要至要貴顯之後鄉黨之間禁其放肆則又寧嚴毋寬也

一結親惟取門當戶對不可扳高亦不可就下司馬溫公曰嫁女勝吾家娶婦不若吾家二語切記切記女夫兒婦俱要一一訪實如儀容惡疾之類慎之于始不可以一言之合輒將兒女輕許於人聘財救奩但當量其家計大小不可過費恐傷元氣

一喪葬俱按文公家禮行父母年至六十則衣衾棺木之類俱當及時置備

齊治錄 先清瑞公 家訓三

上帳 二十九

依序行禮不可疎畧

一夫婦之間當思一敬字梁鴻孟光之舉案齊眉千古稱為美談敬而已矣如今夫妻反目不和只為太狎太狎則不敬不敬則變生莫測矣是故居室之間當如賓客自然刑于之化以起門內之和以生至於彼此罵詈辱及其身則又祖宗之罪人也豈足語於人道乎倘有小家女不敬祖先不尊丈夫敢用污言詈夫并辱宗祖者以不孝律出之

一凡年至四十無子方許置妾嫡妻不得妒忌如不遵此訓照七出條出之其夫亦不得縱妻凌妻犯者合族公罰

一貴顯之家有故交寒士在座覺得另有一番韻致若有骨鯁之士文學之人在座則愈顯其休容之度矣子弟貴顯者切莫疎慢士類

一人家生兒子自然是聰明者佳但聰明人每多刻薄則暗中虧折了許多福分常見尖穎之人終於落剝庸庸之人反享厚福一係聰明發洩已盡天機運合不露所以受用各有不同我勸聰明子弟以寬厚宅心庶可邀和平之福

一子弟將成人之時性情易擾不許結交淫朋浪友如與不端之人往來為父兄者急早禁絕以防其漸

一子弟年幼早晚不時稽查不許遠離膝下即從師在學亦必訪察功課倘有曠業之日則根究踪跡大加振刷勿事姑息

一子弟居室早則十八歲遲則二十歲切不可再早恐元氣未壯致成虛怯

一子弟家居飲食動作俱教以規矩事上接下俱教以禮數

齊治錄 先清端公家訓四

上快 三十一

勿致放蕩恐久久便成狂妄

一子弟出外必稟命於父兄反必面婦女外出必稟命于公姑反必面不許擅自出入

一人家子女到五六歲時男則從師穎悟者望其上進愚魯者束其身心不致將來有佻健之虞從小姑息長大廢棄皆為父者貽之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女孩兒即教其紡績再長則教其針黹仍約束其驕傲之性婦主中饋為母者亦須教導務要早起晚睡不可令其懶惰頭足修飾不可令其攢塌語言謹慎不可令其縱肆行止端莊不可令其輕浮若縱而不教一到夫家不成材料不執婦道牽惹辱詈皆為母者貽之也子女所關匪細為父母者慎之

一閨門要嚴肅雖係中表至戚務要男女有別遠嫌別疑不

可同席而食同坐而語宅中分別內外昏夜之間女不出男不入女子有事夜行以燭男子年交十六早晚非奉呼喚不許擅入內宅

一婦女不許入寺觀燒香拜會惟在家念佛持素不禁

一婦女惟正事出外用金珠服飾在家則家常服飾不得喬妝艷服

一婦女不幸而夫早歿應該守節為是其或青春年少不能終節者不妨善言儘伊父母令其改適以免意外之誚

一致富由勤人盡知之我謂公道二字乃致富之要訣常見世人欺慢愚人巧詐取財或戕秤升斗出入各別也有賺錢起家的究竟巧裏來拙裏去明裏來暗裏去蓋由此心一欺必干天譴終成無益何如任天由命永保福基故我謂公道

齊治錄 先清端公家訓五

上快 三十一

二字其致富在勤字之上

一富貴是命裏帶來的自不必說然亦非鐵汁溶成的天道惡盈若無德以迓之恐轉而消折矣

一錢財豐盈千倉萬箱不過屬你管轄不可看作萬年不拔之基若遇好事不做遇貧難不施不過一守財虜耳或者博施濟眾上天鑒之必永享富厚也

一居心不可刻薄天地長養萬物只是一箇仁仁則并包無外今人當處處以仁存心所見所行所言自無暴戾之習純是一團窩然和氣福慧油然而生為子孫不知存了多少地步自家那裏覺得

一立身貴高高非高傲之高只是不可把自家的身子卑了同流合污是也須要看得自己身子重自然非禮不為視一

班苟賤趨逢者如坐泥塗我之身豈不擡高幾十層乎

一人貴立志志非大言不慚之謂也乃念念向上一等做去譬如我志在富則當勤儉以致之所趨者在那一等自然所得者即在那一等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

一莫謂神明當敬也敬神明不若敬心莫謂此心可欺也欺此心即是欺天心存正直天知神敬心存欺詐鬼禍災生從

古欺心做壞人者曾有幾個到頭

一世間當行與不當行者善惡兩途天之福人與禍人者亦善惡兩途勿謂些小之善不足紀善念一生天必降之福勿

謂些小之惡無足畏惡念一生天必降之災二者不分大小只在人舉念間耳太上感應篇註得分明

一不可結怨于人人之最難忘者感恩積恨二端施恩于人

尚有志者積恨於人則透入骨髓鮮有不思報者所以吾人處世當存一寬大之念不獨馭事留其有餘就是言語之間

也不可過當我出於一時之無心而人竟積為終身之怨階矣

一凡事不可做盡人力不逮於我我不可窮人之力人勢不及于我我不可使盡其勢即言語之間不妨讓入一句略得

便宜抽身便轉討了許多受用知之

一人終身體認一箇忍字小不忍則亂大謀忍得一分受用一分父子不忍則乖天倫兄弟不忍則成吳越夫妻不忍則

魚水反目朋友不忍則氣誼參商居家不忍則乖氣致戾世情不忍則變起仇敵甚而一言不合戈矛頓起人命反掌悔焉莫及不忍之害大矣哉可不慎諸

齊治錄 先清端公 家訓六

上林 三十三

以上四十一條皆我親身閱歷件件有着凡我後人勿謂其迂遠而忽之也

齊治錄 先清端公 家訓七

上林 三十三

馮恭定公士戒

余至不肖諸生不肖余而從之遊余愧無能為助也聊述數語以戒諸生知諸生必不其然第不如此不足以效忠告耳倘中有不率者諸生當先鳴鼓攻余訓導不嚴之罪

母自恃文學遠悞父兄指教 母妄自尊大侮慢宗黨親朋

母對尊長噦噫咳欠伸跛倚睇視唾洩及撒手交足等弊

母在稠衆中高談濶論旁若無人 母假托送課徧謁官長以希進取 母爭強好勝擅逞呈詞 母借人書籍不

還及致損污 母到入書房窺看私書簿籍及稱誇文房器具

母揀擇衣服飲食及致飾車馬等物 母見人貧賤姍

笑凌辱見人富貴歎羨詆毀 母結交星相術士及扶鸞壓

齊治錄馮恭定公

上卷 三十四

鎮諸凡無藉之人 母看水滸傳及笑資戲文諸凡無益之

書 母撰造詞曲雜劇及歌謠對聯譏評時事傾陷同袍

母替人撰造揭帖詞狀及私約書札 母輕易品評前輩著

作及學問淺深行事得失 母彼此約分飲酒遊樂 母唱

詞作戲博奕清談 母出入酒館縱情聲伎及更深夜靜方

才到家 母哄人罵人併議論人家私事 母作課之日輕

易告假及彼此說話看稿以亂文思

以上數款皆余髦年所聞于長老先生者故不憚諄諄為諸生言之諸生其慎聽毋忽

呂忠節公士大戒

士與其言勸也不如其言戒也築百仞之臺基之弗固實以灰沙層累而危之愈危愈險愈速傾矣辟如淘泉必去其沙石泥淖而後澄泓也士敦百行而其躬多疚大閑既踰安問細行作士大戒

母不孝不弟 母于父母兄師尊長前恣意違犯致傷大倫

母貪利無厭 母不顧義理不恤清議 母言語虛偽不

實 母非理詭浪 母輕與人約不踐 母言人閭閻陰事

母言動間輒伏機械以籠絡人自謂得算為士類不齒

母飲于市 母恣長夜之飲 母使酒失體 母與匪人交

母與人賭金銀銅錢及戲作賭具 母浪遊平康 母置

齊治錄呂忠節公

上卷 三十五

母借人之勢因人之事以行私罔利 母昧心受賄代人

關說詞訟 母結知官府 母攬事禁閒 母奔謁媒進

母爭強好勝任性動氣 母出入衙門投呈送揭 母代撰

詞揭挑搆取事 母造詞曲歌謠譏評時事傾陷同類 母

聞人有善行巧為詆訕捏傳流言 母垂涎美業輒以計取

及抗拒徵徭舞文撒糧欺凌寡弱皆非為身家子孫長久之

策 母在尊長前長傲亢侮妄自尊大 母嘵嘵談論輕易

品評前輩 母有過不改 母拒諫飾非

呂子曰士大戒蓋戒其大者士有大綱常大防維凡士所

當戒雖不止此此其大端大本也若於此處放過雖有他

長非所謂其餘不足觀乎故以抉心術醇澆之故證躬行

真偽之準考學問淺深之符必于此焉在矣世之學者不

誠乎身而動言正心誠意吾不知所正所誠者更何物乎
究竟欺不得人只是自欺故總而約之曰毋自欺

曾子為聖門傳道只在毋自欺三字而喫緊工夫則曰吾
日三省吾身即所謂慎獨也況吾曹視曾子何如而遂謂
無是過乎宜書此於座右每日口自語曰吾得無不孝
不弟否得無貪利無厭言語虛偽否凡件默自省察方為
有益然只在自心常惺惺不在逐件剔撥若無頭腦未免
禁制于此竊潰于彼如何得成好人如何得有長進戒言
毋毋無也有之對也初猶勉強做去即孟子所謂強恕而
行者久之漸近自然故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如人
有病此是對症藥方各人信服自然病痊象山先生云干
古聖賢只去人病若諱病忌醫不死亡不止也雖有倉公
望之反走矣

齊治錄

呂忠節公
士大戒二

上帙
三十六

或曰此皆庸行卑之無甚高論果如所戒僅平易謹守之
士豈學問工夫便盡于此然士有力孝弟篤言行一順逆
凜比匪之戒峻食色之防嚴素履而無咎持謙光以有終
明於止足而勇于改過尚謂之未嘗學問乎故知身外無
道誠外無學日新而不已其可也
易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密之至也今所戒皆稍知自好者不為而謂君子
為之乎然亦有之無其事或有其意無其大或有其微尤
當于洗心退密着力無之又無習而安焉純而不息焉便
是古來大聖賢不過如此吾人只要立定此志一直閉眼
努力做去不要七上八下三廻兩轉便墮落下來

蔡忠襄公聖門律令

國家設律令以繩不率之民凡姦盜詐偽之事無不具列使
民知所戒也聖賢垂訓凡士之惇乎道者亦莫不森然具列
是即聖門之律令也不知所戒其何以為士今僧家戒律且
有持之甚堅者吾儒獨可遜之乎爰拈出八條與多士共醒
之

一穿窬之類 多方鑽刺者是

一患得患失之鄙夫 夤緣以趨進取者是

一妾婦 阿附取容者是

一壟斷賤丈夫 兜攬公事趨利如鶩者是

一播問乞人 望門干謁者是

一無忌憚之小人 講張變幻蔑禮忘分者是

一德之賊 機稜柔媚處處討好者是

一不遠禽獸 流蕩無恥者是

齊治錄

蔡忠襄公
聖門律令一

上帙
三十七

此八者士行之大關也稍不加慎則干律犯令矣吾人良知
不泯是非本自昭然師不能明言於弟子友不能直諒於同
儕但使清夜內省決有不能自安者總之義利關頭看不分
曉緣俗積染以致自露其醜而不覺其實命中應有者斷不
能少命中所無者徒勞無濟若從學問煅煉一番躁而返之
以靜競而返之以恬穢而返之以潔濃而返之以澹放而返
之以慎偽而返之以真則出此入彼去跖即舜只在一轉念
間耳有能度此八關者就而問學庶可相成也

楊復菴先生述庭訓

先生名廷樞字維斗蘇之吳縣人舉崇禎庚午鄉試第一為海內文章聲氣之宗

崇禎甲戌南宮之役廷樞再被放歸家大人瑞孝先生呼廷樞立於庭而訓之曰爾終年疲精竭神勞形苦智羈繁塵網桎梏名場交際往還殆無暇日虛聲日隆實殖益落棄有用之日月供無益之應酬知試不利豈在今日且饑飽失度則有性命之憂寒暑不節則犯陰陽之忌危哉愚哉又不特功名顛蹶而已汝不讀龔勝傳乎香以薰自燒膏以明自煎也大丈夫立身不能致身澤民及時行道非忠也二親老矣不能繼志述事先昭前烈非孝也非忠非孝之人四方賢者亦奚以爾為樞於是悚然骨驚涕泣長跪不能出一語叩頭流血願自今改過大人乃命以所訓者退而登諸木以置座右

齊治錄

楊復菴先生述庭訓一

上帙三十八

且告奸我者寬其罪戾焉

非逢十不延賓

古人交道貴嚴故云擇而後交非交而後擇况人已輕重亦自判然汝今卽入鄉閉關自一至九勿見一客有欲過訪者訂以旬末方啟關延接既靜息九日是日卽款治流連以通嚶鳴之情亦不為過又或有遠方關友暫駐河干不及久待者間於逢五偶延一見不必盡一日懼妨業也近地者自可相待斷不當引此例苟真相知卽施報煩文亦可稟省有欲交拜者彼既攜舟過訪卽於舟所答一刺速則面辭之亦見真意往來不同貌交也

勿妄為人閱文
閱文之道謹則傷正直則招尤况身非經師安得無錯謬而

輒施丹黃孟夫子所戒好為人師也往見汝案頭日有數帙甚或每帙多至五六十篇少亦數篇不知目力何以給也異同焉又不可今後且槩辭之必遠友所寄來意諄切者勿論文之多寡止閱三篇苟其有當亦可效切磋之益不然雖多亦奚以為

勿作無益之文

古文著述務在可傳如近日每人必刻一稿每稿每乞一序最非古道其選集序亦同及他壽祭文之類槩不必作可盡辭以免異同其或忠孝節義可歌可讚予為其父弟為其兄友為其死者此則當為之耳

酌裁報書之期
九日之內既不見賓則一切書札亦且度之高閣以一耳目

齊治錄

楊復菴先生述庭訓二

上帙三十九

待逢十之期擇其要者報之可也

凡此四條在長於游泐者原自不妨正務否則顧此妨彼不得不省省之又省亦所以養吾精神使有餘閒也况才有敏鈍性有方員行有和介教有廣狹各為其所能為足矣何必強同於人耶汝遵此訓謂之孝于勸汝遵此訓者謂之良友不然者謂之不知已可也不知已者吾不願汝與之交古人往往獨行其志安問人之是非我也

顧端木先生孝廉箴

先生名咸正蘇之崑山人文康公之裔也崇禎癸酉舉人任陝西延安府推官

余讀禮家園至追養繼孝而陳氏註云追其不及之養繼其未盡之孝不覺矍然涕汗皆下夫人子至無可奈何之日搶地呼天莫能自贖勢將以其身永作天地間大罪人而聖人特進而許之曰嗟爾不及者可追也而未盡者可繼也夫然則常吾世尚可為孝子也繼自今往一話言一趨步其或即匪曩以忝辱先訓則不及之養永無及時未盡之孝永無盡時嗚呼可不懼哉

揚名顯親自是富貴人事然觀所載古人娛親事大抵貧賤人所謂孝畢竟真意居多富貴人所謂孝畢竟客氣居多且夫聲色貨利之擾攘田宅衣食之經營狎客狡僕之蠱惑種種虧損孝德皆富貴所有而貧賤人所無然則揚名顯親談何容易

齊治錄顧端木先生

上卷四十一

無惻隱之心非人然有時殘忍者必其中有所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然有時冒昧者亦必其中有所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然有時顛倒者亦必其中有所為也然則以辭讓為四端首可也不惟是也古來固有窮天極地愚不肖所不忍為者而悍然為之原其故不過貪富貴一念為之耳是故積廉之一念而為善善不可勝言也積貪之一念而為不善不善不可勝言也

人生要須先自識認方不妄自尊大以恣睢鄉黨一當自識認為何等品格二當自識認何等時候三當自識認何等地位吾人受病全是心粗眼瞇所以不期驕而自驕欲尋下手

方法莫如將此三者時自識認則眼清心細將不期謙而自謙

聖人語有不必盡泥者如云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蓋古人少壯時期許遠大斷不作此齷齪直以為近死無聊區區轉念為身家計為子孫計耳若今之人自少而壯而老有一日不以得為心者乎自農商而讀書而仕宦有一日不以得為事者乎方剛好鬪猶是有血性丈夫事今人意有所屬盛氣構難若將有不共之讐或親友談笑解之而盛氣如故及有人微示之意色稍稍有所袖以往頓化繞指柔矣使聖人而見今日之習俗若此甚也必一言蔽之曰戒之在得無疑也然則與戒色孰重曰極好色之禍禍止一身極好得之禍禍及子孫嗚呼殆有甚焉矣

齊治錄顧端木先生

上卷四十一

姚現聞先生鄉薦後見大洪楊忠烈公公示誨曰近見孝廉廣飾輿從蜂擁道中此最可耻事且此種種從何措辦恐一切貪味苟且之事從茲而起不可不慎
古人稱五倫今人增主僕一倫且加厚焉見有人談其親戚朋友之過惡而信之者矣有談其僕之過惡而不勃然變色斷以為必無之事者乎有言其親戚朋友受某人之辱而袖手坐觀者矣有言其僕之受人毆辱而不奮然投袂而起曰事關體面不勝不休者乎然則天下之厚於倫者未有若主之於僕者也雖然其僕之日夜謀者則皆侵漁我者也汗黷我者也其尤黠者更為小忠小信以自結於我而我耳目所不及察者不知若何也甚者時移事變而颺去也忽焉然則天下之薄於倫者又未有若僕之於主者也

陳幾亭先生舉業述

舉業竿尺無窮時因課子拈數語辭上亦以自提其耳焉
目前延緩曰暫且無害豈知日復一日倏成歲年若能發憤
之人其功夫須即日振作浮游涉獵曰不為無益豈知本領
未通毫無用處若能發憤之人其心志須即日精專延緩浮
游二十前尚是習二十後便成性成性則難挽矣一生廢棄
可勝悔哉

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晏安飽食如一
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翻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
頭涉獵便色色粗疎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
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
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

齊治錄

陳幾亭先生
舉業述一

上
四十三

之力為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況才短而
效為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同歸

在家閉關有宜有不宜有益有不益凡人性情靜而勤者為
上智躁而惰者為下愚一切中人則皆躁乘于勤懶乘于靜
若性不耐閑坐之一室其精力自有所用則禁足為宜若性
原悠忽全賴警策鼓舞悄然齋房徑會度日則閉關未必有
益總之須得良士夾持良士無他只是懶於馳騁勤於讀書
作文耳得二三人相與閉門唱酬日新不腐麗澤之悅不可
言喻雖有慵懶之性亦常油然並與

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折用功人自十六七
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墨氣正鮮勤觀勤作常如臨試大約
三歲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獻

策迫不能及鍛羽而還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
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三載勤劬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
於不熟不進較一頓併用愚智天淵況少年心不涉俗專功
最易長而鮮涉俗者幾人日涉俗而日超然者益無幾人勞
倍功半必然之勢望後堪懼撫今堪惜

粗者漫然下筆謬誤誠多故時賢有認題之說題到方思
未必透透亦已晚故昔賢有看書之說書雖看透未常親體
終屬彷彿口手無味予所以復有心得之說心得則道藝不
分我也古人也題至也未至也筆下也未下也一也大通一
貫何敢輕言但偶遇一題覽生平實有體驗則此文必大快
故舉業可以修身可以見道

齊治錄

陳幾亭先生
舉業述二

上
四十三

日神來篇篇稱意若隨手丟過空費此日心力矣明眼批抹
隨即改作工而後已或遇題情未徹技巧已窮則不可強索
致損心氣姑且放過他日觸發長進自有豁然解悟時或捨
短採長或通新造作造化在手又是一番樂處與向來技窮
苦索之日意興迥然此是就一題中可驗前後之消長非多
作勤改不知其味

文章遇合真有神機此日與酣才滿外人訾議不害遭逢此
日機溢與阻外人稱賞不免淹落蓋外人以意為目常以成
心失之場中以目為意適與作者自動之神暗通呼吸間耳
平日功夫綿密臨場心氣翕聚風簷下筆自綽乎有神若場
前浮昏懶散氣奔心放入闈試筆妄希神到豈知心靈先閉
物莫助靈故不可為者此日也不可為而可為以平日養此

日也

文之最妙者心忽然而動文忽然而成非吾所能主也顧所造下深不熟此忽然者奚繇來平日義精仁熟當其時則不自見也妙文之忽然而就當其時亦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必遇之機也若苦心結撰縱才竭文工將有天然者踞其上

空下作文欲緩中急妄想不生天機忽湊一氣呵成場中作

文欲忙中閒心氣不迫力量自足若窓下放懈則遊思妄想從而間之場中意思迫則力量必大減減三之一猶足競逐減三之二自知無幸矣

舉業家大忌有三眼高手生百不售一昏憤妄作百不售一苟且輕作百不售一手生者懶作之人也妄作者不知甘苦不解模倣之入也輕作者自謂出其靴糠足以揮斥風雲者

也至若題情文境秋毫未知買買冥行翩翩自喜斯為下流更無足論矣或者實負捷才但以奪於旁嗜苦於研思欲以緒餘始了舉業之債豈知舉業何物英才深造未窮其底安得以緒餘了之粗心而得至精之理涉獵而成信手之拈理不繇心文不關理雖自蒙以虎皮孰不窺其羊質怨天尤人何嗟及矣故有幸售之淺子有屢訕之高生譬諸不著不察之行習猶堪對人大徹大悟之空談臨事必敗知行並進才

齊治錄

上卷

四十四

養俱到而不售則萬萬無有是故力勤藝進其命必通意沮心分其命必塞

黃梨洲先生論科舉

科舉之弊未有甚於今日矣余見高曾以來為其學者五經通鑑左傳國語戰國策莊子八大家此數書者未有不讀以資舉業之用者也自後則束之高閣而鑽研於彙存淺遠之講章又其後則以為汎濫而說約出焉而又圭撮於低頭四書之上童而習之至於解褐出仕未嘗更見他書也此外但取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移前撥後雷同下筆已耳此等人才豈能效國一幃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筭捷可哀也夫有心世道者亦明知此輩之無用皆因循而莫之救何也如以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行之未始不可然極重難返之勢不無惶駭莫若就今見行事例稍為變通未嘗不可以得真才也今第一場經義第二場論表判第三場策第五道舉

齊治錄

上卷

四十五

子果能三場俱通是亦足矣無奈主文者相習成風去取只在經義經義又以首篇為主二場三場未嘗過目逮夫經義已取始弔後場以充故事雖累經中教哀如充耳亦以時日迫速不得不然也余嘗私議即浙江而論舉子萬人分房十餘人每人所閱不及千卷日閱二百卷五日可畢第一場取一千卷揭榜其不在千卷內者不得進第二場第二場千卷每人閱一百卷一日可畢取五百卷揭榜其不在五百卷內者不得進三場第三場方依定額揭榜始謂之中式如此則主文者不得專以經義為主而二場三場為有用舉子亦不敢以空疎應世會試亦然此亦急救之術行之數科後取朱子之議行之又何患人才之不出乎

羅文毅公戒族人書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囑為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有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方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為最然非父兄

齊治錄 羅文毅公 戒族人書一

上 四十六

敗之則子孫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懋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爭鬪不肆強梁不欺鄉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與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費此又愚也其所以為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

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不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况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自能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與不才奴僕弄出事來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慎勿以吾言為迂也

齊治錄 羅文毅公 戒族人書二

上 四十七

章文懿公復羅一峯書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於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况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又聞族人為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與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為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於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於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迫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為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

齊治錄 章文懿公復羅一峯書一

上統 四十八

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况於手自殺之乎又况於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昔漢人有為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殺乎陽城居之晉之鄙晉之鄙人董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温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乎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温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李文節公誠縉紳語

或言移風易俗須得良有司余曰不如鄉宦鄉宦者鄉人所屬耳目也鄉宦以澹約樸素持身訓家子弟僮僕皆澹約樸素則華侈者自將愧縮而無所容今士夫日以華侈教人風俗安得不壞聞太倉王荆石相公居鄉乘小肩輿太倉人無大輿者太倉士夫不多相公位尊荆翁望重故其化益易或云輿亦有體過損非宜余以為矯俗不嫌小過先示之以儉然後示之以禮耳且聞章楓山先生徒步里中即失體而可維風亦當為之

齊治錄 李文節公誠縉紳語一

上統 四十九

士大夫節儉方能正直
士大夫出則經濟德澤有益於蒼生故謂之見龍處則養重好修有裨於世道故謂之潛龍
古人仕宦不出其鄉里必素行無玷鄉里所服然後可以臨范鄉里之人割斷鄉里之事如平日不善一一在鄉里耳目如何做官如何臨民斷事則其居鄉始終自有不得而苟者後世易地而仕是以士多苟且之行甚至淫賭貪污寡廉鮮耻無所不為俟赴任當官乃稍矯飾異鄉不知即知而未知其實蹟但權柄在手亦由他瞞心做了及至歸來仍又如前士之無良亦後世易地而仕之弊也

馮恭定公士夫會約

夫世道隆污係士風厚薄而返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決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乎今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觀今世道士風可不決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熙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為之咨嗟太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者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否即此是前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任之余曰唯唯遂

齊治錄 馮恭定公士夫會約一

上卷 五十一

戴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後

省會風氣近古諸凡禮節頗有先民之意第恐久而寢失其初是不可不一申之者其冠婚喪祭當以會典家禮為主至於冠禮久已不行尤望諸公亟倡之

士夫經年不一面恐非吾輩一體之誼儼於每年正月初六日各携餅果四器酒一尊同至一公所公拜二拜再拜二拜以見相答已時赴會申時散會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送至其家非有大不得已事不可不到彼此往往拜俱用單帖止後輩於前輩用折柬一次其前輩亦只用單帖答後輩途遇前輩下車立道左俟前輩過方登車如年歲及科目相近者或彼此下車相揖或車中拱手既別不必差人拜上

彼此往往拜務要相見不可槩以不在辭如坐談時久隨便出一餅一果用之不必設桌以滋糜費

彼此稱謂或字或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以見鄉黨重齒之意至於公事傳帖雖後輩為首於前輩亦不必稱翁庶中有姓同與號之上字同者不至無所分別

彼此爭構吾輩所無倘萬一有之大家務要盡心勸和勿令因小忿以傷大體至於外侮之來雖聖賢所不能免吾輩中倘有無故遭此者大家亦當左右維持無令失所傳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夫鄉田同井且然况於吾輩尚其念之

士夫宦遊歸及公事過家者吾輩為主人當先有一拜越數日其客回拜即主人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或庄居不知者不必論其先施否亦當往拜仍當下車登堂以候安否不可過門止投一刺其燕會禮文俱當節省如中有至親同年不在此例

齊治錄 馮恭定公士夫會約二

上卷 五十二

中有新選及出差陞轉過家者各捐分金一兩其餘願捐者聽

中有年老無子或有子而貧甚者每年公具分金若干以助之其異日壽器贖奠仍當破格存厚

異日中有大故公具分金若干為贖葬時再具若干為祭公舉外私舉者隨便

士夫之後有十分貧乏不能度日者廉其實量給資本以慰先世於既往以存厚道於將來切不可秦越肥瘠視之士風薄惡莫過投遞揭帖以後凡有緣門投遞者眾共絕之不必

接覽

吾鄉士風雅稱恬靜而近日諸長者尤多閉戶寡營絕口不談時事如此美俗烏容過慮第恐無知之人指稱吾輩或捏寫連名假書囑托富路或擅借一二名號傳帖相約甚至無名之帖頃刻傳編而大家茫然莫知其自謂如此類關係一方士風不小今後吾輩遇此不妨過於詳慎蓋關防詐偽微獨居官即居鄉亦不可不一留心也

以上數款特其大略耳若其詳則有鄉先正藍田呂氏鄉約鄉儀在願吾輩共斟酌講求焉

附學會約

會期每月三會初十一廿一以中午為期不設酒醴不用東邀大家初會相拜止於會中行之不必各各登門以滋勞

齊治錄馮泰定公士夫會約三

上帳五十三

擾若別有請益不在此例

會期講論母及朝廷利害邊報差除母及官長賢否政事得失母及各人家門私事與眾人所作過失及詞訟請托等事褻狎戲謔等語其言當以綱常倫理為主其書當以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小學近思錄為主其相與當以崇真尚簡為主務戒空譚敦實行以共任斯道無令鄉之先達如橫渠涇野諸先生專美於前可也

會中一切交際俱當謝絕此正崇真尚簡處彼此各宜體亮若中有至親舊友不因學會相與者隨便

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虛已下人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玩不可自以為是過於激辨昔張橫渠先生一夕與二程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程伊川先生見橫渠訂頑曰是起爭端改為西銘且曰某兄弟無此筆力又曰自孟子後未見此書觀此足見二子舍已從人取人為善鄉魯真傳正在於此

坐久興到願歌詩者歌詩數首以暢襟懷

學之不講孔子且憂况於學者今吾輩講學於此非徒教人乃所以自求其益耳故鄒東廓先生有云學之不講聖門所憂所謂講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脩德之方法也下文所指聞義而徒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脩德實下手處而呂涇野先生亦云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已之是非又云道學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心便與好名的心相近此皆前輩折肱之言吾輩不可不潛心體驗者也

齊治錄馮泰定公士夫會約四

上帳五十三

古今理學名儒標宗立旨不啻詳矣陽明先生揭以致良知一言真大有功於聖賢不可輕議若夫着實用功各求其所以致之道則在吾輩大家勉之耳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故顏子好學不過不遷怒不貳過而止耳無他奇術秘訣也今吾輩發憤為學斷當自改過始今願與吾輩約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彼此於靜所盡言相告令其改圖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中亦不可對眾言之令人有所不便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即此便是學顏子之學

沈文端公駁下說

凡駟從不宜太多益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則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餒豈不薰塞邑里無復有空閒處所耶矧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矣夫以一人之身而人之藉我為用者若此其眾吾之兩手兩目既不能遍戡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予既已驗之久知之真何敢不盡言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侈也夫公家不堪侈况養之私家乎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為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為服役者非

齊治錄 沈文端公駁下說一

上卷 五十四

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關也此詎我役彼而實彼役我也奈何役人者而反為人役哉縱不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

凡僕從以膚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罵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吾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為彼激怒以戕吾天和致有他事益一忍之為效多矣

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日日喧于市者吾輩手下人之只辨是也夫吾輩豈與人計較些微者惟下人不能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腹削于人夫豈知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鍼頭削鐵要養一家性命我卻要在他身上討便

宜所得幾何縱使日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耶自今宜嚴飭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即肆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為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相戒

凡笞責僕婢當推吾愛子女之心以恕之不寧惟是即寒暑飢飽疾病勞逸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一體悉之而後得處下之道

齊治錄 沈文端公駁下說二

上卷 五十五

呂忠節公署門七則

愚以祖父餘庇稍能自振門戶不斷書香每思初芽之木一指可剝方燃之焰滴水可灰充此一念惕然恐無以寡過而或抑人以自亢腹削人以自腴急繩人過以自恕豈不自斬祖父之澤傷天地之心為閭里罪人也愚自做秀才時便如是立志既而濫竽一第濟歷銓曹自檢尤嚴今蒙子假省親三年於茲雖蕭然寒素囊無長物而視非義之財如水泡塵屑毫不介意斤斤曲謹所自盟素矣凡我周親執友無不知我者然亦有若為弗知也者噫愚弗求知也但弗知則或以利中我或有所利而用我或以利強我不果所言而銜我而左右我者亦復利之而蒙我凡此皆我所自持屹如山嶽不可搖撼第無如中我用我強我

齊治錄 呂忠節公署門七則一

上卷 五十六

銜我蒙我者日紛紛也我雖不利人已利之矣其利之也必有所弗利也智有所不能察坊有所不能周言有所不能悉不得已僭為七則署之於門所以寡過也非以博名非以賈爭非以侈口若曰愚所自許如此雖未能至心竊嚮往之願以交相砥申之曰無以愚昧而舍我

一願聞過 愚常拈天理二字日夕自儆然性疎口直自度不能無過有知愚過而不以聞者非益友也吾聞君子受人以德願直言無隱以為愚學問日新之助

一不受便宜 便宜二字入人膏肓所謂小人喻於利也胸中放一利字便不光明更問甚人品况究竟未有能便宜者即偶得之而虧損多矣且清議共唾天網難容眼見好便宜人折多少福澤壞多少名行受多少奇禍而安分知足者反

得延長消受君子小人義利禍福愚於此關熟思審矣

一不關說詞訟 兩家詞訟有勝必有負有得必有失若曰理直則何用人說若曰理曲則何故我說此是大損陰陽事且丈夫立於天地之間須亭亭楚楚養浩然之氣却仰人鼻息看人面孔候人詞氣與穿窬之心何異雖曰有大利害大冤抑所言公公言之然而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寡矣凡遠近士民一切事體宜安心守分斷此妄想親友亦不必代言

一簡省交際 有人於此賦采薇詫咬菜豈遂如巢樹衣皮之民不相往來故交際亦君子所不廢然有市心焉或溢於格則其交際也乃賄之矣烏可以交際為賄耶苟熟思義利關頭便於此處看得濬今雖不能盡廢交際而何至日習於

齊治錄 呂忠節公署門七則二

上卷 五十七

世俗以身為溝壑乎雖故知憾其立異鄉人唾其守拙寧甘之也若夫鄉曲間盤餐瓜果之餽禮尚往來不必過侈為難繼而四六套啓紅白全東竟可裁省願以簡之一字論

一不濫與匪人處 有執經問字而教吾以道義者乎非然而說閒話偽奉承理俗事者吾弗敢與聞比匪之戒從少已然若山人詞客一切遊方之士願作絕交書謝之微聞遠方遊棍善募人手創有所求為則知我者必有所以處此焉

一嚴禁假借 愚嘗謂多言則多枝節多事則多口舌多營則多怨惡故以節言省事寡營為主然而有借者有更借夫借者有有因而借者有無因而亦借者每見鄉紳一而借者且百矣借者百而借者之害不啻百矣君子不借人亦不為人借矧愚綿力無可為借亡論清議所共棄而三尺亦可畏

也執法之吏願施以一切罹其害者據理直之或以告我吾將破其偽以直汝

一約族黨姻屬無漁利生事 凡我族黨姻屬循循好禮或樸茂無知決不至漁利生事以為鄉曲芒刺即有不足吾周之當惟力是視若欲使人畏以魚肉其里之人吾寧身受之吾聞天道神明出爾反爾本為身家而非身家之長計本為子孫而實子孫之禍胎彼以為智莫智於此吾謂實天下大愚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人豈欺我哉愚姻族中固無此也愚寧過慮焉若一二僕從有粗率不簡而賈戾里巷知者幸勿隱蔽以重愚之涼德

齊治錄 呂忠節公 署門七則三

上帙 五十八



齊治錄目次

石州 于準 萊公集

中帙

丘文莊公進大學衍義補表

李文正公進通鑑纂要表

羅文毅公廷對策

魏恭簡公進呈講義

張文忠公進帝鑑圖疏 進職官屏疏

申文定公請定從祀疏

蔡忠襄公治平大道疏

已上係以道事君法

呂司寇公明職篇

齊治錄目次

中帙

王文成公廬陵政書

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約

魏敏果公申飭憲綱疏

耿恭簡公耐煩說

先清端公親民官自省六戒

陳幾亭先生居高位法

艾天備先生與張臨川書

張受先先生遊客說

袁了凡先生當官功過格

已上係任職居官法

石州于 準萊公纂

丘文莊公進大學衍義補表

公名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武英殿大學士

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事為酌古道而施於今政衍先儒之餘意補聖治之極功惟整獻芹之誠罔顧績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為三綱八條實學者脩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暨列聖紹基屢聽講於經筵之上既已致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為者固無俟乎盡

齊治錄 丘文莊公進大學衍義補表一

中

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畧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為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為盡善况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已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徒舉本末貴乎兼該每當繙閱之時自起編劇之念顧一人聞見有限而天下事體無窮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據己私而折衷乎眾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為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為學之志頓忘下賤僭傲前修豈不知妄擬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



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於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修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剝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摛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覲於目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禪海嶽之大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於宮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志求助肇啟成周訪落之心言深究於大猷亟亟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充格致誠正之功用臻修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計日而得臣下愚陋質荒陬孤生身世無寸長願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區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生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蒞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綿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千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臣干冒天威具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謹奉表隨進以聞

齊治錄 丘文莊公進大學衍義補表二

中

李文正公進通鑑纂要表

公名東陽字實之號西涯湖廣茶陵人天順甲辰進士仕至大學士卒諡文正

伏以世有古今史冊鑿與衰之迹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為新體則似輕而實重司存纂輯道切規箴寧辭十畧之多番效萬分之一洪惟孝宗敬皇帝德運堯文聖躋湯敬求多聞於古訓發渙命於羣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王之世未粹成編下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實繁四庫之藏吁食宵衣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暗閱二載之期朱黑更數人之手攀龍髯而莫逮撫靈簡以增悲不敏是慙無功可錄伏遇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軼故賢之繼道實錄方修於金匱餘功載續於汗青非徒撮要以刪繁抑亦要終

齊治錄

李文正公進通鑑纂要表一

中帙

而原始政必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在博采諸家之斷畧致商評間陳一得之愚代為講說法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敵力於難知務期開卷而有益肇呈首帙進讀經筵漸底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躬承神授或續奉宸音心微河嶽之涓塵識隨海天之蠶管治鑑開英皇館局而成於神宗之朝政要本貞觀君臣乃輯於開元之世矧茲庸劣詎免稽遲幸惟往責之相償敢詫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益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故為賞刑黜陟之規主善為師豈謂備才於異代建中制事用能垂裕於後昆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目錄凡例一卷共六十冊隨表上進

羅文毅公廷對策

公名倫字曼正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狀元官修撰疏糾李賢起復滿福福建提舉後復職別號一峯

皇帝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為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與三代之隆其法寔備宜乎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指其實而言與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與我祖宗之為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於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與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而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百姓富庶而無失所之憂遠人賓服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內外熙然

齊治錄

羅文毅公廷對策一

中帙

太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諸士子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於篇毋泛母畧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務天下之大學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之大治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天下之大學也有其學然後能正其心有其心然後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後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圖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學也者又帝王正心之要道也古先聖王知其然是以堯學於尹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鮒時子武王學於號叔其所以精

一此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故德澤加於當時明聲垂於後世功高天下名並日月而不可及自漢而唐自唐而宋其間英君誼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為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載未有一二庶幾乎此者或君有可學之資有欲學之志而不遇其臣如高祖之於蕭曹太宗之於房杜神宗之於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或臣有匡國之才有格君之學而不遇其君如賈董之於漢陸贄之於唐二程朱子之於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憤嘆而不能自已也此漢所以止於漢唐所以止於唐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此也臣每見前史君有向學慕道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則悲其為臣臣有匡國致君之學而君不能用之則悲其為君陛下繼

齊治錄 羅文毅公 廷對策二

中 卷五

祖宗列聖之位即堯舜禹湯文武之位也稟天縱聰明之資即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也治已至矣猶以為未至德已盛矣猶以為未盛迺萬幾之暇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詢唐虞三代下逮漢唐宋諸君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富庶百姓以賓服遠人以增光祖宗匹休帝王臣有以知陛下此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實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靈之幸也臣敢不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為陛下勉哉昔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為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不學也朱熹將入對或曰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熹曰某平生所學在此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陛下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漢唐宋諸君之失固無不學之心亦非厭聞正心誠

意之說者臣敢不以平生之所學者告陛下而自陷於欺君之罪哉使愚臣於此犬馬之誠有未盡芻蕘之言有或隱上負朝廷下負所學臣恐後之悲今者無異於今之悲昔也臣請因聖問而畢言之陛下試垂聽焉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是道也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語其大也則為父子為君臣為夫婦為長幼朋友之倫若網之有綱所以根抵乎人心紀綱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經所謂為治之大綱也語其小也則為禮樂為刑政為制度文為之具若網之有目所以扶植乎三綱經緯乎國體乃古今之通誼所謂為治之萬目也是道之綱非吾心主宰之則無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心維持之則無自而舉此心也者又所以主於身而為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心雖主宰乎是綱非學則有所惑綱

齊治錄 羅文毅公 廷對策三

中 卷六

何從而正心雖維持乎是目非學則有所蔽目何從而舉此學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為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夫綱不正固不可以言治萬目不舉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古昔帝王之治其道雖多端然必大綱既正而萬目兼舉若堯之肇唐舜之起虞禹之創夏湯之建商文武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堯之時親睦九族以廣愛敬之恩釐降二女以正閨門之禮館甥貳室以厚朋友之倫堯之大綱無不正也在舜之時底豫瞽瞍而父子之位定克諧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於二女而閨門之儀肅舜之大綱無不正也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命義和以秩東作命羲叔以秩南訛命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命禹以治洪水命四岳以明揚側陋允釐百工咸熙庶績萬目之舉於堯何如也察璣衡以齊七政舉

祀禮而朝諸侯命四岳以明四目達四聰命十二牧以修內治服遠人命禹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皋陶以明五刑命伯夸后夔以作禮樂命龍作納言四方風動庶政惟和萬目之舉於舜何如也唐虞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堯舜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不賢淫泆不視玩好而允執其中堯之學也周遊於逸罔淫於樂而允迪厥德舜之學也使唐虞之君不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其在禹也典常之率由夔倫之攸叙其在湯也舊服之載績人紀之肇修其在文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鳴以饗羣臣膠木思齊以嚴圖教故其子孫或敬承繼禹之道或布德服禹之迹或率乃祖攸行或監先王成憲或篤叙正父或對揚光命

齊治錄羅文毅公廷對策四

中秩

或率德以蓋前人之愆或脫簪以輔中興之治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綱也其養民也夏以貢商以助周以徹焉其教民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焉其制刑也夏有禹刑殷有湯刑周訓祥刑焉其建官也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人六典阜成兆民焉其作樂也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焉其習尚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焉三代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禹湯文武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祇台德先不自滿假懋昭大德不邇聲色禹湯之學也不盤遊田緝熙敬止不作無益克慎明德文武之學也使禹湯文武不從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此堯舜禹湯文武惟能務天下之大學以正天下之大本所以能致

天下之大治三代而下漢唐宋諸君雖有天下之大位而不能務天下之大學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漢就高祖言之如發義帝之喪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義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廣昆弟之愛故繼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制其兄弟婦不敢駕其夫臣不敢專其君豈不由高祖之作則哉此其大綱可謂正也然其養民也阡陌之壞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復其教民也坑焚之禍未久而學校之制不復郡縣之設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復五禮六樂之廢未久而禮樂之制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也况兄弟不容兆於羹頡之錫封夫人同席兆於戚姬之見寵大將見殺兆於韓彭之菹醢先儒謂漢大綱正以臣觀之漢之大綱亦未能盡正如唐虞三代

齊治錄羅文毅公廷對策五

中秩

也漢非惟萬目未盡舉而大綱亦未盡正以其或不事於詩書或溺於黃老或雜於刑名或荒於土木神仙而聖學也雜聖學既雜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唐就太宗言之脅父臣遠逼奪神器父子之親何在推刃同氣喋血禁門兄弟之義何在納巢刺妃媚武才人閨門之禮何在故繼世之君子攝兵叛其父臣攝兵叛其君婦駕其夫兄戕其弟豈不由太宗之作備哉此其大綱可謂不正也然設府衛之法彷彿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設覆奏以審刑彷彿古人欽恤之意此其萬目可謂能舉也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純也田疇之制比之先王未備也學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禮樂之具比之先王未備也先儒謂唐萬目舉以臣觀之唐之萬目亦未能盡舉如唐虞三代也唐非惟大

綱不正而萬目亦未盡舉如此以其或蔽於異端或荒於遊
畋或錮於女色或甘於小人而聖學也急聖學既急則大本
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宋就太祖言
之其厚兄弟也金匱之書千古不磨神器之重一朝脫履其
厚數舊也杯酒解忿終全勳名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
下也鞭扑不行於殿陛晉辱不及於公卿其嚴閭閻之內
雖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操戈之事則未聞閭門之內
亦云正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復先王之制勸課農
桑美則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修廣學校盛則盛矣視
三代學校之制何如禮樂紛諸儒之喙視三代制禮樂之遺
意何如兵財由朝廷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遺法何如以至
賊吏之戒不嚴敗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太冗任用之恩太
濫此其萬目亦未盡舉也先儒謂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
以臣觀之黃袍加身未免來人之公議燭影避席未免起人
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厭夫衆心郭后之事未免有疵於
盛德則宋之萬目固不舉矣而其大綱亦豈盡正乎宋之諸
君見於行事如此雖曰夜分讀書未免徒侈乎虛名雖曰炎
暑設經朱免不開平實踐聖學既無其實則大本不立矣其
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又何怪其然哉漢唐宋所以
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由大學不講大本不立故也我大
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大
本以立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大學以明故以其大綱之

齊治錄

羅文毅公
廷對策六

中統

正言之觀其祭畢便殿泣下不止遣祭皇陵哀感不勝則我
太祖之聖孝一虞舜之大孝周武王之達孝也觀其剖符錫
壤建封諸王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則我太祖之親睦一虞舜
之敦叙九族周武王之時庸展親也觀其君臣同遊之言則
與唐虞之都俞呼咈商周之左右篤恭同一揆也觀其申明
五常之誥則與唐虞之敦典庸禮商周之建中建極同一揆
也大綱之正有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萬目之舉言之則法
井給民之言互知丁業之戒與古人重農之意相出入也學
校教民之制鄉飲勵俗之禮與古人立教之意相表裏也內
設六卿以總治天下外設布政司以分理郡邑內設都察院
以肅朝廷之紀綱外設按察司以為四方之耳目則其制官
之意庶幾乎古人六卿九牧相倡和也兵部帥府相繼於內
而將帥無偏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於外而藩鎮無專恣之
患則其制兵之意庶幾乎古人司徒司馬相統屬也命牛諒
以制禮則斟酌先王之典以還中國之舊命陶凱以制樂則
務宣和平之意而屏褻狎之習萬目之舉有不如唐虞三代
者乎列聖相承心太祖之心學太祖之學聖德日新而無不
正之綱聖化日廣而無不舉之自然法久則弊自生世久則
俗自降故人倫有不明風俗有不厚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
淪數百姓有不富遠人有不服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垂張
陛下嗣承大統於茲三年夙夜惓惓惟此之慮陛下此心即
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翼翼武王
之無貳之心也然自即位以來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有意
於明人倫而人倫至今猶未明斥去邪佞禁制奢侈已有意

齊治錄

羅文毅公
廷對策七

中統

於厚風俗而風俗至今猶未厚躬耕籍田蠲免租稅已有意於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猶未富庶簡練將帥嚴飭邊備已有意於賓服遠人而遠人至今猶未賓服陛下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意者陛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有未至乎何其心之惓惓而效之邈邈也臣請為陛下熟言之以陛下望治之切求治之篤必憤發於中憂形於色而惓惓之誠益有所不能已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為上而行於朝廷者也未有不行於朝廷而行於天下者也以人倫言之今公卿大臣雖軒墀之內有霄壤之隔是非不及於面諭則腹心無所託而下情不得以上通可否惟出於內批則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親之義也陛下誠能體腹心手足之義崇高貴重之勢

齊治錄羅文毅公廷對第九

中法

召見不時咨訪非一使願輸忠悃者得以獻其誠務為敬款者無以施其詐則君臣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厚也閭閻小民忍心害理生則私妻育子別籍異財冒異類之不如死則食稻衣錦火葬水瘞曾禽獸之不若何有乎父子相愛之思也陛下誠能望陵興哀慕之悲慈養勤定省之誠公卿守制之典士夫嚴匪服之禁則父子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親也隔形骸而分吳越弟或戕其兄同門戶而設藩籬勿或戕其長何有乎兄弟之愛也陛下誠能厚同氣之恩廣友於之愛嚴犯上之律敦敬長之風則兄弟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愛也妾媵無數庶人僭公侯之分婚娶論財中華行誅之風何有乎夫婦之道也陛下誠能則關雎之化正宮闈之禮申明婚嫁之式定著妾媵之數則夫婦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

齊治錄羅文毅公廷對第九

中法

不正也所貪者利祿誰同心而相濟所附者權勢誰同道而相益落穿下石者紛如貽書爭諫者寂若何有乎朋友之交也陛下誠能親君子之朋遠小人之黨燭擠陷之姦獎協恭之正則朋友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善也人倫之明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倫之道則人倫庶乎可明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風俗言之朱麻一開燕鵲駢集諛佞詭隨者名之曰變通緘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矯激持心操節者刺之曰干名比士夫之風喪也陛下誠能塞奔競之門杜諂諛之口獎名節之士張正直之氣則士夫之風振矣庶人帝服娼優后飾雕梁畫棟惟恐其不華珍饈綺食惟恐其不豐錦繡金玉惟恐其不多姝色麗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風盛也陛下誠能躬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費重僭踰之罪定上下之等則奢侈之風降矣典學校之教者尸虛位而無實行由科貢之途者飾虛譽而乏實才此學校之風衰也陛下誠能重師儒之任使無實行者不得以濫叨嚴科貢之選使無實才者不得以倖進則學校之風興矣珠宮梵宇照耀雲漢髡首黃冠充斥道路此道佛之風熾也陛下誠能監梁武宋宗之失斥禍福報應之論惟崇乎正道毋惑於邪說則道佛之風熄矣苞苴一入賤可使貴賄賂一通滯可使達躋貨載歸里閭稱慶琴鶴自隨妻子怨讟此貪黷之風盛也陛下誠能綜覈名實督行動懲廉介者必彰而無隱貪墨者必誅而無赦則貪黷之風止矣風俗之厚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風俗之道則風俗庶乎可

厚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百姓之失所則徵求極於錙銖而漏卮於寵倖之費苛斂至於毛髮而尾閭於異端之奉此吾民之困於賦斂者可恤也征徭者可恤也田連阡陌利累僮延及數戶此吾民之困於征徭者可恤也羊羔家難圖豕惟其所啖此吾民之困於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簞金飲鮮醉釀市虎門妖恣其所欲此吾民之困於貪官黠胥者可恤也劫掠踐蹂雖犬一空脇持抑逼肝腦塗地此吾民之困於兵戈盜賊者可恤也父食其子夫鬻其妻壯者散於四方老穉轉乎溝壑此吾民之困於饑饉流離者可恤也百姓之失所固可恤也然恤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重守令急務在於節財賦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則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彙猶由此而橫盜賊由此而起財用

齊治錄羅文毅公 延對策十一

中核 十三

者民之命脉財用不節則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斂千賦斂由此而苛征徭由此而濫欲重守令在於慎選科貢疏理胃監嚴勵風紀精立銓法欲節財賦在於簡閱軍士沙汰冗官杜抑私愛斥絕異端科貢既慎則專圖僥倖者不得以幸進胃監既理則苟延歲月者不得以幸選風紀既嚴則貪濁有狀者不得以幸免銓法既精則文理不達者不得以幸用政績不聞者不得以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既閱則老弱無能者不得以幸食冗官既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祿私愛既杜則貴戚近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既斥則佛老邪怪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財用自節矣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倦倦聖學以正本急求所以富庶之道則百姓庶乎可富而無異於唐虞

三代也以言乎遠人之梗化則敵驕於北羌黠於西蠻詐之不測侵掠之不常驅之不足於兵守之不足於食此西北之外寇可慮也阻山川以為固結流民以為援鬼出神沒蜂屯蟻聚此荆襄之外寇可慮也丹崖千仞青壁萬重攻之則據險守之則廢時此兩廣之外寇可慮也團聚山岩流俘鄉邑我進則彼去我退則彼來此川蜀之外寇可慮也遠人之梗化固可慮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修內治布恩信急務在於擇將帥足兵食內治不修則根本不固恩信不立則人心不服將帥非人則敵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氣不振眾心不守欲修內治在於戒逸樂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於宥脅從綏降款欲得將帥在於收人望專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於廣屯田增土兵逸樂既絕則

齊治錄羅文毅公 延對策十一

中核 十四

主心日正民用既足則邦本日固君子既用則羣策日陳小人既退則姦弊日銷脇從既有則叛亂日懷降款既綏則歸附日衆人望既收則將才日至委任既專則將士日奮欺罔既戒則賞罰日明屯田既廣則儲蓄日富土兵既增則兵力日振何慮遠人之不賓服哉遠人之賓服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倦倦聖學以正本急求所以賓服之道則遠人庶乎可服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嗟乎陛下倦倦於唐虞三代之治而臣倦倦於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學者誠以大綱之未正臣不憂也人倫之不明風俗之不厚臣不憂也百姓之未富庶遠人之不賓服臣不憂也臣所憂者陛下之大本雖已正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光明陛下之大學雖已講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精一陛下由臣之言

持惓惓圖治之心致惓惓為學之力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艷之色淫哇之聲不足以蕩此心便辟側媚之言不足以蠱此心神怪佛老異端之說不足以惑此心沉涵荒淫盤遊之事不足以荒此心華麗珍怪奇玩之物不足以侈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類不足以雜此心而大本立矣大本既立由是大綱可正萬目可舉人倫由是而可明風俗由是而可厚百姓由是而可富庶遠人由是而可賓服薄海內外由是而可熙然太和宗廟由是而可以永安是而可以增光二帝三王由是而可以匹休而漢唐宋諸君不足以望陛下之下風也若大本不立則雖疲精憊神以求正夫大綱舉夫萬目以遂數者之效而快陛下之心亦將徒

齊治錄 羅文毅公 廷對策十一

中秩 十五

為文具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為者矣此臣所以欲陛下從事於學也然臣之所謂學者非稽同合異以為博也非鈎深致遠以為奇也非摘章繪句以為美也臣之所謂學者即大學之道也是學也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也其目有八而各有其要乎天下治國齊家之要在於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正心誠意正心誠意之要在於致知格物宋儒衍釋其義以進告其君齊家之要有四曰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修身之要有二曰謹言行正威儀誠意正心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格物致知之要有四曰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人情是書也乃先聖之心法萬古之元龜制治之良圖保邦之大道陛下必惓惓於此晝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質問疑義毋徒事虛文毋徒應故事毋徒聞之於耳而不識

之於心毋徒聽之於人而不復之於己毋徒能之於始而或忽之於終毋徒講之於百辟雲集之時而即棄之於宮闈深嚴之地毋以朝夕而有間毋以寒暑而有輟或摘其要語而列之屏幃或參以祖訓而銘之座右考之於經證之於史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治以之而安以之而興以之而壽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行有合於此者乎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亂以之而危以之而亡以之而天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為有類於此者乎念念在此此念之外無他念事事在此此事之外無他事如是然後可謂之惓惓也如是然後所存必正念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親必正人如是然後身無有不修家無有不齊國無有不治天下無有不平也嗟乎人主之心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也好安而惡危也好盛

齊治錄 羅文毅公 廷對策十二

中秩 十六

而惡衰也好壽而惡夭也然治常少亂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常多壽常少夭常多往往違其所好蹈其所惡夫豈其本心哉以不能惓惓於學而陷於不知故也如人之療病未嘗不欲其生而卒至於死者亦豈其本心哉以方書不熟而用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之勢如人受病非不枵然且大形猶人也內自心腹五臟外達四肢百骸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識者以為寒心而庸醫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曰吾無病也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見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病作召扁鵲扁鵲已逃去臣願陛下以本心為元氣以賢臣為明醫以古聖賢經史祖宗寶訓所載之言為古方為藥石懼病之將深而預治之信任明醫熟閱古方深察脈理精擇藥

石節嗜慾慎防護日調理其元氣急求病根之所在而剷除之則元氣日固於內邪氣不攻於外則百病自消天年自固何憂壽不如堯舜不如禹湯不如文武者乎及今猶可為也及今不為臣恐扁鵲望之而走矣雖噬臍無及也唐虞三代與我祖宗列聖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元氣本固客邪難入病無自而生也漢唐宋之或大綱正而萬目不舉或萬目舉而大綱不正元氣未固客邪易姦隨病而施藥者也自唐虞而三代自三代而漢唐宋用是道則治不用是道則亂用是道則安不用是道則危用是道則益不用是道則衰用是道則壽不用是道則夭用是道則延長不用是道則短促然則是道也乃世道治亂之所繫也社稷安危之所關也風化盛衰之所由也人主天壽之所本也國祚長短之所在也

齊治錄羅文毅公

中帙

陛下可不大大做於心乎易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聞則光明矣行其所知則高大矣高大光明不在乎他惟在乎加之意而已臣願陛下加意於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於仲舒之言也蘇軾對仁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臣願陛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而視臣言如丘山則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俯拾芻蕘上塵天聽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魏恭簡公進呈講義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學聖人第一先要立志顏子纔學便要做聖人想像聖道甚易做來做去始覺其難仰之彌高進得一級又有一級鑽之彌堅透得一層又有一層瞻之在前功夫慢些又趕不上忽焉在後功夫繁些又反失之顏子真要做到聖人故見其不可及而汲汲以求之也臣願陛下立志斷斷要學古先聖王念茲在茲真箇去做覺得這事也不及古先聖王那事也不及古先聖王如此方有進處便是顏子仰鑽瞻忽時也若空在言語文字上求不見得聖王難及處却是虛驕意氣不得謂之志矣

齊治錄魏恭簡公

中帙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志既定第二便要求作聖親切功夫顏子初用功未免高遠夫子教以博文約禮就日用平實處用功臣願陛下立志如天之高循序用功如地之實只守夫子之教纔得用功不差博文是要開明此心若徒尋章摘句未免支離破碎反自空塞聰明講官解說數行啟沃亦少願陛下親讀聖人之經將緊要處就自己身上體貼玩味務要依他踐行暇時觀史惟於治亂興亡大處留意不宜多記瑣心有得有疑面召輔臣講官從容顧問大臣有事常親召對必令稱古先聖王所行為今準則特勅公卿舉海內賢者於朝陛下與之相親講明聖學久之胸中豁然大明矣約禮是要防制此心陛下崇高極矣富貴極矣可欲滿前此心易得自肆臣願陛下以禮制心恭敬樽節退讓而毋敢或驕視聽言動都就規矩準繩上

行凡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與夫替御之人都立有品節限制少有過差大臣匡拂言官抹正不憚速改初雖矯柔久漸純熟矣周禮天官一篇最是周公格王精義後世人主私意不便皆莫能行天將有待陛下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作聖功夫第一怕差既不差第二又怕間斷顏子深悅聖道盡心力而求之自不容於間斷昔時想像聖人道理無處捉摸今分明確實昭昭就在眼前而無可容力只待涵養純熟自到聖人地位而道理在我矣夫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臣願陛下優柔厭飫以禮義養心篤信之深必能篤好篤好之深必能篤行功夫常接續而不間斷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齊治錄

中軌

曾子事事要學聖人見得聖人事事俱好不知都從心上發來夫子恐其功夫太繇因示以總要處吾心渾然一理是箇統宗日用萬事都從此流出譬如千枝萬葉總是根上一箇生氣貫通曾子平日篤實用功言入於耳即悟於心不覺其應諸口也若使素無積累功夫雖聞夫子至言亦只作一場話說而已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門人見聖人有許多道理今却說一以貫之疑而不信曾子因門人未曾用功不可語以上達道理因舉下學功夫以告之蓋忠恕是一貫下學的功夫一貫是忠恕上達的道理元無二致聖人之心天理流行學者之心不免被人欲隔住必須一箇懇篤實心逐事上推去私意間隔使道理常得流通

一箇忠做出千萬箇恕來及到純熟便是一以貫之也臣惟乾坤之道易簡而已矣夫于一以貫之乃乾坤易簡之理曾子忠恕便是易簡功夫陛下下一日萬幾若只於零碎上用功而不知有總會的道理殆不勝其難且繇而與造化聖人不相似矣臣願陛下常存一箇實心推之千般萬般政事都要以公滅私且如愛已則切愛人則緩此是私意間隔必須推那愛已的心去愛他人必不有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矣責人則明責已則昏此是私意間隔必須反那責人的心來責自己必能有言逆於汝心而求諸道矣此乃聖門仁術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問人臣事君的道理孔子告以勿欺也而犯之勿欺是要盡吾誠心犯之是要行吾直道誠心直道此萬世人君取

齊治錄

中軌

臣之法皇上欲鑒別羣臣必取其忠信不欺者臣而欺君罪莫大焉然欺亦有差等一曰大奸包藏凶惡變亂是非焚惑主聽此欺偽也二曰積弊苟且成風相率為文具莫有務實此欺慢也三曰過悞心本無邪而謀國或未審薦人或未察因而敗事者是亦不免於欺妄也然欲臣之不欺其機亦在上皇上推誠任賢羣臣自不敢欺矣講學明理羣臣自不能欺矣公聽並觀羣臣自不敢欺矣歷代人君深惡人臣之欺而莫能禁者其弊有三一曰壅蔽上情不能下宣下情莫能上達故欺蔽易生也二曰猜疑上以術防下下亦以術待上故欺蔽愈多也三曰苛察小事欲致詳大事反多廢故欺蔽益甚也人君其尊如天其威如雷霆人臣有犯顏欺諫者皆效忠於君忘身殉國者也人君宜大開言路以招來之言而

當則嘉納以獎其善言或不當亦優容以宥其狂庶幾君身有過失朝政有關遺人人皆欲盡言於上矣古語曰與王實諫臣又曰殺諫臣者必凶其國豈非萬世之法鑒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人臣事君凡有三樣人君皆不可不知一樣是忠正之人其善易知也一樣是奸邪之人其惡亦易知也惟有一樣庸鄙之人雖無才德可觀亦無過惡可舉却能蠹害天下國家故孔子特指出此樣人來以戒萬世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是設為疑辭教人儆省以見此樣人識趣卑陋惟一身富貴權利是圖方其未得之先躁急心熱奔競于求惟患不能得之固不肖為天下國家謀及其既得之後世味深入於心耽

齊治錄 魏恭簡公

中統

戀不忍舍去惟患其或失之又豈肯為天下國家謀哉人而至於苟患失之則朝夕為耽位固寵之計其初不過避嫌顧望緘默取容又恐其保不得則又窺測上意以事逢迎阿徇時好以立聲譽又恐其保不得則又嫉賢妒能以杜人之進市恩張威以攬君之權舊時喪不盡之良心至此壞盡到得利害切身則雖弑父與君亦將無所不至矣孔子此言明白正大可為萬世切戒而自古及今庸人常據高位竊重祿者蓋因此樣人多能謹畏自守而以和柔悅人故人君不覺而信用之也然則如之何曰人君正心以照臨百官不取其順從而取其能臣弼不取其循默而取其能敢言不取其尚同而取其能特立則正人日進庸人日退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

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時俗但知有才望的便是大臣故舉仲由冉求為問孔子抑之以大臣甚難稱也所謂大臣者必其以平日所學之道開悟君心輔養君德君所行合於道則將順之君所行弗合於道則匡救之惟以堯舜責難於君而弗肯曲學阿世凡世俗所謂功利所謂權術皆弗敢陳於吾君之前吾道得行天下之福也君不我聽吾道不得行則當奉身而退以全吾出處之義雖祿以萬鍾弗顧也此即禮記所謂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始終一出於道蓋古之大臣類如此不惟可為萬世大臣事君之法亦可為萬世人君觀大臣之法皇上欲求大臣更不必問其才但察其孰能以道自重而輕富貴孰能格君心之非孰能引君於當道則自默識之矣

齊治錄 魏恭簡公

中統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心學淵微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道理又教人以察識擴充功夫凡有四端在我者本與聖人同其不能作聖者只因不能察識雖有發見違自家也不知隨發隨蔽若能察識知得這是善端就這一念推而廣之便可充滿全體人

人可以作聖也正如火之始然雖未燎原已有燎原之勢泉之始達雖未赴海已有赴海之勢但要常接續他故苟能用力充之則吾心道理通達流行四海亦無難保苟不能用力充之則吾心道理窒塞阻礙雖父母亦不能事矣臣惟孟子學已到聖人處全在察識擴充上用功三代以下往往做不到聖人者只因將這道理祇在紙上講求不在心上體念弗

能察識既被人欲遮蔽弗能擴充又被人欲攔阻如何濟得天下蒼生今四海困窮極矣天生皇上以救斯民也臣願皇上勿牽滯於文義將聖賢說的就見諸行通學問政事而爲一先王惻隱之心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功德覆冒萬世皇上一念親親昔者蔽於羣議鬱遏幾數年未能擴是心也既而一旦開悟遂定萬世綱常能擴是心也事事若此則四海何難保哉願因親親之心推之以仁民今天下小民困於賦役窮亦甚矣而大臣多務因循小臣專事承奉莫肯爲皇上實心愛民者況生民之膏血日削而國家之用度日增皇上雖有愛民之心事事阻礙民亦不被其澤必須擴充仁心以行仁政痛節用度廣求賢才俾天下得大喘息乃可以望太平也先王羞惡之心匪以爲名尹尹耻其君不爲堯舜

齊治錄 魏恭簡公 進呈講義六

中 二十三

若捷於市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彼爲人臣尚爾況皇上爲人君者哉其發憤當如何也先王辭讓之心德盛而益恭位尊而愈謙願我皇上從不敢自足之心而擴之虛懷以納諫好問而不自用舍已從人羣臣有稱美者明示以謙抑至情使進忠直諫言以匡不逮先王是非之心昭若日月願我皇上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常於正大處推廣而毋察細微常在道理上推廣而毋任術數凡用一人必先辨其人之心術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凡行一政必先究其事之利弊利則興之弊則除之慎重而勿輕改延訪羣臣使之直言凡聖躬過失朝政闕遺生民休戚咸得二間覽觀前代治亂興亡以考今日所行之得失久之聖心豁然大明矣臣惟孟子之學堯舜以來相傳之學

也仰惟皇上有堯舜之資而羣臣多章句書生莫能以堯舜之學啟沃皇上臣愚不勝惓惓敬誦所聞以獻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

知者聰明過人其於天下事固能無所不知然若要件件零碎去做將那不要緊的事混著要緊的如理亂絲抽不得箇頭緒一齊亂了知者正不然識得箇先後緩急之序何者當爲何者不當爲只揀緊要的做仰惟皇上一日二日萬幾聖躬亦勞矣若不急所先務而徒日親朝政覽泛常之奏章日御經筵講瑣碎之文義雖勤何補今夫應天下萬事者此方寸也不執簡御煩而以煩治繁泪吾神明耗吾真元則方寸且弗能治矣臣縷縷血誠願我皇上急先所務凝精完神以固齊天之壽今日所當急者三一曰明實學謂將聖人切要言語實踐諸身而發揮于政事不可效書生尋章摘句及操筆爲文辭也二曰識大體謂恭己南面以天下事分任百官而責其成效今未免君行臣職大臣行小臣之職也三曰接羣臣謂親召見延訪不惟可以明習天下之事亦得周知人才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固無一物不在吾所愛中然吾只一身天下有許多無緣箇箇親得須就許多人中急急求其賢者親之使爲我轉去親愛許多百姓那時纔得恩惠周流若只知愛人不知求賢教那箇不好的人去殘害百姓便與自家殘害他一般不得謂之仁矣仰惟皇上至仁惻怛盎然天地生物之心而小民未被其澤者百官有司多非其人往往阻礙隔住也臣願皇上急親賢之爲務如何可以

齊治錄 魏恭簡公 進呈講義七

中 二十四

得賢一曰破去資格而開薦舉之門二曰深惡媚嫉而崇推讓之風特勅羣臣人各舉其所知大臣各舉勝已自代宋儒程明道嘗上養賢劄子乃王道第一急務臣敢稽首併錄其言以獻

齊治錄魏恭簡公進呈書卷八

中快 二十五

張文忠公進帝鑑圖疏

公名居正字太岳湖廣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建

臣等聞商之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般樂怠傲即亂出於治則雖不階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於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醜者之必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則得失之效昭然可觀矣仰惟皇上天縱英資光膺鴻寶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跂足想望太平臣備員輔導學術空踈夙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效故沃者其道無由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亡慮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口萬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強等畧倣伊尹之言考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遐邇紀載未詳者不敢采錄謹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九從陽數也惡為陰為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直解附於其後分為二冊以辨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為鑑借名歷代帝鑑圖說上呈睿覽昔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專戒懲張九齡千秋金鑑

齊治錄張文忠公進呈書卷一

中快 二十六

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熾惡並陳勸懲斯顯譬之薰
蕕異器而臭味頓殊冰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
故假像於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於俚俗雖條目僅止
百餘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畧備矣伏望皇上俯鑒
愚忠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為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
用以為戒畏之如探湯每與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驗今因
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筭之功履轍在前永作後車之
戒則自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德可媲美堯舜治將埒於唐
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主效忠之臣取皇上致治
之迹而繪之丹青以為模範者矣

張文忠公進職官屏疏

竊以安民之要在於知人辨論官材必考其素願人主尊居

齊治錄

張文忠公
進帝繼圖疏二

中機
二十七

九重坐運四海於臣下之姓名貫址尚不能知又安能一一
別其能否而黜陟之乎朝著之間百司庶府尚不能識又安
能旁燭於四方郡國之遠乎考之前史唐太宗以天下刺史
姓名書於御座屏風坐卧觀覽唐宣宗知涇陽令李行言之
賢書其名於殿柱不次擢用我成祖文皇帝嘗書中外官姓
名於武英殿南廊仁宗昭皇帝亦命吏部尚書襄義兵部尚
書李慶具各都司布政按察司官履歷揭於奉天門西序良
以輿圖遼廓官府分羅身既難以遍歷故託之標記以廣其
明智既難以周知故操其要約而運諸掌君心也臣股肱耳
目也人之一心雖賴股肱耳目以為之視聽特行而心之精
神亦必常流通於股肱耳目之間然後衆體有所管攝而各
效其用此明君所以統條貫而御人羣之要道也仰惟皇上

天挺睿明勵精圖治今春朝覲考察親獎賢能頃者吏部奏
除躬臨銓選其加意於吏治人才如此顧今天下疆里尚未
悉知諸司職務尚未盡熟雖欲審別其道無由臣等思所以
推廣德意開發聖聰者謹屬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
備查兩京及在外文武職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
貫及出身資格造為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
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官職名各為浮帖以便更換
每十日該部將陞遷調改各官開送內閣臣等令中書官寫
換一遍其屏即張設於文華殿後皇上講讀進字之所以便
朝夕省覽如某衙門缺某官該部推舉某人即知其人原係
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見任此地今能
辦此事否臣等日侍左右皇上即可親賜詢問細加商確臣
等若有所知亦得面盡其愚以俟聖斷一指顧間而四方道
里險易百司職務繁簡一時官員賢否舉莫逃於聖鑒之下
不惟提綱挈要便於觀覽且使居官守職者皆知姓名常在
朝廷左右所行之事皆得達於宸聰其賢者將兢兢焉爭自
淬勵以求見知於上不才者亦將凜凜焉畏上之知而不敢
為非皇上獨運神智坐以照之垂拱而天下治矣臣等謹將
所製職官御屏一座隨本上進伏乞勅下該衙門收進如法
張設恭請聖明俯覽以少盡臣等因事納忠之誠

齊治錄

張文忠公
進職官屏疏三

中機
二十八

申文定公請定從祀疏

公名時行字汝默號瑤泉南直隸州人嘉靖壬戌及第
第一官至大學士為元輔九年于告居林下二十三
先該御史詹事講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有旨
下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議續該諸臣論奏不能深惟德
意而雜舉多端或又詆訾守仁奉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
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
議者紛紛迄無定論續又奉旨便會官廷議歸一來說不必
紛紛具奏欽此仰惟皇上重道崇儒德音屢下深切著明如
此今該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為未盡也彼
詆訾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偽學霸儒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辯
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
守仁言致知出於大學言良知本於孟子獻章言主靜沿於

齊治錄

申文定公
請定從祀疏

中秩
二十九

宋儒周敦頤程顥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真其自創一門戶
耶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於其中提示切要以啟關鑰在宋
儒已然故其為教曰仁曰敬亦各有所主獨守仁獻章為有
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
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
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
而後為功邪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子欲無言曰吾
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頗淵最稱好學矣然又曰於吾言
無所不悅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於道有以身發
明者比於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
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朱與陸辨盛氣相攻
兩家弟子有如讐敵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昔既不以陸廢

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為容而究其實
用往往病於拘曲而無所建樹博物洽聞以為學而究其實
得往往狃於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沉痾久矣今誠祀守
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於拘曲」以明實學之
自得而不專於見聞斯於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
心篤行眾議所歸亦宜併祀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
後輩出不減宋朝至於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為闕典昔人
有云眾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於
薛瑄之次以昭歷代文運之隆

齊治錄

申文定公
請定從祀疏

中秩
三十

蔡忠襄公治平大道疏

治平自有大道帝王統一心傳敬繹聖經祖訓以佐安攘一
得事竊惟我皇上文明神武真堯舜不世出之主也臨御以
來徵猷何可勝舉以至財用兵刑一切機務何一不經睿慮
周詳而數年以來未臻治平之化臣孤遠小吏狗馬有心嘗
夙夜憂思而不得其故然幸際昌言不諱之朝敢不一抒迂
見以備聖明採擇臣思今天下變亂日深戡定亟需經濟而
經濟不本聖賢之大道見小欲速終非撥亂反治之真才即
如大學一書臣等童而習之壯行罔效致儒者有迂踈無用
之譏而聖經不能與富強之術爭勝若此者豈但得罪皇上
實且得罪宣尼然聖祖教澤弘濡海內人心不死獨提大綱
立轉風運惟我皇上為能以臣之愚竊信大學聖經首重明
德吾孔子直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傳提挈萬世治平天下
之本領其學為大學其道為大道斷非小才小智小信小忠
之可幾從來大君舍此無以平治天下大臣舍此無以致君
堯舜此非臣迂愚臆說也欽惟太祖肇造身在行間嘗問儒
士范祖幹等治道何先曰不出大學一書太祖曰吾自起兵
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武定禍亂文治太平悉此
道也又諭禮部侍郎曾魯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
而他求哉嗣後命學士宋濂等進講大學傳十章與相諮論
而真德秀大學衍義且大書西廡以資省覽列聖承休日與
輔臣楊士奇解縉楊榮王直等講析大學經傳參稽時務發
明心得世宗聽講大學衍義而賦翊學詩宗閱大學衍義
補而親裁序文刊布天下使家喻戶曉用臻治平聖祖芳規

齊治錄 蔡忠襄公

中快

齊治錄 蔡忠襄公

中快

炳如星日夫唐虞以明德開天迄於三代皆在上昌明大學
故一德同風生民又安自小雅失而四裔侵治道分而聖經
作漢唐宋雖知尊尚明晦參半故治亂相尋迨我太祖專崇
孔學手定乾坤聖聖相承歷奏安攘則大學一經功効較著
皇上具天縱之聰明拯生民如饑渴願萬幾之暇少節章光
勿親細務精研此書以明德建皇極俾臣民象指共遵蕩平
何難大明內聖外王之學捷收揆文奮武之烈而天下之小
才小智小信小忠譬如燭火豈能與日月爭光也哉

呂司寇公明職篇 任山西巡撫時頌

朝廷設官分職衙門各命以名百司庶府各顧名而思職緣職而盡分人人皆滿其分量而天下無事矣今天下無一事不設衙門無一衙門不設官而政事日隳民生日困則吾輩溺於其職之故也嗚呼何可道哉乃發明職掌申飭大小職官終日思其所行經歲驗其成效稱職乎不稱職乎子夜點檢自慊自愧必有獨得者奚俟喋喋乎余言萬曆壬辰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寧陵呂坤書

吏承出身

雜職小官多出於吏員承差夫吏承上納大小行頭供役司府州縣房中案牘止尾承行之名堂上應答類多奔走之事通明律例者不多練達政事者甚少文書彙積年書手招擬

齊治錄 呂司寇公明職篇一

中快 三十三

托價弊主文借公衙以支門戶緣私賄以養身家三考甫完此心久壞一官初授惟利是圖豈無賢者秉正持廉要之千百中十一耳嗚呼官多卑吏亦自卑朝廷一切事體未有言官不言吏者如文移則言仰某衙門官吏如示仰則言官吏人等吏何嘗卑哉倘念上納之費所值幾何終身優免無一非百姓膏脂所在禁光何者非朝廷體面今日得做一官是我報效之日俸祿雖薄比吏自然略厚陞遷雖小好官定是途長况上司耳目察爾獨精但有一長無不培植本院薦人惟論才賢不拘資格努力自愛無負教言

明倉官之職

朝廷錢糧黎庶膏血攢零合整積在倉中凶荒以活萬姓之生征討以濟三軍之急為倉官者收時要極乾極淨量時要

極准極平倉中務使乾燥上防雨濕下防水浸瞭察常要透風又要編竹小孔以防雀入牆壁常要堅塞又要鋪板糯灰以防鼠盜盛暑連陰之月稟討官鑰將穀翻上倒下務使薰蒸濕熱之氣得以宣洩每歲如此三番米穀自不紅腐至出放之時升合不欠出納之數冊籍要明如此做官事事都顯能幹上司自然喜悅前程自然遠大而今做倉官的地濕房漏全然不理雀食鼠盜與我無干只愁妻子貧窮只恨錢財不得收時刁難納戶及至常例滿足濫收濕糶又有一等作奸之人暗通納戶半折銀錢至於出放之時短升少合零取碎侵無所不至亦思朝廷設倉官者為何不忍一年貧苦致壞一世前程仔細思量真是可惜本院留心採訪必不虧你好官敬聽吾言大家勉勵

齊治錄 呂司寇公明職篇三

中快 三十四

明巡檢之職

巡檢之設原為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弓兵要選精壯鎗刀要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全無騷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姦徒不敢公然往來如此三年方為稱職北方巡檢委實貧寒有在荒山野嶺之中或居人稀路僻之處妻子不得寬綽錢財無處得來但既做寒官須安窮分果能有功無過自得上考優陞而今作巡檢的弓兵不問壯衰器械不求堅利武藝全不操演凶盜全不緝拏只索弓兵常例甚者擾害居民刁難過客是增一巡檢添一夥強賊一毫無益於地方萬分有害於黎庶以後遵守法度能盡職業者分外獎勵上等等者一體薦揚仍舊殃民不改者訪知定行挈問使家鄉難還妻子流落有甚好處試自思

之

明驛遞之職

倉廩看驛遞謂之熱開衙門蓋驛遞衙門路當衝要常見上官年貌才能容易顯露錢糧出入常得自由不知也有苦處站銀急支不來過客急送不迭怒夫馬之不齊者不管死活恨供具之不豐者嘗加責罵上司之公差未免凌索配來之囚犯每費關防但官窮窮不過人夫官累累不過驛馬做驛丞的重索馬頭常例一不遂心便派苦差逼取徒夫面銀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扣還指過客為名開銷則半屬冒破徒夫有錢者賣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驛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道滅盡事事可恨不知近來上司耳目專是尋你小官百姓口嘴也只奈何小官一

齊治錄 呂司寇公 明職篇三

中帳 三十五

明稅課司之職

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為民便故古者譏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國家之用一則征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正大公平猶不苛刻纖細近日巡攔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鷄鴨攜茗帚疋布上街擔篋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既稅店又稅油屠行既稅生又稅死有司官指此為科斂之媒巡稅官指此為攘奪之具針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如此刻剝貧民何異盜賊搶奪且稅課原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割眾家之肉安自己之身天災人禍豈

肯寬饒本院原有禁約但有違犯定行拏問追贓嗚呼有司若肯清廉其所以鈐制關防不患於無法不然稅課巡攔且得借我以肥其身所得幾何而惡名皆我受矣可不慎哉

明司獄官之職

監中人犯多非良民縱是徒罪充軍那非違條犯法况頸上長枷更是重刑但係強賊尤為死鬼朝思暮想只求撞網脫籠得便乘機便要劫囚反獄司獄官若肯用心關防無縫鎖鎖在鐐頭白日不消帶肘密櫃櫃住手脚夜間更須輪防縱在荒坡野地豈能插翅騰空况監牆重重門戶乃重犯往往脫逃獄官吏禁疎慢之罪百口何辭至於囚犯發解出門州縣官吏全不堅牢鎖鎖又不揀選兵夫嚴加申諭夫囚犯懷百計脫死之心解夫無一點妨姦之意力倦心慵情熟志懈忽然逃走盡坐受贓疎虞失守解夫固難辭罪然賣放罪囚與囚同罪解夫豈不習聞安肯以三五錢銀替人死罪彼久囚窮困又安得許多財物買求性命哉祇緣發解之時鬆羈絆之計獄官吏禁不能逃其責至於牢頭獄霸行暴毆人當衣奪食放錢賣飯或囚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因糧到獄而本囚不得露恩穢汗不肯掃除病疾不報調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於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女監從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櫃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禍明理者知監舖乃陰德之地獄官乃方便之人輕犯存哀矜之心時加體悉重犯嚴關防之法不肯凌虐斯為稱職而子孫享其餘慶矣

齊治錄 呂司寇公 明職篇四

中帳 三十六

明庫官之職

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暗盜以虧公帑是也然不得單責庫官與吏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平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而眾人剝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托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求法盡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盜官銀倘若無所狎昵何敢遽萌邪念向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椿繫以橫繩解戶投到公文即時堂下伺候各將銀囊搭掛椿頭繩上挨名點近天平掣籤喚吏監允聽令解戶自敲針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兩有爭親下審視一面即填庫收一面即押印信秤允既畢當時領

齊治錄

呂司寇公

明職篇五

中統

三十七

官恩例監出身

昔者汲黯以父任霍光以兄任即今官恩生也張釋之以入貫卜式以入粟即今例監生也此四公者人品何如近世誠以蔭得官者為養養之子以粟拜爵者為銅臭之夫不論作人何如但以出身相譬何見之俗也抑此兩種人特不自愛耳藉門戶之光幸冠裳之易華衣鮮食佚遊宴樂安富尊榮坐銷日月文學政事漫不留心及授之政帶富貴氣習者強不諳世務而恣意見以亂官常念程路無多者聞葺不葺

精神而縱貪婪以誑吏議是誰之咎哉余向亦徂眾人之見謂賢才不在此曹及入宦以來於官恩中得三四人例監中得一兩人甚自振拔余雅重其人因以示勸諸君其勉諸

貢士出身

國家恩典惟養士為最隆一入庠序便自清高鄉隣敬重官府優崇差徭槩州縣包富詞訟各衙門存體歲考搭棚餅果花紅紙筆何者非民脂民膏科年酒席綵樂夫馬盤纏一切皆榮名榮利及至廩膳年深貢之國學旗牌路驢半於科甲故自入學以至入官蠲除作養費軍民不啻數百金矣閭閻市井小人一飯不忘報自思何德何功受此大惠久惠故官無大小自家命定前程職無崇卑自當隨緣稱報若為士時優我以廩餼作官時食我以俸祿始終只養我七尺之軀無益於黎庶無功於朝廷蠅營狗苟只為身家有道者必不然

齊治錄

呂司寇公

明職篇六

中統

三十八

科甲出身

世俗談榮貴無不艷美科甲中人而科甲中人亦以此自艷羨余亦未嘗不於此沾沾焉何者廣土眾民君子欲之謂澤可遠施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謂道可大行聖賢之艷羨貴達蓋如此科甲中人非澤可遠施而道可大行者乎小而郡邑肯造福於萬民何事不可行大而臺省肯建白於天下何志不得遂極之而入座九列肯留心於社稷蒼生何功不可樹嗟夫扶世運者吾黨壞世道者亦吾黨也夫賢者樹名節礪行檢彬彬有人至於藉地步之榮逞恣睢之欲為三窟之兔為百足之蟲守令則泰然肆於民上而安養

辜負盡了有道之士仔細思量豈不笑死媿死人生七尺之軀皆有安天下萬物的性分皆有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責任皆有能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本事聖賢又留下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學術日日做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事業自有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功績只是少了這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心腸所志既非古人之志所學亦非古人之學只知記作時文誦讀策論從不在本領上體貼他日志了這口頭學問渾是一箇空軀殼餓肚腸至於經世之務更不留心只問以本州縣編審差役如何均平地糧如何清楚盜賊如何消弭風俗如何轉移倉廩如何充實荒歉如何救濟且未留心而況世道之汗隆國家之理亂更不見有這般經濟學術治平手段一旦付爾舉行責爾效驗到手事兒皆

齊治錄 呂司寇公 明職篇九

中 軼 四十一

平生夢寐不及着肩担子皆自小心思不到要做詳審精密之事成光明偉俊之功豈不難哉所望諸生以天下國家為念以憂勤惕厲為心為學便是實學休為言語文字之工作人須作端人無矜聰明才辨之質他日策名仕途另有一番手段俾社稷賴以奠安蒼生賴以得所朝廷收養士之效科自有得士之光流芳於竹帛增重於冠裳士大夫皆為之吐氣揚眉曰吾輩讀書人經綸手段固如此哉諸生勉之

明弟子員之職二

朝廷養士本為安民所以待士何等隆重望士何等殷切吾少時鄉居見閭閻父老闍闔小民同席聚飲恣其笑談見一秀才至則欽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觀惟秀才之言語是聽秀才行於市人無不注目視之曰此某齋長也人情之重

士如此豈畏其威力哉以為彼讀書知禮之人我輩村粗鄙俗為其所笑耳若閭閻其行閭闈其心言不根道義身不守禮法三五相聚則飯諧嘲訕關口舌之工一二浪遊則淫邪狎昵作苟且之事少年恃其才學藐視師長霸者逞其刁悍挾制有司或小不忍而動大怒輕遞呈詞或一人事而約眾人同行囑托說正話者則笑為道學而吹求其短不跪隨者則惡為古板而厭棄其人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董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此八行者關係名檢不細士日以八行自點檢不枉父母生長此身不枉天地涵育此身不枉詩書教誨此身不枉朝廷作養此身他日屬續之時將平生打算一回也不含羞於地下本院平生立志不專向道不為循省過端千瘡百孔自治不暇何能訓迪諸士第謬持風

齊治錄 呂司寇公 明職篇十

中 軼 四十二

紀於諸士有師帥之責不得不以正言相教誠今日士風三事尤當首戒特拈出與諸士談之余作小秀才時見同學長者竦然恭敬不敢高言大笑不敢亂序先行分付唯唯聽從使令踉蹌奔走比見近日縉紳談天下士率以新進少年侮慢長者為憂夫禮非以尊人盡吾道耳不循禮非以慢人自棄其道耳尊長尚存謙虛卑幼豈宜倨傲况尊長之年輪到我身卑幼如斯果能堪否故夫子責原壤以幼而不遜弟為首過孟子謂堯舜之道只在後長徐行諸生未必皆然有則改之其次公論出於學校古人稱學校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清苦正直也近日學校豈無公論之人但有一種浮薄之習以愛憎為毀譽以口舌代戈矛或無水而起風波或因小而張重大此等士風最壞心術不知諸士有此習否

有則改之至於結黨一節尤干法紀夫朋友之義過失相規未聞同惡相濟士平日自愛重人未有先侮士者即偶為人侮一士之口之力亦足以告之當事明正典刑況處處衙門自必重士體面乃借斯文之名倡義氣之說或一士見凌於鄉黨則通學攘臂爭告於有司或一士見辱於有司則通學抱冤奔訴於院道不知經史果有此道律令果有此法否乎夫斯世之人未有孤立而無類者一民被刑則百姓聚擾於公庭一卒當誅則三軍聚擾於帥府下至於工商吏卒里老無不各有同衣無不各重同警勢必至於私黨橫行紀法盡廢此大亂之道也士為諸類中之賢乃不以道義相先而結黨以為諸類倡余甚悲之本院身非緇黃家亦士族而惓惓如此者以士君子之行望諸生也倘禮法當如此則經史法律必載之諸生其繹思哉

齊治錄 呂司寇公 明職篇十一

中 四十三

明州縣佐貳之職

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守令之政共州縣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而事不異今汝佐貳各官有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國姦頑富勢如何催徵負累荒逃如何處置巡捕者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却將無辜良民受拷奉堂官批詞切莫不分貧富俱問有力稍力以奉承切莫受富勢囑托不問曲直只是要打要錢以出氣耳輒聽皂快支使性情任左右通同至於私接呈狀擅作威福署印則隨事科財營差則所至媒利此皆不肖常態而有志向上者之所耻也况佐貳之中容易出色有一好官自然薦拔自得優陞若欲速見小如前所為輕則戒飭重則鞫問後悔何追

明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顯總之無益於蒼生聽其求富貴可也苟平生懷救民利物之心欲朝興一利而朝即澤被閭閻夕除一害而夕即流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出治惟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夫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守今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故土地不均我為均之差糧不明我為明之樹木不植我為植之荒蕪不墾我為墾之逃亡不復我為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為興之訟獄不平我為平之兇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為除之狡詐百端愚樸受害我為剪之嫖風賭博扛幫痴幼我為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為鎮之盜賊劫竊民不安生我為弭之老幼癯疾鰥寡孤獨我為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我為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為教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為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為恤之斛斗秤尺市鎮為姦我為一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為省之衙門積蠹狼虎舞民我為逐之吏書需索刁勒吾民我為禁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我為處之遊手閒民蕩產廢業我為懲之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為驅之庸醫亂行民命枉死我為訓之士風學政頹敗廢弛我為興之市豪集霸專利虐民我為治之捏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為杜之聚眾黨惡主謀唆訟我為殄之火甲負累鄉夫騷擾我為安之某事久廢當舉我為舉之某事及時當脩我為修之民情所好如已之欲我為聚之民情所惡如已之讐我為去之使四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

齊治錄 呂司寇公 明職篇十二

中 四十四

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
此州是謂知此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含
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洞其變原酌其治法
日積月累責效觀成自初任以至去任光景改觀幾何民愁
甦醒幾何政事脩舉幾何或享利於目前或垂恩於永久俾
士民得數其事而稱之吾於臨去亦自點檢之曰吾於地方
興得某利除得某害如此治民即是良醫治病何快如之倘
到任時地方是這般景象離任時地方依舊是這般景象如
此等官虛享數年俸薪無益百姓毫釐試一省察稱職廢職
兩院之獎薦有媿無媿戒勅有屈無屈自有一點不死之真
心在又何暇計較考語優劣歸咎他人誣陷哉賢者必不謂
吾言過激云

齊治錄呂同冠公
明職篇十三

中秩
四十五

明同知通判推官之職

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之同知通判之職
掌不同大率清軍捕盜水利鹽法管糧管馬而推官則專理
刑名者也刑名余詳之風憲約捕盜余詳之獄政而清軍水
利管糧似不必專曹設職故余獨不言三官各有職掌惟一
以安靜為事則府佐所同也

明知府之職

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里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
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某籍則屬某縣某籍未有曰屬某
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而為有用之資
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
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

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匯也今之為知府者廉愛
嚴明公誠勤慎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
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
知府無此八字固為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
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為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
條董督察屬或酌郡邑之利病細與與除所屬州縣掌印正
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已不廉者
政不宜民者怠不修政者昏不察姦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
塞者前件廢格者阿徇權勢者差糧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
解累民者竊劫公行者姦暴為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
者倉庫不慎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滯者
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

齊治錄呂同冠公
明職篇十四

中秩
四十六

屬官如是知府皆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
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警知府得以
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碎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碎
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
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安輯而處置之尚得謂之
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慎如我一身所屬
之政廢興墜舉弊革姦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
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不
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可畏不敢不守
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凜凜風
生萬井之黎民灑灑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賢太守其
細思之

明守巡道之職

守巡兩道非止為理詞訟設也一省之內凡戶婚田土賦役農桑悉總之布政司凡劫竊鬪殺貪酷姦暴悉總之按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理故每省計近遠設分守巡道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總司之事所專者一路之責凡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冤枉不伸姦蠹不除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偏累衣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衰土地不闢流移不復樹蓄不蕃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貯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游民不業鰥寡孤獨疲癯殘疾之人不得其所凡接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牌劄者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察如主婆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絕所

齊治錄 呂司寇公 明職篇十五

中 四十七

部事理民安入其疆無愁嘆之聲見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盡守巡之職本院做秀才時曾見本道追陪直指經歷吾邑民間疾苦不問一聲邑政短長不談一語朝暮道旁迎送每日院內作揖直指開門則行票互設酒席問縣官索要戲子怒該房水陸不豐留州縣茶坐則沾沾煦煦皆虛夸色笑之言批州縣文書則婉婉曲曲無切問直駁之語下司無不感激以為盛德蓋嘉靖末年時事近日諸君子約已愛民肅僚勤政必不然矣夫兩道之位不為不尊權不為不重所以董督守令愛養蒸黎修舉政事者也乃中怯外柔若是其何以正體統而肅紀綱乎何以策不振而懲不法乎何以令能行而禁能止乎何以興治道而起頽風乎然則一路不治千里未安其故可知已諸君子慎無復然

明提學道之職

兩司之清重莫如督學世道之汙隆亦惟係於督學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潔身甚潔關防甚密持法甚公校士其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盡也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不任其咎百司庶府不任其咎舍督學將誰歸咎哉夫入學幫補甚榮進也賓與甚鉅典也此富貴利達之最途也朝廷懸此以艷天下士天下士不啻竭蹶趨之豈以學校乏人待督學以足數貢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耶即使朝督暮責人人盡一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子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何益於國家理亂之數哉虞周既遠世教久亡桓榮稽古一說已屬醉生夢死之言宋時勸學諸歌類皆病狂喪心之語其在當時明理窮經尚以天爵要人爵直至於今擬題摘段竟以捷階取要階視學校為利祿之場以詩書為富貴之籍理義身心之學未見聚談天下國家之憂無人介意如是而授之以天下國家之寄令其數理義身心之教以成移風易俗之治臻民安物阜之功其將能乎夫天下英俊豪雄盡收之學校更於何處求與道致治之人而今學校反足以壞英俊豪雄更於何人望濟世安民之效是世道終不還古昔民生終不見太平不知國家養賢取士何用也乃論取士者有曰當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法至今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

齊治錄 呂司寇公 明職篇十六

中 四十八

干係至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身有違礙棄之可也其家並無違礙里老隣佑保結據之可也又取師生縣州府司保結士而至於無身家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不謂鄉舉里選可乎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不得進取聰明才辨之士既亟亟於富貴利達雖欲不勉為善強寡過得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起復補官仍取保結終身雖欲不勉為善強寡過得乎士而至於勉為善強寡過則保結法嚴之效也所望督學使君以修己治人之術為科條以進德修業之實教諸士立以章程時其糾察嚴其勸懲端身範以先諸士責提調以警怠荒督教官以修實政舉善必極其優崇伸德行於文學之上瘴惡當正其法紀約諸生於禮教之中

齊治錄

呂司寇公
明職篇十七

中帙
四十九

異日薦之鄉書者皆端人正士列之朝著者皆實學真才庶人心世道有轉移之機而國祚民生享無疆之福矣

明按察司之職

廉訪之職蓋綦重矣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察姦刑罪蓋彈惡之司也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為外臺彈壓百僚震懾羣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而事權俱歸兩院矣所可嘆者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為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耳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為刑曹何按察司獨專謂刑名乎即刑名一事亦多可言夫廷尉天下之平提刑者一省之平也遣戍充徒一失其平皆得理枉伸冤今也強盜

人命非兩院批駁竟不與聞矣夫死刑必由按察司轉詳者謂必按察司以為可殺而後以聞也果情法無當於心則呈駁不嫌於再至於一省真正強盜人命郡縣俱當申報問明之日俱當照詳看得可疑一體批問案候兩臺定奪以憑同異平反如是庶不失提刑之職百官不法時加體訪可訓迪者訓迪可督責者督責可獎戒者獎戒其應舉論劾指事開陳兩院使一省官吏視憲使如雷霆莫不潔已愛民勤政集事宋人謂之天垣執法人代閻羅如是庶不失按察之職若一崇長厚百無聽聞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樣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之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而我自失之矣此何官也而可自失其權哉惟執事者留意

明布政司之職

齊治錄

呂司寇公
明職篇十八

中帙
五十

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秩皆二品至崇重也為外僚領袖為朝政案簿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名其司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惠澤使臣承其流而宣政於一省俾一省之政教號令雷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兩院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訪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所推行推行此政元人艷之名曰外政府姑無論執掌之全惟是學校之政總屬其提調故貢舉起送無不由焉境內人材總屬其體察故選官保結無不由焉錢糧完欠總屬其稽考故徵收起解無不由焉官吏淑慝總屬其品題故舉刺考察無不由焉土田賦役總屬其均釐故差糧冊籍無不由焉軍匠戶口總屬其清理故內府圖籍無不由焉至於典常經制水利農

桑春老恤孤儲蓄蠲賑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也止知其為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為職終日以收放為事或官吏起送保結或復命親賀造送冊揭雖皆衙門事體所關而以此舉承宣布政之職恐小之乎其為藩司矣執事者果顧斯名也協分守巡道督郡邑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販以裕財用引水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以安生業禁異端以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嚴起解以足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催科以革積弊停濫役以息民有懲裔蠹以除民害清苛稅以恤民貧定斗秤以息姦偽訪把持以通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甲以弭竊劫簡詞訟

齊治錄

明職篇十九

中軌

五十二

以省勞費修祀典以事鬼神嚴鄉飲以示觀感廣收課寡孤獨疲癯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憐民各道不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生弊擾下者參治之全省之民庶幾其得所乎不然承宣布政四字毫無關涉而建官之本意迷失愈遠矣

明督撫之職

吏治無良未不自大吏始者我潔已而後責人之廉我愛民而後責人之薄我秉公而後責人之私我勤政而後責人之慢若以有諸已者非人止多眾口耳勢必不行以藏身不恕也夫百司庶僚以治軍民督撫者治治軍民者也三晉民物分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守巡道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本院則拊綏之者也樹畜不教荒蕪不關流

移不復衣食不足焚獨不恤寇盜不息姦暴不戢衙蠹不除諸弊不革積衰不振教化不行邪民不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量衡不式學政不嚴地土不均賦役不平雜累不蠲山澤不殖訟獄不清倉庫不慎儻奢不約積貯不充錢糧不辦道塗不治商旅不集鄉甲不聯貪酷不斥昏庸不戒勢豪不飲餽遺不省驛遞不節虛糜不去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三晉司府責有攸歸而倡率無道驅策難前致吏治不修而民生不遂本院安所歸咎耶額本院所自信者除本省鄉士夫吉凶禮節不敢盡發亦不能過豐外其餘不彼此交際假手以潤身家不餽送要津結心以固榮寵不以奉承喜屬吏不以虛套貢有司紙贖商稅酒課獲功及一切不義等物分毫不入私篋以遺子孫之殃酒席下程供張騶從及一切公會等事

齊治錄

明職篇二十

中軌

五十二

分毫不費民財以為州縣之累諸所舉動不能欺百司庶僚不能欺吏書門皂額如此種種亦只了自家身上事耳苟於地方不足為輕不足為重則是官也焉能為有焉能為無前所云云所賴監司守令共力同心次第舉行為軍民造無窮之福為地方垂永久之利凡本院牌劄條示苟於民情無當不妨明白申呈苟於事體可行宜宜延遲廢格諸君子其奮揚精采殫竭心思詳觀往哲良規痛革俗吏積套匡我愚迷規我舛謬共圖治理是所惓惓注望者也

明職既刻以視友人友人曰君言過直矣余曰三友先直

余借首諸僚安得為涵蓄語且余云云皆為不肖者發也賢者惡惡有同心不罪余直不肖而罪余是自謂不肖也倘聞言而悟斯改焉即罪余奚病矧余所謂職匪曰能稱

所謂不職匪曰能免善則與諸僚共為之不善與諸僚共
改之是余亦未嘗不自責也嗚呼士君子良心炯炯靈明
固知不罪余直矣

齊治錄
呂司寇公
明倫篇二十

中秩
五十三

王文成公廬陵政書

止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為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
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
已事不得輒與詞與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六十字
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
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與讓嗚呼一朝之念忘其身以及其
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
為人之所敬愛乎吾民其思之

救病

齊治錄
王文成公
廬陵政書一

中秩
五十四

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病
者湯藥饑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尚
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
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為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
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閨門相枕藉以死為
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
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與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羸婦
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饑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道醫
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
者悉以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
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
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為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息放告

吾所以不放告者非獨為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

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愈長
刁風為害滋甚昨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莫伸者姑一
放告來訟者以數千閱其詞類虛妄取近似者躬治之亦多
憑空駕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不復放告爾
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
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
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眾所悅愛非獨全身
保家而已嗟予吾非無庸刑峻罰懲爾民之誕顧吾為政之
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弊治以法雖曰為政之
常吾心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復不吾聽吾亦不能復貸矣
其熟思之毋遺悔

保甲

齊治錄 王文成公
廢後政書二

中秩
五十五

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
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為甲在鄉村者村
自為保平時相與講信修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畧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為圖付
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
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為善老人去論此
意毋有所擾

禁假差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
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
而怨詈訕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為民此在上人自處若全
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

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平時勢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
已過本府夫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姦偽之徒假府為名私
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弟與之俱來吾有以處
之毋慮洵洵

防火

昨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良由衢道太
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
火起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開衢
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
利不計久長直至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
居者各退地三尺為街東西相接連者每間讓地二寸為巷
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為墻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
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遠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
弟之誥達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

齊治錄 王文成公
廢後政書三

中秩
五十六

和軍民

昨軍民互爭火巷赴縣騰告者以為軍強民弱已久皆請抑
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
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
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
役亦甚繁難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
度嚴厲苟一陷於罪即投之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
其首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為彼為之官長者
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為是說使我負愧於
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

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宜吾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乞免買辦葛布申

奉鎮守江西太監牌差吏賞銀一百兩到縣收買葛紗本職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稱本縣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騰沸江等迫於徵催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今復催督買辦又在前項折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况今早災相仍疾疫大作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為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為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若不轉申祈免切恐激成大變據此方欲備

齊治錄

王文成公

中秩

五十七

由申請間幕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今復蒙鎮守府催督并提當該官吏伏念前事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本職自到任以來即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憤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已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伏乞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為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為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

諭別父老

縣令到任以來以多病之故未能為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復局於時勢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茲當北觀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念罷爭講信修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為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齊治錄

王文成公

中秩

五十八

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約

臣觀天下之治瑞本澄原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膏澤惟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之為州者凡二百二十有一為縣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賢者視君為天不敢欺也視民為子不忍傷也奉法修職出於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為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于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為何事法度為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為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為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為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也撫按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臣謹條畫

齊治錄

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約一

中法五十九

州縣所當持行者令自撫按而下以遞相約皇上不以臣言為謬謂可施行仍乞天語申敕令臣等刊刻成書發各差御史頒行天下臣等按以覈天下州守縣令并以覈約州守縣令者庶幾皇上之仁恩得實究之民也謹列款如左

一課農桑須中心誠懇欲開民衣食之源賞勤警惰使民興起毋得徒事虛文差人下鄉反滋民害

一興教化教化自身而出非以彌文故曰民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為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勵操肅以御下民自觀而化之更須彰善瘴惡樹之風聲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必表揚之紳紳者德必尊禮之邑中經明行修令譽著聞者必稽考其實聞之巡按御史疏薦于朝以補鄉舉里選之廢典而不幸不悌及一切關人倫傷風俗者必真之法如是久之而教化

白興

一育人才朔望臨學宮必以聖賢明訓為諸生諄切教誨俊秀之士必令讀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性理綱目以揣其心術正其識見為國家有用之才

一鄉約為教化內一要事但縣官不以誠心行之徒成虛文而約正約副等反為民害果有力行者必教請邑中德行紳或孝廉貢士為民欽服者主其事而約正副等以供奔走鄉約行則一鄉之善惡無所逃盜息民安風移俗易皆得之于此有記善簿記惡簿又須有改過簿許令自新

一鄉飲鉅典不得濫及匪人

一社學務選教讀得人

齊治錄

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約二

中法六十

一學宮敝壞即申詳修理境內凡有古先聖賢及祀典所載山川祠宇敝壞者即時修理完好仍要掃除潔淨關鎖祠門不得容人堆積雜物坐臥作踐四方過客瞻拜有識者常以此占州縣官之品何可忽也

一積貯民之大命豐無所儲荒無所賑尚可稱民父母乎必須隨宜設法使一縣積穀足備一縣賑濟豈獨活民即以弭亂為州縣者功在蒼赤慶流于孫端係于此

一社倉是救荒良法各鄉勸紳及名家自造倉廩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人戶種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起息于青黃不接時借貸又必二三十戶連名保借欠者即同保內人戶攤賠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印信文簿為究治奸頑使之可久

一境內有荒蕪田土宜竭力開墾流移人民宜竭力招撫

一境內有陂池宜浚者及時開浚岸宜築者及時修築城垣頽塌橋梁毀壞者及時整理高原汗下所宜樹木及時種植

一倉谷主守須擇殷富謹厚者量以禮待每年交盤更換勿令偏累傾家但令接管者照數交收勿令吏書參與以滋需索及時斂散出陳易新皆縣官躬親

一養濟院近來竟成弊藪獨不沾實惠皆緣吏胥添捏詭名混冒須是州縣官據其陳告者審實給以面貌木牌仍不時查核分別革留凡男婦犯重罪或游蕩傾家及有子孫堪姪可養者不得混收以妨無告

一州縣極貧待斃之民大約可計每歲動支預備倉谷城中四門擇寺觀寬綽者設廠煮粥每人米五合即可苟延殘喘

自十月十五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有糧不許混冒約費米百餘石耳設誠行之利濟不少所當委任得人稽查出納無成虛文

一錢糧一縣大事秋冬之交必先算定分派縣帖使小民先知辦納之數徵糧則總立一簿算定人戶額田數田糧數均徭里甲條鞭數分爲十限每月限完幾分比較只用此簿不得別立第一簿完欠俱用實寫不得用浮簽民間依限完者即不聽比過限不完方拘其尤者比責須是分數明白如欠一兩而從未完者即從重完欠十兩而完過七八分存剩二三兩者即從寬處毋得但論銀數多寡而不分全欠零欠之殊催徵止用里甲間于奸頑之戶行不測之威票拿一二無得過差皂快執牌下鄉徒空雞犬無益繭絲

齊治錄

高忠憲公 中峽 六十二

一徵銀不加火耗即頌聲遍地此亦易事何海內寥寥信乎立志高遠者之難所宜猛省

一收銀要不時取收頭法馬等子查對令解戶親自敲針一起解銀兩須委佐貳不得用窮官猾吏以致失事

一天下庫藏未有不爲庫吏書侵欺者查盤時那借支吾非其實也必須訪的監禁即時變產完納者貸其死不完者即申上司置之法一應收放掌印官纖悉自封自判勿復入其手

一無情之詞十無一實縣官貪取罪贖輒多推詞致原被兩家同歸於盡民之窮因此其一端爲民父母當肫切勸化令勿輕訟事涉倫理而無大故者即爲焚其狀詞免其仇隙其他苟無關係槩勿聽可也

齊治錄

高忠憲公 中峽 六十三

一人命狀詞尤不可輕准出牌在城告人命者縣官即至其家相驗審問四鄰誣告者重懲情真者方准在鄉者必令帶尸到壇帶四鄰到尸所然後投狀縣官即到壇中相驗審問一如在城之法則不真者自不敢輕告非但官省事民保家以人命詐人者亦息老穉之獲全其命者多矣

一佐貳官不得擅受民詞擅出牌票衙役尤宜箝束佐貳之害民即令之害民也

一勾攝止差里長非真正強盜人命巨惡不得濫差皂快下鄉以滋詐擾是造福小民第一義

一本縣人不得容棍徒在別縣赴告除強盜外關提者勿聽

一婦人非犯姦及人命及被公婆夫男所訟俱不許拘

一輕犯罪人勿得輕送監舖致染瘟疫及爲牢頭索詐婦人

不係大辟及勒合追贓家屬雖娼婦亦勿濫禁

一罪犯除大辟及引例充軍外其祖父父母老疾家無次

丁者照會典發本州縣擺站做工煎鹽哨瞭各照徒流年滿

釋放此刑罰中仁恩不可廢而不行也

一獄中重囚日間寬鬆夜間當嚴禁獄門不得容人出入常

行不測查點

一吏書門皂隲之縱之皆縣令也衆胥役分其利一縣令受

其名愚者不為往往愚而不悟何也所宜猛省

一善人者一方元氣民間有孝子悌弟其上矣次則仗義好

施者次則終身自守不作非為者必須訪實各書所長扁額

表其門免其雜泛差役以為民勸

一惡人者良民之姦賊姦賊去而良民始安凡天罡地煞打

行把棍之類訪其首惡重治仍籍之于官使禁其黨類一有

黨類詐害良民者并其首治之

一訟師教唆起滅破民家壞民俗一片機械變詐無識者競

以為能浸淫入于其術而不覺不復顧天理人心為何物矣

所當訪實悉榜其名於申明亭審出刁誣詞狀追究寫狀之

人并拿重治

一豪奴倚主人之勢魚肉小民莫可控訴訪實惡端申巡按

御史拿治

一刑杖竹篾不得重一斤務要削平稜節不許打在一處不

許打腿灣樛指不得過兩時非強盜人命不許輕用夾棍不

得過兩時敲杖不得過三十

一堂上須要肅清不得容吏書皂快門役擁立左右致齋禁

出於意外

一每日所行事須立一簿逐件登記完者勾之一月內事必

于一月內了使吏書不得延捱索詐上司事亦不至沉閣取

答

一私衙要關防嚴密多有清謹官為妻子僮僕親戚所壞交

通衙役私出官票暗騙民財時宜覺察

一縣官鄉里親戚不得容留在寺院說事得財以速官誘

一本縣每日供給須照時價給現銀與市民兩平易買不得

倚官減值虧短賒欠不得縱容買辦人索取舖行錢物佐貳

衙一併禁戢

一各役工食按季放給不得預放扣減

一生辰令節不得受禮物以長奔競

一不得假借巡戢查點將不到人役科罰銀數

一不得稱貸富室及至富室監生家飲宴

一上司鋪陳往往借用當舖江南則派糧長借辦極為擾害

須本縣節省公用置辦着庫吏收領封貯入查盤事件內無

令移用以至缺少

一保甲所以弭盜安民今本縣開報保長時既饜飽吏胥而

棍徒充當保長又詐害良民無已竟使善法皆成厲政徒滋

擾害而已既不可懲噎而廢食豈可不循名而責實要在賢

者着實舉行周密防備天下多事之時此實為未雨綢繆之

計不可忽也

一武備不但地方保衛亦官府自身保衛昔人作縣猝遇大

盜詐作承差突入縣庭拔刃劫庫縣官給以庫銀大錠不堪

齊治錄 高忠憲公

中 卷

齊治錄 高忠憲公

中 卷

發用爲批票取之大戶所僉大戶皆民壯之驍勇者諸人知
今有急皆礮碑石而入遂擒羣盜使非擒選平時安能應變
倉卒須將各州縣民壯弓兵汰其老弱實其虛冒儘足以
壯士練精兵備不虞也

一盜賊地方大害必有窩家必與捕快交通平日當密訪窩
家及通盜捕快置之于法一有生發即行嚴捕必擒獲而後
已此等風采彰聞自然盜賊屏息乃不肖有司護盜如子既
欲邀盜息民安之譽又避上司地方多盜之責往往深怒失
主呈告反責捕快詐誣其甚者與盜相通納其貨賄致盜賊
以此縣便于行劫縱橫無忌失主不敢告捕快不敢擒釀成
大亂恒必繇之所當痛以爲戒

齊治錄

高忠憲公
貴州州縣訪七

中快
六十五

然後具招勿輕信板誣而容捕快先拷勿先發佐貳審問
一賭博爲盜賊之源必須嚴禁民間開場賭博者責令兩隣
首告不首者同罪
一娼家爲盜賊之藪不許容留城內居住有居住者兩鄰不
首同罪
一白蓮無爲等教自古倡亂之首務要密察訪嚴驅逐無致
遺害地方
一州縣官表率一方宜先節儉以挽侈靡之俗即宴會名刺
不可以爲小事漫從流俗當照憲規刊刻小約與本地指紳
彼此遵行節財用于易忽移風俗于不覺矣
一民間淪殺子女最傷天地之和有犯者重治四鄰不首者
同罪

魏敏果公中飭憲綱疏 在德憲時上

竊念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故督撫廉則
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此固宸衷之所洞鑒詎院科
道諸臣皆歷歷言之即督撫諸臣亦非盡不自知也獨思封
疆大吏拔諸僚簡在帝心委以事權寵以爵祿自當潔已
奉公察吏安民以報 朝廷恩遇乃往往未陞督撫才能尚
有可觀一經簡用操守頓爲改節受恩愈深負恩愈大清夜
自返於心何安我 皇上宵衣旰食尚不忍以需餉之殷加
派百姓爲督撫者亦何忍因肥家之故縱貪殃民以屬官之
奇貪爲一已之奇貨耶臣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 國家
培元氣臣不敢不爲 朝廷正綱紀爲臣子勵名節風紀所
在臣之職也恭請嚴飭而申明之

齊治錄

魏敏果公
中飭憲綱疏

中快
六十六

一各府州縣等官不許謁見督撫布按在前 世祖章皇帝
屢加嚴禁未敢公行今且以謁見爲定例屬官到任未嘗挾
貨而來勢必那撮借貨竭力逢迎冀得歡心日後剝民補償
貽害無窮所當申飭者一也
一督撫不許差內使人等借訪事爲名往各府州縣所差之
人一到地方口中賢否較督撫親臨懼怕更甚暗地供奉流
弊難言所當申飭者二也
一各府州縣等官擅離地方赴省拜壽餽送通賄獎賞多端
至督撫每次加級屬官每次餽銀行賀兼以金杯錦帳等物
屬官何出惟有剝民所當申飭者三也
一督撫布按不許私開便門容所屬官役人等並內使人等
出入傳事不但風憲失體抑且諸弊易生所當申飭者四也

一督撫布按不許將游容星相及優伶人等或留住省城或轉送各府州縣動挾上官威勢擾害地方所當申飭者五也

一督撫布按凡應造冊籍投送各衙門不許借稱部費縱容屬官科斂苦累民間所當申飭者六也

一督撫所屬學道考試生童關係文教宜嚴行查訪凡有不公立行題叅不許受其餽獻縱容賄賣生童溢額私取漫無糾叅所當申飭者七也

一督撫布按稽察州縣凡召買米豆草束及委官修造兵械製辦火藥炮鉛船隻等項不許捏報價值代為開銷不許將民間所辦米糧物料捐不給價行戶貨物過關收稅萬苦千辛不許官價取用此皆督撫狗庇縱容以致有司肆行無忌所當申飭者八也

齊治錄 魏敏公 申飭巡緝疏二

中 六十七

一私派補庫及變賣倉糧督撫不許狗庇有司衛所等官任意洒派亦所當申飭者九也

一府州縣等官離任凡有花費庫銀錢糧無著該督撫不許勒囑新官交代以致錢糧愈久愈清後雖發覺追補多不能完錢糧付之烏有所當申飭者十也

以上十款皆係督撫應行事宜關係吏治民生者自今嚴飭以後聞茸者力圖振作貪汚者洗滌肺腸若有因循陋規臣之白簡無私訪查有據者立行糾叅即事屬風聞亦不敢不指陳入告請旨察察庶幾大法小廉風清弊絕以成端本澄源之治矣

耿恭簡公耐煩說

有筮仕為令者請教於先生先生反之曰子茲往也要如何令曰要廉先生曰否否要耐煩令不達請曰廉士人美節也先生顧不見可而曰耐煩是平平語也先生曰前吾語女耐煩未易言也子試對境驗之彼令之職是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為命者也其事任蓋叢且夥矣茲於上也諸所關白諸所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時吾格也如不耐煩則憤懣之心生憤懣之心生則上下之情睽矣弗獲乎上民可得治耶既未可逆上以懟又不容違道以徇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者弗齊矣條有吐隸之子欵啓之氓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於吾前如此而不耐煩則淫怒以逞不免有斃於非命者矣當此之際須耐

齊治錄 耿恭簡公 耐煩說一

中 六十八

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也又如公務鞅掌畏食靡遑倏旅賓之鷄報踵至倏造請之竿刺頻投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下之誠荒矣故須耐煩而後無眾寡毋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莞庫犴狴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醞釀於茲矣故曰耐煩是為令要領也若夫服官而廉猶之為女而貞此其本分之常道而非異人之奇節也今日要廉即此要之一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或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做所不免矣下或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恤下而暴所不免矣或值不速之客或當劬勤之務則又自負曰吾廉如是是足自樹矣世俗人何足禮淺鮮事無足慮也由是

不耐煩以酬世理紛而情慢業勝所不免矣是要廉者諸過之所生而耐煩者衆善之所由集也故曰耐煩爲要昔象山陸先生曰耐煩是學脈其爲道也深矣非特爲令要術也猶龍氏之言曰知美之爲美不美矣其要廉之謂歟

右耐煩二字千古至人秘傳藥方也顧須引子辨認親切方得神效夫所謂引子者視人所志何如耳如志躋名卿廡仕須服此方昔人所謂吃得三斗醋吃得三斗薑是已如志學仙佛長生住世須服此方道釋家所謂調火候除心性已如志希賢聖則亦是此方吾儒所謂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嗟嗟奇方易得真引難求茂叔能耐煩於趙使君之不禮嶺表荒崖之出入而耐煩殺人以婦人程伯子能耐煩於鎮寧之忌刻事之甚恭雖筮庫細務無不盡心至於諸邑競務華潔供帳以悅內使之意則不耐煩效之此其於引子辨之爲精而不執方者也是故引得其引則雖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會計亦是服此藥耳引失其引則鄧綰耐煩甘笑罵師德耐煩謁相門服此藥而益其麻木癡頑之病則由辨之不早也

齊治錄

耿恭簡公耐煩說二

中快六十九

先清端公親民官自省六戒

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耻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爲惕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如左

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煖事事發于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飢寒勤其勤化事事出于無偽蓋無偽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即千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撫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

齊治錄

先清端公親民官自省六戒一

中快七十

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况人爲萬物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于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刑戒內所以有不輕打不就打之說也至于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乘田委吏止爲祿養未嘗于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即爲暮夜揚伯起之

四知言之已可稟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于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為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為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

一曰杜私派小民應辦正額尚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銜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概行刊附由單之末以防發給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為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胥里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里派數斗有極不堪命

齊治錄先清瑞公親民官自卷六載二

中秩七十二

者乎何如稍那正供現價現買而即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于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即人民利益處也至于任意苛歛種種誅求乘機自利不啻為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

一口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此外分厘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着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為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即使無弊自好者尚覺汗顏至為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為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況鳩形鵠面求食啼號此等困苦小民猶欲陰吸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是不可不戒

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呵即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于國無德于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唯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齊治錄先清瑞公親民官自卷六載二

中秩七十二

艾天備先生與張臨川書

先生名南英字子下江西東鄉人天啓甲子舉人仕終
監軍御史辭選政為舉業家所宗

老父母文章經術照映江左曩時辱收不肖於聲氣之末今
又得仰庇隣封方此之時交游朋舊莫不誦道德進聲譽於
前而不肖獨由古人之義每進見及退而語人必不以諛而
以規以勸益知老父母為聖賢為豪傑則必以聖賢豪傑仰
待老父母耳不肖前對謝象老曰張受先不患不廉不患不
勇所欲更益之者有三言曰擇交游慎舉動却名譽而已今
老父母且蒞事矣不肖所進仍如是也夫臨川之政尚未見
於施行而太倉之民家尸戶祝標此為券不卜可知臨川之
政不肖未敢預言而太倉之政則不肖願更端焉夫古之聖
賢莫不廉以持己勇於任事而不至於聖賢者何也知人之

齊治錄 艾天備先生

中秩

七十三

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耳蓋不肖之鄉有鄒南臯先生以直
諫清節聞天下居鄉受訟牒必偵其不平者諍之有司然而
門生食客山人星相族子狡奴時從其中上下其手先生勢
不能不寄耳目焉有司雖面從實應且憎矣故南臯先生之
謗不少及捐館以宮保總憲而家業不滿千金然後南臯先
生之心跡明不肖之鄉先時又有羅近溪先生者篤交游明
理學門生有一長喜見於色其講學弟子有緩急千里來叩
必以其身任之或諍之撫按或諍之他省撫按然終不免以
熱腸受謗又終不免以廣交受欺至先生捐館家貧不能具
棺而後近溪先生之跡明夫兩先生者可謂廉於持己勇於
任事矣而不能至於聖賢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也
今日太倉之政老父母已中分太倉州尊之權而謳歌訟獄

者歸焉得無有寄耳目於人如不肖所慮者乎推而之於臨
川亦如是也不肖於臨川之政未及早知而先舉太倉之政
以告者如此雖然願老父母守之以恕今日老父母為鄉紳
則上侵太倉州尊之權老父母為臨川若有欲為老父母所
為者則將任之乎禁之乎彼亦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任之則
不可禁之則不恕然後知聖賢於學問之際兢兢乎難言之
也不肖行矣不叩潭府既恐以口腹混台嚴又恐以私進語
言貴治部中縉紳豪右以中傷疑不肖想默解此意也

齊治錄 艾天備先生

中秩

七十四

張受先生遊客說

先生名采賢南郭縣之太倉人崇禎戊辰進士仕至禮部主事

遊客不審所由稱前此絕不聞近稍見告然亦孝廉公車往來道經故人部問候故人不無交際耳既則有名下士輒擔簦遠走于有司既則不必名下士板鐫詩若文一二册即負名下持要人牘遠走于有司有司冀其游揚且懼騰謗事惟謹每厭所欲去吳故孔道縉紳至布衣絡繹即次因居間訟獄甚則有司承奉判牒送某呼持牒史語富人具若干金否則下牢狴夫千金之家豈有千金不過田廬器物俄責若干金必斥田拆廬變易器物應急不得三之一家立破是可訓乎雖然於客乎何尤實維主者主者任天子郡邑寄于惠下民所御惟法法一則民安苟無犯而加贖刑則是以法斂財苟麗辟而倖免則是以生死權利以法斂財則富者莫保以生死權利則貧者莫服而富者恃以逞若是則天下惡得不岌岌乎而猶惟客是狗狗客則境內有力者皆得持其手於是廷如市有司如僮客及境內有力如販問所鬻則惟下民間所高下則惟天子法為民社主而乃鬻下民高下天子法以充報贈此無他廉耻不明故士行不立士行不立故客輕去其鄉而主者輕用其法使廉耻不明則人不倍本行不求外勢不昧公道以結私惠則四民有常即盜賊何自起斯治亂攸繫可無辨或謂遊客者文之爾通稱為秋風客言所至凋落也或為抽豐言分乃羨溢也吳舊守陳公默菴有謝客榜云我豐任爾抽今豐安在毋落客事一時播笑回車去是知源清流清源濁流濁大致弗爽也

齊治錄

張受先生遊客說一

中帳 七十五

表了凡先生當官功過格

先生名黃宇坤儀浙江嘉善人萬曆丙戌進士仕至大

功格

吏

能為地方興利除害使百姓永受實惠算千功 勸戒同僚行善止惡以事之大小算功勸戒上司倍算 核去府州縣貪酷正官一員算千功佐貳減半論 下僚非得罪地方不輕革逐一人算十功 遇大寒大暑大風大雨銀糧停比詞訟停審一次算十功 能禁戢勢宦豪奴不使播惡算百功 能摘發姦惡神棍置之於法不使騙詐愚民算十功 偶有錯誤片念撥轉不吝改過并不喜奉承迎合之言算十功 嚴禁佐貳不得擅受民詞算十功 遠來人役早發回文皆隨人之大小人之善惡算功

戶

催征有法勸諭樂輸不煩敲撲而錢糧畢辦算千功 審編里役差遣均平使合縣受福算千功 清核地畝錢糧井井有條使里胥保歇不得欺隱包侵致累小民算千功 遇大災大荒能早勘早申力請蠲賑設法救活多命算千功 設法斂解緩急有序革除陋規積弊不苦糧里不累賚解員役算十功 較准大小法馬嚴加稽查使胥吏不得出輕入重算千功 給發役從工食養濟口糧如期并禁吏胥克減一次算十功 荒年煮粥賑濟孤獨及收養遺棄小兒一人算一功 勸其親戚責以大義令各收養者倍算 用物昭價平

齊治錄

表了凡先生當官功過格一

中帳 七十六

買不倚官勢虧民一日算一功

禮

闡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遺旨燦然復明於世功德無量

凡事惜福躬行節儉使風俗返醇算千功 祈禱能謹齋

戒祭祀如對神明竭誠有應免水旱瘟疫之災美千功 表

章先賢旌舉忠孝一事算百功 親講鄉約懲勸有方誨誘

頑民平其忿心改惡從善各因人受益之大小而定功 考

較公明不阻抑孤寒一名算一功 開報生員優劣採訪的

確使人知勸懲士風丕變算千功 故舊經過地方厚待加

禮一人算十功若患難死喪而加撫恤者倍算 禁止惡俗

如淹女火葬宰牛殺牲酒肆臺戲等類一日算十功 接文

士下僚有禮無慢一日算一功 同僚下司身故失位而家

貧者助一兩算一功勸人共助者同算 瘟疫瘡痢盛行開

局醫療一人算一功垂死而得生者算十功 葬死人及枯

骨一人算十功

兵

力行保甲親編親審不致擾民而邪教姦宄自息算千功

遇兵盜竊發能豫為防範力加捍禦免百姓被難算十功

盜賊拿到即審務得真情真贓不許捕役私拷不委衙官混

供不許扳累無辜不專靠抄夾招承無枉無縱一次算十功

嚴戢捕役牢囚飛詐良善算十功

刑

凡聽訟能伸冤理枉按事之大小算功 鬪毆人命或故或

誤為首為從俱細分別立時親檢定罪不致游移出入干

連無辜算千功 冤枉重辟案成囚獄能詳覆審訟者免大

辟一人當百功永成一入五十功滿徒一人二十功三年徒

十五功二年者十功一年者算五功滿杖一人算三功九十

以下算二功 責人須明告其罪使之知改凡刑人而當使

受者愧服見者懲誠算十功 重治不孝重治叛奴及賭博

者一人算十功 懲治訟師扛証不得刁唆構釁廢蕩人家

一人算十功 用刑有條如老幼醉酒不打婦女非犯姦不

打尊長告卑勿百姓告衙役雖失實弗打已櫻弗夾要枷弗

打一人算十功 供招出入自為簡點不容吏胥上下其手

算十功 詞狀少准婦人非關節要即為抹去人犯一到即

審不令守候一事算一功 詞訟據理直斷不嘆越訴不偏

護原告不狗嘴托耐煩受言使兩造得盡其情及到別衙門

隨其轉辦不以成心怒番案一事算五功 重懲誣告以息

刁訟一事算一功 審無重情免供逐出准息量罰紙殺如

無力犯人當時釋放納贖徒罪亦准召保使免監禁之罪一

人算五功 追贓有法禁攀害親友以保無辜依贓之多寡

算功能為開豁者五兩算一功出已財代完者倍算 嚴禁

佐貳不得擅羈人犯算五功 嚴禁獄卒牢頭勿肆凌虐使

囚得安寧一人算一功 牢瘟傳染命獄官獄卒掃除穢穢

多燃蒼木夏貯凉水冬天給草薦姜湯使囚得方便一人算

十功 重犯無家屬者烙例申請囚米一人算一功例有不

合自為設處者倍算

工

齊治錄 表了凡先生 當官功過格

中 卷 七十八

開渠築堤疏通水利視事之大小算功 役使地方及衙門人驟從寬厚一人算一功 修葺學官官堂及鄉賢名宦祠神廟佛殿倉房獄舍橋梁道路費十兩算一功 勸人樂助者同算

當官善事未易枚舉即此以例其餘擴而充之在人各盡

心力

過格

吏

地方利病絕不留心置民生疾苦於度外其過無涯 地方利病明知應與應釐不肯出身擔任一味推卸圖便已私罔知大德圖便目前罔計永遠算千過 風土異宜時勢異窳不虛心參酌強不知而為知見一偏而不見全局妄作妄為

齊治錄 表丁凡先生 當官功過格四

中 七十九

使百姓受累算千過 日逐所行事件不畏天人惟憑吏胥更於上司行移或分付言語不即用心祇奉力行使民隱弗申上澤不究算千過 開報賢否失當隨官之大小人之善惡算過 保約奉行不善輕委衙官及致騷擾算百過 聽信左右指撥害人達迎勢要冤抑平民受人囑托枉害善良使百姓含怨算百過 事不即決淹禁停滯使訟中生訟破人身家一事算十過 聽審人犯已齊因懶懶飲宴輕為更期累眾候費煩苦者一事算十過 偏護衙役姑縱姦徒設局詐騙算人身家算十過 上司怒人明知其枉不敢辨救一事算十過 事關前任及別衙門事明知其枉而泥成案狗體面不與開招者一事算三十過 毀人揚已市恩避怨不顧前官職司不顧後官難繼算十過 沽不准詞狀之名

使含冤者無處陳訴一事算五過 必要賄囑方准一事算十過 門禁不嚴致家人通同衙役作弊一日算十過 出入行牌不信使官役守候勞苦供應耗費者一次算十過

戶

催征無法任吏書欺隱保歇包侵不能清楚亂宰亂責追呼愈急完欠愈滯使合縣不寧算千過 擅自加派增糧使小民永受賠累算千過 點役不公任吏胥作孽使合縣受累算千過 遇災荒弗早申請使民心不安上澤不究算千過 勸地方好義救荒積穀練兵等事不虛公詳恕偏聽率性苛派不堪算百過 遇患不救遇賑而吝力可以濟人而不肯派算百過 輕用民力隨眾多寡算過

禮

齊治錄 表丁凡先生 當官功過格五

中 八十

祭祀不敬謹水旱不祈禱及祈禱不盡誠惟以虛文塞責算百過 好為奢侈傷財害民陰壞風俗算千過 考較不公仗小寒不仁上進一名算百過 開報生員優劣不確使勸懲無力士習日靡算千過 縱容左道惑眾及聚眾賽會不行嚴禁者算百過 不禁溺女惡俗賭博為非及屠宰耕牛者算百過 好長夜飲酒登山玩水耗費人財累地方下役牛候一次算十過 待人不誠責人不恕接下僚而囊橐爽儀過知已而含疑不盡算十過 拘泥舊聞沉迷積習見聞明正學者及加非笑謗誣阻人好脩之念自障入道之門其過無量

兵

縱姦捕盜盜扳牢囚通同燒詐良善平民雞犬不寧算十過

獲盜不即親審得其真情真贓致賄盜漏網扳累良民算百過 盜有或初誤犯或迫饑寒不原情警器使人無自新之路者算十過

刑

人命不即檢驗傷證定案致招情出入拖累多人算千過
問罪成招本有生路不開一線只圖上司不駁一事算十過
服毒投水懸樑圖賴人命甯無威逼輒斷堊理以長輕生之習一事算百過審非真命而輕易發檢使死者不得免屍生者多般受累一事算百過 情罪未核杖死一人算百過
日怒重責人算二過無罪誤責算十過 借地方公事為白監罰者一兩算一過 多問罪贖以肥私索以媚上司一事算千過 受人囑托故縱應罪者一人算一過縱真命一人算百過縱大盜及豪強姦盜一人算百過若受賄故縱倍手 用刑不當以多寡算過罪不至死而杖斃者一命算一過 需索詐害一日算十過 無過淹禁平民者一日算十過 以口腹之故輕杖人一杖算一過

工

地方水利不留心查察致有渠不開有塘不濬有堤不築不蒙水之利但受水之害視事之大小算過 學校教士之處橋道濟眾之處聽其頹敗亦炤工程之大小算過
當官過失未易枚舉即此可例其餘有則效之無則加勉

齊治錄
卷之六
下
中
上

齊治錄目次

下帙

石州 于 準 萊公纂

况太守公諭民為善語

王文成公諭俗四條

羅明德先生勸民歌

張雲齋先生如面諭

先清端公忍字歌

已上係勸諭愚民法

王宇泰先生慎刑說

李介石先生獄箴

齊治錄目次

下帙

蔡忠襄公諭命條格 諭盜條格 牢鑿禁約

顧端文公題許明府冊

已上係慎重刑獄法

王文成公勅行十家牌諭

王文成公勅行鄉約法

蔡忠襄公力行約保法

先清端公慎選鄉約諭

彭無山中丞實行保甲諭

錢龍門先生守饒保甲述

已上係善俗戢姦法

龔端毅公寬民裕賦疏

韓心康中丞請免省存餘耗疏

楊以菴侍郎請免折白糧疏

馬中丞公請復夏稅秋糧疏

先清端公請免漕項疏

楊莊簡公自封投權法

慕鶴鳴少師飭行截粟條約

黃梨洲徵君論賦稅

陳確菴孝廉論會計

已上係催科撫字法

沈文端公社倉議

秋心夏公通積條議 復社倉以聯約保護

唐襄文公賑粥法

已上係備荒救災法

齊治錄 目次

陳眉公先生在狂夫之言

張侗初先生士夫四箴

金閻齋先生庭訓

彭無山先生 聖恩初紀 書張登封傳後

章九儀先生論獨荒

先儒齊治錄 下快

石州于 準萊公纂

况太守公論民為善語

公名鍾宇伯律江西靖安人初以吏隸工部尚書呂震奇其才薦授禮部主事特授蘇州知府政行為古今知府冠九載滿去民叩關乞留者八萬人命升正三品仍知府事卒於任公無著述傳世偶於野載中得此亟存之

如何叫做為善只將不為善的樣子反看便知凡不肯為善之人眠裏夢裏不是作橫便是作姦作橫的是真刻薄真強梁作姦的是假溫存假忠厚那真作惡的眾恨眾怒却像不可與入善豈知他那一點不怕人笑不怕人惱的力量若一朝翻轉來發狠改行從善却也當他不起焉知平日間許多尋常好人不反讓他那假作善的使乖弄巧却像不足與入

齊治錄 况太守公論民為善語

下快

善豈知他那一點要人感激要人稱頌的心腸却是真的若把這一點要好的心幹起實事來便做個真好人有甚難事所以此善日日現前不是不能為只是不肯為不肯為善不過是欺侮人豈知人生在世間總只乘著這點造化撞來撞去縱使費盡心力何曾有一毫扭捏得那會欺侮人的只是目前乘興那受人欺侮的亦是一時低頭知道結果如何于孫如何須要合幾十年合幾代來總看不要眼光短淺孟子說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今看來侮人的還只是自侮今日要你們各自想平日若是個老實人不曉得如何叫做為善今日豁然喜得個亮頭平日若是個自負聰明人不信善之當為今日一身冷汗驚落了許多乖巧正要把這些乖巧特地驚落了地方是我的一點亮頭在

王文成公論俗四條

為善之人非獨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為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為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為不善至於隕身凶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共稱為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齊治錄 王文成公論俗四條一

下快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雖家牽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羅明德公勤民歌 任寧國守時頌

勸吾民要孝親原是父母生此身承歡養志分內事打罵勞苦莫怨嗔

勸吾民多積善天公報應疾如箭積善之家慶有餘若還積惡天豈眷

勸吾民莫分異弟敬哥哥兄愛弟夜間莫聽婦人言忍耐張公同九世

勸吾民要齊家一家爭鬪重堪嗟和氣致祥乖致戾請看田氏紫荆花

勸吾民要守成祖宗基業本難擎但願兒孫多克肖常將勤儉振家聲

齊治錄 羅明德公勤民歌一

下快

箇不零落

勸吾民莫爭訟公庭刑罰無輕縱裂膚破產先受虧贏得官司何益用

勸吾民早輸賦公家稅額終難負但得及時赴催科任他差卓來追捕

勸吾民莫負租皇家賦稅大家輸若還負租累大戶縱逃王法天也誅

勸吾民要睦隣隣居本是百年親出門舉足常相見禮義相先號里仁

勸吾民莫恃強強梁好勇身早亡齒先舌敝皆由硬柔弱枝條生意長

勸吾民莫害人舉頭三尺有神明畢竟害人還自害起意害

時造禍成

勸吾民莫服毒隨緣隨分隨時足一失人身再復難莫因小

念捐生促

勸吾民莫偷竊一遭兩遭終一跌請看徒流刺配人大半皆

由好偷竊

勸吾民莫姦淫壞了行止損了身誰家妻子容人亂胡不將

心來比心

勸吾民莫溺女男女一般俱莫去若逢開元天寶間象養生

男不如女

勸吾民莫殺牛竊米屠傷銳易求律擬徒流并枷杖那見私

宰脫罪囚

勸吾民莫食牛得他耕犁穀方收皮骨角筋俱成用食由何

忍橫死憂

勸吾民勤生理士農工商勤為美大富由命小由勤遊手好

閒身何倚

勸吾民莫怠惰百事一身總負荷大禹當年惜寸陰晝長何

事只閒過

齊治錄

勸民歌二

下世

張雲齋先生如面諭

先生名文光字子簡河南汝寧人天啟甲子舉人乙丑

成進士初宰曲沃再宰丹徒此宰丹徒時所頌也

勸諭城市鄉村百姓爾等生於禮義之邦不待教而興者固

多但本縣履任以來每見爾百姓中有不孝父母而致控者

有不敬兄長而相構者有田地不耕鄉黨不睦錢糧不完于

孫不教一切欺罔訟博等事難以枚舉本縣心切痛之欲懲

之以法不可勝誅欲家喻戶曉又未易分身不得已將所頌

上諭間參已意列為數款事惟取其切近言惟取其易曉總

是望爾百姓為善去惡爾百姓須要理會須要記憶須清夜

三思互相勸勉莫負本縣拳拳一念也

一父母要孝 常想此身從何而來懷胎十月乳抱三年父

母不知受了許多辛苦只指望長大起來孝養一日你看

天下做兒子的決不能如父母看待兒子的念頭寧自己

饑要使兒飽寧自己寒要使兒煖爾輩不可因已長大便

忘了撫育之恩萬物無一可以再有父母一亡終身難得

及早乘他存日不論窮富只要盡這只一點孝敬的念頭

罔極之恩捐軀莫報能行孝敬神鬼護持

一兄弟要和 人有兄弟譬如兩手兩足所以兄弟叫做手

足相照顧相扶持假如一手一足偶有疾痛便許多不便

古人苦無兄弟只為孤立無助耳今爾輩有兄弟者須同

甘苦同利害切莫分爾分我切莫見利忘義憑他外人十

分好斷不及自家一塊肉上分下來的又如手與足偶或

自相磕擊即有損傷左亦決不怨右右亦決不怨左只為

一氣故也柰何有兄弟而自相戕賊哉

齊治錄

張雲齋先生

下世

一子孫要教 古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凡人品不好多因幼小時不能教訓所見所聞沒箇好樣子你們做父兄的有這子弟不必定要讀書發跡先要教他做人做得好天也自然默相你們若果能孝其父母和其兄弟你的子弟看了樣子自然有箇孝順的兒子自然有箇和順的兄弟豈不快活一代接一代俗語云簷上水一滴不差移勿縱小時誤其長大

一耕種要勤 你們生長以來既做了食力的人不可自惜其力凡地所產可資生養者須要按四時氣候盡四時之力且勿論積蓄但以一年之種作供得一年之動用庶可免於饑寒若業田之家須要照顧佃戶此是相依為命的人勿尚債利苦困窮民

齊治錄 張雲高先生
如西論二

下 狀

一生理要務 耕者耕矣其有不慣田作者須要務一生理有本可以經商則出外管理本資短少即就本地開張些小店業其他或醫或卜盡可日進分文以為資生之計切勿游手游食浪蕩過日如有此等人即受饑寒亦不足惜至於饑寒而為盜身投法網即上之人亦誰汝惜哉

一鄉黨要睦 普天下的人只是一箇情一箇理既相比為隣須要一團和氣情理往來自然有些趣味若一言不合怒氣相加小則爭鬪大則告狀彼此有損無益本縣為爾計隣里間決當疾病患難大家憐恤是非爭鬪大家解釋古人云千金買隣無非為相援相助之意也

一錢糧要完 財賦定額歲不可免收成之後先要將錢糧早早完納免了差催之擾省了比責之苦有餘之家可以

安閒無事即爾小民亦可以其餘力用之耕種若拖欠一分受一分之累究竟原少不得這叫做自己害自己也

一欺詐要杜 天下惟誠實的人到處行得欺詐的人到處行不得今人只貪此小利物便以智術相高或生巧以欺人或駕勢以詐人始則錢財到手自謂討得便宜後來弱者畏懼絕交強者相爭相告畢竟惹氣費財向日便宜都在那里爾百姓試看世上欺人詐人的那一箇有結果那一箇能安享可不重以為戒

齊治錄 張雲高先生
如西論三

下 狀

詞狀要省 受冤受屈痛苦莫伸然後訴之上官與汝申理今爾百姓不問事之大小動輒與訟一字入公門日久不完結空費精神空費銀兩不特此也衙門人役內多狼虎稍不如意便遭凌辱又不特此也若遇一不愛百姓的官將輕作重以小化大身家亦從此破矣所得寧足以償所失哉

一賭博要戒 賭博之風惟此中為最三五成羣共相賭博甚至公然開場集眾設此機穿誘哄疑惡蕩子入其局中小則衣飾銀錢大則田地畜產頃刻立罄計窮為盜往往繇此今後凡有前項賭棍即便改圖做本等生理保守身命如敢怙終不悛許地隣保甲又被誘父兄密行舉首定繩以法枷號遊示以警將來

先清端公忍字歌 任兩江總督時頌

心最慈刃最毒心上如何放把刀做來忍字有含蓄這把刀
按不定鑽出頭來喪身命把這刀按得下任他兇險也不怕
只要時時忍在胸自然利刃都無鋒古來多少能忍漢百般
磨練成英雄我持一忍勸世人更記諄諄教吳民吳地雖饒
民鮮樸江北江南異風俗江北好勇多輕生江南好訟多速
獄好勇皆由不忍來細嫌小隙構禍胎或因圖產爭田屋或
因貪利謀錢財或因狂戲競口角或因酣酒迷酒杯或持刀
棍或拳脚一時廝打勸不開強者既傷弱者死惹成人命釀
成災兇首抵償斬與絞造意加功罪不小餘人也要杖一百
禍到頭來悔遲了牽累父母與妻孥株連證佐及鄰保本無
風怨非深讎不能忍耐尋煩惱在人止喪一條命自己身傾

齊治錄 先清端公忍字歌一

下帳

家復埽幾番敲夾方成招無限痛苦喫刑拷招成下在牢獄
中衣不遮寒食不飽自作自受理應當拖陷旁人做路碎更
有一種最虫氓希圖拚命去害人溺水投繯并服毒幽魂怨
魄先沉淪豈知自盡不抵命近來禁例甚分明徒然短見填
溝瀆縱有真冤那得伸空撒妻兒拋骨肉重泉風雨泣冥冥
皆因一念不能忍多少傾家與喪身乃若奸訟尤可異事起
睚眦極微細不肯按住心頭刀非爭名利只爭氣一投鐵棍
及訟師教唆扛幫無不至彌天架說雲霧遮平地生波風浪
沸賺將片紙入公門要歇手時也無計書吏承行便索錢差
役執票先講費有司擇肥縱飽婪過客抽豐作芳餌不是豪
衿出把持定有劣紳來護庇到得衙門臨審時鋪班使用都
周緻一家贏了一家輸訟師挑撥更熾道府告過又到司

更將院狀包投遞聲動發審與親提上司差票如雷厲解戶
歇家爭共攢罪名贖誰相替連年屢月不得休貸盡親朋
費田地妻啼子哭家業消訟師衙役欣得意早使當時忍須
史豈至今朝空懊悔試觀不忍致百殃方知忍字召千祥我
且細說你細聽忍中妙義難思量除却臣忠與子孝天倫大
義首綱常若使兄弟共能忍豈肯同氣相聞牆若使夫妻共
能忍豈致反目生乖張若使朋友共能忍豈散谷風與怨傷
若使妯娌能以忍滿門和氣自吉昌若待婢僕能以忍合家
歌舞爭趨踴若待姻親能以忍有時急難來相商若待鄰里
能以忍有時貧乏常相幫一人一味只謙遜不使勢力逞剛
強鄉黨孰不相敬重而前背後齊稱揚豈直善名播當世定
教默佑感上蒼富貴之人固要忍忍能造福逾綿長貧賤之

齊治錄 先清端公忍字歌二

下帳

人尤要忍忍則安分作善良讀書之人須要忍磨穿鐵硯登
廟堂力田之人須要忍滴盡汗血充倉箱行商坐賈須要忍
和氣不怕走津梁傭工作匠須要忍小心不怕鼓衣糧聖門
言恕我言忍一字終身用不盡若教忍字用得來境到違時
都是順也無愁也無悶眼底胸中本蕩平那有五嶽起方寸
不慮窮不慮困水到渠成聽自然却有天公暗幫襯在昔唐
時張公藝百口同居傳九世天子親幸問其由手書一紙百
忍字忍能睦族能齊家旌表門閭稱尚義我今治國如治家
視爾萬民如子弟但能刻刻忍在心何難子孝與弟悌不鬪
狠不忿戾太和宇宙皆元氣毋爭訟毋好事各安耕鑿享樂
利一忍不為少百忍不為多忍得終身坦蕩蕩忍得片刻笑
呵呵無災無禍好快活大家來聽忍字歌

呂司寇公刑戒

五不打

老不打 血氣已衰打必致命

幼不打 血氣未全打必致命

病不打 血氣未平加刑病劇必死

衣食不繼不打 乞兒窮漢饑寒切身打後無食必死

人打我不打 或與人鬪毆或被別官已打又行加打則打

死之名歸我

五莫輕打 原有宗室莫輕打一條于今所無故不錄

官莫輕打 微官亦有體面犯事果輕則當怒之果重自有

罪名若不得已而該責須詳明示戒

生員莫輕打 干係學校體面有事輕則行學查處重則申

齊治錄 呂司寇公刑戒一

究如律彼自無詞

上司差人莫輕打 非恤此輩投鼠忌器有犯宜盡書犯狀

密申上司彼自有處

婦人莫輕打 婦人性拙受責之後怕人耻笑恐輕生殞命

所犯應責據理處之

五勿就打

人急勿就打 彼方急迫無聊打則適速其死

人忿勿就打 愚民自執已見方以理直自負打則其忿愈

甚死亦不服宜多方警喻彼覺理虧雖打不怨

人醉勿就打 沉醉之人寧知禮法打不知痛倘醉語相侵

反失體統宜暫監候酒醒懲戒

人隨行遠路勿就打 遠路隨行日逐跋涉辛苦加以杖痛

恐傷其命待回日懲之

人跑來喘息勿就打 或人相毆跑來赴懇喘息未定即乘

怒用刑血逆攻心未有不死者

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 盛怒之下刑必失中待已氣寬平徐加責問

試於怒定之後詳觀怒時之刑未有不過者

我醉且緩打 酒能令人氣暴心粗刑必不當即當人亦有

議當檢制之

我病且緩打 病中多帶火性用刑致怒恐施之不當人已

有損

我見不真且緩打 事纔入手未見是非遽爾用刑倘細審

本情與刑不對其屈在乙已刑甲矣知甲為直又復刑乙

齊治錄 呂司寇公刑戒二

不惟甲刑為冤顛倒周章亦為失體

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遇有難處之事難犯之人必思作何

結局方可加刑若慌張亂打倘終難了結反費區處

三莫又打

已撻莫又打 語云十指連心撻重之人血方奔心又復用

刑心慌血入必至傷命

已夾莫又打 夾棍重刑人所難受四肢血脉奔逸潰亂又

加刑責豈有不死

要枷莫又打 先打後枷屈伸不便瘡潰難調足以致命待

放枷時責之未晚

三憐不打

盛寒酷暑憐不打 遇有盛寒裂膚酷暑蒸骨令人難堪此

時豈堪用刑宜憐而恕之

佳晨令節憐不打 如元旦冬至人人喜慶此時宜曲體人

情順養天和即有違犯當憐而恕之

人方傷心憐不打 或人新喪父母妻子哀泣傷心又被人

告再加刑責兩念沓至鮮不喪生即應刑宜姑恕之

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 嘗見卑幼與尊長訟官亦分

屈直用刑按律卑幼訟尊長尊長准自首卑幼問干名犯

義遇有此等即尊長萬分不是亦宜寬恕即言語觸官亦

不宜用刑人終以為因卑幼而刑尊長也大關倫理世教

百姓該打為與衙門人訟不打 即衙門人理直百姓亦宜

從寬否則不惟我有護衙門人之名後即衙門人理屈亦

不敢告矣

工役舖行該打不打 或為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即其人

十分可惡亦姑恕之不則人有辭不服而我之用刑亦濫

三禁打

禁重杖打 官之用刑只見太過未見太少若用輕杖即多

加數杖亦不傷生且我見責之多怒亦息而杖可已若重

杖只見數少而不知人已負重傷

禁從下打 衙門皂隸只顧得利養家那管人之死活或求

不遂或對造買囑每毒打腿灣斷筋而死或打一處疔腫

而死或傷腎囊而死皆由上人不禁

禁小官非刑打 夾棍重刑不許小官私置遇不得已而用

須赴堂稟請即正官亦止備一二副候用蓋正官猶有寸

齊治錄 呂司寇公 刑戒三

下 十一

量而小官視民命猶輕更有一等不法小官將勢要送來

百姓任意夾打替人出氣正官全然不知凡小官問犯令

其一過堂庶知收斂

三不可打

厨役不可打 此輩皆小人苟有不是只宜善化若酷刑苦

打彼必懷恨

失火之家不可打 人縱蠢惡斷不肯放火烧自己房屋以

累隣家實皆天數燒一家者一家之數燒數十家者數十

家之數廬舍既燬財物亦空復加刑罪何以堪之

孤身出外內用之人不可打 此非謂宦者言凡人遠出在

外內用貼身之人有不是只宜好言勸戒從容處之若毒

刑頻打恐起異傷生

齊治錄 呂司寇公 刑戒四

下 十二

王宇泰先生慎刑說

先生名有堂號念西南直金壇人萬曆丙戌進士由庶吉士出為刑部司官著有大明律箋釋

堂不肖雖居先公庇蔭下亦頗知閭閻疾苦日見耳聞刑獄冤濫隱痛於心常思一命在躬於民必有所濟而二十餘年間曹什二田閒什八往蕘老病終已不克遂矣釋律之後系以鄙見而雜採新吾呂公晉憲時約及南臯鄭公所刻刑戒為慎刑說

人命八條

殺人之獄謀故者少鬪毆者多而鬪毆之律重在保辜謂以毆傷之人責付毆者調理醫療照律立限限滿之日定罪發落蓋毆傷者之親屬自非慈親孝子鮮不利其死以為索詐財物之地而毆人者惟恐其死要已命抵償則凡可以生全

齊治錄 王宇泰先生慎刑說

下條 十四

之者無所不至是一件相打公事活得兩人性命乃律之良法美意也每見有司凡遇此等狀詞多視為末務不即拘審相驗傷痕即已相驗亦不責付被告調理恣原告之所為故被傷者十死八九既死之後知法者赴官陳告玩法者損尸上門聚眾打搶囊篋一空然後告官官府又不即時相驗難即時相驗又往往差委佐貳其可信任者已少矣及至檢驗之時檢官嫌其凶穢不肖近屍又犯人扭鎖跪棚多不同看惟有屍親作伴唱報屍傷或多增分寸或亂報青紅間有犯

縣者著為條令凡有鬪毆傷重者地方即時首報若陳告者已至而地方未報即重責之人命屍親不是父兄伯叔便是弟姪妻子被毆之日即自解衣眼同見證要見被毆之人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被某人某人用何兇器毆打某處見今某處斜傷長若干闊若干某處圓傷橫若干圍若干青色紅色有腫無腫曾否皮破骨裂某某見證即照狀式告辜到官如果係重傷不必損擣到城恐破傷處中風致殞即時親行或委廉明佐領匹馬肩輿少帶人從督同折傷科醫士攜帶合用膏散詣彼相驗登記傷痕令醫敷貼整理限以保辜日期責令兇犯領至家中用心調治案候在官身死之日即照狀式告檢官照辜狀原供傷痕依法檢驗平時常讀洗冤等錄臨期務須親驗致命等傷稍有疑似即加覆審耐煩一刻即可為他日干連人等全活數命果係裝誣明立文案以杜後端果係真犯即取具供招以塞求請仍嚴責吏伴眼同原被干證取四不扶同甘結定招擬罪之時更須萬分詳慎務使情節了然明白此心確然痛快庶生死兩不令冤亦省後來屢駁屢勸耽延屢歲累苦多人耳如被毆不告辜限者除登時打死及在三日之內者姑准檢究外其餘死後告人命者俱以假傷騙詐及自毆誣人論不准真正人命若人命不先告官而乘機糾眾損屍上門搶財傷人者縱是真的抵命之外亦須引例問遣其辜限之日係隔月者要查大建小建此生死出入之界不可不慎也獄情畫地人命關天為民父母者念之哉念之哉

齊治錄 王宇泰先生慎刑說

下條 十五

有致命之處有致命之傷頂心顛門耳根咽喉心坎腰眼小

腹腎囊此速死之處腦後額角胸膈脇肋此必死之處肉青黑皮破內絞骨裂腦出血流此致命之傷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能過二日當必死之處不能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于限內當推別情不可一槩坐死況死于限外乎

傷當致命要處死于登時或三日之內若原告于證指稱執某物毆某處只宜于所毆之處檢驗傷痕既免死者翻屍又免生者寬誣何者人生一世自少至壯或失足磕跌或疾病捶擊或負重着堅血不流行傷輕與新傷着骨則紅日久則消重傷與久傷着骨則青終身不散試將病死之人細一蒸刷果全身一副白骨則檢驗真足憑信近日問官全不理會原告證人本說耳根一下打死而渾身檢驗動報數處傷痕

齊治錄 王字泰先生

下 十六

上可以傷痕不對為駁詞問官增毆打情節為比對更有左右傷痕尺寸青紅不差分毫者如以為毆豈兩手執一般兇器而對擊乎有昏夜醉後羣毆而定執某人打某處者雖毆者亦不能自知其所毆之處不能自記其所毆之數而況證人乎大抵共毆只坐毆人因由檢傷只重原傷之處慎毋刻舟膠柱致有冤情慎勿含糊摸稜致多駁案

上司數批檢問非以求同正恐其有冤抑相與平反耳每見承委官員不以人命為重或恐前官怨恨不敢異同或因犯者富豪不肖開釋或觀望上官之批語以為從違或描寫歷來之成案以了已事如此存心公耶私耶倘有毫髮冤情其罪重于初審何者獄情不始于我而死刑實成于我也天地神明豈無知哉以後委勘人命重事務持虛秉公細加鞠審

或前官怨我互異或後官與我不同總付之無心蓋眾官同勘一事原為此事虛實同勘一人原為此人生死豈以求媮人求勝人哉此心不克人品可知矣

昏夜被殺見證無人者只宜案候密訪不可妄聽執猜鍛鍊成獄

屍親遞攔詞除卑幼於尊長須要根究明白斟酌准理外其親祖父母之於子孫夫之于妻但遞攔詞免問者果非傷死于當日不必過於搜求即與准理立案備照

人命事情屍親未曾遠出不當年告發而告于一年之外及不係有服之親而傍人訐告及不正告人命但云身死不明者不問虛實俱不准理如妄准以與獄擾人其人之不肖可知矣

齊治錄 王字泰先生

下 十七

有等奸民妄告人命賄買伴作以皂礬五倍蘇木等製造淺淡青紅等傷任口喝報檢官既不經目即看亦不細察以致誣成大獄此係法外之奸故無擬罪之律以後問官審出真情依律定擬誣告不得以已死原情既失律意且無以懲大奸也

盜情七條

地方失盜捕快人等懼比較之嚴胡疑妄指每將平人及曾為竊盜及乞食平民異拷嚴勒手執失單逼之招認不合則捶楚亂加偶合則令招夥盜既招則押吏同拿仍照前法拷掠以致展轉相誣甚者授之口詞使之攀咬夫真賊不苦訊固不招承良民受非刑何所不認然則捕快之言何可據哉以後捕快拿賊除真盜拒捕曾毆公差許其打傷不罪外其

餘止許縛縛到官先驗傷痕如拷打骨內有傷者捕快重懲革役有致命重傷者不分盜之真假限內身死者許家屬告發定擬償命真盜所招夥盜差捕快訪拿此輩一執紅票聞閩所至驚擾賊未獲則攀其旁親遠族同緝或誣其父母兄弟妻舅窩藏索足財貨酒食仍令遠近跟捉拋家廢業騷擾多端賊既獲則令其攀敲富家寄賊盜其器器之欲或指授離人同盜使受敲扑之苦株連蔓引人人自危及事定告官而有司私其快壯仍罪告人深可痛恨以後捕快訪知真賊所在即稟所在正官同所在地方保甲協力捕捉所在官不從致令賊逃者申究不許牽連無干平民

鄉約保甲法行家盡在稽查之中雖備作乞丐之人動靜出入不能欺同約及一甲四鄰耳目假使平日為盜即當聞

齊治錄 王字泰先生

下卷 十八

約報官平日善良而被賊攀誣者即當聞約保救要見某人平日本分生理全無非為某家某日失盜本人是日在家如虛同罪甘結到官問官即當存結聽保如後訪得實而本犯脫逃者保人一例重究仍責緝捕唯是同約之人皆是盜賊便無可奈何倘一鄉不為盜豈容一人為盜而百口保之哉即不敢公許為賊亦不敢公保真賊矣

掌印官審盜惟在隔別細心察其情狀蓋真偽之情辭色自別虛捏之語辯問則窮我多方以辯之則掩護之術不及卒備無備之言不及會同往復參差真情自見至于隔別之報盜數同賊數同期會同事跡同則無賊而盜可知矣或言人入殊不可驟加嚴刑亦當耐心細鞠或設法密訪人命之疑獄亦然仁者心苦智者識精當必有妙法但問刑謂之審

具招謂之詳詳審二字此聖王治獄之精意也今之訊獄者幸於此兩字留心焉無以夾棍酷刑為第一審法則冤獄必少矣

失主遞失狀未必一一皆真起賊之時快壯通同有將本人之物勒指為賊者有比照失狀取一二于典當舖以作賊者有獲真賊而快壯先搜其細軟入己者有疑似之物失主記不真而錯認者有明見可愛之物而妄認者有厭連累之久而妄認一二賊物殺賊以完已事者有為快壯所逼不得不認者以後有司審賊不可草率但失主賊物無記驗者不可輒坐真賊蓋指一物殺一人可不慎歟

齊治錄 王字泰先生

下卷 十九

首盜之人不可盡信有首夥盜而誣一二離人稱為同盜者有本身非盜而受奸人買囑假稱首盜妄攀平人者問官輕信其言盡拘苦審往往搜賊不獲死於嚴刑今後首賊但有一人不真者審有誣陷別情不准出首之律仍問死罪真盜脫逃拿家屬送監蓋其妻子平日享為盜之利無勸教之言無首報之舉即使監追亦不為過至于真盜所報夥賊縱使脫逃原無贓物亦將家屬送監已欠分曉甚有將父母兄弟送監者古者罪人不孥况尊長乎有將翁婿姑舅送監者彼且忘其骨肉况疎薄乎此皆殃及無辜之惡政也世無竊主則盜無潛踪盜無定在而竊主有定在盜難知而竊主不難知有司官嚴保甲鄉約之法或行密訪首許之令但拿真正竊主一名者即於本犯名下追銀五十兩充賞自首改過者免罪以後本州縣竊主別州縣事發者即將竊主所在掌印官以昏庸論

姦情三條

姦情原無證見易誣而難明故律稱非姦所捕獲勿論姦婦有孕罪坐本婦蓋慎之也以後凡告姦情即本婦招承亦勿准理安知非本夫逼使騙賴又安知非本婦有所希圖乎且婦女不至有孕即姦亦勿問姦亦所以全婦女之名節而免凌逼之性命為父母不當如是耶若淫奔在逃及被人捉獲則無詞矣

強姦不分已成未成致逼婦女自盡身死指證若真法宜坐抵何者強姦已當問絞况因姦致死是二辟也何可輕縱若婦人及年十三歲以上女子姦雖已成而婦女無恙又不聲說則強和皆未可知有情雖和而事發激羞因而變怒者有因他事失好因而拿姦者有因至其室迹不別嫌報讎貪利

齊治錄 王字泰先生 刑例卷七

下快

而誣姦者至於晦夜不識面目而止據音聲衣帽得於竊取而指稱奪獲皆不可草率坐姦以後凡婦女以和姦發覺激羞自盡或被父母本夫毆打因而自盡身死者逼非姦夫又無威狀難以因姦威逼致死坐姦夫之罪蓋和姦之罪兩杖彼姦婦事發逼于別人姦夫自有應得罪名耳

上無教化則下無見聞如兄收弟妻弟收兄嫂及僱工人姦家長妻者於法各死愚民皆不知也乃有兄弟以而收其妻謂之就和父母主婦親戚道喜者世道不明罪豈專在百姓哉凡遇此等獄情有司自當審處何人主婦有何證據仍先將律法徧曉愚民有改正離異者免究勿聽訐告之言輕成大獄

監禁八條

囚犯奉有決單自當明正典刑是以未決之先貧者有囚糧

病者有醫藥夏則灑掃以防瘟冬常溫煖以禦寒聖王豈不知其人之當誅哉以為既有臨時之死且延一日之生故曲加體恤如此近日有司疎于治獄有獄卒要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警家買求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滅口者有獄霸放債逞兇專利坑貧因而致死者有無錢通賄斷其供給有病不報待其垂死而遽病呈或死後而補病呈者倘係情真罪當之囚瘞死猶可中間有抱冤待

辯之人株連未結之罪一槩死于獄中所傷天理不細以後獄囚有病先取囚親告治結狀調治不痊後取屍親告領結狀一併粘連申詳上司方准開除無親人者以里長甲首鄰佑代之其強盜失迷鄉貫原無親族里長者取刑房吏告治

齊治錄 王字泰先生 刑例卷八

下快

病呈及醫生病案粘申如無以凌虐罪囚論一朝之忿斃人于頃刻百年之悔無繇而改圖此等死囚情尤可憫有一入獄而父母妻子不復得見者有送飯到而不知誰接誰食者至于應聽家人入視而不聽律有明條今三法司重囚每月令家屬一對面任從談叙家常待其辭畢方許收監古聖王仁及因圖蓋如此有司若懷泣罪之心行哀矜之政使法不疎縱而情不鬱抑豈無術哉第恐不及此耳

有司習於故套拘攝人犯動送監倉不知一人在禁一家憂忙或有老親而無妻室者或有少婦而無子姪者或家貧路遠不能供給者或家有病人或身自抱病者或冬寒而身無綿衣者或空手枵腹無錢打點牢獄者即使其人當死亦應

曲體其心況於輕小事情豈宜繫繫之獄為民父母至宜念
茲除死罪及充軍擺站人犯及入官還官贓物俱宜收禁追
此外其有力徒罪及杖一百以下贖決等犯令干證保領聽
其寧家鞫辦限期完納不許倉拘正犯及濫將家屬監追
監倉二簿只宜掌印官一本其佐貳首領官應送監倉犯人
俱要稟白堂上同簿附名掌印官每遇稟日便將二簿查閱
一過某人某日監倉係何事情有無符所應否釋放何以處
分往見一縣令輕于聽信拘到人犯皂快稟收倉監佐貳首
領各有監倉簿籍得擅送監倉以致監倉皆滿緣二簿經年
不一過日吏卒因循不稟白甚者催比錢糧花戶坐倉以
數百不知令何人湊辦也吁可恨哉

齊治錄 王字泰先生
刑部九

下
二十三

七十以上老人十五以下小兒及身有疾病家有新喪者不
係重犯不宜輒送監倉
監中牆屋破壞有司即申呈合于上司估計修理仍須蓋病
房一處凡遇一囚瘟疫即送病房調理毋令傳染
司獄官刑房吏禁子等役不稟白掌印官而擅打監倉人犯
者拿問重治

聽訟五條

民間苦事莫甚于株連律訟刁民往往一詞牽告多人報讎
固利或已結復告或造謠瞞天止圖擾害良善原不赴審此
等奸頑豈宜聽信凡遇受詞日期當堂審問無干者即與勾
除毋得一槩發房出票累苦小民
上司批詞果係徒罪以上方許差人勾攝凡公差勾攝往及

百里者不得限過三日若第五日不投到者計日加責仍問
犯人有無需索凌虐或牌上書公差有無需索凌虐七字其
有無二字令犯人自填聽審之時繳驗庶限近不得久行吞
噬防嚴不得大肆貪殘即不能盡革奸弊然省一分一分受
賜省一人一人免害矣

齊治錄 王字泰先生
刑部九

下
二十三

吏書駁擾科索全憑牌票有司硃押牌票多不經心彼或乘
必倦之時或當微暖之會便稱未完前件用印判日中問言
語重輕任其亂寫事體緩急任其報票紅單一出打點即來
遂意則將票停閣不足則再三稟催有司信實何曾查其事
曾催幾次某票有無回銷哉監司駁擾郡邑守令駁擾聞聞
此居其半掌印官將一切前件到日分急中緩三等為三袖
摺責令該房自限某事何日可完即註摺上難完者許其稟
官易完者照限督催分別既明方准出票有司每日看摺勾
銷前件一事完即勾一事違限者計日加責是官斧而吏鑿
也彼且辦事之不暇而何暇愚我以行私哉
問事以投到先後為序不許吏書以受財多寡為後先但本
日投到者本日即問雖極忙不可過二日其狀內情節罪名
未問之先預為料理一問之後即時畫供當堂分付某人應
徒其人應杖以杜央情求改
按教民榜文云戶婚田土關毆相爭一切小事須要經縣本
里老人里長斷決若係奸盜詐偽人命重罪方許赴官陳告
為民父母者宜體此意一切詞訟審係輕小事情便與發落
不必取供問罪止將原詞立案用里老剖斷庶不失教民榜
文之意

李介石公獄箴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私寤
束吏苟吹毛人安錯足古之為主是戒是勗茫茫率土蠢蠢
羣生賢愚中雜真偽相傾若魚之駭若鳥之驚不能無犯宜
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於得情孰曰非重
國之政令孰曰非輕民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謹宜
恤可畏可敬為獄則固為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
園土累累繫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為非所逼
隘狹室歛傾陋宇冬有祁寒夏有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
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九暘匹夫結憤六月飛
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齊治錄

下快
二十四

蔡忠襄公讞命條格

刑獄之中人命最重而初審尤重其告詞既未的確初檢又
多不真從來疑實從此轉生出入所關不小今以已意列陳
款單通行各縣正官一體遵行如有呈告人命狀後務要粘
單填明方與准理檢驗屍傷屍單必須逐一填明不許混開
妄報如或玩違滋弊則本官之治行可知

一人命鞠時之真假易辨告時之真假難分或未死而冒寫
為死或病死而飾為打死或非親而冒認為親或別縣而冒
寫本縣或遠年而冒寫近日甚至無其事又無其人紛紛投
遞孰從辨別今後凡告人命狀後實粘一單明開某年月日
用何兇器致傷某處某日身死於某處某人見證俾告詞一
目了然鞠時亦可對單究詰違者不與准理庶當命刃風可

少息耳

齊治錄

下快
二十五

一人命初審情景尚真最宜的確初招一定便省推敲矣人
命非的真者不可輕檢以滋蒸刮之慘而尤宜速驗分其真
偽以杜影詐近則正官親自往相遠則拊屍就官親相不委
衙官不延時日如迅雷不及掩耳則真贗自辨再詢之眾證
參之情理思過半矣

一人命全在比對傷痕作作惟利是圖往往指發變為真傷
以真傷為發變加以屍親兇身混亂而官坐香煙繚緲中聽
報填單雌黃信口即再檢三檢各有暗號一場如是場場如
是本邑作作如是縱弔他處作作亦如是從從究詰必將原
骨受傷處親視洗刷細驗係何兇器打傷務須比對符合或
彼此參差者必拘原件對訊研究有無真正傷痕以成確案

而原報不實者定加重創使知儆懼可也

一人命有極真極顯無可疑議者一檢亦足定案即事關重大理宜覆審亦止須推鞠不必反覆蒸檢徒增刮骨之慘間有疑議者方可再檢在初檢者尤宜詳慎

一人命初拘兇人到官須急急追出行兇器仗使檢驗比對傷痕以成確案少緩則藏匿無追賄通作偽傷報參差致後終成疑獄

一其毆殺人最難定者下手如檢有兩處致命重傷原係二人所擊內須斟酌最重者坐抵務宜細審某處係某人打傷某處係某人助毆當場認的填註屍單毋得混淆以致奸人漏網

一屍傷各有受傷不同乃屢見屍單如兩額角兩太陽兩脇

齊治錄 卷之三
命案格二

下狀
二十六

兩肋豈有一擊兩傷之理而在官多混填彼此無分此何說乎足見作吏之混報而官直受其欺也今後穴道俱宜分開兩項各填之凡傷以紫紅為重為新以青點為輕為久作報傷止許照傷喝報如云左額角紫紅傷圍圓一寸三分不許報係木石等傷不許妄報盡處難量亦不許兩處同報一樣違者重究

告 人 命 狀 粘 單

一本屍年拾歲身面鬚縣都昌

籍為事被於年月日時在於

處用至月日時身死於處

一屍親係本屍年拾歲身面鬚住

處

一兇仗

一克身下手獨重年拾歲身面鬚係

縣都昌籍住處

一原謀年拾歲身面鬚係縣都

昌籍住處

一助毆年拾歲身面鬚係縣都

昌籍住處

一千證年拾歲身面鬚係縣都

昌籍住處

年月日

齊治錄 卷之三
命案格三

下狀
二十七

齊治錄 卷之三
命案格三

下狀
二十八

齊治錄 卷之三
命案格三

下狀
二十九

齊治錄 卷之三
命案格三

下狀
三十

齊治錄 卷之三
命案格三

下狀
三十一

齊治錄 卷之三
命案格三

下狀
三十二

齊治錄 卷之三
命案格三

下狀
三十三

齊治錄 卷之三
命案格三

蔡忠襄公獄盜條格 司理杭州時詳請頒行

獄責初情嫩者不可不慎至于強盜尤當用心研審一或失

當此輩狡口番覆逞辯終成不決之獄每閱盜案皆繇初審

含糊或轉委衙官或耽延時日或贓仗不確或扳及多人經

年累月以贗混真致遺辯實者不一而足今以已意列陳單

款各屬果能照款力行于政事未必無小補焉

一獲盜即解印官親自隨到隨審毋得憚勞輕委佐貳併遷

延時日以開弊竇供單上註明某日捉獲某日某官審

一所供夥盜即時密拿毋得延緩以致脫逃已獲者嚴禁牢

頭獄卒不許唆使扳害無辜亦不許凌虐拷詐本犯違者坐

贓究遣牢頭痛責

一盜犯不論多寡必須逐名隔別細審以觀其辭之合否真

齊治錄 卷之六

下獄

情自見故一盜各一供單

一供單必正官親自填註方與書手騰寫申詳其親筆原單

仍附原卷聽查以防書捕通同指甲移乙之弊

一拿獲盜犯追有真贓審質明確即便成招不許展轉妄扳

以滋株害即詳批覆審者亦須速結恐久則盜犯庖死致續

獲者無從質對

一失主所開失單必要逐件開寫顏色式樣記號以便起獲

勘對

一贓物起獲即拘失主檢認仍查原遞失單有無合否如失

主未經認明宜官為記押封識以免抵換以免私記冒認

一凡典賣寄頓贓物審果不知情者着捕人同失主領起贓

印單及該地方公同照數起取如贓見在即將原物交出如

已費願賠者聽本人不必判官但聽失主送官驗實入招如

無原贓方拘本人到官質審如差人嚇詐者即許稟究

一續獲照提盜犯必查原審似單姓名年貌相同追有真贓

夥黨認實方坐如與原單稍異必須細心再審不得含糊致

滋冤濫并開異日辯實

一叙招宜清在別案歸結止官畧見大槩不得牽插入招凡

招前妄扳供語審係無干者宜刪去不得重疊混叙至于最

後審結之招宜先叙見監次叙已故次叙未獲其現在者宜

詳已故者宜畧如故違混亂招情者提供書究罪

一定獄之後失主即發寧家贓隨付領不許吏書勘指餘犯

擬輕罪者亦先捕結省發以免牽累

一應捕初獲盜時尚未送官先私起贓每將金銀細軟者尅

齊治錄 卷之六

下獄

匿致無真贓可認展轉供扳盜案不結自後凡送盜時務審

本犯原捕有無匿贓查出從重究遣

盜犯總單					起取賊單					
官	年月	日正官	親審係捉獲第	日	齊治錄 卷之三 下 三十一	年	月	日	失主原捕地方	
	今將行劫失主 家已獲未獲各盜姓名開後須正官當獲當審方得真情未獲名下須填某盜供					各押	某府某縣為立法起取盜賊以杜奸弊事據被失主某家竊犯某等供稱將衣飾寄頓後開各家合著原捕同失主并該地方三面照數起取將起出一切賊物備填單內去役如生事詐騙許被害稟究如無印票不准起取須至單者			
	一獲一名 年 拾 歲身 面 鬚 疤記					係盜	一某盜名下賊			
	係 縣住 地方人 生理 一 樣刊三十條					供	以後有賊同前式			
	此單備續獲未獲者查考其年貌住址最宜詳註凡後有獲盜與前供符合賊證明確者真盜無疑間有不合即宜詳審									

名供單					盜犯逐					
官	年月	日正官	親審係捉獲第	日	齊治錄 卷之三 下 三十一	年	月	日	同夥拾人劫失主	
	一窩主 曾否同行分賊					一聚集起身處所	一盜犯 年 拾 歲身 面 鬚 縣人原生理於 年 月 日同夥 拾 人劫失主			
	一行盜 次					一有無傷人姦淫放火拒捕	家分賊 拾 件			
	一未獲花費寄賣賊					一所執器械	一入夥原縣			
						一捕役 於 年 月 日 處捉獲	一見獲失主認實贓物			

蔡忠棄公牢弊禁約 司理杭州時行

人命關天一重罪出入之間三訊五聽問官如何詳慎始定
一辟乃一進因圖任憑牢頭索詐凌虐千態萬狀稍不遂意
立置死地不啻草菅各犯畏如虎狼蛇蝎吞聲飲恨莫敢鳴
言本廳司刑而不能清釐此弊本廳之罪也近今查訪的確
先將牢頭姓名與凌虐各狀明白揭破凡從前牢頭名色頂
首銀兩盡行革去另立稽查簿一扇仰司獄官將各監人犯
用保甲法挨名編定以天地玄黃為號每十名編為一甲甲
中自首名至十名輪流值日即為甲首周而復始互相稽察
互相保結仍置鳴冤鐘一面掛黑門首如有仍犯以前需索
凌虐等弊許被害人犯即鳴鐘稟司獄司轉報本廳或于聽
審時據實親稟查究本甲中容隱不舉者連坐值日甲長加

齊治錄 蔡忠棄公 牢弊禁約 下條 三十二

責如有因而致死鳴冤人犯者事發重究抵命如係死囚即
立刻斃之杖下以償死冤此法輪流值日則舊囚可管新犯
新犯亦可管舊囚牢頭不得專權肆惡而在監者得以互相
憐惜庶棘木之下較少冤憐矣今將牢弊禁法開後

打攢盤 索詐新犯不遂本管牢頭與眾牢頭羣來幫毆名
曰攢盤

濕布衫 索詐新犯不遂夜間故傾水潑溼泥地逼令睡臥
名曰溼布衫

溼草薦 索詐新犯不遂次將草薦潑溼與睡
立過夜 索詐不遂逼勸新犯終夜站立不許睡臥

上高樓 索詐不遂或將新犯兩脚吊起令睡名曰上高樓
雪上加霜 索詐不遂串通禁卒稟官某犯走進走出甚難

隄防無肘者或稟上肘有肘者或稟上籠名曰雪上加霜
鎖過夜 索詐不遂將本犯私加鎖項過夜
打腦打脚板 索詐新犯不遂或以手磕撞胸額或將櫃
犯打其脚板

剥衣服 窮犯無錢即隨身衣服剥去
薰杖瘡 新犯曾經杖責者索詐不遂即將柏香焚燒托言
解臭其實害人致受刑處觸其香氣朝夕流血不得生肌

請上路 無錢使用者遇親屬送飯米故令散犯無吃者奪
之甚至明明絕其飲食名曰請上路

大鋪監 新犯入監有錢者本管牢頭先設席致款私與開
肘鬆櫃以市恩次早眾牢頭俱拜望送禮三日日本管牢頭開
帳派出使費牢頭大半署匿名曰鋪監

齊治錄 蔡忠棄公 牢弊禁約 下條 三十三

打抽豐 牢頭詐飽又唆無賴散犯各出錢五六文歛來買
雞買肉送與新犯本管牢頭又派一帳仍多署匿如不滿意
即唆散犯成羣辱罵凌虐或故將污穢逼近使人不得不出
錢名曰打抽豐

每甲置一木牌面書十犯姓名背書禁約
一牢頭仍蹈前弊凌虐害人者本甲連坐值日甲長不舉加
責

一強盜受買唆新盜扳累無辜良民者本甲并守門貼監禁
卒連坐值日甲長不舉加責

一通同外人引誘作奸者本甲與守門貼監禁卒連坐值日
甲長不舉加責

一賭博酌酒刁潑生事值日甲長不舉重責

一捏寫囚名呈狀投遞害人者本甲與甲長連坐并查投遞之人究治

一有未結囚犯果係外境子貧無人送飯者甲長稟報本廳量給囚米

一犯人有病值日甲長即鳴鑼稟報獄官轉申一面撥醫調治仍照本廳原行登簿查考如不報即報而遲以致死亡者值日甲長重究

一禁卒勒索通同牢頭害人者司獄官查明密報及許被害

人犯告訴毋得容隱取戾

一甲內人犯有釋保病亡者即將新囚按號補入奇零人犯附在末甲其新來強犯一時無人送飯者聽獄官暫撥守分

老囚收管候補入甲

齊治錄

下條

一牢頭害人作弊每在深夜即着值日甲長輪流照管

牌式

今將十犯姓名開後

某人 某人

各犯挨次輪流值日即為甲長稽察本週而復始

欽字監天字壹號

顧端文公題許明府冊

吳下多假人命之訟最是禍事初狀行差人謀牌業有費已或委衙官執行作往相上下請求又有費總視被告家貧富為多寡耳往往至於破家久之糾纏無已亦自破其家而訟者卒不悟也同生許明府來令吾邑凡以人命告者並不出牌其在城即挾原告躬至屍所視之其在鄉即令載屍進城至時呼原告面質所以往往辭窮而退或有他故即論之令別具狀隨遣一役挾之整理訖而後聽理以是近者頃刻立決遠者亦不過三五日往往被告之人聞之驚惶疾走至縣門問消息云何而事已竟矣明府夙明洞剖如除盜賊禁賭博創淫巫寬門稅諸善政多津津口碑而獨此一事尤為造福無窮世之仁人君子誠有取焉相與倣而效之其造福又當何如他年有採循吏事入國史者只將此一事大書特書為後賢告其造福千萬世又當何如也予故表而出之以俟

齊治錄

下條

題許明府冊

王文成公十家牌諭

凡立十家牌專為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鄰無不如此以此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為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于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勦除之為力固已甚難今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却乃與師動眾欲于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為其易而為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為盜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戒教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其坊里鄉都之內或令推年高有德眾所信服者若干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容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亦必徧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于邑政必有裨補若咨詢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今之守令不知教化為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時民如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況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于愛民者其益思之

齊治錄 王文成公

下帳 三十六

王文成公勸行鄉約法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勵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偽相殘故遂使之靡然自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已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母念新民之善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為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齊治錄 王文成公

下帳 三十七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免飢渴而已

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為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糾過者其辭隱亦忠厚之道也如人有不

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

敢以為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

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

之言使當自首眾共誘掖獎勵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

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

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

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托陷人

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齊治錄 王文成公

下條 三十九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莫或有

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

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為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

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

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明之官司

一親族鄉隣往往有因小忿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

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諭解釋敢

有仍前妄為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吏書義民摠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

求賈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

嫁裝不豐遂致延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各稱家之

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

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

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

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

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眾皆詣香案前序

立北向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眾揚言曰自今以後凡

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

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眾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

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

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眾皆曰是乃東西文拜興各以

齊治錄 王文成公

下條 三十九

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

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眾皆起約贊唱請舉善

眾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

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徧質於眾曰如何眾曰約史

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眾曰某

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眾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

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

某能為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脩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

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

我同約當取以為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

此豈足為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作敢不益加砥礪期無

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與各就位知約

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
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
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為然姑書
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
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徧謂衆曰某
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
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
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
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為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
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
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為罰某敢不就戮若許
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

齊治錄 王文成公 輔行約法

下 卷 四十一

副成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
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與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
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
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
惡為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為惡若不
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為人所彰固
可喜苟遂以為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為人所糾
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
者未可自恃以為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
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
交拜興遂退

蔡忠襄公力行約保法 備兵西浙時舉行

鄉約化民成俗保甲弭盜戢奸卽周制比閭管子軍政良法
歷奉明旨責成有司着實舉行往往跡為故事或行於城市
耳目之前而鄉鄙遠境則否或行於上司巡蒞之時而巡蒞
已過則否且衆戶懸牌祇了故事一番編審反滋騷擾欲求
弭盜安民之實效得乎此平常二法有司但能以實心貫於
其中試思人各有心風行草偃聖諭六解如日中天朗然宣
解之下使百人環拱而聽有數人疎慮易念否試思十家連
坐明示信行彼盜賊窩主合夥非類潛出潛歸蹤跡能掩本
甲之耳目否邪師左教男女混雜夜聚曉散行徑能掩本甲
之耳目否以至賭博畧販喇唬教唆白捕豪奴等項飛詐良
民諸惡狀能掩本甲之耳目否使各保甲皆畏官法而不敢

齊治錄 蔡忠襄公 力行約保法

下 卷 四十一

隱盜賊窩主等項人盜賊窩主等項人猶敢橫行無忌不默
解潛消否夫使愚民知識開導於六言宣暢之下奸宄隱憂
消萌於十家糾警之中以詭犯法日衆民不安生而始議處
法為力孰難孰易王文成所謂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
能着實舉行不但息盜簡訟而且均役禦侮善俗興讓皆相
因以舉一邑之治真可不勞而致斯言豈欺我哉向來屢行
屢輟多因約正副保甲長未得其人以致無益有害今本道
先行鄉約次定保甲做古舉士於鄉之意凡各縣城鎮鄉都
不分生儒耆老隨地酌選有宅心忠實行誼端方堪為約正
約副者有司以禮敦請議舉鄉約鄉約已定方查約中公舉
保長以身家清白年力強幹者充之不許喇積撒潑無賴包
攬約正副保長之家雜差俱准優免有司以禮相待其果奉

行約保弭盜化民有功者年終量加獎勵三年詳給冠帶仍
揄擇其尤賢者請為飲賓昔宋賢陸梭山請為約長曰我輩
若耻為之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此意可做而行也如有豪
強借充約正保長擅授投詞武斷鄉曲及交通捕役嚇詐民
財者查出定行究處各約保俱宜奉公自愛一主諭勸一司
糾警務使姦盜屏跡良善蒙安一鄉如此即為淳鄉一縣如
此即為善國豈不上下咸休乎

鄉約簡便條約

一訂講期照得小民日有生業侵晨開講羣來每因官長鄉
紳他冗未至等候良久不惟意興漸闌抑亦生業曠廢後期
未必翕然來矣今約開講以已刻為定期自官長鄉紳以迨
約正約講諸人及聽講軍民人等俱於已刻齊集一到即講

齊治錄

下帙
四十三

講畢即散觀聽既各精專生業仍不久曠倘官長公冗屆期
不至或鄉社無縉紳者即本社齒德耆老主之蓋儼聖座而
宣諭言鄉黨莫非王臣孝友是亦為政也

一裁講費照得化民易俗風行草偃必藉州縣官躬先倡導
或州縣官政務公冗以教官代教官正風化之師長也第或
道里迂邈聽講悠長雖欲虛心未能實腹因而約保不無舉
餐之費一月兩期竟成苦趣即縣官携膳自隨而學博宿盤
能繼乎今定期已刻為時不久鄉里遠社齒德為政官長隨
便親行自備一茶之外毫無所需隨從驛騷尤加嚴禁而約
保無供億之累可以久行不輟矣

一簡講文照得孝順父母六言我高皇帝持世寶訓而全書
內孝順父母六解亦先詰醒世真文章一字一味愈玩愈新

第六解文詞頗長每見約講講完全帙不惟講者勞而聽者
亦倦且忙忙誦讀一過解中意旨實未醒發安望諸愚民之
點頭領會乎今約每期摘講一條約講須於平時將六解意
旨體味闡揚臨講務要音喉明暢詞氣從容吃緊處聲須高
聲喚醒處旨要悠揚簡畧處衍以解語文雅處觀以方言要
使聽講愚民入耳動心庶不虛一番講解而六解分六期輪
講亦不致聆習易厭也

一肅講規照得講約係親民官任德化不任刑法之時恐或
人習玩生合先申約鄉紳相會止商權地方公事不得片言
及私約保公舉止條陳利病事宜不得借公挾詐即紀善懲
惡二簿似須斟酌除約中大善人及大惡人能連累保甲者
遵行呈報餘只宜聽問官審實發填庶不聞人攻訐之門且

齊治錄

下帙
四十三

保甲公舉必盜賊窩匪姦淫賭博種種不法的確有據出於
公心者方准呈舉若或捉影捕風或左袒偏護明借黨眾之
詞大張嚇騙之局欲以安民反以擾民大失行法之初意矣
保苗必先去莠此尤講約中所當預為嚴飭者也

保甲簡便條約

保甲良法節奉明旨飭行而實効未臻者無他以小民未見
其利先見其擾耳夫前人有行之而奏實効者王文成公是
也今本之以文成十家牌說而畧明十利禁絕五擾所與有
司士民約一以簡便易行為主自責成十家糾察窩盜之外
一無苛求簡則易從便乃可久是在有司實心行之而已

計開保甲十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劫財傷人一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失事連坐二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寄當株累三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仇口誣扳四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虎捕拷詐五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森騙等事六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棍構搆陷七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牢惡飛燒八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隔屬斃監九利
各甲糾察十家無窩無盜免訟許傾家十利

計開保甲五不擾

初編牌冊定式印發城鄉各里分各保甲據實填明牌懸本
甲冊彙呈縣印官隨宜設法不許委官差役挨門編派責脫

齊治錄

蔡忠襄公
力行的保法四
四十四

隱漏一不擾

牌冊紙張縣買分給即於道府縣贖內支銷不許經承差保
通同科欵民間二不擾

各甲中有窩盜姦細首實者賞隱縱者連坐法在必行平日
不許委官查點迎送及朔望執結三不擾

各甲中富貴體惜貧賤貧賤衛護富貴守望相助止各自保
身家性命並無抽調遠援及襍項差呼四不擾

保長公舉身家清白者承充本保一年無事有司禮待優免
襍差三年給匾獎賞不許奸豪倚杖妄執嚇索五不擾

一各甲止查十家中有容留流棍面生可疑夜聚賭博踪跡
或假按葦或假販鮮或假捕假勢械船出外携資回家因而

浪費無度者即密查行徑細詰來歷的係強竊窩盜非為歹
人即公同赴縣密首添捕立挈或暗約甲眾及誘同夥擒獲
送官但得實者賞

一十家連坐之法每坐失事不救責小民櫻盜鋒為力甚難
惟窩盜非為前項踪跡本甲中朝夕耳目未有不知者知而
密首消弭甚易今明知不舉縱盜殃民不問受賄畏禍定行
連坐強盜強窩連坐十家竊盜竊窩止坐兩隣甲長縣官執
法數次一縣自不敢容窩盜所累者少而造福無窮

一保甲所載丁口數與黃冊不同黃冊原有舊額不容增減
保甲從實排門挨編互保身家不必隱漏

一保甲弭盜首先保全富貴若富貴優免安居而責貧賤人
守望救助於情理安否請三思之且禁絕五擾富貴大家又

齊治錄

蔡忠襄公
力行的保法五
四十五

優免何事務須一體編入方便稽查

一鄉鄰稀遠不便聯絡如數者止就本村見在人數多或十
二三家少或五六七家即自為一甲僻居深遠一一家編入
近鄉甲內寺廟巷觀各就近附編

一寡婦幼穉年老隻身廢疾編附甲末畸零項下免入十家
內輪牌巡查樂戶不便與良民等列名書牌背冊附甲末

一保甲牌每行城市而鄉鎮邊鄙如度外置之正不知隣府
州縣交界處所最為窩盜淵藪縣官倍宜加意清楚如本縣

某都某菑某村定有一盡頭人家冊內明開某家外即係某
縣某都某菑某地界如有人家照本縣式報至五家而止如
曠遠無人家相距某縣某都某菑某村名幾里或係某湖蕩
或係某山隘冊內俱要明白開報

一各甲中有精壯勇夫委置無用故或為舁販或為打降或為匪然或為白捕甚且變為盜賊今有司奉旨訓練民壯簡汰老弱揀收壯夫如法訓練用以防守城池協擊大盜誠一舉而兩得

一有甲牌無保牌如版籍有散無總未能條貫聯絡今每十甲置保牌一面書十甲長姓名州縣官以千文字號為序從城達鄉照牌彙冊井井不亂有公事各保長挨次傳各甲長遵行不必差人下鄉生擾

一各甲中有巨族數百丁之家中有不肖子姪窩盜非為有司務就宗內公舉德可服人者為宗長才可管眾者為房長房長統於宗長糾察舉首如前保甲法

一保甲中有豪家怙勢嘯視潑賴明明窩盜窩賭窩販畏不敢舉者有司比較聽斷投文時時進里老屏人開誠詢問彼不敢明舉取禍未始不肯密吐除害實則督捕立擒亦善行保甲一法

一保甲中一家失盜九家出救亂擊柳鐸高叫為號各甲齊聲接應大力之家倡率鄉勇或當陣捉拏或分截去路各柵口或輕舟尾追遠盜必有近窩當投該處保長協力擒解如此則盜自不敢犯

一夜巡每交一更輪巡火甲夫高聲唱云凡我甲戶欽奉聖諭謹守律法各保身家嚴禁盜賭有犯連坐如是者三

一沿海保甲中有姦徒販洋勾引接濟海寇姦細探聽虛實即糾察舉首得實者破格加賞容隱者連坐加等

一狀式原告務填某都某番某保某甲按册可查如原告一

齊治錄 卷之六 力行的保法六

下 四十六

月不出查甲內無名即係匿名竟行繳銷不許差拘被告以絕詐端

一盜賊大半生於貧情保甲法嚴盜無所容貧情之人自尋生業即已犯者各保置舍舊圖新簿登名互結許其改行或佃或傭悉聽以力自食捕役不許借此作困大力之家正宜收用照管資其衣食以靖地方如再犯即送官加等懲治

一各甲中賢士大夫舉監生員及大力之家具有深識遠慮者俱自為身家性命計身先倡率借院道有司之權行互相保守之法慎勿暇時好言安靜不肯勤行有事束手倉皇空嘆無及

一保甲戢奸如左道天罡窩訪拐畧等項保甲善政如禁假命均賦役扶疾病勸周卹等項推之鄉約鄉兵社倉社學皆可次第以舉茲未敢臚列者取其簡便易行以為之兆也至各州縣歷行原有成規悉聽隨宜斟酌期於有利無擾實收弭盜安民之效而已

齊治錄 卷之六 力行的保法七

下 四十七

先清端公慎選鄉約諭任黃州守時頌

朝廷設立鄉約慎選年高有德給以冠帶待以禮貌每鄉置鄉約所朔望講解 上諭十六條勸人為善去惡甚盛典也後世查奸戢暴出入守望保甲之法更多倚賴焉無如黃屬風俗澆漓教化陵舞凡有司勾攝人犯差役不問原被告居址輒至鄉約之家管待酒飯稍不如意詬詈立至且于朔望點卯之日肆行凌虐倘人犯未獲即帶鄉約回話是差役之嚇詐鄉約倍甚于原被二犯更有苦者人命盜賊不離鄉約牽連拖累夾責受害甚之詞訟小事必指鄉約為佐證投到聽審與犯人何異且一事未結復與一事終朝候訊遷延時日無歸家之期離縣近者猶可早來暮去三家店等處遠在縣治百里之外即以點卯論兩日到縣一日點卯再兩日歸家是半月內在家不過十日加以協擊人犯清理區保手忙足亂無一寧晷若三家店立鄉約賣一婢女止應得鄉約一年民間那有許多婢女以洪因公賠累乎凡為鄉約者所宜痛哭流涕也言之可為太息當日給冠帶待禮貌之優典何在講解十六條查奸戢暴之良法何在一旦責成保甲彼鄉約曾未家居何由勤人為善去惡何由論人出入守望名實不符上下相蒙世道頹靡大不堪言因之年高有德鄙為奴隸殷實富家視為畏途或情或賄百計營脫而寡廉喪恥之窮棍兇攬充役串通衙捕魚肉煙民以編甲漏造為生意以投呈證佐為活計惟恐地方之不多事也居民之不與訟也差役之不來照顧官府之不來呼喚也事勢至此尚可言乎故報充鄉約巡檢有常規差役有常規書辦有常規此等銀

齊治錄 先清端公慎選鄉約諭

下狀 四十八

兩非出之煙戶而何鄉約之苦至此極矣于是有半月之鄉約一月之鄉約有朋應幫貼之鄉約真如問徒擬軍求脫離而不可得更有良心喪盡之輩報一名賣一名臨時必用陪點上下交接又有頂首積弊錮習不可救藥欲端風化靖地方宛如癡人說夢茲奉上臺嚴檄力行保甲本府仰體德意痛革前弊合行曉諭為此示諭地方人等知悉自示之後有司隨查明鄉分子適中之地立鄉約所選年高有德者擇吉迎送給以衣頂行二跪一揖禮在鄉約所任事朔望諭鄉民聽講十六條此外一不許票仰協拘人犯二不許差役到家飯食三不許原被告指為證佐四不許朔望點卯五不許請立印簿六不許差督編查煙甲七不許買辦軍需八不許人命盜案牽連姓名九不許投遞報呈十不許紳衿把持凡人

命盜案勾攝人犯惟保甲保長地方是問惟爾鄉約無事則勸化愚民有事則密稟自封用圖記字釘星夜飛遞一年更換地方平靖訟獄不興者年終給以稱職字匾地方多盜訟獄錄興者年終書不稱職用木刺條釘于門首或欲錢擾害不公不法者訪實即時懲革于縣前懸大木牌書貪惡鄉約姓名于上以示勸懲于此端風化靖地方庶幾近之矣凡我屬邑勉力行之以宣揚上憲德意未必于地方風俗無裨益也

齊治錄 先清端公慎選鄉約諭

下狀 四十九

彭無山先生實行保甲論

照得保甲行而弭盜賊緝逃人查賭博詰姦究均力役息武斷睦鄉里課耕桑寓旌別無一善不備焉行之不善則民累滋甚矣如舊例朔望鄉保赴縣點卯守候一累也刑房按月兩次取結索錢二累也四季委員下鄉查點供應胥役三累也領牌給牌紙張悉取諸民四累也遣役夜巡遇柳籬不響即以悞更恐嚇餽錢乃免五累也又保甲長托情更換修張修李六累也甚而無名雜派差役問諸庄長庄長問諸甲長甲長問諸人戶籍為收頭七累也其他苦累實繁筆不勝書今與爾八路十五鄉人等約不點卯不委員不取結保甲長不聽情更換凡一家牌十家牌百家總牌自買紙印刷付保長親領不費爾民一錢巡夜非本縣親歷凡皂快人等藉稱

齊治錄

彭無山先生實行保甲論

下帳

查夜許爾庄長甲長扭稟假冒者懲責得贓者重處計通邑六百庄村每夜即親歷二三十庄歲不過一庄六至怠玩易生所以每有一庄連夜連月冒雨冒雪而數至示爾不測不過欲爾等加意守望為相安無事之計現奉撫都院請旨均編雖旗戶旗庄皆當凜遵而况爾民乎一切事宜刊載鄉保長庄甲長照牌內已經造冊通詳在案今再示通曉使爾等咸知實行保甲有益無累行之日久風移俗美拭目俟之矣

錢龍門先生守饒保甲述

先生名繼登字龍門浙江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仕至觀察
余初守饒饒為瀕湖盜藪大盜恣行通都中若探囊拊篋之見告者殆無虛日會蜀慶州有奢酋之變道路傳言且順流東下饒九二郡號號震隣臺司檄余為城守計余應之曰奢賊必不能至此惟是屬城多盜保甲法在所當行耳請行之郡城以為列城法因下今日曰饒城多盜有盜必有窩苟民家不為窩盜於何匿又一家被盜隣甲每閉戶不相救相救則盜於何逞官府拘攝罪人歲月抗匿不能獲而告推牛者告醮賭者告人命剽奪者近舍左右隣不取證而遠取隔縣隔鄉之人為證何益乎本府今將嚴行保甲法惟時余正欲為守城計而所下教則第云為清盜理訟云耳其法不用官吏

齊治錄

錢龍門先生守饒保甲述

下帳

簡稽亦不用器械陳列但令合城內外二十五坊鄉約每十家舉甲長一人百家舉保長一人各甲長詳核其十家之丁口主業以復於保長保長詳核其甲長之所復以報於鄉約以屋為主以人為客其屋自大街以及側巷或公所民居或道院梵宮或縉紳甲第甲第自大門一間外為耳房為側舍魚鱗駢次畢入於冊有空屋衢路必明註空屋一間及衢路一條其人自貴賤老幼孤寡廢疾以及附居親識長僱工傭其業如士工商賈吏胥僮僕以及土著僧徒游方羈旅畢入於冊壯丁年四十以內必備記年歲狀貌於本名之下有不核實者鄉約保甲長俱治罪教下十日而諸坊之冊畢至因取冊日置堂皇旦晚治事涉郡城者輒問其人居某坊家何業男婦幾人左右隣何人其男女幾人人生業何事即揭冊驗

之有訛錯即記於冊聽訟間有兩造爭質不服者輒呼其左右隣問之情偽立辨問本事畢則又互詰其生業戶口如前有訛錯即記於冊蓋二十餘日而得其訛錯者十之三因提其鄉約保甲長而薄治之姑實其罪仍盡發原冊於城內外之鄉約寬以十日勒令覆查改正以憑稽核迨十日而冊又至則又置之堂皇隨事隨人詰質如初於是獲盜則必究其窩而隨即究其左右隣之容窩者遇鬪毆死則坐毆者以罪而隨即薄懲其左右隣之坐視不救者得推牛醮博逋匪之人則各盡本法隨即傍治其通情隱護不首發者蓋又十餘日而冊內之訛錯者僅十之一則又薄治其鄉約保甲長再發改正數日冊至纖巨畢察矣自是之後仍每月一遍發改以待遷徙死亡者於是每甲一牌照冊填註以懸於甲長之

齊治錄

錄龍門先生
守饒保甲述二

下帙
五十三

戶惟時官府寬然不見文法之苛而閭閻自相督察作姦犯科者徑擒以獻矣其有壯丁者始令各備精銳器械一事於家以備非常力不能備則九家合力備之每日城內外謁客當往某坊密携某冊以往至其處忽點一壯丁驗之年貌果相合乎器械果精辦乎否則立笞之而仍詰質其左右隣如初蓋自是各家之器械亦不敢不精辦而余退而簡料其冊內之壯丁利器已及若干人矣一朝有警令保甲長帥而與之列於原野即束伍之旅也晝地而分之立於女墻即登陴之卒也其始似借保甲以清盜賊詞訟其實則借盜賊詞訟以行保甲其行保甲實以料民丁也而不知其為料民丁實以搜姦細也而不知其為搜姦細不用官吏簡稽懼擾也而簡稽未始不精不用器械陳列懼駭也而器械未始不備其

始則重保甲長藉其稽核也其後則獨重兩隣欲其督察也重兩隣而保甲長之任已脫庶不苦於無窮之煩累也重兩隣而保甲長之名仍在庶其便於一朝之統領也凡五十餘日而姦盜盡屏城守悉備而民間但以爲行保甲云爾故曰兵詭道也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與革云者謂意在於此而號令乃寄於彼也此余行保甲之意也凡行此法者惟在心計精密氣色平常倉皇紛擾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敵敢述之以告後之守土者

齊治錄

錄龍門先生
守饒保甲述三

下帙
五十三

龔端毅公寬民裕賦疏 任總憲時上

公名鼎華字孝升號芝麓廬州合肥人崇禎辛未進士仕至大司馬

我國家開闢之初富有四海量入為出豈至慮貧徒以師旅方歟不得不嚴考成以紓國用於是奉行者新舊並徵叅罰查出有司日換生手猾吏之朦混愈以不清百姓徒苦追呼度支之金錢依然不足蓋那現徵以補帶徵即因舊欠而滋新欠陳陳相積無了無休合算通盤仍歸虧缺既已上下交困豈可不急議變通前經奉 旨凡節年催徵不得拖欠各項錢糧應作何立法催徵應作何捐免著令酌議妥確具奏仰邀 德意固已篤摯周詳至仁至明從此國計民生兩有悠賴矣乃會議行查已踰一載而督撫題覆尚自杳然諸臣身在地方豈不樂為民請命或以事關重大不敢擔當誠恐不肖官吏反借上行查核之名將近年積欠一槩搜求重增追擾致令一番為國為民之善政墜而不宣良可惜也夫捐租減稅 朝廷之曠典必特出自朝廷而後天下之人心懽呼感動 皇上既洞燭官民受累究無濟于實用矣曷若做 世祖皇帝盡捐十五年以前積通之成例及我 皇上豁免練餉之特恩斷自康熙元年以前凡催徵不得錢糧概行捐免悉從元年以後較論考成有司既歸并一路得以畢力見徵而小民亦不苦紛紜得以早完正課所省者紙上之空名所收者樂輸之實利則國賦因之而不竭民生因之而莫安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言恤民正所以裕國也臣身受 隆恩憂深責重切見 朝廷有此仁政而奉行者未能仰體故敢效其愚忠

齊治錄龔端毅公寬民裕賦疏

下快

下快

附息闕芻談曰國家財計有嚴促之而財用反縮蠲免之

而財用反裕者莫如歷年逋賦之一事矣何也賦之欠逋者由地土荒蕪人民逃徙或由那移侵蝕已無抵補是在冊之數雖繁繁如許而在民之數實寥寥無幾於是已完再徵額外加派奸胥反因此為利其病在民不得已而撮借現年之糧抵解舊欠將新糧反致缺額無抵其病又在官所由清楚無期而逋欠轉增也非嚴促之而財用反縮者乎若蠲免舊逋使有司萃精神於現年之糧按時徵解小民又無數年並征之苦得按期輸納勢必清楚有期而逋欠漸少也非蠲免之而財用反裕者乎茲者 朝廷軫恤民瘼兼思國家財計徹底清楚之法勅查催徵不得之故乃未幾而竟邀大需之仁得免十五年以前逋賦矣又未幾再邀大需之仁得免十八年以前逋賦矣 恩綸疊布萬姓歡呼莫不誦萬年有道之長歌百室盈止之福當時芝麓先生寬民裕賦一疏實引其端雖 朝廷以恩由上出若不遽從其請及見之行事則隱荷諫行言聽之榮君明臣良殆千載一時矣或謂 朝廷德意宜蠲其在民者使孰黎叨浩蕩之恩不宜蠲其在官者使蠹胥長侵漁之智及見前此蠲免逋賦之時有在官不赦之條因而官儒摛抵里甲攤賠在官則仍然免脫在民則仍然絲紛 朝廷德意何嘗下及窮簷故此番赦詔并免侵欺非以恤胥吏實以恤子民則燭弊之明與施仁之實並至從此而現征之糧有不肯輸納者必非良民有不能清楚者必非良吏懲以峻法夫復何辭則 國課充裕轉于蠲免通賦中故其效矣

齊治錄龔端毅公寬民裕賦疏

下快

韓心康先生請免省存餘耗疏

先生名世琦字心康滿州藉山西蒲州人仕江蘇巡撫副都御史時上

江南賦重民貧歲供常額歷來每多通負故追呼隨竭於閭閻參罰時屢乎 睿慮煩飭郡縣各官務遵全書定制禁除額外濫徵所以恤民艱而培國本也前撫臣朱國柱以蕪松常鎮四郡所屬徵收本色內有南糧軍儲等米給發衛軍行月者較諸漕兌每石可省耗贈五升遂搜括厥底之餘粒名之曰省存餘耗具疏題報部覆著照漕米折價易銀起解於是相沿歲以為例殊不知百姓止此膏血正糧尚且難完餘耗豈可常取此不特民力有所不勝而與額外不許濫徵之禁寧非背違全書所定賦稅之制何足取信於民乎臣請自今以後前項南軍餘耗所當急加禁革俾窮黎寬得一分愁

齊治錄 韓心康先生請免省存餘耗疏一

下帙 五十六

苦即養國家一分元氣斯亦感召天和之一端也

附息關芻談曰嘗聞漢臣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語與唐史進羨餘以媚君上之事每訝其不倫而循幸近世無此舉動今讀韓公請免省存餘耗一疏乃知人臣心術不同古今殆如一轍也夫糧之有耗 朝廷明禁之旗丁陰索之方且禁之不能而忽明開一例曰有旗丁勒索未盡之餘耗可佐司農軍餉未足之急需旗丁間之將執此為例曰糧之有耗 朝廷實聞之非私也於是耗贈幾同止供可以勒索而無忌憚設更有州縣額外加征亦得援以為例曰 朝廷固取省存之耗矣則所謂禁耗禁濫征止成具文而已原夫始事者之心豈真採漢臣遺意倣唐史餘風乎特未深思其害焉耳

楊以齋先生免折白糧疏

先生名雍建字自西浙江海寧人順治乙未進士仕至兵部侍郎

臣聞治天下者貴有久遠不易之謀而無為一時權宜之計何也權宜之計不過取濟於目前然行之未嘗徒以厲民究也厲民而即以病國則何不深揆乎利病之所在而謀其久遠也案查康熙三年戶部為題明改折白糧一疏議將康熙四年江浙二省白糧正耗盡行改折以充兵餉每石照舊例折徵銀貳兩奉 旨依議在案部臣為 皇上計軍需事非不亟也以臣愚見之所及合諸近今之所聞而切嘆其病民也米價隨時為高下比年江浙之米每石價值七八錢而止今每石改折二兩加以貪吏火耗之資盡書勒索之費非本色三石不足以完折色之一石小民終歲勤動計其所獲

齊治錄 楊以齋先生免折白糧疏一

下帙 五十七

止一鍾今也所供浮於所出又從而倍之以有盡之脂膏供逾額之催科征收愈急敲撲愈煩勢必賣男鬻女流離播遷愁苦之氣上于天和所當急為軫惜者也國家之儲備半仰給於東南唯令民氣完固則賦役充盈數年以來江浙民力竭矣錢糧積欠百餘萬兩查奉捐免方共仰 皇上之深仁乃以改折一項重累窮黎 宸衷能無惻然也哉查二省白糧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石零耗辦等米一十六萬六千一百石零如以本色之三完折色之一是一改折而多費民間八十萬石矣又况有夫船等銀二十九萬三千九百兩零一併征解者乎臣愚以為有本色則有耗辦即已改折矣不應并耗辦而亦折之也有本色則有夫船等銀既已改折矣不應并夫船而又征之也事有便於國者則為之有便於國

而未便於民者則不必為之改折之議可以權宜不可以久遠者也京師根本之地大倉之粟陳陳相因有備無患必不得已而議折則當權衡穀價之高下照時徵取摠之意在便民而已恭逢 皇上勤求治理力圖修省倘 俯念東南財賦之地改折為累速 勅該撫轉行所屬照時價減征則猶可甦兆庶於帖危而見休徵之協應并 勅該部自今慎勿輕議改折徒苦百姓為也

附 息關竊談曰甚哉謀始之難也按白折定價在順治年間米價踴貴之日故每石二兩已得其平初不料後之米價貴賤懸殊至此亦不料計臣遂執二兩為不易之額且歷年以來大都量折若干為數無多故小民茹苦以應當事亦不噴陳自康熙三年概行全折而猶仍舊價民乃窮

齊治錄 楊以華先生 免折額

下 卷 五十八

困難支於是內外鉅公文章請減而計部以題定價值為辭因嘆當日始事者何不題明已後價值隨時增減一語乎計部又謂總漕與各省督撫從無奏請減征之議夫白折漕折同一米也同一價也猶憶漕折定價時米值八九錢各省所題寧浮毋減故定價每石一兩部議增定一兩二錢屢請稍減而不獲尚敢請減久定之白折乎是亦足以諒督撫欲告不告之心矣今幸 聖明寬仁廣被諸臣乃得暢言小民倍征之苦雖未即議減然俾 朝廷知小民忍痛以應公家之求者如此民情亦用是稍慰矣嗣後永停白折用為會試謝表洵乎停白折之為善改矣而以齋先生任給諫時實首發其端故存此疏以為永鑒

先清端公請免重徵漕項疏

臣猥以菲材荷蒙 皇上特簡總制由江當蒞任之初披閱臣署案牘恭誦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內開康熙十七年以前民欠錢糧稅銀及帶徵錢糧該督撫查明保題到日豁免欽此臣伏讀之頃不勝感誦 皇上加惠元元至意即古之湯文無以過也雖經署督臣徐國相騰黃頒行第恐不肖官役仍敢違悖朦徵臣隨大書告示分檄各司道通行曉諭并咨移江安二撫臣會核民欠冊結具疏請蠲去後乃於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總漕臣邵甘准戶部咨為察核通庫等事康熙十七年以前未完漕項錢糧一案查 詔款內開所關河漕一應情罪俱不赦免相應仍咨總漕將此項錢糧速行徵完如有不完將經營各官題參等因

齊治錄 先清端公 請免重徵漕項疏

下 卷 五十九

部覆甚嚴追呼之令又將通告問左臣病瘵在抱輾轉思維竊謂 恩詔內河漕情罪俱不赦免者似指有悞河道漕運情罪處分文武臣而言原未云民欠漕項錢糧亦不赦免也且備查康熙十年欽奉 恩詔豁免康熙六年以前民欠江南省漕項錢糧實在已奉豁免數內又康熙十八年欽奉上諭停徵康熙九年以前民欠并康熙十八年奉 旨豁免康熙十二年以前民欠凡漕項銀米莫不開入民欠內一例蠲停今康熙二十年欽奉 恩詔豁免康熙十七年以前民欠及帶徵錢糧 天語相同並未指出漕項錢糧不准豁免字樣是 皇恩浩蕩誠如天地覆載無不包容而部臣拘於河漕情罪俱不赦免之 詔款復令追徵臣思賦小民任土作貢按畝輸將辦折者曰條銀辦本者曰倉米總皆出於

地丁一條編徵從未另有一辦漕之田畝以故窮簷蔭屋凡有逋欠者一聞 恩豁莫不舉手加額載道歡呼如釋重負不謂 詔下數月之後又有漕項不准赦免之行復將則壤計丁分別追比竊恐小民愚昧未易諳此規條保無有不肖官胥乘機舞弊意將起存之民欠亦藉稱漕項朦徵紛擾大負我 皇上蠲恤之深仁者乎江南賦稅甲於天下自兵興而後轉輸邊餉撥協軍供不下二三十萬之多今遺此舊項欠籍通盤合計不過尾數即有漕項之名又多係折色減存實非運北漕糶可比是催徵徒誣於民力蠲免無損於天庾矧當四海昇平亟應休養財賦之源上培 國本伏祈我 皇上垂鑒東南民力凋敝 特沛恩綸一體蠲豁俾億萬窮黎仰沐 堯天舜日歡聲雷動歌誦 聖德於億萬年勿替矣

齊治錄先清端公請免重徵漕項疏二

下狀 六十一

附息關芻談曰田畝額賦在官則分項起解在民止一條鞭征歷來 朝廷施恩亦曰拖欠在民者悉與蠲免而已不知起自何年忽有漕項不免之說於是各司以小民所欠指為漕項奉蠲之後仍舊催征昔人謂朝廷赦之吏胥不赦良不誣也上憲知仍舊催征之苦知混行徵比之弊乃核定應征漕項之數每欠一兩約徵幾錢可謂下恤民瘼上宣 德意矣但糧戶本名之下欠及十之七八者徵之不為過欠止十之一二者徵之猶不赦矣夫漕項不赦不見於 詔款不見於 上諭草野無從稽考及讀于公此疏乃知前此屢奉 皇恩凡漕項銀米皆一例蠲停因總漕奉有部咨借悞漕情罪俱不赦免輕輕帶一筆此項

錢糧速行徵完語遂官民交累歷若干年于公之疏極詳晰極痛切而計部以前人所行不便易轍此害將何時已耶猶記崑山令杭 諱允佳緣事被羈有人進監候慰之杭曰吾罪應受恐于孫尚不免人問其故曰向者吾在部辦事時曾於咨文內帶入此項錢糧速行徵完語既非奉旨又未題明不過希冀外邊來周旋豈外邊竟不來周旋遂爾相沿徵取累害若干官民此吾經手事作此大罪孽安望身與子孫安享無禍耶可見偶作不善久之未有不悔者也姑誌於此冀仁人君子動心焉

齊治錄先清端公請免重徵漕項疏三

下狀 六十二

楊莊簡公自封投櫃法

公名成字汝大號震淮南員吳縣人嘉靖丙辰進士仕
至南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卒諡莊簡

州縣收銀之法莫善於自封投櫃一以革吏庫之私收多索
一以防里歇之包納侵欺一以免有司之加耗玷節法至良
也舊議條編冊內開載革除庫役立櫃收銀諸條所以清收
解而蘇民困至意存焉第行之善者固多間有不善者諸弊
尚存蓋緣原議條內有許令辨驗銀色見秤數目二語是以
監收人等勢不能無多索侵欺之弊而官之名亦因以污累
彼納戶者係鄉民不敢見官每包攬於里催代納錢糧不完
職此之故夫投櫃者本使納戶自行投櫃其真櫃者不過記
數登簿發票而已何簡易也其自投銀色數目小民自不敢
短少恐一被查出則勾攝問罪之費不啻數十倍雖至愚者
不肯為至姦者亦不敢為不必真櫃者辨驗秤允而自足也
故向以吏役辨驗秤允則吏有侵至數千兩以上者比至查
盤訪察身家不免而吏告病矣近改用里催作收頭則里催
多係鄉民又必包攬於歇家率用市棍充之遇鄉民投櫃輒
從而咆哮之勒索之鄉民豈能堪乎又有不察有司聽憑吏
書煽惑輒向收頭借解或種種索騙收頭又告病矣况此輩
重秤多索每指官設局如是則官亦有被玷而不知者矣
為民牧者方將潔已以遠嫌而孰知其至此乎此無他他只
辨驗秤允所致也如各州縣所用胥吏止是直日記數發票
不設天平釐等令納戶自行投櫃方得原設本意而諸弊盡
祛民心悅服聲譽日彰為有司者亦何憚而不為哉

齊治錄

楊莊簡公
自封投櫃法

六十三

慕鶴鳴先生徵銀截票法

先生名天翔字 陝西靜寧人順治乙未進士仕至
總督漕運兵部尚書副都御史

一行截票○截票之法每戶額征計作十分按月一分一分
又立三限按戶算清照式填造俾糧戶依限完銀入櫃照數
截票其截去者歸農未截者補比良頑自分法至善也柰州
縣各逞已見或不查截票而仍比甲催者或已截而仍摘全
數或未截而漏摘頑戶者或將截票收掌於糧書指搗需索
者或票雖截而簿未登混淆完欠者或不按應截之月限分
數而任意差拿者或并花戶之應截欠數總歸里長甲催名
下獨累現年者其弊種種不一甚至陽奉陰違酷刑疊擄盡
書賣差狼皂索費使已完良民不獲寧家殊可痛恨今本司
頒發截票格式每月三限但恐小戶零星未便分截酌定凡
戶糧五兩以上者照造三十票五兩以內至錢數者止作十
限將一月應完之銀并填入首限票內其二限三限票內竟
空白不填完時一齊截付凡截票內銀數以厘為止錢數以
文為止其絲忽尾數在末限填足而制錢亦止在第三限票
內一次完納若五兩以內小戶制錢為數無多在四月九月
截票內填入其餘八個月不必零星填錢以便成數完足該
州縣造成用印令司櫃吏書於糧戶完銀之時登明流水對
戶截給遵限完者竟自寧家如一月不截印官親查票根存
留未截之戶按名差拘着令完截不許預行差押并不許留
前截後如欠戶已補截即免帶比若仍延抗方加責倣或有
急公良民能完一年額賦或納幾月幾限者即將本戶之票
照數截發量行獎勵以鼓勵將總之票存則欠票去則完竟

齊治錄

慕鶴鳴先生
徵銀截票法

六十三

查票根而比簿可不設也務期有司殫力實行耳

一恤里長○見年里長或十甲一輪或五甲一輪不過為當年之領戶耳吳中州縣乃尚責其催糧比較故有甲催之名以花戶之拖欠歸併一人名下日加敲撲苦累百端夫甲催與花戶同一里民也彼欠糧而此受責無論於理於法均屬無辜况同里同甲之人苟非至親好友必然休戚不關任意拖欠視甲催之受責為膜外視甲催之賠累為當然者矣輪充此役終歲守候公庭前限繞過後限接踵入鄉上縣奔忙惟恐失卯而欠糧頑戶高坐在家惟甲催血肉淋漓身家傾害究無補於正供更聞殘酷有司每不計完欠動輒加以夾拶極刑甲催非重犯得何罪而至此今用截票之法不截則端比花戶完者各自急本名之應輸欠者各自受慢公之比

齊治錄

下快

責人人畏切膚之痛慮差役之擾而爭先完辦矣庶幾撫字催科兼盡其法

一稽完欠○截票之法既行端查花戶之截與不截以分完欠有何不清而仍紛紛混摛耶蓋因截票畫一糧書無作弊之實皂快無索錢之門不便於已欲亂成規妄稱若照按月分限良戶雖輸而頑戶不前難應急餉於是印官受其煽惑遂不照分數而摘拿矣及比較之時止責甲催又不計完欠之多寡一槩重加刑罰而比簿登數混淆并無實完實欠之數糧戶謂少完亦責多完亦責且受責又不分輕重何必急公頑者自任為頑而良者亦化為頑矣今尚重截票其存留未截之數一目瞭然不許用比簿不許比甲催於月終市驗將未截頑戶摘比如前月欠戶於次月比較既除完戶之名

止將欠戶稽比計通縣之戶已少十之八九矣即極疲極玩之邑亦少十之六七矣若照通縣里排比較已省力大半且一月內上旬中旬下旬三限比較不截頑戶身受三限之責尚有不完者乎但差摘不截之戶必須帶戶赴比又在印亡恪一遵行然後良頑允服至於流水號簿每見州縣數十里彙為一冊其號至千萬之外難於稽核盡書移番換甲改戶易數滋弊實甚本司昔宰錢塘立歸里流水之法每番一本至今稱便行今所屬州縣一體置立逐里挨號登記不得仍將通區通都完數總入流水一簿以杜牽混

齊治錄

下快

一禁秤封○凡設櫃收銀糧戶自封投櫃永禁秤封今行亦不啻再三矣孰意州縣雖革櫃吏秤收名色又改立銀舖估色為名每遇糧戶完銀勒赴舖家經手秤封入封鈴用私記甚至不論多寡必責傾成一錠銀匠火烙方許投櫃於是縣市之積姦開張列肆擅握大等銀色恣意估折加耗甚於吏收如此銅弊皆因官吏巧剝民膏先給圖記授意輕重間有贈不如式故封時伴喚銀匠薄懲該舖遂指出糧戶姓名立拿重處小民聞風致命封封重擗戶戶私加是陽革秤封實則重耗也今本司照部頒法馬一樣較准官等行州縣每里給發一把聽糧戶將官等秤准入封不許銀匠火烙銀舖估色執等封銀嗣後如有重擗害民及櫃吏需索出票錢者許被害糧戶首告但州縣有以銀色青微及封內正數尚虧為請者豈人之無良一至此乎此皆印官開勒耗之漸也應飭令州縣凡拆封果有一二銀色低潮正數稍輕者不得動其原銀列名開數出示曉諭聽糧戶補納不得差票拘拿倘敢

虛開捏欠許即呈告提取原封與糧戶對認錠件記實嚴究
如銀色紋足毋論錠件准與收納不必每封傾成一錠致滋
耗費

齊治錄 卷之四
論錠法四

下秩
六十六

黃梨洲先生論賦稅

先王之時民養於上其後民自為養又其後橫征暴斂使民
無以自養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田
出於王以授民故謂之王土後世之田為民所買是民土而
非王土也民待養於上故謂之王臣民不為上所養特循盆
係之以王孟子以二十取一為貉道以授田時言之也若其
所自買之田即如漢之三十而取一亦未見其為恩也而况
後世之賦輕者十取其三重者十取其五六民何以為生乎
民既無以為生則隱避催科詭計百端并亦難乎其為上矣
夫古之賦稅以田為母以人為子人有去來而田無改易故
履畝而稅追呼不煩今之賦稅以戶為母以田為子田既錯
雜而戶復出入故按籍而徵稽考其難今縱不能如八家同
井之法顧田有號數一號或千畝或數百畝則何不以一號
當一井立為號長按號而為催科使號長董其稅事凡有七
便詭寄之術窮一也飛洒之路絕二也厥田上上至於下下
九等不得那移三也胥吏無從上下四也丈量既定不可增
減五也十年編審止在業主田號不動六也有司按籍而索
完欠井然權不旁落七也較之按戶催征知戶而不知田者
相去懸絕矣雖然此不過催科便於有司吾誠不敢以養民
者望之後世但使兩稅之法復於前代徵其田土所自出不
以銀為事庶幾民得以自養耳

齊治錄 卷之四
論賦稅一

下秩
六十七

陳確菴先生論會計

江南古揚州地禹貢經賦其田下下今國家仰食於江南江
南民力竭矣可不思所以治之歟或問何以治之予曰治之
之法有二或治標或治本請先言治標之法則定常賦以絕
蠹漁是已夏稅秋糧固有平米已米一定之數每歲必重定
會計於是姦胥猾吏因緣為姦巧為加派以有限之脂膏供
無窮之剝吸民生安得不困田土安得不荒國課安得不缺
先朝巡撫張公國維嘗語人曰某欲力清此弊故為易知單
法然官吏堅執反以此單為悞雖懲以重典終不肯遵吾法
也然則胥吏之為姦蓋非一日矣以予所知近來各邑之催
科更有不可言者當春夏之交插蒔未與便立限徵十分之
賦時會計未定則先為約徵約徵其數每浮於會計之數及

齊治錄 陳確菴先生

下帳 六十一

會計甫定而小民之所完已踰其數矣雖凶荒有蠲僅蠲胥
吏而不及小民雖大事有赦僅赦胥吏而不及小民其弊皆
本於會計之增減無定嘗考周官制賦之法量入為出後世
之法量出為入量入為出故取民有制量出為入故徵數煩
更治國如治家國之有賦猶家之有租租有定額未聞以冠
昏喪葬之事而輕重其租則賦亦當有定制何必以科舉兵
戎閏月之故而增減其賦當定為畫一之規大約每畝已平
米若干半徵折色每畝該銀若干半徵本色每畝該米若干
使田有定稅今年不增明年不減部臣會計酌量國家經費
分別當先當後起解存留正供贈耗等項而於小民無與焉
若遇蠲赦亦明白曉諭曰本年蠲赦本色折色各十分之幾
此法一定清培克杜覬覦莫有善於是者也

沈文端公社倉議

有司之積穀備賑也公廩外又有社倉一法均以為民也然
就兩者較之則社倉有實惠而公廩反有不及蓋當其積貯
之時而已寓賑給之地也請得究言之公廩率不過一二所
社倉則各里各有建置積之多方備之無窮其便一公廩者
官自為之其勢獨社倉者官與民合為之其勢分分則共其
力於眾獨則總其勞于已眾力易舉獨任難周任獨不如任
眾其便二公賑必須憑里排舉報而里排諸人皆素以漁獵
自資者也報者未必貧貧者未必賑反使公家積貯徒以惠
奸則賑施特文具耳社倉有殷實公正為有司分理其事又
有賢士大夫可備資訪本里之民孰貧孰否孰上孰下一一
皆有真見粒粒皆有實惠其便三公賑必須按里排次第較

齊治錄 沈文端公

下帳 六十二

凶歉甚否逐一審問有司或他務相妨勢不能速審曠日持
久使枵腹垂斃之民日需次逆旅之舍所得不足以償費至
有垂索以歸或不及一餐以死者可哀也社倉則各濟各方
隨投隨給周之若燭照子之如取攜其便四公賑不免有盤
撥轉運之煩有需索使用之費有斗斛高下之分有推挽負
戴之勞社賑則悉無所累其便五公廩不過一二所而境內
饑民待賑者常千萬計駢肩累足沴氣薰蒸疫癘不免或更
有他虞亦不可知社賑則各里分局各濟散而不聚自不患
此其便六公廩必上棟下宇有磚瓦木石之費有透風重簷
之設而雨雪薄簷易于沾濡鳥雀綠空易于剝啄食鼠穴墻
易于圯壞必用歲時修葺費且不貲况穀既入倉陳陳相因
則紅腐而不可食出而曬曝則遞曬遞減且有因緣為奸利

者而社倉則狀若園困所需惟草木泥芭無磚瓦木石之費
日色易透不煩曬晾無重簷鳥雀難入倉四周皆時有人跡
鼠不為耗其便七民俗澆漓如逝波東下不可復反社倉既
立則里閭共為有無藹然同室之誼一體之情焉不但緩急
相周即百姓親睦民德歸厚亦且由此其便八人情不能無
公私今令於國中曰吾勸輸備賑出爾私藏公諸同邑不相
識之人非甚個儻誰肯應之惟各社各勸其社之居民各自
為備出其餘以待昆弟親戚之急人必不能恣然及荒年賑
濟亦惟此方之人得用之而不泛及其他且輸者有時而貧
或反自取給焉因其情而導之當令下如流水其便九此九
者惟社賑有之吾故曰社倉有實惠公廩顧反有不如也
社倉之便有九余既備述之矣因而思之又得豫之道焉何

齊治錄

沈文瑞公
社倉二
丁狀

也賑貴分分則不墜今各社各賑力出眾家則豫分矣社貴
核核則不欺今各賑自為耳目則豫核矣賑貴速速則不滯
今各社各賑一時並舉則豫速矣賑貴委用人今各社有
賢士大夫可備咨訪又各有殷實公正之人可選充約正約
副不容市井無賴高下其手則豫有人矣惟豫則籌畫風定
不倉皇失措給散周徧不顧此失彼痛癢相關不隔越阻關
疏分棊置不爭門措指故實惠常究于下而督責不煩於上
也大抵古人制一事必默寓一意其制事之為用在目前而
寓意之為用在日後目前者可見日後者不可見夫其不可
得而見者乃其所以為豫者也吾貴豫於社倉蓋此也

蔡忠襄公先時儲積議
司理杭州時上

恭捧憲檄以通米積米之議下詢職知識短淺閱歷未周聊
據意見所及與諏諮所得有見行事宜特煩預行申飭足備
荒歉者二有因利順導勸諭有方較于公私無擾商民兩便
者七謹列款上請

一着典舖積米平糶 查典舖積米之議勸自劉撫臺行之
一年米價頓減約計省城內外及各鄉典舖有一百七十餘
舖劉撫臺時大舖勸糶三百石小舖百餘石大小通計約每
舖二百餘石是百七十餘典舖積米三萬餘石殷實之民尤不
止此即典舖勸糶亦可得米三萬餘石劉撫臺前有定案
今只清查而參劑之消乏者豁免新聞者報增或更申飭令
各照力量加糶貯合可得米六七萬矣大都杭城生齒仰給
外來之米正月以後楚吳之米絡繹不絕至五月楚米始止
七月望後則金衢諸暨新米接濟九月以後則本地米出
所不給者只五月半至七月半兩月青黃不接之候前積米
六七萬石儘可救兩月之缺乏但糶米之時須給憲批着令
遠處產米地方販米務期查覈實數報官毋容偽指因金
中帳簿臨期揭市河反高米價發糶之時或聽各典舖自
賣或分散各里牙鋪轉賣一照時價庶無奸棍揆揆打搶之
害茲打搶諸弊皆縣官糶微利於是有所從暗糶游棍強糶
奸牙轉糶甚有典舖虛報米數僱倩勇悍前糶後糶以糶
坊染坊打錫箔各作手無賴一開成風藉口糶米攘臂爭先
乘機打搶以為得志若懦弱貧民伺候竟日挨擠不前徒費
生業竟不得顆粒歸者此官糶所為利病參半也今後合無

齊治錄

蔡忠襄公
先時儲積議
丁狀

生業竟不得顆粒歸者此官糶所為利病參半也今後合無

中飭止于每年冬給批糶米驗貯限次年五六月出糶此
外糶戶之零煩時值之似昂官俱不問如此既無銜役好牙
各無賴游棍混糶打搶之虞而冬收要出必有什一之息彼
何不便而不勤行之是糶米發米二議以佐典舖積米之未
及者也

一着大戶領銀遠糶 杭州土產米既少食指甚艱勢必仰
給于別境之米偶遇荒歉他處通糶米艘不來杭民立槁但
臨荒遠糶似臨渴而鑿泉比糶歸時似遠水救近火即有小
益無濟燃者今後合無着前報大戶預給官銀憲批各子產
米價賤地方販糶楚吳之米以冬為期金紹新和以秋為期
仍請三臺移文鄰省轉諭各屬盡弛通糶之禁彼此互相灌
輸販糶決無阻滯而道里搬運之費價入米價每令虧購至

齊治錄 蘇州府志卷之二
下
七十一

大戶勤勞如法者量賜高獎是設法遠糶以濟商艘遠來之
不及者也
右二議乃現行事宜也雖皆鑿鑿可行然而難久何也蓋典
舖缺重資而欲利杭城原以杭民為生業即歲指幾金平糶
以濟杭民之急情理甚安然與商尚義固有而精于營利獨
錄心較者為多且蓄積與蓄貨不同有搬運之煩有收耗之
費而又賣之以平糶既折子母之利而又危之以鬪爭打搶
之虞宜其勉強一時而日久旋虞也大戶領銀遠糶特任奔
馳照管之勞亦收接濟空乏之益即稍有費亦力所可辦然
而倉報之際不便滋甚矣蓋大戶保重身家領銀遠販有風
波漂蕩之患有道路不測之虞或領批報數造冊開銷不無
吏胥需索之費且大戶之名人不樂居於是懼而稽者購里

胥以自匿其豪有力者囑托勢宦多方營免而報充率多中
人之家中人之家一承茲役備歷前苦恐貧者未沾實惠而
中人已坐困矣宜其遷延挨脫而莫肯嚮赴也此二議所以
可行而難久也易不云乎變而通之使民不倦今使典舖積
米減糶大戶領銀遠糶皆必倦之法也且設法救民正如對
症下劑不按症而以成方律之病未有瘳者今憲臺下詢通
積之議為今歲夏秋之交商艘絕跡米價忽踊而發則請先
尋米貴之所自始可乎四十七年夏露重插秋成薄收然尚
未大荒也自有募船載兵之令而舳舻竄匿北關畫掩米價
忽騰旋賴本府條議裝兵之船分派抗嘉湖三府不得獨累
省會示諭商船進糶免其裝兵米價稍平然遠買聞風觀望
而米粟之運稀矣夫既曰觀望則商買乘時牟利未嘗不欲

齊治錄 蘇州府志卷之三
下
七十三

因急以收厚息繼傳余山諸不軌肆糶蘇常一時各郡邑嚴
禁本米出疆及從楚來者并截留之商迫于禁隨路發糶米
價亦高而訛聞平糶之說恐越數百里無所牟利於是多粟
足不前而米粟之運絕矣夫商賈不前或富家稍有儲貯亦
欲乘時牟利自流棍混作饑民藉口平糶特強爭先閱擁喜
事凡有米之家凜凜有打搶之虞寧陰棄什一之利高鑰自
固此在蘇常嘉湖且然況杭城素無積米者乎而米粟之運
益窮矣此今歲米貴所自始也職故以為救時之法莫若勸
諭有方因利而順導之則其策有七焉
一實在官倉廩 查往時收貯積穀多係倉吏圖便折乾挪
移營運凡遇查盤歲數或以折價貯庫秋成補糶為辭或以
迫限督催強糶不堪充數及又年年減耗有損無增以致倉

廩日虛有司留心者非不嚴飭而積習一時未却今後凡追
應納倉穀務要即糶本色上倉如果青黃不接或仍折銀初
冬實糶或即照穀計算納米以杜奸胥折乾侵弊其米穀亦
須設法出陳易新每歲夏季給借冬初收納不得數年久貯
致滋泥爛耗減如此庶倉廩非空名而備賑有實益矣給借
倉穀市民春杵不便合聽鄉里願領十人同具一券收時量
加息穀以補耗減

一勸民間自積 杭不產米又俗尚趨末家鮮蓋藏貧民無
力可積雜作諸色力能隨時趁食而不事積富厚之家多開
典租房收絲蓄貨以取利而又不肯積一遇饑饉束手無策
甚有愚民游棍家無擔石外競奢華年豐視粟如土交易定
勘銀錢曾不思荒歉之日鄰封暹羅始而價湧繼且持錢擠

齊治錄

下

候無處可糶萬口嗷嗷待此時而圖救然者雖有奇策無如
何矣且今夏原未大荒尚爾沸騰萬一真正水旱災沴各處
歉收則糶金不能充眾枵之腹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其惶
急又當作何景象也今後合無通行曉諭保甲牌上懇切申
明此意除貧窘小民不計外稍足之家毋論紳士民在城
在鄉常思此際之艱各乘秋成時候隨力糶積其富戶積至
千石保甲公舉最實報官官賜勸獎即遇凶荒發糶仍照時
值官司勿與定價奸民不得強糶其平時一應民間貿易許
令銀米均用及各項僱工作手索銀買米養家者即以米給
之悉聽民便要使民間自為積貯之圖而隨與以疏通之法
官不擾而民樂勸有益無損之術也更有一法民間積米百
石以上者許令報官驗實府縣給樂積良民票一紙遇有詞

訟當杖責執票量其輕重豁免註銷似亦不費之惠

一鼓典舖樂積 夫使典舖積米而責令官糶勉應一時勢
難久遵職前已言之詳矣今欲使之人人樂積莫若仍許其
時價發糶為便非為典舖省數金之貨也蓋官價之名甚美
第行之目前徒添奸棍擠搶之擾而訛傳遠方復阻米商越
赴之期況典商算折錙銖惟知營利積米既奉官法發米不
虧私本又何憚而不多積乎更有一法許令民間以物質米
以銀取質悉照時值銀米通融蓋窮民質銀仍多糶米過活
或全要米或半用銀一聽民便如此則所積之米陸續散出
民受接濟之惠而積米之貨仍得花息商獲儲特之利而官
府曾無益此厲彼之令計孰便於此者但積糶之時務要領
批往遠處產米地方販歸實數着同保正具呈甘結以虛數

齊治錄

下

妄報者罪以貪便近倡者罪法在必行彼保身家自知遵守
不必另托衙官查覈以滋騷擾如是而典舖仍藐玩不遵者
繩以三尺何辭

一通行商遠來 所云通者欲其舟車飛輓如水流而不止
也昔盧坦為宣歙觀察使歲饑或有請抑穀價者坦曰宣歙
穀少仰藉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貴矣因每石量加十
許錢四方聞之爭相輻輳價遂日減此通商之利也商賈微
貴微賤趨時如鷺鳥之發別無招之之法惟不抑市價無損
其利而不招自集矣又有一弊每緣奸牙猾舖空手斛其米
貨負價任意遷延是以外商束手航悞望風畏縮阻于中道
隨地發賣杭城市河米船鮮至米價不得其平皆職此故今
後務宜公舉誠實有身家者一人為牙首許其稽察各牙不

係無本之人方許開行接商凡商船一空即行交足米價令其即行不致久滯如有侵用久拖者許本商呈官定與追給又請憲臺備行各經由關權凡糧食重載悉獨其稅查驗明白船到即發毋久指留或有米商夾帶別貨希圖漏稅者三尺自在不得慮噎而廢餐也又遍行曉諭入關米船另行優恤決無裝兵雜運之差勒石各處要津以垂永永如此則外商聞風四集難欲遏之而不可得米貨逆轉米價自平矣一檄鄰封封禁 遏糶之令往列國時已知不善況今率土莫非王民乃忍為秦越之視乎彼固曰吾以自保其民耳不知遇令一下奸賈偷行徒飽巡役之壘奸民鼓衆挾制囤積之家致有鑰善藏本地之米不出截留強糶行商之米不通饑民嗷嗷羣情洶洶如今歲蘇常諸郡邑產米自富一經嚴禁而米價反高打搶屢屢見告遏糶不特病鄰封而還以自病其民此明鑒也至于杭郡上仰食于紹金新剡下俯給于嘉湖晚梗而蘇常以迨湖廣實為四時不匱之源吳中遏糶甚且截留楚米是米源已涸武林處坐槁之勢安得不驟然騰沸日增三價乎今議合于平時先請三臺嚴督所轄守令不許禁阻并移檄湖廣應天撫按轉諭各屬盡地遏禁糧食時時疏通商民兩聽其便庶無米之地自受疏通之利矣一勸棧房接濟 塘婁四面水鄉各省直米荳與諸貨物輻輳彼處諸縉紳及富厚之家皆于此置造棧房或自積營利或召貯取租其來久矣大抵米粟出產有限積囤無窮秋成穀賤則收以夏絲齊則發換易之利積計每至數倍合無因其棧房之便積囤之利勸令隨力加積據實報數在縣或置

齊治錄

蘇常公
先時備錄

下
七十六

一簿聽各棧戶認填餘積米若干扣除五月間換絲發變外務昭原認米數于青黃時候督令湖墅登糶接濟省下饑荒仍照時價不虧原本彼則總之取利我則借以濟荒又或官有帑銀即令塘婁積米之家領批附糶其人起家對斛糠粃之間計算必精駕輕就熟其從必勇而又得借官批庇其新米所省亦不少舳舻銜尾兩公及私此誠兩便也一嚴市棍開搶 往時水旱頻仍斗米至百八十錢民或間日一食卒不敢肆攫奪今夏原未大荒乃省直各處奸民擁聚鼓噪打搶富室不約而同則邇來人情紛駭易動之故也昔宋度宗七年時大饑知撫州黃裳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民賴以濟故遇荒救米貴必如黃撫州大張告示閉糶強糶均有嚴法法在必行令市棍畏威斂戰而有米者無搶打之虞有閉糶之籍則米自出而市情平民情亦定矣使有司平時無善處之方適遭羣呼遽繩嚴法恐激他變若一切預備事宜悉心料理而保甲申明真饑民燭照數計此外有無籍倡亂之徒立擒正法是弭亂正所以救荒也

齊治錄

蘇常公
先時備錄

下
七十七

蔡忠襄公復社倉以聯約保護

從來救荒無奇要在平時預備如古人常平倉義倉皆可
行而朱子社倉之制為最善四十四年曾奉撫院劉行檄勸設
社倉一時好義士氓頗多興起迄今日久漸成廢弛近見臺
臣甲飭天下守令乘時積穀一疏內設四款積法一俊秀納
粟援例二義士願輸賑穀三罪犯金作贖刑四絕戶遺產變
價已經部覆准欽依通行此皆備于未荒老成憂時深慮茲
以武林少米之地局海內多警之秋其當為預備更何如者
先是職代庖府篆奉本道諭條通商聚米四則隨蒙本道覆
詳兩院批行為省會生齒第一要務慮誠至遠矣則凡可推
廣德意軫卹氓艱似不妨權宜變通況法凶做成規可遵
如社倉者乎但法貴簡便行須著實其中事宜備陳六則于

齊治錄

蔡忠襄公
復社倉以聯約保護

下
卷

左

一定倉制 朱子社倉法初建之崇安開耀鄉請於本府得
常平米六百石夏間賑貸至冬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
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
年得息未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
百石在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一鄉四五十里雖
遇凶年人不缺食其有富家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
及數亦與撥還此社倉之制朱子請于朝通行天下者也今
宜做其意而消息之即附鄉約保甲而行每鄉有約每約有
倉以本里之蓄濟本里之饑權豐歲之蠶救歉秋之緩急
相通不出同井子母相生總利吾儕此鄉中人何苦而不樂
從哉曩時社倉難舉易廢者以上臺風勸時士民一輸穀入

倉即為官物封貯不動有耗無增人安得常樂施康安得有
餘積蓋集社倉之美名而失社倉之妙用所以間行而不能
經久也今合一如朱子隨時斂散加息減蠲之法而更因直
變通於其間則法可久行而澤遍郡邑矣

一因倉基 建倉工費此時必難即辦既奉憲行鄉約必有
約所在寬敞寺觀即于寺觀內擇堅固空房一間或三間量
里蕃寡以為增減杭地梵宇甚多不難設法脩改其他預備
常平之剩履空閒公署之餘屋亦可隨宜酌用總求因便以
省營運之費

齊治錄

蔡忠襄公
復社倉以聯約保護

下
卷

一裕倉本 昔朱子請府米六百石為本今議每鄉置倉難
盡請給于官矣欲勸民間義助恐杭地鮮蓄兵火加派之餘
未必樂輸響應今于奉旨四積之法中可斟酌行之如納粟
援例事關達部而本鄉絕產為好里影佔者可清出即充本
社穀本也金作贖刑部文除大辟外照例准贖所括甚廣然
恐開富室便門而罪外批加刑責及例重情輕者可量納穀
本社從輕宥免也時雖詘而尚義有人如講約中即寓勸諭
爾輩同里同甲生斯育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等情誼倘
遇灾荒目擊饑萃寧忍秦越相視且杭俗建宇修刹禮僧放
生每不恡捐金共成勝果何如本約中設廠積粟賑災助之
全活目前饑民正是真實功德豈與徼福冥冥可同日語此
亦因俗轉移一機括在此中賢士大夫留心桑土身先為倡
并如朱子法息米足時撥還原本則明文所云願輸義士必
有風行雲轅者而又通憲頒約保旌善懲惡之意如一約中
人戶富而好義者量力輸穀若干石與孝子悌弟輩一體載

紀善簿其犯罪應記懲釘局而知悔改者願輸穀若干石姑免我懲惡簿再犯不悛然後載簿釘局其門總在本鄉中隨方設法鼓舞流通而倉本不患無米之炊矣

一推倉長 社倉既附 所即用選舉有家有行約正約副司之夏散冬收聽在本約通融權貸仍量議看守折耗之費縣正官印簿二扇一存縣一存倉止報出入時日數目以憑不時清稽官府不必另委查盤滋擾

一發倉儲 凡倉穀販貸無法則奸猾佔賴強梁擠奪而貧弱仍無實惠須編保甲時立法精詳如一甲十戶預先分別上中下最下戶等次明開在簿與給掛牌符合每年于青黃不接時出貨至冬收納量加息耗一如朱法其間權歲有大荒小歉計戶有極貧次貧而減免有差及即婦孤寒火災病

齊治錄 禁倉公

下法

患情尤可矜者亦可公議減免如有頑戶年豐力充故意地賴者稟官追殺仍不許再貸總以哀富益貧酌盈濟歉政不必避加息之名要足備一鄉之緩急而已

一釐倉蠹 凡約正副管倉務要欽散公平登報清數為里中服從三年官給扁獎賞并免襟差以示勸勵如不稱者許講約時里正公稟選換甚有武斷生事欺侵倉穀者按法治罪此外一應欽散規式俟詳允後再定

右社倉法附約保而行雖有限蓄儲未能供無窮食指而鄉有倉倉有積粹構突警少覺有備亦足安輯人情即平時同里相周不失 尚風俗是在因宜而力行之將古人不專美于前而疲黎庶幾有起色乎職因受委查倉而謬摠一得如此

唐襄文公賑粥法

仰蒙聖恩給發餘鹽銀賑濟饑饉若不能奉宣德意者實舉行豈惟上負聖恩抑亦得罪百姓溝壑之推誠自己致除前已行文府州縣着令先儘在倉米穀多方擇處賑饑者粥及近又行捐捧事例外今本院特發餘鹽銀散給各府從公轉發極災次災州縣此銀或給本色或糴米者粥務使毫釐絲忽一一盡到饑民身上若有州縣官忍心害理逆天蠹民那移別用侵剋入已豈惟憲典所不容抑亦鬼神所不恕陽誅陰譴理無可逃本院本欲到處巡歷務察姦弊以行實惠即今卧病沉重無可奈何為此特託四府良有司上體朝廷矜恤民之意下體本院不得已之情務察姦弊以行實惠茲據兵備按察使劉呈議賑粥活民事宜到院又該本院覆議詳

齊治錄 唐襄文公

下法

悉合行仰各有司及委官查照着實遵奉施行毋得違錯一作粥之法第一便者必窮餓之甚方肯赴食若能自營一食者決不甘此故荒政非一首先此焉

一活民以粥財窮而經費有節民衆而赴食有限事簡而姦偽難容一舉而數善具焉今若散錢遣歸則巧計者伸手可得歸鄉後食盡何倚此苟應目前非始終全活之計也

一救荒者救其不死而已今賑以粥正欲死者得不死焉一作粥宜散不宜聚聚則人衆而患生散則人少而患免往因處之無術布之不廣或傳染瘟疫或轉加凍餓死者愈多且生他患以致一大家欲施捨而不敢賢能有司將擔戴而未能今散布諸縣保無他虞

一設粥州縣有大小不同合議小縣每縣設粥八處中縣每

縣設粥一十二處大縣每縣設粥一十六處

一設粥處所每一日早晚二食一人每食該米三合二食六合一日二升四合可給四人二石四斗可給四百人中間若有才力知州知縣雖無官銀亦能自處况今尚有官銀此法之行特易易耳

一將萬人如使一人分數明白耳今計宜賑州縣實該幾處合用錢糧總該若干一縣得好官一人一人選用十人舉此無難矣

一三等縣分設粥處所或擬八處或十二處或十六處每日計米二石四斗此其大槩中間每縣或減二三或增一二每日每一處用米儘人多寡或日二石以上或日二石以下聽各該有司各酌處施行

齊治錄 唐裴文公 賑粥法二

下 卷三

一設粥處所所集人眾所賑之粥未免冷熱不等給散不均今議每廠不過五六百人薪水易辦照管自周人人得所矣
一各縣設粥處所宜編天地等字號名曰天字粥廠或地字粥廠廠內先要定立規矩編排次第席地而坐坐東者面西坐西者面東不許動移縱有官府巡視亦不許令起身免其搶亂每二十五人一竈一鍋一桶每一鍋用米七升五合可給二十五人每百人四鍋四百人十六鍋每日該某時分入廠坐定不須逐一遍數起眼之間即知為若干人計用若干竈多則加竈少則減竈晚食亦同至該某時分東邊頭一行放出次放西邊頭一行其二行三行次第魚貫而出
一本州縣置文簿二扇一付管事人一付在官人每日公同查該本日内食粥人若干用過米若干眼同登寫簿內每五

日十日揭呈本縣立案事畢造冊繳報查考每日止寫某處某里男婦總若干不必通寫以致繁擾

一每早食於辰巳之交晚食於申未之交早食限於辰初即入巳時方出晚食限於未初即入申後方出每日少受拘束使能營食者不肯混入

一起首作粥須同一日各廠每日二食俱同時刻使饑民不得既食於此又復之彼

一合用鍋水桶木盆俱在本鄉村借用附寄簿籍事畢給還碗筋各人隨帶

一設粥廠處遇有下雨之日如或房舍漏淺分布三四處擺列成行挨次大口給米五合小口三合各歸自食無雨之日仍舊設粥聽各管事人隨便宜處之

齊治錄 唐裴文公 賑粥法三

下 卷三

一作粥之米務要碾簸得所淘洗極淨汲取清水煮令濃熟毋致生冷汗穢切不可臨時加水致生疾病縣官丁寧管事人如待自生子女每日不拘某鍋內取一既先食巡視官員至此亦取自食以驗可否

一饑民有餓死疋羸或有時疾者令其別坐一處無致傳染諸人內有死者責令地方埋瘞

一起首食粥三四日間久饑之人乍食乍飽未免多有死亡不可因而驚怕疑阻過十日後自然無死者

一餓損之人初食止許給粥半碗次食一碗以後漸加可免死亡

一作粥州縣普濟窮饑之人不專為本縣而設其半荒州縣若有窮饑之人聽各隨便移食粥州縣

一不設粥州縣正官若有才力處置設粥殿二三處將境內
境外窮餓之人給賑一足以見仁民之政一足以見有為之
才本院自當旌獎

一管粥之人不拘在城在鄉或僧或道及素有行止好施憐
貧殷實長者延請一人二人分理一處

一設粥處所或於寺觀教場及各寬闊之處各要門戶關欄
若在寺觀就令僧官住持管理

一煮粥柴薪用官銀買辦事定之日或令饑民少壯者各令
採柴草一束

一饑民出外不許作踏田禾搶奪柴草摘取蔬果若有一二
喇虎強徒或在廠為首搶食或出外搶物管事人即便拿送
本縣用大枷號令廠門外三四月每日照數給粥滿日疎放

庶可止亂不得姑息

一外來越食之人各於神廟寺觀寄宿如寺觀難容令於人
家房簷或門樓下暫為安插一兩人各得草薦一條或稻草
亂草上卧下蓋以免寒凍如有死者地方眼同看視深埋不
許刁徒騙賴寄生之家

一得過之家不許縱令家下廝養之徒入廠與饑民一糲混
食有此等人聽管事之人責治逐出

一本鄉社有積糧之家許臨期照依時價出米就在本鄉社
作粥

一各縣或有一二富貴之家願施食者或一人自設一處或
二人別設一處州縣具名先申本院知會事畢以禮獎勵以
勸為善之心

齊治錄 唐襄文公 粥法四

下快 八十四

一府州縣官賑濟有方所活民衆事畢之日具奏旌舉
一各廠委用全在得人苟非其人或至債事謂之法不善者
誤矣

一設粥時月正係汛候萬一姦細乘機混入作變豈能逆料
合行各該州縣每廠務要擇選能幹官一員嚴督里老執事
人役留心識辨以防姦偽不得疎虞

齊治錄 唐襄文公 粥法五

下快 八十五

陳眉公先生狂夫之言

先生名繼儒號余山松江華亭人以布衣高隱聲名震寰宇著述甚富狂夫之言其一也

余二十年前閣蓬頭愛余謂可學道今讀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輒能坐則赤日中年來懶習此法頗以炎蒸為苦即敞堂巨池高梧修竹陰映翳然往往移榻卷簾遠徙不常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老病呻吟衣食奔走其匍匐昏仆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疲瘵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矣京師輦轂之下每年熟審其餘直省未有請而行之者若得仁人君子上疏奏請定為永例或不然輔臣與廷尉議之部寺牒撫按撫按牒郡縣擇其未減之罪清理一番其重囚在繫者務遣之當幕官嚴督獄卒灑掃囹圄洗滌枷杻以廣好生之仁暑月中聽務農毋得濫受狀詞無得輕率羈候不時弔取監簿查考囚數多寡為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若輔臣不可於廷尉司寇得為之廷尉司寇不可必撫按得為之撫按不可必郡縣得為之但早一日則一日之甘露也行一方則一方之甘露也推而至於各直省在在皆然則普天之甘露也至於十月刑決以後一陽初生陰氣尚肅饑寒交迫尤為可憐更得仁人君子憐而併請之或當路者先期牒下如熟審之例則一冬一夏兩沾恩澤功德何可量哉

齊治錄 陳眉公先生狂夫之言

下快 八十六

張侗初先生士夫四箴

先生名震宇 南直松江人萬曆丙戌進士仕至

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
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務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傷財濟宗黨豐求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誣
當為天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蓄而大惜身者羶而細

齊治錄 張侗初先生士夫四箴

下快 八十七

金蘭齋先生庭訓紀要

先生名敏字應明昆陵人明諸生少承父怡齋庭訓著心理道做楊慈湖紀先訓例而存之

聖賢教人致謹於容貌語默之間者原是以內為主欲固其內自不得不慎持其外不是單在外面做工夫若單在外面做工夫便是致飾於外務以悅人

要人道好亦是曉得合如此者也此即其良知炯然不容自昧處只恐為要人道好便至失其本心

於禽獸奚擇亦是君子到自反而忠後方作如此看前此都是自治自責若初不自反即以禽獸視人是即妄人矣烏得為君子

世無一見即令人喜之君子然徐即之未嘗不覺其可親終其身講習四書其實似竟不識四書一字

齊治錄

金蘭齋先生庭訓紀要

讀書喜務多此即務外之大病一至務外即能組織英華饒有文譽終是沒見識人

將仁字體貼得明白親切自覺其意隨處徧滿不容有絲毫虧欠處如誨人一倦便是不仁

誨人之倦非懈倦之謂如有絲毫之誠便是有間斷便是仁

所謂君子者必其不謀利不近名不自足不屈已極樸實而志大極淡漠而腸熱者乎吾安得且暮遇之

亦有極卑鄙粗劣而能為好詩文者此如優人學忠孝人啼笑氣象或死肖耳

彭無山先生 聖恩初紀

先生名鵬字九峯福建莆田人順治庚子舉人仕至廣東巡撫副都御史

臣鵬百拜稽首曰布衣一言知己沒齒不忘而况受 聖主殊知乎凡人偶一過誤得蒙原諒則感且媿而况定例處分議調議削不一案欽奉 特旨繫從寬免乎內帑之賜願問之榮千古人臣未覩而况 召對咫尺 賜金嘉獎 問及

祖父母兄弟又蒙 特遣吏部即兩日夜馳七百里口傳天語下詢乎 聖心眷注將三載而登進之時猶必俟夫衆論僉同廷議無異然後出自 睿裁以見其難其慎至意若

夫九卿列薦十一人獨於大司馬啟奏鵬名 上曰朕久知之再於一十二人中 特擢四人臣鵬第一得與邵嗣堯陸隴其趙蒼壁同時 欽取奉 旨特擢臣一人為黃門省則

齊治錄

彭無山先生聖恩初紀

明示異數風厲天下矣先於 召見時問臣祖父 臣歷舉臣祖 臣曾祖高祖五世祖官爵名字世守清白惟 臣故父布衣

以對 臣心隱痛今 臣父母皆得贈給事中品級自 臣父已上六傳父子祖孫仕籍得蟬聯 臣父早拜絲綸九臬含笑合而

思之 臣心敢不丹

錄此以見真正清官必荷 聖明破例保全始得成一 大名臣因思執例懲吏其弃抑人才多矣

彭無山先生書張登封傳後

醒則如鐘參則當傷為肉食者贈一不死丹續命縷登封賢明府地下見之定當破涕為歡客有嘲古愚以輕信且謂非冥蔚州比擬不倫嗟乎此中州湯潛菴耿逸菴兩前輩被願望之辭古愚子述之善善欲長非古愚子敢以擬也古愚子嘗嘆今之牧者或方去而民送之郭舉首而祝曰願毋再來或既去而過其羣小所監之石隕涕嗚咽而不能言問之則曰是嘗吸我膏血使我流離至此極者也其或碌碌素餐俯仰浮沉則去未久而無復記憶其姓氏其記憶之也又或刺骨痛膺每飯而詛其身詛其家詛其身後之子孫者未聞去之後而當日累糧重繭走數千里而候其舊牧之起居動履庶幾無疾病者且請其衣冠歸而祀諸祠歲時伏臘如敬

齊治錄 彭無山先生書張登封傳後

下快

其祖父者又每歲三春大和會奉其衣冠與昇出遊如奉其神明者未聞舊牧母喪而當日之民累糧重繭走數千里而弔之唁之唯恐後者又未聞去二十餘年士大夫之賢者雖屬隣封亦皆稱之道之人如一心言如一口者然則古愚之信張登封於去後之民走數千里候其起居動履而信之也於去後之民如敬其祖父奉其神明而信之也於去後之民因牧而思牧之母走數千里弔之唁之而信之也於士大夫之賢者二十餘年後一口一心而信之也則非獨於潛菴逸菴兩前輩紙上而徵信且張登封登仙日旅櫬蕭寺中州士大夫在京師者無不往弔弔者無不淚下嘆遺愛世所見而知之也計傳至封封人涕泣罷春又走數千里而奠之長洲若自喪其怙恃又請其衣冠而葬之嵩山之麓既閱登邑諫

言縉紳自登封及洛陽偃師孟津嵩縣縫掖自文暨武民自申爾瑞以下列名千餘人同聲一哭世所聞而知之亦見而知之也此厥不信猶有議張牖如先生狂而怪者悲夫凡今之議牖狂為狂真怪不怪必率天下人真狂真怪然後懣於心以是嘆中州縉紳縫掖閭里細民之淳且厚風幾古處世豈無循良如張登封其人者而當時則稱去則已焉去後則思歿則已焉遂使滔滔無志者流謂唐虞三代之不可以治民也豈獨長民者之過哉不覺於傳登封文三致慨云錄此以見真正清官必邀士民齊聲感頌縱未膺顯爵於當時亦得垂嘉名於身後然惟清官能愛清官如此

齊治錄 彭無山先生書張登封傳後

下快

章九備先生論蠲荒

先生名來成蘇之吳縣人為諸生與兄素文錫書弟相御俱探選政有名於時九儀更留心經世茲特錄其一

古語云天災流行何國菴有王者哀憫元元輒下蠲租之令此莫大之惠也然施惠於民必使民實蒙其惠而後可蓋水旱之災皆在夏秋其間經州縣之造報監司之駁查督撫之入告部臣之覆議遠至經年近亦半載而國課嚴急有司不敢輕為扣除小民不敢預為觀望輸將之額既完而蠲貸之文始下其不得不於來年正額內抵銷者勢也近戶部題請凡遇災處所州縣官申報督撫即行具題隨將本年錢糧停征十分之三在計臣為國為民無非欲使被災地方得沾朝廷之實惠法至善也然愚竊更進一籌者凡督撫之奏請憑於州縣之申報為州縣者豈能履畝而勘之或一望焦曠或遍地汪洋即欲暴行烈日之中寓目洪波之際而平時浩衍阡陌繡錯孰從辨其為某字之圩誰家之產乎則造冊報數不得不憑於吏胥之手也明矣夫惟憑於吏胥而其弊莫可窮詰村里小民即有實係災荒者不過赴州縣具呈而胥吏先索其造冊紙筆之費於是貧乏之家幸隱忍不報其報者又未必入冊其入冊者類多賄囑及詭戶捏名此造冊之弊也且荒冊未竣而姦吏先居為奇貨其名曰賣荒於是豪右姦民坐擁膏腴或每畝議價若干或每兩議價若干其納賄者可移熟作荒其無賄者遂可移荒作熟此賣荒之弊也及撫臣請蠲之疏已上達矣部臣議蠲之請已擬矣矣例應於各戶開銷乃張冠李戴此戶之災荒竟可開銷別戶之糧折即已經造報者勒索不與或短少銀數遂轉而售之他

齊治錄章九備先生

下世

扶同但以會計摠數而止未嘗按戶名而蠲之也自

本朝定鼎以來凡遇災荒蠲免已數見矣而賣荒之弊年不可破徒使天家恩澤盡為姦胥中飽之具豈不深可痛惜哉夫與其為姦胥所中飽曷若使小民均沾其惠從今後凡直省州縣災荒定議捐租者或於本年正賦中計應蠲銀兩之數以為合縣減除之數不論某荒某熟每畝例扣若干其部文甫到該撫即出示曉諭州縣官即於比冊扣除不得延挨時日恣行催科如此則蠲貸之澤仍自小民受之雖熟者得邀非分之惠而荒者亦沾涓滴之恩且使舞文上下者無所用其侵牟此亦杜絕賣荒之一策乎或曰蠲租者因荒而蠲也既熟矣奈何議蠲殊不知按荒議蠲竊恐荒者未必蠲而蠲者未必荒漢文景之世或賜民田租之半或除田之租稅何嘗盡凶災週年被災之處蒙上諭十分全蠲夫十分全蠲其間豈無荒熟之不同而皇恩廣被凡以使小民實受其施豈必錙銖而計之尺寸而較之哉

齊治錄章九備先生

下世



正修錄三卷齊治錄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于準撰準字萊公永寧人江南總督成龍子也
官至江蘇巡撫是編因成龍襍抄之稿與蔡方炳
編次增益之正修錄所採凡一百三十八家之言
不分門目齊治錄所採則分幼學養蒙閑家善後
士子守身縉紳居鄉以道事君任職居官勸諭愚
民慎重刑獄善俗戢姦催科撫字備荒救災十一
門亦雜采諸家之說所取不拘一格其凡例稱成
龍不從理學中立名絕無胸中彼此異同之見又
稱成龍不佞佛亦不闢佛謂身為儒者方憂聖賢
道理挹取不盡何暇探討宗教律觀諸書以資辨
駁其言明白正大無一毫黨同伐異媚嫉求勝之
私斯成龍所以為成龍歟

續近思錄十四卷

〔清〕張伯行集解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刻正誼堂

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近思錄

十四卷》提要

續近思錄序

自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周程四子書十四卷名近思錄
 嗣是而考亭門人蔡氏有近思續錄勿軒熊氏有求公案
 語瓊山邱氏有朱子學的梁溪高氏有朱子節江都朱
 氏有朱子近思錄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錄雖分榷合
 編條語微各不同要皆倣朱子纂集四子之意用以彙訂
 朱子之書者余於四子近思錄服膺有年業爲集解一書
 因又念朱子會通羣儒之大成卷帙繁多諸先正前後接
 輯不遺餘力其惓惓爲道之心可謂至矣夫斯道期於不
 孤故承先啓後吾黨之責朱子處窮鄉晚進之有志於學
 續近思錄 原序 一 正誼堂

者或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而輯近思爲入德之門蔡氏
 熊氏以至汪氏六先生又恐朱子之書遽難卒讀爰擇其
 精粹明顯關於身心切於行習者各出己意而纂集之務
 使全體大用靡不具備固亦猶是朱子之意也獨怪世之
 躬列儒林者不爲俗學之卑陋則爲曲學之支離冥然悍
 然如失舵之舟日飄泊於顛風巨浪中與時浮沈茫然莫
 知所止噫是不惟獲戾四子而實重負朱子其亦不思而
 已矣竊嘗念學聖之道莫要近思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程子謂近思者以類而推而真西山又以爲不
 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則知義類精微未有不由

於真七平實之地玩索尋繹而凡行遠自邇升高自卑殊非躐等凌節空虛無據者所得與也信乎聖學之階梯日用躬行之科級非四子近思錄無從入非朱子輯近思錄不尤為學者一大憾事哉第余往歲輯濂洛關書集解其於朱子文集語類諸書略勤披拾不無散見於諸先正各集中者茲錄雅不愛其重出故於諸先正集中或刪或補未能強同要其關於身心切於行習備乎全體大用條分類別精實而詳明當亦無殊旨也爰不揣固陋謬為詮釋冀有發明於前人未盡之意且期無負乎朱子誨誘後進之深心夫然後正學光昌聖人之門庭昭然在目而登

續近思錄

原序

二

正誼堂

堂入室庶不患其難幾及焉吾深願天下學者自周程張

四子而外亟與恬吟密咏乎斯編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

蘇之正誼堂

續近思錄目次

卷之一

道體 七十四條

卷之二

論學 八十三條

卷之三

致知 五十七條

卷之四

存養 四十二條

卷之五

續近思錄

卷六

克治 四十六條

卷之六

家道 四十五條

卷之七

出處 三十九條

卷之八

治體 二十八條

卷之九

治法 二十五條

卷之十

一

正誼堂

政事 五十一條

卷之十一

教學 二十五條

卷之十二

一 戒警 四十四條

卷之十三

辨別異端 三十一條

卷之十四

總論聖賢 四十九條

共六百三十九條

續近思錄

目錄

一一

正誼堂

續近思錄卷之一

道體

張伯行集解

此卷論道體黃勉齋所謂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
行發用無少間斷者是也學者溯本原而窮其究
竟則學問之綱領在是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

浩浩廣大流行之意易曰形而
可見也然存與道為體者如天地之所以高厚日月之所
以運行山川之所以流峙人物之所以安蕃莫非自然之
理無一毫虧欠無一息間斷所謂活潑潑地者乃道體之
盡者也學者却形下之器以求形上之道切而驗之身心
性情之地位實而體諸倫常日用之間存養省察致知力行
以馴致乎位育參贊之效庶道體之浩浩無窮者即在吾
身而不至虛存於宇宙矣此朱子親切示人之旨與夫子
川流之嘆子思魚之樂同薛敬軒謂孟子
左右逢其原可見道體之無窮盡正此意也

續近思錄

卷之一

一一

正誼堂

未賓主內外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故雖文理密察縷析毫
分而初不害其本體之渾然也

道體渾然者就其全體而
言之所謂理之一也其不
可以毫髮差者就其各具而
言之所謂分之殊也世之學
者略觀大意厥格致知之功
為支離其於道也但識其
渾然之大體以為其中無所
不具而已豈知渾然無不具
之中由精及麤自本至末
皆賓主之異位密內外之殊
途如權之於輕重如度之於
長短毫髮之閒有不容以差
失者故君子之求道也聖之
以文章別之以條理密以致
其
各細察以致其明辨雖一絀
之微在所必析雖一毫之細
苟有攸分豈好為支離哉蓋
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
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
遺分殊而理未嘗不一也又
何害其本體之渾然者哉此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
盡精微所以相須並進而不可
偏廢者也

朱子曰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開隔若不見

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

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

開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故人之氣即天地之氣人之理即

天地之理復言視聽之形於外者氣之為也言又哲詳之

形於內者理之為也人性本於天則天豈有二物乎

形無開隔者也君子知之所以事天以誠其身踐形以復

地也參也人出而無不見其所以事天以誠其身踐形以復

知所以為人之理而求以盡其道哉是則雖曰

得其秀而養者要亦與萬物無異矣可不惜哉

朱子曰天命之性處處皆是但只尋時先從自己身上尋

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天下無性外之物凡有一物各

續近思錄 卷之一 正誼堂

之以為性者流通遍滿處處皆是大而天地之高深細而

物不若近而驗之吾身須先從自己身上尋起如樹隱之

之辭讓是非皆然則天命之性賦與於我無少欠闕者豈

不昭然可見所以為仁義禮智切不濕則道之形體蓋道無形體觀

性之具於人者仁義禮智切不濕則道之形體蓋道無形體觀

朱子曰仁只是箇渾然溫和的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

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也人得之而為仁渾然溫和而程子所

謂之腔子是惻隱之心是也氣言之則為天地陽春之

氣蓋四時之中春主溫和發生萬類而一歲之運皆此生

以理言之則為天地生物之心蓋天地無仁之心為德主於

萬物生之則為天地生物之心蓋天地無仁之心為德主於

生物自親親仁民愛物雖分不同而莫非一念慈愛之

所也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不誠同流而無間也乎故

而非陽春之氣無念而非生物之心此其所以與天地合德者與

朱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爾此即孟子

言之警醒人之不由道也世之視道為遠而不由者疑道

之為物妨礙昏默而不可知也即子臣弟友而道存焉即

舉凡日用行事之閒皆是也即子臣弟友而道存焉即

路之共由而不可離也豈有高遠而難知者哉特人之所

病者在乎蔽於物欲安於餘愉甘心自棄不肯由大路而

行耳夫舍大路而不由則必入乎歧途極乎險徑勢且可

坑落墮陷其身於險惡則神之中而不能出也豈不亦大

哉

朱子曰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此言道之切於人而不可

充熾非欲無以解渴聖人之道存乎人倫日用之間者無

之則得道之則失豈不知饑者之食夫食渴者之飲夫飲

哉然饑渴之於飲食非徒其切而不可離抑且至近而無

所難也聖人於人道不亦乎大哉知能之理如經傳所

垂只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取之至近如飲食然人皆可

以充饑而解渴也是以君子之於道也皇皇焉汲汲焉不

自外於道而身必求得其夫飲食然後快也無如世之學

聖人其奈之何哉

朱子曰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聖人之道精蘊本

高遠處如中庸所言位有參贊配地配天之類是也致然有

實處如中庸所言子臣弟友庸德庸言之類是也朱子之

意蓋欲學者知言之有遠則不以淺近而自域行道之

有平實則不以空虛而自誣中庸言進德之序曰行道必

自進登高必自卑所謂適也卑也即平實之道也如為子

虛孝為臣盡忠為弟盡悌為友盡信其事至平而無奇其

仁義禮智各下便各有一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裏面都無分別而

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渾然者無分別之貌然既謂

分別而相混雜者也故天理渾然之中而仁義禮智森然

渾然者無分別之貌然既謂分別而相混雜者也故天理渾然之中而仁義禮智森然

渾然者無分別之貌然既謂分別而相混雜者也故天理渾然之中而仁義禮智森然

渾然者無分別之貌然既謂分別而相混雜者也故天理渾然之中而仁義禮智森然

渾然者無分別之貌然既謂分別而相混雜者也故天理渾然之中而仁義禮智森然

渾然者無分別之貌然既謂分別而相混雜者也故天理渾然之中而仁義禮智森然

渾然者無分別之貌然既謂分別而相混雜者也故天理渾然之中而仁義禮智森然

渾然者無分別之貌然既謂分別而相混雜者也故天理渾然之中而仁義禮智森然

朱子曰在天地則為陰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後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屬陽上五陰下

一陽是當沈迷蔽錮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

善天地之復也善惡者人心之復也卦明天運及本人

故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以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至

初正當沈迷蔽錮之時其端甚小其力甚微顯能顯而

法天自強處即便是天地間動處張南軒曰於此而能復

焉則去无妄不遠矣及其守之固居之安并繼之不萌則

人以此贊頌于知頌于之所為過矣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也乾元何以資始蓋萬物

也坤元何以資生蓋萬物受形於地生者形之始也然

則氣以成形雖同出一原而天地生則微有先後也

續近思錄 卷之一 正誼堂

續近思錄 卷之一 正誼堂

新數樂此皆天地和平之氣所蒸蒸洋溢而出之者也程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又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周子之箇草不除邵子之滿懷是春皆能善體天地者矣

朱子曰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

德此言甚精密胡氏名宏字仁仲號五峯所著書有知言

怒哀樂之情心則統攝性情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故胡氏知言有曰性立天下之有情寂然不動者能理并包以爲心之體也情效天下之動言感而遂通者能時措各得中此言至精而密古之聖賢所爲治性制情以存此心也

朱子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性即理也仁義禮智而已矣然四者有何形狀只有此理便做得許

類近思錄 卷之一 八 正誼堂

多事出來所以能側隱羞惡辭讓是非譬如論藥性寒熱亦無討形狀處只服了後卻做得寒做得熱便是性今人

往往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箇心此言性只是理欲見

驗之也論性而不識性則何以盡性然欲識得性而必窮深索隱以求之又烏知性是甚麼物乎蓋性即是理理者何仁義禮智而已矣特是仁義禮智四者亦無形狀可見只有此理便做得無窮事業其所以發而爲情能動聽

羞惡辭讓是非者可知也即如藥性有寒熱亦無形狀見得只是服去則寒熱立驗便是藥性矣故知性只有此理

然則剛柔溫舒陰陽皆足調劑太和反其理之自察而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箇心而實非性也蓋返而自驗之哉

朱子曰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

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以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

命字有兩義天命謂性之命則是善善成性全賦於我初無限量者指所稟之理而言理蓋無不各足也性也有命之命則是時數運送隨其所值實有限制者指所稟之分而言分故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平其爲所稟之理則窮理盡性以至命者至此而已知其所以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

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此見人當窮理以識性也子合處與氣有性之名又曰人受於天則爲性凡此皆不過指點出名目以示人耳其實神明默成存乎其人豈是卓然一物可見者乎惟窮盡吾心之理舉凡天下之事無不有以格之則性即理也亦可作一物觀也自在其中無非仁義禮智性原自在其中也學者誠欲性之卓於此理驗之而已

朱子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汙濁粹難得便清故難

恐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以水喻性水本清性亦本

盛水之器有淨汙之別則性有昏明強弱之異亦因氣稟之有偏全習俗之有善惡之殊也究之水本然之清未嘗不在性本然之善何嘗不存但既經汙濁之後便粹難得清必須淨之乃清耳故擇善固執以復性者亦必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兼用氣力千百倍其功然後學者可明柔者可強而無不可變之氣質無不可革之俗染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人之稟者有性有情有才爲性者仁義禮智心所具足之理也情者則隨感而動是非心之感物而動也至於才則心物

類近思錄 卷之一 九 正誼堂

於體隨而能行其仁心動於羞惡而能行其義心動於辭讓是非而能行其禮與智故便是情之會也地者惟情所欲赴才能達之情與才絕相近也特是情遇物而發任路陌之曲折皆懸空懸想而可通乃涉於虛才則曲曲折折如委隨路陌而徧履其地為麗於實耳性情才三者之說而心之為性情統於心才運於心十頭萬緒皆從心做起用大矣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

體用則如何朱子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

體用雖無定所然而亦有定無體之用所以見在底便是立其體後來生底便是致其用也即如人無此身何以能動作然則此身便是體矣

若不能動作又何以成此身然而動作處便是用矣推之覆轆者天也現在高明底是體萬物資始流形各正處便是用持載者地也現在博厚底是體萬物資生品彙亨嘉處便是用即就陽言之必先施而後生則陽是體陰是用又就陰言之必由靜而後動則陰是體陽是用然則體用之無定而有定者反覆類推之而皆然矣

朱子曰性同氣異祇此四字包涵無限道理性即理也理氣則不能無清濁厚薄之異耳知其為性同便人人可以盡性知其為氣異便人人當克去其偏以復其本然之性故祇此四字有無限道理包涵盡善

於其中也學者亦詳味而自得之耳

朱子曰知主別識意主營為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此知與意之辨也知者心之神明能察眾理故主別識意者心之所發能理事幾故主營為知近性近體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性所固然體自有覺也意近情近用者萬事之投皆從此出情所必達用自不窮也若夫所知益擴則在格物以致之立意較然

則在致知以誠之而已

朱子曰惟心無對天地間無對必有對惟心無對蓋心之

朱子曰惟心無對天地間無對必有對惟心無對蓋心之

以彌給天地可以聯萬物為同體之用至廣可以囊括古今

然不動感而遂通人人有之人人皆得而盡之雖事業冠

百王道師萬世要只完全此

心而已矣夫孰得而對之哉

朱子曰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

便是那四者心是箇運用的只有此四者之理更無別物

此見天人一理而人不可不法天也天以生物為心只有

箇春夏秋冬四時循環迭運歷萬古而不易蓋春者生

物之始夏者生物之通秋者生物之遂冬者生物之成也

人體天之心為心只有箇仁義禮智四德具足於己德

萬事而不窮蓋仁者惻隱之心義者羞惡之心禮者節

之心智者是是非非之心也然此四者於人為仁而為聖善之

長於天即為春為元於人為禮而為聖美之會於天即為

夏為亨於人為義而得其分之和於天即為秋為利於人

惟人為智而為聖事之幹於天即為冬為真所以使是那四者

之惟人之心至靈至敏亦足箇運流轉的只有此四者之

之類如也然則人生百年無
窮事業孰有外於此四者哉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

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心者人之神明明德者虛靈不昧之

本體也自天之所賦言之則謂命自人物之所受言之則

謂性自主乎身而具眾理應萬事者言之則謂心自得乎

天而極其光明正大者言之則謂明德其名雖各不同而

其實則一而已無二道也

朱子曰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

賦有生之初各具有知覺運動者乃氣以成形之所為物

於我所獨也若徒具知覺運動於身而不能

至仁義禮智於心則將何以自異於禽獸乎

朱子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

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

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

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

其本然之靜矣此見靜所以立動之體而善動之用也元

之通陽之動也利遂貞正時節功用成就乃誠之發用者誠

聚者誠之復陰之靜也然靜極而動之理實起於元當陰

冬近寒之時陽氣既盡乃於元極而靜之理實要於貞當

陰近有自則本乎靜之體矣動極而靜之理實要於貞當

露雪與落之候陰氣既凝乃於貞極而靜之理實要於貞當

而善極而通則著乎動之用矣至於動靜互根循環不窮

則四者之中惟貞之用為尤大蓋貞也者於時為冬惟其

蓄精儲神致凝固所以到得春來發生有力是固萬物

之所以成終而即其所以成始者也觀於天道而人道可

知矣故人自形生神發而後雖不能不動而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正以平居能湛然虛靜一

理自然無所偏倚則誠之發藏不露則自然動皆中節

卷之一

正論堂

應事不差而不失其本靜之體直如春夏之發生滋長優
然動靜雖互根而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哉然
則動靜雖互根而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哉然
靜尤其切要者矣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朱子曰緣上蔡

說得覺字太重相似說禪龜山言萬物與我為一說亦太

寬上蔡姓胡名良佐字顯道龜山姓楊名時字中立程子

愛之未發者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未免有空有似禪機

況以覺言仁是以智之端言仁矣又龜山言萬物與我為

一此說亦太寬故不如以問此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

之體是仁之量仁者固覺謂覺為仁不可仁者固與物為

一謂萬物為一為仁亦不可體與量不同體便是仁底本

者分毫所及但以覺為仁則不可與物為一亦仁者分毫

所及但以萬物為一謂仁又不可蓋仁主於愛愛之理即

其體二者之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但只將知覺

說來卻冷了知覺固有生意但看論仁之生意則

今只將知覺說來卻

冰冷矣而何以為哉

朱子曰孟子說仁人心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存

得此心不患他不仁人有此身便具此生理心者身之所

主也故孟子曰仁人心也此語極親

切有味心自是仁底物事特患存之難耳人能持敬以

涵養此心不至自戕其生理則心之存自自然慈解體操

純是太和元氣發生出來尚何患其

不仁乎故又曰學問之道在求放心

問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

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朱子曰智更是截

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

卷之一

正論堂

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
連三者他那簡更收斂得快是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智較義
雖聰明用事似乎發洩於外然而只知得是非則智之本
量已盡更無別作用處非如仁義禮之或溫厚或剛斷或
發揮尚有許多施為也故彼如知知得是仁不是仁是義
不是義是禮不是禮是非既定便自截然而交付惻隱
羞惡辭連三者主張矣豈不收斂
得更快此智之所以屬陰屬順也

朱子曰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
的又曰仁是簡溫和底意思義是簡慘烈剛斷意思是
宣著發揮意思智是收斂無痕迹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而
聖門卻只以求仁為急緣仁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
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
續近思錄 卷之一 古 正誼堂

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又曰仁為四
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而成始仁智交際之閒乃萬化之
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胸合無閒故不貞則無以為元也三
說皆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也首一說言仁之界限宜清
中一說言仁之功用持大後一說言仁必與智聯合而後
為發動之由也蓋仁無所不包當并義禮智合觀之然後
於剛隱羞惡辭連是非四者隨處發見各有界限見得
分明端的也否則雖知仁之為并包而何以知其時措之
宜各不相侵乎又仁無所不包而何以知其時措之
宜思所在如仁是簡溫和義是簡慘烈智是宣著發
揮智是收斂無迹性中底意思各不同也而聖門必以
求仁為急者緣仁居其先為之統貫無則則禮義智
皆不能行有仁則禮義智自然充裕故推常存得溫厚和
藹底意思隨處發見於中則剛斷而應施無不宜或宣著
或剛斷或收斂自然然而天地正固之理所謂貞者事
元善之長實首四端而智則天地之化不翁聚則不能發
之許也故能成終而成始夫天地之化不翁聚則不能發

說元氣雖貴四時蒸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所以仁智交
際之閒乃萬化之機軸惟有其發動所由然後此理之運
轉循環不窮而其脈絡之通亦昭然而無間若此則無
以爲元信乎智之能成終始而又仁之所自出也合觀三
說論仁之旨歟
有外於斯乎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朱子
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
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上於四時之寄王十
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合載
中央土以此五性有仁義禮智信今言四德而信不與者
後仁義禮智乃爲實有而非假設也四德非信不行而信
已載於四德內矣如金木水火土五行也而用上則不
足以載時之季月每季各十八日或謂戊己屬土故王於
續近思錄 卷之一 古 正誼堂

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使滔滔地去謂也若少有一私
以開之何以能公故惟無私則公公則仁矣如水木流通
之物中開略有阻礙使流不通去己私之障塞亦猶是也
打併了障塞則心體豁然欲淨盡天理流行
粹然者物則無也物物具有知覺皆能運動如飲食壯
受天地清淑之氣稟仁義禮智之德凡飲食男女之類爲
於物者只爭此有無之閒耳若併其有
者而亦無之又將何以自別於物類哉
朱子曰無私以開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
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使滔滔地去謂也若少有一私
以開之何以能公故惟無私則公公則仁矣如水木流通
之物中開略有阻礙使流不通去己私之障塞亦猶是也
打併了障塞則心體豁然欲淨盡天理流行
粹然者物則無也物物具有知覺皆能運動如飲食壯
受天地清淑之氣稟仁義禮智之德凡飲食男女之類爲
於物者只爭此有無之閒耳若併其有
者而亦無之又將何以自別於物類哉
朱子曰無私以開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

或問仁朱子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元亨
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
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
行乎其中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純是
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此指出仁之氣象使
之理難看四時之氣易看故欲知仁者只就氣上看便見
矣如元亨利貞非四時之氣乎然亦未可輕易看過且如
春夏秋冬備四時之氣者即所謂元亨利貞也春時乾元
坤元資始資生盡是溫柔和厚之氣充滿流動而人得之
以爲仁溫厚和粹便是這春生氣象至於夏秋冬雖不同
皆是春生之氣鼓舞淡治以成就乎其中而仁者愛人利
物之心則亦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曉得此理便見得克
己工夫乃私欲盡去天理流行純是溫和冲粹之氣而春
秋冬而全體乎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豈難知者乎

續近思錄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朱子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卻是實
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
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營蒲茯苓
所可補也人止一心安有上下必欲以形而上下論則如
所謂操舍存亡之心自是至虛至靈空洞無物而極其至
則可以彌綸天地囊括古今神明現成不可說測也由其
觀之五臟之心偶有受病之處猶可用清蒲茯苓等藥驗
症以培補之若操舍之心一有受病便那氣交發元神發
喪雖有虛扁末如之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
何豈用藥所可補乎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
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形而上者謂之道性
微有著迹若比去氣之運動者如耳能聽目能視手能持
足能行之類自然又靈活不滯無可捉摸也然則形而上
下同可不論而但當求爲神明不測之心

問人常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
朱子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
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
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
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無事時虛明不昧者本體洞然
非氣也然心何以能虛明緣此理具足於中者無少欠
闕也故便是性至於感物而動則非性也而已發而爲情
矣此心所以統性情而體用其攝其中也惟橫渠說得最
好其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者一則言其
形體一則言其周流此擇入與道名美蓋總說也其曰合
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一則以理託
說此正擇性與心名義也觀此而可曉然矣

續近思錄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
知憤發於外而可見故本性而發爲情因情而驗得性又
因今日之情驗得本來之性此可見道之體用即在人之
性情而凡戒懼慎獨於未發
已發之交者自不容已矣

朱子曰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
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
攝性情非能侷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耳能聽目能
行皆小體耳而心獨爲大體者正以其有主宰之謂也然
使靜時爲塊然之心至動時方能應用則何以立天下之
大本而行之乎其達道乎故所謂有主宰者動靜皆然也
言攝之而無不具在其中又豈能侷一物而於性情全無
區別哉此吾心之所以論爲存動爲察而君子務先立乎
其大也

問心性之辨朱子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事物皆然心如五穀種則包莠生理在內便是性陽氣發生穀種條達處便是情所謂未發之前種種胚胎已發之後繁盛皆聽推而論之物無不然也而心性情蓋可知矣

朱子曰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

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

言之謂也天賦之性有非形容贊歎所能盡者非空虛渺冥之

性學者得所據依有實地可以用力乃於言性為有功也

實地者何仁義禮智四字而已只此四字蓋無窮發揮

不盡學者能因言以求其意而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者

實可返求諸己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異人任矣

朱子曰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

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

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

於他則有形器而較靈者也又曰舍心無以見性舍性無

以見心此解性心情意志氣六者之義也性即天所賦之

理具足者也心則一身之主宰而凡物皆供其役使之而

靈顯者也意者心之所向而志者心之所定而情者心

之所動而為情則見於事物之際志者心之所定而情

之所動而為情則見於事物之際志者心之所定而情

之所動而為情則見於事物之際志者心之所定而情

之所動而為情則見於事物之際志者心之所定而情

之所動而為情則見於事物之際志者心之所定而情

之所動而為情則見於事物之際志者心之所定而情

之所動而為情則見於事物之際志者心之所定而情

續近思錄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

仁與道原有分別蓋道者

事即如道路雖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可通學道者從仁亦

通得去也故中庸分言道德以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

為五達道以智仁勇為三達德正以君臣等各當盡道而

德則所以行此道者如止仁止敬之類只可謂德不可謂

道也然則道統其全而

仁特一事於此可見矣

朱子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朱子

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

程子曰無道

曰非莊敬然總言之只是不放肆底意思言誠曰自性

言之為誠日間邪則誠已存又曰誠之道在乎信道焉

然細參之只是不放妄底意思學者欲

實下工夫亦由辭以得其意焉可矣

問道與理如何分朱子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

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卻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

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道是路理是條

理成文不亂然理卻與道微別道者彌論布濩流動充滿

實包得大理即道中之理脈絡分明而已觀于思于斯謂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人哉禮儀三百威儀三

續近思錄 卷之一 九 正誼堂

朱子曰道訓路大概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

康節云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

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道者日用事物

所當由所以訓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點字如人所共由之跡也理則各有條理而不亂各有界
雖屬無形而行之見於事者皆形也是以坦平正直昭然
共見即有未知由者亦可問途於所已經從此而升堂從
此而入室蓋于德萬年開行道之人未有
不習其歸者獨奈何舍正路而弗由乎

朱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

盛不其恕乎此即天地之道明忠恕之美也維天命之流

學者為盡已在聖人焉至誠無息者可切矣天地變化氣
感召而草木蕃盛下其為天地之恕乎而在學者為推
已在聖人為萬物各
得其所者可知矣

朱子曰程子穀種之喻甚善有這種在這裏何患不生此

人心之可用也程子曰人心如穀種此喻甚善蓋天地之
大德曰生而人自生以來使其一箇生理在內故此心
如五穀種子備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時之漸而
萌芽漸而滋長漸而於華秀斷不使草莠之害結種將
續近思錄 卷之一 正誼堂

見其生而未有不已也然則有這種在何患不生乎如或
挫折其芽而不知護夏延其草而不能芟是自棄其種也
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顧其此美種會美種之不
如遂使此生有用之心不至如稿木死灰焉不止可慨
也

朱子盡心說曰天大無外而性莫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
廓然亦無限量惟其特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
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

通微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
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至大
者天也而性中健順五常之德為眾其全故人心虛靈之
體萬理具足廣大無際虛然亦無限量與天相肖惟其括
於形器之私局於形而回於氣滯於見聞之小縛於念而
牽於欲故心以有所蔽而不盡窮能窮究事之理由物

格而知至一日豁然貫通而無所遺則有以全其廓然之
體復其本然之初而盡心由於知知性可以知天凡吾
外相肖而不違蓋即此而一以貫之矣

朱子曰天地之閒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

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來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

節方是究竟處也天地閒萬事萬物皆可隨時度勢權宜
之所在若著些安排意思則未免阻滯若著些未盡思
測未免游移惟見得既真絕不容毫髮私意於其閒則
譽之不加勤毀之不加沮而毅然獨行其是則可以操然
於心矣夫心之閒同然者理也聖人不過先得我心之同
此方是學問究竟處而得所歸宿者也

朱子曰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其明白誠能

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
續近思錄 卷之一 正誼堂

曲折之精微當必有以自得之道之體天命之性是也道
皆是也其理淵深微妙難以驟窺而聖賢傳之所發揮
者則甚明白而可考也惟虛心則不以先入之見為主靜
慮則不以浮動之氣相參將聖賢之言返身自驗使視聽
言動合乎天則子臣弟友循乎天理道之全體大用時時
呈露於日用躬行之閒則夫規模之廣大如發自岐嶽之
體吾德性中自具者有以會通而無礙也折之精微如三
百三千之用吾問學中宜盡者有以居之而無遺道之體
用當必有以自得於吾心而聖賢所言者果非紙上之空
矣

朱子曰道是統名理是細目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道

理之總名如言聖人之道君子之道以其通行於上下古
今為人物所共由之為實義理而德智之口道也理者
道之細目如仁義有仁義之理禮智有禮智之理推之孝
弟忠順之類一事各有一理不相淆亂乃就道中之條目
細加剖別出來故謂之細目也所謂性者即天所賦仁義
禮智之理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與性共生故不曰理而曰

性以其見於所行之事各有條理故不曰性而曰理要之
道也性也理也或分或合或體或用各隨所在而言之皆
理盡性之功誠體道者所宜盡也

朱子曰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

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道者人所
也其大本則原於天命之性仁義禮智其於吾心豈別
是一物哉但於日用行止之中隨其當然之理返觀而內
省焉久當自見其所以然而不容已者然非有實體之功
雖略見髮鬚亦豈能有所得乎必也虛心以求之游意
以涵養之積其操存省察之功力庶幾有得於己而不為
虛見也如顏子淵博約之才而後如有所立卓犖曾子隨
事精察而力行之而後能唯一貫之傳而無疑也
欲有得於道之大本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乎

朱子曰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
道理被我忽然看見攬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

續近思錄 卷之一 正誼堂

道理是地是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此欲
實體認道字也道不須求之幽隱向別處尋討也蓋只此
道理須臾不離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忽有見於日而可
得而攬拏之也如是見道是異端虛妄之見耳豈聖賢之
所謂道乎聖賢之道只是日用道理如此則是如此則不
是事事理會得一箇是處此即道之所在也如手容恭則
是事事理會得是足容重則是足不重即不是推之事事皆然
道豈在別處尋討乎

朱子曰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及其有感便
是此理之發此見性善而情亦善也人生之初物欲未染
然在中不以未感而論於無也及具有感則仁而發為惻
隱義而發為羞惡禮而發為辭讓智而發為是非無所假
借無所矯揉若火始然而泉始達矣未發而渾然天理性
也中也天下之大本也隨感而此理便發情也中也天下
之達道也君子之戒懼慎獨致中致

用亦求無夫其性初之理而已矣

朱子曰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
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謂道之存
非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其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則未
嘗亡也特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則道之或存或
亡係焉矣夫人一身既係斯道
之存亡而可遠人以爲道乎

朱子曰爲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開天理

流行正如是爾即物即道無乎不在吾人當勿忘勿助私
流行其意象正如是耳固則其待
有見於外而後能自得於中也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
齊決於公而已矣道者天下之公理天地古今皆道之所
於公則於道無不合者故
言道者亦決於公而已矣

續近思錄 卷之一 正誼堂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天以陰陽五行化生
有群凡所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生一物便各與一無
妄之實理惟各具有實理所以生生不窮而萬物無不遂
其安全也天之生物不遺如此然
則仁之體事無不在者亦可見矣

朱子曰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人之
感陰陽之氣以成形而後有此身然但就此身觀之只是
箇軀殼若論此身之知覺運動慮實無非天地陰陽之氣
微內微外而人生百年日在氣中也人苟知所以
愛身可不思此氣之充塞於天地而善其養哉

因說神怪事朱子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

出來天地之心乎而已人心平鋪著則順乎天理之自然
而何所容其奸乎若做弄則天化日且潛蹤隱影之不暇
而何所容其奸乎若做弄則天化日且潛蹤隱影之不暇
而何所容其奸乎若做弄則天化日且潛蹤隱影之不暇

不出以應之是自招也聖人語常而不語怪力亂神

朱子曰大抵天下事物之理停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對配偶也天下事物則無極太極至精至粹無可比而偶之爲無對焉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形上謂道形下謂器是亦道與器對而未嘗無對也對之時義大矣哉

朱子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人心之體虛靈不昧故此心之靈動處無不各具知覺也其覺於理者道心之真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之妄也此危微之幾學者不可不省察也

朱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謂物必有則以行之以理言之也要之理寓於物而無形物本於理而自象故後而曰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之上下而言之道器非器而道

新近思錄 卷之一 正誼堂
必託於器禮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束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道託器而後行器得道而無弊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滯於有故朱子解此亦不難物而言也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開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開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以形言者謂事物皆有其理便見得此理故此言最的當也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便是物與理相開斷了大明道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在上下之間分別得道器界止明白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故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一而二而一者也若指器爲道而道滯於有離器言道而道淪於無豈所謂形而上下哉

朱子曰只是眼前切近趨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據眼前近處行便是了又成荀簡卑下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稍只是謾人聖人說下學上達卽這箇到熟處自見精微聖人與凡庸之分只爭

簡熟與不熟道理不離日用工夫即在平常故只是眼前朋友之閒學賢事業便是這道理欲求道理獨然只就切近處趨省向前行到熟處見地自高踐履自實耳但學者卻有兩弊有說近處行便是者行之不極其盡則道理欠又成荀簡卑下過卑之見也有說離了切近向別處求道理者理既不是使臨問取檢下檢只是謾人趨高之見也惟聖人說出下學上達最是實落功效下學者日用人倫之事也上達者天理也理只在事中故卽此切近上夫做到純然處平身愈精後其然則聖凡之分實箇毫

新近思錄 卷之一 正誼堂
不熟者凡人必待思勉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從容而中道也人可不學爲聖人哉

問萬物粲然還同不同朱子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萬物粲然那得盡同而其理則一而已然道理雖同其所處之分自各不同惟分不同則當隨物觀理以應之如君臣有君臣之理仁敬是也父子有父子之理慈孝是也以此類推一物有一物底道理萬物有萬物底道理其粲然者仍歸於一矣

朱子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閒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不息天運不窮所以體用精微動靜未未河然無一毫之閒而萬飛魚

躍觸處則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此即道能
人以存養之方也道無乎不在通天下六合九州之內純
是備天機括物數動流濺發用不窮無開際可容止息也
自其已發者而言之則已發者皆喜怒哀樂之心所著見
自其未發者而言之則未發者皆喜怒哀樂之心所著見
即夫日用之間其統體則渾然其散則如川之流
而不息如天之運而不窮所以體用無間動靜成貫動靜
送運本未氣該洞然無一毫間隔而道之察上察下者焉
飛魚躍隨其所觸則然於心也其大機之發用有如此然
則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道何嘗
一日不在人心哉是所貴乎善體之者

朱子與湖南諸子書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
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迷目心
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按文集遺書
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
發近思錄卷之一 美 正誼堂

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體
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
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
然也此書言所見貴精而後加功之有地也朱子自言前
已發性為未發者皆所不合及觀程子文集遺書諸說俱
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未發則知當此之時此心寂
然不動者即其體而天命之性備具以其無過不及不偏
不倚故謂之中中者心之所以為體也及其感而遂通則
喜怒哀樂之見於情者此心隨處發見即其用焉以其無
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者心之所以為用也此以
知人心之正實屬靜寂感而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不可
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心至而無

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止水止而其發也無不
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
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
固可默識然未發之前所為寂然不動者本為之體既不
又不容安排但平日持其敬深其長功功之至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毀擾其中則其未發也亦不形無不中節此是
領工夫即至外家窮事逐物亦必以是為本而於未發之
也夫然後於已發時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亦不
季明反復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
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敬
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即在致知蓋為此也 李明名 瑪

續近思錄卷之一 美 正誼堂
答蘇季明也論辨極詳其言不一而其旨惟一敬曰敬所
以中曰致知在敬曰涵養用敬蓋為此也所謂立天下之
大本而乃有以行 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
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
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
言詰事為之閒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

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向來講論思察只
見遂以人生知識無頃刻停息一向從察識端倪處下工
夫於程子所謂涵養於未發之前者不啻尋常求故闕卻涵
養一段工夫究竟胸中無覺擾擾云為之閒亦常急迫浮
露內無深潛純一之味外無雍容深厚之風所見一差害
乃至於此處誠不 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
可以不容處也 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
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

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

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

也程子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處卻指心體流行

不相符合故因其未當而正之特不可執一言而盡疑

其誤亦不可因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各有不同也周

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

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

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言矣

曰無極而太極原性始也乃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

容說說性便不是性正見專言性不得也大抵聖賢論性

無不因心而發者專言之則亦無體段可以言哉矣誠知

夫性情之妙從攝於心而動靜之功貫徹於敬則所見

精雖不言性而無非性也

精近思錄

卷之一

天

正誼堂



精近思錄卷之一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羅西霞校

閩縣林祚會省軒覆校

精近思錄卷之二

張伯行集解

論學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非學無以入道希聖希賢

其功具在知所適從之路得其進為之方然後可

以言學故備著之以俟天下後世之立志能自奮

者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

而志於學其所志者乃通達堯舜憲章文武此時便斷然

欲學聖人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故終達到聖人地位

孔子是生民以來未有之人其志亦是生民以來未有之

志吾輩今日讀書便當思所志何志所學何學若立志不

定終不濟事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學為志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

精近思錄

卷之二

一

正誼堂

自棄學者

朱子曰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

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

以為聖也祇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

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

方知得這一事有資質而加以學其進味未可量蓋資質

去學問如此類下學聰明日塞一日且將大不敏矣故

自家杜撰更不加學問之功便是凡下之品豈可若只就

人須知聖人所以成其為聖者非有他法亦不過祇是好

學下問知而益求其知能而益求其能耳如聖而在上者

莫如舜然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是

其好學下問也聖而在下者莫如孔子然當日問禮老聃

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是其所好學下問也學者自

思質何如大舜孔子以大舜孔子尚且汲汲皇皇不自
滿假如此況萬不逮於二聖者而可不汲汲皇皇以從事
於學問乎

朱子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
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
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
終不濟事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

於世開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得然其工夫亦
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

剛強不屈一邊人最不易得故夫子由中行而思狂狷以
今看來這聖賢道理如計事大若非剛硬立得腳住有力
量的人必不能有所成就孔曾思孟一脈相傳皆如此剛
果決烈方成大聖大賢而通統統以不堅若慈善柔弱的

續近思錄 卷之二 二 正誼堂

便就擲書不來無濟於事況世道衰微之時尤喫緊要此
等人硬著脊梁獨往獨來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之遺得
喪之數一不以動其心這道理方靠得著不至隨運會變
遷然能有此氣象者只在平日工夫自反常直毫無私曲
仰不愧俯不怍其氣既充自然正大光明活乎常伸有千
萬人吾往之概固不在他求也學者欲立志為聖賢當先
學箇樣子曾子之所謂宏毅孟子之所謂至大至剛皆是箇做聖賢底樣子也

朱子曰近看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
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
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只引成覿
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
閒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
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

鑿冰無真實得力處也人性本善皆可以為堯舜但人不
覺敗落下來故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正是第一
義教人向自家身上尋討於此有得透信得及則當下
便是聖賢何處容得一毫人欲之私在心中心中做病病那若
信不及則又有第二節工夫大如所引成覿顏淵公明儀說
話須如此發憤勇猛向前以聖賢為必可為毋少途遠畏
縮日用之閒覺得有一毫人欲之私即便退絕不令停頓
容留此便是真實下手聖賢可學而至此更無別法蓋
人必有這一段奮迅興起念頭方可下得實地工夫不然
無真實得力處也其能免於庸下之歸哉

朱子曰學不要窮高極遠只言行上檢點使實今人論道
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

於空虛異端之歸道不遠人故君子為學必有窮高極
惟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在言行上檢點得分明便是至
平至易日用切實工夫今人論道又別是一種話頭只論

續近思錄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理之所在而不論事之當為只說心之所在而不說身之
所歷其說至為高遠而蕩然無據不可執守流於空虛異
端之歸道非其道而學亦非其學矣其誣世而惑人也不已甚哉

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
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
也儒者之學也欲通乎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
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
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伊川先生程氏名剛字正叔尹侍講
志言學便以道為志所謂學者乃為士者所以求至乎聖
人之道也然自秦漢以來學有殊途而吾人為學當知所
尚伊川先生有言昔之學者處其一今之學者處其三有
詞章之學如班馬之文章其學也非詞章之學也非詞章
穎達鄭康成之釋經是也非儒者之學也非儒者之學不可

尹氏講亦云學者非他所以學爲人也人必至於聖人力
爲人道之盡則能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
已豈有加乎此可見不學爲聖人不可以爲學且並不可
以爲人觀二先生之言其所以示人者可謂至切要矣學
者其可不加
體驗之功乎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今

都蹉過了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腳跟做去栽種後來根

株填補前日欠缺古人小學之教自能言則一歲有一歲工夫從少養成德性到得後來去學便

易成就今人都蹉過了欠缺一段工夫然莫謂時過難學

但肯立志用功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腳跟做去一

力向前莫少退步裁後來爲聖賢根株補前日做孩童欠

缺則亦未爲晚也若日復一日分復一年全無發憤念頭

究至老死無聞空自枉過此

朱子曰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無一事不學無一

續近思錄 卷之二 四 正誼堂

時不學無一處不學惟在於此而不知有他也故無一事

不學如處富貴賤之類無一時不學如終食不違之類

無一處不學如終食不違之類是之類蓋道理所在無事

不有無時不然無處不寓必如

是之學方可無一息之間斷也

朱子曰未知未能而求知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

不已之謂習知以理言能以事言理有所未知則必求其

知而益求知已能而益求能學而不已焉是之謂習蓋

天下鮮生而知能者而所知所能又恐間時而或忘故人

不可以不學而學

尤不可以不習也

朱子曰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

過冥行而已未可以爲行也此明
善誠身之功所以必交相爲用也
朱子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居敬則中有主而自治
日長然惟居敬而後窮理之功有所施惟窮理而後
居敬之心益以密二者交相爲務而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古
之書所以講明此理而理又見於事爲之問學者讀書既
窮究乎理矣尤必博觀古今聖賢所以處事之方其體
常變適合乎理者若何如此方始有實
得於心而不至爲空疏無用之學也
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朱子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
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
知一段涵養者存心之功窮索者致知之力二者相須不
則車不能行而鳥不能飛矣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
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內外交養本末相資之學也如溫
公只率其資稟之好惡行將去全欠致知一段工夫究竟
蔽處故格物致知爲
覺闡學者所當用力也
朱子曰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
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學問之道知行二者缺一不可

續近思錄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無所見功如目之無足不行也行非知則昧於非知如足

之無目不見也故論先後之序則知爲先必知之無不明

而後行之無不到也論輕重之數則行爲重必行之無所

遺而後知之無所負也此君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學也

朱子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

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吾人爲學知之欲其明而行之

之當然矣如事親當孝事君當忠之類而行去及實踐其

事則所知者向淺窮窮意見懸想一邊及既親歷其域而

孝於事親忠於事君矣當知之益明見得有未說不說

不孝不忠不事君不事親者皆向未窮其理之愈力不說

不孝不忠不事君不事親者皆向未窮其理之愈力不說

不孝不忠不事君不事親者皆向未窮其理之愈力不說

不孝不忠不事君不事親者皆向未窮其理之愈力不說

不孝不忠不事君不事親者皆向未窮其理之愈力不說

其後前日之其味矣故論先後則知爲先而論輕重則行爲重也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主則動靜之閒心存戒謹自然端莊而無私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自然方正而無回繞之私蓋敬以直內即尊德性工夫戒懼慎獨是心義以方外即道問學工夫擇善固執是也敬該動靜專誠知行聖學要領只此八字故一生用之不窮程子嘗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即新意也

朱子曰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脩身便是固執只此二事而已焉學工夫不外擇善固執兩端之方如窮格天下事物之理以推致善心之如此是擇善而邊事至於實其心之所發而使之無不誠其身之如此是固執而使心無不正立其極以爲家國天下之所觀法而使之無不修此則固執邊事蓋始則在於能擇既則在於能執亦必執之事盡而後擇之功全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者惟此而已

續近思錄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朱子曰爲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

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焉學雖是無窮無盡然其要在明明德一句蓋德者天之所賦君子存之不過存此本然之明德以日進於高明小人之亦止去此本然之明德以日流於汙下而已人患在不能自覺其非故德無由明耳若能一念竦然自覺自家本然之善而明之之端在我矣爲學孰有外於此哉是故自是之見誤人不淺學者所當深省也

朱子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

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

古人爲學不但是讀書讀書其一節耳然去古以爲學之道但不可徒事口耳之功須知古聖賢教人大意所在只是說正修齊治平之理所謂學者是學此等工夫要逐件從此理會若不論古聖賢教人如何修身齊家如何治國不認了自家一生今看聖賢之書說修身齊家如何治國有許多事說齊家治國處便當如此有許多事節節俱在那上自家都要一一理會排定停當當在道要來便應將去可見無一不是教學者底樣子無一不是學者當做底樣子必能從此著實用功力爲讀書有益不則將聖賢言語徒向紙上看過竟與自家毫無一些干涉也豈所以爲學哉

朱子曰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忠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

續近思錄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河南夫子程子嘗言或讀書以明義理之指歸或尚論以別古人之是非或應接而處事物之當否此三者考之於古論之於身皆格物工夫不可闕者也如此則物格知至見之明自可行之方而遇事不忠其不立矣然欲從事於此功又非可以浮爲紛馳爲也必須屏絕外好專一其力不使少有所分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庶乎其進之易耳學者若不從格致做工夫將冥然無生焉不知其何所操以爲懲劑之地而好異者又欲屏去事物高言頓悟其不流爲異端之學者幾何哉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若此念有一毫未淨雖終身爲善究竟未嘗實用其力不過苟且徇外而爲人而已須是打疊得淨盡使吾意無一人鬼關而後實爲善以去惡此心始可得而正蓋誠意是一人鬼關必須用一刀可段工夫決意斬截過得此一關後方可進步有爲

故君子必慎其求備而慎獨以誠其意也

朱子曰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

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寫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

自是懶惰只恁昏索不通可惜人之一心至虛至靈乃天

者也不明則常空而昏則之則愈昏而明則常明則時時

無眼文字窮得無跟義理若徒為懶倦不通則百文字俱

分曉窮義理似無著落矣夫以有用之心而聽其昏索至此不亦深可惜哉

朱子曰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

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

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俱依然未知其將

緒近思錄卷之二 八 正誼堂

安所歸宿也夫以道到上達精微地位其間循循漸進自

有次序故人之從事於學者博而有要而不失之汎濫約

而不孤而自得其條理無妄意凌躐等之弊此學之所

以多有成也今之學者則反是其高者好談幽渺論於空

幻而全無下學之功是不知所以為博矣至卑者專事口

耳溺於見聞而昧乎上達之要又不知所以為約焉是於

聖賢之教均失之矣夫其俱依然於所之而終不得

用有是學哉

朱子曰學者博學守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

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

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

至是可踐而履也博約者聖門之教本博則無可為約既

皆後人之所當學誦其辭講其意亦云博矣而無以

約之則說說不聞其辭講其意亦云博矣而無以

詳說之者非欲以誇多而顯靡也將以反而說到至約之

地耳夫至約者何禮是也禮之為言履也言昔之所誦說

者無非為力行之實至是可踐之而履其事也若徒博

而不知約則止誦其空言而不能見諸實事雖多亦奚以

哉

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

光明只被利欲昏了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緝將去緝熙

於光明此句周頌成王之言朱子引之言天生人而予以

心本自光明不容一些蒙昧只為利欲所引逐至昏蔽日

深所當用學問工夫纔覺有剋之念即便盡根掃除還

我本體光明而令其體體將去以至無時不明此即大學

明明德之事而盤銘所謂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也

朱子曰自道學不明之久為士者狃於偷薄浮華之習而

詐欺巧偽之效作焉儒之學必以忠信為本而講於義

者自道學不明人心日固相習已久為士者不務為誠

篤實之行而止於偷薄浮華之習於是欺詐叢生巧偽百

出浸淫成風漸不可返有心斯道

者正不得不思所以挽救之也

朱子曰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

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

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聖人所以異於

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後能明於理者

不知返也

朱子曰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

變化氣質而入於道學問思辨力行五者不可缺一吾人

明守定乃可以變化其不美之氣質而入於道

德之途聖人教人不過如此學者宜用力焉

朱子曰思索譬如穿井不懈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

刮將去卻自會清學而不思則罔故常用慎思之功然思

愈久之愈慮清明自然可以見道譬之穿井只管向前去

穿不肯歇手便可得清水出其先亦須是泥濁到後漸漸

刮去卻自會清非一刮便可得清也管子所謂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亦在乎力之精專而已

朱子曰大凡人心若勤謹收拾莫令放縱逐物安有不得

其正者若真箇捉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人之一心操則

存舍則亡一逐

續近思錄 卷之二 十 正誼堂

猶於外則放時邪後之心既多不得其正矣若能勤謹收

拾常存不放將不正之端自絕何從而啓要在真箇捉

得緊使無一些放鬆果能如此雖半月之閒便可見驗

其效甚速此吾儒存心之功所以必有事於主敬也

朱子曰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敏不見理只緣

是心蠢人心只為一向馳逐將去故於閒事卻熟於道理

然可見理處蓋熟則心專精而不紛馳微細而不浮暴故

可以見理大凡人之不能見理者只緣平日心蠢故也收

其放心時時保存則自精細而無不熟矣

朱子曰人須打疊了心下閒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

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

兩件人只有此心若被閒思雜慮占住了雖有道理亦沒

兩件處安頓蓋理與欲不並立必須打疊得此心乾乾淨

淨一件則是一件得兩件則是一件積之既久則中心地一

無適非天理之流行而思慮之紛擾者不待打疊之

自不知消歸何處矣此學者所以必用主一之功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看時有

則如無書讀時有書讀過則如無書想時有書想過則如

無書或作或輟工夫全不接續所以終不到得力處抑知

聖賢之言其味無窮探討不盡一刻也不容放下常將來

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看時有則如無書想時有書想過則如

爛熟胸中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自不難以

我之心上下聖賢之心斯稱善學者也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

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凡人止有一心用

者若果真實做己工夫則此心則在義理上則暇理

閒事即惟其不肯為己故日用之閒其心在義理上少在

閒事上多且於義理卻生而不入於閒事卻熟而日深在

之義理之心全為閒事所役而學亦因之俱失矣何若

閒事專其心於為己也哉

得於義理者不復多乎哉

續近思錄 卷之二 十一 正誼堂

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而不

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

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

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

來今卻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為急不

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卻也強

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處事必以理而始善而理必以

道理而處乎事者也故學則見事無非見理而處之各得

其當不學則心地全不分明以之看理便局於一偏而不

恁地周而於其隘而不恁地廣大出之羸率而不恁地

細密而應事遂多舛錯矣豈知此理不是從外來底乃自

能修身體道以復其舊底所以堯舜揖讓其處事純乎天
理湯武征誅其處事亦合乎天理也夫所謂學者正欲學
以復其舊底而已蓋人之生也此理受之於天向也交割
得來本自完全無欠因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以至於失
之不可不汲汲自修法湯武之所爲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
急而不得理也倘不學則理無所得只是使爲惡防處
事全不見理一向任私而行平時或可勉強支持至當事
變之來而惶惑不定茫然無所措其手足矣故知非明理
之人不足以處事而非善
學之人尤不能以明理也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
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賢位天
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聖門教人惟此日用常行工夫
人所爲然推之理則大木達道仰此而在無所不包無所
不貫而充廣其量自與天地同其廣大故極其功用所至
可以爲流通而已豈別有所爲高遠難能之道哉

續近思錄

卷之二

正誼堂

朱子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
又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富貴貧賤功
利所在人情貪富貴而厭貧賤此處立脚不定則天理
人欲界限已不分明入門便差後來無限工夫俱做不得
了又貨色兩關吾輩最易失足須當下便與斬絕若少有
遲就打不透則一生品行俱從此喪更無話可說矣所以
學者須當掃開心地潔淨淨立定腳跟穩穩當當將來希聖希賢事業始可向此中做出也

朱子曰人之爲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爲物之所轉
則其日用之閒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當貴所能淫貧
賤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心者所以爲應事接物之主不
在我無權遂爲其所轉移而不覺故爲學之道必用主敬
窮理之功所見既明所守既定至於能自立其心則日用
酬酢之際有所以貫乎事物之中者隨其所遇而卓然有
主在富貴貧賤威武之勢自可坦然處之而不能以搖

憾我矣孟子所謂先立
乎其大者亦正此意也

朱子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
而易者始聖學精深豈可淺測哉自近而遠自易而難此
苟不始於近者易者誠難心
乎遠且難鳥見其能有得乎

朱子曰今之學者大概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
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不得不肯做工夫抵
學者之病只有二端一是有其資太易以爲古聖賢只此
便是不用用力故不肯做工夫一是有其資太難以爲自
家做不得聖賢無處用力故亦不肯做工夫然人皆可以
爲堯舜未有自家做不得聖賢者但人皆可以爲堯舜不
是生來便是堯舜則亦未有聖賢只此
便是者故必去此二病然後可以爲學

朱子曰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
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若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
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
於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閒者其損益相萬萬矣

續近思錄

卷之二

正誼堂

於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閒者其損益相萬萬矣
月星辰之類地理如五嶽四瀆之類禮如吉內軍賓嘉之
類樂如五音十二律之類制度如車服器用之類軍旅者
行師戰陣之事刑法者明罰敕法之事也爲學所以適用
文地理禮樂制度以及軍旅刑法無非其事實自明之事實
若學者所當引爲分內而不可有一之或缺者是以前古
立教其於道德根本之務固所當急亦必使之習於六藝
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者正以學貴適用吾儒經世
偉抱端在於此現彼玩意空言務華鮮實徒於篇牘之閒
較工拙者其爲損益豈不大相懸殊哉學者當知所從事
矣

朱子曰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

有志於高遠者或驚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為己之實是以

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古人之學原以為

近世以來士子不知所以為學其一種溺於舉廢不克自

振拔者此無志之士固不足論至有志於高遠者亦不自

願學問之未至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多奢望而所以

自任於己者反甚輕而鮮實功其遺已而徇人略

內而逐外甚失乎輕重之宜矣豈足以為學哉

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

為害於將來聖賢言語所以垂教後世者無非正大光明

守聖賢道訓可以治己而可以教人斯為得之若好新奇

異必委另開一箇生面另解一箇話頭上則混亂正道得

罪聖賢中則流入異端自誤一己下則惑惑人心為害將

來三者之病皆所不免所當深以為戒而後講明正學庶

待後賢也

續近思錄

卷之二

古

正誼堂

朱子曰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

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為可用

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

之門哉凡人為學趨向在所先而功用在所後趨向正見

辨其所趨之邪正而後察其所用之能否趨向本也功

用末也苟趨向克正則本原之地已得雖其人或不能用

然其道之可用者在固無害也如趨向不正則本原先

失其餘俱不堪問矣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不過詭譎之

術而已烏足見稱於聖賢之門哉故論

學者不可徒觀其末而當深探其本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沈

潛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

推矣聖賢言語皆為後人力學致用之資故其載在簡編

者平鋪放著亦其美而無命而其中廣大精深凡大

人性命之理修齊治平之要靡不悉備蓋自有無窮之意

味焉誠於此用從容沈潛之功不夫之淺顯亦不失之

浮濶誠心通有以自得其趣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由

是應務有餘其用亦可得而推矣欲窮經以致用者可不

知所用

朱子曰未有飽食安坐無所欲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

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後兀然不動之

貌傳說商賢臣高宗商賢君也為聖賢之事必學之而

後知履之而後能未有飽食安坐終日無所謀焉而於古

今道理知之於忽然之謂得之於兀然之謂者傳說之告

高宗必學於古訓乃有獲夫古訓者今人之資也苟欲獲

身心之益其可

廢考究之功哉

朱子曰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

處尊所聞行所知久久自有至處為學之道不如此行兩

端更無他法熟讀精思

所以求其知也但能如是不懈則道理雖微久久自有見

處尊所聞行所知所以力於行也但能如是不遷則器頭

雖遙久久自有至處舍此不務則終

無見之之日至之時矣可不勉哉

朱子曰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時昔所聞

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為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學求

於己而其功則非一日之積必也精思以擴其知識力行

而勇於進為朝夕不怠運之及久而恍若有所得焉則即

此悟彼廣少成多雖平日所聞一善而融會貫通覺其理

皆為我用由是措之踐履之期自然精明強固而日以莊

續近思錄

卷之二

古

正誼堂

朱子曰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

理若輕揚淺露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為學前

為己工夫則其心安靜篤實去外驚紛馳一味只向聖

賢處上行去自然平定自有學問安樂而承載得許多道

理

子 23-678

理矣若其得法之人不著己近裏縱使探討有得究
亦難得法夫承載不住而終歸於烏有豈能如安靜篤實
必以為己為要也

朱子曰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又曰須是屬精神去理
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又曰入氣須是剛方做得

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凡人一生做事

有全副精神全副力量以此任天下事道大校製皆可勝
任而愉快何患不成如天地之氣剛而不息是剛天地之
精神力量也許多萬事萬物無不在成成均陶之中人若
能自強不息則亦與天地合其德矣何事之不可為哉

朱子曰學問之道無他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深淺但到日
前即與理會到底學問之道非有他端不過隨事精察而
深若生一厭煩之心與一畏難之念則志愈力衰理愈
以爲學須勿論其大小淺深但有理一到目前便與

續近思錄 卷之二 去 正誼堂

力理會到底不容少有草率含糊如此真積力久自然事
無不明理無不得而豁然貫通矣何患學問之不進益哉

朱子曰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古人皆

心身而後筆之於書以授來學今日讀之則理日明義日
精而身心之德亦日以進非所以蓄自家之德乎若讀過
古人之書而如未嘗讀焉者此則口耳之學耳烏足與言學哉

朱子答劉仲則曰不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
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機會此子路人民社

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
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

後知此言之不妄也所以講學問辨者正以窮究事物之
本原之所在而出之無不中其機宜與適合乎事會耳苟
其不然則其心以非其理而與之其能合乎事會耳苟

乎此子路何必讀書之論聖人所以深惡之也今試以治
民理事之暇稍有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讀而思之則見識
益明事幾益悉當自覺有進步處其得力正復不淺然後
知此言之不妄也豈可謂書不必讀哉昔子夏亦云仕而
優則讀書無學問之事原無止期隨在復益所以無時
不可讀書無慮不可讀書未便以居官而遂忽之也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
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曾點

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
底是甚物事學問只有一箇大道理須是勇猛苦力直前

攻得破則見許多零碎道理都只是一箇道理頭頭俱有
著落漆雕開已見大意正緣他於大底看得分明故夫子
與之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亦不過此一箇道理耳
若不向大底理會只去控尋零碎節目是無益也

續近思錄 卷之二 去 正誼堂

朱子曰只從今日爲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
事討論則日積月聚自然純然自然光明爲學不可存有

今日爲始便可功隨時提撕無使昏昧隨處收拾無使
縱弛則心常存而不放矣隨物體究本末不遺隨事討論
是非必辨明漸明而知至矣如此日積月聚勿令間斷
道理自然純然心體自然光明何患不至聖賢地位哉

朱子曰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
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又曰這箇物

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
年歲閒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問工夫不

可以做得成的聖賢道理不是悠悠忽忽可以見得到的
做欲做工夫須當忘寢食一直做將上去使有箇入頭處
得些滋味然後接續用力只管向前自然大有進益欲得
道理亦非甚難須切實做工夫欲於十分要緊如救火如

追亡一刺難獲似此勇猛直前藉以年歲看得道理透徹活潑隨地常在這裏流轉方是與有得力處也此正我夫子發憤忘食之功朱子特申之以教學者其為言益深切矣

朱子曰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

耳聖賢之言如四書六經之類其意本明白易知猶如有要未嘗有殺深不測之術也但言近而指遠故易曉之中自有包涵不露蘊蓄無窮之旨亦非有所出而不盡也學者即其易曉而尋求之至於融會貫通則其中之所含

朱子曰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至正天下公其

道理須從四方八面會看將來自然得大頭腦何有於邊道卻那邊上於一說得一頭失了一頭故不見四旁而起紛紛爭辨之端多見其入於波瀾而已若聖人中正和平全無一毫偏倚之見故其所學敬上下合內外不偏不倚而自得天下古今之所莫能加也奚爭辨之有哉

朱子曰讀書大抵祇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過為深昧之說卻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於

支離怪僻之域所害不細矣聖賢言語大約光明正大使

意何如便可知其底蘊而以明白淺易之言為之發明其旨斯為得之不可過高鉤深闡幽之論反失聖賢立言本意令人益不可解而自家如此用心亦不得其正當至陷於支離怪僻之域而不自知孟子所謂生心害政害事者正坐在此其為害良非細也蓋當時釋書者多有此等之弊朱子此言正所以救正之也

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古人之書

安者止既其事而論著明白使人知所適從可矣若遂改其書以沒古人之實則或古人於中尚有深意安知其非出於意不盡言耶其矣讀書者不可不關疑而審慎也

朱子曰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勿穿孔

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脈汨沒也大凡文字皆有義理存焉其心平易以觀之而意味自出可以自見師略無不可之辭與不可通之旨也若不從正大明白處求而苦尋支蔓穿孔穴另妙一解致使義理之正脈反為其所汨亂此甚怪誕不經不可以為訓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所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實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

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為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繯可

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此朱子言當時解經也古人之言皆有深意存焉解書者必如孟子所言不以

穿鑿其理破碎其辭屈聖賢之言俯而從我之說且欲伸我之說而遂大背聖賢之言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如罪人之拘繫桎梏不得自由甚或傷其形體非其本來面目而有所不顧也夫其妄意自用若此則自我作繯矣何必曲躬俯首讀古人之書致古人不幸而遭此屈折哉甚矣書不易解解書更不易也彼別尋意見者適足得罪於古人而為後學所嗤笑耳可不戒歟

朱子曰為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為學者身心性命皆自己之事故要十分

續近思錄 卷之二 大 正誼堂

續近思錄 卷之二 尤 正誼堂

秘有以收獲
澤之益耳

朱子曰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

底知學問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
了學問所以學古聖人致知力行是自己合做底工夫苟
能著實用功即未能到聖賢地位亦可成箇品行不枉
過了一生若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身上底事所謂
愛我者莫能助也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身上底事所謂
忘我者莫能阻也今人皆把學問做外面添底事看
與自家絕沒緊要可以不做所以不肯著實用功
悠悠忽忽無一善狀至終其
身為蕭條之歸也悔何及哉

朱子曰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

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人情不能安分貧
賤者欲同貴者所用不知減省至於不給一有急需則知
所措將好讀書日子盡廢於經營衣食之中良可嘆也故

續近思錄 卷之二 正誼堂

朱子謂人生諸事且得隨所適之緣順以處之安分自足
但當勉力讀書專用其心於微言大義而無聲色貨利之
擾凡日用應酬一切無益之浮費宜省者省之宜簡者節
之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庶家道免致窘乏而學業
成者從敏去華就實以為讀書地哉

朱子曰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
而惟以多求劇讀為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為容易之空言

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

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
聖賢之言不必多求隨舉一二莫非義理之極致雖終身
用之亦不能盡者今之學者未嘗深求其精微所在而
涉獵沈潛惟以多求劇讀為功既不知內究諸心又未能
實體諸身遂視吾學為容易之空言不足以及其厭常喜怪舍
正趨邪其為惡聞其矣夫人將適千里之途必先明乎從

入之路乃今迷於所向若此將進步日遠稅駕日賒吾不
知其所底止也嗟乎學術之日非實自備者其之不亦
深可悼惜也哉

朱子曰學者須是耐煩耐辛苦又曰這道理若不操生棄

死去理會終不解得道理無窮不是輕易可得故必須耐
煩不拍頭碎逐漸做去耐辛苦不拍
勞力吃緊挨上方能苦盡甘來且其中深微曲折處若不
操生棄死去理會則所見止屬皮膚終不能入其間與故
學者定須下一番死工夫

朱子曰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

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科舉
非此無以進身故士人一入門便學作文取功名至有老
死而不能卒業者其為累人不淺而人之為其所奪也亦
已甚矣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思僮侍一當以得箇緣不
得不藉此為階梯故不可不勉為之耳其實人之心志豈

續近思錄 卷之二 正誼堂

每於此自少至老皆性用此一邊工夫而於聖
賢正經學問俱無暇一究及也其可惜也夫

朱子曰今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于祿使心不實靜不
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閒不復能察其界限

分別之際而無以知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難博文
詞雖工而祇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誠為學

之方耳學者與心術相因學術之不正足以壞人心術今
聖希賢底事而無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界限
未能辨別分明昧乎輕重取舍之宜華為趨於下進之
地所以記誦難博文詞雖工日數語而心術不為此心之
害終不得其正也豈知聖賢言誦數而心術不為此心之
取舍誦數徒為其功各利之資而於自己身心全不理會
今欲大去其病必須反其所以使學向克定然後誦明義
理可以誠為學之方也

何愈為之故誠不知其何所底止也噫朱子此言其所以是開發聖賢義理固無妨乎共為學也而特無如其心之多不可開

朱子曰專做時文底人他說話只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

他也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

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

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問自家身已些事聖

言語寄之於書其所說底即是自家身上所做事今考

做時文底人所說底亦都是聖賢說話如說廉他會依

聖人說得好說義他會依聖人說得好說廉他會依

津說來豈不中地及到他自身做處則便不廉不義與

說底全然相反不啻天淵此是何故緣他平日用功雖是

要做得好故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

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不過是替聖賢當日說話

與自家身子毫無干涉所以做處終不是說底也尚使

續近思錄卷之二 三 正誼堂

此工夫實用之於身心便是聖賢事業惜乎其精神徒

費於筆墨間也所謂科舉之學累人不淺者實其然乎

朱子答呂子約曰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

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開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

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說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

把捉處也所謂見得大頭腦者即指心也人之一心為應

工夫要領須於日用間常見得大頭腦分明方於操舍有

用力處至於操之之功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

裏不使一些走作此方是求放心其是空空說求而其實

卻茫無把捉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惟心之謂與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學者若非真見得此心者實把持則

日用工夫俱無頭腦是故存

養主敬之功則不容緩也

朱子曰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疏解

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學問

惟求默識心通自得於己然果有所得則出言吐氣自有

安詳涵養之致便自不同若今流弊說實無所得論欲

以自見其能誇示於人而唯恐人之不信是其輕浮淺露

專於逐外而奮各便知其言中實無所得矣此即學者為

己為人

朱子曰聖賢言語儘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學者只將已

來聽命於他切已去做依古人說的行出來便是我底何

必別生意見硬自立說此最學者大病不可不深戒

所以垂教後世者可謂多矣得前輩逐一剖說分曉指

引後學法門學者生居今日已為大幸但當實心聽命

已向前去做依古人說的言語身體力行出來便是我

希聖希賢工夫最為至便至易何必別生一番意見硬

自立新奇之說以背謬於古人究竟不是路或說自己

復說他人此最學者大病不可不深戒也隨古人要遠大

道窮存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此心同此理同也私帶但能

紹述而昌明之足矣若妄出意見倡為異論思欲掩古人

自為名教之罪人也不亦惑哉

朱子曰近來彼中學者未嘗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

副當功利之心未嘗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

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為奇特直是不成模樣

故不得不痛排斥之落草猶言草竊也徑路之小而捷者

道不計其功所獲者讀書修己之念而已近年以來學術

朱子曰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使之歷歷分明開去莫要含糊不用一刀兩段工夫是實實落落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方好如起一念則辨其孰為公孰為私處一事則辨其孰為是孰為非公則存之私則去之是則為之非則去之省察體動使之歷歷分明開去不容有一毫含糊蒙混此方是乾釘鐵鐵手段而學問方為得力也

朱子曰學者最怕因循又曰為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因循者怠玩之意即所謂放緩也一放緩則進不力撐去撐得一篙便是一篙切莫少緩了

朱子曰莫說要待一箇頓段工夫方做得如此便踐過了只今便要去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續近思錄 卷之二 正誼堂

之意天下推待一會最足誤人一生今日待來日來日又待來日將有限充陰虛數踐過後雖欲為已無及矣故吾人為學莫說等待一箇頓段工夫方做便踐過了莫道只今日下就要向前用力做去立志既定斷然不待門此當下奮往鬼神亦避其鏡何患學問不進若一有等待遲延不決便多害事所謂需者事之賊也可不知所戒哉

朱子曰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深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

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無時不可讀書故當道理今人每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深曲者也蓋講學本以明理其工夫即在事上見如遇富貴就富貴工夫遇貧賤就貧賤工夫夫觀理而行處之各求其當即此無非講學何有於相妨哉兵法有云因其勢而利導之便是善用兵者學者亦然能隨其遇而處置之便是善為學者古今來豈有離事之學乎哉

朱子曰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

飯不將來白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學得此意盡方有進自家合做底事於人何與相共心純如有飯不自喫而攤在門前與人看也此等惡念未淨滿腔俱是為各終不可與為學故必須打發得此意盡絕然後為實落工夫

朱子曰據某看學問之道祇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幽妙又曰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

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學問之道不必他求行習者察無非所當由的道理初無所為幽深高妙難知難行者也但人日在道理之中而自不覺其說見得道理祇是如此並無別箇自家合當做的便向前去做不合當做的便斷然不做明其是非決其取舍循乎天理而不拘乎人欲即聖賢莫大之學問亦不過是矣孔子曰道不遠人子思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皆是此意

續近思錄 卷之二 正誼堂

朱子曰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卻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一箇道理大公至正為眾人所必由之路而為聖賢所不如此其分明人人可行卻不肯向前去行而別尋一線路走不顧天下之公是但求合己之私意便自稱是道理幸甚哀哉

朱子曰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

直而已矣是者天下之公理非者人心之私曲眾人惟循之要祇是事事至公無私必審求其是而決去其非於天理人欲之間不使少有心量之差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應

念而發皆合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即所謂直也生理本直聖人以之應萬事而萬事皆得其理天地以之生萬物而萬物日出不窮惟此直而已矣然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之學不道者求其是以同歸於一直已耳夫豈有他道哉

朱子曰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問先生君子之餘教應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因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銖絲絲分寸躋攀以幸其幾知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慨然大懼日力之

續近思錄 卷之二 美 正誼堂

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不得也此朱子自序其為學之始於也謙言自少秉質愚鈍不能及人豈敢有所他望特嘗倒閣先生君子餘教不忍自棄竊有志於古者身心性命之學而師心以往莫知適從求之多不得其道蓋有舍近而遠乎遠處下而窺乎高不務近裏者已而馳情於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徒勞無功不可謂不久矣既乃困而不通因自悔其用力之誤始復退而求之句讀文義之間究前聖之精蘊諱之視聽言對之際察自己之修能日夕孜孜冀其一得而亦未有聞也方愧誠見孤願欲與二三同志並心合力磨厲切磋以從事於其間庶幾如鍊之積如絲之系得一分則進一分得一寸則進一寸勉力躋攀以幸聽知義理之實或不至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慨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君子少加鞭策以速其進而正恐其見棄不得領受其教益也是熹之重自愧厲者如此何敢以教人為哉噫觀朱子此言其即我夫子不知老至之心也夫而所以教



續近思錄卷之二終

侯官楊 浚雪洽總校
侯官陳桂林劉臣謹校
閩縣葉大道鐸人

致知

此卷論致知而所謂致知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然窮理之方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

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是故其

工夫實未易盡而尤莫大於讀書學者由圖書而

遞及五經又會通乎濂洛關閩之指歸以與經書

從事然後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焉則

真所謂窮理以進其知者矣

朱子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

則近思錄

卷之三

正誼堂

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

此常皆即其六藝之文參考其成法而講事理之當然有

所疑礙未達則必質問問必實有得焉而後已弗得弗措

者雖載籍極博而

潛心實用者鮮矣

朱子答王子合曰所喻思慮不一曾次凝滯此學者之通

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

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見道未明故思慮不一而得次膠擾

而非可以固陋之衷驟革其習也是莫若移此膠擾之

朱子曰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

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

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

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此示人切實用功也聖賢

要皆自具於吾身學者誠能日用之問隨時隨處提撕

覺近事觀理研索潛思而實用其力焉則自然默識心通

觸處洞然凡在天有四時在人有四德而為天道性

命者皆引為吾身切己之圖而舍是豈有他求哉

朱子曰日用之閒止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

自當有進

卷之三

正誼堂

後隨事觀理優游漸漬以培養之使日新

不已心與理融將不期進而自當有進也

朱子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

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閒雖有不同不害其為一不知其

一而強同之倘不免於二三况遂以二三為理之固然

而不必同則其為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逃錯於庇

戶間矣

葛殊者理之散也一者理之合也二三者意見之

二之見故人之言行不必皆同者正以其殊途同歸不害

其為一理之合也欲強同之猶未免為意見之私况不

察其理之一途以二三之見為理之固然而輒謂不必同

於庭戶之閒也人果知事理之同異無

不統於一則不為二三之見所誤矣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朱子曰義理

不明如何踐履日他說行得便見得日如人行路不見便

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

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

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
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信日用倫常之行視
明所行何以盡道故必見得然後行得不見如何行行路
且不可况爲學乎彼自以標準教人者或有好資質人
人可謂之窮樛工夫任質以格物致知者原要他天下之
人皆以明其明德以盡入於聖賢之域耳非能樂得好
資質之人擇而教之也若用格致工夫講明道理則孝弟
忠信之道無不習熟胸中舉凡事親事兄交友之關在在
皆行乎其所以爲受教之益
使學者有以爲受教之益
而何得立標致以誣人耶

朱子曰見道極明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似淺近而實深遠
卓乎義不可及也聖賢立言所以垂教也然惟識解高妙
覺樞平且易而隨在可行也夫平易則似淺近矣而其中
意指實深遠而無窮天經地義卓然古今非天下後世所
能及然則見道之言
人奈何不深長思哉

續近思錄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朱子曰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
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
有一事即有一理不論巨細幽明也故無理則事不立無
事則理不行理與事相因非可以分內外若有不可推者
則其事皆妄也
夫豈理之謂哉

朱子曰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
宙義利取舍之間極爲纖悉惟其察而精之也義微疑似
欲砥礪廉隅則通當世之務未有
不致精於此而能推暨於彼者也

朱子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
立故古之聖賢心存日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

較日用之閒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
人吐心吐膽亦只是如此更無回互理一而已故是非不
心必不能顧義理之是而變遷存出矣聖賢存心見只
有義理初無計較利害之私所以應事接物斷截然毫
無滯礙苟是推以及人坦然明白則心且曠焉
盡無餘去嘗有所回互於其間者惟其是焉

朱子曰講學正要反覆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吾人講學
義理而記之不詳思之不精亦無以見其指也之所在矣
故反覆以究其義則其義明則窮其理則其理精學
者將以會義理之要不可
厭煩苦而略講究之功也

朱子曰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
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慮一念悚然亦不
待別求入慮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矣由是而持敬以
續近思錄 卷之三 四 正誼堂

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
能者此醒人知求之心以爲居敬窮理之地也有放心而
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一念昭然有覺悚然不自安而
吾心之全體失用豈容於是矣由是而持敬以以致其用
書有爲夜有思思有義以存其體潛玩研思窮理以致其用
而不倦者一念知求推而極
之乃至於此入奈何弗思哉

問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朱子曰也是不會去看
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道箇互相發道不遠人內未自足
以道理不出徒見其真來而不虛發推而不自覺心去苦所
會看底沈潛思索窮理道只就這道理處自然虛而
能應靜而能思心地使覺清明是道與心
固互相發而特患乎人之不用其心也

朱子曰天下事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

方是真窮理 天下之理散見於天下之事故有一事便
之事自日用飲食之微以至綱常倫理之大一身體歷
過更就其中履食其理之當然而深察其理之所以然絕
無一毫毫釐滯混於中方是真窮理也不然懸空懸斷
便自謂明投以一事未有不茫然無可捉摸者窮理豈
易言哉

朱子曰格物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始者開鍵所
物各具一理理有未窮則知有所蔽故格物為致知之始
事凡人行事發端於意意有未實則行有所偏故誠意為
力行之始事所謂格致為夢覺關誠
意為善惡關學者所宜喫緊用力也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
賢之言都只他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了元不曾仔細
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豈可不戒耶

續近思錄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精純所以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誇多務博作此等
工夫則其於聖賢之言都只若他草率看過可想而後矣
彼推心處氣浮不曾細心玩索所以從二程許久雖算仰
取法出於願學之誠即其所著論語說書筆亦多資於程
氏然到底見處全不精明於聖賢之言終成虛

朱子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空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
教箇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白覺得有下落處

不廢思然思索義理到紛亂無緒空塞不通處只覺愈思
愈愈膠擾故須是一切掃去直養得心地清虛如鑑之空
如衡之平然後再對紛亂空塞處舉起一看無不得其理
者便覺得有下落處矣此是朱子直貫體驗出來學者非
深歷其中烏
足以知之

朱子曰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
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

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義類繁多
細密而拘滯之者惟其心而已然而義理難看人心又當
善用所以寬著心者蓋其規模其大擴之可以彌六合
若不用則驟急無序不足以見其大所以要緊著心者蓋
其文理細密析之如判手秋毫不可不察則考索難著心者蓋
察其細又若心拘滯而不化於交義少為問則亦窒以
礙障蔽何以見其大規模處乎甚矣人當善用其心也

朱子曰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沈
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為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
反之此見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也人情事幾莫不各有
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所以心地不虛因以不明而事物
困得而亂之要當深察此病而亟思自反則莫如持敬上
靜以存
其心也

朱子曰作詩閒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
續近思錄 卷之三 六 正誼堂

陷溺爾富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手如
真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窮理致知貴乎反躬
文然數句遺擲亦不妨但多作便是陷溺爾富夫當未窮理
之時果能平淡自攝比之思量詩句較足收斂性情然向
真味洋洋溢發之為有德之言及與尋常好吟吟者迥然不
同也大概人能根本乎道而後發之為枝葉則無不可
矣

朱子曰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謹獨者誠意之助也所見不
能實為善以去惡故致知為誠意之本知既至則大端所
在自可無善持惡幽獨之中一念方萌或以為細微而未
及謹則亦足以累吾意而遂入於不誠是以謹獨之功
尤為誠意之助而君子所必致力以收致知之效也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如今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
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

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

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自然迎刃而解洪慶柱石字

亦因其病而藥之也為學者不可不知之助故且端莊

存養靜觀此心昭顯之原不待至靈敏上語空費鑽研上

大直養到此中昭明洞達無些障礙然後取文字來看則

自然義理昭著意味無窮以之觀理處事便覺十分透徹

游刃有餘較之勞勞鑽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

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

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理會自家性分

上事也然文字亦不可廢看自家用力何如耳若此等語

不實故恐他且看文字掉箇入門也大抵文字不能不

作紙上空言直引向自家性分上理會則得之矣

朱子曰理會道理到眾說紛紛然處卻好定著精神有一看

續近思錄卷之三 七 正誼堂

理一而眾說紛紛此處不同之極致必有是非各出精靈

互見者今理會道理到此處甚不可潦草放過卻好重整

精神定著見解仔細一看然後能精所擇而不為眾說所惑是亦致知一法也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古今只此道理具備於書而天

下之名物象數亦寓焉吾人讀

故是格物一事而不可不講其讀書之法也

朱子曰讀書須斂身正坐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

讀書者與聖賢相晤對便思學為聖賢不可有喪心不可

有躁心不可自昏不可自昧故須斂身正坐敬以持之緩

視微吟寬以居之虛心涵泳會古人於意言之表切己體

察引自己於朗造之中兼此四者而後聖賢之精神與我

相貫注沈潛往復未有不能得其理而體其事者是讀書之要法也

朱子曰讀書只一箇讀時便作焚舟計止此相別更不再

讀便記得焚舟事秦伯伐晉孟明濟河焚舟亦不再舉也

此言讀此一書務要成誦不怠只一回讀時便

習之又習至於精熟作焚舟計止此相別更不消再讀已

自記得如此用功自然決洽於中而非涉履無得者比矣

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讀書須熟玩

快意方見得真味也見得真味愈不忍舍矣

朱子曰某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脉貫通處為之

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此朱子自言其解經之法也

字實字看他血脉貫通處為之解釋明理則止不參己意

論語理會四十餘年中問過字

朱子曰解經不可做文字止合解釋文義通則理自明

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只說得自一片道理經意都透

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借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經明

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古人作經者傳

人表章經傳以昭示學者皆不得已而有言也故凡解釋

者不可做文字反使理晦止合順文辭義由辭得意理明

便足若做文字自立物解自說道理經意都透矣大

抵經以明理之傳以解經明可以無傳理明可以無

經凡天地間之不可磨滅者理

而已非徒為文字以悅人也

一學者苦讀書不記朱子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

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遍方熟積習

讀去後來卻無書不讀讀書不記學者通病然受病之原

不得升蓋多則心之溢而強誦強讀少則心專一而精神

易到如陳正之雖極魯鈍然其讀書甚有法每讀只五十

字其取數甚約又必讀二百遍其用力甚勤方能熟記

於心因從此日積月累其書讀去到得後來卻無書不

讀彼絕不貪多而積之既久而所得仍不少世之貪多者反不足以及之讀書之道此可為法矣

續近思錄卷之三 八 正誼堂

朱子曰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取數既約易於習讀其辭所謂工夫少也然而所載皆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言近旨遠讀之則得效多矣六經周易尚書詩春秋禮樂諸經為教既廣習讀講解尤難所謂工夫多也然其所載皆道法治法之大奧術深之詞事理而隨讀之則得效較少焉學者察乎此亦可以知先後次第之序矣此以下因輯其分論諸經書事之

朱子曰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

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篇為要龜山曰事緊要龜山

降讀書法先讀論語者蓋所較皆孔門答問求道之方無不具備也又示以事緊要見得二下篇中至精至粹三語不當熟讀潛思應山最得讀書之法故朱子述之以教學者朱子又嘗言論語一部自學而時時之至堯舜都意正甲發明也

續近思錄 卷之三 九 正誼堂

朱子答汪子卿曰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為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聖賢言仁要在身體力行學者果能窮精思深探其立言之意反求諸身隨時隨處而實則窮則於窮存動察之間所謂無終食以違之無求生以害之者皆如有最重之一物切於吾身可以指名而窮通得失任萬變之來脫然無與於我何所往而非仁哉然則成名君子志士仁人固在思索義理尤貴乎身體而力行之也

朱子曰孟子說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味淺深如何仁義禮智性之德也固是舊有的各目自然是非指點親切處極好沈潛思索細心玩味人能自驗當身而反觀其心之明理之淺深如何自此察識以擴充之則當必有以盡其

朱子曰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處在這裏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於己新造其極是故在明明德一句須沈潛涵泳常常提醒在這裏到得他日工夫純熟長進處即在這裏蓋內聖外王無不統貫胡敬齋所謂工夫在

朱子曰見得義當為卻說不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卻

說做也無害便是物未格知未至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便是物格知至此言格

學也分別義利為學者第一義特忠不曾見得耳若見得真當為利不可做卻說不做也無害做也無害此則何嘗分透徹十分斷截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不做心下安然自肯信然自信便是物格知

知至中工夫及終一齊俱到矣

續近思錄 卷之三 十 正誼堂

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不見之意何以為學然學者窮深索隱都只為見得不透故費了千言萬語竭盡心力終不得其意耳大學說格物正欲人見得聖人之意透也且如楊墨之為我兼愛害仁害義彼實見處不透真能自知其不是及如釋氏授徒以虛無幻化立教亦豈肯自道不是都緣見未透故徒知為虛不知虛中還有實理乃是聖人大本領處耳此大學所以貴格物而窮理也彼狂

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閒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中庸一書言性言道未易道也顧其天道人道之屬雖無所不包而其密端用力之地則只在學問思辨明其善或顧恐懼其術也至所謂明善切要處又不過自思慮方萌及事物應接間辨此念之孰爲公此私此過之孰爲邪正而已是乃真窮理工夫也若於此處涉獵草草放過則於其說之說貫包舉皆茫無端緒而亦何所用其存養之力乎此道中窮之要法也

朱子曰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易始於包氏一書天道地道人道無所不備故曰義理之宗蓋聖人愛民覺世之書亦即君子恐懼修省之書也學者博稽文字思索義理孰有過於此書者哉

朱子曰一至十爲河圖虛其中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實

續近思錄 卷之三 十一 正誼堂

其中以爲範河圖洛書俱以五爲中數而內外正隅之數與五者象太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而實其中十與五者上建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爲範河圖奇偶相對雖有十而五十皆不用洛書奇偶相乘雖無十而縱橫皆成十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爲表裏而旋轉運化於不窮也夫

朱子曰易有象然後有辭筮有變然後有占象之變也在理之自然而未形於人事之吉凶也辭則各因自然之象而指其事之吉凶也占則又因筮之變而指其事之吉凶也此聖人所以與民同患而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宜言者也

吾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周易一書有象有變有辭有占

凡以爲人道計也然易必有陰陽老少之象然後有卦爻之辭筮必有七八九六之變然後有占筮之占辭自象之變也尚在理之自然而未形於人事之吉凶也辭則各因自然之象而指其事之吉凶也占則又因筮之變而指其事之吉凶也此聖人所以與民同患而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宜言者也

朱子曰尙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尙書者當求聖人之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則曰子與上帝之類也帝三王之心也況其中自有可通者亦有難通者不妨姑闕其疑則只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恐以附會穿鑿日立言之旨耳

朱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詩理性情者也然其高麗也風俗之美惡其理關政化之盛衰是上而天道備焉時序之雨暘寒燠係氣之不具而可爲興觀怨之資者也

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妙不容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虛心平讀意思

續近思錄 卷之三 十二 正誼堂

自足上蔡云學詩須先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要法讀詩之法非可以觀險急迫之心求之只是熟讀詩要法讀涵泳以我之性情遇詩人之性情決洽於其中自覺盎然太和之氣從胸中流露出來其獨得之妙有未易以言傳者然亦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強於名物上尋求義理但虛心平讀便可以興觀怨思自然滿足故上蔡云學詩須先得賦比興風雅頌六義即其言之體而優游諷詠以得之則三百十一篇中人情世態凡曲盡於感歎歌思者無不歷歷在目也此真是讀詩要法矣

朱子曰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則具於史後世史既亡逸惟聖筆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盡信終是案底是以看春秋者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

人而悟其所以宰制者其義理之權衡與夫當時事之大意昭然在目也此諸春秋之法也

朱子曰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闕巷其儀必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

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者乃書以得於世

謂便是儀禮中上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餘蓋經禮也威儀朱子謂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加如尸立如

必者尚為經蓋先王之世自朝廟以達闕巷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子思子所請

禮儀章儀待其人而後行者何嘗必布在方策而後傳其儀品之章動作之節哉自後世禮廢而秉禮之篇者每博

制行焉者也

續近思錄 卷之三 正誼堂

朱子曰學禮先存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其事也故學禮先須看儀禮儀禮是禮經全書其他若

禮記皆是講說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記便有昏義皆所以明其理也惟先

學儀禮復參之禮記以求其理則得之矣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禮者天理

常經廣博而宏大精深而細密許多立法制度具在其中此周家禮樂之

所以明備也

朱子曰孝經只前面一段是曾子問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孝為德之本致之所繇生先王之至德要

而一章是曾子問於孔子者後十七章皆是後人綴緝孔子之言而集成一書也孔子曰行在孝經曾子養志臨終啓予足以大聖夫賢之行

一孝焉盡之學者其可忽諸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周子通書四

相表裏凡其誠幾慎窮之理以及齊樂刑政之端其言至大其義至精其味甚長真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乃簡

約質樸若此視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周子通書四

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小學

二程遺言包括義理至精至微尤為詳盡學者果能於此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

諸子不能無過差理之微事為之著無不統貫又一一皆

經術入衷諸著實地故學者須看此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則擇焉而不精

朱子曰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

梯近思錄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皆撮取其關於大

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

與夫辨其端觀聖賢之人略皆於此見其梗槩故最好看

也是以同書簡易乎實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語語切要切於

日用沈潛玩索幾識大端然後可以求四子之書則近思錄者四子

之階梯也

朱子曰讀書先以經為本而後讀史理賢之道理莫備於

問為學祇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經以明理史以紀事為學者固當窮理尤在體事若只讀六經語孟而於史書雜說不省則何以見古今之成敗使是非得失瞭若指掌通事勢而識時宜乎故讀史一事亦窮理格物者所必及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大倫理則常也大機會如用人行政之類大治亂得失凡有關係於當時後世者皆是故讀史雖當事理會而於其大志尤當加察誠能觀此三者而史書之政治人物統貫無遺矣

或問綱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綱目朱子所作蓋因司馬者所以大一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統之義也分註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

續近思錄 卷之三 五 正誼堂

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歲者天之甲子年者君其甲子以冠一年之首也統者國之位號因年著統者列其國號以系一歲之下也大書直記之也分註旁載之也表歲首年因年著統則有以得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大書提要分註備言則有以見其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其通貫曉析不如指掌之明且易乎李方子曰取筆史之長合諸儒之粹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誠哉是言也

同治九年三月福
侯官陳鴻博瀚秋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三終

續近思錄卷之四

張伯行集解

存養

此卷論存養蓋存養之功實貫知行故編此以列乎二者之閒見致知涵養互發兼修不可偏廢而後有以為力行之地也

朱子曰欲應事先當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晰煩雜而無所差錯

續近思錄 卷之四 一 正誼堂

朱子曰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

冥冥之中矣敬者繼始敬終之學故主敬為存心之要知相資不可偏廢苟能彼此交發而優游厭飫於其中焉則知明守固日新月異而造道不難矣又何有舊習之非不漸移默化於沈潛體玩中哉若偏致其功則或流於寂或務於紛未見其能底有成也

朱子曰主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嚴格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整齊嚴肅整思慮者敬之主乎外也嚴肅威嚴動容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皆所以言敬也然苟知主敬亦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

則持之久純熟漸生凡所謂直內則謂主一確有定分自然不待臨事安排而身心肅然就範表裏無不如一矣加意涵養之功孰有外於是哉

朱子曰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箇百欲其和樂也然欲胸

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然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固必相須

其習中從容不迫無非物之授而自和樂耳非著意放開之謂也若著意放開則修其身不敬習中益覺煩擾何能知樂益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自然云者即此而在也周子亦曰禮先而樂後禮理也樂和也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是樂本

於禮也樂本於禮則和未於敬亦可見矣朱子曰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

黷近思錄卷之四 二 正誼堂

辱之有異也道味不深則世情不能皆淡誠使讀書涵泳樂學何所容心遊然值之則隨遇而安之固自不存其念於中也此其用功得力之處具在伊川所謂優游厭飲有先後次序杜元凱所謂江海之發春釋之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時乎

朱子曰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己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

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敬之一字所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要者蓋凡天下

以能知之於始有所已知非敬則多所縱忽未免昏而無得何失何以能守之於終若日進學之始姑無用敬必先加得大體所在而後敬以守之則彼疎忽不敬者雖欲求知而

而知之知之既不精即未有守之而能固者也此所以成始成終不一於一也

朱子答呂伯恭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費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按程子嘗曰亦須要自此

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嘗曰爲學須要收斂

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爲學者須要收斂

生朱子友也整頓收斂之法從容游泳之法二者皆不可廢然一則苦費力一則墮悠悠此正學者通患也整頓收斂初學豈可少此工夫故程子嘗曰亦須要自此去直待深遠有得左右逢源德盛後自然從容也今亦當就整頓收斂處著力只是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功效益速則不遲即成疾病惟於齊莊整頓之中時常從容游泳之致斯爲佳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

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即是已發與前所舉有礙否羅先生

字仲素李先生名侗字愿中稱延平先生俱聞人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是探本功夫夫問進學之力亦在

心之要故延平稱之但程子遺書云既思即是已發則靜坐看此氣象既涉於思何以謂之未發是以疑其有礙

黃直卿曰此問亦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

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

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直卿亦聞人直卿以爲此問固切但程先生於未發已發剖晰毫釐體用判然明白羅先生於未發氣象探本原洞見道體洞領亦並行而不相悖也於靜坐中看自是虛靈不昧

今為問求則大驚思慮得謂之朱子曰公雖如此分解未發乎伊川所為力辨其差百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

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

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羅先生說雖如此則其病皆同於靜時道理只是酒乎動之用動時事得其理是若乎靜之體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無物不有無處不然學者只是靜存動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

續近思錄 卷之四 四 正誼堂
得無物無處不是道理雖日用尋常至微至小處皆道理所寓便當以道理處之何必專在靜處尋求乎故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破原說動靜兼體用者也便說得七平八穩非悶靜有得者烏能見及若以世之紛馳擾人比例觀之會靜豈不是好但講明此學則當要於萬全無弊不可使有毫髮之偏也大抵未發之前須操得密已發之後須察得精道理原自不偏工夫務在周匝耳

朱子曰思索義理涵養本原天下事物無非義理所存必精以研之而研思索之功則深入無間自渙然冰釋矣吾人一心實為本源之地必敬以上之而用涵養之功則操存不失自怡然理順矣此存心致知之學二者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為空言無益而有害也涵養之功不可一刻間斷吾人日用間靜接更宜加意於此凡日用動靜無時無處而不養焉斯天理常存而人欲自不得參矣若不實致其功而徒託諸空

言少和閑靜本累乘之非唯無益亦且有害也夫只於靜坐上來便有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使專於靜處用功豈動作云為而遂可不敬乎朱子謂更宜加意者正是指出涵養本源之地在在當求勿墮入空虛窠臼也

朱子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急慢不放蕩之謂也云不誠無物夫子云修己以敬是誠與敬乃立身行己應事接物之要而不可須臾離者學莫大乎是焉動何以誠誠不自欺則必求自極而不妄又所以誠也何以謂敬惟不怠慢則必敬足以勝之而不放蕩又所以敬也誠與敬之義豈有他哉然程子嘗謂誠則無不敬也末至於誠則敬然後誠學者之加功亦不可不知也

朱子曰道心為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為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矣朱子嘗曰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為善智邪惡也謂之危則固未以為為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是故理欲原不並立道心為主則理據於中常居其勝人小自不得入而奪之人心既屏則天理流行而亦無適非道心之所為矣然此處危微之交極難照管凡一念慮一動作果是天理耶是人欲耶或本是道心之發終未離人心之境耶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非得精明純固審幾致決克盡私欲全復天理而欲其一照管不誠難哉

朱子曰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須讀詩書特紙上之陳言耳若不反之於心何以知人得何以論世况能體驗親切引為身心性命之借資乎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使有箇主宰然後以彼證我事物之來自然次第就理若全靠那紙上說底則滯而不化徒生膠擾雖讀破萬卷亦奚以為哉

朱子曰人之性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也惟敬則此心

續近思錄 卷之四 五 正誼堂
曰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為善智邪惡也謂之危則固未以為為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是故理欲原不並立道心為主則理據於中常居其勝人小自不得入而奪之人心既屏則天理流行而亦無適非道心之所為矣然此處危微之交極難照管凡一念慮一動作果是天理耶是人欲耶或本是道心之發終未離人心之境耶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非得精明純固審幾致決克盡私欲全復天理而欲其一照管不誠難哉

朱子曰人之性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也惟敬則此心

朱子曰人之性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也惟敬則此心

常性而有不敬則放失而不有學者所當無時無處無念
無事而不用其敬也蓋涵養本原為第一切要而居心以
敬正涵養功夫千古帝王傳心之法無出此者其可以或忽乎哉

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
事不敬者戒慎恐懼畏敬中存所以過欲全理而為正
意誠則事以進德而言也思無邪者廓然大公邪妄
盡滌則是欲盡理統而為心
正意誠之事以成德而言也

朱子曰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折之太繁恐氣薄而少
味皆有善乎涵養踐行之功耳然在中宜直養而無害也
若夫道理無盡固不可不有以思之但思之過苦則竭精
神天君不奈故恐其心勞而生疾也事物當前亦不可
不有以折之但折之太繁則意見稀生天理不固故恐其
氣薄而少味也凡此皆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非誠修
息游之道也

朱子曰開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開中靜坐則有慮
接之煩無外馳之
思收斂身心則深齊肅之念致存養之功故
於此頗覺得力而可以馴至純熟之地也

朱子曰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
懈者曰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始微終敬
上徹下底道理故須該貫動靜看始得夫方其無事而存
主於中不容少懈及其應物而酬酢萬變可以不紊無非
敬之所為也敬
之為用大矣哉

朱子曰人自從生來受天地許多氣自是浩然只緣見道
理沒分曉漸漸衰頹了若見得真是真非要說一直說去
要做一直做去這氣自浩然人自自生以來氣以成形天
地之塞吾其體是受天地許
多氣也故自浩然而大虛氣化合知覺於吾心夜氣清明曉
希於半且此中道理正未易見得分毫不能分毫那得不

朱子曰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是不
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他謂心也心是神明之舍本自
只合優游涵泳著些子力照管便復其初若苦若力而妄
意推求則是矯揉以賊之卻反不是矣學者深體乎此自
知持敬即照管之道無他方法也

朱子曰若不先得箇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
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人能涵養其心則本原有
在凡人偷日用事物當
之道皆可實地體會精切不差矣若不先得箇本領而中
無定主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博涉強記於我無與益
添許多錯雜雜亂驕吝於鄙吝
而已學所以先立乎其上也

胡季隨曰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朱子曰通透灑落
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
己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此是見識分明涵養純
熟之效須從真實積聚功用中來胡季隨名大時通透灑
落如周濂溪之三月先
風月中方是灑然地位豈容易事如何令得必欲令之
則彼終身不復知有積漸之功只是作意助長強作解事
強作起脫自欺己以欺人永不到灑然地位其為貽誤學
者多矣蓋通透關於謙而灑落係乎善故必是見識分明
涵養純熟之後漸見功效出來方可幾此也學者加功之
始亦惟真實積聚俟其自至然後行中乃得此境界耳學
問之道豈可以
作而致之也哉

朱子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
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

續近思錄

卷之四

六 正誼堂

續近思錄

卷之四

七 正誼堂

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論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於之以時則深得蔽之失也要於事物上驗學力若有至處則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此言學者當於事物上驗學力而後見居敬和氣和則根心生意而涵裕有容婉順可親望之者自然忿怒之意自消矣惟體察久則渙然冰釋而理明則自然之辭為之而諷導之言婉而善人詳款之語直而有體聽之者自然爭卻之心頓移矣其復參觀自然之物理深察必至之人情乃之設身以處地按時以度勢則止大而可以無偏公明而可以無蔽也若遇事按物而上驗學力而後工夫之疏密可得而知也若遇事按物而上驗學力而後工夫之疏密可得而知也若遇事按物而上驗學力而後工夫則是在前勤夫之而吾學乃益幾於純全矣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如朱子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

精近思錄 卷之四 八 正誦堂
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坐時意味好者以其檢點此心逐件疏忽照管不到安得終日長坐求意味之好乎故須是隨事致謹精明不亂使動時意味與靜時意味一般方是長進工夫而往

問操則存朱子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慮應事不是便是心不在若只兀然守在這裏焉有事來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心是活物操則存者無他道也只於應事接物時操得在理便存若存應事不見之只兀然靜守及事物亡投操底即換散了則兀然之操與不操何異卻是舍則亡也操舍之分判於此矣

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心之用與天地流通朱子曰

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義表裏融會貫通心之體用與是充塞無間底道理然又不可一向摸風捉影去無形迹處尋求也蓋心體雖自廣大其用雖自流通亦豈得無形迹而遊遂能與之符合故惟日用事物以體其事經書史傳以究其理既游游泳泳到得精蘊表裏融會貫通然後體立用行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德者也

朱子曰持志比存心字較緊只持其志使內外肅然存心便散工夫持志是用力向外工夫較較為緊策志不定外固自肅然而

朱子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便是養氣之道孟子曰無暴其氣言氣守則則

精近思錄 卷之四 九 正誦堂
志如蠶者趨者類也然自此而推之但使凡人多動作而妄為多笑語而妄言於力所不及底事偏好勝面特氣以過當於理者之過即此而足矣此孟子之集義所為明助長之非而戒

朱子曰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窮理涵養此致知存心之學也不窮理則涵養其功而不可偏廢者也學各誠能互發並進亦安有不心在而理得者哉

朱子曰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為刺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之一字先儒訓之者甚多至程子以上一之

者益深矣

苟能於存著之地實用其力則念念是敬在在是敬雖程
子之言猶為利語也如其不然徒得乎敬之說而涵養不
至探存不力雖言敬日愈多而心日愈雜其所以病乎敬
者益深矣朱子言此欲學者之猛省用力以涵養其心也
朱子曰此心瑩然全無私意則是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
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爾
瑩不雜也起動也滅息也此心察然洞徹全體私意以雜
之則是寂然不動之本體至虛至靈是以其察理而應萬
事及其順理而動心與理既順理而息則其察理而應萬
必同我之私略礙行次期乃所以神明其德而遂通天
下之故者爾學者果能涵養純熟持此心化則此心之
所以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未有不可自喻而明也

朱子曰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急難湊泊故

伊川只說箇敬字庶幾執得定有下手處周子言學聖

曰一者無欲也蓋以人心有欲則雜無欲則純理固是矣
然未免話頭太高學者驟難湊泊故不若伊川只說箇敬

字尤可把握得定庶幾涵養此心學者有下手處惟欲則
可以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自然靜虛動直而道公溥

無欲也敬也同歸於一而已矣

朱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

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法

凡人日用間不外居處執事與人三者心在於恭敬忠則

無往不存矣豈非存心之法然三者之中又不外於言行

說一句話必求其是做一件事必求其是若不足便不敢

說不敢做則言有物行有恆居處執事與人亦無往不得

只此是存心要法而何必他求哉

朱子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只箇醒與不醒耳人

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引

去一似睡著相似只與他喚醒才醒便無事大凡涵養此

然自入用大段拘束所爭者在醒不醒耳蓋一念之動萬
變畢照人若醒時各有耳目即各有聰明應事接物自無
差錯只為私欲引去一似夢夢昏昏故則錯謬無怪其
然也惟有與他喚醒一法發得醒來便耳目依舊聰明便
無差錯事故知此心只爭睡也

問敬易問斷如何朱子曰覺得問斷後已後須得熟自

然打成一片敬自問斷不得常時不覺得問斷時

熟後自然不知不覺心與理打成一片到出

片渾體皆是矣尚何問斷哉

朱子曰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此論君子

然於持渾化之時也凡人之心淺狹離散所以受感觸生

風波不定惟君子能涵養此心至於澄澈無所礙故不入

故如一泓清水任他風雷雨無端乍至更不起

些微波依然潔淨無塵也此其所以不可及哉

朱子曰學要於持敬然須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

間斷若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收拾起幾時得見效持

乃為學切要工夫無分久暫無分常變須臾間斷不得所

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若今日作明日輟忽然放下忽然

收拾則是敬肆中參探舍無以自主存亡因之莫定幾時

得見功效之成乎信夫涵養之功學者當無時無處而不

用其力也

一學者苦敬而矜持朱子曰只為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

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

是則自無此病矣若敬而矜持者不識敬亦不明心蓋心

敬之即心也不可言聖人以敬言之以敬存心實是

之是判而為二故有此病若知得持敬之道只是以心守

非別有物事則自無此病矣故曰但得心在便是敬莫於

存外更加功

敬宜詳味

續近思錄 卷之四 十 正誼堂

續近思錄 卷之四 十 正誼堂

續近思錄卷之五

克治

張伯行集解

此卷論力行蓋致知必進而篤行而存養尤資乎省察是以克治之功君子所宜深致力也

朱子曰通書竭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羅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精一孔子所謂克復便是此事無之問者也其言不一曰幾善惡者是言眾人之心天理人欲動處其幾甚微為可畏也曰幾微曰知幾是言聖人之心能洞乎事幾之微也曰見幾而作又曰幾字乃喫緊警發人處蓋人當念慮初動而公私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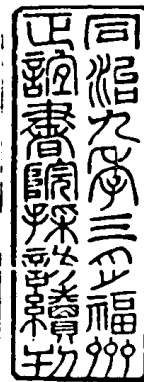
續近思錄卷之五

卷之五

正誼堂

正之界於此致其端焉遠而廢興存亡之理於此致其端焉一或不察厥後相去天淵便覺甚難為力但只於此處看破若有私意邪念即當用力遏絕幹轉挽回將來此是後來無礙氣力希聖希賢俱從此做起堯舜所謂精一孔子所謂克復其事只是如此人能兢兢業業當加審幾之功存天理於方動過人欲於將爾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哉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張子名誠字子厚學人欲發端甚微只爭些子周子屢說幾字欲人之辨於其微也然辨之不早到得後來便覺幹轉費力故張子每說豫字欲人之定於其先也二先生皆是喫緊為人處學者不可不知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卻為人欲引去做了又卻梅朱子曰此便是無克治工夫須是遇事時便與克



侯官楊 沒字滄總校
閩縣葉人道鐸人覆校
侯官陳慶禧采門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四終

續近思錄

卷之四

函

正誼堂

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加之而又行
是平日全沒剛斷力量而天理之公不勝其私欲之私矣
故朱子謂無克治工夫須是遇事時如其非理便與克
下莫存一些遲回顧慮之見苟且放過使之私意無所容
自然退聽而漸消矣夫抵處事時即當行以勇猛
當下決截方能精進不然氣不壯則即當行以勇猛
終被私欲引去雖明理亦何濟於事哉

朱子曰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
進在理欲之界其端甚微一有游移便立腳不住能於此
一力去做工夫自然日
進一日而木可旱矣

朱子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
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並立未自夾雜於其間而可以自為者從天理則人欲不
期去而自去衛人欲則天理不期滅而自滅蓋存亡之機

類近思錄 卷之五

十一 正誼堂

勝負之勢只爭毫末學者須於此處
用體認省察工夫不可少有間斷也

朱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
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榮陽成皋之間我進一
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割定腳逐旋排將去此心莫退

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劉項高祖項羽也理欲進退
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勝負全在此處略一回頭不得初
學正當從此牢割定腳隨時隨事逐旋排將去莫
放此心游移退轉終須可以勝私到得勝時氣象自覺與
前不同猶戰者只管猛力向前自然得勝勝時便有許多
威武

朱子曰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
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

道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學問未到天理見不
既知學問則理欲之界見之已明自然天理發見人欲消
消而向聖賢路上去矣然私欲轉念即來難於淨盡克得
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當決絕不可容留即纖微不合理
處便是人欲所伏尤當精密省察毋令其潛滋暗長於隱
微之中以至害乎天理

朱子曰義利之間誠有難擇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
舍去可也向後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
者不解有過當也義利每多夾雜有似義之利亦有似利
誠有難為別擇初學但於意中辨其近利者即便舍去
勿為則銘感自少向後工夫既到存得義理親切卻自舊
事只有過當之舉也若初不肯舍率意妄為則其害義者必
多後雖知之而已不勝其追悔矣故義利

之問苟未能擇則莫如能舍之為得也

類近思錄 卷之五

十二 正誼堂

朱子曰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便包得
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者皆是也
論大小皆有義利存乎其間必須判得分明做得決截今
人做好底事自是屬義一邊但其間更包得多少利私
在則私不離利之見也所謂所為雖善而不知其道猶未
免有私者天下比比皆是也此義利之辨間不容髮學者
不可不細
加檢點矣

朱子曰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
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無事無義
間常令義之所在了然明白於得中然不至為私欲所
奪此中有精察工夫或言心安處便是則大不然蓋惟
見得分明方能安其所當安而可以安為義若見得不分明
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者豈可以安為義乎以知辨之不
可

可

朱子曰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凡事自有正大道理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以不計也若稍參以自家意見則便私而不可為矣此君子所以無適無莫而惟義之與比也

朱子曰開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

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無事時將自家平日所行底事細為檢點一番其間有當是而非當非而是顛倒而不合於理者有當好而惡當惡而好意見之不得其正者能自察而知之誠荷是病便是藥工夫即從此而在矣何事他求哉

朱子曰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為善徇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

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學乎平日所用工夫不必多求只求一箇是而已行將去則惡如事親宜孝事君宜忠此理之至是者也反是便非矣不密惟是凡事皆當如此須用首察之功於是非相持之處仔細辨別擇其是者而後行之則自無不得其正矣古聖人千言萬語所以諄諄教人者亦不過發明此至是之理欲人知所率從而毋流於非僻之私焉已耳夫豈有他道哉

朱子曰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

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此言人之於事當明辨其是非而不可不先

自治其氣質以為處事之本也大凡有一事便有是非兩端相持並立是者乃天理之公非者乃人欲之私此便是此處與他剖判得極分曉不使天理少參於人欲此便是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所當著實用力者然人之氣質合下生來便有所偏故其所見處亦往往不同偏於剛底人則所見剛處多而處事多失之剛偏於柔底人則所見柔處多而處事多失之柔必先就其氣質偏處痛加克治然後以之處事方不至有偏倚之見而循天理過人欲事能求當乎至是之歸也然氣質未變雖見得道理是了仍然偏一邊去豈能以無失也哉

朱子曰人做不是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求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輪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腳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凡人做事有不固雖有善端發見沒力牽掣此出來卻依然陷溺去了此

續近思錄 卷之五 五 正誼堂

所以終不能成好人也須是大段勇猛奮力與後起私欲爭戰一番不可輪彼知得此事不是即便立定腳跟莫向彼行硬從好路上走如此強力支持久久漸到純然而私欲自然退聽不能以奪我矣故周子曰果而確無難焉信人能果決其行堅確其守則勇於有為而人偽不能奪之自無難幾於聖域之域也此可見學者宜自用力也

朱子曰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為忽然又要去做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又卻終不肯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誠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蔽固了此須自去體察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平日須是著實用功自家檢點如見此事不可為何以又要去做既知好事要去做何以終不肯做此心不可忽略放過蓋人心本善當以善欲為之時乃是真心所發見處少開為氣稟物欲蔽固將去便不好了也須就此處自去體察初起念頭毋為後起所奪最是為學第一件緊要工夫不然終終忽忽全不自家痛痛所

在則終無進
益之日矣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
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
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使照見若只
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
明有病痛處也不知不覺自會變不消得費力人之氣質
不能無偏
因其偏而又欲著一物事以救之扯東補西越見不平空
竟換不著頭腦安能於自家病痛一一對其其實要緊下
夫只須於大底道理看教分明覺得大段如此乎正則平
日偏處自見如入暗室取物但以火照即見若只暗中摸
索徒費心力何益且大底道理既明自家病痛便不知不
覺漸漸轉變不消費力治之而自無不治矣故學者用功
在於得大頭腦而不
必徒為救正之計也

新近思錄

卷之五

六

正誼堂

朱子曰人性補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
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人之性情有偏於端小
因病自醫當下檢點凡平日言語動作之間皆當以緩持
之勉強從寬持之既久漸成自然則所發自有條理不至
於端急矣此即古人佩章
之意亦救偏之一道也

朱子曰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
然臨事有別處人於臨事多為血氣所使者只是見義理
話涵泳玩味沈潛久之則客氣自消臨事便有別處不至
為血氣用矣蓋惟理足以勝私學者讀書養氣之功正自
少也

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
克之類三也就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看下文非

應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為多氣質之偏在於生
具於當身而已忌克之類形於交際三者皆人欲之私在
所當克者也然人之一生氣質其先者交際其後者而當
身日用之間惟耳目口鼻之欲最易為私夫君子之告願
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則知克此理意多誠能於此端
漸減矣此程子因立箴以示人而學者所當著力也

朱子曰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克而好勝伐而貪得怨
皆心之病而人之所不能無者若但制於其末則旋滅旋
起忽去忽來安能治得許多必拔去病根掃除淨盡使之
一絲不留然後心體光明純
乎天理此惟不若能之也

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
如防水山之勢甚難摧抑猶人忿慾之所發其氣甚大亦
精沈溺亦難窒也望之勢甚難填壑猶人愛慾之所發其
餘力矣火之勢可以燎原急宜救止猶人忿慾之所發其
氣方張亦急宜救止也水之勢可以滔天急宜防備猶人
受慾之所流其情日汨亦急宜防備也知其急則知所以
救之防之而不緩須臾矣然此皆治其末之方
也若明理養心以正其本則自無此患矣

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
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
會振奮只會困倒了夫子說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吾未見
剛者剛自是美德故朱子謂某香人
須是剛底好雖亦不能無偏然比之柔者則大不同易以
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蓋剛強不屈之氣一往無前自
屬君子過人而可以任大事若柔弱不剛之質遇事全無
力量不會振奮只困倒去亦將何所用哉固知剛者之難
得而學者不可
不自振奮也

朱子曰人未說為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為善今人
謂好善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

新近思錄

卷之五

七

正誼堂

葬之良心往那裏去也是可怪善與惡本不相容能為善之人未有不疾惡者蓋其知惡之可疾則其疾之也必嚴而其為善也益力所謂見不善如探湯也今人見不好事而只恁不管他付之度外全無疾惡之意則豈有為善之志乎夫天之生人與之以秉彝之性無不好是懿德而惡其不善則必見善亦不好吾不知其秉彝之良心於何去也不亦深可怪哉

朱子曰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別善惡之惡念去之若

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母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

進賢退不肖若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人處天下國家之

剖判心下令其湛然分明若母之照若鏡之照善理則明之惡念則去之凡義利善惡是非母命絲毫少混不能別白於心如處家事則取其善而舍其惡處國事則取其得而舍其失處天下事則進賢而退不肖諸如此類心中無

雜近思錄 卷之五 八 正誼堂

疑便斬釘截鐵斷然行去自可無事不成若此心做不得主蓋疑莫決勢紛紛消亂亦安能有所濟哉故處事莫要於治心而治心尤必先於明理也

朱子曰學者要學得不偏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只要講

明學問如善惡兩端便要分別理會得善惡分明後只從

中道上行何緣有差子思言中而謂之中庸者庸只訓常

日用常行事事要中所以謂中庸不可能不偏不倚無過

學者欲得中道必須講明學問使先不迷於所往如善惡兩端便要辨別何者為善何者為惡理會得分明然後從中道上一向行去自然恰好宜何錄有差所謂知之真則行之當也子思之言中而曰庸庸者平常也日用常行之間事事皆有中道不可過亦不可不及所以言中庸不可能也學者苟不用學問之功則見理先不分明何由得

中道而行之哉

朱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

言寡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多紛雜了如讀書要

讀這一件事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

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到得合用處都不得力人生不

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曰寡似非不好底欲若是不好

當盡絕之何但宜寡只是眼前日用的事雖未免有欲然不可多則東馳西逐本心為所紛雜而不能養矣蓋人

止有一心專用之則靈分用之則亂如做這一件事便只

做這一件專做那件事若讀書寫字做詩之類皆當專一不可他及苟既做此又要做彼一箇心分做許多用忙簡

身之主而以欲亂之則無主矣其何以應萬事乎故養心

之道必以寡欲為至要也與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

要求美味人欲也理欲之分近在幾微即飲食之間亦須

也順其當然而欲之食之可已若必欲求美味則出於嗜

好之私便是後起之人欲矣孟子所謂未得飲食之正是

朱子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度量迫使之子或特

其中心忌刻實不能容人亦鄙之不屑與校而反為人所

容若大丈夫則所志者大所見者廣有含弘包荒之度而

見容於人學者皆當法此氣象也

朱子曰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而不可得禮者人

所以守身也其儀目甚嚴不容一毫出入古人視聽言動無不循之而行故終日只在禮中不敢少有放縱欲求自由而不可得也學者若不從禮上立腳則恣肆苟且欲一事之合於法其可得哉

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士
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撓之哉人皆有一
無論富貴貧賤皆當以道義自修今人置此身於不修而
馳情外慕方其為士時學尚未至便已汲汲求仕及其既
仕時心向未足復患爵祿不加公卿之門奔馳勢利
之途迹其生平無一日之閒其為士也夫道義行於身
衣之士雖處貧賤而道義自高之為得也夫道義行於身
則貴且尊雖三公不易千騎非謂何物撓之足以撓其心
哉不修道德而徒慕爵祿終其身為人役也亦可慨夫

朱子曰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設用兵始
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

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凡事當先見其難不敢有輕易之心而用力以爲之則其
後自易若一有輕易之心則難者將至而困我矣如樂設

續近思錄 卷之五 十 正誼堂

爲高將用兵伐齊始當懼其難勝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
一戰而下齊七十餘城堅無不破者及其既勝則氣驕
驕大自恃兵強遂攻二城而不克非二城之堅於七十餘
城也蓋心見其難則難者亦易心見其易則易者亦難天
下事大抵皆然人當
常存其敬畏可也

朱子曰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
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
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
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
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之
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此固吾所自有但爲氣稟所
拘物欲所蔽而失之則當求所以復之今乃聽其失而不
知致至富貴乃身外之物反多方以求惟恐不得縱使得
之亦非在中之美與吾身心毫無所益也而况未心得乎

若吾心之義理物患人不肯求不慮求不能得苟知天之
所以與我者莫貴且尊於此而求必得之能不爽其利甚
則爲聖爲賢之道即在是矣是富貴之與道義其利害甚
明不待計較而後知也但人心之公每蔽於物欲之私所
以見富貴常放而不求而不知其所以爲吾身心所本無
端常當體察何者爲吾身心所本無者爲吾身心所本無
何者爲所當得而不可不待而後得者爲吾身心所本無
不必得若見得而不可不待而後得者爲吾身心所本無
爲富貴所纏縛而遂求乎理義以進
於聖賢之歸也其爲益不亦大哉

朱子曰學者不能身踐而驚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
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
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者尤爲深切直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

學問之事已教知便須力行之學不能身踐力踐
而徒爲乎空言此正莫大之患然其咎自是不善讀書耳

續近思錄 卷之五 十一 正誼堂

豈使然哉古人著書立教無一言一句不示人以入
德門戶而令其身體力行非但讀文辭爲誦說已也如所
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更爲深切蓋人若不澤躬於禮
樂則不序不和而所行之事俱無一而可據非可以斯須
離者我輩直當佩服而存省之即此一言終身用之不盡
豈獨後學所宜知哉故知口耳之功非聖賢所以教人之
意而學問之不得力者
亦可反而自求其故矣

朱子曰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頹然
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止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
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
出於有意之私然此亦是不合正理事物之來所不能無
正理可已若當其來時而此心固執不動頹然如木石雖
無邪心但此不動處便是冥念絕物非正理矣曾見天與
我以此心而可使之冥頭不靈一無所用或又如應事接
物處自有當然之理理當如彼而我不知所以應之乃反如

此雖非有意之私究亦不合正理而於事物之間多未得其當也由其前則失之於執由後則失之於偏學者當思所以去二者之失而可哉

朱子曰謂聖人以喜怒哀動其志固為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喜怒哀之見於外者特為偽耳豈有是理哉聖人亦猶常人之情目其所以不同於常人者以其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得乎喜怒哀之正而不以動其志也謂聖人有所動固不可今反其說謂聖人無所動則是聖人不喜不怒其心全如木石冥然罔覺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為偽者耳夫豈有是理哉其為誣聖人也亦甚矣

朱子曰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人之患在不能見自恕病病所在耳若果見得自恕之心則昏者可明弱者可強何氣質之不自我變化哉人亦自勉之可矣

精進思錄 卷之五 主 正誼堂

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靜中無事而私意往來橫生不絕此學者通患多不自知能省察至此可見自知之明甚不易得知得是病而治之便有頭緒但當以敬為主令此心常存不為所覆而於日用間深察私意之萌動時多因何事而起就其重處痛加懲窒工夫莫少縱容寬縱如此則中有主而自治最自然私意漸消而不至有橫生之患矣

朱子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敬者一身之本也持敬工夫固是為學本原然此其大綱也若其餘目所在亦須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方為動靜交修而不流於空虛無用之學耳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曉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

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欲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

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再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位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為學不在多言若都不躬躬行之功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當時從事孔子但得兩日便可說盡為學話頭何用許多年追隨不去難道孔門諸子都是欲的不成必不然矣蓋古人說得就要行得故日夜汲汲皇皇向自家身心理會用切己的工夫到得做事業時但就平日所得力量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各因其學之所造即可以充從政之選不用他求全大小功業亦隨各人分量做出但有可觀不必相強總之學求盡其在己而由之自足見用若徒託之

朱子曰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懈廢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人之行所以常為缺者以平日無所常以之為模範不暫廢故持之久漸就純熟則不待有所模擬而所行無不謹飭自成乎方圓矣此即聖學立於世自然者學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李先生說入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往來底念慮繼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來是如此此朱子述其師李愿中之言也言吾人為學先來後能一於理義但人心念慮多端大段惡念起處自家覺得不大段計利害似沒緊要而無時無刻忽往忽來底念慮相續不絕真行得緊要而無時無刻忽往忽來底

精進思錄 卷之五 主 正誼堂

中說出入人疾病所在今看來實是如此此等妄念元宜著力斬斷學者省察克治之功所以不容少緩也

朱子答馮作肅曰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入是已思知諸益

明而無穿鑿之害矣若固陋蓄疑不為易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於日新也

功則又不可當令其講論是非考究得失以察乎事理之當然但勿厭常好異冀故求新非他人自是已見則知

諸益明即有所作亦自可無穿鑿之害矣若使固陋日深於氣質無知而已又非所以矯後生

朱子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汝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汝自去讀道理用汝自去究

續近思錄 卷之五 正誼堂

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

同商量而已此朱子勉諸門人之言也言學問之事全靠

踐履時多蓋講論一說使休若踐履則無窮盡底工夫事

事都須用汝自己去理會體察涵養究竟索某只是做得箇

引路底人引汝等向前用力做得箇證明底人證汝等所

做工夫或有疑難相與商量箇是而已爾等當自勉勵師

友不能為力之處即某亦無如何也

朱子曰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一心只要向前做事自是

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

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

為也天地間惟懶最為害事比有所能為底只因懶惰便

不肯休一切類委下來朱子自言平生不曾懶雖甚疾病總

不肯休一心只要向前做事何從得懶惰豈真生來是箇

懶力不足懶不得事只因畏縮之心先在於中一事來

未嘗去做便自料其難成不肯向前所以習成怯弱終於懶

靡廢弛而不能有為也夫人皆有能為之氣一撮作便可

自新安可以懶自慢其生平哉

朱子曰烹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問父兄師友之訓稍知

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嘗自

所學進慕無成不足見其徒以少少之日亦曾習問內而

父兄外而師友之訓稍知所以用力於古人而後世句

續近思錄卷之五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羅西覆校
閩縣曾 鏞鼎丹覆校

續近思錄 卷之五

正誼堂

家道

此卷論齊家蓋由己及人莫先於家倫常用日乃斯須不可離者誠克治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而其實則孔子所謂道不遠人是也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又豈可以為人哉人亦可以自返矣

朱子曰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類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類以全者也朋

續近思錄 卷之六

正誼堂

友者天屬之所類以正者也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五倫之中有與生俱來以天屬者有出於後起以人合者天屬惟父子兄弟而人合則居其三焉然天屬必藉三者以相成故非夫婦則天屬無以續非君臣則天屬無以全非朋友則天屬無以正此所以為人道之綱立生人之極同行並重缺一不可今人每日所接皆五倫中人每日所行皆五倫中事豈可不求盡其道而為天地間之棄人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人之一身資始於父成於母一體故分血脈聯絡故雖強暴見子則憐雖嬰兒見父則笑皆天性至情相親相愛出於自然而然者觀此則知父無不慈子無不孝而有不慈不孝者人欲察之也人何可不以父母為我

之身體父母愛我之心而後以

朱子答陳府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剷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士人為學讀書不過以明理處事不知此正可實地用工古今人多以家務叢委為妨學問家中事務件件皆有道理存焉但能每事看得不差顧理而行勿輕易忽略放過又於其中省察自己平日病痛何在實下克治工夫痛加剷除此便是學問古人為學之道孰有加之者哉若惡其叢委而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全不向道理上理會與自家身中檢點則是說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

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士人為學讀書不過以明理處事不知此正可實地用工古今人多以家務叢委為妨學問

家中事務件件皆有道理存焉但能每事看得不差顧理而行勿輕易忽略放過又於其中省察自己平日病痛何在實下克治工夫痛加剷除此便是學問古人為學之道孰有加之者哉若惡其叢委而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全不向道理上理會與自家身中檢點則是說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

即在明理處事上見所謂無一事而不學非心頭高懸後

也

或云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朱子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乃自然而為而非出於天理人心之公矣故朱子非之

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闡截人子父母親愛之心出於天性自無在不宜以和順將之不幸父母有過則不得不出於諫止然當拾聲下氣漸漸細密以諫言之不激而聽亦易入不可峻暴硬要闡截

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凡事有天理人情所當然也直躬而行之說豈所論於父子間哉

則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

續近思錄 卷之六

正誼堂

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父母愛子之心出於至正理人之所同也但當鞠育而教誨之俾克底於成立所謂愛之能勿勞也若愛之之心無所不至而必欲其功名如何富貴如何設為意外之求以朝夕期望之則此心純是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正矣此理欲之間正當審決勿生妄想今之為父母者恐未能免此也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這様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

爲人子止於孝繼母異兄弟不能相容者多人生遭此誠箇受繼母異兄弟虧者但看舜當日如何處法不過只是盡誠孝之心以感動之卒能使之化而相親愛則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無不可友之兄弟人誠視繼母如生母視異兄弟如同胞亦何患其不能相容哉

續近思錄 卷之六 三 正誼堂

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朱子曰改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理觀舜之

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余隱之所論仲子之言則是兄可以離也然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無相棄的兄弟即使不慈不友亦安有避去之理若其可離可避則舜當日處父頑母嚚象傲已極人倫之變而何以不出此耶觀舜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而終化其親於允若以爲法於天下而立人倫之極者則知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兄弟雖不友弟不可以不恭此情理之當然正不得有所藉口也

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共於父母形雖異而氣則同人自少至老惟兄弟聚首之日爲多凡死生之變苦樂之境無適而不相須此以知兄弟之恩嚴爲關切非可等於尋常而世有視之反不相交生者其亦不思之甚矣

朱子曰兄弟設有不幸鬪恨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兄弟同氣之親出於天性雖不幸或因小忿鬪恨家侮之來則不知不覺自相鬪切而固忘其親也一遇外竟不知消歸何處矣雖有良朋豈能若兄弟之親切而有助乎所謂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者也人試以是返而思焉有不篤於友愛者哉

忠字朱子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禮之人便自易得苟

且故須於此說忠卻是就不足處說其心之謂忠人倫日心而對以屬之事君者蓋父子兄弟夫婦天性中其相愛相敬乃情理自然然而不待勉勵人無有不盡其心者

續近思錄 卷之六 四 正誼堂

惟君臣之分亦理之所宜然因以義合便自情意不親容易苟且罕克盡心故須於此說忠勉勵人之所不足處爲言正所以勉勵之也

朱子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閭之中衽席之上人或

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終於成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溯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夫

居室至選之半也則天命之原人類之始紀綱之首王化之端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無不備也然幽閨之中人所不見也故君子能知其幾之至微而慎於獨見之地以體其道之遠端而不致有所差謬非是鮮有不流於人欲之私而失其正者其孰能體之乎易首於乾坤而終於咸禮之大昏詩始二而皆所以明陰陽之道正夫婦之儀欲人之無忽於其始而謹於其微職是故也胡五峰所著書名知言亦曰道之精微即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謂其流者多忽為至近而不可察也宜知有道焉惟心一於敬者常守之而不失人倫之正耳斯言亦此意也然則觀古賢立言之意後之人其可視夫婦為泛常而不知所慎哉

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者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

續近思錄 卷之六 五 正誼堂

人倫之親密莫如夫婦惟其親密故伊之至凡有所為而於其則全無愧恥也即此使非刑于之道人苟能常有戒懼慎獨不掩屋漏工夫是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矣所謂君子之道遠端乎夫婦者不其然哉

朱子曰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人生五倫之中惟夫婦情意最密而倫忽而親之侵不致詳純以私欲之見行其狎玩之情而至於矣倘知君子之道遠端乎夫婦者不其然哉

朱子曰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人生五倫之中惟夫婦情意最密而倫忽而親之侵不致詳純以私欲之見行其狎玩之情而至於矣倘知君子之道遠端乎夫婦者不其然哉

功對是則此一倫者正為家倫之始而人所當加謹焉者也安可忽諸

朱子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天地之道一陰而後雨澤降焉其於人也則為夫婦必唱隨和好而後家道成焉故夫婦和而內助有人夫婦得夫而其身有主所當各盡其道治外治內通勉同心以成厥家而不宜有反目之怒也觀天地之氣偶有不和遂生疹厲早潦之災可不與

問妻有七出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未子曰然妻者齊也而助理於內以成乎家道者也若行不孝悍妒其言益厲諸惡行又有不生於家道者則不可不察也

而家道不成勢不得不出故七出之條亦是正當道理非屬權宜古來聖賢亦有行之者朱子曰為然則後人可以無疑矣

續近思錄 卷之六 六 正誼堂

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身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詩曰無非無儀惟道以順夫子為正一有才能便與外事此最不可不詳也所謂此致之長經家之業是也故所為非固為不可不詳也所謂此致亦非吉祥可願之事也但其職所當為惟是修饋食具酒漿盡閨門之道使人謂得賢內助而不至道父母憂則可矣易言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者正此意也而孟子之言亦以精五飯幕酒漿養身姑縫衣裳為訓此外無他事焉故非所直也此勉教之所當嚴而無境外之志以其義

朱子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朋友為五倫之一蓋所

而使不至於存焉者故有過則相與得而善則相與對其
所關繫為至重古人以朋來為樂友聲是味而尊之如父
兄親之如性命者賦此故也今人於倫多不盡而視朋友
者為偶合無足重輕竟不究其所以然矣人倫幾何而不
或

朱子曰朋友不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皆可受分明
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不以法事相

委卻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用而志則其物自其所宜
然亦當按於理必其來有辭不害於可受而後受之如五
子所謂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亦受之是也若不以正道
相與而徒以錢相惠是受之無名且以
吾身為不潔之偏雖貧斷不可受矣

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
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

類近思錄 卷之六 七 正誼堂

善有不善則親之端之而不愛則自當疎之矣但疎之必
以其善不可過於峻絕若非有大事故為世所難容者則
亦不必峻絕之也蓋友誼為重小過宜寬所謂親
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此忠厚之道也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廡以
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

長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
時食有事則告以奉先世神主者別代序也旁親無後者

以其班祔廣追遠也置祭田具祭器以下則所以致其儀
見板圖之誠而盡其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禮皆仁孝誠
敬之至凡為人後
者所當取法也

問冠昏之禮如或行之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
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

告之使之易曉乃佳古者冠禮有三加之辭昏禮有出門
以致期祝警戒之意不若本其旨義衍為
明白通俗之言使之人人易曉乃為佳耳

朱子曰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
姑者未成婦道也婿親迎不見妻父母者以婿未見舅姑
姑者以婿尚未合登猶不成婦
故不敢見也此制禮之意也

問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朱子曰計繁簡則是
以利害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敦誰變婚媾之

論財一計繁簡便存利之見矣非古禮之意也況風俗日
壞我輩正當從簡以復古禮若亦隨時尚所為則復古終
無望矣誰與變化乎風俗故此

朱子曰盥豆篚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

類近思錄 卷之六 八 正誼堂

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
所用是謂從宜也古人祭必有器有俎肉有幣帛與常時

也今則代以燕器常饌俎錢非古禮要亦以生平所用
者幽明一理或可相通是謂從宜也按古人祭用玉幣後
來易以錢至唐明皇惑於王珣之說而鬼神之事繁錢不
能盡與作紙錢易之唐禮書載范傳正言惟類魯公張司
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朱子家廟之祭亦云紙錢
當幣帛未安唐人重佛誦格錢寶於冥途殊非唐宜用素
紙代幣帛且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个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
祖先之氣亦只是一个氣所以才感必應世間惟有一個

天地言之生人生物蕃變不窮只一氣也自人言之吾身
與祖宗亦只一氣也一氣相通故方感輒應此理之所必
然但視人之誠敬何如耳若誠敬之至可以格祖考

亦可以格天地古聖人所以享帝享親無二道也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

國之鬼神屬焉鬼神屬焉之氣各隨其分之所屬以為憑

屬之故有家者各祀其先有國者祭其山川氣相應也

至於天子則父天母地凡四時五帝天下之鬼神莫不屬

焉故聖天子在位而百禮具舉天地清寧

河嶽懷柔一氣感通百靈效順其明驗也

朱子曰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

禮其所自始萬物之所自始本乎天人之所自始本乎祖冬

至者氣之始故王者祀天而以所出之祖配之正反始報

本之

朱子曰昭穆但分世數不為分尊卑如父為穆則子為昭

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宗廟之制左昭右穆但以別世數之

可以尊卑論也

續近思錄 卷之六 九 正誼堂

朱子曰祭祀須用宗子法宗子謂父之嫡長子也父之祭

禮之世長孫主之祭又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

之世長孫主高祖之祭又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

得之禮或曰今卿大夫皆起自庶子而世嫡長未必皆貴

且賢且與祭者皆尊行而世嫡又多卑此宗法所以難

行也然復古之君子有能慨然立世嫡為宗子或思而

必敬之育之歲時以主祀事未始不可行也

朱子曰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掃

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古無祭於墓者其來不可考

耳但今世俗俱行拜掃之禮流傳已久是亦報本追

遠之心於禮無傷似不可廢此吾夫子從亦報本也

朱子曰忌日只祭一位孝子不飲酒食肉不聽樂素服以

朱子曰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槨家之有無疾則

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祭祭自當備物盡

為上貧則槨家有無疾則量己之財力以祭少殺其品

物儀文可也若財力可及而不祭是無愛敬之誠矣

為祭哉

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質禮者善莫不能文

而於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神事之也禮者善莫不能文

祭故禮家又謂質為喪祭而度為吉祭禮者善莫不能文

祭者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傍禮

三祭以安之朝拜日中而度不忍一日離也凡喪禮無不

謂之質有儀謂之祭質禮簡而不文蓋親去我未久哀切

於中未忍遽死其後而事以鬼神之神故止用質既葬而

度則哀少殺而禮有文始謂之祭禮家又謂質

為喪祭虞為吉祭以親喪禮遠而漸趨於吉也

續近思錄 卷之六 十 正誼堂

朱子曰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

明之閒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所為皆不廢而獨廢此

一事恐亦有未安古人居喪哀痛迫切之情幾於自廢而

平時故宗廟祭祀之禮拜獻受非於喪非宜亦廢而不舉

而心安理順幽明兩無憾焉今人居喪所為與平日俱無

少異而獨廢此一事恐

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為正儀禮所載喪禮已為詳備從

子修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五卷未成而疑疑後以屬他者

黃氏踵成之勉齋續補喪祭之禮甚精密復古君子凡喪

祭皆以文公家禮與儀禮

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為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

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則葬後行三虞之祭。虞後行卒哭之禮。今宜從之。近世禮非也。

朱子曰：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為後者，為之子於本生，父母不得服三年。然身之所自出，降殺恐多不安，但皆服心喪三年，則情禮俱當矣。此法古無之，惟宋時立此為甚善也。

朱子曰：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單食，只可分與僕從。喪葬之時，不宜飲酒食肉，以禮自處，便當以禮處人。分與僕從，從可也。昔程子葬父，使周恭叔十客，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勿陷人於惡。凡士夫之家，各宜守禮，毋蹈陷人之惡。

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葬地擇日，所以安親之體，體故不可不擇。古法用卜筮決其吉凶，今人皆不遵行，且從俗。

續近思錄 卷之六 十一 正誼堂

擇之亦可，但不可滿於地，與陰陽之說以子孫受蔭為主，過為拘忌，而致親柩於久淹也。

朱子曰：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過之也。幽明不同，其理則一。

海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一箇氣象，欲葬其先人，居其後裔者，自必揀擇以為久遠安寧計。此亦人情所宜，但墓取其足以安先靈，居取其足以傳世業，苟得酌中恰好處，斯亦可已。必欲於墓與之說極意過求，而富貴利達之見，則非正理。世俗之草率者，固為不及，而務為陰陽風水之高論者，似亦次之於過。士君子惟當順理而行，毋為所惑可也。

或可也。

朱子曰：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糕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但當為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尊長而為之，節難以一定論也。朋友為五倫，聞朋友之喪，則為位而哭，其服則麻，然朋友之交，其情有厚薄之分，其齒有尊長之等，則又當權其輕重之宜，未可以一一定論也。

朱子曰：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肅，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

續近思錄 卷之六 十一 正誼堂

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慎，儀容止之則自

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此黃勉子平日之威儀行事也。言其剛居在家未明而起，平日之氣不荒於朝也。深衣巾履，拜於家廟，先聖有所親，有所敬，必整其容也。退坐書室，几案必正，造次之不一，此書籍器用必整，指畫之有方也。羹食有定位，匙箸有定所，此飲食之得其常也。體而休，則瞑目端坐，休而起，則整步徐行，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此起居之有條也。其色莊而安，詳合節肆也。其言嚴厲而中，正不遷也。凡見之於威儀容止之間，者莫不各有當然之財，自少至老，雖當大寒盛暑，造次急遽之時，頭沛流離之際，而未嘗須臾改其常度，蓋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

乃盛德之至也。之閒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

死喪之感良感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
 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
 閭雖貧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思無
 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蔽風雨
 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行於家者則孝慈兼致內外肅
 門之中怡怡如也是其盡乎生人之道者然也其祭祀則
 繼絕畢周誠敬獨至儀有少缺則怡然以悲盡禮無違則
 油然而喜凡遇死喪哀痛慘感之容倫極其至飲食衰絰
 之禮各稱其情是其盡乎事死之道者然也至於賓客之
 往來必盡其歡意之誠也親故雖遠必致其愛思之篤
 也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義之盡也吉凶慶弔無所遺
 賙問遺無所闕禮之周也凡此皆見於待人者也其日奉
 則衣食僅足以供口體居止僅足以蔽風雨而已應事接
 物大節既端而細行亦克詳蓋無毫髮之可議也非夫子

卷之六

圭

正誼堂

續近思錄卷之六終

侯官楊 沒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
 閩縣吳榮庚耀

續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

張伯行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
 然夫就取舍惟義之從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所亟
 宜審處也

朱子曰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吾人主斯世當處斯
 分事然古之君子亦必量己之才德可以濟世固時而後
 一入仕籍即本生平所抱負以展其經綸豈不綽綽有餘
 裕乎若入而後量將以薄積蓄之躬妄膺民社繁劇當
 前百務叢腫其不至貽誦素餐取戾覆餗者幾何也故君
 子不爾也學者
 母輕言仕哉

朱子曰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

卷之七

一

正誼堂

聖人出處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觀聖人者須看他至誠懇
 切處一毫不肯假借及灑然無累處一毫不肯執著如期
 月三年之願栖栖不舍之情是其懇切處也用
 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是其無累處也
 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
 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
 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
 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
 所以每根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
 惑也士之道明德立者要當綜其生平之始末完全全
 體用其足乃可無不純不備之憾而豈易言哉必也
 其積久而有學涵養深而有德而後其言也為吉人之辭
 其行也為庸德之讓有行矣而後全其節可以塞
 兩間蓋其義可以彌六合此士君子所以自立其身能行
 其道有次第有始卒顯名後世而互古今不易者也但人

之稟性有偏全其所得於天賦不同而遭時有隆替其所成於人亦復異故或獨善一身者而於之事為或晚節成流者無以溯厥初服而知人論向於千古之餘觀歎息痛恨於立德之難卒即後之學一追盤往哲欲擇其所從又不免於次第始卒開他歧紛紜往往惑感也

朱子曰人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思狂狷尚可為若鄉愿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講時之類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固執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此言入仕途者宜為

也狂狷雖非中行然實可望其有為聖人之愚狂狷以此也若為鄉愿則何說乎蓋狂狷者獨行其是雖成於世得罪一人故說這人不識時之類即是狂狷之徒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固執識體之類即是鄉愿一流人使無可觀矣末世人仕途者非關然如世之習不足以博命名而取高位故宦途中之賦德者大約鄉愿居多焉

續近思錄 卷之七 二 正誼堂

朱子曰非是科舉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隨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

累人科舉為進身之階有志實學者疑其相累不知科舉非能累人也但人急於功名只思涉獵倖得自其其所累耳夫誠讀聖賢書沈潛玩索深達原據吾身中所以衡文之好惡為吾之利害直是度外置之則雖終日應舉仍皆讀書明理希賢希聖庶工夫亦何嘗累人手有志者自

朱子曰以科舉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親者意在博利祿以奉養父母然君子學求在我不為為己之學則正誼明道之心不敵其謀利計功之念矣何以觀策向上豈非無志又以舉業為妨實學者意在工文詞則不能為心性之學不知身心性命之理則在日用飲食間也若以為

妨實學亦曾妨飲食否故只是無心也夫舉業皆可道但舉能立志則本性命工夫真實學問發揮於文章之道者初何有妨妨哉

朱子曰纔出門去事君這身便不是自家底了貪生怕死何所不至事君致身儒者自讀書時便講明大義雖然於惟君之命矣豈猶是自家底身也若貪生則死期凡倫以全體者何所不至而臨利害遇艱危尚望其能出死力以守社稷猶蒼生乎必不然矣

朱子曰近臣以寒謬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近臣如職近於君者遠臣即省都外官遠於君者近臣重風節故寒謬謬謬當行則行當言則言絕無依阿回互為得其體也遠臣重操守故廉退恬靜孤介以錢物動默以臨民能去繁擾紛更為得其體也得其體而當官安有難處之職哉

續近思錄 卷之七 三 正誼堂

朱子曰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處

聖賢之學就天理本原上用功進而愈下相隔矣會者壞故今人之病只為鋼敵已久於天理毫無所見本原已極而其心則汲汲然推苟且以就功名以故發為議論往往見卑陋無可把持只得多方遷就而己究竟功名事業無一可觀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全於天理上滲漏空缺一不堪自思也更有甚好處而必出此紛紛逐逐惜過一生乎

朱子曰天下事誰被你看算得盡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愈熾而義理愈滅處天下事者局難預定策已非處事之方矣况算不得盡乎今人必存計較利害之心自謂可得勝算究竟私意滋起顛倒錯亂所以人欲愈熾而不可遏義理愈滅而不復生事未必濟而不術已大壞矣使見得天理本原出而應天下之事又何用勞勞

於計較
為哉

朱子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惟恐日之不足雖糜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母為州里英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今士大夫或徒步起家而其後位至三公者當其窮時景況何如一日得志而臺池舞女以自樂惟恐日之不足馬則其器量之鄙陋可知矣雖彼糜府充綽有餘裕但能推有餘以及人也使能以臺池舞女之樂推而及人則窮居徒步時鬱鬱不自樂至今日乃大行其志焉其陶然自得不較遠哉

朱子曰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為文以干利祿而求溫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

續近思錄

卷之七

四

正誼堂

家而已矣外學也者讀書明理學為大人而體用具備內聖為文干利祿圖溫飽云爾哉亦曰格致誠正以明理而修身使其推之可由家而及國由國而及天下然後為不負所學而已矣今之學人則當其為學之初便志在富貴何論功名何論道德也范文正自做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庶幾近古歟

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不足言也大凡行止去就以耐或亦一法然事有不當耐者即當以理決之豈可全耐耐事其弊也也含糊固互假借游移必至於苟賤不廉在貪汗之名而後已也風俗極壞行直道者固多窒礙然在吾人分上自有義理主張豈可迂道以隨俗故只論是與不是付利害得喪於無心則果斷直前直道坦坦何窒礙之為感乎然所以認得是不足者又在平見之明矣

朱子曰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為業一日投閒便有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富貴貪饕皆過之適然者於吾本為業惟恐失之則一日投閒而歸家委之餘必厭淡泊使有食不足之歎所謂汲汲於富貴者必戚戚於貧賤蓋舉世皆然矣豈知吾人之自有真樂哉昔人云自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此言深足味

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業猶事也言君子一日立乎其位則當一日盡官守之事一日立乎其位則當一日盡官守之事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蓋官守之事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蓋官守之事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蓋官守之事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

續近思錄

卷之七

五

正誼堂

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以自媒而求薦朝廷設才以任職職故在上者推擇賢而舉方是為國得人不當以人之請託而薦之也士人立身守禮義以養廉恥故在下者宜藏器以待方是為道自重不當干進自媒貪祿而求薦也蓋請託多樹私思而貪祿必無實士求薦先為賤行而枉已安能正人此求賢與為士者慎勿蹈此弊端而各持其大體焉則得之矣

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宰相位至尊而權至重然職則在於用人量必微賤也而其守則不可輕故尚廉隅重禮義乃以不自失為貴然則集眾思而廣忠益者宰相之良也處有守而後出為薦者士

朱子曰惟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只隨利欲走閒有務記誦為詞章者又不

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夫
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朱子亦以今日士大夫正
此猶惟其心裏無可自足只隨利欲走也聞有博觀
載籍組織文辭者又不過務記誦詞章用其心於無用
之地而其本心之陷溺曾不足以救之所以謀利尚欲填
塞胸中箇箇如此而亦何怪其然乎只緣心裏無可自足
無所用其心故至此耳天下而盡若輩吾道之所以益孤
也

朱子曰食汗者必以廉介者為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

為不是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邪正不兩立彼自以
世俗之情往往有之是故食汗者求無厭饕餮成性其
必於潔清有介節之人反目之為僭指之為沽譽雖笑
之不已而誦誦加之竟以為不是焉趨競者奔走承順則
彼取容則必於恬退自貴重之人反目之為迂愚指之為
僻傲輕薄之不已而排擠及之竟以為不是焉由此類推
而推之人情常態莫不皆然也夫君子苟知自立於世又
何煩以此

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而安之

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

著鞭雨下則赤腳此言知命樂天當以聖人為法也人當

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隨在皆可順適觀聖人之用則行
舍則藏若視之甚輕無些緊要者大抵如晴乾著鞭雨下
赤腳隨時順應付之無心
也學者亦盡其在我而已

朱子曰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

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
據我逐時信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
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腳便道是矯

激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

水方始是通備實才而道所以不明學所以不講則皆由

此詆排之者之過也不思修身正心之道齊治均平實從

於做出亦必講學明道然後見得恁地見得然後做出

今士大夫大齒弄精爽只說據我目前這時處務已自做得

事未說道學說正修許多閑話何消得用推其如是所以

一人叉手並腳明道講學便百口交謔謂矯激請邀名請

做崖岸必禁絕去之而後已其意須是如市井無賴

用平俗尚如此世安得有人才也

朱子與項平父曰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端求全者得誇利

害短長之閒亦明者所宜審處也世風日下時論一變盡

者反以得誇利君子身當此時不可無保身之

計自宜之方是故利害短長之閒所宜審處也

朱子曰思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

新近思錄 卷之七 七 正誼堂

見學力士之精知日好者平居無事或不至大有差失一

樂氣臨患難便把持得任事不知思難之際正所以

脫俗情之外乃見學力之堅也而豈易能哉

朱子曰人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

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思難

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

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著

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者皆緣見理未深涵養未到是以

心虛氣軟與不學之人無異也延平先生謂利害當前若

併道不可以少思古人所定思難更有大難堪者以之自

其卑天說到得臨事殊有得力處先生之言其可忽乎

於此益加害也

朱子曰仕宦祇是厥勳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
起妄念也廉以持躬勤以圖治二者居官之要至於位之
守而無所容心者也若欲謀進以致諸榮捷徑而取高位
則必趨承迎合以悅乎人而吾身廉潔精勤之操終不能
以自主矣仕宦之深戒也

朱子答連嵩卿曰易簪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
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易簪事見禮
家語此言論古人各當充古人之心也曾子易箦事見禮
結纓未須論其孰優孰劣也但古人謹守禮法終身以之
不因死而易則君子之所守可知矣學者觀此而知其
其所守伊伊人有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
心如孟子所云也此是體認工夫
最緊要處而何暇論其優劣哉

續近思錄 卷之七 八 正誼堂

朱子曰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
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
只要知道道理外遇何常榮枯代謝而所無可加損者吾
貧賤汲汲於富貴者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耳若果加沈潛
之功得講習之助真知確見此道理則所謂大行不加窮
居不損者貧賤富貴舉不足入其胸中只要於此道理知
之益真見之益確無一時肯放過無一事肯放過此惟親
歷者自驗之矣

朱子與方耕道曰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
方耕道名未凡人於事不必挾私任術飾志矯情但能循
理之自然守法之當然中其心無欺無同以應之便自正
大恰當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商比干之死以理論之可謂正命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未

子曰如何恁地說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
卻是失其正命公治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若當時
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
殺身以成仁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人受

以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所謂道也道自包理與氣在內
正命而死皆生氣而死安盡其道而已當死不死則不能盡
道而失其正命矣况道之正者論有罪無罪不論死不死
設公治長死於縲紲亦非正命乎古人殺身成仁盡
其道也若必以氣論則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然則比干
之死孔子合於子而稱之為三仁蓋不論其死不死
亦以各盡其道而各成其仁者也此理垂千古則此氣
自塞兩關學者直是看到此處而何疑於正命之說乎

朱子曰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
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

續近思錄 卷之七 九 正誼堂

刀鋸鼎鑊天下只有一條道理認真做去勇往直前可生
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殊不知古之人雖
刀鋸鼎鑊有所不顧只緣於道理上認得既真所以見有
此不見有彼直視之如無物耳而何嘗容
心計較妄圖趨避乎人可以無見於道哉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朱子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
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
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
後已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秀嫻無賴遜於不虞以保天
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到舍生
取義處不如此說明哲保身即是行藏計卷底大道理聖
若此理自然遠禍豈計較利害偷以全軀之謂哉今人純
以顯情畏懼之邪心看取明哲先占便宜勢必至如孔光

之徒判老同學浮沈於世而後已即如揚子雲所謂明哲
煌煌四語便是占便宜說語所以身歷三朝洋流下位
勉養賢閉以至於美新投閣一生作爲都督這幾句說也
若古人到合生取義志浩然正氣奮不顧身遠云遠不處
以保天命耶斷斷乎不如此
此說矣明哲果易言哉

朱子曰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
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心利害生死不憂其節未說公卿
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愆治官親戚雖前者既爲所治而
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

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勵緩急之際尚
不免於退縮況游談聚議習爲輒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
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耳

續近思錄

卷之七

正誼堂

東漢人才專向名節雖無補於事然三代下求
其大義根乎人心利害生死不憂其節者實惟此爲最
如富翁守節守官親戚之禍前後其難者雖誅竄相
尋而不悔禍愈烈後述也死者愈多何其重名義而珍氣
節也後世士大夫顧惜身家畏懼勢安能望此夫其氣
觀望淫矣況游談聚議之徒只思苟容於世欲其捐軀赴
難仗節死義抑又難也然則願利害不顧義理作奴婢
膝與態者適當以東漢之名節視之矣要之敦崇道義并
尚廉隅從不能無矯枉過正之失而較失依河漢認回互
否未可知猶可以鼓一時頌情之氣也
朱子說子張學干祿因曰如今時又取者不問其能應者
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權皆然禮
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
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禮智從頭

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奈何此朱子解
而言時弊之末有當也如今時文取士不問其才之能
即應之者亦不必自計其能否只是空言滿紙便擢入
得以前上之不但此也又如除權皆然蓋其所除所擢
者職之官不識禮樂之官不識義理皆憑吏人設法
吏人獨有向能保無差失關廟胎長官罪戾乎至學官尤
可笑只是取具文書備員考試而已初不問其德行可
道蓋可法也此朱子言舉私義者亦不必其能也時弊如此
不所謂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也時弊如此
之何哉噫此朱子言舉私義者亦不必其能也時弊如此
良法美意天下萬世真可欲而行之者也

朱子答廖子晦曰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纒涉計較
回互便是私意也廖子時名德明此言入仕途者當以理
自有箇當盡的道理是非得失須以此爲之也蓋一行作吏
每著不得些些計較纒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私意便使
方寸如亂何以爲國焉民此
亦視乎吾人之定力而已

續近思錄

卷之七

正誼堂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
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作如此而不幸與
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
寸之閒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
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此朱子自明其志而盡道
而亦有輕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視乎其人之力量然
力量亦有大小之不同則所以求其量者尤視乎在
之體當而已若能一日十二辰之中盡有爲夜有思凡念
應動作一自家點檢都是合宜俯仰天人兩不愧作則
朝聞道而夕死固所甘心此志士不忘在溝壑也豈喪則
殞命之暇要只成就一箇是處耳夫然後方寸之閒天
理周流雖大困厄倅然避之而不驚有致命遂志而已而
背惟其我之是此其力量之可惶惑者不惟在人之是非向
背也又何煩沾沾焉計較於輕重大小閒哉

朱子當孝宗初年嘗兩進絕相議抑佞幸之戒言既不行

雖權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此以下言朱子出處

之正也孝宗初年知議之與與侍寺之徒起朱子嘗兩進

議於人主之前指陳利害深切詳明而孝宗不能行其言

故雖權用屢至亦屢辭而不就也蓋其於出處提點江西

處之大義持之甚正凜然有不可得而移易者提點江西

刑獄促奏事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

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敢回互而欺吾君

乎道熙十四年提點江西刑獄十五年入奏是行也有要

平之於路戒勿以正心誠意為言者朱子谷之曰吾平生

所學止此四字耳豈可回互而欺吾君朱子在孝宗朝凡

平及秦孝宗博善有久不見卿之語陸對者三上封事者一皆忠誠懇惻至今讀若猶為涕下

孝宗亦開懷容納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主眷愈尊而

病近思錄卷之七 圭 正誼堂

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凡三

一上封事皆盡忠竭誠如所言帝王之學修後之計以至

德業之成敗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想其欲款切備至

至今猶若猶為感涕孝宗亦開懷容納如投匭或入漏下

七刻已就寢而亟起秉燭論之且屢召履殿亦屢辭屢推

嘗稱之曰嘉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又曰朱熹政事細有可

觀其見推重如此然其時奏疏所言扶植情弊皆未免痛

詆大臣近習以故主眷愈尊而疾之者愈深其當日大

臣或上疏毀程氏學以陰詆或面封論近日指紳有所謂

道學者大率假名滿語如此類橫肆詆訾是以朝廷

之上終不能一日安其身也而朱子之出處已可知矣

拜必抗章而力辭勵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

去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而朱子於進退間尤有介然不苟

章力辭勵易退之節為道自潔則雖一語不合其事君也不

不合亦必奉身亟去其立身之道又如如此其事君也不

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至其事君也正心誠

之不行而斷不肯取道以求售其愛民也意無所回互使道

肅然使己之疲勞而斷不肯徇欲以苟安其致若澤民

如此故與世動輒離自筮仕以至屬績五十年閒歷

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是故難

與世相隔處動輒離不合蓋自筮仕以至屬績五十

年閒歷任高孝光監四朝不為不久然仕於外者僅九考

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要之倦倦君國之念萬物一體之

懷固周終始而弗渝也至於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去

就惟義之從則宛然尼山家法矣

續近思錄卷之七 圭 正誼堂

朱子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雖鄩屢空晏如也諸

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

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朱章齊先生嘗為尤溪

章齊卒朱子少孤家貧遵父遺命往學於屏山對彭冲先

生故萬建之崇安後又遷建陽之考亭單瓢屢空安之若

素所謂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

堪而與之裕如也且其受業門人來自遠方者雖豆飯藜

羹必與共有所不足或借貸以給其用而至於非道非

義則一介必嚴而斷乎不取焉蓋其安貧樂道有如此

朱子疾且革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旦門人

侍疾者請放朱子曰誤諸君遠來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

過如此間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衣

冠就枕而逝朱子疾且革時尚手為書囑其子在與門人

冠就枕而逝范念慈黃幹其所言惟以勉學及修正遺書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勢之未振則感憤咨嗟之意至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為學卒勉明且特疾諸門人請教乃答之曰此致不起是
誤諸君遠來也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何事遠求
門人又問治喪之禮用溫公喪禮何如答之曰疏略及問
儀禮則謂之遂正坐整衣冠氣定神閒就窆而逝時朱子
雖後而所以承斯道之傳使
後學得所依歸者為不沒矣

續近思錄

卷之七

西 正誼堂



續近思錄卷之七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 蓬齋覆校
閩縣吳榮庚 西霞校

續近思錄卷之八

張伯行集解

治體

此卷論治體蓋明乎出處之義則得時行道務在
提綱挈領端厥治原庶使天下知儒術之非迂疎
而寡效也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

之職以先後從與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

其正人主深居高拱間見無所取資則隱微易於蔽

逆古先聖王師傅有官賓友之位諫諍有職其

所以立之謂之賓友此心頃刻之間未免存壞之隙

右維持保認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未免存壞之隙

此其補風餘烈所由為後世法程哉然則為君者固不可

無保傅糾繩之臣而為臣者亦

不可不盡陳善閉邪之職也

朱子曰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

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君臣父子之倫人

聖為能盡之綱紀法度之制代有異宜惟初建之王為能

盡之固非常人之聰明才力所及然聖為倫物之宗王為

初治之始後世立心於本原之地必當以是為做法求其

能盡而不當苟且自安以不盡者為準則也惟倫制既盡

則以是立政庶幾手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

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

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機而天下之事日入於

瀕均之二者皆失也準事以布政立政以處事必審勢而

酌其宜方為善今天下之事自當

緩者當急者勢各不同則朝廷之政亦各隨其當而急以爲區畫之宜也若使事當緩而政急則好事功必至而政緩則玩愒因循必至於怠慢廢弛坐失事機而壞天下重大之勢也二者一則失於怠慢一則失於委靡其爲弊均也立政者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六臣者人主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

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開於其間無以克濟此言大臣當正體國也大臣者事權攸屬乃人主所與分別賢否而進退之國心一德協恭和衷坦然無彼此之見而其所舉措惟以國家爲念而不以私意問之則欲進賢也彼必以爲妨已而沮之欲退不肖也彼必以爲便己而用之其於天下之事決裂敗壞亦何以濟乎甚矣爲大臣者必慮天下之物我無與而後能相與以有成也

精近思錄 卷之八 二 正誼堂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人君理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幾是以千變萬化善惟正心誠意以爲致治之本則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四海至廣北民至若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四海至廣北民至然一身高居深宮可以惟吾所欲則其心之爲邪爲正宜若不可窺測矣然而政事之數施紀綱之張弛其符驗宜掩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四海至廣北民至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是以古先聖王有鑒乎此而敬勝義勝於業業持守此心而不敢放凡其必食酒樂衣

所以求其克之復之心志齊肅如對神明或兢兢而由內及外自愛至著天下之事不治於人主之一心而有餘哉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

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人主一心爲致治之本故天下之大綱小紀公乎恢然正不能自立也必人主之心術蓋有厚焉然有所繫而立焉然擇人輔導實格心之由故君子亦不足自正也必親賢臣而信之講明義理之歸培養主德明乃可得而正焉君心正紀綱立而天下安有不治者乎

精近思錄 卷之八 三 正誼堂

朱子曰須是自閨門庭席之微積累至薰蕕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言法度之微積累至薰蕕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故須自閨門庭席之微凡其觀感於我者率皆婉順謹柔與忠焉漸次積累直到薰蕕洋溢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紀綱法度至是乃大可用也此即程子所謂有闡離離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

朱子擬上封事曰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

者孝而已此朱子自明其生平之道也乃今日之所以到
日用之理無不該學竟得周孔之道則道法之原無不正
知三代兩漢治亂得失之故則可以防微杜漸而致乎其
其用通守國家之條法則可以導今而古不至於過愆
然其所以為非欲為臣者忠為子者孝自盡其道而已
也

朱子曰做宰相只要辨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
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天下出一已之說定人
物之權衡故則與備辨一片心一雙眼也惟眼明則天下
之賢不肖雖處錯出真偽相參皆得而別識之而不至
於混指惟心公則天下之賢不肖雖抱道自聖或干進
錄皆得而進退之而不至於失當公以行其明明以濟其
公一片心如雪一雙眼如斯斯宰相也

續近思錄 卷之八 四 正誼堂

問論治便當議體朱子曰然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
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情朋黨如
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定格
局合如此做如為天子近臣合當審諤正直又卻恬退寡
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
做事便都傷了大體為治多端必先求其體要之所在故
許除盜賊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情朋黨如
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情朋黨如
朋黨者逆折其奸萌也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
而己不勞也去賊吏也凡此皆以風有未賢才者為力役
首皆財力以蘇窮黎也此皆以風有未賢才者為力役
至於為天子近臣則當審諤以行其正直者立朝之風節
也又卻寡默而居於恬靜隨時俯仰委蛇而嚼嚙及至處
鄉里則當閉門自守已躬廉退之節以自貴重偏又向前

事已而後物如此二者都傷了
大體欲識治體者識之於此而已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三代以下為
而不恭儉故其政治皆無足觀文帝天資醇美器度雍和
絕無驕侈之氣而禮賢惠民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可謂恭
儉之主矣然無道學之臣以佐之亦僅能
為一時之盛安而不可以道三代之盛也

朱子曰為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天
之善多端非一人所能備任也為政者自用則小故不在
於用一己之長惟好善則優於天下故貴有以來天下之
善集思廣益兼聽並觀所
為庶績咸熙而已不勞也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
日與國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
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天降下民而作之君故其
聰明往往為天所遺然有

續近思錄 卷之八 五 正誼堂

名與實之不同則人主之聰明當務其實而不可求其名
也如居公孤之位者有大臣惟是信任之專日與國度滿
闕論道經邦反覆詳辨以求至當不易之歸則耳目之見
聞日廣吾心之神智日生此所謂聰明之實也若左右近
臣之人承意旨奉色笑每進一言輒恃常反經投其所欲
而苟結於不覺使偏聽而輕信之則多出於察察為明之
聰明之名也名實之開固不可不審也
朱子曰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
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路判矣為
萬事之宰故人主制事本乎一心而其心之所主又有異
者蓋道心天理也人心人欲也二者危微之關公私邪正
之路判然各別此堯舜禹湯以來
相傳心法有可得其統宗者矣
朱子曰詩曰秉心塞淵騁兆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
強之業者非必權譎計數之為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

也。其化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駟。駟。國君之富。數。以對。塞。則。可見。人之。所以。成。其。業。者。非。必。扶。權。任。數。以。恣。意。行。私。之。為。務。而。在。於。處。心。積。慮。誠。實。厚。厚。之。中。也。欲。使。大。業。者。奈。何。以。正。心。誠。意。為。迂。闊。之。談。而。馳。逐。於。權。謀。之。口。實。乎。哉。

朱子曰：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

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收人才

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其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眾

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

也。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人共之。蓋一人智力有限，惟能

集眾思則其益自廣。古君子德業雖高，而又必博收

才。納。之。門。牆。之。中。以。勸。獎。成。就。之。至。於。當。用。之。日。則。使。之

布列在位，各供厥職，蓋養之已深，知之有素，而後徐啟其

效。自。無。事。之。不。成。也。使。平。日。未。有。其。人。而。一。旦。欲。用。其。用。詎。可。得。哉。

續近思錄 卷之八 六 正誼堂

朱子曰：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

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舉。道。功。德

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

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閒。或。有。未。盡。善。者。而。將

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

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

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

寢。極。乎。光。大。耳。所以。求。賢。者。豈。欲。使。之。綴。緝。言。語。頌。功。德。其

人。觀。聽。而。已。哉。蓋。一。人。之。見。聞。有。限。思。慮。難。周。恐。處。己。接

物。或。未。盡。善。將。使。賢。人。在。側。有。以。正。我。也。於。是。博。以。求。之

厚。以。禮。之。誠。以。待。之。皆。出。於。不。得。不。然。要。使。天。下。之。賢。無

論。識。與。不。識。皆。聞。風。自。致。於。吾。前。以。輔。吾。之。過。失。

然後吾之德進。業修。則心無愧而究極乎光明正

大之歸耳。有志天下者，所以求賢如是其急哉。

朱子曰：拍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為本。人若一心所繫於天

所發也。心一有不正，意一有不誠，則未免入於邪妄。而用

人行政，皆因之而失矣。故治天下之道，多端而必以正心

誠意為本。本立則末不期治而自

治。此。千。聖。之。心。傳。百。王。之。要。道。也。

朱子曰：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

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衛。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

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宄。無。所。逞。志。不

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

服。其。眾。哉。天下國家之治，繫於一人。惟朝廷正而禮樂尊

相維小大順序而思威所及。森。辨。自。爾。消。消。此。所。以。君。選

於。上。臣。勞。於。下。而。成。久。安。長。治。之。業。也。自。非。稟。奉。威。靈。遠

續近思錄 卷之八 七 正誼堂

播數千里之外，則一介書生何所憑藉而能驅壓眾心使

無。思。不。服。哉。信。乎。白。本。之。所。繫。於。天。下。國。家。者。甚。大。也。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

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五。者。而。已。聖。王。作。民。君。師。體。天。地。之。心。而。設。官。分。職

友。五。者。使。之。親。義。別。序。信。為。教。之。目。而。已。蓋。五。者。天。下。之

建。道。與。天。地。相。終。始。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聖。王。立。教

勤。民。豈。有。他。術。哉。

朱子曰：國計所資為甚廣，而民情所患為甚深，若不根索

弊。原。別。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之。利。此。見

在。愛。民。而。生。財。當。有。大。道。也。國。家。經。費。之。資。甚。廣。民。生

之。患。甚。深。深。資。廣。則。賦。役。益。繁。患。深。則。輸。將。莫。繼。為。之

百如不足君孰與足亦非國家久遠之利也夫誠欲國久遠向其足民以是國而善求措畫之方哉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

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

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

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

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也此言知人貴明用人貴早

忠臣也仗節死義之士不以思難死生動其心者故當平

居無事時似若無用然古之人君所以求之之急者誠以

如此之人心正氣剛正則無私明則不屈臨患難而能外

死生盡忠節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外

用之自足正君善俗折姦明禍忠難惟其平日自恃安與

不作何至真有仗節死義之舉也

續近思錄 卷之八 八 正誼堂

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

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必

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

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

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其

平日幸獲無事自恃安與便謂此等人才激烈孤介必無

所用不能如古之汲汲以求而所求者又專取一種不諳

道理學識淺重爵祿而輕名義之人反以為不務矯激

而通適用而任意尊寵之是以政壞俗偷禍生不測卒之

平日所信用之人交臂降叛望然去誰可同患難者然

後前日擯棄流落所為輕爵祿而重名義之人偏難坐觀

成敗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於此而時以天寶之亂

窮始見節義世亂乃識忠貞嗚亦已晚矣

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顛賊庭而起兵討賊

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某卿之流則遠方下邑

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

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為仗節死義

之舉哉一試以明皇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

額賊庭至無道無學識重爵祿而輕名義者皆已飽

許感願果卿輩或死守孤城或噴血罵賊大義凜凜則固

皇若早得而用之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不說通豈難銷

患於未萌即彼若早得見用於明皇必能正君善俗折姦

禍又何至為仗節死義之舉爾補報於忠魂故信乎人主

貴早毋自貽伊戚也

朱子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

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

續近思錄 卷之八 九 正誼堂

之重大者當謹於微幾微之地嚴恭寅畏則上畏天命

下畏民體理將自存也聲色貨利則內而損德外而損身

欲將日熾也故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

先務使而養其本原聲色貨利為至戒使絕去其外誘君

心正然後乃可奮發有為自強不息弘位育之功而成不世之大業也幾微之地蓋可忽乎哉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眾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

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

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

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

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

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此見人皆可為善貴有以經畫

其意見之偏欲行其自便自利之私而上之人乃能總攝

其身必致以孝弟忠信之道整齊其法度示以仁義道德

之舉使各循其理而悉如吾志者則以有定分辨其賢否而舉
之驅之也所謂紀綱者上下自有定分辨其賢否而舉
得宜賞罰其乎至公核其功罪而黜陟允當所謂風俗者
使人皆知善之當為而必為不善之當去而必不為然後
有以一其心志而端其趨向也

朱子曰朝廷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若其不
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孔子曰君
黨則君子與君子為黨而未有黨固不可以黨名也
故朝廷要無黨須是認得君子小人極明分別白黑
是非務使真偽判然無可淆混然後小人朋黨之黨得以
盡數剷除朝綱自理矣若不能辨此而猥云無黨曾見有
賢姦混處之朝彼此相傾標榜引援而不以黨名成謂
附乎是大亂之道也噫源正則流清豈不操之自上哉
朱子曰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故去他若
要盡去他反激其禍且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

新近思錄 卷之八 十 正誼堂

遠蓋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皆革面做好人了非必勸滅
之也 有君子即不能無小人者勢也故常參牛焉然小人
其禍乎况小人亦有人心豈盡泯沒且如舜之舉皋陶之
舉伊尹而不仁者自遠則是君子道長之象泉湯之
交而萬物通小人自然傾心革面消除舊習而悔復其天
良矣固非必勸滅之而何感乎激成其禍也大抵盛時平
世原不能無小人而君子於此則自
有微權焉用以為潛移默奪之道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
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如
任賢補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
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誠不喜
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

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
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識事物之要或精駁事情而特味根
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
當世之務矣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如木之有根株也而每
之為枝葉也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正其心術而後發
心為杜私門之舉援良吏以弘撫字輕賦役之政求公
選將帥不寄耳目於近習樂聞警誠不喜譎諛之臣每
事皆依此為幹然後枝葉榮茂綱舉目張萬幾所以就理
也雖然事固有要而大本不立究無以與此此古之人所
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夫徒言正心而
不識體要者固是腐儒迂闊之論然精駁事情而特味根
本之歸則成俗士功利之學則未有一以貫之者也
朱子曰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使義理所存

續近思錄 卷之八 十一 正誼堂
纖微畢照不容毫髮之隱自然意誠心正而有以應天下
之務此見治體觀乎人君之學而學不可不備其本也蓋
有遠志時敏之學耳然學亦非他必先窮至事物之理以
明作元后之知凡其明德物察人倫克知灼見所謂遠
慮固於其開夫然後天下無窮之義類繼發單照不容毫
得誠心可得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其於天下
之務何難之有哉甚矣聖學為王道之本也

續近思錄卷之八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 陽臣覆校
侯官林鳴韶 虞卿覆校

治法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既立則治具宜張舉凡用人行政兵農學校利弊之故經權之宜皆不可不講以成極治之功也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如何立一法便生一弊故天下制度豈有全利而無害底但須權衡其分數或利多而害少則雖難亦必圖其有成若利少而害多則雖便斷不可以輕動矣

朱子曰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

類近思錄

卷之九

正誼堂

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未遠也君子與君子為類小人與小人為徒一似各有黨類而實去之彼小人委巧百出每能以計自掩其迹使人不知其為黨而安然無事至坦直不阿之君子拙於回護反為其所擠陷而借黨援之名目不難一網打盡矣殷鑒不遠上而漢唐近而紹聖其已事固昭昭也可不重以為戒哉

朱子曰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一代之制度為因焉革焉然無人以行則不過紙上空言雖有良法美意亦將如後可以行即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必有治人而治法也

朱子曰君子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不仁之人疾之已甚亂也是以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邪正不同難以苟合斷無交相為用之理惟不惡而

朱子曰宰相擇長官官御擇其察今銓曹注擬小官類

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一人之議有難知故但當聽其要領如宰相只擇其可為官長者官長御自擇其可為察屬者蓋分寄其耳目其期賢路廣而職分稱也今之銓曹凡小官俱由注擬頃朝已甚一時除授之下安能盡擇其人之賢何若每道只令監司自為差除各辟所知亦未

朱子曰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初要過中書朝官次第關人御令侍從

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

者進吏部擬銓選之任天下人才之所從出故必精擇其

類近思錄

卷之九

正誼堂

長令得自辟所屬赴驗中書朝官闕人令侍從各舉所知以備選用但許舉一二入諒亦不敢以非才進此皆合衆無遺賢而朝亦不至有伴位也

朱子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客他各辟

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監者一路之總率太守者一郡之總領朝廷所當擇人以充其選其餘職幕縣官但令監司太守各辟所屬俾皆有學賢與天下之人公知而公舉之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也如此則耳目既公網羅自廣而恢恢乎有餘地矣不然天下之大庶司之眾安能知無遺賢而一得擇相相擇諸胡敬齋先生曰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

事自相擇諸胡敬齋先生曰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萬道理是知此聖人只依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為也今天下大小官俱擇自吏部吏部以如何有許多眼力名姓且識不全如何識得他

心性才德既不一... 人君只好極擇天下第一人才全德備者為相又相與對... 配擇六卿之長或便令宰相與六卿並推諸道憲長卻令... 憲長推擇其可為郡守者憲長又與郡守推擇其可為縣... 令若申奏於朝君相審擇其宜而授其職長或既定其... 察屬小官命其各舉所知隨材擬職郡縣申按察按察申... 朝廷依其所舉而授之職如此則自然得人或曰容其自... 擇察屬其法固善若或長官容私舉其所愛則如何曰不... 然表端則影正吾相既賢則所擇六卿憲長必賢憲長既... 賢則郡守縣令其有不賢者乎長既賢又豈肯容私以... 除不賢者為察屬乎此論於朱... 子之意尤為發明故附錄於此

朱子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遠... 講莫若合遂州遂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八錢何輪稅幾何... 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 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

精近思錄 卷之九 三 正誼堂

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 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 修舒亦不至大相絕矣 孟子制民常產之法田必井授使... 有資今其制不可復矣莫若令各州縣備造清冊民田... 一畝歲入幾何輪稅幾何非泛科率幾何州縣一歲所入... 何諸色支費幾何有餘者何所歸不足者何所取條列明... 自具報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 打其數而大均節之有餘者與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 至其懸則民力之修舒亦不至大相絕矣 孟子制民常... 遺意以均州縣之田賦也古制云溥久矣雖有變通之... 法誰與行乎程子之復南講於漳州而人即羣起而阻其... 後夫時不可為勢積重而難返也 孟子制民常產之法... 朱子曰今日民困正緣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 所費既多不得不迫民之輸將以養乎兵而民自用矣若... 屯田則兵自食足不至有迫於民之時庶可用一機二以少

設民力也... 兵於農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 之費今百官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 近便處立屯如屯兵就在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 之地耕屯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 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屯屯所... 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指置如... 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講武則國自富民自足... 矣

朱子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 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之... 取士必於鄉舉里選者蓋以材實為重所謂先德行而後... 文藝也且鄉里之習見習聞必無遺漏是以野無遺賢... 朝無曠位唐虞三代之治具張民俗淳樸是道耳此法廢... 廢則一反之而不能無愧於前世亦世道升降之機也...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思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

精近思錄 卷之九 四 正誼堂

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 之是猶決滿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騎蕭草以捍其衝流... 必不勝矣 學校之政設以師儒專其教誨嚴其考課皆所... 時見用之地國家法良備不患其不立也所急者務在... 講明義理俾之沈潛於聖賢之訓漸漬於道德之途而足... 以悅其心然後志氣恬愉絕去外慕之見自然操行精進... 而為譽望之選若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其所學不過為... 人徇名必將有行之不立者而徒區區於法制之末欲以... 防其端孰若恐其源既失其流不可得而止是猶決滿... 水注之絕壑而徐騎蕭草以捍其衝流必不勝之數矣此... 則其所深患也夫士風日卑由於心術之不得其正心... 術不正由於教誨之不得其方司學... 朱子曰學校日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 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

是計資考選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凡事務立個規模不可草率苟且如太學根本之地養育人才之區若苟且而不功其直選擇一好人專任厥職使之自立繩墨規矩教訓生徒緩其遷徙遲之一二年日與磨鍊庶幾久道而化可成今之學官皆計資考選莫肯盡心教誨而又學識短淺不足為士子之型學者亦不尊尚之師弟子如此欲人才之興也得

朱子答尤尚書曰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不免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此議肆行非天下之福朱子欲學符以過於用故答尤尚書之文初言其鄉邦得人之盛既則以為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非謂遠要悉治體譯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未免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蓋蘇氏之文不知道惟其意之所欲沈沈洋洋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何所益於身而何所用於世此議肆行而於於語言易入邪徑非天下之福也朱子嘗論應舉之法曰

略用體式而舉結以至理
其學者為文之體準照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讀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科舉國家用以取士功命所在固不可廢但邇來流弊益甚不體貼聖賢道理惟翻弄百家議論鬼怪百出全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讀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然此等此不獨為文字起見亦工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然此等

朱子曰今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最可愛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科舉文字當以醇正渾樸為浮薄之文造辭則艱深而不明白立意則虛巧而不著實此其可憂不是在文字之不好也正恐士子心術日壞而氣運因之遷移甚非細故如東晉之末其文是非含糊全沒理會遂至亂亡已事可鑒不得謂無關係而忽之也

朱子曰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人之德行品誼惟鄉黨里許者其論最定古者舉士於鄉選士於里職是故耳是以三代之世朝多得人而人亦皆自奮於善惟恐不齒於鄉黨而無以爲見用之階法甚善也今此法不行久矣而鄉舉之法惟以文字取人上日趨於巧偽浮薄其弊已極矣莫若就科舉法中稍爲變通參用德行文學之選以不失先王造士之遺意則亦庶乎其可矣此朱子貢舉私議

續近思錄 卷之九 五 正誼堂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古之教者莫不以德行爲先昔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

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弊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此朱子概學校貢舉之非古作此私議欲以備採擇也蓋古者立教皆以德行爲先登時命契數教明倫而後舉其善教者非德德行之意至周法以大備善我棟樑之化辟除穢鼓之澤壽考作人譽聖斯士故其時人材盛風俗隆後世莫及漢代有賢良方正孝秀力田諸科其所選舉必以敦長上順憲里肅政教出入不忤所聞稱首不失古先王與行遺意降及魏晉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古至隋唐取士之制專以文章無復尚德之風積習相沿以迄於宋流弊日甚勢不可以不變而又不難以驟更是在徐爲之計而易之必以其漸也故此明古者取士之善與今積弊之由以見相懸之遠也故今莫若且以遂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明立所舉德行之日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俸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

續近思錄 卷之九

七 正誼堂

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齊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爲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殿試各升一甲其中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

此明古者取士之善與今積弊之由以見相懸之遠也故今莫若且以遂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明立所舉德行之日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俸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

才又次年終擇其中之諸練尤異者特爲補官自其始命也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數殿試各申一甲以優異之入一體議罰如此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爭自濯磨以應上之所求自不專事於空言矣是則所以漸復德行之科少致文詞之習行之既久庶幾可追古賓興之盛而國家收得人之效也

朱子曰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逾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

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豐則藏之凶則散之所以民無饑饉古之良法也而隋唐做其意於都鄙設立社倉其法之良庶幾近古今皆廢矣獨州縣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人遺意但以其藏於州縣每當散時沐其恩者不過市井游民而鄉村僻遠力農貧苦者雖至餓死難分實惠必如社倉之設然後都鄙爲能遍及斯盡善而無弊惜乎其無有實心行之者也

朱子曰照對在法義倉穀惟充賑給不得他用卽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以爲過以爲長久緩急之計非苟徇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

義倉常平之穀積之州縣所以備災傷違制論似近於太過矣然而積貯者生民之大命死生所係利害非輕者其借用一日或有凶荒其將何所取給是有積貯之名而無賑濟之實也故祖宗以來立法之嚴如此其重而議者不以爲過以爲必如此然後官司不敢有那移侵蝕之弊而緩急可以有所備蓋爲其用意之深非苟徇目前之見而行姑息之私者所能知其用意之深長

續近思錄 卷之九

八 正誼堂

其所為政績有成化行俗美惜仕於外者當尤考
中更遷徙去任而不得一竟其設施可慨也夫

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慮

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髮朱子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

米價不登人得安業後上其法於朝諸路推行之

而細民則率眾發難肆其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髮朱子

夏受粟於君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穀歉小數則

三兩以原數六百石還納以見儲米三十一百石為社倉

不復收息每百石收耗米三升自是一鄉之困雖連四年

人亦不食米價不登安業如故後因入見條上其法於朝

諸病諸路咸推行之至今道為良法民無凶荒乏食之

湖東大饑命朱子提舉常平茶鹽朱子拜命即移書他部

精近思錄 卷之九

十一 正誼堂

募米商獨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

廢寢食分晷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

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

齋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

吏揮其風采倉皇敬懼常若使者壓其境由是所部肅然

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為急

張翼為汲汲移文他部招募米商其征稅以速其來比

至則客舟結綯皆集於境內而民食有資是其先機之

智也於是安心措置日與寮屬鉤訪民隱利病至忘寢食

分晷規條既定乃自按行所屬地方帶薪勞瘁窮山深谷

之中足跡靡不週到拊問其疾苦存恤其荒饑悉心周詳

加意體察所活不可勝計是其所任事之勇也每出止乘

車屏徒從凡一身所用之物皆自備而不知其至手深

恐其借端騷擾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其至手深

官吏望望畏懼倉皇靡寧常若使者臨境各處乃事由是
所部肅然吏職民安雖當饑荒亦帖如故是其律己之廉
而取吏之禍也至既無不一窮究焉蓋其意民實勞
力公事計慮之周而規條之密如此其去官既久
而民猶其德於弗衰後之人能如朱子實心任事何民
命之不遂而天
災之不至哉

光宗即位除先生江東轉運副使辭改知漳州先生嘗病

經界不行至是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法上之而土

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卒沮不行

強之兼并實為小民莫大之利而不使於巨室勢戶先生

向為同安簿時檢知其弊心當病之至是辭江東轉運改

知漳州奉旨先行經界乃訪其可行之事宜合乎人情七

俗者擇其可用之人物果能實心任事者并及裁查丈糧

之法洞悉本末條上於朝務使精弊清公於兩利而當

時土居勢豪之家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深懼此法一行

精近思錄 卷之九

十一 正誼堂

無所容其奸貪大為未便遂議異議以其勢力關通朝

右當事迫抑使不果行雖地方之不幸乎而先生惠民之

心已自白於

天下後世矣



侯官楊 後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韶 虞卿覆校
侯官陳鴻壽 滄秋設校

精近思錄卷之九終

政事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體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審時宜經世之道濟物之方無不具於斯焉

朱子曰只有一箇正其說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

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

智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

事都是枉了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居官處事只有這

去不可有一毫算件暖昧之心其事之濟不濟則自有天

行焉非人謀與也蓋功名事業古人做得成者一是一

續近思錄卷之十

正誼堂

用智數牢籠計較干般造作究竟無濟於事任自心勞日

拙也念及此亦何益之有哉子思子云君子居易

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微俸此語可與此章參看

朱子曰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

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天下之本在一人人臣誠以身任天

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也然欲引君當道

當思自家之道何在欲成君德當思自家之德何存故

又當自身始惟正心誠意務求所以感格之道則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大臣事君之要也

朱子曰修身事君初非兩事不可作兩般看士人一出而

身非己之身而君之身矣故當夙夜慎修其身則此

之地而對揚上帝之道已不外此是修身即所以事君原

非兩事不可看作兩般從古未有能修身而

不能事君者是以人臣之義必以正己為急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

賊任之有餘則汲汲乎乘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

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

火迫亡不敢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

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

為不足其成事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

職之所當為夫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

之責可以無愧古之君子一出而居大臣之位則任大責

重其於天下之事皆有不啻之故故當

發後時而勇往為之即或一人之見有所限而未明一己

之力有所阻而不足亦非敢諉諸無可如何而樂游坐視

也則咨訪其利弊於人講求其得失於己以益其聰明又

必按援同列之良汲引在下之賢以資其助故又

亡之急而不敢少有緩為蓋其心上必欲其有為與之

結近思錄卷之十

正誼堂

君而不敢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必欲其民為堯舜之民

寅協恭之助而不敢以為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其體

光明正大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

殫其職分之當為是其兼知仁勇之德而又能虛己求

賢合眾人之長以成其長若此夫是以志足以行道而致

君澤民道足以濟時而安上全下建特出之功名立不世

之勳業而不愧乎古大臣之風烈也豈備位者之所能及

哉

朱子曰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

能黜退奸險台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

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
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閒也
人才闕乎風俗造就人才正所以轉移風俗然當人才衰
少風俗頹壞之時尤須留心接引但至才不肖得士有一
善即當共勉導諄諄俾器業有所成就蓋吾輩以人事君成
就得一好人將來便可相助為理轉移風俗此亦切身利害
害不可不預養之也若養之不預一旦臨事需才倉卒求
之恐未必適得其人非所以為國家慮深遠而委任或至
於失當答將誰歸此任固事
者不可不於人材加之意也

朱子曰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
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慮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

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刊亦可為歎
是甚意思回互者非有所冀倖之私也蓋是遇着國家大

續近思錄 卷之十 三 正誼堂

事關係死生存亡之際難以徑情直行故不得不為詳慎
周旋委曲度其孰輕孰重而後行此亦偶一為之權而不
失其正者也若論天下事體原有個正當道理坦然而行
而無疑自不必存游移之見今則藉口古人所為事事俱
用回互是其輟轉趨避之心惟知計較利害將心不願義
理至於枉尋直尺而刊亦可為歎吾不知其是甚意思而
必發作
此見也

朱子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娼妓一事而
己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
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小
人之惡多端不但娼妓妨賢一事而仁人獨深惡此者蓋以
善人因之免也民之望也而小人必多方摧折而陷害之
使無地可以自容賢良既喪國事日非民不得被其澤而
禍流於無窮其為惡之大莫有甚於此者仁人所以必重
其罪而不
少貸也

朱子答張敬夫曰所疑小人不可其事固然然堯不誅四
凶伊尹五就桀孔子仕於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
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
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
豐大臣當與其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
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張敬夫名熈學者稱南

子之待小人有含弘包荒之量而無疾之已也其
使彼感其誠而屈服雖與之共事無不可者此惟聖人有
此作用如堯之不誅四凶伊尹之就桀孔子之仕季孫是
已而明道亦庶幾近之觀其平日所為為政處事皆然
有皆為悅從而自性無不心服至論折法病民反令荆公
從容就己商確而不怒當時同列意欲向與皆正而不回
而莫不交口稱其賢此等事類皆盛德或人不可言而化
妙用類非常人可及其所言元豐大臣當與其事蓋實以

續近思錄 卷之十 四 正誼堂

明道之力量實見其不難自我轉移而有是言非傳聞之
誤也然在明道則可若力量未至此者而欲學之則恐至
於同流合汙且為彼所轉移矣安能轉移乎彼哉要之明
道所造是太賢以上事若我輩則宜學伊川之剛方正直
庶不至於
有誤也

朱子曰今日有一般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
都揀便風箏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
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
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如合做豈可
避矯激之名而不為俗尚日非大抵要知光同塵謂凡事
一則心腸遇事便作回互之見只揀無是非沒風波處
門臉身自謂得計卻與人議論論事會發直前首以為必
陷矯激之禍皆相與為或何太自若此風最為壞事更不
可長夫都於矯激者固非而此定不做矯激之心亦何

莫非私意蓋天下事自有箇大中至正道理只看道理合
倫與不合做耳若合做的自當向前去做豈可一味回互
轉脚避趨避之名而不為耶必若此論則人皆畏縮退避
國家大事誰與擔當用力世盡同流合汙則常名教誰與
植立扶持哉其矣為此
說者之壞人不淺也

朱子曰凡事自有恰好處理之正當處固之恰好增一分
不及一些亦不得者也天下門凡事莫不有理自有個
正當恰好處以聽人之所行時人理不得恰好地位耳

朱子曰天下事須論一箇是非是後卻又論其中節不中
節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選他是非者須選他非方
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
平之理此元祐之謂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

凡事自有一箇是非此邪正所由分者我輩論事只論其
是與不是而已是非定後然後論其中節不中節等天下
事多不平者皆因是非不明故邪正不辨不知理之所在
是者須選他是非者須選他非惟理可以服人方是自然
之平固不必論其隨時而附會而後為平也若不分別
其人之邪正與其理之是非而但欲一槩求平則邪正不
相容是非不兩立決無可平之理勢必至於決裂顛危而
不可救止此元祐之謂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之由而
令人扼腕也然則士君子持身處世橋激固非反
之而為渾同更不惟當奉一理以周旋而已

朱子曰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
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

中邊皆緩則不可愈愛敷施九德成事聖人便如此做下
事勢不可執一而論亦要得危言者則止以主張之亦要
得寬緩者委曲以維持之此兩種皆不可少隨其人議論
所見看其人議論何如狄梁公對武后言語辭雖寬緩
而意甚懇切故可以感動其心而使之悅從設中邊皆緩
則一味柔軟全無挽回作用便不可矣故論受敷施

九德成事聖人所以備剛柔之美而不倚於一偏也

續近思錄 卷之十 五 正誼堂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
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牆面朱子曰學者若
得會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
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
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
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
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

治之不舉耶此固或人之問而言學之當立其本也夫學
明白則他日臨政處事便從此以爲量度自然泛應曲當
用之不窮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蓋凡人之力量每隨見識
自能為消長有一分見識即有一分力量如人自能聰明
自能做堯舜的事業不待一一理會而後能者又況事變

難以逆料而隨機應變存乎其人非可以預定者乎今世
學者儘能說國家利害時政得失則談空言何濟於事
不若當此閉關無事之時相與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但得
曉義理之人多則一旦出用皆能有所作為何患政治不
舉又豈必一一自我而學之耶固知爲學
惟在急於本務而無事作泛感之見也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朱子曰亦何必苦苦於
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
人都看巧去了

古今治亂典故雖不可不知然徒用心於
未必不巧於立身也故朱子曰何必如此古今治亂之數
大約可以類推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則治
反是則亂苟知其大體足矣今人都
看巧去了母乃過於用心之失乎

朱子曰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
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督其窮謂壞了這寬

居上
主於

續近思錄 卷之十 五 正誼堂

愛人故以寬為本然所謂寬者蓋於政教法度整齊嚴肅之中而行之以寬大非一味寬緩諸事聽其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多是非近於縱容事事不督而政教法度廢弛其矣不且壞了這寬乎豈君上之道哉

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易若懲其一以戒

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固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

所以申之於前刑罰所以繩之於後此相輔而用之方而不可廢焉者也若刑罰不嚴則民無所畏懼雖有其命之

刑亦視焉其文徒挂牆壁已耳烏足以報其心志而使之遵官約束哉故人多謂刑罰從寬然寬則民輕於犯法

其不道以梗吾治豈見刑罰之煩若懲一以儆百也乎科條俾毋犯於其始然則刑罰其可執乎哉書曰成象受允濟而子產為政以猛濟寬夫子稱其遺愛其可以鑒

也夫

續近思錄 卷之十 七 正誼堂

朱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憊傷鰥寡皆吾兄弟類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要主張這等人不能自衣食或受人

欺凌不能自申訴故君子為政當為之主張使之得遂其生養而不至於無所控告此體天地之仁而亦王政之先

原者不可忽也

朱子曰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

相逼祇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未流之弊不可勝球

州縣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民困苦矣惟州縣得而和之州縣有無惟監司得而察之今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州縣又不知民間之苦樂蓋不獨平日學道未明一旦當官全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惟以催科賦徵為能迫於時

勢急於游事雖或有是心而亦不及施也此無他故總由不知量入以為出一有費用計不不得不取諸民於是監司察之州縣州縣索之民間而征求無算迫呼殿酷未流之弊有不可勝球者仁人君子所當清其源塞其流以甦民命也

朱子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

遠動成文其催縣令與民親行之為易州郡之於民其勢則尤遠矣地既遠於州縣則民間未嘗得為一時相與相

通即相遠矣而依行一事亦一貽下能及民動成文具而已推縣令與民親視可以日見而言情故有利

害之事不難朝發夕至而其及人為甚易也

朱子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賦訟為事郡守方面之官總領一部其任甚重當以承流宣化而

風化焉已賦訟簿書財計賦訟之事雖亦不廢然皆然非其所急故不以為事蓋居其位則當盡其責若本之不務而徒粉心於末則一小吏之能耳烏足與當重任哉

續近思錄 卷之十 八 正誼堂

朱子曰做守令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

守令之官作弊凡遇公事便想得人財物故意沈滯以邀索為弊百端官所受其家藏而善其多為魚肉嚴宜痛懲但須於

每項事件皆嚴立程限以促之決要如期料理不容推諉

悉絕稍違即加刑罰限期急迫被將難以延候自然無暇需索而人知我知法度亦不為其所需索矣此所以

絕其弊之源也不然好胥吏焉能關防得許多哉

朱子曰為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為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足食者民之所賴以事為重而軍政次之如勸農桑寬賦使民有所恃而不失其時則百姓富足矣賦分之所當為者今人都不理會惟以錢穀刑名為事何哉

朱子曰某人世為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刻割

戶稅世傳之民丁刻割戶稅二端某以是相傳便世為

良宰蓋為命要知百姓利病所不在若民丁老死不為開除

何以得免丁口之征使存者不受亡者之累戶稅推故不

為刻割何以得清賦稅之籍使貧者不代富者之賄此

良吏汲汲於此者正其關心民事而所以能得民心也

朱子曰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是任重而不苟者知

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也教授有師道之尊士習之

表李士類方為克稱其職蓋亦難矣惟能以師道自任而

不為苟且者知之若謂無簿書考成之累以易而為

難者則亦苟焉而已豈有正己化人之實乎要知寒蠶一

席風教依則正不得以冷署微員而遂漫不聞報稱也

朱子答吳尉曰初官僻處遠為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為懼

而未可遂以為喜且當痛自檢飭勉王事謹終始始不

賴近思錄卷之十 九 正誼堂

可便為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仕宦之初未必熟悉積宜

上官獎拔恐自此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將來覆餗

之羞未必不由乎此故可以為懼而未可遂以為喜且當

痛自檢察不歸於昭昭而應於冥冥深加防範勉王事

為國為公同敢告勞謹終始一以砥礪之心將之不可

便起妄念放恣自肆及萌饒倖躁進之心也

朱子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更胥常忙方得若自家

被文字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有箇體要

居於閑靜之地神然有餘得以時時省覽自家德慮大綱常

吏胥各任事者常見忙迫不得怠玩則自無暇作弊如此

方為得之若自家不識體要先破文移兼雜詩不着頭腦

明白則奸胥猾吏便乘我之冗亂而作弄弊端無所不至

矣此以備取繁以靜待動

之法居官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當官須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即

公之承了須教了方不廢事當官事體頗多未免易於遺

公事開項登記已了者勾除之未了者速了之如此則無

沈滯耽誤之失而事自無不舉是亦居官一大關鍵也

朱子三宰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

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

不覺錮僚了事此教人以居官之法也我輩欲守一官自

處事則勤而不懈恪而不慢晝夜之間孜孜自勵如臨淵

谷惟恐其有限越如此則內不失己外不廢事上悅下安

自無意外患害此長守貴之道也若纔有攀援依倚便能

使人放意肆志貪婪固陋不即不覺錮僚了事此時既壞

官箴自干法紀人不能以此護你矣何

若廉正自守勤謹奉公者之為得哉

朱子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

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

賴近思錄卷之十 十 正誼堂

沒下稍苟能至公無私順理行將出來自然光明正直十

分精采無官卑職小人未有不望風畏服者蓋公者天下

之正理得其至公斯得乎人心矣若有一不公便辱如宰

相所做之事然不能服人而議之者已隨其後

只沒下稍也然則公之一字居官要訣哉

朱子曰狀牒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此

非獨為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兼是簿尉等初

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州縣長吏之職大

恐難獨理須集屬官於同堂相與商量其是非分判其曲

直合眾見以分任自不至於壅滯此非獨為長官者可以

從容省事而為屬官者亦得以議事自效且簿尉初來供

職未甚經歷若使之決獄聽訟鍊習久之又可漸熟事體

是亦教誨之也此一

舉而三善備焉者也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

務從厚豈不長奸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治獄之道惟在明慎不是是非與其人之善惡而一槩從厚送刑好惡者無所感戒是長其惡而順其好也不後使善長受害乎但當凡事勿先存一成心惟因其所犯之罪考其情實輕重厚薄行吾法之當然而情罪允當則彼既從吾之明而我未嘗不任其慎斯人不致輕犯法而

朱子曰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爭訟百不能無其俱有固理上代他窮究分別出自然雨造罪惡吾明豈不嚴以非理事相許而訟可少矣若厭其煩碎而情忽不與從公判斷則有理者不得伸無理者無所安而訟不與繁與愈不可止此則官府可令一日居於民上矣

朱子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視疏之分而後

續近思錄 卷之十 正誼堂
總其曲直之辭為治以正風教為先尊卑上下長幼親疏罪之大小故聽訟者必先論其分嚴犯上之法而後即事察理聽其辭以辨曲直則人倫明而民情亦允服今律例家卑幼誣尊長於本罪加等正合此意

朱子曰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因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

之費廢業之若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之計田之使其受虧後此不敢控告伸理是富者享無稅之田而貧者獨同安一邑為然然孰肯如此留心諫朱子此言凡為司牧者可以概

朱子曰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侯由子分為幾限令百姓依限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催稅兩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恣其乞覓或以少不滿千欲作一頓輸納吏以遠限拒之每限要分外用錢授不可言所以做官難要通四方風俗情偽大凡地方事宜一志前一處於此而善行於彼而不善者如催稅之法在崇安趙宰分過隆興帥司令諸邑責以十限邑委吏手固之恣意作弊有以稅少欲作一限全完者吏反以遠限拒之不與完納

續近思錄 卷之十 正誼堂
屏限勒索分外用錢擾害百姓不可勝言同一限期催稅也其利害相懸如此可見為官甚難最要通四方風俗情偽如吏胥之奉行何如人情之變否何如刑之所在弊之所伏及何如一一體察毋使宵小得因緣為奸方補為良有司不則注委之吏而變不經意即有善法幾何不轉而為弊實也哉

朱子曰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接於懶與私而已只知經界就行也安得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卻情願受十分重弊才有一人理會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弊來瑕疵之以為決不可行都是這般見識分明只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朱子知漳州欲行經界之法籍固去任議阻不誠之心方微得公天下之事若有一些懶意與一毫私心便

今日要行... 所餘之弊... 有人理會... 為決不可... 和盤打算... 都是這般... 而不壞哉

朱子曰賑濟之策初且大綱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 亦迫不及... 既得則零...

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歲名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 次只有儲蓄之計...

朱子曰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其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 賑濟無奇策...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其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 賑濟無奇策...

不言所利而利甚大有當事之策... 轉輸之法... 門役期清... 而而尤為... 朱子曰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

朱子曰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賒為費已不貲矣... 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糶糶居半而償以精整計其後...

朱子曰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至其封鑄還相付授至或系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

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 儆夫奉行之不善也常平創於政詩昌義倉立於長孫周...

儆夫奉行之不善也常平創於政詩昌義倉立於長孫周... 儆夫奉行之不善也...

類近思錄卷之十 正誼堂

類近思錄卷之十 正誼堂

更必生其... 便首非計之得也... 順民之欲... 申詳預計... 給粟惠不至... 行之耳若大... 費謹善藏... 爲可希幸... 事而已也

朱子曰凡事須小心... 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之而又仔細體察... 而不至意外... 無事也不然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矣可不謹哉

續近思錄 卷之十 五 正誼堂

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 情面暗向委曲便都是一團私意... 非特謂嫌疑所在恐人議論亦必如是始願於理而安於心也觀于此言可以知其居心之大公矣

朱子曰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不能則謹守常法... 後去做故功不勞而事可集若勢不可爲則密謹守常法猶可免於無過而不至有盡性之貽誤是亦處事之方也

朱子曰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開然成擾卒未已也... 願異則不得不舉而更張之若無大利害處時勢不可後先與民相安倘無故紛更事終未必可成而開然擾亂之勢已不能已是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尋窟窟底方可令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驕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古之名將能立功成大名者皆謹重而不闊略周密而功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不敢怠玩雖當無事常若對陣之時必須學此等入方可爲將今人率自負英雄恃氣傲物全無謹嚴之心以此專闊未有不立見其敗者大抵功名越大大心越要小若相魯闊斷非成事之人匪特爲將而體好謀而成同一意

朱子曰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隸子厮役凡流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徒以苞苴結託爲事所得差遣費已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浮斂剝剝經營買飯百般搜羅以債債負債債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係軍中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困於役使能者不見優異其無能者或反親寵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而恃

續近思錄 卷之十 六 正誼堂

兵者國之大事人故朱子有慎乎當時之爲將者而養此數也蓋將必夙負重望方可以彈壓軍心而又必素有雄才始能以簡練士卒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隸子漫不曉事或係後殿後望素輕士卒不服迹其平日營謀大都專用苞苴結託權勢以得差遣計其賄賂之費固已不貲未免借稱貸錢送頭要始圖一官入手以故到軍之日他無所事事惟務於資財剝剝而後且其資財賄賂居奇百般計較凡

教學

此卷論教人之道見師之所以教者即弟子之成以學惟在辨邪正定從違使之循循焉由下學而上達將希賢希聖自可廣其傳於無窮也

朱子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此朱子教人第一工夫即伊川所謂以豫為先也小學書畫出聖賢模樣以示人至是至敬方法故古者八歲入小學正以後生切學俗染未良良知良能皆有可用且看小學書熟讀潛玩便曉得做人底樣子以為持敬之方從此涵養本原講明義理而作聖之功於此立其基矣

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

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

起居盥盪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此教人之法也古者十五入大學便使之學先聖禮樂使成其德也故禮義者禮樂之本也講明之則禮義自生也禮樂者禮義之節也練習之以養其耳目則禮樂自入也禮樂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禮樂則死也

朱子曰楊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

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因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楊龜山無書授東南如官餘杭及蕩山一時從遊之學者數千人翁然趨之而其所以告之之意蓋謂唐虞以前無書可讀聖賢何以若彼其多自晚周以來孔子則定繫作之後更乘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孔子之賢者不可得則為聖賢其用心於遊襲者已若道必有在矣及西山李氏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西山名冠字光祖

續近思錄卷之十一

正誼堂

論見龜山於餘杭其告之之意亦然大抵引而不發使之自思故謂孔門之學在求仁仁之說謂之人心然到底何為而謂之仁何者謂之人心一番理會未易李公受言還相淺尋求此所以啓西山沉潛玩索之功也李公受言還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李公受言而退求說以進愈投愈不合者思而未讀之龜山所許可豈非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歟而公之語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驛進耳自漢唐其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輒厭不知其味未嘗思也惟於此益發思慮從無疑看出一旦豁然必疑有所進可知也觀於此言而知其得力於龜山者非淺鮮矣

朱子答孫仁甫曰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
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
此積聚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相立而有
可據之地學貴遠志故讀書以研窮其理則細立課程有
求速解學務時敏故操存以持守其心則隨時隨處克治
動修省覺而動察收斂而靜誦勿息勿荒而計近功如此
日荒月衆到三五年工夫無閒庶幾陶泳志意植立根基
有可據依之地矣若不如此循序致謹而徒尚氣矜豈所
以爲學哉

朱子曰今朋友之不進者皆有彼善於此爲足矣之心而
無求爲聖賢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去其病故
其病常隨在依舊逐事物流轉將求其彼善於此亦不可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得矣朋友取諸羅澤君子以之講習也而今乃不能日進
者皆因有一彼善於此輒自謂足之心而不思求爲
聖賢者意向上於是苟且姑恕而自治之功疏矣安能痛
去其病乎所以病根常在吾身依舊逐事逐物流轉膠膠
無論其不能爲聖賢也將復求其彼善於此而已不可得
以何樂乎其有朋友取諸學將去其悅不若己之心而
自進也

朱子曰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輕俊樸厚各就其資
輕俊者資之一則使知自
克其偏一則使知自充其美也輕俊之人好尚修飾則務
外之意多而不肯近裏著己入道較難故不美樸厚之人
操修謹愿則務學之心專而可以沈潛善入進道
較易故好也然變化涵濡要在學者自勉之耳

有少年試教官朱子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
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
許多小兒子未生鬚鬚入學底多是老大成人如何服得

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
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卻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

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
云只見泉州教官卻老成意思教官所以模範多士也彼
淺露無甚學問之人將來模不模範不範有甚焉者矣乳
臭小兒膺茲清選其可乎哉況入學多是老大之人豈無
品望素著者何以服之故朱子謂堂除注授可罷也若請
本州鄉先生則才德峻長鄉評已重豈有不歸心不率教
者乎甚矣教官一席職數任大要在
老成重望而非四十以上不得任也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儘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
小人此言極有味劉元城名安世字器之元城人此言
所讀之書不足以誇之蓋小人之不可近也一日近小人則終歲
故賢子弟避小人之如畏蛇蝎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四 正誼堂

朱子曰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
自好了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要補填實難只得教人且
把敬爲主收斂身心方可此言持敬乃教人切要之方也
皆不可少但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如灑掃應對事長之
節皆日用常行底道理便自養得他心住所以習而安之
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則從幼無所據守全失了小學工
夫到得後來東撈西捉雖儘費力要填補實難故教人無
他法只是把敬爲主整齊歸靜中存有一無適以收斂其身心
身法只是把敬爲主整齊歸靜中存有一無適以收斂其身心
立用行必如是乃可
也持敬之學大矣哉

朱子與魏應仲曰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
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

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齒牙繞看過
了便謂已通小有疑慮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

逐一鈔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取於質問而終身

受此黯黯以自欺也此教人讀經史之法也經史皆有旨

見古人古人不見我何有益故凡所讀經史務要反

復不致極其精詳方能漸見其旨更須端莊正坐中存敬畏如

與聖賢相對則此心既定虛靈自生其理易於講

說不可貪多務廣以分其心涉獵虛浮以蒙其識則

發未可知也否則合糊相混護短取於質問而終身

而自欺以欺人子放學者當切求體驗於心也

朱子曰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徒

類近思錄卷之十一 五 正誼堂

拘束之亦不濟事後進後輩也道引導也教導後輩固須

有以興起其心志嚴毅以督責之然學者亦怕太拘束須

不知不覺心好手此若徒然拘束縛之亦不濟事程子

所謂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也

朱子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自

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

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言

生之法也後生智識未開且教他依經書本子認得訓詁

分明以求道理之流通認得文義分明以求立言之目徑

此為急務自此時加溫習及復不厭然後求來日之久自

優游厥職若江海之流其自潤然冰釋於然理順自

以讀朱註為入門第一要事不
於此熟讀精思者難與講學也
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亦須有以養之 古人教人立
教之道具在然豈獨教之已哉亦須有以養之耳
使之漸濡而自化則養之乃所以深於教之耳
朱子曰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
小之中博之以文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嚴其踐履之
實上達即在下學之中希心冥悟聞靡多肯為失之聖
至近至小之博博之約約之以禮以貞其守恐有怠息
於人請明而切究之約之以禮以貞其守恐有怠息
嚴加揚厲實踐而躬行之蓋交者禮之散殊禮者文之
會非博則無以致約非約則無以純博二者並進有以不
失其先後輕重之序而循循焉使人鼓
舞而不倦此聖人之教之所以善也
朱子曰凡聖人之言皆懇實而精明平易而精奧 此聖人
類近思錄卷之十一 六 正誼堂
也不事浮華 意深而理益膚
平易矣而理則精深而奧妙若履事增華而理反幽暗刻
意深而理益膚
朱子曰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
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
一物之聞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
也 古人之教人也當其孩幼天賦未純而教之以孝弟誠
敬 敬踏著實地及其少長聰明漸啓而博之以詩書禮樂
誦 誦誦經文凡此者皆所以使之逐事逐物盡一己之當為
循 循聖賢之成法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
涵 涵養踐履之實功將從此發而致焉耳否則人人有
義 義路而不知由人入有禮門而不知出入子弟之率不謹
皆 皆交兒之教不先也然則少成若
天性習成自然可成若
朱子曰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

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先王設學命官儀型為政事之心本道德之歸宿不可一日廢也後世學校之設不異乎先王然其所以教者忘本而重文辭其所以學者懷溫飽而棄德義師弟子相率成風而先王之意不復有存焉是以有名無實風俗敝人材衰進無以為政事之本退無以為道德之歸其效已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語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心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師者非有他道也約其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七 正誼堂

大槩只是說入孝出弟忠誠信實為人日用所當行底實語語但人肯就上面做將去身若果能從此做去一出入便思孝弟一言行便思忠信則氣稟不待而拘物物不得而蔽心之放逸者自然收斂而操之則存心之昏迷者自然昭著而雖愚必明即如言心性到子思孟子只是得極詳然究竟子思說肅德之行推之以至其極亦只是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孟子道性善亦指從知愛切敬以證之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以此知先聖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可備也

朱子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自觀之以乎參差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

朱子曰前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此言君子執異同之見也前賢大公無我其教人也祇據善實地本日用常行底道理以教之何嘗故立門庭小彼此同異於其間以自峻其間垣特是分門別戶者偏好為過高而自異之知前賢亦不能強為之同耳而要之前賢何嘗心也朱子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八 正誼堂

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望與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干卻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驅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為學者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負米子路少貧嘗為親也故蓋不棄為埋狗也疑出諸此此言子弟盡臣子之職也故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是待臣僕如子弟也而待子弟如臣僕者尤所以挽回稱修之風如淵明望與及負米理焉以下諸事或執干戈衛社稷或躬耕稼陶漁古人之為此類者不一要皆為君親師用命風何古也後世驕侈日甚不肯循分自安反以臣子之職為恥此風日變尚可

復手維持挽回之道全在士君子知為學者漸其其時
各盡為下之分習而化為久而安之庶幾有以復古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
此謂然弗畔所以不同也聖人無隱之教不遺博文約禮
以弗畔惟學者之所造有異而得力因以不同耳

朱子與長子受之曰早晚受業請益隨眾例不得怠慢日

閒思索有疑用册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

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不得自損出入

與人往還此朱子訓子從師帖中語也受之名譽凡為學

有當勉者有當戒者皆宜一一理會如進而受業請益則

早晚不得怠慢退而思省有疑則日閒隨手劄記俟進見

則須問問誨語則思省凡切要之言逐日劄記恐初到問

遺忘也不得自損出入與人往還防怠荒之弊也初到問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九 正誼堂

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

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持敬不得偃

肆情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尙

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

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

來告者亦勿酬答交游之閒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

無親疏之辨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此教以初到之儀

稟命師長不得私自出入及既到之後居處受持敬儀肆

怡慢皆不敬也言語要諦當發笑諠譁皆無益也凡事要

謙恭若尙氣凌人務已傲物則切恐之至於多飲酒或

則橫審之他如治己資人不知如也 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

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
推此見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閉以審之百無所失矣
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疎而日遠損
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在再漸

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

矣然取友亦有道焉大抵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直諒多

便侯之友也諂諛輕薄傲慢狎導人為惡者便辭善柔

親益友而遠損友仍在立志從善痛加矯革庶不至趨入

小人之域而賢師長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

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資問之思與

之齊而後已若既親益友又不能親之已也見其嘉言善

行則敬慕而記錄之以其言行之可法也見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十 正誼堂

其文字勝已則熟看傳錄而資問之以其文字之可以上

師也與與之齊而後已焉斯益友乃真有益我矣以上

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

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

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

也以上數條皆親師取友之切要者固宜謹守其所未及

勤謹二字盡之矣能勤謹則循此以親師循此以取友進

而謹則反此以親師反此以取友退而日下為慮為不肖

有無限不好事雖不欲言而未免憂之也噫朱子教子叮

呼諄切如此凡從師者可不佩服此帖乎

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

人此言守心之法也君子壯敬口強安肆日偷端莊
其精以保其德性之良而邪僻嗜慾不得而入步趨之必敬
則一國和氣滿乎可親也而心存而不放矣凡事切須謹
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
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句內書溫習
數過勿令心少有放逸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此
讀書之法也讀書者凡事皆須謹飭少出人少說閒話光
陰易流恐廢墜也難書非聖人之道無益身心役耳目則
分精力矣或早或晚點檢所習之業於每旬休暇之日悉
舉現漸近親講習之勿令遺忘則當在心自放逸不自然道
子教子之言俾其置書齋中時時警省者也

朱子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此是也學之目竟使徒為司徒教數五教即
亦有五焉其別如左朱子原註○規首以此者蓋原設教
之所始見得人道危微之辨只在天倫秩敘之中學者舍
此更無所為學後世務記覽為詞章以釣取聲名利祿而
反致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學
者徒於此盡人道之當希聖希賢豈難難致哉然而學
道之功又有其序故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之右為學之序而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
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其別如左朱
子原註○人於五教盡其道之當然苟不知其理之所
以然而責其身以必然道不可得而盡也於此有為學之
序其序維何學問思辨以窮理篤行以體事五者相因遞
致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明善擇善千百倍其功者
焉而可明柔而可強夫然後盡人五教之當然而親善別序
信乃有以秩然其各得也故次於五教之自然而篤行則
又有修身處事接物之言忠信行為敬愍忿慾遷善改
要復為條列於左焉

續近思錄卷之十一 正誼堂

過右修身之要朱子原註○夫子曰言忠信行篤敬易曰
莫大於孝行而後教之然為孝之至忠信篤敬則至誠動
物於未萌禁於方動有定守矣至於善易忘過易積又交
惕於吾身遷之改之則其自備其善矣有定力矣凡此
皆實有依據持循而物修正其說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道誼者大抵皆謀利計功之私聞之也而其說不謀
其利則一切惡慾貪汙之念無所動於中而惟道是視明
其道不計其功則一切險等貨伴之思無所營於內而惟
期而處之無有不當矣此處事之要也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不怨無以爲應物之用自反不
力無以爲宰物之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隨所接而己無怨於
人矣人己兩忘其道在我此接物之要也規詳而行體
約而有章行之萬世而無弊者故朱子每處講必倦倦焉

續近思錄卷之十一 正誼堂



續近思錄卷之十一終

侯官場 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閩縣曾 鏞鼎丹覆校

戒警

此卷論戒警之道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知戒警則善日積不知戒警則惡日滋凡修己治人者皆不可不存此意也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讀書與聖賢相對便求與聖賢相似方是善意向工工夫若開卷時披閱聖賢之言所行反思自家便有不相似處雖日誦聖賢之書究與身心何補靜言思之則多矣豈可不自鞭策乎大抵學者用心要實須是未開卷時實做戒懼慎獨之功及開卷又將聖賢言行反之於己互證參觀思與之齊之而後已此纔是真實讀書不然豈惟與聖賢不相似方且背壞隔絕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

正誼堂

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書可以不熟讀而記義可以細思而精雖或存乎其志有志不立則無勇往直前之氣祇如今貪利祿而有因循退讓之心更從何處著力乎而不合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然志之所以不立者不知病痛之所在而切懲之終無由奮發以有為也人若欲得病痛勇猛向上食道義作好人一切利祿富貴不足以動其心焉志斯立矣如今之人祇是貪利祿不貪道義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此皆受病之源宜其志不立而無著力也

朱子曰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焉於世則蠢然天地之一蠢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一人之生也盡性命之理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其所作為矣亦大矣若徒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則焉蠢然天地之一

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以收斂此心則恣意於張蕩秩繩墨也人慎毋為天地之虛生可哉

朱子曰吳直翁曰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美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人若趨向不端則其善非其志安能去得也孔子志仁無惡之言所以與其趨向也惟志仁則既於義理上用功雖不能無過然只是一時之過可以改圖於後而豈終身莫贖乎以此推之志於仁則無善矣志情理反常終身莫贖乎以此推之志於仁則無善矣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由此推之志於仁則無惡志於惡則亦無仁彼滿腔都是利欲固無一善事亦偶然未盡泯之良心耳要其志不在利欲上也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干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

正誼堂

事志利欲者便如趨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之徑利欲理義志既具趨則利欲將大遠乎人道便如趨禽獸之徑偶有一徑可通皆必沿形影以趨之若志理義者正大光明不實不徑便是趨坦平之正路無非日用所常行也人欲立志可

朱子曰今日士大夫惟以苟且捱去為事上下相味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且恁鶻突才理會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卻悔其大惺惺了了一

切利方為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長風俗如此可畏此朱子欺事功之薄宦途之衰也程子嘗曰天下事可畏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蓋以家事

無隱在下位則有當極有當隱有極之不得而後隨言隨

家重之也乃今日士大夫一味苟且相與上下其手者
惟以勿生事不妄分明觸突做不得官為戒或有少負能
聲才足任事矣而一經挫折即不得官或為官而少負能
了分則白黑之過當於是方正深淵之祭易為其變
通隨俗苟且當道是年高門世已深見其變
莫此為甚此不為道也然即功名亦無益
不進退富貴固迴避其下者耳吁可畏哉

朱子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

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則亦何所不

至呂舍人詩曰達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其觀今人不能

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眾矣可不戒哉後可以有焉

者恥之於人大也若不能安貧則無廉則無恥則無其平

日奮發之氣如脂如膏銷於無以自由安能自立其得

住自此沈溺不返居下流而墜深淵則亦何所不至哉鳥

知達人求即百事皆非較得榮則百事可後今人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 三 正誼堂

能自家吃苦而卑躬屈節穿家辱恥後首以求人知何道

其本心至是也然實不能安貧之故耳故學道者安貧守

戒之勉之

朱子曰康節詩云閉居慎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

要放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

住放行之閒爾 爾居肯說無妨者總為把不住耳若把得

希聖進一步還有一步工夫如升階之有等級方是做好

人但做不切人一失足便墜入其中所謂立地便至也然

則把住放行之閒君子戒慎慎獨之意歟

莫說無妨者固即君子戒慎慎獨之意歟

朱子曰緣有順適底意思便是人欲入欲易流如懷土懷

是順適底意思也然豈待親之奔放演決之後哉只緣有

此意思便是人欲橫溢之漸不至為下流之歸不已人亦

謹小慎微於便安之地而嚴

朱子曰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義便不可入義舜之

道須勤勤提省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 堯舜之道惟

至於平章百姓風動時雍只是無自安自利之心況利者

義之反若每事必求自家安利處便與義背馳便與堯舜

之道背馳然亦不在大也但纖微毫忽之間稍放過已

自滋滋暗長於不及覺而將莫能自禁矣使非勤力提省

困心衡慮以自決其幾向於道義何

望哉有志者當常存敬畏之心也

朱子曰游從紛雜與此曹交慮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

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此

交處之當慎也天下之易親易狎者莫如小人若逐逐於

遊從紛雜中自與此輩交處不覺侵入其彀中之弊而

驕慢之心滋萌然無復有齊莊假格之念既非所以養成

德器而且發之為暴慢之容御俗之辭何以美人觀聽所

損不已多乎

學者慎之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 四 正誼堂

朱子曰黃寬仲日向說小善不足為重輕非是以小善為

不足為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為本領耳

善之所在即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君子為善

而不為但謂識得大體者為能於本領處用功則自知為

善之可樂固不沾沾以此重輕也然則學貴知要而亦何

之可忽乎

朱子曰且道專讀時文是要做甚樣人屢試不得到老只

浮沈鄉曲若因做時文得官只是一味兩莽不說盡心奉

職為國為民興利除害心心念念只要做向上去逐人鑽

刺求舉薦薦無所不至古今不朽之業莫如立德立功

計且道專讀時文是要做甚等之人倘屢試弗售到老浮

凡憂國愛民心所至達與利除害職所當為者願外體之
至其日夜圖維惟是須制微求多方攀援以干上進絕營
狗苟亦甘心為之苟平且自思不知其置身
何等也舉世滔滔恬不知怪殊堪悼惜已

朱子曰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
勢定是如此名利者人所同欲之物即人所交爭之地也
為人所怨便安穩矣若一味前去詭遇以弋名爭先以射
利人所同欲者而一事之遂至忌怨叢生而讒害交作
危險立至此事勢之必
然人之所當深戒也

朱子曰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這身是天造
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挂天
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空死空具形
骸空吃了世閒人飯見得道理透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五 正誼堂

要做甚麼 天地人謂之三才則吾人一身上下地
物事至無干涉也故只理會此身不徒軀殼踐形惟肖據
常許多道理可以彌綸天地方是全受全歸力不枉生世
上若於此理夢夢生無補於時死無傳於後何空具形骸
樂飯而已然則見得道理透者充塞天地至大至剛視一
切瑣瑣碎碎閒物事有甚緊要做甚麼用也男子挂天踏
地成箇人於此言三復思之當亦振然謝躍然興
也

朱子曰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工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
邪遁之害 吾儒之與異端如燕鷗冰炭之不可合但不曾
安能辨精之臭先不知冰之為深安能別炭之汗而詖淫
邪遁之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者烏足以知之其矣人當思
所以自警而
實用其力也
朱子曰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竊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

意正坐講學不情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立即以
為事業止此更不表進刑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
可念也 聖門廣大規模如須之若無者虛營之任重道遠
余視手足天下後世諸法無窮也若少時費有特聖賢講
不滿意意直是廢於半途墮於未路耳所以然者實由講
學不精求進有深造不曾見得聖門廣大規模故甘於小就
不復求精所謂未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刑公之言不洵可
念哉然刑公能言之而身蹈之則仍是講學不
精滋其弊也此夫子所由以學之不講為憂歟

朱子曰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
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存乎人者心為大
人皆謂視聽與見聞一而已而不知其為耳目所司者實
有不同何也聲色自外而來接於耳目者見聞也若視聽
則耳目從乎聲色而自內而出矣心之受與不受尚未暇論
也夫非禮之聲不能禁外之不來而能禁內之不往此克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
面不如此者方為自欺蓋中心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
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此策人以戒欺慎獨之
意然而裏面不然方為自欺以欺人也即使中心欲為善
而遇回過滯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是非不切私
欲之牽縛也只為不能實用其力法去其私欲耳須是打
疊得盡亦惟力挽其私欲之根而已矣人可不慎獨以決
其幾哉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六 正誼堂

朱子曰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是隨眾不得張子言
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又曰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
是者已則非矣皆所謂同者不得也但吾人所處著箇道
理二字更有依據持循便是隨眾不得朱子此言所以發
明張子之意者較為深切學者處世決當以理自裁慎獨力

而流合汗流人
鄉愿之歸也

朱子曰凡事不可著箇且字鮮有不害事且者苟且自安
一番精神猛省著力志之所至氣必赴焉方不至值敗若
但存苟且遷就之心鮮有不害事者故夫子言進學之序
終之以勇也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為恨若大段以
為恨也是不順理否朱子曰也是如此吾人生願死安何
悲卒學之願臨終以為恨者固未為非是然揆之
生願死安之道則其尙留遺恨者多亦是不順理因言悔
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

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程子言
處不可無然亦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為悔恐其沾滯於此
無以自新也其實又不可不悔若只言做錯便休今番如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 七 正誼堂

豈成說話乎當思所以善德之可矣

朱子曰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目究學問之

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

於凡民士之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志氣高遠不為利祿

用其心耳若以干祿蹈利為事而罔乎無志於聖賢學問

之歸則識趣卑陋甚矣至其規為事業動息起居究與凡

民奚擇哉學者可知所自警矣

朱子曰事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

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此言處事有獨

事只有箇是非兩途但恐揀不到耳若揀得是處行去便
自心安理得必要人人道好委曲回互豈有此違心徇眾
之理究之公是非者直道不泯人心同然則此事之
是非久後卻自論定也然則制行以己豈以同乎人哉

朱子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

而為之則雖甲兵財穀筮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

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腐肉做車為馬亦為人耳

此言為己為人之學判之於心術之微也夫大抵以學者而

視天下事以為己事則所當然而為其所不得不為則雖甲

兵財穀筮豆有司極為瑣屑而本分之內吾輩

吾心本分之外不加毫末皆實得諸己也若以之邀譽沽

名謂可求知於世而後為之則雖割股腐肉做車為馬亦

車贏馬所以明儉其實矯情飾節推其心亦皆以為人耳

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

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

有以察乎善利之閒而無毫髮之差矣無所為而為之謂

謂利故張子謂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語意最為深切皆明

實據前人所未發學者能於此內省而實心以為己則

踐分途判然善利之閒察之極其明而無毫髮爽矣否或

視天下之事皆有所為而然又烏能察乎善與利之閒而

力哉

朱子曰謙之為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

中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

利可見矣謙之為卦天地人鬼皆好尚之者如日中則昃

虧盈益謙也水溲則虧暑盛而寒伏寒凝而暑來是天道之

明也家鬼謂其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鬼神之害盈福謙

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人道之惡盈好謙

也然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沖漠無朕

本無一物人能全體太極則如三之勞謙終吉四之謙也

朱子曰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為道學之障也心地明而明
本於虛君子所為以虛受人也若不虛則我見過甚因以
不明是以偏說臆說障蔽中雖有良而益友恐無所施
其效矣其有妨於道學者豈結故哉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

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謂德性
即不能無稟稟之性苟拘於氣稟之偏則無以自成其性
故所貴乎君子者惟有以化其氣稟絕去剛吐柔茹之累
耳否則未足以言君子也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奢修之人越禮犯分故
知節知止則凡事守分循理鮮有闕失夫子曰儉則固與
其不孫也寧固孟子曰儉者不奪人儉德豈不足尚哉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相音樂滅騎御人豈可不養素自

新近思錄卷之十二 九 正誼堂

重耶緇字公權唐時人性清儉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其處
矣及大歷中用以為相而大臣之豪奢者率皆靡然改行
居則損音樂出則騎御由是觀之儉德可風已足以徵
有位人余何不養素自重哉

朱子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問之果

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

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骨次耶聖賢骨次

朱子曰窮類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此示人處
學之內力未堅學問未到荷遇困窮舍必守外別無他法
所謂忍苦甘淡泊寒暑得苦及盡寒暑則百事可做也苦忍

到熟處亦可習慣自然不生計較自無戚戚之念據於中
焉即此便是堅定內力沈潛學問底工夫尚肯違其本心
為暮夜之乞

朱子曰凡日用閒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

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

拙法別求妙解也此示人去病之良方為道學者警也凡
元氣任其銷磨若既知此病而欲去之豈有他法亦
惟邪氣退聽便復初體即此欲去之心非即能去之藥乎
但當堅守是心常恐其復為所侵時時警覺便足矣此
以此為拙法而舍之別求恐印妄意推求未必有此妙解
劑也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出

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即成一場閒話矣藥者所以藥
便是好藥必欲更問別則是一場閒話矣病者所以病
緊影非真欲去病者即成一場閒話矣病者所以病
新近思錄卷之十二 十 正誼堂

朱子曰楊子直曰學者墜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

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

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

可恃之實子直名方聞人學求心得墜在語言者謂語而
者多務涉艱難求其語言中善為解說徹頭徹尾矣然其
竟其委亦罕有見之者蓋高明沈潛之資質已是不及
人而勤學好問之工夫又復草草了事所以終身不克
學之名若存若亡墜學之實曾未有深造於其中而默識
心融卓然可恃者俗

朱子曰林擇之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此學

已治人之學也此學明然後舉而措之可以應天下事而
其不則行跡苟且決未有能濟世者故君子必以講學為

也

朱子答許順之曰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為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今之名升聞人恭敬退讓之道也必有是心方能受益而做人自足而不求進此非小病也若此病不除不可以為學有志為己者所宜痛加檢點耳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為不理智此等處故多悔吝易曰吉人之辭寡人之辭多人之辭以情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誠為不理智此等處即傳所謂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語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而悔吝吝安得不隨之乎

問諷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朱子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此萌動時雖知用力克除然只是強自降服一時壓制病根還在也況云私欲未除無即是天理未純熟若未得純熟一旦檢點不到依舊發出病痛旋滅旋生相勝安有已時此豈可不知乎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十一 正誼堂

如何其閑正有好用工夫處別耳只如飲食渴飲等事聖

賢小人同一日用常行也而在聖賢得其正便無非天理之情在小人溺於貪便無非私欲之情此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也但說得名義更須尋著本領體認自家昭然不昧而後加以閉蓋天理在人互萬古而不泯隨其存正有好用工夫處

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

若每於滿腔私意中時時開發但人不覺耳果能於此發見處當下認取使明珠大貝混雜沙礫者逐一揀擇出來自存私私不期祛而自祛自無待用力克除之煩且難矣

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克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以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夫克治私欲者將以充長善端也若專務克治而不能充長則吾心後復焉日與私欲相鬪敵實於善端之少不敢私欲之多縱一時降伏又當復作矣蓋天理吾心本有持為私意所亂克之斯復之使必待克去後別尋又成自家私意故只此一件事知其非則是處便是天理尋又成自家私而悔則悔處便是天理充長善端不待別尋也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十二 正誼堂

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

為這些道理根於天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

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

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

孟子牛山章指點最爲親切牛山之木既濯濯而又萌蘖

生仁義之良既枯亡而又夜氣存皆見天理之不容泯滅

也又如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心既放而可求者亦豈非

天理之常在乎大抵人性本善故致於日用如則惡善惡

辭讓是非多是善底道理只識得爲難人難至惡所患頑

不知省若稍知不穩便可改便做得好人天理之不沒也

如是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若這些子學者所當

深察也孟子又言庶民君子去之存之只爭幾希皆蓋也

抑爲君子乎將去之乎抑存之乎所當深察致思爾存

次中京治煥使道成熱勿只做一場話說也大言但

精近思錄卷之十二 三 正誼堂

區區方寸省 累云爾哉

朱子曰杜陵七歌憂者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歎

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詩理性情若與道

管指穿花點水句措工部一生爲閑言無用亦惜其未聞

道也今朱子以杜陵所作七歌可謂壯矣宜爲詩流所不

能及爾其卒章歎老嗟卑則豪宕奇崛之氣依舊藉淡無

色何志趣之卑陋乃爾乎使其與閑斯道隨遇而安斷不

至是信乎人不可以不聞道也 朱子曰處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

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衣食所以資

免俯仰於人而氣爲之緩安得不敗人意思故但養氣一

可自立而善念之與善爲功然莫能推敗此亦養氣之一

助也然但當領受而得之有道 不可役心規利至喪所守耳

朱子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

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此朱子煉德也德

據者執而守之也特是世之人語道術則無往不通於心

行之有餘者談性命則疑其獨得之秘難以窮盡尚不堪

自信於心焉夫性道一原豈有異理惟其才高氣驕厚於

外而蓄淺中乾薄於內故無以爲崇之地并所得者亦

恐旋而失之而難與日新而

朱子曰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此明倫

欲人顧名而思其義也人有五倫而君親爲大若匪忠則

程敵爾學道之子相與聚此堂講此業以承

觀厥成也可使名存實亡救世學之不講哉

朱子曰言思慙動思蹟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

銘也易於言則思慙思蹟於動則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

其心 精近思錄卷之十二 三 正誼堂

志凡此皆存其誠也學 問本原之功端在此矣

朱子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

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此琴銘也製中蹈和彼則可以

知其邪心乾坤不言而化感物乃有則以相準故我與子

獨與子深而心藏心寫之也按蘇氏琴偈云若云絃上有

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云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

指上聽朱子意在言中蘇氏意在言外亦可互參

朱子曰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此銘講

也吾道之絕續互古迄今雖繼延者將安寄乎前者之

儼有憂鬱勃其思蓋朱子自任之重誠 難已於中而繼往開來者之職有賢矣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張伯行集解

辨別異端

此卷辨異端蓋異端不辨則正學不明故必於其
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嚴析之於毫釐然後人心不
為所惑而世道庶乎其日隆也

朱子曰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只是無見識聖人之書
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其理既明卓有定見則他技自不
非有他故只是胷中全無見識耳蓋聖人之書皆所以明
道理苟非平日細心研究實下體認工夫則茫無所得不
足以見聖人關與一聞異說便主宰不定遂不
覺悅而入之矣故學者必以致知為急務也

朱子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
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此朱子所佛老之罪而
學與端誠不待深與之辨而自明者如人生在世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謂三綱既無夫婦
仁義禮智信之德行於其間是謂五常今佛老既立而
則並無父子君臣又有何於仁義禮智信而三綱五常廢
棄盡矣夫所以得為人者以有三綱五常也而佛老盡
廢之世間之惡孰有過於此者乎故即此一事實名已盡
極大不必更論其類若彼教將生民殺無噍類彼亦安
得有其徒耶誠知人類不容終絕則三綱五常決不可一
日無此理甚明人所易見大本既失其餘
可知何世之尚為所惑也不亦重可怪哉

萬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朱子
曰只為無二道無兩心故著不得他佛法之道者事物當然
之理天下之所
共由心者維皇降衷之良聖凡之所同具萬國器嘗知天
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矣而又謂不必排佛則是一心以
為儒道又一心以為佛道非二道兩心而何故朱子曰只
為無二道出乎是則入乎非無兩心出乎正即入乎邪故

同福九學三五福
正誼書館

侯官楊 浚雪滄編校
侯官陳則誠愷齋覆校
侯官陳鴻濤澗秋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終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五 正誼堂

若徒仿法不得而心欲辨而斥之也夫是非不容並立
正辨以並行佛法不排則聖道不著豈吾儒之好辨哉亦
作參和渾同之見也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欠
缺奈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
後際斷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若知自家這裏有
箇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學者既從聖道宜
往多歸異教者何也蓋人只為於自家這裏聖賢道理不
肯一力向前實落用功學無進益工夫既已欠缺此心遂
沒定主東馳西逐因奈何他一下忽見禪者之說有箇悟
門與吾道有次第有積漸者大別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
覺得恁地見成捷快捷首節許多工夫如何不隨他而
去若知自家這裏聖賢有箇平正工夫如何不隨他而行
道理人人各足不待外求則此心自有定向各止其所而
不為他岐所惑矣蓋中不足然後遷於外物使教非能引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二 正誼堂

人多是自家工夫不到耳可不察諸
朱子答徐彥章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
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
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
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
則一而已此各論動靜體用之說也吾儒之學動靜無閒
而遂通者動之用所以行二者相須未有靜而無動動而
無靜者老釋專以清淨寂滅為宗旨於靜矣而屏遺一切
欲無天下之動猶人常寐不醒而以有門之情神乘於無
用之地固聖賢所不為也今也欲反其弊而尊夜思一
息不停則又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猶人常行不止日
勞勞於道途而終不得休息聖賢亦豈能若是哉蓋一則
偏倚於靜而無用非天下正理學音致知動靜互根而推
至此不同而均非天下正理學音致知動靜互根而推

以主靜立人極則得矣身可矯
之之過而反自蹈一偏之失耶

朱子曰學佛者嘗云儒佛一曰某言若果然是又何必言
同只這靠傍的意思便是不同為學自有一定主見理苟
同決不倚傍他人今學佛者動輒推佛而附於儒以為儒
佛一曰夫凡事有不是處方有同處若佛果無不是自信
得過則直行彼教何不必引儒為重而言同也且他這靠傍
儒教的意思便是大不同矣難曰向人言其誰信之矧吾
儒萬理皆實佛氏萬理皆虛判若天淵有目者所共見子
彼學佛者流想亦自疑其非而欲援儒以解免也無如終
不可以欺人而成
其為自欺而已噫

或云莊列釋氏皆有大過人者但為從別路去故不可與
校是非朱子曰既云別路則須自有正路祇此正路別路
之閒便是有是非可校何言不可耶莊莊列釋氏皆與釋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三 正誼堂

樣人皆有大過人之才但為從別路去不向儒教為亦
自行其學耳不可與校是非也朱子曰不然天下古今所
共由之路原無兩條說以彼為別路則須自有箇正路祇
此正路別路之閒是非明則難辨以寬假便自不容不校論
矣何云其非以講明吾是耳非好為辨難之見也
朱子答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某謂性無
偽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
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
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
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
必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佛氏之說

性不死欲求其所為真性常在者故朱子曰李伯謙之言而明辨之夫物有始有終有性惟一理也原無假冒何真之可言蓋性之不在始有在性具於人也夫嘗不在何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始是也非有我所得私也若釋氏所謂性真性吾不知其同乎否也窮理治物反躬實踐工夫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明在也苟其異也則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事而但欲明心見性惟恐死而失之其自私自利甚矣豈天命之初所能為大公無我者哉殊不知人之生也則當踐形以盡性安能一無所事其死也則當體受而歸全又何有於真性之不滅乎多見其幻妄而已矣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朱子曰是禪

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

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問則當明其理

乃晚年多入於禪故或人疑而問之朱子曰此無他故也

由平日未曾實用致知格物工夫見理不甚明徹所讀許

多書許多記誦文章全無實得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

者到得日暮途窮窮遠裏俱無用靠不著他所以被他

那些精理了悟話頭降服下來若素於常名教道理心

解力行見得此生做不盡離不得一息尚存難以少懈任

彼雖有便捷途徑亦何能以引我哉是

在士大夫自知其病而返求之可也

朱子曰世學不明異端蠶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

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

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

耶說如雪見眼耳故不必深與之辨世學不明聖教寢衰

天下其所為說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令人易從而

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又有所得挽回也然而真偽之辨

學者為彼所惑翕然從之而卒難挽回也然而真偽之辨

久當自明俗語有云是真難滅是假易除是假德容易除學者

固當操守堅定力行吾道之所當然使細常名效益以明於世則人皆知趨向正道而彼之邪說自無所容其奸如重陰積雪見現而即消耳故不必與之深辨而徒煩口舌焉也此朱子端本之論也

朱子曰某數日來聞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盡在這

裏今人都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聖門下手工夫全在

知無不至而是非邪正自不得以惑我故朱子自謂數日

來聞思古昔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盡在這裏若不能

辨別得是非邪正何為格物今人都無這段工夫大所

以習中茫然見識卑陋而常為邪說所引去也然則格致

之學豈可緩哉

朱子曰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

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凡人之

於父成於母皆從造化源頭發見出來所謂自無而之

有也及乎氣靈形散則歸而為鬼所謂自有而之無也此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五 正誼堂

屈伸消長之理主於天地者也今釋氏謂人死為鬼鬼

又復生為人其地則開來去常是許多鬼人鬼自為輪

迴而生生無窮其權更不必由造化矣揆之於理豈有是

乎且人既死而為鬼矣彼何由知其鬼復為人也不過欲

肆其幻妄而以輪迴之說誑無識之

愚民已耳其能迷吾子之明證哉

朱子曰必有親切懇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為吾儒之學

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理本切近而精實而

者必於日用之閒求其親切懇實可以循序漸進者而為

之方為吾儒正大之學不則窮高極渺虛無幻妄恐未免

陷於佛老之邪說而不

自知此之不可不察也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朱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

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

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所著書號曰中說承堯誦公多素
之道或人以為胡朱子曰諸公只是所見者小耳蓋孔子
之放步而趨也自知不能學因見箇小家活子淺近易求
言人當以聖為志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若其自小
而不得為孔子徒與

朱子曰釋氏止是恍惚之閒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仔
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
養之功亦祇是存養得他所見影子而不可謂之無所見
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自具之理也聖賢
之功故能造到通天知命地位若釋氏亦為明心見性者
止是清淨空寂之處大略見些影子遂謂盡透了徹參悟
入微卻不曾真實見得心性中許多道理若何他亦曾做
靜坐存養功夫然亦止是存養其素所見些影子耳蓋彼
儒所講養也鳥足與於心性之真乎而安得稱吾儒之說
以立言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
滿於其意願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
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
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
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
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
有所不顧也

此朱子直窮偽學之心而指其失也聖賢
之言平次無奇不過此大中至正日用常行

近世學佛者溺於佛學高妙心實吾之而厭吾道為
近不滿其意特以君臣父子夫婦乃天理民彝所在難容
戰戰中迄無定主於是陽避彼儒之名陰為從佛之實乃
取兩邊近似言語而牽合之謂佛儒附會之說凡吾教言
物者則混悅之於己言身者則混引之於心但求幽深虛
濶與佛不異以便其出此入彼依違兩可之私蓋其心自
難知非聖賢本意而不察也其為術亦詭矣

以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嗤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
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
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
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
但講說異同之閒而已且其心自以為是謂所見又出聖
我於聖者推之使高深者推之使深覺其氣稟之有
加以此為功於聖賢不可者而不知彼之自謂高深者

正其卑陋之極而存謬不可為訓者也此則釋氏入佛其
病在心術隱微之閒為害甚大又不但講說異同而已所
以當深知之而欲與學者明辨之也夫朱子未出以前王
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經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
以佛旨解論語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程門諸子以佛旨
釋中庸自朱子出而其書始廢蓋惟深知雜學心術之大
病故辨之極力此其所以為上承孔孟而集羣儒之大成與

朱子曰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仁者雖以動物
有本行之有方豈漫無所差等而至視身為輕然推之
哉若釋氏之捨身飼虎彼意以為至公而不知仁者必先
自愛其身身之不愛何能愛物其為不仁甚矣夫吾儒無
從非救人之仁人而墨子有學頂放踵利天下之兼愛若
此為吾徒者不可不關異端也

朱子答陳衛道曰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
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寓意其語未免有病

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神通妙用搬柴運水此屬誦孟子徐行後長之美以爲解儒其說不能無病蓋釋氏不知有理准記知覺運動爲性故謂道心好紫即是神通妙用而一味率意妄行盡將理字掉卻一邊至設分別但求其所爲作用者此即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者也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聞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若此理貫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若儒者則須講明道理如徐行後長則行先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八 正誼堂

常見日用間天理流行是非昭著是者便是順理非者便是逆理行中洞然明白絕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致便行一端而謂堯舜之道盡此者是也 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 凡古聖賢所說此道皆就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實事上說盡性便是盡得此道理而不令有畱餘養性便是養得此道理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其理至微其事至著一以貫之略無餘欠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虛語也彼釋氏之自以爲神妙用者不過知覺運動之能豈知吾性中自有實理實事必知之明而行之當不是空空作用可了者哉而何可論想亦在未受業程子之前歟

朱子曰學貴於知道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

糟粕謂之知道可乎 謝氏謂賦職也蘇張講蘇秦張儀也 可過不可不及焉者也故君子之所當行至當而不易不 蘇氏早歲學文拾蘇張之緒餘是縱橫之徒也晚年進禪 醉佛老之糟粕是清淨之流也縱橫既涉於功 利清淨又入於虛無故均不可謂之知道也 朱子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 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 蘇氏所著 華麗近世罕有其匹欲作文者似不妨取焉模範然其 詞意大約矜豪譎詭無光陰正大之氣後生輩學之心術 反爲所壞故知道之吾 子亦有所不欲聞也 朱子曰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 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閒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 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 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陸子靜名九 山先生其學近於禪者也嘗與王順伯論佛謂其所見與 吾儒同特義利公私之閒不能無少異耳夫義者天理之 公利者人欲之私吾儒之學正欲不謀利至公而無私之 所以然者也則儒釋止此一箇道理又何有義利之不同乎 已故萬理具足於心而皆實釋氏虛無幻化希心頓悟故 萬理一切遺棄而皆空相去奚啻霄壤烏得援儒入釋混 釋於儒而作此自相矛盾之論哉此朱子所以深闢之也 朱子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發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 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 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一旦 豁然大悟也 陸子靜之學遺師格致工夫專以靜坐頓悟 專事見聞馳騁情外驚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存養工夫恐其 徒道問學而不知守德也故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九 正誼堂

九 正誼堂

之身心猶稍端靜不致妄動然後安詳登殿方能於美理
之聞知所決擇此則因病發藥矯其太過而進其不及非
欲其學陸之兀然靜坐無所作為以希一旦之冥悟也觀
於此言則知陸學之非固朱子所深斥而世之學陸者正
不得有所藉口而作
調停傳會之說也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
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看這人以尋常如陸子靜門人

初見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卻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
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見覺得果是潔淨快活稍

久而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叢林釋氏所居也釋氏之
所得力處不知可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常

靜之學亦尚頓悟差與釋氏同門人學其學初見時常云
有悟到後來說其所為卻更顛倒錯亂茫然無以自主似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正誼堂

此看來彼之所謂豁然頓悟者大抵是靈覺光影略有見
地當下時如此稍久漸漸淡去終是毫無實際向之所

見不過如電光石火恍惚為象而已安能倚靠得長久耶
若吾儒性命之理至精至微細入毫芒無一非實苟有所
見自終身用之不盡
豈釋氏可同日語哉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
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

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
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閒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

之學有大不相同者聖賢之學全在讀書窮理以求深造
修己治人莫不有真工夫存焉乃近來一種學問直假
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真其法專以讀書窮理為禁惟令
學者靜坐常注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域以僥倖
於一旦恍然獨見而有得焉而學其法者亦有自謂已能

得之宜必有大過人者矣至察其容貌詞氣之閒修己治
人之際乃與吾聖賢之學格致之功而空腹高心妄希真
悟古今來豈有是學乎此名為偽而實迷入於禪者得不
斥之焉
異端哉

朱子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

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謂不知生死人鬼為一乎為二乎
若以為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

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兩
明欲有閒隔也人鬼死生原無二理非誠敬足以事人則

能反終而始所以死此夫子專言人事生理之意也今伊
生之謂即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即盡事鬼之道不待兼
言之而其理已無不在其中則固兼之矣若思別作一頭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正誼堂

窮究則是分而為二而始終幽明固有閒隔也夫佛氏地
理輪迴報應之說皆言死言鬼好為怪誕不經而於人事
世感入甚矣豈吾儒所樂道哉

朱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
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

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性即理也降衷各足萬
也但人自有生以後或為氣質所拘情欲所蔽則必用知

行交進之功以至於天所以與我之理此吾儒盡性之學
也今異端以性自私不知有理惟欲冥心見性其病為已
大矣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據其所見一味率意妄行便

謂無非至理則其害事尤有甚焉其大特於吾道者正在
於此乃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指空虛為性而全無窮理工
夫忒近似其說者陽儒陰釋最為惑人學者
不可不察也朱子此言蓋為象山而發歟
朱子稱李延平先生曰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

其說則知其說淫邪道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杪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言延平先生平日其於異端之其心矣然邪說橫流無所不至而先生一問其說即能知其談淫邪道之所以然而直窮其受病之源且辨之於錙銖杪忽之間毫不為所動而儒釋之邪正判然於蓋其心事光明常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故能如此其術蓋匪小矣

問昔有一僧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著謝氏亦有常惺惺之說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禪家所見只見得個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禮者俱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父被他人無禮子須去救他則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便是心昏主人翁若如

精進思錄 卷之十三 正誼堂

此惺惺成何道理主人翁指心也惺惺者常惺惺之使不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而上祭謝氏亦有是說或人疑之而問是回是異此惺惺者平日存誠主敬於心身事物上念念戒懼時時省察欲其不至懈怠昏昧皆有實落工夫非如禪家所見只是冥然寂守撮弄精神得箇主人翁便謂了百了此外人偷日用許多事務動不中禮者以為俱可遺棄而不管矣即舉一事言之且如父子天性至親若父被

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老莊於義理絕滅猶未至盡佛則人倫已壞禪則又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故其為害最深老莊

亦考有係異端並與吾道為敵而其害之大者則推禪學未盡蓋絕老莊雖主清淨無為然其託於道德之說於義理而天地間則多詭秘幽渺名為夫子夫婦已大異矣及一變將天地間許多當然道理一切掃蕩無遺其害則甚矣大亂真不特可以愚庸眾之耳目其害不淺而且可以深所當深拒之以為衛道計也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補後世何也既為人即當修今世之事臣忠子孝兄弟友愛夫信皆此生不可不為者也而今乃從釋教而去之必欲隨此眼前來計曰吾以修後世也夫後世茫茫不可知矣舍其子所以深

精進思錄 卷之十三 正誼堂

朱子曰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追求之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之教授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亦未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乃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朱子自言當在少時於而師之學其道而尊之求之可謂切至矣然究竟其無得及從延平先生之教授夫學問先後緩急之序於是知聖賢大中至正道理或有疑而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亦未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乃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同福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侯官陳則誠龍齋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終

卷之十三

正誼堂

續近思錄卷之十四

張伯行集解

總論聖賢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蓋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行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於宋朝諸儒崛起時則周子倡之於先二程子張子遂從而推廣之而聖學復明白龜山親受業於程門載道而南若羅若李一脈授受至我朱子集其大成一時師友相承幾上擬於洙泗蓋天開斯文之會也朱子嘗輯近思錄終以四子以明道統之復續愚今輯續近思錄終以朱子以見道統之攸歸學者誠由是而入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正誼堂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選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五典禮五禮書所謂天教有典天秩有禮是也言儒者之教自有天地以來帝王相傳所以述天理之本然順人心之固有為治為世教萬民厚五典庸五禮之道後之聖賢遂因而修明之書古立說以開發其遺蘊而昭示乎後世使人知所遵守蓋古今無二道即無二教前有帝王後有聖賢統系相承源流同貫可知也

朱子曰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道一而已孔顏思孟一脈指承豈能舍是以為學哉故志者志此學者學此傳者傳此外此則為異端之學矣可不慎與

朱子曰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

則一而已精者擇之明一者守之固古之聖賢從立地根則一而己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不參於疑則不闕於二三所以能得無過不及之中而允執之而自首至尾所行之事無不徹底盡善雖其質性之美良由學問到也若後來英雄一流平日未嘗下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出沒有一等資美者率性而行亦能於善處有所暗合而隨其精近思錄卷之十四

朱子曰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嫌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難然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志氣柔靡人最不清事以無任道之勇剛強不屈嚴毅不撓氣有力量如壁立千仞氣概觀其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等章可見其做工夫處雖比不得曾子誠實較近處然因他本來資質原是剛毅而卒以博

堅凝把捉得定故能一力向前不為他岐所惑而卒以博

朱子曰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尊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天下氣貫重者道德然非剛毅利所屈者子思標使者之事與魯公之語大有壁立千仞俯視一切之概目中何嘗有當日諸侯如此嚴毅方真是能以道自重者曾子思而後推孟子有

朱子曰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性命於天無有不善故人人皆惡者只是自昧其本原耳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欲其先曉得一箇本原所在以見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庶幾發憤為雄力於為善勇於去惡以復其本然之性此是孟子教人得大頭腦處當時那說橫說性不一惟

朱子曰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債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大爭廉有分辦也隅

夫來也牆方也牆壁喻界限嚴固也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守

可以自為也如子路生平凡事去所請人有不為而後

此大者立也能如子路何患不入觀其所言可以知其氣概

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事只有王通韓愈好不全

既設聖學失傳荀揚雖俱不識性所見甚淺不濟於事

只有王通天姿甚高而大本領處不曾理會韓愈學見原

本而工夫未純故雖好而不卒也然唐三百年講

正學者惟一昌黎較之文中子又似為過之也

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漢四百

學者惟一董仲舒今觀所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心術何等純粹學術何等正大漢唐以下諸儒皆

不能及亦可稱一代大儒矣

朱子曰諸葛武侯常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對

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

先王之政矣王政不施小惠大綱張細日舉事變而民不

葛亮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得治大國至其治

蜀則又不忽庶務凡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治修運

籍近思錄卷之十四 四 正誼堂

而民未嘗告勞庶幾合乎先王之政矣

程子謂其有王佐之才者其信然乎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朱子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宜

公不及宣公名贇唐代名臣當上奏議論天下事甚悉綽

有經濟之才但比諸葛武侯則王佐之器其所設

施氣象較大似非宜公可及然在漢唐如二公之

品皆餘粹臣特以才相提而論則不能無大小耳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原道其言雖不

精然皆實大綱是韓文公一生學問見於諫傳骨表識見

高持論正卻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

比至原道一篇以愛之理為仁道卻心之德一處所言雖

未精當然皆實說道理大綱已是即微有見不到處無害

其為學之正也唐儒惟公首推信然

朱子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

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

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而

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

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論二程夫子之遠詣教

人力伊川至用人力以奪天巧一則漸近自然一則功不假

詣極此其造詣然也至其教人之言明道發明通透善於

開發故人一見便知久而愈覺其妙無倫賢愚皆獲進益

伊川質實精深耐人尋味故乍見不知其好必待玩索之

久而後有得也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善學之則日進

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恐流於空蕩若伊川氣質剛方文理

密察使人有所依據尤為易學故未至又曰明道所處是

大賢以上事伊川所處雖高其實中人皆可及又曰明

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確又親切

朱子曰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以聖聖相傳心法不越一敬故聖學就此立根本凡事

都從此做去伊洛拈出敬字上接子聖之傳直是學問微

籍近思錄卷之十四 五 正誼堂

始微特日用至親至切之妙俾學者有所持守存養省察

以爲希賢希聖階梯其功不淺故朱子又曰程先生之有

功於後學最是敬必一字有力也

朱子曰橫渠用功最親切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如此張子

力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備編席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議

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者正蒙時夜坐微曉極力探索

其平日用功最爲親切令人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學他如

此方有進益不則悠悠忽忽終濟不得事故朱子特舉之

勸也

朱子曰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前此未嘗有人說到人性皆善其有不善者氣質之性也

上知與下愚不移便是說氣質矣但未明言之耳至程子

分明指出示人嘗口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論性不論

橫渠則曰形而有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蓋自孔曾思孟而後無人

說到此道理而程張始言之傳學者雖然於性之本善不
得自安於氣質而諸家妄言性者俱廢其有功於聖門而
有補於後學也
詎淺鮮乎哉

朱子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

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游時謝良佐三人皆
程夫子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到後來餘習尚在未能盡除
故從之學者多流於禪而游則大是朱子嘗謂是程先生
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曉見上一截少下面實工夫故
流弊至此游定夫更穎悟其入禪學比謝更深也伊川
自治歸見學者皆流於佛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佛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詰其

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羅公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

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

類近思錄 卷之十四 六 正誼堂

如而求所謂中若是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

龜山之學傳之羅豫章豫章傳之李延平皆二程先生嫡
派自龜山載道而南弟子千餘而能潛思力行任重詣極
者惟有羅公一人可知善學者之難得也及延平從豫章
學講誦之餘終日危坐一室惟用存養工夫以驗夫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沈潛之久覺
有所得而知未發之中萬事萬理盡從此出而道之大本
實在焉此孔門心法惟李先生獨能見及其所為靜坐者
益實常有敬畏靜驗吾性之所從來以得天理之本然非
如異學之矚目靜坐止求見心而不知所謂性也厥後
先生傳之朱子而聖學大彰溯厥淵源誠深人仰止云

朱子曰南軒疾革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的

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

理之妙語訖而逝張南軒學問純粹踐履篤實病將危時
有所愛乎官爵故懇懇不忘而此心純是人欲之私不顧
乎天理矣既又曰人欲之私儘使盡除如蟬之蛻天理之

妙當使流行如春之融蓋其平日辨析於義利者既深故
雖當死而猶以天理人欲為訓其品行之醇不可多得朱
子所以重
惜之也

朱子曰張敬夫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

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軒
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
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
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敬夫生而穎敏
愛之自幼即教以仁義忠孝之實長命從胡仁仲先生問
二程學先生一見知其他日必成大器即告以孔門論仁
親切之旨公退思若有所得遂以書相質敬夫先生答之曰
聖門有人吾道之幸也蓋其生質之美而又得於父師
之教其根本
已先立矣 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

類近思錄 卷之十四 七 正誼堂

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

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公因是
厲不自安於近小而期至於古之聖賢作希顏錄以時警
省早夜勤脩深造有得猶不敢自以為足則又訪取四方
同志之友相與劇切以益求其學之所未至焉是其
自治之勤而復得於取友之益其指力為更深矣 蓋玩
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
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

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己者是

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

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也是故玩索講評
體驗其行之至沈潛反覆不置於斯道者十有餘年用力
之久而依體自是然後昔之所造益深且遠從深遠中而

體驗其行之至沈潛反覆不置於斯道者十有餘年用力
之久而依體自是然後昔之所造益深且遠從深遠中而

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理不待思索安排蓋皆瞭然於心目
近其於天下事物之理不待思索安排蓋皆瞭然於心目
之則而實見其當然與其所所以然而不能已者是以決之
勇而無所遊移行之力而無所遲滯守之固而無所變遷
迹其一生平事業大都忠孝之意切而篤於君親利於有
強其學問之所得力者如是誠非可以易及也夫敬夫品
正而學醇不幸蚤世而吾道以孤故朱子言之甚詳而不
勝有昔者吾
友之感云

朱子曰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
至言也胡五峯嘗說此二語朱子歎以為至言蓋孔門之
必窮理以致其知然又不可泛濫支離而失之於雜也守
不約則難以檢束其身心故必反躬以證其實然又不可
福淺狹隘而失之於隘也雜近於博陋近
朱子曰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對有

新近思錄 卷之十四 八 正誼堂

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
裕之徒則鐵而已矣此以物之醇雜喻人之醇雜也聖人
少參焉者也學而未至於聖者其行誼不能無夾雜猶金
中倘有鐵也漢高祖唐太宗號為英主然不知聖人之金
也若曹操劉裕之徒梟雄奸惡全失本心純是一塊頑鐵
而已夫精金不可得見而頑鐵
比比皆是人不可不以物為鑒哉

問本朝人物朱子曰韓富規模大又龐溫公差細密又小
所謂大臣者自全體有大用規模宏大而條理細密然而
兼之者難者論宋朝人物如韓琦富弼司馬光皆以一身兼
天下之重望而為社稷名臣其功業以類卓卓不可及但
韓富規模則大而多端溫公差細密而又狹小大段
看來似未能免此蓋人之才有所長即不能無
所短故也朱子此言其殆三君子之定論歟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文正

仲淹字希文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既後出入
外位兼將相勳名事業冠絕一時真傑出之才也至好成
就人材培養善類當時士大夫為其所振作而
興起者厥功實多又休休乎有大臣之度矣

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
精陳義之切則學之功有不可誣者忠肅公名瑾字夢山
時嘗論蔡京蔡卞之奸披擯其處心發露其隱惡京深恨
之得禍屢酷又嘗論曾布專權被貶其剛方正直之操得
游移陳義之切無所顧忌則又得於學問之功有不可誣
者卒至被貶以死而
不獲竟其用惜哉

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譏劾竄斥濱九死而愛君憂國之
志終不可得而奪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忠定公名綱字
人來侵擊臣爭謀割地請和公獨言當以死守後又欲出
師興復山是不合被譴竄斥濱九死而不悔高宗立首召

新近思錄 卷之十四 九 正誼堂

為相修政事精兵備憤然以雪國恥為己任在朝僅七十
日復罷出治外州因事厭言卒皆畏天惟民自強自治之
意而深以和議退避為非其忠君憂國之志粹然
固結於中終不可得而奪真可稱一代之偉人矣

朱子曰前賢遺跡正爾何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
忘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閒使其流傳之廣
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為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為善
哉此區區前賢遺跡人不能忘而見善之不可不為也夫乘
之難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以垂永遠蓋惟恐其
久而至於泯沒也然則後之君子觀乎此者可不慨然奮
興以自勉力

朱子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
厭也季通蔡氏名元定學者稱為西山先生朱子所謂老
友不當在弟子列者季通於書無不讀事無不究凡

奇與古古造目以解朱子著書皆與衆
獨起禁故曰造化之理至微至妙惟深於
之他人不易解也嘗與季通言未嘗有厭以
會也及卒朱子誄之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
屈之志不可窮之辨蓋
探致其精惜之意云

朱子曰同父才高氣驕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
清和也陳亮字同父自言橫開萬古心骨推倒一世習
勇朱子謂其才高過而氣驕浮故作爲文字不甚
明朗瑩潔然其病處總由心地不清和也蓋清則無夾雜
之累和則無叫器之氣此惟深於涵養者能之非恃才矜
可及矣

朱子曰呂伯恭舊時性極偏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呂東萊平日性極偏急無容人
薄責於人句忽然有省以後遂如此好是能變化其氣質
者學者窮年讀書而毫無所省終不能變觀伯恭不其愧
乎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十一 正誼堂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
喫些苦方可望直卿黃氏名幹號勉齋朱子門人直卿初
梅或至達曙故朱子稱其立志堅凝思致勤苦與之共處
相親而善甚有進益蓋此道甚重微一力擔荷不是
小事必須喫得些苦方可望其成誠厥後勉齋造
詣精深遂紹朱子正傳全是從喫苦中得來也

朱子曰吳伯豐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
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伯豐名必大
天姿獨高明敏過人而復能思索加功深造其學能如
此迨從事州縣本其生平所得力而隨事設法皆能有以
列民其才之可用又如此至於自守卓然剛勁正直略不
屈於時勢則更過人遠甚不可易得觀朱子所稱可以知
矣

朱子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
衆人之所不能味同門之士亦鮮見其比補漢卿名廣未
道在於沈靜專一方能有所進益所慮此心不定一爲外
物搖奪則本業荒矣昔子夏與魯未魯入見道德而悅出見
物搖奪則本業荒矣昔子夏與魯未魯入見道德而悅出見
氣列名場中最易薰染動人而能閉戶自守不事微逐日
與聖賢對味人之所不能味是其淡然無求
進道固同門諸人罕有能比之者甚足取也

朱子曰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爲事
所以亦有助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呂本中字居仁以文
駁雜未甚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爲事其學術雖多
而可以爲轉移風俗之助今人全無此意所以禮義廉恥
未嘗講明而風俗
逐由之日壞也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十一 正誼堂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
者皆陽儒而陰釋張九成字子韶後因學佛自號無垢始
其釋之師有宗景者語之曰左右既得儒柄入手開導之
際當改頭換面應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入世出世兩無
遺恨矣用此之故凡所論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
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陳清湖曰後世學術陽儒陰釋
之禍實起於宗景教張公之一語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爲
所汨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必爲
所誣惑不知其禍何時而已也

朱子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
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
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惜乎其自信
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陸九齡字子壽子靜之兄也朱子言其兄弟氣象甚是好
的但其病痛卻是盡廢講學全不用致知功夫而專務踐

履又欲於踐履之中提省覺悟得此心來此是大病處蓋
一且頓然悟亦非無所別白踐履何由得正即使屏去事物
齊治平真實功能相去奚啻天淵然要其守實致誠正修
如一則是天資好處實有以過乎人使肯加之以學何患
不是載道之器惜乎自信太過但已之所見為是而規
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雖與之言終不見聽勢將流於異
端而不自知也此蓋湖會後之定論而朱陸之相懸於此
見矣

朱子曰子靜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上面著不得一字人
只被私欲遮了若識得箇心萬法流出都無許多事他是
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說得
動人使人都快活便會使人人都恁地放蕩放狂某也會恁
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若有這箇直截道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士 正誼堂

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 子靜之學止教人認
萬法從此出都無多事並不須學問工夫在他是實見
得我獨尊說得精神動人亦被他管動快活也都恁地
放蕩放狂起來故朱子云我也會說也會使人聽了快活
但恐如此作弄全無實際怕教壞了世人若使果有這箇
直截道理則古來聖人何不也這樣直截教人卻必恁地
從下學工夫步步做將上去蓋彼只知有心而不知有性
只知知之靈明可以靜中希其冥悟而不知性之當盡必
待致知而後力行此其學所以多
入於禪而後生小子為不淺也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看他千病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
雜他只說儒者絕斷了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任意做
出都不妨不知氣稟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如
何都把做心之妙理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

多處暴底意思其徒都是這樣人之氣稟不能無雜故必
之行學方能善無惡子靜之病全在不知有氣稟之雜
彼謂學者但能斷去利欲默坐澄心一旦有悟便是千了
百當工夫任意做出無非妙理而不知氣稟有不好者平
時未嘗學問一齊將夾雜的滾將出來豈不害事但彼自
是已見我迷不信看他的書無非許多處暴意思而
其徒學之都是如此既以自誤又以誤人良可歎也

朱子作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
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自孔孟既歿
載大道遐矣無傳聖人遠而微言湮不有先覺之賢孰為
紹往聖以開來學周子奮然崛起不由師授獨能有所心
得立圖著書發天人之秘授性命之原詞義雖約而包舉
無遺故其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合學者玩索而自得之至
於人品其高如風月之無邊庭草之交翠皆中灑落純手
周子其
諱宗哉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
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明道德性寬大規
貌辭氣之閒者剛柔相濟和易可親所謂揚休山立玉色
全聲也蓋天地元氣會合為生斯人故其氣象渾成自然
粹美如瑞日祥雲之閒明和風甘雨之潛滋以陽剛之德
居正中之位薄其敦澤施及無窮令人愛而敬之則而象
之滿而被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此其不可及者也

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
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伊川氣質剛方文
已如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凜然不可干犯所謂動容周旋
中禮者允矣君子之品展也大成之謂也至其發為文章
見諸謙詞則即事明理確實精切而帛菽粟平談無奇而
大文故推以道自淑授諸生徒不得於
其身而傳於其後嗚呼亦天意也哉

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欲舉比一變至道精思
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橫渠幼悅孫吳之術
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
因勤讀中庸先生語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及訪諸釋
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及在京
師坐虎皮講周易從者甚眾一夕程先生至與論易次
日撤去桌比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
深明易理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又嘗曰吾道自足何用
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此可見其勇於從善一變而至道也
其後苦志探索精思力踐遂有所得而妙契成書見於正
蒙之作至訂頑一篇發明理一分殊示學者居之旨求
道以教斯人於功為甚偉云朱子之贊四子形容通貫
而與起者庶幾其論夷惠伊尹確有定評百世下聞
知所折衷矣

朱子自贊曰從容平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子蓋
猶近思錄卷之十四 正誼堂

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
惟闡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此朱子自道其所學也凡
義舉生不可不盡而又不能易盡吾夫子思致生平至從
心所欲不踰矩則其詣至矣而孟子論舜亦曰由仁義行
為言善到此地位工夫純熟直是峻絕又曰潛乎仁義
故朱子謂從容乎禮法之場所發莫不中節元潛乎仁義
之府所存莫非良心此推知行交致者能之乎自願生平
蓋將有意以求而力莫能與也其敢有怠心乎惟是慎格
言奉往紀惟日尊身益勵其間然之修以庶幾其一至而
不負乎斯語而已噫朱子此言其即吾子求道未能之
假年學易之志乎然其蘊涵之
氣象進修之精勤亦可概見矣
朱子曰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視之
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時敷人晦於身神明內映余受其
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

也屏山劉先生名子彥字彥沖朱子父輩之友朱子
而加以祝詞曰木晦於根若無所發而春容常時數人
於身若無可見而神明常內映蓋欲其英華不露收斂
知用力於沈潛退藏之義以自守當時受其言而行之不
後思其言真覺有味而不啻若藥石
也此雖自謙之詞然亦可見其得力矣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
小補於天地之間此朱子自謙之詞言平生自知其才無
言因是修葺文字昭明往訓以待後世學者或可以文見
道庶幾小補於天地之間下致為乘人而已嗚呼朱子所
著集註書傳易本義等書皆今文章莫
大於是為萬世所共賴豈曰小補之哉
朱子曰撼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
告者又不免輒起善述之念此朱子自明其善述之由也
前人所著之書其中每多曠

猶近思錄卷之十四 正誼堂

略病敗感時一掃閱便覺分曉欲舉其失以告人而人鮮
好學深思無可告者誠恐相沿不覺為誤後學故又未免
輒起善述之念思有以發明其求正耳非
敢妄為作也此亦夫子述而不作之意
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剖剔及此暮年略
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
一字無下落處此朱子自明其得力也言一生辛苦讀書
專不但得其大凡而亦得其細微寸累日新月異及今
暮年方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條理詳辨脈
絡分明枝枝相對而不繁葉葉相當而靡遺無一字無過
也蓋非朱子之研究功深亦安能卓
有所見而言之懇切若明若與
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用聖賢許多
工夫亦看聖賢的不出此朱子本身以教學者也學問有
尺寸之功始有尺寸之效若未嘗

實下工夫直門外漢耳安知此中深淺之數故朱子謂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不出某所得力者在進而上之不可知者適多工夫亦看不出聖賢所成就者何等此可與讀深思以想見其當日用心之所存哉

朱子曰某當時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此子自言其學之隨時進益然夫子吾十有五章之意言某自當初講學便就時時加功不收少懈然私心豈期到得這裏幸天假之以年日積月累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得見道理在這裏隨時進益今年較勝去年去年較勝前年覺有意外所不及料者差可以自信也夫以家子之學力至老彌加蓋天之所生以接孔孟之統者嗚呼然哉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夫 正誼堂



續近思錄卷之十四終

侯官楊 浚雪治總校
侯官林鳴韶與卿
閩縣陳慶福柴門

續近思錄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伯行編伯行有道統錄已著錄是編因近思錄門目採朱子之語分隸之而各為之註然自宋以來如近思續錄文公要語朱子學的朱子節要朱子近思錄之類指不勝屈幾於人著一編核其所載實無大同異也